

包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集七第年五國民
The Grand Magazine.

上海文書局發行

別開生面之 小說畫報 出版預告

包天笑 錢病鶴 主 任

本雜誌六大特色

一 小說以白話為正宗本雜誌全用白話體取其雅俗共賞深入顯出凡閨秀學生商界工人無不咸宜

一 本雜誌以自行撰述為正宗所訂定者皆一時文家除包天笑為主任每期均有自撰小說外如小鳳天虛我生瘦鵑半儂諸君所撰小說均關於道德政治科學等等最益身心最有興味之作
一 本雜誌圖畫由錢病鶴主任其他如柏生泊塵杜宇等均擔承畫稿隨段隨節插以圖畫引起愛讀者之美觀愛不釋手

一 本雜誌用上等有光紙精印板式特殊而精妙紙張潔白而細緻并用最新式裝訂法

一 本雜誌為普及起見取價極廉每冊祇售二角五分每月兩冊全年二十四冊減售五元

一 本雜誌准期出版決不蹈時下拖延之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天十九)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421B

小說大觀



芝瑛書眉

時避暑日本
有馬山中



上海文藝編譯社出版

請
讀
手
建
共
和
偉
人
之
軼
事

黃克強
蔡松坡
軼事

(全)
(書)
(一)
(冊)

(價)
(洋)
(四)
(角)

欲知二偉人平生遺聞
軼事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二偉人手建共和
及再造共和種種之手
段者不可不讀此書欲
知清季及洪憲種種之
黑幕者不可不讀此書

請
讀
再
造
共
和
偉
人
之
軼
事

各省各大書坊代售



小說大觀第七集目錄

插圖

(上海)靈芸英花迴風舞雪小影

(上海)素娟之化身

(上海)雲華 鑑冰 雲華老五合影

(上海)王巧雲與黃妹妹

(上海)謝麗娟 蘭雲閣

(上海)花惜春 蓮亭

(上海)葵青雲

(上海)無名之花(老二與老三)

最新之覆額裝(上海)怡紅(北京)余

短篇

言情 情驗

哀情 西子湖底

天 笑

瘦 鵲

梅仙

(北京)蘇佩秋最新攝影

梅蘭芳之挑華車

孫桂秋男裝小影

(北京)花翠英 金白梅

(奉天)詩妓田素貞

西洋名畫之一(老年家庭愉樂圖)

西洋名畫之二(海濱孤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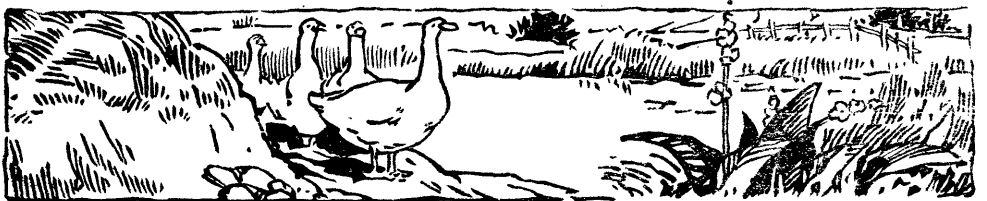
巴拿馬賽會石像裸體美人三幅

戰爭 血腥餘載

社會 柳原學校

無 儂

舍 我為





小說情 井中人

小外交 雪茄匣

小哀情 看護婦

長篇

小歷史 嫁衣記

小社會 如此京華 (二集 下卷)

小社會 金錢魔力

筆記

睇嚮齋聞見錄

劇本

悲劇 熱淚

日記

庫倫旅行日記

秋毅 漢星

無天 我風

半儂

聽天 鷓鴣笑

小鳳

天虛我生

偵探小說 領鈕

社會小說 金錢欺愛情欺

學校小說 化裝之學生

小慘情 妬情記

小苦情 孤雛淚史

陳瀆一 夢燕錄

卓呆

梁掌卿

小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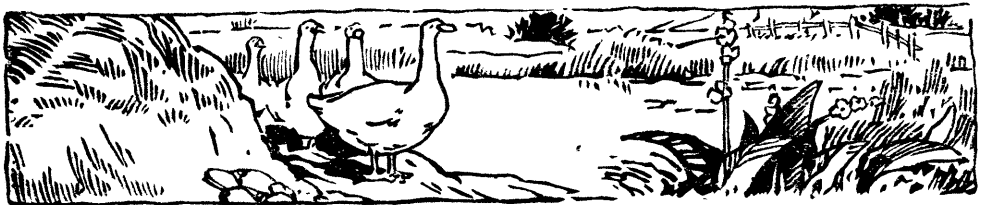
大拙山人 茗狂

茗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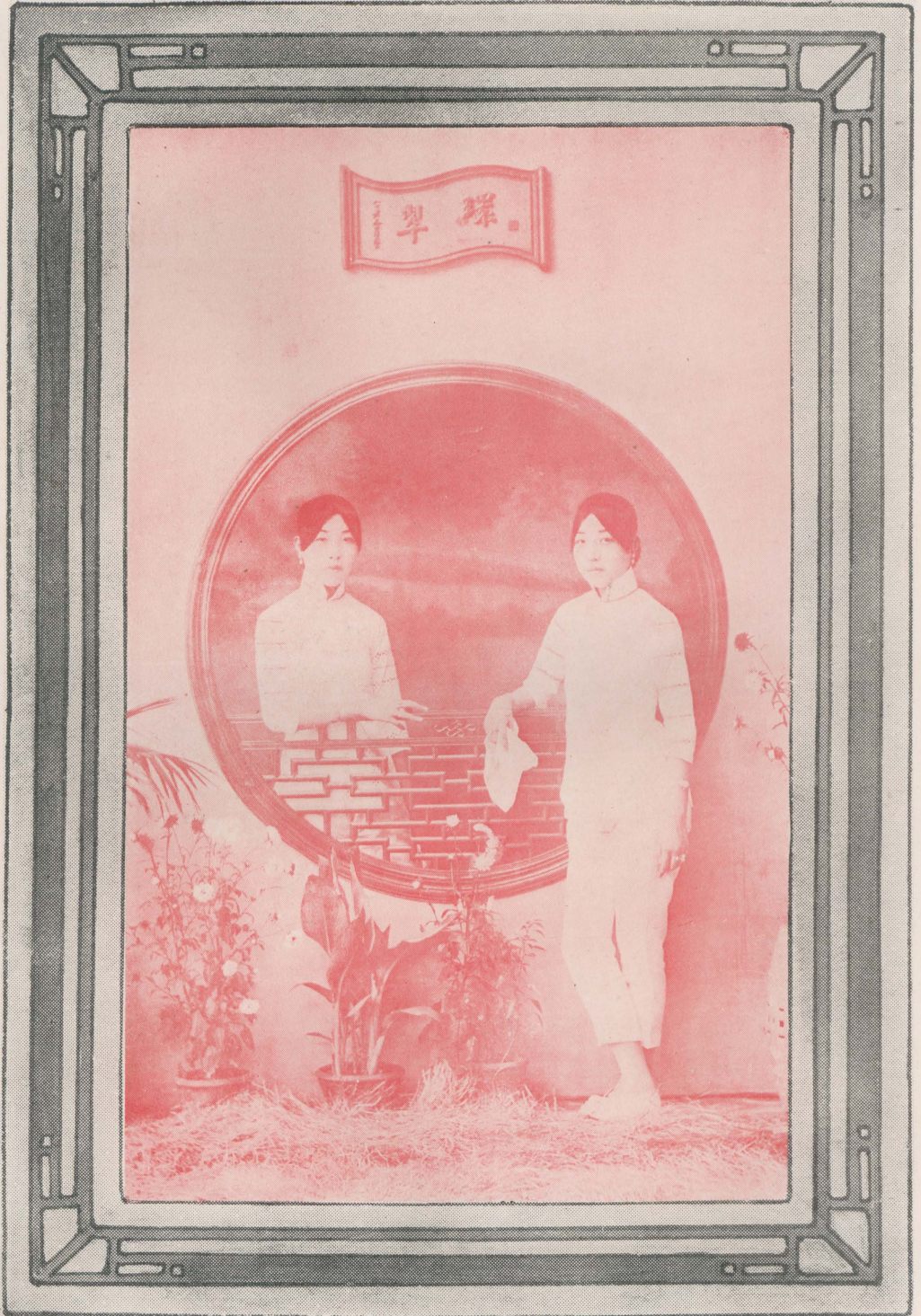
憶潤 無愁

無愁

納川







身 化 之 娟 素 海 上



影合冰鑑華雲五老華雲海上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魔術大觀



外國之魔術即中國之戲法敵局所出戲法大全一書明白如話試演
 立驗銷數之巨備受各界之歡迎本編所載譯自 **東西魔術大**
家之新著虛虛實實奇奇怪怪 借聲光化電為作用
 與中國戲法相較實 **異曲而同工** 譯筆既軒豁呈露圖繪亦不
 失形模婦豈得此可以了 **研究科學借徑游戲** 亦增長
 智識消遣牢愁之一助也

● 東西魔術

● 二百餘種

全書 一冊
洋角 六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引
美起
念觀術

全書
一冊
價洋
二角

啟
科發
識智學

是書本科學之真理為
 游戲之玩具輯譯東西
 洋各種科學游戲法匯
 為一編自聲光化電氣
 水等學以至測繪算術
 製造等分為十餘門計
 一百五十八條均出以
 淺顯之文字而附以精
 美之圖畫令閱者一覽
 而明試演極便誠能於
 玩物之中寓啟智之意
 者也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妹 妹 黃 與 雲 巧 王 海 王



閣 雲 蘭 娟 麗 謝 海 上

趣味濃厚

事實離奇

哀情 瀝血鴛鴦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哀情 美人之心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復仇 女傑麥尼華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社會 騙中騙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滑稽諷刺 紅薔薇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小

本

小

說

十種合購洋一元二角并贈精式布匣一只

社會 芸娘外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 閨閣豪賭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紀事 掉緣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言情偵探 盜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哀情 菊兒慘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精印小本

帶攜便利

編

新

上海便覽

告 預 版 出

上海華洋雜處。風俗與他處不同。租界條例綦嚴。違者處罰。日有所聞。本書為便利居民公益起見。凡關於疆域。人民。司法。行政。各章程。實業。教育。交通。各機關。以至公共事業。遊覽場。所居處之宜。盜騙之術。無不詳細調查。分門備載。并附上海街道表。各界人物表。翻閱便利。允宜人備一編。全二册。價洋五角。另備樣本。函索即寄。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亭 蓮 春 惜 花 海 上



雲 青 葵 海 上

袁世凱

全傳軼事



全書一冊

項城全傳為得為

失大書特書不事

攻訐不存忌諱此

為袁氏一生之信

史

遺聞軼事得諸袁

氏侍從之人敘述

明確新奇可喜此

見梟雄行為之絕

異常人處

附有各種攝影八

幅非外間所經見

者可比

價洋六角

● 本書之說明 ●

欲知袁世凱平生之遺聞

軼事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中日外交失敗之原

因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北洋派軍人勢力所

由盛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袁世凱待人手段之

奸詐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民國以來政治腐敗

之原因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數年來慘殺革命志

士心術之詭秘者不可不

讀此書

欲知造成帝制之原委曲

折者不可不讀此書

● 文藝編譯社出版 ●

● 代售處 ●

●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

袁世凱軼事續錄

本社因項城爲中外古今未有之人物世人極爲注目不憚重賞徵求軼事全傳後已附載一卷海內歡迎稱爲信史徵求所至函牘紛來累幅盈篇積久成帙大而帝王之密謀小而兒女之瑣故關於袁氏一生者幾於應有盡有原原本本要非向壁虛造之文怪怪奇奇又非報章習見之事原文約計六百餘條刪去其蕪穢雷同者尙餘四百餘則分輯四卷以爲前編之續現已出版欲知袁氏遺聞軼事者幸速惠購

● 洋裝一冊 ● 價洋五角 ●

出版



上海無名之花(老二與老三)



最 新 之 覆 額 裝

上 海 怡 紅 北 京 余 梅 仙

超前絕後之選本

高小學校！
師範學校！
中學校！
文學專修科！
均宜用此讀本

歷代文評註讀本

秦漢三國文評註讀本 全二冊 價洋四角	南北朝文評註讀本 全二冊 價洋五角	唐文評註讀本 全二冊 價洋四角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全二冊 價洋五角	清文評註讀本 全四冊 價洋八角
-----------------------	----------------------	--------------------	----------------------	--------------------

六大特色

一評註精當	二音釋詳允	三體格完備	四興味濃郁	五深淺合度	六價值低廉
-------	-------	-------	-------	-------	-------

最 適 初 學 之 讀 本

歷 代 詩 評 註 讀 本

六 大 特 色

- ① 選·擇·精·當
- ② 評·註·詳·允
- ③ 音·釋·明·白
- ④ 體·例·完·備
- ⑤ 興·味·醞·郁
- ⑥ 淺·深·有·序

古 詩 評 註 讀 本

全 二 冊 價 洋 四 角

唐 詩 評 註 讀 本

全 一 冊 價 洋 四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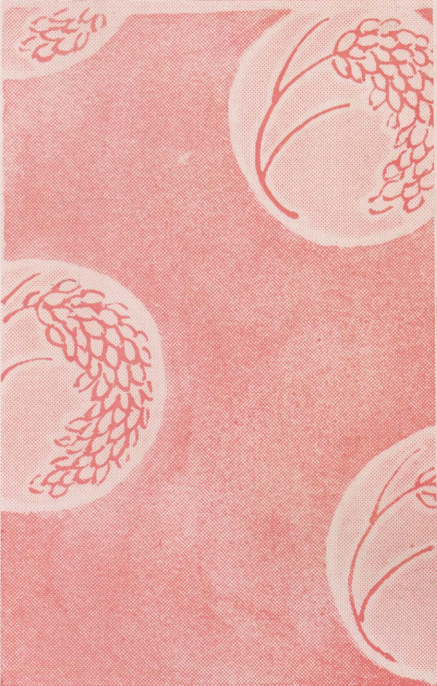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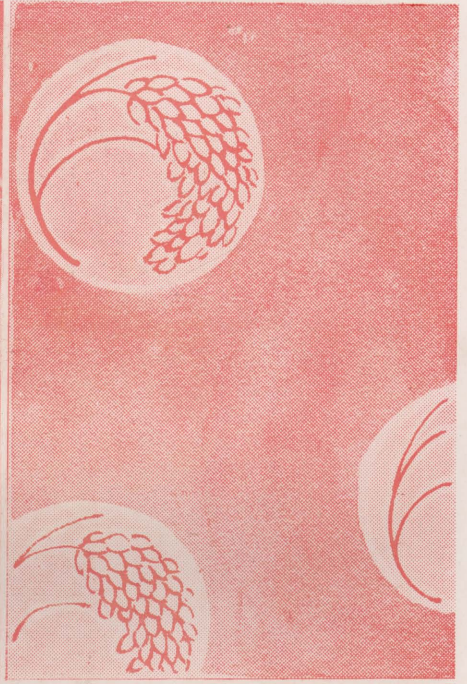
宋 元 明 詩 評 註 讀 本

全 二 冊 價 洋 四 角

清 詩 評 註 讀 本

全 三 冊 價 洋 六 角

上 海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各 省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梅 蘭 芳 之 挑 華 車

從未刊行之秘本

光怪離奇之術

戲法大觀

此為從前某大戲法家之秘本某嘗遍歷歐西到處歡迎其所製之彩器與葯料與眾不同即過門之法藏頓之法身手靈活出神入化非一種純用遮眼法者可比宜其為東西人士所歎賞茲編乃其友人所



手錄坊間並無刊本說明之處能令兒童都解奇怪怪一一可以立行試驗不特文人學士酒餘茶後足資消遣而失業無聊者借此謀生既簡且易亦補助社會之一得也

上海文
明書局
發行

全書四冊
價洋六角

各省
中華書局
代售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新

小

說

偵探小說 猿 幻 奇 案 全一册 價洋三角

社會小說 鏡 中 人 語 全一册 價洋三角

愛國小說 快 活 之 旅 行 全一册 價洋三角

偵探小說 奇 童 偵 探 案 全一册 三角五分

偵探小說 玉 環 外 史 全一册 價洋三角

家庭小說 帳 中 話 全一册 價洋三角

怪異小說 妖 像 記 全一册 價洋六角

偵探小說 六 十 萬 元 之 慘 史 全一册 價洋三角

哀情小說 戰 全一册 三角五分

懺悔小說 賣 報 童 子 全一册 價洋三角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影 小 裝 男 秋 桂 孫

空前
傑著

紅樓夢索隱

預售
預約

紙面精裝十册 (外加紙匣)

▲定價三元

▲預約一元六角

▲六年三月出書

▲預約一月十五日截止

紅樓夢一書，人人皆知言情之外，別有寄托，而年湮代遠，傳聞異辭，揣測附會，聚訟紛紜，不知書中主人翁寶玉黛玉，卽清世祖董小宛之小影，董以不得後鬱鬱早死，故黛亦不得嫁寶玉而早死，世祖五臺山出家，故寶亦出家，此紅樓夢一名情僧錄之所由來也，至於元迎探惜四春之影陳圓圓、劉老老之影劉媪、赦政邢王之影攝政王、王熙鳳之影豫王、史湘雲之影孔四貞，皆確切不移，其他名士如冒辟疆等，名妓如李香君等，南都如福王等，四王如吳三桂等，明宮如長平公主等，清宮如太后世祖繼后肅王妃等，或以一人分影數人，或以數人合影一人，以禾黍興亡之感，作綺羅脂粉之詞，文情愈美，真相愈晦，蓋當時文網苛密，不得不故作狡獪，設爲疑陣，眩人耳目，遂令古今讀者千萬人，被作者輕輕瞞過，豈非一大奇事，王君夢阮、沈君瓶菴，皆文學大家，宦清有年，熟於都下故聞，清宮軼事，知作者真正用意，此書真正事實，確有綫索可尋，乃搜羅秘籍百數十種，竭四五年之力，纂成此書，將原書百二十回，字字推敲，人人比附，無一事無來歷，無一句無根據，數千年僅有之奇聞，數百載不宜之雅謎，一一爲之道破，不特爲作紅樓夢者第一知己，亦讀紅樓夢者第一秘鑰也，首頁插有清世祖五台山出家真相，用采色精印尤爲世所罕見。

另有樣張函索卽寄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國語詳註

全四册 價洋六角

戰國策詳註

全六册 價洋八角

茲周萃欠本奧大同國
將詳諸闕訛義半工語
本爲註本奪讀胎漢國
書第校局殊者息唐策
之一勘依甚未於以與
特完增據註易此來盲
色善補精釋了惟大左
列之審刻又了深文異
下本慎蓄多坊文家曲

- ① 段·落·分·明
- ② 音·讀·正·確
- ③ 註·釋·詳·允
- ④ 校·勘·精·審
- ⑤ 印·刷·優·美
- ⑥ 取·價·低·廉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圖 樂 愉 庭 家 年 老） 一 之 畫 名 洋 西

稗史叢書

稗史叢書之一
古今宮闈秘記
全書六冊 價洋二元

是編專紀宮闈上自皇古下及清代原原本本多從秘籍野史中蒐輯得來全書共一千餘條參考書至五百餘種欲知宮禁典實者不可不讀此書欲作香豔文字者不可不讀此書

稗史叢書之二
古今閨媛軼事
全書六冊 價洋二元

是編搜集古今名媛故事雅記不經見之事自太古以及清代分類凡八計一千餘則都二十五萬言可謂極女史之大觀欲知世界掌故以便臨文揆拾者不可不讀此書

稗史叢書之三
古今情海
全書八冊 價洋二元

是編蒼萃正史所甄收稗官之記載為一集別盡搜蟬偏觀博取歲餘十稔成此巨編全書五十餘萬言分類三十都為三十二卷本好色不淫之旨謁薰香摘豔之能願與海內有情人共讀之

稗史叢書之四
太平國軼聞
全書四冊 價洋一元

本編紀太平諸王之梟雄中興諸臣之功績兩方戰爭之烈各地蹂躪之慘財物之劫攘士女之污辱遺聞軼事搜羅詳盡分類編纂輯成巨著誠一大好完全之野史也

稗史叢書之五
清代聲色志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本編敘述有清一代之名妓名優顛倒王公盡惑士庶二百餘年風月歷史燦然具備其遺聞軼事之有關於國家興亡者故老流傳私家記載所得尤多品花評劇之書當以此為第一巨著

稗史叢書之六
清代野記
全書三冊 價洋六角

是編所載皆清代朝野軼事而詳於咸同光宣四朝所聞所見言皆撫實凡當時所忌諱今則一一宣其秘密為極有價值之野史文筆亦復簡潔堪與祝枝山之野記並傳

稗史叢書之七
康熙南巡秘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為四明朱氏家藏抄本簡首題蟬伏老人撰相傳為金謝山先生遺著所載有本有原事事翔實似得諸目擊而奮筆為之者非乾嘉以後所能嚮壁虛造秘藏久矣刊而行之亦有清遺聞軼事之所寄也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長智識資消遣之

古今筆記小說大觀

● 第四輯現已出版 ● 第五輯在印刷中 ●

每輯八冊

本局筆記小說大觀第一第二第三輯荷蒙各界歡迎存國粹救時弊許為有益社會讀者

● 第一輯二十種

- 清沈起鳳著諧錄
- 清鈕琇編觚賸
- 清袁枚編子不語
- 清施可齋著螢窗異草
- 清紀曉嵐著閱微草堂
- 清樂鈞著耳食錄
- 清馮夢龍編增廣智囊補
- 清閑齋氏著夜譚隨錄
- 清宣瘦梅著夜雨秋燈錄
- 清梁紹壬著秋雨盞談筆
- 清許元仲著異筆談
- 清朱梅叔著埋憂集
- 清毛祥麟著墨餘錄
- 清許叔平著里乘
- 清冰其元著庸齋筆記
- 清黃鈞宰著金壺七墨

● 第二輯二十種

- 清沈初著西清筆記
- 清納蘭性德著渌水亭雜識
- 清阮吾山著茶餘客話
- 清張燾輯津門雜記
- 清吳德旋著初月樓聞見錄
- 清梁章鉅撰歸田瑣記
- 清錢泳輯履園叢話
- 清黃漢輯貓苑
- 清尹元禧輯豁上遺聞集錄
- 清盧若鵬著西島居隨錄
- 清朱克敬著眠庵雜識
- 清牛應之編雨窗消意錄
- 清王士禎著池北偶談
- 清錢樓居士著榆巢雜識
- 明范濂著雲間錄目抄
- 清戴蓮芬著鸕臚軒質言
- 清王紫詮撰鹿闌餘談
- 清陸敬安著冷廬初識

● 第三輯二十種

- 元陸友仁著硯北雜誌
- 元陳世隆顧北軒筆記
- 元盛如梓撰庶齋老學叢談
- 明鄭暄著昨非菴日裏
- 明姜紹書著韻石齋筆談
- 明毛子晉著海嶽志林
- 清沈荀尉述粵行紀略
- 清翟昌文著粵行紀略- 清江日升識臺灣外記
- 清諸晦香氏新明齋小識
- 清梁章鉅撰南省公餘錄
- 清梁章鉅撰退菴隨筆
- 清慵酒居士著思閒錄
- 清王端履著香飲樓筆錄
- 清陸長春著茶室叢談
- 清冰康祺著燕下鄉陸錄
- 清冰康祺著燕下鄉陸錄

既深汲古之功復得消閒之助搜其

典實長我見聞腹

笥之索無慮虛楊

文壇之臨何憂艱

澀茲已出至第四

輯網羅愈徵富有

選擇益見精詳五

輯已在印刷中不

日出版茲將內容

并列於下

定價洋八元

清薛福成著庸齋筆記
清百一居士著壺天錄
清王韜著淞濱瑣話
清禮親王著嘯亭雜錄

第一輯二十種

明談孺木著叢林雜俎
明朱國禎著湧幢小品
明張和仲纂千百年眼
明曹蓋之著舌華錄
清鄭醒愚著虞初新志
清蔣超伯著南澹齋語
清褚學稼著堅瓠集
清王勝時著漫遊紀畧
清黃夢曉著淞南夢影錄
清程趾祥著此中人語
清葉調生著吹網錄
清顧鐵卿撰清嘉錄
清采蘅子纂蟲鳴漫錄
清許秋垞撰見異辭
清葉調生著鵬陂漁話
清梁章鉅撰浪跡叢談
清俞曲園著春在堂隨筆
清王漁洋纂香祖筆記

第二輯三十種

宋洪邁著夷堅志
明張大復著梅草花堂集
清彭遵泗編菊譜
清劉莊著廣陽雜記

清涼道人編聽雨軒筆記
清李慈銘著羅庵游賞小志
清破頰山人編夜航船
清羊翁著瀛壖雜志

清曲園居士纂蒼叢編
清管世灝著影談
清黃協瑣著鈿經書舍零墨

第四輯四十種

唐李肇撰國史補
唐范攄著雲溪友議
宋釋文瑩著玉壺清話
宋王闢之撰澠水燕談錄
宋王鞏著聞見錄
宋曾敏行著獨醒雜誌
宋劉昌詩著蘆浦筆記
宋王鞏著隨手雜錄
宋吳坳述五總志
宋周輝著清波雜記
宋周去非撰嶺外代答
宋葛洪著涉史隨筆
宋張世甫撰游宦紀聞
宋陸游著入蜀記
宋俞文豹著吹劍錄
宋吳自牧著夢粱錄
宋周密纂志雅堂雜識
宋周密纂武林舊事
金元裕之著續夷堅志

第五輯三十種

唐劉肅著大唐新語
宋李昉編太平廣記
宋樂子正撰廣卓異記
宋彭乘撰墨客揮犀
宋吳處厚撰青箱雜記
宋蘇軾著東坡志林
宋馬永卿撰懶真子
宋李季可撰松窗語說
宋張寬著西溪叢話
宋范邦基撰墨莊漫錄
宋范公稱著過庭錄
宋郭象著厚德錄
宋羅大經撰鶴林玉露
宋趙升撰朝野類要
宋劉祁著歸潛志
宋董其昌著畫禪室隨筆
明徐祖文著北行日譜
明方貞明撰水客談
明方鵬著寶香閣隨筆
明黃煜著碧血錄
明張爾極著勝飲編
清張爾極著蒿庵閒話
清吳爾極著東城雜記
清阮元著石渠隨筆
清楊鳳徽著南泉筆記
清徐士鑾輯宋鮑續編

發行所 上海文明書局 代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



中國婦女文學史

自來讀吾國文學史者。但有男子而無婦女。不知天鍾靈秀。代有傳人。如葩詩三百。男女並採。則婦女未嘗無經學也。漢書八表。班氏續成。則婦女未嘗無史學也。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不愧音樂專家。衛夫人七法筆陣圖。羣推字學先導。晉女子之子夜歌。猶留漢魏遺音。蘇若蘭之璇璣圖。特徇迴文妙緒。典雅如唐山夫人之房中歌。清婉如左九嬪之離思賦。綺麗如上宮婉兒之宮體詩。悽惻如季芳樹之刺血詩。古樸如文氏之擬九騷。沈摯如楊繼盛妻之代夫請死疏。皆宇宙間有數文字。餘如王昭君之詩。趙飛燕之箋。唐武后之樂府。江梅妃之賦。楊貴妃之曲。花藥夫人之宮詞。李易安之駢體文。朱淑真之斷腸詞。亦人人

謝 无 量 編
布面金字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爭觀之名作。他若宮女。鳳兒等名妓。薛濤等侍妾。蔣桃等女婢。李玉英等女尼。梅花尼等女道士。季季芳等朝鮮婦人。許景樊等。或文或詩。或歌或詞。無不靠英吐玉。卓絕一時。不獨女秀才。女進士。女學士等名足與鬚眉媲美也。本書由謝无量先生編輯。上自周代。下迄有明。以時繫人。增其製作。各綴小傳。紀其事實。洵足為女界放一異彩。





幅 三 人 美 體 裸 像 石 會 賽 馬 拿 巴

言情小說

情

二

驗

文人學士怡性陶情

新年唯一之消遣品

春謎大觀

全書一冊

價洋四角

坊刻謎語書多不足觀間有佳構一鱗半爪缺望轉甚
本編所選多而且精皆海上知名之士所作鉤心鬥角
出奇制勝突過前人計分四十二類都五千餘則洵謎
語之大觀也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言情小說 情驗 (二)

吳門天笑生述

余述情驗短篇既閣筆以呈荷荷女士女士笑曰佳哉君能委婉述其事既詳且盡澆蕘癡兒颺此虛空之情絲乃竟占得篇中主人位置耶然而固持消極之說者閨閣中人讀之將悄焉無歡便謂普天下男子心腸都屬如此究竟至誠種子未必盡絕於人間我不能如慧子夫人爲一棒打煞之言今姑述一事足與前所述者相對照君能涉筆記之乎此亦一情驗也余曰諾

荷荷女士曰余既畢業於醫學校即執役於病院雖爲時僅三四載頗爲病者歡迎某歲之秋余蒙院長調入婦孺病房時有一來院養疴之夫人爲琴川狄氏狄夫人病在貧血顏色無華然年齡尙未逾四十也以夫人病而其女公子時時來院存問其母女公子名美秋年十八畢業於某女學校其容貌之美麗實爲吾女友中之冠美秋時時來與我談甚洽渠謂我亦有病其病猝不能治余笑曰觀君顏色何嘗有一絲病容曷爲無病而呻美秋曰君不知耳我病在神經過銳多思善感往往出於不自覺耳

一日達克透亨斯德來視狄夫人適其女公子在座余私語醫博士謂個女郎自稱有病病在神經過銳先生試診之果有疾乎於是亨斯德乃診女士問進餐如常乎夜得安眠乎未復詢已訂婚未美秋紅暈於頰低頭不能答母夫人代答之曰已訂矣亨斯德診畢揮手曰女士無病女士無病遂去明日在藥房中醫博士詢我昨所診之女耶君之友耶余曰然渠自謂有病達克透不謂爲無病耶亨斯德笑曰自家有病自家知非貴國之諺語乎以言體魄殊無病病在神經猝未能知也意者其有所伊鬱不舒之事遂

令若此乎。

居久之。余遂覺芙秋果有病。所言殊不謬也。蓋每有小故。恆人所不足介懷者。而芙秋輒沉思窮慮。至於竟日。偶或駢坐閑談。渠忽爾霍然起。徘徊半晌。亦無所事。或靜坐時。萬籟無聲。偶作小響。彼即瞿然而驚。凡此皆病徵也。然余則深愛其爲人。匪特愛其容貌。且愛其性情。我欲狀其美麗。不能如汝輩小說家。善於摹繪。但覺其肌膚之細膩。如凝脂。琢玉其次之美點。則在脣。然不能爲之喻。兩目清澄活潑。有致。我之所能道者。如是而已。至其性情。則相處雖久。曾未一見其怒容。而余以看護其母。夫人故日益親密。及狄夫人出院。而余亦時時往其家也。

芙秋所訂婚之人。史姓名特華。中表戚也。年二十餘。已爲政界聞人。史特華對於芙秋。用情良摯。而芙秋居恆常悒悒。余私詢之曰。得婿如史君者。寧復有遺憾。而君顧怏怏者何也。芙秋呼我曰。荷姊。我之曠君。有逾手足。使我而有姊者。恐未必親於君也。汝知史特華愛我。然男子心腸。殊不可測。旣攬新歡。便斷舊愛。此情固泛泛無宅也。今渠之愛我。非愛我之爲人。愛我之貌耳。使我一旦色衰。或以他故減損其容。華渠卽不復顧我。萬一至於此日。我何以堪。瞻念前途。輒用悲涼。姊其何以教我。

余曰。君又病發矣。信如君言。普天下若個男子。爲可恃者。耶。其速蠲除妄慮。勿再發此癡語。芙秋曰。我言非妄。取證正多。我今體驗之心。其所以用愛者。最大之原質。卽在貌美耳。苟去此原質。卽不足引起其愛心。然以美起愛。愛卽不常。寧非危險之事。我有族姊容華。絕世初嫁時。伉儷至篤。後以產後得病。枯瘦憔悴。非復當時顏色。而其夫婿卽漸相疏。遠縱有不忘舊好。強與委蛇者。試思究竟有何情味。若夫貧賤糟

糠或尙有始終相愛者苟在富貴益難足恃矧以吾國風俗多妻之制爲法律所許凡善全終始者我見亦罕矣以史特華門第才華我殊望塵弗及我之所恃者僅在天賦之美貌然此寧可恃者即此而論則實非妄慮也



余時往省視之並過芙秋往往見其坐對菱花至於數小時不輟又屬余以顯微鏡察視其肌理有無粗垢我必百計慰之拊其香肩平其鬢黛促之就榻尙復輾轉不安必要求我語以無恙之狀始已

余曰職是之故君更不能煩憂自煎須知愁能催人老也且我知史特華既爲通才娶妻當求賢淑決不僅求諸貌以貌取人者但爲庸陋鄙夫之見耳君勿徒自苦凡此不祥之理想恆成不祥之事實君無戚戚爲芙秋聞我寬慰之言則亦稍解其伊鬱惟一離余後仍復雙蛾不展一似重有憂者世人每謂麗質工愁此言殆信自狄夫人歸後

如是者一年。其時適我欲歸家。一省老母乃請假於院長。而別覓一看護人。以爲余代。并告狄夫人。脫有所需。可告我庖代者。倘有緊要之事。則馳書相招。臨去時。復留有居址。而行餘事。均託新來之看護女士。我歸家後。阿母亦病。乃侍母養病於海濱。帆影映窗。潮聲到枕。胸襟爲之一爽。雅不復憶所謂熱度針溫水壺。聞症筒病案。格等種種生涯矣。一日方微步海濱。靜察白雲。海鷗迴翔。天際有怡然自得之趣。忽別墅中一女童疾馳而至。呼曰。荷姑娘。緩行。太夫人囑我促君歸。有要事相告也。

余歸見阿母。阿母語我曰。頃家中有電話。至謂醫院中有一電報。與兒未詳其爲何事。余默忖醫院中事。自有院長了之。何爲以電付我已而老蒼頭。至出示電信。則吾代理之看護女郎所發也。文曰。

狄芙秋爲火灼傷。容華將損。促君速來。并覆。

余以此電呈母。母曰。義當一行。余遂覆電云。卽至。屏當行裝。卽上道。途中自思。狄芙秋長日戚戚。恐不葆其絕代容華。今果如此。益信理想之必成事實也。又念往者芙秋。告我彼之與史特華訂婚。僅憑一語。別無有正式之禮節。蓋兩家本葭葦。而芙秋又以懷疑。故多方稽遲。今旣毀容。我知渠之性情。必堅拒史特華之請。而抱此獨身主義。以終其天年。是蓋意中事也。

余此時又思至渠家時。必汽車成行。停彼門前。以芙秋旣遣。此難必廣延名醫。多方療治。不謂竟出於我之意。表門庭清寂。絕無車馬之喧闐。人延余入。急趨妝樓。代余看護之女伴出而迎我。面色慘沮。似重有憂者。低聲搖手曰。渠方眠也。余曰。事何由肇。曰。狄姑娘不知於何類方書中。見有酒精能養肌膚之說。將如法用之。遂購酒精一巨瓶。置諸粧臺上。以備不時之需。一夜渠方傾酒精。掌上摩之。於面又以電燈之

光不足自鑑。擦火柴欲燃。煤氣燈不期面上與掌中之酒精未燥。見火立然。爾時我在醫院固未之見也。此皆渠告我者。我來時盆中酒精餘燄尙未滅。其面若臂必經重創。

余曰君以電話召醫生至乎。看護之女伴曰此事至令我束手。渠堅不許招醫生。謂玉容一損萬念俱灰。除許我以電招君外更不許令第四人知之。謂與彼之前途至有妨礙。更有一事相告。則史特華先生將入京供職。已訂下星期將結婚而忽生此障礙。將若之何。余聞言爲之徬徨。彼又曰方我入室時渠已取藥自敷。以紉帶自縛。頭面深恐爲阿母所聞。因之傷痛。蓋狄夫人亦舊疴重發也。故一切均守秘密。渠謂天生彼本賦以薄命。雖與以麗質。終遭造物之妬。從今無心人世。舍汝而外不欲更面一人矣。

余沈吟曰君視其創深約幾許。或有良法不致毀容乎。彼笑曰君知我者。我實短於視。平日察視熱度表時須加鏡始得辨。我遺眼鏡於芙秋室中。倉猝間已碎於地。第我知其創決非輕。可但我今所御之眼鏡何能辨其深淺者。語時卽聞芙秋室中有轉動聲。急入芙秋一見我卽屏看護之同伴而獨留我。我舉目觀狄女士則見紉帶裹其首。僅露兩目及口鼻而紉縛又不整齊。蓋芙秋自爲之也。我自其隙窺之。微露猩紅色。我見此心胸爲之震蕩。信此傷痕非輕毀容必矣。

時天色垂暝矣。我方欲爲之燃燈。芙秋止之。曳我坐牀前。雪涕不已。爲狀如癩。發余先飲以安神之劑。略少安靜。仍復垂淚告我曰荷姊妹。我今已矣。我遣此變。曾未告吾母。脫令吾母知之。其悲痛爲何如耶。我此時心已碎矣。誠不自知其所待君來。必有以教我。余曰爲今之計。我敢請以第一事卽用電話告史特華先生。語以君之所遭。渠固擊愛君者。宜有權以知此。若諱莫如深。他日相見君之過也。第二事則速

招○醫○生○來○姑○娘○負○此○劇○創○而○深○諱○惟○恐○人○知○實○爲○下○策○且○創○深○且○久○醫○生○施○治○更○難○爲○力○
芙○秋○皺○眉○曰○茲○事○令○史○特○華○知○之○實○爲○莫○大○之○恥○我○且○覺○無○面○目○以○相○見○矧○我○此○時○爲○狀○如○獐○鬼○又○何○能○
見○人○也○我○坐○其○牀○沿○握○其○柔○荑○曲○爲○響○解○芙○秋○搖○首○曰○他○事○可○勉○從○若○令○史○特○華○來○視○我○此○何○可○堪○者○我○
與○其○毀○容○無○寧○死○耳○時○方○手○一○小○鏡○擲○鏡○歎○曰○史○特○華○之○愛○我○愛○我○貌○耳○我○願○以○未○毀○之○容○留○彼○心○坎○勿○
願○再○以○此○面○目○向○人○矣○余○曰○芙○秋○小○姐○勿○作○是○想○我○知○史○先○生○爲○至○誠○種○子○決○非○如○此○且○史○君○未○來○安○能○
逆○億○其○心○并○可○以○彼○之○來○一○探○其○心○跡○也○

女○郎○聞○言○意○似○動○我○知○其○中○心○允○可○乃○爲○之○略○整○紉○帶○卽○以○電○話○招○史○特○華○謂○請○君○一○臨○存○史○特○華○駭○怪○
以○爲○創○舉○向○所○未○聞○也○問○有○他○故○否○我○不○答○但○云○君○趣○來○我○不○慣○於○電○話○中○作○長○談○耳○十○分○鐘○後○卽○有○馬○
車○臨○門○史○特○華○卽○疾○步○而○入○我○款○之○於○別○室○告○以○芙○秋○所○遭○史○特○華○旁○皇○不○知○所○可○余○乃○入○芙○秋○之○室○爲○
之○先○容○遂○引○史○特○華○入○渠○輩○爲○中○表○兄○妹○本○無○待○人○爲○之○介○紹○余○曰○史○先○生○少○坐○余○爲○調○藥○半○點○鐘○後○來○
也○

我○出○聽○彼○二○人○作○情○話○然○心○中○頗○跳○蕩○不○定○已○又○以○取○物○經○外○房○躡○足○傾○耳○聽○之○第○聞○芙○秋○作○微○喟○曰○已○
矣○華○哥○妹○自○慚○形○穢○烏○能○更○事○君○子○史○特○華○曰○妹○何○言○者○海○枯○石○爛○不○渝○此○心……以下○數○語○絮○不○可○聽○
而○余○亦○恐○爲○所○覺○卽○他○去○半○小○時○後○復○入○室○見○史○特○華○面○仍○有○喜○容○且○謝○我○看○護○之○勞○旋○卽○別○去○余○送○史○
特○華○去○後○復○入○芙○秋○室○因○曰○如○何○我○知○史○特○華○先○生○決○非○負○心○人○也○而○芙○秋○亦○微○頷○其○首○
是○日○余○欲○爲○芙○秋○敷○藥○并○爲○之○整○理○紉○帶○彼○仍○却○之○曰○我○對○鏡○自○能○料○理○也○余○遂○歸○醫○院○默○思○芙○秋○婚○期○

近矣。而面上創痕未愈。縱婚約仍完好。無忤而絕代容華。非復如舊亦足令人氣短。意者將延長婚期乎。然而不聞彼之宣布。時醫院中適以猩紅熱盛行。余看護大忙。而芙秋使人以電話告我。謂狄小姐無恙。君事忙不必來。惟某日爲其吉期。請於早晨來爲之去綳帶也。

至芙秋吉期之清晨。我遂往爲之去綳帶。我第一所注意者。則觀其創痕之深淺。與周圍也。綳帶既去。不禁愕然。則狄芙秋者。仍爲容華絕世。粉靨如花。之狄芙秋。而曾未見有一絲創痕也。卽柔荑之手。亦玉雪如舊。惟盥具中水都作淺絳。則知芙秋之創痕。乃以胭脂塗於面上。隱約於綳帶中耳。嗚呼。狡獪哉。狄芙秋也。

荷荷女士又曰。我今春三月往視芙秋。已得一雛。而伉儷情密。不同尋常。向之所謂神經過銳之病。已飄瞥天空。散爲輕烟矣。余見卽呵之曰。促狹哉。狄小姐。乃令我亦爲汝所愚。暗中陪却無數眼淚。不當重重罰汝也。芙秋笑曰。當罰當罰。荷姊妹。請汝饒我妹子。實膽怯。乃有此着。然而我終感激阿姊也。越數日。芙秋付我五百金。并賸一賤。曰。此妹之罰款也。或爲婦孺醫院藥費。聽姊處分可耳。

(完)

北平瑛譚

汪侍郎

汪柳門侍郎鳴鑾。不修邊幅。冬日戴貂帽。以帽之後
端置前。而喜用手向後拂拭。拂拭愈勤。其毛愈逆。觀
者欲笑。

惇親王

惇親王奕諒。性抗爽。無貴族氣。嘗乘敞轎行甬道上。
遇老婦坐破車當前。王乃令輿夫下甬道讓之。至今
傳為佳話。

(納川)

哀情小說

西子湖底

圖錄
餘賣
每十
察華
德

土 務 文 即 書

谷 會 中

上海文書局發行

警

世

小

說

繪續海上繁華夢

三集出版

警夢癡仙所著之續
海上繁華夢共三集
緊接前書先後凡二
百回一氣呵成實為
說部中洋洋大觀初
集二集早經出版三
集現亦出書

價目

初集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二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七角

三集

全書二冊
價洋一元

(外埠函購郵費
照定價一成算)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哀情
小說
西子湖底

瘦鵑

老槩之與彼美薜蔚也。乃在一月明星燦銷魂之夜。去今已三十年矣。維時冷月一丸。溥照西子湖上。湖光灑灑。受月乃如碧頗黎一片。而老槩卽於此碧頗黎下。見彼便嬛綽約之美人。月光寫其倩影。印入老槩心坎。由是耿耿弗忘。至於三十年之久。今老槩死矣。已從彼美於西子湖底。著者遂得和淚屑墨。寫此一段傷心之史。將以賺天下多情。人千行熱淚。醉吾老槩之幽魂。讀吾書者。脫於花芳月滿之夜。以輕紅一舸。容與西子湖中。或見一童顏鶴髮之野叟。挈一稚齒嫵媚之女郎。飄忽往來於水上者。是卽吾老槩及其意中人之雙魂也。

老槩之姓氏已不可考。老槩之身世亦無知之者。老槩無父母。無伯叔。無兄弟。無姊妹。無戚畹。亦無朋友。故老槩於此世上。惟有孑然一身。一身之外。則爲其影。老槩自幼而長。而老初不知其身所從來。當其生時。乃在黃海中一破舟之上。舟空無人。祇此一嬰呱呱之聲。若與洪濤洶濤聲相酬答。如是者不知經數日夜。而兒竟弗死。後有海舶掠波而至。遂掬兒去。兒時影事。老槩已不復省憶。迨十二三時。則傭於西子湖畔一舟子之家。每日朝旭曠曠。輒從舟子刺舟而出。人或叩其姓名。惘然不知所答。同類中無以名之。則名之曰老槩。以其善用槩也。老槩大悅。因亦自名爲老槩。老槩性樸拙。寡言笑。往往竟日無一語。不知者僉以爲瘖人。老槩勤於所事。槩長日不去其手。暇則口旱烟。管趺坐舟尾。觀鳥飛。看魚躍。用以自怡。人或與語。置弗顧。老槩之貌絕饒。特隆準。廣頰耳。巨目光。作有稜體。亦偉碩。如古英雄。一日有老僧附舟。

朝山相老槩貌大驚異之。謂具此貴相可作皇帝。老槩嗤之以鼻。力吸其旱烟。不已。窺其意似弗屑爲也。老槩身無長物。惟有羅帕一爲彼所珍藏。帕半敝色已盡。退而在老槩視之。直同至寶。此帕胡來人初弗知。外此又有枯花一朶。亦所珍視。花爲何花。已不可辨。顧據老槩告人云。爲玫瑰。老槩每得少暇。輒把玩此。故帕枯花。意至戀戀。人有叩其故者。輒泣然欲涕。緘不作一語。或固問之。則立怒。然老槩仁厚人也。雅不欲以厲色忤人。故每值怒時。又力吸其旱烟。烟氣氤氳四匝。面乃立隱。於是人每以烟氣之濃。淡卜老槩之喜怒。苟見老槩面上烟氣騰結者。則知老槩怒矣。老槩所居在一小山之阿。去水可尺有咫。居以木構。大僅如斗。其上有古柏。凡數十章。虬枝擎空。老翠欲滴。菴葉垂垂。四覆如結。帷幄老槩僦居其中。於意彌得。開軒面湖。湖光蕩入屋中。窗檻上。寘磁盆一中。卽植其枯花。花歷時似已甚久而花瓣依然。未脫有二三小葉。亦尙附着其上。老槩日夕必汲湖水。漑之。似猶冀其復生。老槩頗好酒。每飲必醉。醉則大哭。而以枯花承其眼淚。有樵子過其門者。輒復見之。進酒之。先則必釀其半於湖中。如有所醉人。怪其事。問之不答。再問。則又力吸其旱烟。人無如何。遂亦不問。老槩亦弗變其狀。仍從舟子。蟻舟日日往來湖上。如故。

予以病肺。從醫者命。養疴於西子湖畔。會有友人新營別墅。招吾往居。予欣然立往。日夕無事。一以優遊自放。別墅背山而面湖。景色絕佳。去老槩之居。僅百餘武。予初弗識老槩。微聞一農父道其事。心竊怪之。予小說家也。凡此畸異怪特之人。均爲吾小說中之英雄。苟能得其事狀。少少加以裝點。則朝把筆夕脫稿矣。予乍聞此人。好奇之心立動。一日凌晨。因專誠往訪。至則老槩方兀坐屋前。水步之上。木木然。乃如

石像雙眸凝注水中似有所矚如是久久初不一動予立其後彼亦冥然罔覺已聞鐘聲鯨鏗動於深山遠寺之中似寺僧上朝課者老槩至是始覺然而起以手自搵其眸喃喃作微語曰恣爾忘吾吾終不爾



槩居力與親狎舉凡瑣屑雜猥之事靡所弗語老槩亦好聽吾絮語津津無倦有時興至則亦告吾以航海冒險之史眉飛色舞精神立為之振老槩固亦善談能道出海中景狀歷歷如繪予傾聽出神幾疑此

忘脫忘爾者有如此水語既即翔步入屋去予聞其語心已有悟益不能舍去因亦嬾入屋老槩見予踞坐弗動予長揖而進執禮甚恭老槩則亦合十為禮憨態可掬予先致辭作不關重要之語老槩瞠目眎予若解若弗解嗣見枯花即又進叩其所以珍視之故老槩無語掉首微喟而已予知此輩畸人不可驟即之愈急則相去愈遠因別之而出自是予日夕必至老

身亦在大海孤舟之上。老槳唾沫紛飛。濺及吾頰。誤爲海中之浪花。而其旱烟管丁丁着地之聲。則以爲吾舟觸礁矣。予諭彼必爲情場歷劫之人。時亦告以小說中男女愛悅之事。老槳聞語。滋怪愕。貽弗一日。遂叩予何謂愛悅。予謂男女兩心相印。發爲善感。便是愛悅。老槳仍不解。搖首磔磔而笑。笑聲絕怪。乃類鵝鶻。予復設爲種種譬喻。細加詮釋。并舉吾哀情小說中之本事。觀縷告彼老槳少悟。潛然淚下。往往吾語未竟。彼已掩面逃去。由是吾益知老槳爲傷心人也。一日爲星期日。予遊湖而歸。過老槳門。見老槳方汲水灌其枯花粟。六萬狀且申。詈天以花枯弗開爲尤。予初弗知老槳何由而得此花。得花又在何時。觀其爲狀。萬難再開。而老槳心中以爲必有再開之日。故日夕灌溉。鹿麕已爾。時彼已見予。則即發吻言曰。先生其須之。此花必有開日也。其所以弗能驟開者。殆以此間風厲而氣肅。時摧此柔花。花弱不禁。遂亦弗開。吾果籠以頗黎之罩。力加愛護。又安知他日不能垂垂着花。一如當年初得之時。嗟夫。先生吾漑以眼淚。亦三十年矣。三十年眼淚所滋。詎無收穫。吾一日不死。希望亦一日不絕。先生儻能永留。此弗去者。異日必能見嬌紅之玫瑰。着此枝上花香。釐釐且及十里之外。吾願旣償。死亦瞑目矣。予曰。此花又何足寶。山中玫瑰多至千百。吾意爾尙宜易一新花爲得。寶此枯花。殊無謂也。老槳聞語。似怒立以怒目。予顧乃弗語。但向枯花癡視而已。向晚。予與老槳同步湖畔。行可數百武之遠。游目四眺。久久無語。是時斜陽已下。遠山爲暮靄所籠。有如西方美人冪面。幕遙立。作態瀟灑。三五時時掠水。衝破暮靄而去。人家料理晚餐。炊烟四起。捲舒空中。乃類畫家之潑墨作畫。而落日餘光。尙在湖上。似小兒女把臂話別。依戀不忍去者。吾二人于而前。至於一小山之跌。野花作亂。紅臨風而顫。碧草四茁。軟如錦茵。吾

二人已微覺罷。遂席地而坐。老槳出其旱烟管。然之內口中吐吸自如。相向無語者又五分鐘。各以目注於烟波深處。狀若入夢。而老槳尤沈沈似有深思。既忽以手障目嚮西。而望面上筋絡皆掣動。觀其爲狀似受劇感者。予怪之。因問曰。老槳爾何覩也。老槳且望且答曰。吾見一艇自湖西來。艇名鏡波。船小如一葦艇。中有遊客四。一人則爲一瓊花璧月之女。郎吾尙能見其眼波眉黛。歷歷如畫。先生亦見之耶。予曰。吾未之見。此際湖西亦初無一舟也。老槳作夢夢狀曰。顧吾則見之。布帆一片。今方飽風而行。而個儂之面美好。滿月即盈盈在此帆下。吾目力雖鈍。見之頗了了。先生年富而目銳。寧亦無所見耶。予悄然答曰。予初未見。老槳仍凝眸遠注。似至專一。尋忽踴起作驚呼之聲曰。嗟夫。天舟沈矣。彼舟中三人及一老舟子均已勿見。而彼如花之面亦復入水。而杳春潮方漲。風勢亦厲。將奈之何哉。予仍悄然答曰。予初未見。爾殆夢耶。老槳不遽應。迴眸四顧。作如夢乍覺之狀。尋乃微喟曰。吾固亦未見。先生吾固亦未之見。所見者殆爲個儂芳魂所幻。三十年鏘心鏤志。吾實未嘗一日相忘也。先生聽之。吾今舉此三十年來未嘗告人之事爲先生告矣。當吾十七八時。已從一老舟子往來湖上。日以浮家泛宅爲生涯。時吾年事雖少。而蕩槳弄潮已成老斲輪手。入水游泳矯捷如野鳧。有時尙能蟄伏水底。歷數十分鐘之久。主頗重吾。每以傲其同業。一日之夕。湖上月色正佳。主以偶嬰小極。忽促引歸。爾時夜潮已漲。晚風亦盛。至湖西遙見一小艇搖簸莫定。中載游客四。一女。郎可十六七。頗具娥嬋靡曼之致。一舟子獨力蕩槳。鬚髯皆白。年事似尙多於吾主。艇行未久。搖簸益甚。艇固甚小。似弗能當風力。已而若有所觸。乃立沈。遊客及老舟子均墜水。逐波而去。吾及吾主見狀則大駭。吾縈念女郎心尤悚急。因弗待吾主之命。一躍入水。疾泳良久始

至沈舟之處。爾時適有他舟。至相助營。掇須臾已。掇老舟子及三遊客起。顧乃弗得女郎。吾因自告奮勇。深入水底。摸索久久。始得女郎。於沈舟小艙之中。時則月映水心。湖底亦如瓊樓玉宇。予細相女郎。似曾相識。既卽憶爲湖東大家之女。豔名藉甚。羣稱爲再生之西子。吾嘗時時艤舟過其紅樓。每見女郎露其半面於一桁湘簾之後。月頰星眸。美乃無藝。湖上游魚一見立沈。吾目匪盲。見之輒亦心醉而微窺女郎。秋波所注。有時似亦及吾。吾以是故嘗作好夢。三夕初不意。今夕乃得薜蘿。於是也。斯時吾觀女郎似已暈絕。星眸嚴闔而弗張。櫻脣退其色。澤凝酥之頰。亦已白如梨花。而香息微微出入。尙勻身被粉霞羅袷。繡小花無數。花作白色。相映益形其豔。雲髮已亂。半鞦於水中。而鬢畔尙簪玫瑰一枝。色香如故。手羅帕一。其白如雪。顧爲水浸。遂亦成爲暗澹之色。吾對此如花木視良久。直願長居水下。不欲復起。如是可三分鐘。彼美忽張其眸。斯須復合。吾大喜欲狂。以爲美人必見吾矣。吾且見其雙靨之上。作微渦彷彿展爲倩笑。嫣然向吾。於是吾遂奮身而前。加以援手。詎吾手未及其身心。中斗發一念。念吾此時得以飽餐美人秀色。實爲一生得意之事。脫今夕小艇不沈。則又安得有此奇福。今茲吾或掇之起者。不審以後能否。時時見彼苟不幸。而深鎖紅樓之中。不爲吾見。或則出閣他嫁。深入侯門。從此天長地久。相見無期。吾將何以遣此悠悠之日。月況吾之瞻仰仙姿。匪伊朝夕。紅樓半面已覺魂銷。而景慕之私。遂亦日深一日。今在水底。個儂不啻屬吾。吾又胡能舉以貢諸他人。爲今之計。苟欲個儂永永屬吾者。惟有使彼永永居於水底。花晨月夕。恣吾晤對。往嘗聞諸吾主。謂人居水下。與居世上。同飲食起居。一一無異。更能長生不老。至於億萬斯年。則吾卽借此西子湖底。爲藏嬌之金產。寧不甚佳。匪特絕世美人。永爲吾有。卽其舜華之。

顏亦能長駐而弗變。今而後吾必日日入水見此玉人。天上人間之豔福。直爲吾一人占盡。於水底吾之樂爲何如哉。吾意既決。遂潛取其鬢上所簪之玫瑰。及其手中之羅帕。嚴閉艙門而出。既出則又就門罅內窺見其玉顏半掩。似作依依惜別之狀。一臂外展如粉藕。又若送吾行而招吾返者。吾心趨趨然樂甚。私念吾明日再來行見此玉人。掬其倩笑之容。逆吾矣。尋至水上。遂以謊語語衆。謂彼女郎遍覓不得。殆已逐波遠去。女郎家人聞語皆哭。吾則私心竊喜。幾欲蹲蹲起舞。間有人發議起彼沈舟者。吾復力加阻撓。謂舟已粉裂起之何用。與其糜有用之光陰。爲此無謂之事。不如其已。衆皆以吾言爲然。其議遂寢。女郎家人不得已則痛哭而歸。翼日味爽。吾即背主潛起。凌露而出。臨行易一紫花布新衣。意頗自得。衣爲吾主新年所賜。吾向什襲珍藏。平日弗御。必俟新年出遊。或同業中有婚喪大事時始一御之。今日往見玉人。自非御此新衣不可。結束既竟。疾犇至於湖畔。臨水顧影。頗覺翩翩一若。今日往作新郎也。者入水後力泐而至。昨夕沈舟之處。既及水底。則見艙門嚴閉如昨。吾樂極心乃大躍。幾於躍出心坎。而胸膈之骨亦爲之震震而顫。已卽麥此艙門探身而入。吾初以爲彼美必將笑而逆吾。孰知其僵臥不動。一如昨狀。而星眸月頰。乃忽臃腫曩時之美。觀似爲無情之水魔。摧殘以盡。於是吾乃大恨且恨。吾主之給吾彼所謂人居水下能長生不老者。實爲妄誕不經之謬言。試觀吾華容婀娜之玉人。今作何狀耶。嗟夫。天吾實不忍觀矣。老槩語至是。口中所含之旱烟管。乃砉然墮地。雙眸遠注。眼淚忽迸。落則掩面啞咽。弗已久之。始又仰首言曰。然而彼容雖毀。吾慕彼之心仍未變也。每日天曙以前日殪以後。吾必一往水底。伴吾玉人觀其華容益復可慘。如是凡五日。無日不往。一日大潮。吾仍以味爽往。至則沈舟已失所在。而吾玉

人亦杳。吾大慟。誓必徧覓。全湖得之。始已。顧覓之。三日終不可得意。其珊珊玉骨。殆已仙去矣。自是以後。吾乃抑抑無復聊賴。日惟觀其玫瑰羅帕。用以自遣。每飲則必釀酒。湖上一揚靈焉。詎意爲時未久。玫瑰枯而羅帕亦敝。人旣云亡。物亦不能長保。每一念至。輒復心腐。顧雖花枯帕敝。而吾心耿耿。初未少忘。個儂歷時愈久。情根愈深。每值月明星燦之夜。吾尙彷彿見吾玉人眉黛。頰痕。娟好如昔。今歷時三十年矣。吾已垂垂而老。而個儂在吾心坎之中。尙爲一韶顏稚齒之美人。自分此生亦卽懷此一人。終吾天年。其他吳姬越女。都弗能闌入吾心。吾每獨坐沈思。輒復憶及個儂。在彼碧頗黎之湖水之下。似方展其笑。靨以遲。吾往。吾惟時時念彼中心。遂如一面明鏡。不障纖翳。而其餘惡念濁思。乃亦一都蠲。吾今百無所念。但念個儂人。皆忘彼。吾獨弗忘彼身。渺無所屬。久已屬之吾矣。語次又凝其老眼。遠注似作夢夢之狀。二手則力引其袂。掣動不置。俄而又曰。吾與個儂把別以來。於今亦三十年矣。三十年相思之苦。如何能堪。而浪拋無限眼淚。又弗能澆開此花。嘗憶三十年前。雙星渡河之夕。吾忽夢見個儂。自碧波中姗姗而來。霧裳風珮。隱約可見。旣至吾前。則曼聲言曰。枯花蓓蕾之日。卽吾二人團圓之期。吾行矣。好自爲之。言旣一笑而逝。吾自得此奇夢。以後遂發癡想。日必以湖水灌花。未嘗或懈。時且沃以眼淚。冀其復開。顧鹿鹿三十年。吾願終莫能償。吾力已竭。吾淚亦枯。觀此人世間事。一切都幻。行當追隨個儂於水底。期在必得。一俟今年。雙星渡河之日。則吾行矣。今吾已老。非復當年二十之時。個儂見吾。且不吾識。然一至水底。得遇個儂。或能滌吾積垢。還吾盛年。淼淼雲水之鄉。卽吾溫柔鄉也。予聽至是。卽攙言曰。老槩爾殆癩矣。吾人肉體旣死。安能歷三十年而無變。爾寧以爲個儂尙在水底。便娟如舊耶。老槩答曰。然。個儂方在彼。

小艇。艙中。初無異於疇昔。彼之明眸。尙如秋夜溶溶之月。彼之粉腮。尙如春辰灼灼之桃。果得與彼相見者。則老槃登仙矣。語竟遂起。噙其旱菸。管於口中。力吸不已。管中已無菸。彼初弗覺。吸久之。乃出一敝帕。自拭其鼻。且拭且謂予曰。此個儂物也。言時作聲似泣。而老淚已涔涔下矣。

時入新秋。予病忽加劇。長日深居簡出。多日未與老槃相見。一日之午。予忽見居停之。二女公子。以盆盛水。就日影。弄繡針於水中。予乃矍然起。知今日卽爲雙星渡河之日矣。於是倥傯出門。至於老槃之居。老槃已出。閱其無人。有鄰人自屋後茅舍中蹀足而出。謂老槃今日似有大事。天未曙卽出。出時更新衣冠。履亦楚楚。叩以何往。微笑不答。以吾度之。殆往人家吃喜酒去也。惟其臨行之時。忽以此屋見託。并謂屋中所有。以後恣吾取用。惟窗檻上枯花一盆。則須貽之。先生先生。願得之者。卽往取也。可因引吾入老槃之扉。逕至窗前。吾日甫着窗檻。不期失聲而呼。蓋見此三十年枯瘁不開之玫瑰。今乃垂垂着花矣。予視花鮮豔。無藝。惟其瓣上。隱約有斑痕。無數。殆爲老槃三十年淚痕所漬。遂作斯狀。而瓣瓣嫣紅。則似以老槃意。中人之顏色。渲染而成也。予木視良久。遂又憶及老槃所述。個儂之言。謂此枯花。蓓蕾之日。卽吾二人團圓之期。今花已蓓蕾。且怒放矣。然則彼二人者。殆已團圓於西子湖底乎。

(完)

拾 零 庵 蠡

女郎詩

時際亂離賢閨才女墮溷風塵數詳志乘詩詞傳播聞者傷心
 有明鐵鉉色目人也為山東布政抗禦靖難師甚力永樂卽位
 擒至闕下不屈而殺二女入教坊終不受辱後救出之皆適士
 人長女有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
 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縮臨妝鏡雨淚空流溼絳紗
 今日喜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其妹曰骨肉傷殘產業荒
 一身何忍去歸倡涕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
 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
 郎

言情小說

井中人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最新公牘類編

政商學各界秘書之秘笈

是編採集各項公牘內容分內務外交財政農商交通教育司法行政八種每種又復區分若干類末載附錄二卷一選舉二訴訟全書共分四十六類爲文四百餘篇類別詳明選擇精當政商學界足資借鏡如外交類則中日協約文件等詳載靡遺足供外交家之考證司法行政類則懲盜改遣均有特別程序尤爲司法界之模型他如辦理選舉之規程解釋訴訟之函電亦皆蒐羅完備條理整齊閱者既可摹擬程式又可審查例規其餘均屬深切時政之文毫無陳舊不適之解凡政商學各界誠不可不手置一編

司法界尤不可缺！

全書八冊價洋二元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歐文古力非脫曰替麥吾伴聽之吾殺彼人之夏酷暑正足以殺我吾斗動殺機而殊彼領工者職是故也爾時地面之熱無異烤麪包之洪爐日球則如出冶之鐵彈上下以火相逼吾人膚肉非鐵非石寧能堪此吾等在鑛中輪值作夜工及出又不得眠五體之內血沸如水在釜中以吾意測當時之狀吾人腦質必已融化如糜而筋骨亦若融爲乳酪矣熱極不可耐則沾飲以自解嗟夫替麥酒詎可解煩熱者飲之熱乃益甚至於易性發癩欲互相搏殺乃快意鑛山之上已非復山直鑱石流金之地獄耳飲酒既已則引吭高歌歌不已漸及謾罵終乃相搏鬪地上塵土受熱而沸揚似山上之石亦將一一化爲塵土嗚呼塵土砂石且易狀吾亦易其性矣雖然是中或有魔孽深入吾心否則何爲狂亂至此

言者歐文古力非脫爲一十年監禁之囚衛而許產其伴曰替麥哈脫亦諸囚中之一狀類善良髮已蒼白以私運華工入加拿大北境故科以罪二人桎梏相連遂成摯友此時方作役守兵去稍遠二人遂止而言替麥曰此事子數言之吾已熟至能背誦歐文曰替麥乎此事猶不足繫予意至足繫予意者則吾心亦於當夏失之也曰此子未嘗言顧吾乃勿解何謂失其心且何以失之歐文歎曰歷年至今吾固隻字未提苟非子今晨爲我言前此所愛女郎事者則我此時亦不言也替麥乎聞我此奇史者當以子爲第一人子以外則獄中石壁與乾草之枕或知之語時有光耀然見於目若有喜意然一瞬即斂嗒然如故且發聲長歎曰嗟夫人欲飲酒者啤酒亦已足矣何必醇醪我若不沾醇醪亦何至此吾父但以啤酒

爲飲者也終其生樂乃無藝未嘗有不快意事方寸之園音樂常鳴靈魂亦純潔如雪吾未入鑛山作工時亦從未一嘗醇醪之味入鑛山後始習飲之醇醪味烈於啤酒能激刺人喉喉癢不可忍時少進卽已



替麥乎當日事吾恆思之不已請爲子言之吾一拳碎喬賴之顛喬賴卽倒地不動吾驟覺心冷如冰駭欲絕醉意盡醒腦中如沸之血亦一一就平乃歸己室挈一手槍及麪包向山中遁行未幾聞追者洶湧

故我乃甘之如飴初不知其足爲鴆毒也當年夏日醺飲後彼領工之人毆吾且辱及我神聖慈母之名吾大怒不可自己揮拳碎其顛彼僮之死吾一拳之力耳替麥曰快哉此輩之惡一拳死之有餘辜矣鑛中之人當有以酬爾曰若輩酬我者卽此十年之苦役也十年苦役已足云幸當日吾苟落若輩之手必已無幸能於一小時中置吾於死雖欲求爲苦役而不可得矣

自後至。蓋喬賴於彼輩爲鄉人。我則異客。且此輩嗜殺。若命必欲得我。而甘心之。臨刑之跳舞。此輩至樂爲之事也。吾亡命狂奔。已爲彼輩所見。則狂呼如虎。吾乃橫入一林中。林內有澗。頗深水。及膝。岸可蔽身。躍入。暫避。有巨松。生磐石上。吾欲值追者。所取之向。乃升而瞭樹上。有鷹巢。三雛。方伏巢中。吾升樹。雛乃大嘩。吾雖弗欲死之。然深恐聲爲追者聞。因以指節叩其首而死之。此時二老鷹。突從天半而降。疾撲吾首。及目爪。喙兼施。如疾風驟雨。且厲聲而鳴。響動山谷。吾爲所啄。皮破血流。衣服亦縷縷而裂。已而捉得其一。之頸扼而死之。又及其次。乃已。吾左右握兩死鳥。巢中復有三死雛。吾乃盤踞樹上。守之。吾之血沿樹枝。浸浸而下。流至於地。少須。追者持刀索槍。刃而過。吾下喃喃毒詛之一。若恨吾。至於刺骨。實則彼輩嗜殺耳。

歐文言至此。二人皆少停杖。槌柄而身倚之。蓋此時守衛之兵。意方他屬。二人因之。遂得少息。替麥曰。子之此逃。已如神鬼。然終不免爲人所執。殊可惜耳。歐文憤憤曰。若輩豺狼。不特見追於窮山。且緝吾於各村。落懸三千鎊爲獎。此吾於夜分。自山中出行。經村間時。匿道側。聞村人言之了了。呼我名而詈之。如狗村中人。爲三千巨金所歆。動皆伸其頸。望我如渴婦人。小子皆欲得我。而易巨金爲幸。村中平坦。少山林。殊不利於匿。前此吾亦嘗居此村。然未嘗匿不見人也。一夜吾爲若曹所覺。若輩亦適耕餘無事。立聚衆至數十人。持槍提燈。攜犬以追。吾俯身以竄。踰澗經田。如見逐之兔。身爲塵土所裹。喉渴欲焚。而澗中水均涸。涓滴亦不可得。既而抵一田舍前。舍中寂寞。若無人。垣壁白如傅粉。薔薇蔓之舍旁。有一井。井有石製短欄。高纔過膝。其上有轆轤。懸繩繫桶。以取水者也。吾乃就之。牛吸宿渴盡解。嗟夫。早知水能解渴。又

何○必○酒○者○吾○渴○解○又○有○一○患○難○事○相○踵○而○來○則○有○守○夜○之○犬○縱○聲○狂○吠○也○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遠○近○之○犬○一○時○相○應○於○是○田○舍○中○人○遂○起○而○然○火○路○上○偵○騎○則○發○槍○告○警○井○上○轆○轤○架○之○繩○垂○而○下○者○有○二○吾○卽○執○之○垂○身○入○井○以○兩○水○桶○自○承○吾○足○顧○繩○乃○搖○搖○弗○定○易○爲○人○察○且○追○者○或○止○於○井○而○飲○水○則○我○必○爲○所○引○而○得○乃○益○下○兩○手○攀○桶○而○垂○身○桶○下○井○水○如○冰○已○及○我○腰○矣○以○一○足○力○支○於○井○壁○冀○自○舉○其○身○於○水○上○忽○覺○井○壁○有○穴○可○以○容○手○且○在○水○面○之○上○溼○不○及○胸○也○因○釋○桶○而○攀○持○於○此○石○壁○桶○乃○大○搖○已○而○聞○人○聲○漸○近○犬○吠○益○急○吾○於○井○中○仰○首○見○燈○火○之○光○射○於○井○上○鋼○製○之○轆○轤○閃○閃○然○有○類○絞○人○之○架○不○爾○亦○當○爲○斷○頭○之○臺○一○濃○髯○丈○夫○舉○燈○至○井○口○俛○首○窺○井○底○顧○乃○無○見○不○久○皆○引○去○吾○腹○餒○體○寒○衣○服○盡○濡○鷹○爪○啄○之○傷○隱○隱○作○痛○而○所○處○又○在○地○下○之○一○井○中○蓋○人○方○懸○金○購○吾○首○地○上○之○人○皆○爲○此○金○故○悉○與○吾○爲○仇○矣○吾○至○此○不○禁○愴○然○自○傷○念○吾○將○懸○懸○於○井○中○之○壁○以○終○古○乎○抑○將○出○而○就○縛○乎○仰○首○觀○天○則○井○口○中○辰○宿○燦○燦○若○安○琪○兒○之○媚○眼○令○人○見○之○生○慰○恐○怖○都○屏○替○麥○乎○吾○居○獄○中○九○載○矣○幸○而○不○狂○易○以○死○者○賴○鐵○窗○之○中○尙○可○得○見○安○琪○兒○慰○人○之○眼○耳○也○星吾○攀○懸○井○壁○中○者○良○久○至○於○筋○力○都○罷○手○憊○欲○脫○果○脫○手○則○人○墜○水○中○溺○死○矣○又○久○之○曙○色○已○露○以○漸○而○明○井○中○亦○較○明○可○以○辨○物○既○而○天○大○白○而○吾○仰○觀○猶○見○明○星○點○點○一○如○夜○中○大○異○不○解○後○乃○知○人○處○暗○中○久○則○此○象○常○見○也○及○視○夜○來○手○攀○之○處○乃○一○大○穴○之○緣○井○壁○本○無○穴○以○壁○際○之○石○崩○落○水○中○遂○成○巨○穴○而○石○在○水○中○積○疊○至○甚○高○吾○足○可○立○水○中○石○堆○之○上○而○無○防○溺○乃○知○井○水○初○非○甚○深○者○也○穴○口○既○巨○復○深○入○如○室○穴○口○之○上○野○草○一○本○生○焉○葉○稀○而○枝○挺○然○向○上○向○上○者○蓋○欲○得○天○光○空○氣○亦○正○如○我○嗚○呼○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吾○納○身○入○穴○中○穴○之○大○適○能○容○吾○體○且○乾○燥○無○積○水○乃○僂

臥而眠。一任彼天光自八十尺以上之井口倒瀉而下也。未幾夢回聞井上轆轤戛戛有聲。兩桶相繼下水而汲。復相繼上。上時餘滴。循桶底而墜。及水面則丁東作奇聲。又聞井上有女子聲清婉悅耳。爲我。有生以來所僅聞。俄而村男村婦叱逐牛羊歌聲笑聲了了可聽。嗟夫。替麥此聲。蓋靜中天然之籟也。吾伏匿井中。惟偶聞之。今處獄中。九年此聲亦久不聞矣。既而此人籟一一俱滅。天光亦斂。則夜至矣。吾待萬籟俱寂時。緣繩竊出井外。得人家果園。擷果實。吾腹復歸井中。翌日兩桶行汲時。清婉之聲又入吾耳。遂使吾欲見其人之心如焚。乃微探吾首出穴外。藉穴上之草以自蔽。仰首上窺。見一絕代女郎方俯伏於井口。其姿容之綽約亦吾第一次日覩女以玉臂挽桶有笑容。審其年約十七八。體態之輕盈令人見之生樂。吾藉穴上之草得以飽餐秀色而不爲所覺。女每晨必來。吾輒俟其來而恣觀之。吾欲觀女之心。漸次駕乎。饑欲得食。寒欲得衣之上。求自由之心亦因而減縮。但願長居此穴。常見女郎。可以無憾矣。女恆以桶近櫻脣而飲。以吾負罪之人。匿此井中實污。此井水不啻毒蛇惡蝎。而女復飲井中水。吾心滋爲之不安。女飲水時。吾默識其絳脣所接之處。俟桶下則卽取而親之。替麥乎。吾親此桶。非敢有褻女郎之心也。以吾視女郎實神聖之天人。吾則負罪之囚耳。吾親女郎所親之桶。以敬之故也。女郎有父有母。有二兄亦恆來行汲。吾漸能一一識彼家之人。蓋無一不善者。自顧此身則赫然一失魂之行屍。爲世所棄。遺蜷居地下。每聞彼一家善人之警欬。則慚怍益深。似在此井穴之中。尙不足以蔽吾辱女之名。曰康燕耐。其聲清脆如笛。其心則純潔若玉。蓋吾聞井上有人語及偵捕余之事。康燕耐輒曰。可憐哉。是人嗚呼。吾身犯鉅罪。人皆不我齒。朋輩唱賞金。故而與吾爲仇。吾避居井中。幾謂世界已棄我。如遺矣。詎知此無半

面緣之女郎竟哀而憐之不禁涕洟交流屢欲竟出井外伏此女郎革履之下而膜拜之吾坐井觀天無晝無夜常有星辰游雲踰井口而過憶有一次雷雨交作井中霹靂之聲震耳欲聳顧無雨下滴蓋井上之架有蓋覆轆轤故雨不得下也長日枯坐井內苦盼女郎之來如癡情漢之待其意中人世人足繫余懷者此女郎而已忽復恨天之不返我少年復吾清白使得與此高尚純潔之麗人比肩情話於暖天晴日中思至是輒復捶胸而觸首於壁吾爲鑛工時鑛中亦黯無天日吾處之已稔故此時處井中不以爲苦然一念及不能更出現於光天化日之下則憤恨欲狂始悟曩者禁處鑛穴之中不見天日亦爲無理無人情之事我年少之時光實強半斷送於鑛中也一日女以負創之鵠來井上汲水爲滌血汚撫之摩之喃喃與之語若慈母之於其子吾仰臥瞠目對之彼絮語時吾吻亦隨之動彼笑吾亦隨之靦然彼歌吾亦欲和之并欲逕造其前訴其衷曲使彼知我愛彼之深實有甚於吾之自由及生命以彼玉手一揮當能爲我拂除其罪孽一若其濼除馴鵠之血汚也晚間吾出井外擷果探卵時輒佇立凝望冀得女之所居而每夜癡立至數時絕無所得第見薔薇蔓壁之農舍晶窗映月熠熠其燁而已日辨行汲者之言知官中捕我尙急村中四處罔不張羅設網以待吾不速去此村者以井口之上常有美人之面及日夕無已之星辰在吾謂此兩事之慰我乃勝於自由自計若一旦不復得見玉人之面則必爲不祥之兆官中必來縛我而絞之矣吾井中穴上之草本唯發一花色白狀奇吾不可得而名俟其開後女郎來汲水時親吻而置其桶中女郎得花詫極而呼亦親以吻而後簪諸金絲之髮中以爲水桶偶觸井中之草故花折也自女取吾花而親之吾心益癡且醉方寸之中如有物壓置之使與女之神魂相合乃妄擬此

身爲少年清白之人與女相戀愛自念世界不容我然以女郎心慈常有方寸之地足以迴旋吾夢寐中
 方建是空中樓閣其實女郎又胡從知之者雖然吾惟願此心之精誠或能達於女郎也一夕吾居井中
 近十日矣坐穴內手持一蛙蛙已與余習馴不畏人吾俯視水中默數井中星宿突見水中一影審之吾
 朝夕渴思之康燕耐也女未嘗卜夜而來今夕忽至吾不能無駭仰視則見女方俯伏井闌寂然不動此
 時萬籟皆絕不禁低呼之曰康燕耐天仙化人之康燕耐盍垂爾神聖之手出我於萬千煩惱中爲我拭
 其靈魂之不潔斯時但聞其泣聲已而一淚珠墮井水中數小時後吾登上視之則農舍內之燈猶未
 燼知女郎尙未眠也翌日女來行汲如故惟憂戚無樂意修黛暗蹙若蘊深愁天旣昏又來憑闌幽思已
 又聞有第二人聲此第二人者乃一少年男子也此少年當爲女之情人吾聞二人絮絮作親暱語爾時
 吾腦輪如飛而轉身中之血條沸條冰力握吾拳憤恨之情不減吾殺領工喬賴時嗟夫此時無異以吾
 心置之磨中徐徐磨之吾寧願井壁忽摧埋吾於井內憤極不期破口發啞聲少年曰聽之是何聲也女
 曰浩華德此井中蛙鳴耳少年又續其未了之言曰康燕耐留我無用也吾意已決在此鷄埭之中至爲
 無謂吾等欲謀婚後之歡樂則我當一試吾運於城中長處是間終無發迹康燕耐曰浩華德君母舍我
 去浩華德曰似此間萬事萬物皆舍死氣欲求發揚吾運者非往城中不可康燕耐曰此間事物雖舍死
 氣我與君之情則欣欣含生意也我等有此不可搖拔之深情已足抵萬物之死氣君若往城中必歷多
 年而後返數年離別吾何以堪浩華德吾恨此城也君愛我者則不宜行少年曰吾愛乎我之此行正以
 愛卿故我自信爲有爲者故必去也女曰吾覺君去後將永永勿歸此城雉堞若張口能吞嚙人此間人

之營業於城中者。往往弗思返其故鄉。君去將母。亦若是言已。嚶嚶而泣。女心中苦痛。吾若代之身受。乃大恨少年之不情。少選少年言曰。吾心中之人。脫吾有多金。可以安居者。則我必留此。蓋吾赴城中。與卿長別。亦將寂寞。無以自解。離別非吾願也。顧自今歲禾苗悉漂沒於久雨。收穫已不可期。不往城中。則惟執役鑛中耳。若彼殺人之兇手。毆文爲吾獲者。則取三千金。直如拾芥。而天下決無如此幸事。吾在井中。聞此言。恨極思啖此少年之肉。而一聞女之答語。則怒火盡燼。淚涔涔如注。屈膝跪穴中。爲女禱福於天。女曰。彼可憐人耶。我殊憫之。雅弗欲君執捕其人。此人原非惡第爲他人所迫。故然。且被酒而中。熱吾謂賣酒之人。以烈醪售之。鑛中人咎宜在賣酒者。彼人殺喬賴。當非本心。情實堪憫。君欲捕其人。以取獎。吾至不善之。若此之錢。來自非義。可鄙孰甚。君受此錢。災必逮吾二人之身。少年曰。卿謂其可憫耶。彼直一殺人之兇手耳。喬賴非死於其手耶。信然。則彼爲兇徒。置之於法。又何枉三千之獎金。亦義所應得。吾愛乎。有此多金。可於粵樛購良田。營精舍。享之。有不盡者矣。女曰。人言殺人者本善良。死者實兇徒。則死者之死。爲當今欲購取殺人者之頭。原非義理之真意。乃彼富有資財之鑛主。欲以此示其威力耳。若村人皆欲得其人而甘心之。則執之可也。而村人皆謂其爲善良。欲執而置之法者。殆動於三千金耳。少年曰。否。喬賴故人皆恨之。次骨苟得之。必絞之至死也。女曰。我必力衛之。浩華德。吾寧願君一貧如洗。弗願君以人命換取不義之財。幸毋爲此忍事也。是時二人離井去。少遠絮絮而言者。可一小時。其言爲吾生死之事乎。抑二人情愛之言乎。乃忖測不已。吾果自惜其生命者。當已乘此夜色迷濛時。脫身遠引。第吾已置生死於度外。但願多留井中。一日則尙可親近女之顏色。一日耳。吾自第一日見女。顏色爲之神志。顛

倒日久此意益專舉我寸寸肉體靈魂已爲女所有今夕乃知女郎固自有情人遂使我一段癡情如灰
 如水無復戀繫惟自恨此身之不辰乃令我對此如花美眷不能施半分情愛思極而自憤憤極則欲自
 殊將以手槍而自裁則槍珠已濡於水藥力已失欲投溺井內則此仙露瓊漿之井將爲吾身所汚毒死
 有餘辜矣吾愛女之心雖已寸寸磨滅而女之惻忍仁慈見遇令我感佩之情與戀愛之情易地而處然
 以感激之極又不覺戀愛之心漸萌因而大恨浩華德我之恨此少年一則以其年少而見愛於康燕耐
 我之癡情者反不能復其年少又不能返其清白以博愛於美人因妬之再則浩華德之兇暴一如村人
 欲以我之生命換取金錢彼欲得多金者胡爲乎蓋將與康燕耐營安樂之巢爲偕老計也以是妬之益
 甚恨之益烈腦海中若有千萬輪舟駛行其間機聲隆隆波濤洶湧輾轉終宵不得成眠繼而自悟其妄
 則一一遏而抑之仰視天際繁星藉以自遣比天破曉妄念已屏除都盡惟覺德罷如青兒青兒者吾井
 中所得之良伴小蛙也時青兒亦罷甚矣吾戀女之心雖屢然屢燬實則敬慕之心未嘗或已翌晨女來
 汲水時就吾日記上裂一紙作書附於桶柄之敗鐵匣書曰我歐文古力非脫卽手殺喬弗賴之人此時
 方在井中卽君革履之下君或告之村人以來見捕夫以君之賢且慈性靈之純潔我久已醉心果出玉
 人之意置我於死亦所不計然以昨夜所聞君語知君實爲天下之仁人必勿出此君謂我原非惡人殺
 人乃爲勢所逼知我哉女士乎我撫心自省亦良如君言天下唯仁者能諒人之心君真仁人也我惟日
 夕禱於天願降福於君身君不我懼者乞於今夕以一人來井畔將以我必欲言之衷曲細懇於君也
 桶旣上女得書讀已玉容盡白手發顫俯視井中竦然如有所懼一小時後桶自上而下仰視則第見女

之一手持汲綆桶中有紙裏新炙麪包鮮肉糖餌等物替麥乎吾久不嘗此味矣矧又爲女手親理者乎取而恣啖乃見紙背有字曰「此以報君所贈之花者也」是日女遂不復至汲水者其母氏而已意者



女已往訴諸官乎而是日官中未嘗有人來見逮夜色已沉天容如墨聞井口上嬌囀鶯聲低呼曰井中人乎井中人乎盍登地上我遂緣汲綆而升吾鬚髮不加梳理者半月矣衣服亦片片而裂因風飄動若滿身皆着旂幟自審不復人形乃見女衣素衣亭亭玉立距吾祇一武伸其玉手向我嗟夫女天人也能一親天人之手詎非幸事然自省此身爲負罪之囚安能汚女

郎之玉雪惟垂手交臂立女前如死囚待決果此時女決我死者則死亦所甘已而女乃曰井深且寒殊非藏身善地真可憐人也吾將何以助君吾不與人言者已十餘日格格良久始能言曰乞引我至君之

情○人○浩○華○德○許○請○渠○繫○我○付○之○有○司○吾○願○棄○此○生○命○爲○君○之○情○人○換○取○獎○金○也○女○大○駭○曰○否○否○子○胡○事○自
 甘○舍○其○生○命○曰○爲○法○律○也○吾○爲○法○律○之○罪○人○理○宜○死○且○我○死○而○君○等○可○以○得○多○金○以○君○之○仁○故○吾○願○舍○其
 生○以○爲○君○謀○安○樂○吾○之○靈○魂○穢○濁○極○矣○死○之○未○爲○不○當○女○呼○曰○金○邪○此○金○非○吾○等○所○當○取○者○吾○曰○君○等○所
 需○者○非○金○錢○乎○吾○願○此○金○爲○君○等○得○不○願○其○入○諸○兇○徒○之○手○乞○以○我○付○之○浩○華○德○或○喚○取○之○來○吾○請○俟○於
 此○女○四○顧○而○言○曰○此○決○不○可○速○去○速○去○母○爲○人○得○吾○曰○然○則○請○君○親○引○我○付○之○有○司○否○則○我○將○必○爲○村○中
 惡○徒○得○與○其○落○於○村○中○惡○徒○之○手○母○寧○入○君○手○女○失○聲○哭○曰○至○仁○之○上○帝○乎○我○不○能○爲○此○事○我○不○能○斷○送
 子○之○生○命○也○我○曰○君○不○爲○之○則○君○夫○婦○宜○得○以○購○良○田○築○精○舍○之○三○千○元○將○爲○村○中○惡○徒○得○我○者○沽○飲○揮
 霍○之○資○耳○女○耶○乎○女○耶○宜○知○有○此○三○千○元○君○之○情○人○卽○可○以○無○別○女○微○張○其○目○愁○色○深○鎖○雙○眉○曰○君○一
 聞○之○耶○君○寧○爲○我○等○作○犧○牲○耶○吾○稍○移○近○女○前○曰○胡○得○不○然○爲○君○故○雖○有○甚○於○犧○牲○者○亦○所○至○願○女○曰○吾
 等○與○君○相○逢○萍○水○無○半○點○因○緣○乃○竟○甘○爲○我○等○而○舍○其○生○耶○余○曰○亦○非○盡○爲○君○等○蓋○半○爲○求○我○靈○魂○之○安
 樂○吾○生○此○世○刻○刻○如○被○毒○刑○吾○罪○定○則○吾○心○安○矣○乞○以○我○付○有○司○女○曰○官○必○絞○爾○蓋○此○間○鑽○主○悉○兇○狠○豺
 狼○初○無○絲○毫○惻○隱○之○心○且○君○爲○異○地○之○人○死○者○則○此○間○土○著○親○故○良○多○君○抵○官○必○無○幸○矣○余○曰○然○則○任○其
 絞○我○可○耳○吾○縱○不○死○於○絞○亦○必○自○殊○君○不○導○我○赴○法○官○之○家○者○則○我○將○自○行○覓○之○女○俛○視○地○默○然○不○言○其
 狀○乃○益○類○天○仙○吾○幾○欲○伏○地○而○親○其○足○已○而○女○始○力○疾○而○言○曰○君○之○殺○彼○人○者○以○被○酒○故○以○彼○人○辱○及○君
 母○之○名○而○毆○君○故○且○彼○人○惡○跡○之○著○人○所○共○知○君○之○殺○之○罪○當○不○至○死○法○律○當○能○平○其○輕○重○然○吾○滋○欲○護
 君○免○蹈○於○法○爲○是○嗟○夫○惜○吾○乃○無○是○宏○力○也○君○適○言○靈○魂○之○安○樂○若○我○而○執○君○付○諸○法○則○我○之○靈○魂○永○無

安樂嗟夫吾何能見君就死於不當死之罪顧君復不欲自保吾惟竭吾力已君自首罪或可冀其末減女言時温温如慈母之慰其兒吾感極心房幾爲之裂舌顫而言曰女郎乎以女郎之仁德女郎之所言所爲吾已蒙其恩澤此固勝於見護吾居井中時日輒見女郎來見女郎而吾心慰夜間風清人靜時明星耿耿涉念及女郎則亦足自慰是女郎雖未嘗有加惠於我之心已不啻拔我於深獄嗟夫我此時惟有就法耳不就法將仍墜入此深獄女復木立如石人沉思良久曰請隨我來我乃貼然隨之行但見井外之景物雖在深夜中乃無一不有美意女又低聲曰授吾以手言次執吾手而行長途中不復交一語行行已及法官之家女囑吾啓其庭外之柵又鳴其門鈴復囑吾親呼法官出而自首蓋女滋不願與此事也已而法官應聲出法官年邁矣鬚髮已蒼然吾卽自投曰我爲歐文古力非脫卽殺喬弗賴之人今來自投於法老人大駭見吾狀類魔鬼益驚怖欲絕然我言語温徐旁又有美如仙子之感燕耐意始少解因呼其三子引吾入法官之三子偉丈夫也入法官之事務室環立燈下吾首發言曰獲我者爲此少女渠獲我置我於法靡特爲法律之功人且爲吾之恩主蓋我之靈魂自此可得安樂三千獎金當歸此女也女駭然而呼極力申駁老法官搖首曰以一弱女子而能擒逮一健男子如爾者則事爲天下所無罪人爾所言者妄也余曰法官垂聽女之擒我非以槍刃非以繩索亦非以人體之力實有遠勝於是者蓋女之精靈照及余心遂使我悔惡之心莫可逃遁不期而自投法官乎勿謂渠爲弱女子須知伊之精靈非世人之力所可敵也法官不更有言立傳郡長至錮我於一板室中室門有守卒荷前膛之槍逡巡終夜月明中細思前後事覺此心已入樂境欣慰無既次日吾受訊法庭時觀者如堵康燕耐亦與其情

人。浩。華。德。來。省。吾。浩。華。德。一。英。爽。之。少。年。也。一。見。其。人。卽。知。非。險。毒。者。流。恨。之。心。一。時。盡。釋。且。私。喜。其。人。謂。良。足。以。偶。康。燕。耐。因。語。之。曰。吾。死。後。君。等。果。弗。取。獎。金。者。則。我。尙。有。可。以。酬。君。等。在。吾。在。鑛。中。年。來。所。積。已。在。三。千。外。君。等。取。之。終。較。勝。爲。律。師。分。肥。吾。母。已。棄。世。此。金。終。不。吾。屬。矣。縱。吾。罪。不。至。死。然。久。囚。之。後。我。當。已。易。其。性。情。黃。金。希。望。亦。將。一。一。灰。燼。今。以。我。之。至。誠。乞。君。等。取。之。此。財。非。不。義。無。血。污。沾。染。取。之。無。傷。二。人。却。不。受。吾。力。哀。之。始。允。取。是。日。讞。定。以。吾。殺。人。於。醉。中。非。故。爲。兇。舉。又。能。自。首。罪。當。未。減。遂。判。以。十。年。苦。役。今。九。年。矣。明。春。且。出。獄。吾。出。獄。無。可。歸。之。家。將。往。一。省。彼。夫。婦。或。已。兒。女。繞。膝。矣。……
歐。文。言。至。此。有。兩。守。兵。荷。槍。逡。巡。而。過。槍。端。鋼。刃。瑩。然。

(完)

玉 屑 瓊 霏

題攜碑訪舊圖

翁松禪遺稿

戊戌十一月吧懷太史過我塔下山房以古
拓數種見示張公方碑蘇齋舊藏也前後三
圖精妙無比因補此圖於予鈎刊本後以識

墨緣

塔鈴報我有良朋客未敲門我已磨看過米家虹
月舫不知老眼怯寒鐙

石墨樓儲隻字無每逢題識手重摹江鄉一段酸
寒景誰補攜碑第四圖

外交小說

雪
茄
匣

中華書局發行

中華書局精印名人楹聯目錄

本局徵集名人楹聯數

十種。均為收藏家珍襲

之品。照原式大小。用最

新法攝影精印。與真蹟

不爽。黍。古色。古香。以

視坊間所出。有天壤之

別。圖章均用頂上八寶

硃砂。鮮艷奪目。歷久不

變。尤為特色。廳堂書齋

點綴最宜。各聯計印有

六吉宜。仿古宜。冷金箋

藏金箋。數種。茲將聯語

列下。

陳曼生大隸五言聯

伊墨卿隸書五言聯

萬廉山篆書五言聯

戴文節楷書五言聯

曾文正篆書五言聯

趙撝叔篆書五言聯

查聲山行書六言聯

孫淵如篆書七言聯

陳曼生行書七言聯

冒巢民艸書七言聯

洪北江行楷七言聯

戴文節行書七言聯

樂廣勝飲醇霧 周樂勝飲醇霧 禮樂雅朝存貴 文章大雅存貴 春秋多佳日 西北有高樓 資神任獨往 養真尚無為 良田無異歲 大慶須臾 即事已可怡 賞心自怡 雅言詩書禮 益友直諒多 粉署清名題 朱簾政下車 爭先石鼎搜 薄流銀鑿劫 風怒鏗情如 塵廓橫空若 雲巢古木香 花吐芳池鏡 此方定是神 庭室可安樂 檐樹無聲風 報秋

曾文正行楷七言聯

張南山行楷七言聯

何子貞行楷七言聯

俞曲園隸書七言聯

楊星吾行書七言聯

吳讓之隸書八言聯

莫子偲隸書八言聯

錢竹汀隸書八言聯

裱工
五尺每副六角
四尺每副五角
三尺每副四角
不折不扣

以上
五尺聯 每副 冷金七角 仿古宜五角
四尺聯 每副 冷金六角 仿古宜四角
三尺聯 每副 冷金五角 仿古宜三角
每副 藏金四角 六吉宜二角

鸚武螺深翻細浪 辟邪鐘陵起微烟 爽借清風明月 動觀流水靜觀山 門前種柳深成巷 野谷流泉暗入池 內篇携向松林讀 如意持將竹裏行 詩興似春多麗藻 齋心如水自澄瀾 畫懸平木棲鴉影 琴譜古沙落雁聲 舉孝興廉通才上 成仁遷義樂志廣 握台輔辰受符皇極 鈞河撻洛象與天談 潤洽為德曾孫壽考 柔嘉蒙祉玉室龍光

英佛乃著

无天 我風 仝譯

沃達爾大尉。夜自俱樂部出。見門外停一汽車。身低而箱狹。鑲以琉璃。蒼頭一人。衣黑。狀肥碩。似健牛。立車左。引手開門。肅大尉登車。又引手加額致敬。始超乘上。與御者並坐。車初徐徐望前行。時夜色深矣。大尉意此車式。絕麗。宜置電燈於暗中。摸索得之。數數旋轉。乃不發光。蓋此機關毀矣。則端坐探囊。出火柴。燃雪茄吸之。因憶車主。雌也。以可人之顏色。屢示情懷。早令我魂搖魄蕩。今夕苟親駕車來迎。雖處暗中。予亦樂甚。一人獨坐。殊覺悶損矣。望琉璃窗上。慕以重幃。欲揭之起。借道旁之燈光。屢試不遂。似此機關亦毀。不覺失望。因念一車而有僕御二人。何猶不能整理。車中物事。妥貼無訛。寧不可怪。夫奴之欺主。事亦尋常。特不當欺此車主耳。大尉所謂之車主。究何人乎。德國弗勞拉望賽倫公爵夫人也。夫人自來倫敦。以美名於交際社會。大尉一見傾心。往還獨密。此時夫人移居扑資茅港。適港中所泊德國軍艦。舉行祝典。夫人邀大尉來登舟觀禮。臨別殷勤。又訂夜餐之約。並告以欲一賞鑑大尉最新之製作物。故坐無他客。只大尉一人。大尉生平以槍林彈雨消遣。光陰未嘗於風流隊中。一邀青盼。乃忽承夫人之眷。眷胡能不感。胡能不亟思自炫其技。則於車中。嘿嘿存想。我製作物。何奇特。一殺人具。耳殺人具。又何奇特。一瀆油絲帶。摺若三分零。三口徑。藥彈之形。耳以溫柔女性。如夫人者。乃能為之。激動亟亟。欲得先觀。為快意者。其物理上異性相引之定例。為之歟。顧若我者。誼當將順夫人之意。既夫人以一目觀我。意匠經營之利器。為能鑿欲我入座之後。且以此物之構造。一一為夫人解說。必可博夫人一粲。遂若有婦人柔。

曼之笑聲作於耳際。辨之爲夫人。聲然。夫人實未與同車。乃省此特幻想耳。以幻想召幻想。又想夫人不告以夜餐之所。而逆以車。不循交際常例。廣召賓朋。而獨召我一人。意此中殆有祕密。歟爲我歟。抑夫人兼自爲歟。幻想未已。而車驟停。此肥碩之僕人。又引手啓車門。肅大尉下車。大尉自暗中出。目幾爲眩。蓋電燈大明。車則停於大廈之廊前。石階頗寬闊。拾級而上。迎面爲一廣廳。廳門有二僕。植立甚恭。見大尉卽前爲解外衣。一僕年事長矣。則爲大尉去冠。大尉見其面枯瘠似腊。僅露其骨心。訝尋常服役於室中者。飽食而簡事。往往腦滿腸肥。何此人有此異狀。絕不類於常僕。顧思潮一起。卽落以爲無足深求。旣又見此僕腕背有一癍。痕作三角形。黝然而黑。不類尋常瘡疥。大尉乃忽有疑手整衣帶。而信口周旋曰。此何癍。耶刀爲惡物。其信然耶。此僕方取大尉冠。懸之於架。聞大尉言。反身面大尉。若不解大尉作何語。而曰。恕我先生。大尉曰。此何傷。予更問爾何向。而可行。此僕則應曰。向是敢爲客導。大尉從之行。念此僕非不解我語者。若有所諱。何也。時已越廣廳。別至一室。雙扉合掩。引手處鏤以精銅。電燈卽嵌於扉上。此僕啓一扉。側身讓大尉入。賽倫公爵夫人卽在室內。見大尉入。盈盈起立。含笑前迎。室以椽木作壁。色黝黑。而恰與夫人縷縷黃金之髮相映成輝。其笑容在大尉目中。則若安琪兒特降。凡間能令人愛。又能令人不敢忘禮。則俯首曲腰。而語曰。今夕何夕。獲爲夫人之侍。夫人引客至一長椅。適臨火爐之次。大尉不敢先夫人。則立而待夫人坐。夫人凝眸周視大尉之身。方服軍中之餐服。窄狹而特整理。大尉視夫人眸清。若水。又若有無聲之語。令人之魂自消。顧夫人則已作聲語曰。英國之軍官。何爲不時衣其軍服。君盍有以語我來。大尉笑答曰。夫人而喜英國軍官時時衣英國軍服乎。果夫人許我者。設我伴夫人赴貴國軍。

艦克龍潑林號之舞蹈會而亦衣英國軍服去者或不……夫人不待其詞畢卽止之曰何待絮絮我無
 不可許君顧君苟忘攜其製作之利器使我不獲一寓目者我乃不能許君耳言已粲然大尉疾答曰夫
 人有命我如之何其敢忘言已睨夫人之面夫人紅被於頰以懇切之聲呼曰君其信人哉能不負君諾
 也我何幸而獲觀君製作之利器大尉微笑曰我唯慮夫人不免失望耳夫人驚曰是何言豈君而竟食
 言乎我誠失望甚矣大尉疾自囊中出一雪茄匣語夫人曰我告夫人矣夫人有命我如之何其敢忘惟
 此物實無足觀耳往在倫敦我嘗爲夫人言此不過一帶耳帶之外又不過淺淺一紙之圖樣耳夫人微
 聳其肩曰試思此淺淺者其力爲何如耶噫君殆謂我癩發耶非耶大尉喃喃曰夫人何癩者夫人殆非
 凡女耳夫人聞言大笑顧春鶯發聲雖嚙嚙如笙簧而其音微含迫切少選變色言曰君試自思攜此祕
 密而來寧非疏忽在我亦不應以此煩君也大尉柔聲答曰夫人前嘗爲此言顧我以爲在夫人許正無
 慮祕密之外洩耳卽執雪茄匣近夫人夫人亦起視大尉之動作大尉卽啓匣出雪茄一枝又以熟練之
 手術去其外束之紙而執雪茄兩端迅速數旋陡分爲兩蓋非真雪茄也特一僞物耳顧其製絕巧中藏
 一短而薄之漬油絲帶摺若藥彈三分零三之口徑夫人目注此物而引手置大尉之臂贊曰巧哉此物
 乍見之人孰疑其爲殺人具乎大尉覺夫人之手若顫則顫聲報曰夫人善頌哉顧此爲危險品而價值
 則不貲故藏身之地不能不擇其巧且固者雖然夫人猶願聞其能殺人之故乎夫人狀忽變曰觀止矣
 君勿再示我矣大尉一手執雪茄匣一手執夫人之手方欲有言夫人已先之曰我忘之矣我今夕乃獨
 延君大尉婉笑曰願夫人終忘之又願夫人語我夫人究以何因緣今夕乃獨延我夫人不答而注視大

尉之面。其眸子中若現一種特異之神情。使大尉如狂如沸之熱腸頓生疑抱。夫人又驟迴身。即火爐之次。突按電鈴。大尉目注其纖纖之玉指。壓於象牙鈴鈕。而其細膩之觀察力。又突湧起。但見夫人橢圓形之指甲。三暈紅色。即知電鈴亦曾三響。但絕不聞回鈴。因笑問曰。恕我唐突。敢問夫人。按鈴三次。係何種符號。耶。就尋常符號。論一聲爲塔克雪車。一種車名。二聲爲兩輪車。三聲爲四輪車。也。我言謬耶。否耶。夫人又不答。而室門驟闢。有衣晚衣之客三人進。後隨一僕。手捧一盤。



忽聞夫人縱聲笑。而其音絕怪突。大尉急目之。驟覺室中空氣一變。以前若醒若醉之心。性盡爲蕩滌。而促其注意。當前之情事。則亟聚全神。注射新來之客。夫人則前爲新客。介紹大尉。都不聞夫人作何詞。唯

辨其所介之一客。若於三人中位次特高者。內有伯爵二字。此伯爵瘠且長之頭。頗與其修潔之面。大尉覺似曾相識。但倉卒間不省其在何處。他兩客皆前與大尉握手。伯爵獨否。僅一鞠躬而已。其右手不穩。何故。又恆縮於衣囊中。大尉乃向其致詞曰。鄙人前此似嘗獲觀丰采。伯爵亦憶之否乎。伯爵答以禮曰。予不憶之矣。予意與君蓋乍相逢者。大尉聽其聲。酷肖夫人。又見夫人向之問曰。君意在何方。與伯爵曾相識。面乎。伯爵不待大尉之答。卽攙言曰。予意凡讀日出之新聞紙者。殆無不識沃達爾。大尉其人及其製作物者。大尉漫應之。時夫人方自玩其衣飾。忽面大尉曰。請君恕我。我將出此室去。又面伯爵曰。伯爵能爲我啓此室門乎。大尉疾往啓門。步較速於伯爵。而他二客似亦甘心爲夫人服役。健跳至門。適與大尉相撞。二客絮絮爲大尉道歉。大尉解其意。而不通其詞。方躊躇未知爲對。伯爵已啓門。讓夫人出。夫人匆匆與數言。卽出室去。伯爵返座。以極和藹之態度笑語諸人曰。夫人願我儕劇談一時。許夫人且歸室矣。大尉亦笑曰。果爾。我必從夫人之命。言次行近火爐前。又曰。君等今夕須至貴國軍艦中。參列舞蹈乎。伯爵曰。固將往也。視他二客正並坐於長椅。卽指謂大尉曰。惜君不諳德語之。二人又不能爲英人言。夫人欲我儕談笑爲樂。然非之。二人不能預其列。卽將令大尉向隅。奈何。大尉曰。惜哉。貴國之語言。我病未能。乃不能盡如夫人之意。言次卽椅之橫木而坐。覺褲束腿緊。良不便於步趨。卽手自理行纏。使稍舒適。他二客見大尉坐。近目注其胸前勳章。狀似歆羨。伯爵時亦跨椅坐。其右足支於榻上。乃鄭重致詞曰。沃達爾。大尉鄙人不量冒昧。敢有問於大尉。貴國新聞紙嘗言貴國政府不欲受君之製作物。信乎。否乎。大尉沉思此事。歐洲之新聞紙登載都徧。似已毋庸深諱。則泰然答曰。紀載此事之報。我尙未之獲見。唯我

揣新聞社中必能得此事之真相耳。其先偕客入室之僕人方倚桌整理杯碟。此時忽若凝神以聽大尉之答詞。伯爵則歎曰：此言幾使人不敢置信。然以貴國夙講人道主義之內閣詞猶未畢。而當伯爵坐處之一客似嫌爐燄過逼。伸足蹴椅向後。用力既勁。椅足螺旋遽爲退行。尺許。伯爵出不意。幾致傾跌。疾出衣囊中之右手扶椅背以支其體。大尉目光適接。突見其腕亦有三角形之癢痕。赫然呈露。似嘗受刀傷。與頃在廣廳爲其去冠之僕人右腕創痕且酷相似。方自驚訝。而伯爵似未介意。又縮手入囊而發言曰：如君之製作物。貴國陸軍部竟棄而不用。寧非憤憤鄙人不辭恣肆之嫌。敢矢言此於貴國歷史上。爲自殘之政策。夫君製作物之功用。即就其維持世界平和者言之。已珍逾拱璧矣。大尉似不措意。唯低首自視其靴尖。伯爵又力言曰：凡製作物之製作者自有權力。將所不得於此者得之於彼。大尉之製作物亦即大尉滴滴心頭血也。大尉故自有權於我言以爲何如。大尉微笑答曰：味君言亦殊有意。伯爵聞之益鼓其興。又徐徐言曰：我敢爲君誓。頃有某國政府願以二百萬元爲代價。得君製造物之詳細圖說。苟嫌其薄。或累增之。或別須他種相當之報酬。亦願聞命。大尉又以爲何如。大尉視伯爵。又視二客。其雙目皆集己之面。待己之可否。則怏怏作倦容。旋發調諷聲曰：拙哉。此想我英政府縱屏我物不用。我亦不聽其落他國政府之手。拙哉。此想也。伯爵頓大失望。作乾笑。旋又言曰：沃達爾。大尉一雪茄匣耳。我不知能免爲此令君煩惱否。此言蓋含強取意。伯爵語此時不僅二客注目。大尉不少瞬。即僕人亦目灼灼注視大尉。大尉環顧室中。若有所思。伯爵已疾言曰：沃達爾。大尉我將明以告君。斷免費無謂之爭。執公爵夫人……大尉亟斷之曰：君自言之可耳。不必涉及夫人。伯爵狀似致敬。微俯其首。而貌驟變曰：沃達爾。大尉

我意君在此時當知我儕於君之製作物滋相引重但我與我友欲令此製作物變更其主人則君或猶未了了耳言罷一室寂然人各自聞其呼吸歷半小時大尉始啓齒曰假令我意與君輩之意相左者將何如伯爵仍致敬以答曰誠如是則不幸孰甚我信室中之手槍現有四皆殺人具也大尉蹙額有頃曰將何如能使君輩各韜其武器而不用君輩須知我所謂不用者非爲我也正爲君輩之安全計耳伯爵大笑曰亟緘君口君多言與否於事尠無關係君亦須知我儕之行動其性質不屬個人君卽以此舉發我儕須知我儕軍艦之長官立能宣誓爲我儕解獄我儕固何患之有大尉仍不爲動第曰如君言似我已落君輩度內矣似我必須承認非我所願承認之事矣伯爵不語大尉亦不語他二客及僕人自更無語室中除火爐中炭屑之爆聲外更無他聲大尉陡出雪茄匣以右手大指及第二指抽匣出雪茄一枝端詳一過乃舉首揚目視伯爵復視二客視僕人伯爵立起自椅舉步前伸掌作取狀而言曰事勢所不可逃者君似降心從我矣我且爲君喜語未畢突有若霹靂作於晴天使人震越失次者則大尉健跳向爐將手中雪茄疾投入火燄中伯爵見之亦健跳向前欲推大尉去爐大尉疾迴身緊抱伯爵之腰推向他二客處他二客時已盡起卽僕人亦持杯來伯爵疾聲呼曰勿預鬪速取火中物時大尉雪茄匣已墮地雪茄紛落三人不顧望火而爭前長椅被擠立仆一客一僕適被撞並倒大尉方與伯爵爭持見狀騰一肘擊客適中其牙齒折而此客亦臥地不能遽起大尉始釋伯爵先自整衣乃拾墮地之雪茄及匣口銜雪茄一枝以其二納之匣中於時仆者與傷者出巾自拭其血伯爵倚壁作牛喘大尉婉容言曰伯爵我意君輩雖志在火中物然已無及矣伯爵視他二客二客視僕又歷時一二分皆知無倖則羣離火爐

有失意色而瞠目視此沉毅靜穆之英國軍人有頃伯爵歎曰沃達爾大尉是我過也我蓋過輕視君矣大尉答曰我亦不能無罪顧我乃不得已而後開罪者雖然我手傷矣頃沉沉作楚我欲歸視我手君其許我乎伯爵嘿然者久之漸前引大尉手曰君歸之先必盡出君之雪茄貽我俾留作今夕之紀念其可乎大尉毅然無難色出匣及雪茄並授伯爵而曰善哉君也乃不念仇君有火柴乎蓋以一枝假我乎伯爵亦無難色出火柴匣劃火柴一枝以燃大尉口中之雪茄大尉就吸之烟縷縷自口出則曰佳哉此烟而此雪茄束腰之紙依然尙在大尉未措意伯爵更未措意則出匣中之餘枝以指折之徐曰君誠健者然君則已自失一機會矣語已健步至門次若導大尉出大尉亦健步從之他二客及僕人木然不知所措則盡屏息以觀既出室雙扉闔矣大尉轉覺胸次怦怦然跳蕩不已伯爵助其取冠又助其披外衣既又爲之開廣廳之門然始終未嘗有言大尉忽聞有載客馬車聲自門外得得經過急趨向階又稍側身將與伯爵道別伯爵驟見大尉口中之雪茄其燄已熄復出火柴曰當再爲燃之使君道中有以排悶也大尉時已及階矣而胸次跳蕩益甚微語曰勿煩再燃矣此雪茄無吸之價值矣大尉此時雖將其語音極自粉飾使不殊於尋常而究已失言伯爵猛省其異探手衣囊若有所取又疾呼曰噫汝……大尉亦自省其失言猛舉左手擊伯爵中其胸又舉右手圍其腰竭平生之力舉之擲向廊外無人之草地而疾躍下階奔越出門一小時後大尉同級軍官康貝爾見之臥室手束縳布桌有匣又有雪茄大尉狀似栗碌康貝爾曰君何爲而若是吾以爲君方與意中之女神共晚餐樂且無極也大尉曰吾確赴女神之約去來顧君試視此雪茄之一端今何如者康貝爾如其言視之雪茄分爲兩矣露一漬油之絲帶

康貝爾贊曰。巧哉。此物大尉曰。險哉。此物幾不屬我有矣。我不能不歸功於我口。而又不能無憾於女神。

(完)

說 觚

乾○隆○末○國○泰○爲○山○東○巡○撫○年○纔○逾○弱○冠○風○姿○姣○好○酷○嗜○演○劇○
 嘗○與○藩○司○于○某○在○署○中○演○長○生○殿○國○扮○玉○環○于○扮○明○皇○每○演○
 至○定○情○窺○浴○諸○齣○于○以○爲○上○官○也○不○敢○過○爲○嫖○褻○關○目○科○譚○
 草○草○而○已○演○既○畢○國○正○色○責○于○曰○君○何○迂○關○乃○爾○此○處○非○山○
 東○巡○撫○官○廳○奈○何○執○堂○屬○儀○節○正○是○做○此○官○行○此○禮○之○謂○君○
 何○明○於○彼○而○闇○於○此○耶○于○唯○唯○自○此○遂○極○妍○盡○態○唐○突○西○施○
 矣○國○乃○大○快○曰○論○理○原○當○如○是○後○被○錢○南○園○所○參○高○宗○即○令○
 錢○隨○和○坤○論○勸○使○節○抵○濟○南○署○中○劇○尙○未○閱○國○聞○報○倉○皇○易○
 妝○請○見○面○上○脂○粉○痕○猶○隱○隱○也○

哀情小說

看
護
婦



社會小說
新社會現形記

是書爲小說家貢君少芹所著描摹
近數年來社會形狀禹鼎所不能象
溫犀所不及照者一經點綴無不惟
妙惟肖全書舉定一人爲主千奇百
怪串成一線不同游騎無歸昔南海
吳趼人先生所著目觀二十年之怪
現狀爲社會小說之上乘方之貢君
此書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全書三冊

價洋八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哀情
小說
看護婦原名 On Nursing

法國名小說家 Max O' Bell 著

半儂譯

是篇與天笑先生所撰一縷麻情節結構頗相類似。可見中西文豪會心不無符合處也。

著者曰。使吾化身爲女。則微論門閥如何。境遇如何。但求軀骸康健。寡疾病而又無男子。其人擾吾意緒。無婚姻之事。縛吾動止。則吾擇業之初。必屏他業。而爲護病之婦。蓋人生第一要務。必待審度而後解決之者。篤言之。但有愉快二字。而愉快之實義。要不能徒以本人之安樂適意爲限。苟有人焉。操業雖微。而實爲世界不能或缺一舉一動。在在足令他人感慰其生也。人爲之樂其死也。人爲之悲則其愉快。有非他人所能豔羨而攬奪者矣。而此等愉快。女子中能得之者。要惟醫院中護病之婦也。吾法人當普法交戰。法軍敗北時。一暴漢嘗見挫於余。以地方多亂。與吾尋仇。出槍創吾臂。創絕重。淹滯醫院者。凡八月。院中所見護病之婦。頗有數人。後來遊歷英倫。北達蘇格蘭之北。以水土不宜。扳援過苦。罹重疾。入醫院求治。踰數月。始報痊。可彼時去家萬里。舉目都非交識。使無護病婦之仁。慈溫慰而體貼之。亦久化異物矣。烏能於今日之日。握筆寫記其事。邪。英倫之護病婦。大都秉性和厚。活潑能任勞苦。所御衣裳。微似蘭若中修持女士。樸而不華。然頗雅潔可喜。望之別饒幽趣。求諸通常婦女。日在脂粉中討生活者。胥不足比其消潔也。容色亦溫霽。見人輒露笑容。似其肌理之中。一刻以上天之明訓。謂此人乃獻身世界。普施仁術之人。人人有運蹇而厚罹痛苦者乎。可求諸此。此人能以良知中好生之樂。爲人驅脫苦惱也。嗟乎。余頗自恨。身非女子。果女子者。眉目間亦必同具此美足。令世人愛且敬之也。嘗有一幼女。疾已革。呼息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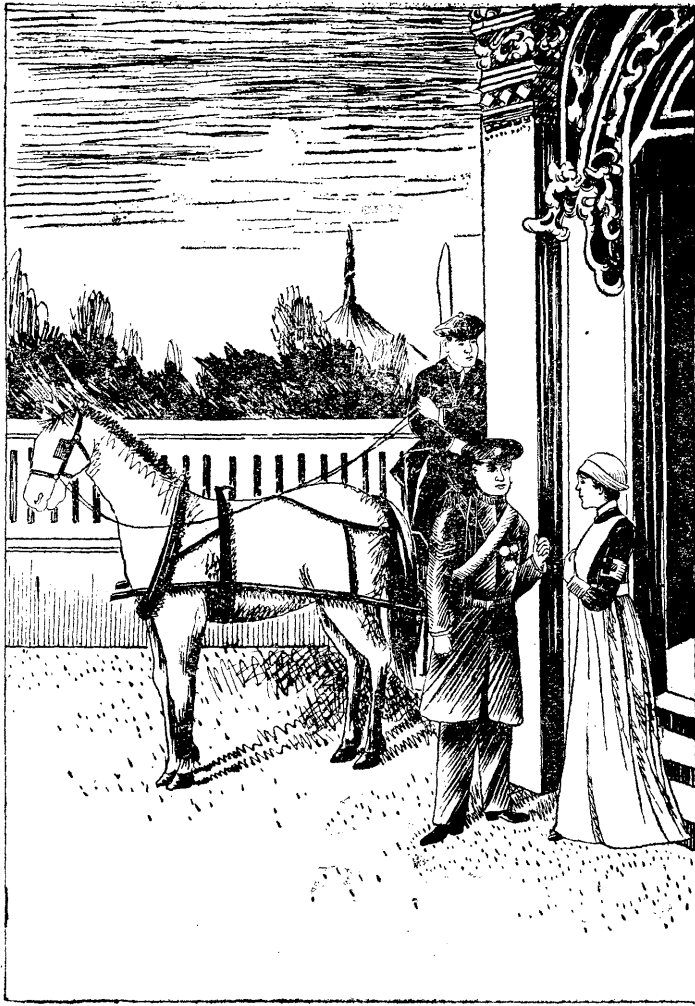
絕時。其護病婦亦默立榻畔。熟視女面。與作永別。女見婦。幾自忘其不起之痛。口角微展笑容。悠然自去。蓋此時婦貌藹然。自至性中吐其慈祥。足令垂死之人見之得享靈魂安樂之福。彼畫工之畫天使必玉肌金髮。足履祥雲。非不美也。然美者在面不在心。在表不在裏。至如護病婦。則不問肥瘦媼妍。罔不自具其美。爲畫工筆不能達也。外此又有一事。亦吾所羨護病之業。雖屬謀生。實爲人類對天應盡之務。故業此者。肢體或勞。精神恆逸。即就英倫論。自華胄以至編氓。幾無有不知尊禮護病婦之制服者。婦若服此。微論置身劇場中。貴族之廂位。或行於小街狹巷。貧民之窟。見者莫不讓道尊之。或肅然注視其人。以示其景仰。因之命婦貴女視護病婦之身分。高與己同。厄於疾苦之匹夫匹婦。則目爲安琪兒。謂微斯人。黑黯世界中。幾無一絲光彩。而不肖浪子。見婦女途行。必躡足隨之者。見護病婦。亦知自斂其足。即婦貌至佳。而蕩子至無行。但令有制服在。即足爲平安之券。充蕩子無行之極。不過目逆送之。決無敢冒昧調笑之者。探囊之竊。至無賴也。然不敢覬覦婦金。婦遺行篋於途。竊或得而璧之。此無他人。人人具有天良。不必警察。捕之。刑法治之。天君之律令於冥冥中。峻阻之也。或謂女子投身護病之業。初不必盡以愛人利物爲懷。天下因多假醫院爲擇壻之地者。此語余未能信。以事實言。院中醫士日與接觸。習醫之僮。日與合力操作。相習既久。不無情愛。而病者入院。當轉側牀蓐。呻楚萬狀之時。眼中但見護病婦。慰其痛苦。則亦引爲知己。一旦告痊。遂娶之爲婦。小說劇本之中。往往言兵官受傷。感護病婦調治之德。與盟白首。其事蓋理有必然。非率意杜撰。如神話中之所謂英雄兒女也。然因護病而進於愛情。其理至順。設謂先有漁情獵愛之心。然後入院。則詖謬甚矣。試問護病之事。爲何等事。身與世隔。日奔走於黴菌膿血之間。操作

之苦有逾。奴隸稍存苟安之心。主宰萬物者。即自隱中舉杖叩其腦事。如此而謂可視病院爲締結愛情之地者。非愚則妄耳。反之情場過來之人。往事回思。柔腸將碎。因假護病之業。以排遣其後半生苦惱之光陰者。則吾見之矣。此中又可分爲二類。一爲情愛至濃有梗之者。使願莫能償。一則伊人不德。秋扇自悲。遂忿而投身於慈善之業。此二種人事蹟不同。其爲情場失敗之人。受世人之憫惻則同也。因此之故。滑稽之士捉筆爲文時。凡岳母繼母。嫠婦村媪。獷婦悍妻。以至提倡女權之人。及世間一切女子。幾無一不可以嬉笑怒罵之筆。醜詆而形容之。而於護病婦則終始未着一字也。吾今已老。子女滿前。孫且繞膝。索糕餌矣。顧於幼時情愛之事。猶歷歷如昨。以其人其事。至可憐惜。爲撥冗記之。千八百七十一年時。普法之戰方劇。余爲法軍副校。見普軍日逼。法軍日敗。怒焉憂之。官雖卑。頗思勗勵部屬。爲國家圖存於萬一部屬亦頗知用命。謂副校之言當也。不意一日。兩軍兵刃既接。忽有仇者。自後發槍中吾臂。吾仆。部屬以軟牀來。舁入佛賽醫院求治。發槍者則乘間逸去。師亦敗。入院時。創不甚重。但能已其流血。一禮拜即可報瘥。然以院爲軍事醫院。負傷求治者。日必數十人。數既多。清潔衛生之事。遂不可問。大約斗大之室。臥者當五六人。又無臥榻。窪溼之地。藉以乾草。便名曰牀。其能臥於地板之上者。衆必舉手賀其多福。以此抵院。不一日。即着黴菌。患大熱症。症重於臂。創可百倍。偃臥時。不特他人呻痛之聲。足增吾病。即院中醫士亦多鹵莽投藥。醫人輕易。幾同懶漢之懷。食食狗信手取來。曾不一假思。索因之病亦有增無已。吾爲此言。初非不滿於佛賽醫院。凡吾法亂離之時。軍事醫院大抵然也。在院可六禮拜。自知長此以往。勢且不起。頗焦灼。忽一日。醫士語余。將遷汝田舍醫院。汝願否。時院中囂穢之氣。慘怛之象。與夫呻吟飲泣。

之聲已堵。疊我胸。令吾欲嘔。不得故。一聞此言。歡喜如奉丹詔。幾欲捧醫士足。親之以吻。因曰。果能遷我於聖馬羅醫院。生死肉骨矣。聖馬羅在巴黎之西。景物幽曠。有海水可浴。以吾病往。匝月必愈。故懇切言之。而醫士初不注意。但按常例。解吾臂上繃帶。用探針（外科器械名）剔除腐肉。且別且言曰。數日之中。可遷矣。爾喜聖馬羅。豈從聖馬羅來者耶。雖然。彼處空氣殊不惡。以爾往。可望速愈也。語已。剔腐之事亦畢。爲吾縛繃帶如故。自出雪茄。蘸火吸之。雪茄味絕佳。以此面毛鬚鬚。粗鹵如獸者吸之。殊嫌不稱。然有時自吸之際。亦偶出一菸授余。余以其可却黴菌。頗心感。顧終不能以一菸之微。恕及其人。當伏枕焦灼時。詛罵之詞。綴之殆可成牘。雖年少氣盛。恨之不免已甚。然醫士固有取恨於人者在也。越數日。爲余與醫士最後相見之一日。互道珍重。後臥車一輛。卽載余至不列顛鎮。入聖馬羅醫院。院爲尼菴中所設。醫士而外。治事者悉係雍度之尼。院長爲老尼。看護婦亦均尼也。院中糞治極淨。入院者人臥一室。不相混淆。已聲而外。無復他人呻痛之聲。刺耳。室南向。晴明之日。陽光滿屋。移椅近之。樂若登天。而每日晨起。必有一學術精湛。性情謹厚之醫士。院中人呼爲那篤醫士者。入室飲吾以藥。更取刀割治吾創臂。彼時吾臂以在佛賽醫院時。治療未得其法。日就潰腐。去腐加藥。頗多痛苦。然以醫士手術絕佳。人又長厚。可近弗苦也。後醫士竟與余締交。至今猶互通音問云。嗟夫。身罹疾病。行步不能自由。復有何事足言愉快。然自佛賽醫院恐怖之窟。一躍而至此。光明潔淨之區。眼光所觸。有雍和之氣。拂人眉宇。狀似寺院中。奏神聖之樂。宣天意以慰衆生。亦足令人感激涕零。歎爲此生不虛矣。吾居院中。前後可三月。侍吾病者爲一妙齡之尼。慧中秀外。美若天仙。余居院不及一月。卽至愛其人。視同吾妹。時吾妹已死。而其友愛之情。猶

深嵌吾腦。及見尼。知其愛我者。不在吾妹下也。自後。余以尼既愛我。果能由愛境遷入情境。我必多福。於是不無妄念。覺其聲音清美入耳。如琴偶出。素手與吾相握。尤足令吾神蕩。內念那篤醫士手術。雖佳。醫吾創時。吾猶呼痛。偷易姊氏伽婆里之手。吾無痛矣。伽婆里者。尼法名。姊氏乃羣尼相喚之稱。其於主院老尼。則稱母氏也。然那篤醫士絕勤謹。刀割之事。恆不假手於人。惟於敷藥。既訖。始命伽婆里爲吾繃縛。以繃縛雖爲醫家手術之一。習之尙易。通常護病之婦。咸能之。不虞其害及創處也。此外伽婆里之加惠於余者。厥惟清潔衛生。枕絮偶結。則取出曬之。使收空氣。且拍之。令鬆茵蓐。或皺則扯之。令平。且取帚拂其塵屑。凡此瑣瑣福吾肉體者。固多福。吾靈魂者。亦不寡。枕絮鬆吾心境。亦鬆茵蓐。平吾額際之縐紋。亦平也。伽婆里又善解人意。當吾創痛甚劇。或胸膈不舒時。必竭誠慰藉。吾見其容顏和悅。聲音怡婉。如慈母之愛其子。亦往往自忘其苦。有時伽婆里事閒。移椅傍榻而坐。絮絮問吾戰場事。吾必縷舉告之。或問吾家庭情況。則吾語以家有老母。今亦病。母子之間。乃不能互問病痛。伽聆余言。亦爲扼腕不置。伽婆里年事幾何。余未之問。度其狀。約可二十四五。眼藍色。似腦曼種。膚白如雪。素冠素服。相稱益美。余生平每見修持之女。容貌清秀。而兩耳之旁。有白色冠翹。飄飄下垂。迎風作蝴蝶舞者。必倍增敬愛之心。究其服飾之雅潔。足以引人景仰。抑其孤苦卓絕之行。令人崇拜而推尊之。非吾所能自言也。吾與姊氏伽婆里既相習。乃效羣尼口吻。簡稱之曰伽姊。或戲呼之爲安琪兒。然安琪兒者。謂其有安琪兒之美。非謂其冷淡寡情。竟如安琪兒也。以吾見伽姊之嫺淑溫厚。富於情愫。實足鈎吸世界一切少年之心。令傾倒裙下。具此婦德。而乃辜負芳齡。隔絕世界。似將秉茲苦行了却餘年。此中原委。誠令人百索不解。爾時余病中。

無事鐘點如日。禮拜如歲。每於枕上見伽姊往來室中。即設為種種奇想。謂此人但為白冠所厄耳。果毀其冠。則良人伸臂抱其頸。穉子舉手掣其衣。世界中固有一幅天倫行樂圖在也。今奈何自苦。意其為棄婦乎。此婦當棄。寧復天理。意其有遺行乎。白圭皎皎。勢必無玷。意其愛海多波。願莫能償乎。則庶幾近之。然亦不能遽信也。又念吾今鰥。異日娶婦。倘得音容笑貌如吾伽姊者。吾意想中幸福之厦已建礎樹柱矣。然伽姊不類復投情網之人。無事時每止聲歛息。矐目望遠。戚然若有所思。為狀頗似勞力之夫。知本鄉之不能復圖活計。乃負耒耜別妻兒。趨其屯墾之地。然長途



跋涉烈日逼人。當其氣湧汗流之際。每一迴首。即多鄉井之思。然伽姊遐想之時。極促。至多不逾一分。則其狀又似旅客行遠。憊極而憇。體困稍蘇。又趨前路。極目關山。多非所計。詩人所謂無限悲辛。不語中者。

伽姊是矣。一日，余以積疑於心，不能復忍，破吻問曰：姊以爾之美，何事不嫁？伽默然，繼卽搖首微笑曰：吾不嫁也。今已十時有半，那篤醫士將來矣。君可起坐候之。自是以往，伽姊調治余疾，慙慙如故。然不復移椅傍榻而坐，無事時，仍與吾談，然不復如前此之作長談。家庭瑣事，尤絕口不及。余亦不復窮問其何事不嫁，而靜言思之，此絕世美人才德雙備，竟忍自錮於枯寺，且不肯以原委語人，其爲隱闕，必至足研究也。後有語吾那篤醫士，實與伽姊幼同鄉井者，余因就那篤叩伽姊事。那篤素健談，顧於此事，似亦不肯盡吐所悉。但言伽姊俗姓阿爾康脫氏，字瓊英，族屬腦曼。阿爾康脫一姓，於腦曼族中爲舊閥，故瓊英雖度身爲尼，猶不失大家風範云。夫伽姊之爲舊族子，其言語舉止中，亦旣自暴之矣。奚必那篤言之？吾所問者，伽姊何故爲尼耳。問之屢，那篤終不明答。但以此中自有故事，一語報我。余察其狀，旣似個中情事，有不可告人之隱。那篤爲保阿爾康脫氏名譽計，故祕而不宣。又似此事異常悲慘，言之恐傷伽姊心，故守口，慰之。余揣測於二者之間，直至離院時，猶未得確耗。離院之日，時在八月，去吾入院，已三月許。輕車將發，曉日方升，極目四瞻，已多秋氣。將登車，伽姊自內出，揚手語曰：君將行耶？別矣。余曰：承君愛護，幾及百日，今別矣。他日再圖良覲。伽曰：良覲非所冀，但有一言奉白。君心我知之，且甚願君以無形之物爲我指飾也。語已，垂首及臆，就日光中覘其面目，際乃有有形之物，溼然與路旁衰草中白露相映。余一時不知所答。伽姊則轉爲歡笑之聲曰：副校別矣。珍重前途。吾當爲君祈福。余亦曰：姊氏別矣。他日苟有機緣，重來此地，必入院謁吾姊氏。伽曰：固所願也。時余創部雖愈，臂尙戒動。那篤醫士爲繫一帶，懸之於項。伽姊以手微觸其帶，言曰：君當慎葆其臂，弗急事操作。然君書法蒼勁，那篤醫士至愛之，謂其筆鋒有骨，似

用精鐵鑄成。果一月之後。能遺書那篤。報白無恙。那篤必甚喜。余曰。如命。臂苟能書。不特那篤。即吾姊處。在理亦當作函申謝。伽曰。此可不必離羣索居之人。久不與人。通往還矣。爾我神交。不必求諸形迹。萬一不諒我衷。逕以書來。吾亦惟有違君盛意。逕付字籠。不啓函也。余察女意。自有苦衷。初非矯飾。萬不能以所難強之。因曰。姊然則別矣。此語出。吾自覺淚亦奪眶而出。伽則復展笑容。重言曰。君毋癡別矣。願副校前途順遂。言罷。揮手促余登車。余足甫踏車。御者已鳴鞭策馬。馬進車馳。余仍回首望吾伽姊。直至半哩之外。伽姊白衣及醫院白壁。均爲曉陌疎林。長空落葉所蔽。始罷而心中則甚恨吾創之速。愈謂不愈者。吾今猶高臥院中。北窗之下。看吾伽姊調藥耳。奚爲入此。至堪憎厭之車步。步與吾伽姊相遠耶。然是日天光明媚。清氣撲人。八閱月來。但有衾褥接吾體。藥瓶繃帶之屬。入吾目。至是忽復置身自然界中。矚宇宙之洪大。心境既開。遂恍如易一世。自醫院以降。歷石路數里。抵村市。市中多古屋。有百葉窗。髹漆已壞。作褐色。然窗櫺已啓。狀似田舍翁破夢醒來。開目望外。整頓精神。以應一日之操作。彼都人士之屋。日已高繡簾。猶長垂及地者。則不啻代表其主人之不肯揭招貼。以示人曰。吾主夜來。肆酒縱樂。今猶未起也。市中尤有麪包之肆。已啓工。麥及珈琲。受焙咸作異香。香味時時流出窗外。其早起之夫。立門口。呼息空氣者。則似宿鳥初醒。振翼散其夜氣。而地方逼海。海風向陸。能令人體暢適心。胃悉生。生氣驅車當之。有飄飄欲仙之概。因思念伽姊之情。漸爲海風吹散。而離家已久。病母在牀。思親之心。亦隨馬蹄步數。而俱長。抵家。母子團聚。其樂無倫。而伽姊者。但餘一白衣倩影。嵌吾心坎中矣。嗣後余以創部雖愈。而右臂已同殘廢。不復能操戈入伍。捍衛國家。乃改治新聞之業。應倫敦某報館聘。渡海居之。且娶英婦。家於其

地作客既久。漸從英俗。有不知吾法產者。見吾必呼爲英人也。一年之秋。去吾離院已七年。余以採訪事實。重抵不列顛鎮。鎮中入口處。即聖馬羅港。自港至鎮。有火車通之。車行日以早晚二次爲律。凡於晨間抵港者。大率就早車。余以所事不迫。擬於村中勾留半日。俾得驅車赴醫院。一視伽姊。入夜。乃附晚車而行。斟酌既定。即僱街車。循石路而趨醫院。彼時季候。仍爲八月。晷刻仍爲清晨。途中景物。及吾車。吾身亦大致與七年前。吾離院時。髣髴所不同者。七年。前。吾有一帶懸臂於項。今則不復有此帶耳。車行時。吾自顧衣着。類英人。院主母氏見之。必不復相識。即吾伽姊亦當驟然笑曰。英國人何事來此。又念吾與伽姊闊別已久。今相見。告以別來事。渠必甚喜。於是閉目。着想腦中。悉儲幻象。恍如吾身已抵院門。伽姊笑靨出迎。與吾握手。又如伽姊與吾對坐。吾爲縷述近事及思念之苦。一如昔日。吾病臥而伽姊旁坐。閑談戰事。狀如是。情境疊更如影戲之更易。膠片凡刻許鐘。忽聞御者呼至矣。開目視之。影戲忽止。秋日燭人。正如影戲院中。戲罷而電燈斗明也。下車。按院門之鈴。循院例。先以名刺授門者。令進諸母氏。門者諾。導吾入。應接室中候之。是時應接室外。近窗有月季花一叢。方盛開。以時在清早。花上露珠猶未乾。色益媚。香味亦益清。余對花賞玩未幾。母氏已出。與吾寒暄。殊歡洽。互問無恙後。余即言姊氏伽婆里。當在院中。脫母氏以爲無礙。願與一見。母氏聞言。忽蹙額不語。徐吁其氣。良久始顫聲言曰。居士自英倫來。專爲一見伽姊耶。余曰。否。道出此間耳。曰。然則伽姊已物化矣。余大驚異。急問其詳。母氏又悲歎久久。始言伽姊生時。院中人莫不愛之。及死。凡與相識。莫不哭之失聲。即老尼亦拋却眼淚無數也。余曰。願母氏語吾以病症。母氏曰。據醫士言。其病蓋不自朝夕始。故症候莫名。要之悲苦之事。日噬其心。心壞生活之力。日

滅終至不治。故其身實寸寸灰化。非關病症。譬諸紫羅蘭之花。當初開時。活力至強。風雨烈日。亦不能爲厲。使有蝨賊。嚙食其心。其幾何而不萎耶。母氏言已。掩面而泣。余亦流瀾不已。叩以伽姊未入院前。有何傷心之事。則以不知對。余遂惘然告別。垂首出門。一時心中悲悵之狀。幾不能以舌說筆述。但覺天地多作慘黃之色。秋陽雖烈。亦如籠以黑紗。爲吾伽姊持服而已。行數百武。過歇篤伯里村。折入一街。將及市。以氣結行過疾。而又垂首。不覺左肩與一人相擊。撞急作道歉語曰。恕無狀。其人亦曰。恕無狀。聆其聲。似甚稔視之。則呼曰。那篤醫士耶。那篤亦驚曰。副校。那陣風兒吹汝來。聞君在倫敦。今來此。胡不先以一函相報。余因告以來。此實出便道。且決諸臨時。故未能先期函報老友。那篤曰。既相見矣。東道之誼。當不見却。苟無要圖。可借吾至酒樓買醉去。余稱謝諾之。與至市中。飲於伯里打逆旅。互道七年來情狀。且問伽姊事。既醉且飽。時已近午。天漸熱。乃離座起。至室外樹陰下。擇一小桌。旁有兩籐椅者坐之。侍者來。則向索珈琲及雪茄。雪茄既爇。煙氣氤氳之中。吾乃緊問伽姊事。那篤吞吐其菸曰。伽姊之事。今可言矣。當其生時。吾非不願語君。以伽姊不願。不能違其意耳。蓋伽姊嘗自認身負罪孽甚重。而其罪孽又非世界所悉。以世界不悉之罪孽。而不犧牲餘年於世界不悉中。自求懺悔。則其罪孽永無超脫之一日。（全篇主意在此。此等正論。求諸哲學中。尙不可多得。謂可以其小說家言而鄙之耶。）伽姊抱定此旨。即不承。世界。中復有瓊英阿爾康脫其人。故入院之初。見吾在院。心頗不怡。以吾頗知其事。一旦洩之。必妨其懺悔之功。後余明告伽姊。君事我知之。君志我悲之。請與君約。終君身不洩。君事伽姊始悅。故院中羣尼。無一知伽姊前事者。今伽姊已死。功行已滿。君又問之。篤前約可毀矣。因曰。阿爾康脫一族。世世居拉司脫村。

之蒲里伐街。街中有古屋矗立。紅磚照眼者。即瓊英長生之處。其鄰宅居一人。曰路孔德。即吾姊丈。爲人長厚。有禮衷。村中人莫不識之。昔人每謂男子情愛。往往始於蹴球跳繩之時。瓊英之事。亦頗類此。初吾姊歸路孔德。出一子一女。子名拉奧兒。長瓊英三歲。女則與瓊英相若。三人爲嬰兒時。保姆推小車。恆同出。少長嬉戲必俱。且起。非至就寢不相離。及拉奧兒十四。瓊英十一之歲。拉奧兒將留學巴黎。二人友誼已深。臨別之日。各以不忘草相贈。以示永不相忘云。自後八年。二人不能謀面。至第九年。拉奧兒自巴黎普通學校畢業歸。已成。人瓊英亦亭亭玉立。非復兒時憨態。既面。互道八年前共戲事。及臨別不忘草之贈。各有羞色。而情緒益深。蓋前此但有兒童之愛。茲則進於男女之愛矣。然拉奧兒終不能久居家中。普通之學既畢。稍休。即復赴巴黎攻醫學。至其二十五歲之冬。始畢業後。未歸時。書翰往還外。瓊英恆引拉奧兒妹爲閨中良伴。時向刺取。乃兄留學息耗。拉奧兒妹恆言。吾兄腦力銳健。異日必爲名醫。則瓊英色然喜。又言。吾兄頗爲校中師長所器。每試輒前列。則瓊英益喜。蓋瓊英心中已有事。拉奧兒意故望之。綦切。不以別離爲苦也。拉奧兒既獲外科醫士學位。商諸父母。擬懸壺問世。時吾姊及姊丈均已老。不願愛子遠出。令就近設醫館於克恩村。而與格里文醫士合業。格乃醫界先進。於村中甚有聲譽者也。後瓊英之母阿爾康脫夫人罹肺炎症。就醫館中。挈瓊英侍湯藥。而館中格里文醫士。以經驗較富。自任臨症調護之事。咸委拉奧兒。拉奧兒因得復與瓊英近。阿爾康脫夫人每於病榻上見二人殷懃調治。心頗歡慰。謂以我女妻拉奧兒。伉儷之情必篤也。及夫人病愈出館。兩小心中似各有情。焰外燎。焰尖幾相接。并特口中仍未明言耳。一日時在盛夏。忽有急使自阿爾康脫夫人處來。謂瓊英病。請格里文醫士速往。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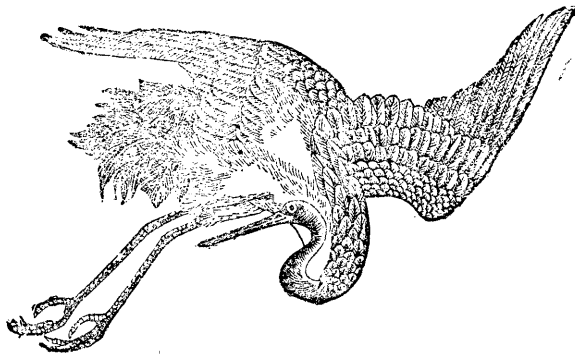
如命往。察之爲急性白喉。症候殊險。非常有醫士調護其側。勢且不起。而格里文應診忙。不能久離館。乃出藥授夫人。告以調理之法。且言吾今歸館。歸館後。當立趣拉奧兒攜注射之器來。果注射如法。此病三



日可愈也。入暮。拉奧兒果至。驗瓊英症候。危甚。駭語夫人。遲至明早而注射者。殆矣。夫人曰。胡不於今晚行之。曰。喉頭構造細微。夜間光線不足。貿然試之。轉僨事也。於是夫人無言。舍靜待日出外。但有默禱上帝。拉奧兒心中焦灼。亦不在夫人下。明日天明。瓊英奄奄一息。勢已極危。拉奧兒急出器械。昇瓊英至近光處。精心注射之。訖。瓊英病果轉機。歷二時而勢減。二日而其苦若失。然當注射之際。拉奧兒但注意瓊英之病。未防白喉傳染之力。極劇。當瓊英病體復原之時。即拉奧兒死於白喉之時。今克恩村公墓場中。先得日光之處。有一白石之碑。文曰。醫士拉奧兒路孔德之墓。

嫁。而。自。忘。其。身。人。不。知。之。我。則。知。之。我。不。殺。拉。奧。兒。拉。奧。兒。由。我。而。死。我。方。懺。悔。罪。孽。之。不。暇。若。之。何。而。復。下。注。卒。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字。樣。者。即。瓊。英。靈。魂。縈。繞。之。處。瓊。英。之。言。曰。拉。奧。兒。因。愛。我。

(完)



林 詞

楊叔嶠先生遺詩

西風吹我欲銷魂。秋過蘆溝木葉翻。去國身如霜後雁。望鄉心似月中猿。三年薄命隨書簡。九日狂歌對酒樽。蜀鳥燕鴻兩愁絕。寒天一騎向并門。

過蘆溝

柳色關河早帶霜。危樓畫角倚斜陽。天邊候騎穹廬白。雲外行人袴褶黃。水過田園同雁鶩。風來草木見牛羊。蘆溝此處頻回首。猶望西山氣莽蒼。

過白河

大漠風聲欲渡河。馬頭行色上京多。黃雲疊鼓漁陽慘。白日彈箏易水歌。駿骨功名思郭隗。狗屠習俗問荆軻。論交尙有燕南客。斗酒相逢劍屢摩。

上海文書局發行

得此一書勝讀
法律專書百種

現行判 行牘 律成 令案 覽

現行律令各案
判牘無不完備

● 內 容 分 四 集 全 書 二 十 冊 ●
● 精 裝 二 布 匣 定 價 洋 五 元 ●

共和恢復司法獨立研求法律實為
當務之急願條文所列詞義或慮其
艱深案情相同輕重致淆於出入關
係匪細審別宜嚴本編有見及此將
各種成案分門彙輯分上下兩層上
為律令分民事刑事行政軍事四類
下為判牘將案情相同之判牘匯集
於條文下既便比較對照并附詳明
註釋一覽了然誠國民必備之書也

本 書 之 應 用

一	一	一	一
政	規	學	增
法	摹	界	律
界	擬	閱	師
閱	程	智	護
之	式	識	之
可	以	以	資
以	查	以	之
查	照	援	可
照	例	成	以
例		案	避
		為	誤
		法	羅
			法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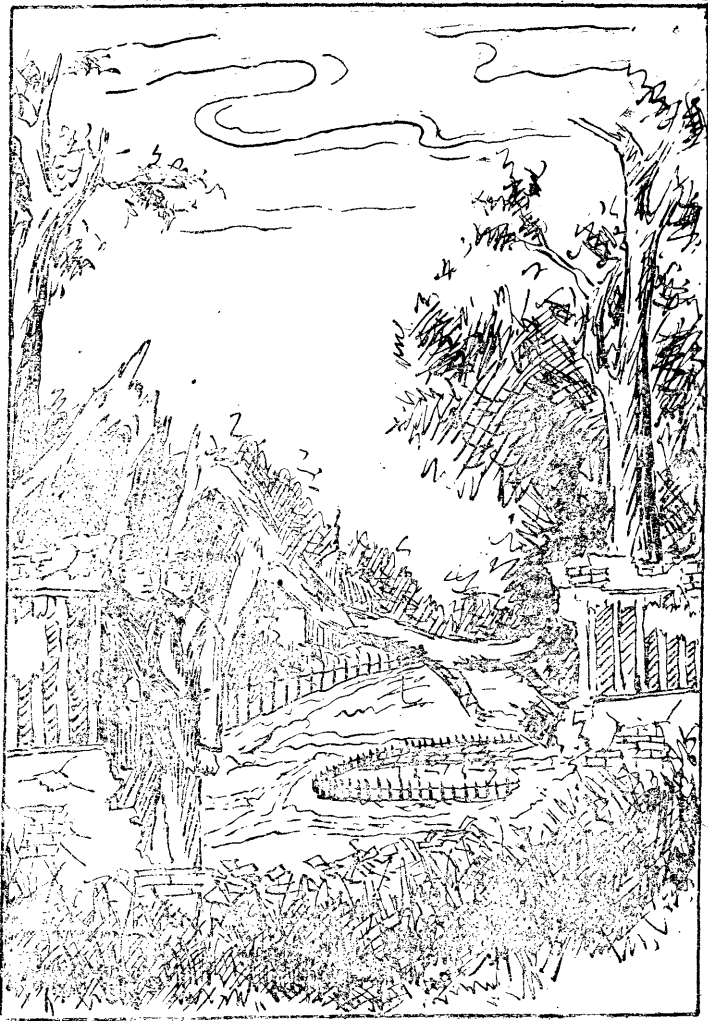
戰爭小說
血腥餘載

無爲同譯
舍我

觀 大 說 小

摩林希利爾曰。余爲法國礮兵隊長。實非軍事偵探。唯余去歲七月之所爲。則庶乎近之。去歲七月初吉之禮拜五。英法軍欲力驅德軍。司狄克斯將軍侵晨戒軍隊。秣馬藜食。旣而傳令軍中。以八時襲德軍之在奈勿須米山者。出軍之次序。先騎兵。次步兵。礮隊爲殿。余是日適有疾。胃口擁閉。食物不能消化。然余不欲弗與最榮顯之血戰。遂力疾從戎。未嘗以疾自白。軍旣出發。余疾彌甚。及中途。諾卡隊長謂余宜自白有疾。諾卡余同井也。其在軍中位視余。但等級則有差。余等自出發戰地以來。未嘗一日不傾談。其人首作色以示此。非所願。八點三十分。英法軍已於第一戰線作戰。是日戰事甚烈。礮聲不絕於耳。余爲礮聲所震。疾良已。非礮聲之能愈疾也。實余之勇氣有以祛病魔耳。戰至日中。我軍以人數過少。乃少却。唯礮隊則能進而不能退。緣礮隊所管理者。乃笨重之大礮。棄礮而奔。凡吾軍人之非怯懦者。必不爲此。曳礮以行。則必爲追者所及。二者均無當。乃欲乘德軍猛追吾軍之際。加以重創。兼以掩護撤退之軍隊。俄德軍果一擁而至。礮隊均以巨礮相饗。唯礮彈有限。不能燿德軍之狂炤。比至午後一時。餘彈蓋寥寥可數。敵礮則方怒發。礮隊中人除死。槍林彈雨中者。而外。悉避匿於奈勿須米山左近之村落。是處久成戰場。雖村落亦等於古刹。屋宇傾側。中虛無人。其火於德軍者。則瓦礫堆積。幾莫辨其爲村落。焦土殷紅。潰血其上。行人過此。靡不淪於涕泗之中。唯余輩軍人視流血亦渾閒事。蓋軍人不使敵人流血者。則自流。

其血故其視流血亦若染匠之不惡見顏色也。余輩乃覓破屋而息。屋主既他徙絕無索賃值者。且雖擾其居亦無損於主人。遂入之時礮隊殘餘之軍官及兵士爲數祇百餘人。所佔敗屋僅四所。余及諾卡則



有灰塵耳。余曰：豈僅灰塵直失法軍之面目矣。諾卡大悟，微喟曰：吾儕敗軍之餘而不殺敵，果謂國人有何余亦悲憤。但以目外矚時，麥田忽有異狀，觸余目。見十餘人或俛或仰，審其服色皆灰黯，望而知爲德

在最前之一宅。宅頗巨，結構絕幽雅。中有花園及小池。池畔一亭翼然，半在水面。旁植櫻欄，葱翠可挹。唯亭中有器具雜陳，凌亂無紀。似主人去後，曾經德軍之佔據也。花園之牆崩其一角，自崩處外，瞭則爲麥田。在平時遊眺於此，將見粒粒如黃金者。遍野盈疇。今則荒蕪在望。但有野鳥飛鳴而過。諾卡見狀，因而歎息。余曰：諾卡，余友，吾儕之面目。此時果作何狀者。諾卡曰：但

軍目爲之熒。而或仰。或俛。之德兵似方。窺伺余輩。余謂諾卡亦見伏伺之敵兵耶。諾卡愕顧。既而手招餘人。且曰。酷哉。德人前阻。而後伺。將圍取吾輩也。諸君彈未竭者。必以饗敵兵。已乃出手槍。陸續發彈。餘人從之。顧德兵則夷然不爲動。而亦不發槍。余乃大疑。竊念此必死兵。或土木偶人。趨視果死也。尸體均顯著受傷痕迹。然其尸甚鮮。不過歷一晝夜。或至兩晝夜。以血色猶未紫。故知之。余心緒大紛。念日來英法軍均勝利。屢窮追德兵。至於是間而止。不料昔日德兵逃遁之數。此日吾人竟蹈其覆轍。方徬徨村落。以外槍鳴礮響大作。知英法軍復與德軍戰矣。少須礮聲益烈。即有多數德兵擁入村中。余念德兵雖敗。而人數猶夥。余輩尙非其敵。倘爲所遇。決無倖。是時則忽作奇想。念余嫻德語。而目亦與北方之德人相仿。髯偷僞爲德兵。可優游德人軍事之區域。舉凡德人之軍事布置。及一切行軍狀況。靡不可得知。異日以之貢獻吾軍。寧不大有裨益。既而轉念。余方服法人之服。執法軍之軍械。未爲間諜。先膏德人之鋒刃。不待卜也。更視德軍與余輩相距。祇一里一里之程。數分鐘可達。果余輩不避。斷無生理。衆寡不敵也。沈思可十秒鐘。計仍未得。忽視地上陳屍。觀其色似欲余輩利用彼之服裝及武器。以爲軍事偵探者。乃擇一偉碩屍體之衣。褫而衣之。更取其身畔之槍及手銃。其衣稍寬博。不稱余體。而余則絕不以爲意。諾卡亦如余所爲。余視諾卡則儼然德兵。諾卡亦謂余頗能肖似。餘人亦欲易衣。而德兵已近。余方謂德兵敗後。將洩憤於余輩。顧德兵則方如窮途之獸。不暇與余輩爲難。實出余所料。餘人知德兵無能爲。相繼奔逸而出。唯余及諾卡已飾爲德兵。則頗以軍事偵探自任。乘德兵紛雜無紀之時。屢入其中。在勢以法人飾爲德人。其狀貌及語言舉止。均不能肖。至易敗露。而余等則自以爲已甚。似故神色尙甚從容。不稍露恐。

懼。顏。色。第。一。二。德。兵。時。以。耿。耿。目。光。注。射。余。身。則。又。似。接。觸。異。狀。矣。俄。德。兵。聞。槍。聲。稍。寂。相。繼。而。出。余。及。諾。卡。從。之。途。次。念。此。行。蓋。甚。險。余。之。衣。飾。雖。與。德。人。無。殊。而。軍。旅。乃。無。一。與。余。相。識。且。不。自。知。隸。屬。於。何。隊。其。隊。何。名。所。服。之。兵。服。頸。袖。均。有。紅。線。爲。緣。可。二。道。視。全。隊。中。似。余。者。雖。多。而。紅。線。祇。一。道。者。亦。居。大。半。余。實。不。審。服。余。服。者。果。爲。何。種。軍。隊。步。乎。騎。乎。抑。礮。兵。乎。余。既。不。得。而。知。而。吾。法。軍。值。整。列。之。時。則。必。由。隊。長。一。一。詰。里。居。姓。名。無。誤。乃。能。歸。伍。微。有。不。符。即。待。以。問。諜。囚。爲。俘。虜。果。德。軍。亦。猶。是。者。余。及。諾。卡。之。謀。敗。矣。斯。時。則。大。悔。此。著。之。無。當。竊。慮。必。死。然。勢。如。已。發。之。彈。不。至。的。不。能。自。己。不。能。不。姑。冒。此。巨。險。幸。而。不。敗。吾。軍。之。福。也。不。幸。爲。德。人。所。覺。亦。無。損。於。吾。軍。但。以。區。區。微。命。爲。賭。博。之。敗。注。而。已。行。行。且。近。奈。勿。須。米。山。德。軍。之。旌。旗。帷。幕。已。盡。入。余。目。德。兵。整。列。山。左。若。有。所。待。余。及。諾。卡。亦。按。德。兵。儀。式。爲。之。兵。數。約。三。百。數。十。人。分。列。爲。四。排。余。及。諾。卡。列。最。後。德。軍。官。二。人。一。前。一。後。均。以。指。揮。刀。指。空。而。揮。德。兵。則。均。下。其。槍。余。知。此。必。爲。德。軍。之。號。令。乃。亦。釋。槍。倚。地。少。時。有。數。騎。自。左。而。來。軍。服。領。袖。及。軍。帽。均。飾。以。金。緣。高。級。軍。官。也。德。軍。官。舉。手。衆。兵。則。舉。槍。爲。禮。至。者。凡。六。騎。一。人。年。最。老。金。線。之。緣。飾。亦。最。多。既。下。騎。於。衣。袋。中。出。一。簿。及。筆。簿。厚。盈。寸。長。約。六。寸。老。軍。官。乃。點。名。衆。兵。初。東。嚮。立。應。點。之。後。則。西。嚮。而。立。每。兵。必。數。呼。名。久。而。無。答。則。以。筆。勾。其。簿。中。之。名。以。別。死。亡。余。是。時。每。聞。軍。官。屢。呼。一。人。之。名。則。欲。冒。其。名。以。應。顧。乃。猶。夷。不。能。自。決。點。名。已。過。半。老。軍。官。屢。呼。洛。里。斯。克。之。名。而。卒。無。答。者。最。後。復。呼。余。逕。答。之。顧。余。之。答。聲。未。絕。一。德。兵。已。自。承。其。爲。洛。里。斯。克。余。大。震。以。爲。余。謀。將。因。是。而。敗。幸。衆。德。兵。皆。未。甚。注。意。老。軍。官。亦。不。以。同。時。有。二。洛。里。斯。克。爲。異。嗣。老。軍。官。復。呼。亞。柯。孟。呼。聲。至。於。六。發。余。知。亞。柯。孟。必。不。在。是。乃。應。聲。

曰諾聲未吐。余心頗惴惴。念使同時而復有二亞柯。孟者則余之應聲。實不啻自首。其爲間諜。乃事至不幸。方余應聲之時。果復有人亦應聲。自承爲亞柯。孟余股弁。體戰幾不能自持。老軍官及衆兵咸目矚余。若甚驚詫。余則力自鎮靜。僞若一無所覩。俄一兵西嚮立矣。其人卽自承爲亞柯。孟者也。余初疑爲德兵。繼乃審爲諾卡。老軍官復按名以次而呼。余甚願猝得機遇。而每呼聲初發。卽有人自承爲某某。間亦不無呼聲數發。而莫應者。余已不敢貿然自承。最後與余並立者。僅三人。余則大憂。意謂使册上名額。果符合德兵之數。而無餘額者。則余寧不若駢拇。枝指而無所附麗耶。方余神色沮喪之時。而德兵已復去。其二自念彼名册之兵額告終。卽余行爲敗露時矣。忽老軍官呼孟利。余視德兵無答意。乃應聲往。亦西嚮立。老軍官點名既竣。策馬而行。德兵復舉槍爲禮。已而結隊行入一村。村位奈勿須米山之北。與余等前此逃匿之村。適成對峙。滿目荒寒。無復人煙。有之則德軍爲食也。時已屆下午六時。余腹已餒。諾卡亦甚饑疲。余操德語謂諾卡曰。亞柯孟汝食盡耶。諾卡不答。余視德兵時方出麪包臘腸。據地大嚼。食已而仍有餘羨。則復納橐中。余涎爲之垂。佯問諾卡曰。亞柯孟汝食想未盡。曷分余餘羨。以飽枵腹。諾卡呼曰。孟利吾亦善飯。橐故常空。汝未知耶。余曰。腹飢且奈何。諾卡曰。謂將奈何。俟之可矣。余初均以德語相酬答。至是則復作法語曰。果俟至何時者。諾卡頗機警。恐余獲禍。佯笑曰。汝乃能法語。然操法語者。吾敵也。汝亦知之耶。余笑而不答。德兵之視線已交集。余身似方駭。異使是時無以亂其目者。則余身將爲衆目所視。且啓衆疑。適值軍中傳餐。衆乃以次前行。余及諾卡尤踴躍。至一破屋。德兵謂已至廚房。有十餘人。方切鬱麪包及臘腸。狀至忙碌。衆兵咸解其腰間之橐。以盛食事。余衣及軍械均取自陳屍裹糧之橐。尙餘

血腥取水濯之始可盛納食物衆得食則鳥獸散聞諸一德兵此糧蓋儲以爲詰日食者然余及諾卡則不及待抵中途卽解囊以食飢故也日既夕天且見星忽聞號令令雖出諸德兵隊長而主者則別爲一人隊長令軍隊趣加崙索與大隊之德軍合加崙索實巨鎮中有高聳凌雲之禮拜堂往者人民生子必抱赴是間而命名男女結婚亦多假此行禮今則往來於其間者但有傷病兵今昔情殊可深慨也是夜十時隊長復傳令整隊出發計軍隊之數實三萬人均會集於此余知德軍必大舉進攻英法軍但不知其攻擊之方向軍隊旣成列德軍一軍官發令步兵先驅則領袖有紅線之兵均前趨余始知如余所服之德軍服蓋爲步兵統步兵者爲一短小精悍之德軍官年可四十鬚繞頰面作古銅色但揮衆趨東南初不言出發之地點余默念此鎮之東南其地曰蘭皋蘭皋蓋曠野德軍隊於是亦無所用武唯此次軍隊出發數目達三萬人則其志初不在小且出發軍隊不於日間而在夜分謂無詭計祕謀殊不可信第細察三萬之軍隊步兵實佔二萬五六千其餘皆礮兵礮兵而外旣無騎兵及斥候隊而礮兵之組織亦頗欠完備似專運送大礮而不任司機貴者礮車及礮架亦甚少但大礮則不知其凡幾礮彈尤不可勝計余意德軍之礮隊組織方法殆可與聯軍相頡頏顧此次所見則大謬不然所謂礮隊者較之英法直如夏蠅之不可語冰余大駭異繼而思之此殆輜重隊必非礮隊礮隊之組織固不如是也軍至蘭皋遂止時已夜分方鎮中出發時夜月如水浸遍街衢斯處則濃霧慘陰大地皆暝所賴以爲光者爲軍隊之手燈燭火微光迴不如明月之輝耀蘭皋故曠野無垠無村落廬舍乃軍隊甫抵是間卽聞人聲如沸噉嘈殆甚極目平原燈火燐燐互相銜接殆軍隊也余意軍隊之在此屯集殊無關軍事計畫蓋斯地雖遼

壙然毫無屏障。但前有小山。顧其險阻。乃不可恃。可以暫時屯兵。不足以言戰守。今德人乃集中軍隊於此危地。倘吾英法軍知此消息者。數萬之衆。可聚殲也。顧吾此際。殊無術能輸此消息於吾軍。且念德人亦必慮及此事。而早爲之備。英法軍縱猝施攻擊。亦不能必勝。余方籌慮。卽見數騎奔至。統兵將官趨而迎之。微聞一人曰。將軍掘地已若干道里矣。另一人曰。已十七里有奇。若更掘十七里者。至敵軍之大本營矣。如是神速。兩日內。德軍捷報當已入柏林。唯此次輜重之運輸。實未甚便利。恐非三日不能畢事。將軍其謂然乎。曰。此胡待言。吾軍重礮之輸運。必以夜間輸運。自必需滯。曰。此間前有勒點堤勒山。重礮如何能山行。無虞艱阻耶。一人大笑曰。汝乃未審吾軍掘地之旨趣。掘地卽所以運輸重礮耳。曰。吾聞地道足以輸兵。未聞可以運送輜重。且縱能之。倘吾地道告成。而爲敵所發覺。軍實無虞。沈埋地道中耶。其人復大笑曰。利努波斯將軍曾語汝乎。曰。吾幾忘之。吾臨行時。利努波斯將軍戒吾於地道告成。曰。以一小白旗。豎距離地道約半里有拔。是旗而易以紅旗者。汝可引輜重出地道。曰。卽此是矣。蓋吾軍掘此地道。用以輸送輜重。地道告成。將以勁旅攻英法軍之前。英法軍必悉師以敵吾軍。則徐運輜重。且繼之以兵。以掩其後。必大敗英法軍矣。曰。微將軍言。吾幾不審命意所在。曰。今汝所統之軍。均至此耶。曰。然。利努波斯將軍今何在。曰。彼將以明晨至此。但吾軍出發時。利努波斯將軍謂此新至之軍。係與將軍瓜代者。曰。吾已於午前十時。得此耗。已戒軍隊矣。今君以何時令吾行者。曰。此時卽可開拔。但地道中之工程。隊利努波斯將軍未有命令。是否隨行。將軍自酌可也。曰。此項工程隊。係專爲開掘地道而來。此時必不調回。於是相與致勞而別。少焉聞革履聲自遠而近。如羣鴉之宵征。余知是必調回之軍隊。俄軍隊已

過余前。陸續嚮西南進發。余所隸之軍隊。則更趨東北。至一勒點堤勒山之陽而止。是處張幕極多。望中燈火若金蛇。又有若寒山之飛燐。德軍隊長則指定某隊宿某處。衆於是皆就寢。余亦隨之。然諾卡則不知何往。意或已入他幕。勢不能往覓。乃亦聽之。唯余就寢時。心中頗有所籌思。意此時當乘隙逃歸。吾軍報告此事。然恐不能逸此範圍。百思均無一可緣。余原欲冒險而往。齎德軍隱謀於吾軍。然余一身實係吾軍全軍之性命。倘吾行踪敗露。則英法軍之在柯利斯勿斯者。且隨余命以俱盡也。方余籌思之時。德兵隊長忽大呼。如點名時。呼人名達百餘人。忽有聲似呼孟利者。余大震。幾於失措。然仍外示鎮靜。嗣呼聲復發。果呼孟利也。余深以爲異。念此時蓋已深夜。隊長何以遽呼吾名。得勿吾謀敗耶。然同時之被呼名者亦夥。則又似是而非。乃應聲曰諾。然聲顫而微。若將自首。其爲間諜矣。行次亦趨起不前。均大類法庭。已宣告死刑之囚。幸夜色杳冥。無人能辨余恐怖之狀。余遂巡至隊長前。視環立是處者已十餘人。隊長仍陸續呼名。被呼者相繼而至。隊長謂衆人曰。汝等其各攜武器。越勒點堤勒山之前。每二百碼立一人。倘有至是窺伺者。則出槍斃之。萬一來者人數過多。汝輩勢不能敵。則急鳴警。三小時之後。當卽以人瓜代巡邏。衆乃往幕中攜械。旣出。已有人昇瞭望燈。命余等各取其一。始知隊長之呼名。蓋係挑選巡邏兵。不唯驚魂畧定。且喜余之逃逸機會已至。乃結隊越山。山盡爲平原。衆度距離分立其中。余因圖遁。步履以次而前。然行甚緩。每一分鐘約可十步。蓋僞爲梭巡。以避德兵之注意。盡十分鐘。余行距立處蓋已百餘步。知德兵雖力追必不能及。乃如狂飈而逝。方余怒奔之時。已有瞭望燈向余身注射。余則不復回顧。德兵果大疑相繼而追。追者步履絕疾。轉瞬且近。余側而槍聲復屢震耳。余已決此行之無倖。更奔百

空氣猝覩一法兵急追之行將及矣。不幸蹴石而顛遂至不能弋獲。果不顛躓敵謀擒矣。余爲是言。蓋以誑德兵。德兵則惋惜不已。余竊笑其愚昧。倘德兵不在余前。余之笑聲直震霄漢矣。一兵將行。顧謂余曰。汝傷重乎。余微呻。且曰。不良於行將奈何。德兵曰。是傷足矣。余曰。然。德兵欲扶余以行。余不可。謂宜留此少息。德兵曰。然則吾輩行矣。倘足痛稍可者。當仍返立原處。余諾之。德兵既遠。余思必有以堅其信。方便於逸。乃復呼而近之。且曰。伴侶當爲余少留。倘余足能強行者。卽從。君歸。德兵不可復前行。余固甚願其勿留。乃竟如余願。樂至於不可支。然初未敢以笑聲入德兵之耳。但自暗喜而已。歷三分鐘。德兵革履之聲。已不縈余耳。知彼輩去。余殆已遠。遂躍起圖遁。然猶慮德人之躡余蹤。以瞭望燈四矚。則四無人影。遂絕塵而馳。比將至柯利斯勿斯。余之恐怖已如過眼雲煙。不復計有德兵之追躡。乃突聞有二人互語。其一曰。此行殊險。又一人曰。非汝以手槍格殺追者。則吾輩不旣擒乎。聆其言。德人也。竊念此必德諜。然德諜胡以能至此。吾軍雖疎於防範。決不令敵諜入吾境。方沈思。已有人以瞭望燈射余。蓋彼輩聞履聲也。余知不能避。則亦以瞭望燈四矚。果見二人。方出手槍。余大駭。乃亦出手槍。然猝不及防。耳際聞有聲。蚩然彼輩已發彈矣。余念手中之槍祇餘二彈。距離至於百餘步。二彈何能均命中。乃操德語謂之曰。君等歸耶。吾爲汝伴侶。奈何相饗以槍彈。余言甫出。卽聞一人曰。彼人語言與吾輩同也。更一人曰。彼尙服德軍之服。余知此二諜又墮余術中。乃納手槍於衣袋。示無相仇意。然二人仍以瞭望燈燭視。若尙不能無疑於余者。余大憂念此二人果逃逸。則吾軍之祕密且偕其行踪。以遠會且輸入德軍。顧余則無術足以阻其前行。方凝思。有呼伴侶者。則二諜也。余亦遙呼以報之。且行近其前。二諜方欲有言。余潛取手槍。猝

擊之斃其一其一奔逸余力追之顧已不及時巡邏之法兵聞槍聲均出視余操法語大呼曰敵諜逸矣宜速追顧余聲未絕一彈已中余股遂仆蓋法兵以余服德人之服疑爲德諜也余忍痛力自白爲法人且告法兵以前有奔逸之間諜於是有二法兵昇余至柯利斯勿斯其餘則仍追緝間諜比余入面吾軍司令追緝間諜之法兵已以德偵至東方旣白陽光被大地矣

(完)



難飯吃

噫○吁○嘻○悲○哉○吃○飯○之○難○於○上○青○天○地○獄○深○鋼○十○八○層○餓○鬼○之○餓
 三○千○年○一○朝○跳○身○到○人○世○高○車○駟○馬○而○為○官○股○脂○膏○吸○骨○髓○官○吏
 之○肥○肥○若○豕○侏○儒○之○飽○飽○欲○死○囊○括○席○卷○而○去○矣○子○孫○之○業○千○萬
 世○餓○鬼○憚○餓○今○若○此○噫○吁○嘻○悲○哉○一○人○而○食○十○人○之○食○必○有○九○人
 受○其○饑○况○乃○侮○奪○千○萬○億○兆○人○之○食○以○自○享○無○惑○乎○哀○鴻○遍○地○而
 無○所○歸○依○君○不○聞○上○古○狗○彘○食○人○食○乃○至○民○有○饑○色○野○有○餓○殍○爰
 爰○不○可○以○終○日○今○也○餓○鬼○爭○現○達○官○身○吾○民○安○得○不○二○月○賣○絲○五
 月○糶○穀○以○求○免○於○官○刑○噫○吁○嘻○悲○哉○吃○飯○之○難○於○上○青○天○農○工
 商○賈○之○外○乃○有○官○又○有○武○人○羊○狼○而○狼○貪○吾○民○忍○飢○而○挨○餓○盜○賊
 於○是○乎○出○沒○其○間○嗟○嗟○內○政○有○如○此○復○何○怪○乎○外○患○之○連○連

社會小說

柳

原
學
校

著名說小今古

說之寶
部大藏

學之貧
界饋糧

說庫

今為小說風行時代譯本近著汗牛
充棟大都損害社會之道德妨礙學
問之光陰其有見於此而刊行舊小
說以救之者則又破碎割裂去取任

意魯魚亥豕訛奪眯目讀者往往生
厭本局力矯此弊力選精本厚聘名
人校勘三載始克竣事用將特色揭
之於下

特色一 本編起自漢代訖於明清搜
羅富有去取精嚴就正數十名人而後
成書寒暑三易其詳其慎

特色二 本編事實與文義並重經史
創解朝野遺聞詩文歌曲之源流工藝
遊戲之瑣屑莫不甄錄學子手此平時
可以廣見聞臨文可以資採掇

特色三 本編甄錄大半秘本鈔本名

現已出版

全書六十册
定價洋八元

外埠 郵費 每部 四角

人手校未刊本其已刊者則採江浙藏
書家之精本原刻本成書時並由原選
人檢勘再四無時下任意校讎謬誤觸
目之弊

特色四 一書各有其宗旨及要領所
在本編仿紀氏四庫例卷首有提要數
行揭示內容閱者一目了然臨文時檢
點亦便

上海文
明華書局
發行

社會小說
柳原學校原名The Usher of Lea House School

英國柯南達里原著

半儂譯



見後。羅斯頓即弭筆問曰。君何名。余曰。海拉爾。名惠爾得。姓羅斯頓曰。前此讀書何處。牛津耶。抑劍橋耶。余曰。劍橋。得學位否。曰。未也。曰。亦善運動否。余曰。亦頗喜此。顧自懼不甚精擅耳。於文學之事。則本國語

密司脫羅斯頓者。羅惠介紹職業店之主人也。此店爲羅斯頓與惠斯脫麥考得二人合資經營。故名其店曰羅惠。店中專營學界及宗教界介紹職業之事。頗有名譽。而羅斯頓之爲人。亦英敏有幹才。體格瘦小而舉動活潑。目透靈光而語言辯捷。此時羅斯頓方坐於計櫃之次。手一筆。目對其櫃端之名簿。簿狹而長。界以紅綫。蓋用書謀事人之姓名履歷者。余與羅斯頓相

言文字及拉丁古文均薄有根底。羅斯頓曰：嘗入藍會否？（藍會者英國大學校組織之一種體育會。劍橋之藍會。通人恆稱爲淡藍會。牛津則稱爲深藍會。）余曰：未也。於是羅斯頓乃徐搖其首。聳肩作躊躇狀。此狀一出無異。遂吾謀事之希望於零點有頃。羅斯頓曰：密司脫惠爾得。以君資格。欲謀一館地。以自託爲事。似頗非易。今學界中缺少人多。苟能精於運動之術。或以擊球勝。或以賽船勝。則各校美缺。勢必歸諸若輩。至於文學。雖在學校中確爲同輩之冠。考試必佔勝者。或亦不至久處閒散。然終不如精於球技之爲愈也。（近來歐美學校。以提倡運動太甚之故。致文學科學。暗趨退化。此數語。柯氏蓋有爲而言。至吾國學校。則正當一反此說也。）密司脫惠爾得。君其恕我直言。君之程度。普通程度也。居今之世。以一普通程度之人。欲於社會中圖一職業。實屬大不易。卽重其語氣曰：無從設法。亦非過甚。當知吾名簿中所列之人。其程度類君者。何止百數。君苟自願加入此簿。吾誠無峻拒之理。但以吾經驗證之。成否終難預必。甚或時閱數年。仍無句語至此。門有剝啄聲。一書記持一函入。羅斯頓受函讀之。讀已。笑謂余曰：天下事固有適逢其會者。君非謂長於本國文及拉丁文。而所圖則但爲小學校教習。俾以課餘之暇。爲自習之地邪。余曰：誠然。一如君言。羅斯頓曰：此函來自麥加齊博士。博士。柳原學校校長也。校址在海勃司堤。君嘗聞此學校之名否。余曰：未之聞。曰：今博士囑余代聘一教習。科目爲本國文及拉丁文。而所教則爲初級學生。年事均在十四歲以下者。密司脫惠爾得。此非供與求應邪。余曰：俸給如何。亦頗不薄否。曰：俸六十磅。膳宿沐浴之費。悉由校中支給。平心而論。此數雖屬不豐。然所教爲初級學生。事既非難。預備之時間自少。每日黃昏之後。君仍可自攻所業也。余邇來閑散已久。謀事數月。都無成議。今之乞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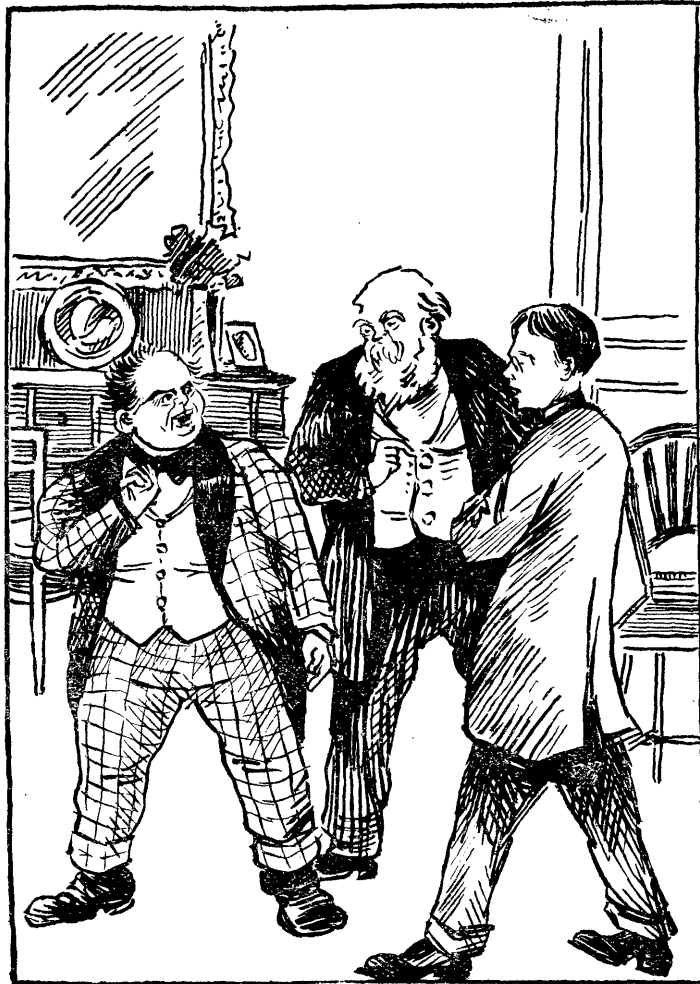
於介紹店亦無聊之極。姑爲試之初不敢冀其必成。乃運神臨佑。遽於頃刻中。以此缺見畀。則余心中欣怵之狀。直非言語所能盡矣。因曰。密司脫羅斯頓。吾必就此缺。此缺佳也。羅斯頓曰。雖然。吾意列名簿中之人。容亦有不願就此者。言時。翻其簿頁。徐徐瀏覽之。續曰。君既願就事。亦大佳。但吾於此事。僅語君以可就之點。其不可就者。尙未提及。余曰。微論其不可就。吾終必就之。且甚感君意。羅斯頓曰。博士來書。言所聘之人。必須性情和厚。富於忍耐。工夫者。否則不能合格。余曰。吾雖學識鄙謏。性情則自信尙屬不惡。羅斯頓曰。吾固甚願君之行事。能適符君之所言。但此事仍不免鯁鯁過慮。蓋恐君性質雖和易。可近而其程度。尙未屆爐火純青之候也。余曰。博士聘余爲小學教師耳。但求余之言行舉止。不與普通小學教師背道而馳。則吾職已盡。在理不能斥爲資格不合。羅斯頓曰。雖然。君之所謂資格。亦僅就普通小學教師而言。至於柳原學校。則性質與他校稍異。吾之不以課業問題質君。而徑徑然以此事相告者。亦正以其性質與他校不同之故。當知麥加齊博士。苟非無因決不於信中贅此一筆也。羅斯頓言至此。余乃大疑。內念此中必別有隱祕。而頃間。滿懷歡喜。亦不禁因之動蕩不寧。若欲破胸飛去。因曰。君謂柳原學校性質與他校不同。亦能舉以相示否。羅斯頓曰。吾儕以介紹爲業者。對於主聘人與受聘人。關係均等。倘君有窒礙。不適於麥加齊博士之所求者。吾必作函報之。反是。苟學校之性質不適於君。吾亦必直言毋隱。語至此。又注視手中之名簿。續曰。實告君。近十二月中。吾爲柳原學校介紹之拉丁文教習。已不下七人。然均不能久於所業。中有四人懼而逃去。月俸亦未及支給。餘三人亦以衝突去校。其任事最久之人。爲時尙不及八禮拜也。余曰。此誠奇矣。但校中教習。除由尊處介紹者外。尙有他人否。羅斯頓掩其

名簿言曰。尙有一常駐校中之教習。則永無調動之日。密司脫惠爾得當知此間介紹之人。苟非出於萬不得已。吾敢斷言其決不肯貿然辭去。蓋當茲人浮於事之秋。謀事固難。而吾店介紹之費。亦有定率。事成則索費若干。成不以就事之久。暫論密司脫惠爾得試思柳原學校之不滿於人者。果微人亦烏肯自糜其介紹之費邪。但校中情況。何若吾殊未能深悉。而麥加齊博士則吾知其爲一忠厚長者。君既願就此事。宜速往柳原學校。一面博士。或不難洞悉此中究竟也。余曰。可。遂別羅斯頓而出。讀者當知人類之能力。絕偉。苟事不涉己。則人人均等。閑視之。其能力卽隱而不見。若其事有切己之關係。則機會既來。人必一躍而起。如蒼鷹之攫。雛雀勿令兔脫。故吾既得此機會。心中雖頗自惴惴。不知柳原學校之中。有何祕密。而一至下午。吾足已不期而踵柳原學校之門。吾手已不期而掣柳原學校門旁銹蝕之鐵鈴矣。柳原學校踞倫敦之北郊。爲一灰色之建築物。房屋作方形。不甚美觀。四圍有餘地甚廣。自通道以達校門。有一可通車輛之曲徑。而校舍之一面。隱隱有灰色之屋頂駢列。足證其去市不遠。其別一面。則爲鄉村風物。林木翳翳。一碧如洗。天然之物多。而人爲之物少也。叩門。一童子衣制服者出而啓扉。導余入一雅潔之書室。校長麥加齊博士。卽就書室中與余相面。余以密司脫羅斯頓警告在前。意謂此人既爲聘吾之人。吾將來入校之後。凡事均須稟承其命。則相見之始。不得不加以審辨。果令此人爲一凶頑詐狃之無賴者。吾寧賦閑家居。不願與伍也。然相見後。但見其舉止溫厚中節。古顏道貌。望之巍然。髮厚而短。已作灰色。鬚髯薤治極淨。似非不修邊幅者。其年事約可六十左右。發音徐緩。步武甚遲。且有蹣跚狀。惟其如是。乃益顯其溫藹可卽。與年少氣盛者不同。要之。此人必爲一中正和平之名宿。其畢生精力。耗於啣

唔。咕。嘩。者。多。而。用。於。世。事。社。交。者。少。也。余。與。博。士。相。見。後。述。來。意。既。竟。博。士。即。曰。密。司。脫。惠。爾。得。做。校。得。君。爲。助。榮。幸。無。似。密。司。脫。孟。納。司。於。昨。日。辭。去。君。苟。能。於。明。日。蒞。校。以。承。其。乏。俾。生。徒。功。課。不。致。久。曠。則。老。夫。尤。爲。愉。慰。余。曰。博。士。所。謂。密。司。脫。孟。納。司。者。非。卽。家。居。塞。爾。溫。之。潑。雪。乏。爾。名。孟。納。司。姓。邪。博。士。曰。誠。然。君。識。之。邪。余。曰。然。老。友。也。曰。此。人。學。識。既。佳。教。授。亦。頗。具。誘。掖。勸。導。之。力。惜。性。情。微。嫌。剛。躁。實。爲。其。唯。一。之。缺。點。密。司。脫。惠。爾。得。君。試。語。余。君。亦。具。忍。耐。之。心。否。余。曰。卑。人。不。知。博。士。此。語。究。作。何。解。博。士。曰。此。中。初。無。高。妙。之。學。理。譬。如。老。夫。昏。耄。言。語。舉。動。或。有。不。慎。致。攪。君。怒。君。亦。能。隱。忍。於。心。不。起。與。老。夫。抗。辯。否。余。以。此。問。出。乎。常。理。之。外。笑。答。曰。或。者。能。之。博。士。曰。能。則。甚。佳。當。知。老。夫。爲。切。愛。平。和。之。人。凡。在。做。校。任。事。者。苟。同。事。中。不。幸。而。有。爭。鬭。之。事。老。夫。卽。引。爲。心。中。之。奇。痛。前。此。密。司。脫。孟。納。司。之。忿。然。辭。去。非。不。理。直。氣。壯。而。老。夫。之。有。望。於。君。者。欲。於。理。直。氣。壯。之。上。更。進。一。層。以。求。全。校。之。幸。福。質。言。之。質。言。之。卽。犧。牲。個。人。之。理。直。氣。壯。而。以。老。夫。保。全。全。校。秩。序。之。心。爲。心。耳。余。曰。既。承。博。士。諄。諄。見。囑。敢。不。自。勉。博。士。曰。然。則。老。夫。當。視。君。爲。契。友。君。其。速。往。整。飭。行。李。能。於。今。夕。到。校。否。余。曰。行。李。無。多。必。可。如。命。遂。辭。出。出。則。於。整。飭。行。李。之。後。兼。往。幸。福。俱。樂。部。一。行。此。俱。樂。部。爲。密。司。脫。孟。納。司。暇。時。消。遣。之。處。余。意。其。今。茲。既。辭。校。務。或。者。卽。在。部。中。乃。到。部。後。果。得。之。於。吸。煙。之。室。因。各。出。雪。茄。燕。火。吸。之。且。問。曰。聞。君。已。離。柳。原。學。校。余。今。擬。往。繼。君。缺。君。謂。便。否。孟。納。司。聞。語。大。愕。舉。目。直。視。余。面。詫。曰。君。何。言。欲。往。柳。原。學。校。繼。余。之。缺。耶。唉。老。友。速。聽。余。言。事。不。可。久。去。亦。無。益。不。如。弗。去。余。曰。余。已。許。麥。加。齊。博。士。矣。其。人。長。者。也。奈。何。峻。拒。勿。去。孟。納。司。曰。彼。誠。長。者。但。令。校。中。人。盡。如。彼。吾。亦。決。不。辭。出。但。不。知。爾。曾。一。見。乾。姆。斯。其。人。否。余。曰。乾。

姆斯爲誰。吾乃未聞其名。孟納司曰。此公乃君將來之同事。亦一教師也。余曰。然則余未之見。曰。此人爲最可恐怖之惡魔。君苟能與共事。非具有至高尙。至完備之靈魂。如耶穌基督其人者。則麻木不仁。全無靈魂而已。余曰。校長麥加齊博士如何。孟納司聞語。徐徐吐喻。其煙就煙霧迷漫中。聳肩作冷笑。曰。君不難自得其結果。吾到校未幾。卽決然舍去。苟非萬不得已。誰肯自廢其職業耶。余曰。君苟能語吾以詳。則助我良非淺鮮。孟納司曰。此中初無詳畧之足言。要之。乾姆斯之怪誕。不可理喻。與麥加齊之昏瞶。厥罪均也。余曰。余與博士相見。觀其年事雖高。精神尙未大壞。而吐屬亦復楚楚有緒。君謂其昏瞶何耶。孟納司曰。試問一人之業。將爲他人所敗。一人之幸福。已爲他人蹂躪殆盡。所聘助教。不問賢不肖。無一不爲他人所逐。而其人猶不能發一言。以自衛衛人。苟非昏瞶。安得有此。余曰。或博士宅心忠厚。無能力以與乾姆斯抗。致反客爲主。爲制於乾姆斯耳。孟納司曰。然此可謂一語破的。否則直無理由可說。余意博士之聘用乾姆斯。其初必非出自有意。及乾姆斯入校之後。凶悍無理。博士雖欲去之。而於勢已有所不能。然在他人。猶可飄然引去。避其凶威。博士則校爲己設。苟欲自去。則校且不校。故不得已而隱忍受之。密司脫惠爾得。君到校後。吾他無所祝。但祝君明哲保身。速籌離校之策。慎勿爲此瘦狗所噬。語後。又叮嚀再三。言君苟肯聽老友之言。當勿戀此雞肋。一星期後。君或可又爲失業之自由人。與吾相見於此間。吸雪茄以消永晝矣。余聞孟納司之言。意殊不懌。怏怏自出。然以既與麥加齊有約。而又迫於饑驅。勢不能不去。遂於是日之夕。一肩行李。造柳原學校就事。既至。麥加齊博士懽然出迎。意殊殷摯。旋即使人延乾姆斯出。令與余相見。且爲簡短之介紹詞。曰。密司脫乾姆斯。此爲君之新同事。密司脫惠爾得。吾意兩君

相見後。意見必甚融洽。將來和衷共濟。不特敝校之光。即在校諸兒童之父兄。亦必引以為幸。想兩君之意。必與老夫同也。惠爾得曰。麥加齊博士之言。本為吾希望所在。然當其言時。吾乘間細察乾姆斯之貌。



者。吾敢斷言。必即此人也。麥加齊言已。乾姆斯即悍然問余曰。孺子。吾聞汝前此未嘗作教習。苦哉。苦哉。又曰。吾料汝前此苟非作苦工。以為活想。必飢極而啼。恐一旦遽成餓殍。故翻然改計。欲為此教讀生涯。

則吾之希望。即隨其唇張。吻動。而俱散。乾姆斯者。年事可三十許。體極肥。頸粗如牛髮。及眸子均作黑色。度其體格。必雄碩。逾恆。然以臃腫而筋肉鬆軟。論又可決其平時。懶於鍛煉。體格之運動。面上茸茸鬚髮。似獸者。九而似人者。僅一目小深陷。顧中遠望之。但有兩黑點。凶光灼灼。四射。作星芒形。下顎重笨。耳聳兩足。極粗。行時地板為之震動。作奇響。苟世間惡人。而有公式。

耳麥加齊曰。密司脫惠爾得亦上等人學問淹博。前此雖未出而問世。而芸窗十載。自造極深。密司脫乾姆斯其重視之。乾姆斯怒曰。咄。此輩小狗亦欲邀吾重視耶。苟惠爾得意欲邀吾重視者。此案頭之石板。若墨水。瓶吾第舉手投之。卽足碎其顛。而令彼血濺被面也。於是麥加齊大窘。向余熟視有頃。復作強笑。曰。密司脫惠爾得此密司脫乾姆斯。出言常態。密司脫乾姆斯賦性慷慨。心直口快。不拘小節。與貌似謙。搗而胸具城府者不同。君能與彼共事。吾深爲君幸。今君倦矣。可速往料理行李。以圖休睡。明日卽須以課務相煩也。麥加齊博士之爲此圓活周至之辭。其意蓋欲令吾速卽向乾姆斯告別。俾不致相見之始。卽受其非禮之待遇。余亦以爲談話至此。下文已無可再續。因起立。謂乾姆斯曰。密司脫乾姆斯。晚安。乾姆斯促其鼻息曰。哼。去睡。則去睡矣。何晚安之足云。於是余遂一笑而退。次日晨起。麥加齊博士導余至教室中授課。余見室中布置井井。管理教授無一不合於教育原理。卽小至一圖之懸掛。一書之位置。亦各有其意趣所在。而博士雖老。猶孳孳誨人不倦。其教授法。悉係採取現世教育家公認之新法。而參以數十年來研究之心得。故學董之入柳原學校者。進步之速。幾非他校所能及。以是海勃司堤之人。莫不交口稱譽。博士之名。乃大噪。然博士對於校務兢兢業業。惟恐其不日臻於完善。而乾姆斯則聲勢洶洶。終日譁擾。惟恐校務之不日趨於窳敗。由是全校遂如一柘栝極靈之機器。而其中忽嵌一障礙之物。雖司機者精殫力竭。而機行終弗能盡善也。乾姆斯所授課目。爲本國文與算學。與余班級不同。教室亦異。故此公在教室時。果作何狀。或究竟有無教習之資格。非吾所悉。然兒童之被其教化者。無一不心懷憤恨。詛其速死。雖兒童每遇嚴厲之教習。勢所必詛。初不一問其教授之優劣。與夫見詛之當否。然於

此公則吾決其詛之必當蓋吾當上課時每聞乾姆斯教室中辱罵之聲有如虎吼而鞭扑之聲亦時隨風浪而入吾耳也以是之故每值乾姆斯上課麥加齊博士苟有餘暇必親至教室中爲監察其在普通學校校長而入教室無非爲監察兒童計而麥加齊博士則監察兒童者少而監察此教習者多蓋恐乾姆斯獸性暴發時不免有殘賊兒童之舉故欲以己身衛護之也然乾姆斯對於博士亦蠻肆無理前文所述余與乾姆斯初見之情形已足證麥加齊博士但有調濟之力初不能施號令於乾姆斯而後此所見尤足令余髮指麥加齊校長也於學位則爲博士年鬢則可爲乾姆斯之父而有餘論職論位論齒乾姆斯在理均當以相當之敬禮對博士而乾姆斯則反玩弄之侮辱之無所不用其極甚至衆辱博士叫囂驟突狀類獍犬之撲人而博士仍忍受無忤余自入校之後每見此狀血卽狂熱如沸幾欲揮拳撲殺此獠以爲博士吐氣卽以犯法之故致身陷縲紲亦在所不卹然靜言思之博士卽忠厚至於極度而肯低首下心受制於此齷齪之儉亦殊出情理之外否則去留之權操諸博士博士不敢去之而必留之以自尋煩惱苟非別有隱密爲此人所挾制則於情理兩途均不可解以是之故余每疑博士前此必爲一越獄之罪犯而乾姆斯爲其守獄之人或博士前此曾犯殺人越貨之罪而乾姆斯爲其見證至今事過情遷博士改行爲善資產亦漸臻富有乾姆斯則景況日非艱屯備歷然以博士舊案尙在一旦發覺於博士至有不利因被襍至校自薦爲教習博士知其意納之自後乾姆斯恣猖獗不特侮辱博士卽欲盡舉柳原學校而毀之而博士仍忍受無忤也然果使博士與乾姆斯之關係盡符吾想則在理博士與乾姆斯相面時雖有容忍之必要而不與覲面或不免微露怨言今博士匪特不怨且處之怡然有時乾

第

七

集

姆斯咆哮如斷尾之虎。罵人毀物。勢不可遏。博士雖亦氣極而暈。面色蒼紫。而余苟語以慰藉之言。博士必曰。乾姆斯毀辱老夫。老夫但以一笑置之。初不置念。但恐君及在學校。諸生觀此異常之景象。心有不安。故老夫亦代爲不安耳。又余每當憤憤不平之際。嘗謂博士曰。乾姆斯此人實已喪失人格。博士卽以謙抑爲懷。亦不宜過事姑息。然博士聞吾此語。意仍弗動。第微笑曰。此人天性如此。吾誠無可奈何也。卽此以觀。博士實一謙謹誠慤。膽小而忠厚之長者。疑爲罪犯。至覺不倫。其尤異者。則博士雖與乾姆斯十日而九闕。而二人情感。初不稍損。余每見課餘之暇。二人或就書室中作深談。或相偕至校園中散步。其親密之狀。幾如家人父子之相處。夫以博士之行爲如此。乾姆斯之行爲如彼。而二人乃能有親密之感。情誠可謂咄咄怪事。不可思議矣。余則自到校以後。卽祇遵麥加齊博士之預戒。無論乾姆斯舉動何若。余均置之不問。相見時。恆以至嚴謹之敬禮對之。或乾姆斯意有所欲。命吾代司奔走。亦唯唯從之。所以如此者。一爲保全。噉飯之地。一則欲藉此隱闕其祕。而乾姆斯怪誕不經之人格。旣不爲麥加齊博士所不容。吾亦何必不肯相容。以違博士之意。又博士唯一之願望。但求吾與乾姆斯安然相處而已。吾苟盡力隱忍。卽有不堪。亦決不與乾姆斯抗。闕則博士固可引我爲知己。而乾姆斯亦未必果有不利於吾。惠爾得之心也。到校有時。乾姆斯果漸與余諗。且夕相見。不復如前此之盛氣虎虎。然談吐舉止。仍粗蠢異常。類市井之荒儉。一夕。乾姆斯邀余至其寢室。出酒強余飲之。且拽余作油克之戲。撲克及油克。均歐美至下流之賭博。而油克賭品之惡劣。更在撲克之下。然撲克已爲稍有自愛心者所不肯賭。則油克之下流。更可知也。余有難色。乾姆斯曰。子毋懼。麥加齊老朽。決不留意及此。吾輩欲飲則飲。欲博則博。怕

彼胡爲者。老朽而敢抗吾。吾一人當之可也。語次。堅捉吾臂弗釋。聲言吾苟不博。卽與吾格鬪。吾不得已。許之。乾姆斯大喜。取濃酒數瓶。置案旁。且博且舉瓶牛飲之。至博已。乾姆斯已爛醉如死。橫臥沙發椅上。嘔吐淋漓矣。自後。余遂不敢復入其室。卽乾姆斯。勦之甚力。余亦婉言却之。或言當以餘力從事自修。或言當以夜間時刻。預備次日之功課。以實濟言。良宵無事。抽取架端心愛之書。隨意瀏覽之。其爲樂趣較諸與此。不人不獸之怪物。對飲。自有霄壤之別也。余於此。柳原學校中奇怪之事實。心中嘗蓄一疑問。卽乾姆斯此人。究於何時到校。到校後。歷年之情狀如何。然麥加齊博士與乾姆斯。均不肯以此事明告。余每一問。及二人卽亂以他語。似不願吾根究其事。因之。吾亦不敢再問。而腦海中。之疑團。則愈結愈密。幾於無一日無一時。不思洞燭其隱也。及後。忽有一夕。麥加齊博士與乾姆斯相偕外出。余遂乘間。以此事問諸密昔司卡德。密昔司卡德者。一白髮之媪。任校中之馬屈倫。已歷有年所。（馬屈倫爲教授及管理幼年學生之保姆。任其職者。多爲老婦。故亦有稱普通之老婦爲馬屈倫者。）麥加齊博士老而鰥。對於幼年學生之教務。及料理飲食起居之事。均惟密昔司卡德是賴。故密昔司卡德對於是校。歷來情況。亦知之獨詳。此時一聞余言。卽搖首蹙額。作顛聲曰。密司脫惠爾得。爾問乾姆斯邪。唉。此人到校三年矣。三年來。柳原學校校門之內。似蒙黑霧。當初有學徒五十人者。今已遞減而爲二十二人。密司脫惠爾得。此卽乾姆斯到校三年之成績。吾恐更越三年。校中除乾姆斯一人外。不復更有他人矣。語至此。復畫手作勢曰。老博士。真好人也。彼直可稱爲忍耐之安琪兒。密司脫惠爾得。不見乾姆斯。妄謬至於如此。而老博士猶能隱忍受之邪。言後。微喘其氣。少息。復續言曰。老身不幸。與此僉壬爲同事。使余不以老博士之

故而留一分情面者。則雖一秒鐘之久。余亦決不戀戀於此也。又曰。密司脫惠爾得。余對君作此語。對老博士亦作此語。但句少遲復。曰。但此事吾不應向君言之。今所言已出於應言之外。不能更續下文矣。總之君係新至之人。能忍則留。不能忍則去。萬不必干預其事。吾今以此事告君。亦自懼或蹈於大不謹慎之地也。語已掉首自去。而吾疑益甚。究不知其中有何等秘密之勾當。其後靜觀默察。於乾姆斯舉動之中。得可疑之點凡二。其一。乾姆斯於運動及體育上之鍛鍊。最不講求。且懶於行路。校中有運動場。離校室不甚遠。而乾姆斯已視爲遠如南極。不肯一至。每日課罷。兒童至場中游戲。督領之事。博士與吾週番任之。乾姆斯則自就臥室作晝寢。或飲酒以消遣。決不願一履此土。余嘗以此事問之。謂君體格魁偉。而不喜運動。似非衛生之正。乾姆斯曰。然。但余有足疾。數年之前。膝蓋受創。至今每一運動。輒覺奇痛。故有運動之願。而莫能償也。余頷之。然心中則明知此必諱託之辭。苟吾料匪差。則其不運動之真。因但有一懶字。因此人臃腫不潔。每動即氣喘如牛。以如是之人。宜其懶於運動也。自後嘗有一次。余於深夜滅燭之後。自窗中見乾姆斯躡足出校。行動絕類鼠竊。又有一次。天方黎明。見乾姆斯匆匆自外入步。武雖疾而時時回首。作狼顧似。恐爲人所覺。旋即由窗孔中躍入臥室。他人均未之見也。有此二事。余對於乾姆斯之舉動。益信其別懷秘密。而其膝蓋受傷不良於行之說。已不啻自供。其不確。其又一可疑之點。即余到校數月。終始未見乾姆斯一接外來書信。即商家所具發票。上署密司脫乾姆斯字樣者。亦屬寥寥。余平日起身。至早清晨。至起居室時。恆見案頭書信報章之屬。昨夕自外間寄來者。爲數約可數十。其中致余及致麥加齊博士者。各居三之一。餘三之一。則爲致密昔司卡德及諸生者。卽下至夫役庖丁。亦每越

數日必得一二信而乾姆斯則永永無之乾姆斯年已三十其賢也當有賢者爲其友其不肖也亦必有其下流無賴之黨夥今以三十之人而除麥加齊博士外竟無一人與之接觸不亦大可異耶且麥加齊博士不特與乾姆斯接觸已也其親密之狀尤足令人百索不解嘗有數次余推門入博士之室見博士方與乾姆斯並坐接首作密談又有數次時在黃昏之後博士與乾姆斯攜手散步於校園之中囁囁密話爲時可一二點鐘之久余見之大疑以爲二人詭祕如此但令存心不良吾性命必處於至危之境人而至於性命處於至危之境苟不毅然舍去別覓枝棲則惟有極力偵察以爲自衛之地由是余對於二人之舉動不論何時不論何事莫不注意觀察然而不幸余觀察許久未有所得而二人已預知吾隱一夕乾姆斯忽向余怒目而視脣吻狂動若欲發言旋又不發一言掉首頓足自入室中而去次日之晨麥加齊博士即邀余至書室言曰密司脫惠爾得老夫甚歉今爲事勢所迫恐不得不另聘他人矣余聞言大駭念到校以來對於教務既已竭其菲薄對於乾姆斯亦終始未嘗有所齟齬因曰博士既欲另聘高明敢不唯命但卑人缺點何在能見示否博士忸怩言曰無也余曰既無缺點想辭我之意出自密司脫乾姆斯矣博士他顧言曰密司脫惠爾得吾輩且弗討論此事當知此中原由老夫有不能明言之苦今老夫對君既抱歉至於無可伸說惟有祝君此後就事勝於敝校者萬萬則老夫或可稍慰耳又曰老夫不能多言言盡於此但君亦不必急急離校儘可依舊上課至將來另有高就之時離校可也余見博士出我不意爲此解職之談判而又未能言其理由心中甚恨其處置之不公遂憤憤爲一點首之禮而出後本擬立即收拾行李輟課離校繼念博士既許我留校至於另有別就之一日止則我亦不妨且住

爲佳。且博士辭我之意。出自乾姆斯而乾姆斯一有此意。博士必祇遵無忤者。想博士必自有祕密。爲乾姆斯挾制無疑。然乾姆斯舉止怪僻。其本身似亦別有祕密。此次要挾博士以辭我諒。亦恐余隱矚其祕。故爲此先發制人之計。吾苟能於離校之前。盡揭其祕而轉以挾制之。則不特余忿可洩。卽博士亦必甚感余德。然博士雖囑余於另有別就之日。離校並未限制其時日。吾亦斷不可以未得新業爲辭。久久勿去。因於是日之後。每日課罷。卽外出謀事。且函達羅惠介紹職業店。告以柳原學校辭我之故。囑其署吾姓名於簿。爲謀別缺。然奔走一星期。殊少成議。謀事之難。誠足令寒士扼腕作長歎也。一夕時在四月春寒料峭。浮雲蔽天。余方出校中禮堂之門。忽見園中乾姆斯臥室之窗下。有一黑影。蜷伏審之人也。膝屈目光熠熠。就窗限與窗簾之隙處。注視窗中之人。而此時室外雖暗。禮堂中乃適有燈光。外射正燭。此人體格形態。遂悉爲吾觀。吾心中方以爲異。欲趨前一問其潛入園中之故。而此人已自矮樹叢中疾竄而去。足音蹙然了了。可辨余以此事於職務上。不得不告諸校長。遂返身入室。盡舉所見以語麥加齊。博士余初意。博士聞吾此言。不過驚異而已。乃不圖吾言之力痛酷。有逾於毒棒。博士聆未及半。卽氣促面白。凭背於椅。若將昏厥。已而自拭其額際之汗。慘然言曰。密司脫惠爾得爾言。彼人伏於窗下。何窗邪。余曰。窗與膳室相近。密司脫乾姆斯寢室之窗也。博士曰。信邪。天乎。此誠不幸。奈何。密司脫窗下而有人伏躑。吾甚願君此言非確。言時又手於胸中。似有無限痛楚。余曰。余言確也。倘博士意欲報諸警察。吾可乘外出之便。往警署一行。博士大震。高聲言曰。否。否。不可。萬不可。吾意此人必爲孤苦流浪之人。無意中闖入吾園。吾殊不忍根究其事。且不願以此事聲張於外也。密司脫惠爾得君欲外出。可以出矣。弗以

此瑣屑之事。沮君之行。言後又故示從容。以釋余念。而其中心所受之激刺。則轉可於此。故示從容。中見之也。余出復僱車至倫敦謀事。然當余出校門時。偶一回首。見乾姆斯臥室窗簾之上。已映一麥加齊博士之人影。顯見博士得余報告後。立即趨就乾姆斯室中。以消息告之矣。其所以必欲報告乾姆斯之用意何在。與夫彼窗下躑伏之人。與彼二人之關係何在。余就車中轉輾思之。終不能集余之理想於一焦點。自念吾今距離校之期已邇。校中之祕密恐已非吾惠爾得所能洞悉。然而彼躑伏窗下之人。來也突然。去也忽然。或能解決此事於俄頃之間。亦未可知也。夜既深。時近十二點鐘。余驅車返校。及門見全校燈火已滅。校舍矗立於吾前。成一大黑影。望之滋怖。而麥加齊博士室中。則尚有微光一綫。透簾隙而出。余循此光綫。出囊中之鑰。啓校門而入。將及臥室。一手已搭於門柵之上方。擬取鑰發。扁忽聞一銳呼之聲。直觸吾耳。吾大奇。細辨其聲。似出於博士臥室。因躡足近之。側耳靜聽。則聞室中共有二人。一人聲浪兇惡。若怒罵之狀者。為乾姆斯。又一人語音低緩。氣息斷續。嗷嗷與乾姆斯抗辯者。則為麥加齊博士。余於暗陬中漸行漸近。乾姆斯之聲浪亦漸呼漸高。未幾余即能明辨乾姆斯之言曰。吾當盡取汝錢。不留一磅。汝苟不與。吾能自取之。汝知之否。博士喃喃似有所答。顧不能明辨。已而乾姆斯又曰。汝謂汝不能度日。耶。吾留此柳原學校。以畀汝。汝老人倚此學校。以為活。不正如一不竭之金礦。耶。汝試思之。吾今將去澳大利亞。苟無錢勢。必餓死。博士又喃喃似有所語。乾姆斯則更高其聲浪。而罵之曰。為我耶。汝實無可如何耳。汝作事多為汝名譽計。非為我安全計。吾今亦不暇與汝較。此已往之事。但天明之前。吾必出發。汝果願啓此鐵箱與否。一言決之可也。語至此。麥加齊博士亦憤極而罵曰。乾姆斯爾敢如是。爾敢如

是○然○言○未○及○已○卽○轉○爲○一○銳○呼○之○聲○似○博○士○已○爲○乾○姆○斯○所○痛○培○余○聞○聲○大○憤○前○此○含○容○隱○忍○者○至○此○已○一○發○不○可○復○制○覺○吾○體○全○體○筋○肉○一○一○爲○人○道○所○降○服○向○吾○狂○呼○反○對○吾○之○中○立○於○是○吾○遂○一○躍○而○起○堅○執○手○中○行○杖○排○闖○直○入○入○時○聞○校○門○之○鈴○狂○震○而○室○中○二○人○則○方○扭○結○不○解○掙○札○於○鐵○箱○之○前○似○乾○姆○斯○欲○攫○取○博○士○身○間○之○鑰○博○士○年○老○體○衰○萬○非○乾○姆○斯○之○敵○余○因○舉○杖○狂○呼○曰○乾○姆○斯○狗○速○釋○博○士○否○則○吾○杖○立○洞○汝○腦○乾○姆○斯○見○吾○至○立○釋○博○士○而○撲○我○且○罵○曰○汝○偵○探○也○吾○必○死○汝○而○後○行○因○揮○拳○擊○吾○腦○吾○體○力○素○弱○不○能○禦○揮○杖○擊○之○者○再○而○杖○亦○爲○所○奪○投○諸○門○外○不○一○分○鐘○乾○姆○斯○已○以○兩○手○捉○吾○之○頸○而○力○扼○之○吾○氣○息○不○屬○後○仰○而○仆○乾○姆○斯○乃○壓○其○笨○重○之○軀○於○吾○體○眼○放○黃○光○直○射○余○面○氣○咻○咻○然○似○欲○待○吾○氣○絕○而○後○始○肯○釋○手○已○而○余○太○陽○穴○中○脈○搏○大○動○耳○目○漸○次○失○其○聽○聞○之○力○而○吾○已○昏○暈○知○覺○盡○失○矣○然○當○余○將○暈○未○暈○之○時○猶○聞○門○鈴○狂○震○也○比○余○醒○見○余○身○方○臥○於○麥○加○齊○博○士○書○室○中○一○沙○發○椅○上○博○士○則○坐○於○吾○旁○以○兩○手○徐○徐○撫○摩○余○胸○及○見○余○張○目○而○視○則○喜○曰○感○謝○上○帝○密○司○脫○惠○爾○得○醒○矣○余○起○坐○引○目○四○矚○見○室○中○什○物○凌○亂○較○吾○昏○暈○時○尤○甚○似○於○余○暈○後○又○有○猛○烈○之○毆○鬪○者○然○乾○姆○斯○則○已○不○見○因○問○曰○彼○已○何○往○博○士○以○手○掩○面○曰○彼○已○爲○彼○等○所○得○矣○老○夫○盡○力○保○護○之○歷○數○年○之○久○終○爲○彼○等○所○得○亦○天○命○歟○然○君○命○未○喪○於○彼○手○君○之○幸○亦○彼○之○幸○否○則○彼○於○原○有○罪○狀○而○外○更○添○一○殺○人○之○罪○命○不○保○矣○語○時○一○御○制○服○之○警○探○入○室○言○曰○先○生○君○亦○幸○而○免○耳○苟○吾○輩○來○此○較○遲○此○時○君○已○不○能○復○與○麥○加○齊○博○士○談○話○矣○余○曰○謹○謝○君○惠○又○曰○麥○加○齊○博○士○此○中○祕○密○亦○能○見○示○否○以○君○忠○厚○長○者○而○延○此○惡○徒○爲○教○習○吾○殊○不○解○博○士○曰○君○於○此○事○幾○以○性○命○爲○殉○吾○亦○何○敢○永○守○祕○密○且○事○已○至○此○亦○無○所○用○其○祕○密○矣○實○告○君○此○人○本○

名乾姆斯名麥加齊姓爲老夫獨子今自稱爲西奧菲拉司名乾姆斯姓者僞也余駭曰此人乃博士之子邪博士歎曰然也老夫不知前生有何罪孽上帝乃令吾受此重罰密司脫惠爾得當知乾姆斯自呱呱墜地以後老夫之生命卽永陷於慘痛之域乾姆斯幼時頑劣不受教動輒毆人及長日趨下流酗酒鬪狠之事無日無之年十八犯罪繫獄罰錢而免二十投身匪黨中集衆殺人罪論死其母聞之一氣而絕醫者言其症候爲心碎也後乾姆斯越獄而逃至倫敦求庇於余余匿諸家中數月至警察偵查稍緩始令稍出然出必以夜不敢白晝見人也及後乾姆斯以余爲柳原學校校長又以柳原學校地位冷僻可避耳目遂自倫敦至校欲藉學校爲棲身之所老夫以世界之大除老夫一人而外乾姆斯別無庇護之人而乾姆斯欲托庇於學校在理不能食而不事因以本國文字之教務委之乾姆斯自執教鞭兇頑猶昔三年來學生之受其荼毒教習之遭其凌辱老夫苟欲一道之恐終日亦不能盡也密司脫惠爾得君到校雖僅四月實已爲就職最久之一人其餘不終朝而去者比比皆是老夫爲此一人之故致開罪於無數教習每爲思之心輒暴痛老夫躬受之痛苦猶可不必言也今日之夕君言乾姆斯窗外有一人躑伏老夫聞之知乾姆斯越獄之案已發覺此躑伏之人必爲警探因往告乾姆斯囑令速去而乾姆斯方醉聽若勿聞余勸之再三及其酒醒始允乘夜出走然必欲盡攫我金而去密司脫惠爾得使君來較遲則吾命不保使警探之來較遲則君命亦不保今乾姆斯已去吾之大累亦已去苟官中以吾匿庇罪犯之故欲加之罪吾亦甚甘蓋固圉生涯雖苦而較之三年來與乾姆斯相處則爲樂多矣然而密司脫惠爾得吾苟入獄君其繼余爲校長前此辭君之說今已天然作罷矣

林

詞

酌○曹○溪○水○一○杯○
 薛○荔○開○邊○海○碧○吞○沙○地○盡○繞○城○青○見○越○山○來○圖○南○未○必○真○乘○興○且○
 萬○戶○秋○生○畫○角○哀○尉○佗○遺○跡○尚○存○臺○盲○風○過○嶺○枕○榔○響○蛩○雨○隨○船○
 觸○儒○冠○學○楚○吟○
 浩○劫○沈○化○國○樓○臺○銜○暮○景○異○鄉○雲○物○發○秋○心○劍○鉞○爭○割○羈○愁○去○根○
 檻○外○中○原○北○望○深○夕○陽○高○鳥○客○登○臨○千○軍○白○馬○奔○濤○壯○萬○燼○紅○羊○
 平○生○愧○少○游○壯○懷○銷○鑠○盡○竟○夕○感○滄○洲○
 登○鎮○海○樓○
 風○急○下○庭○楸○孤○吟○凭○綺○樓○鐙○懸○疎○雨○夜○門○掩○候○蟲○秋○運○命○嘲○蕭○遠○
 旅○夜○
 (叔嶠)
 (叔嶠)

偵探小說

領

鈕



慈禧寫照記

一冊八角

清室外紀

一冊八角

乾隆英使觀見記

一冊七角

清朝野史大觀

洋裝十二冊
定價六元

庚子使館被圍記

一冊七角

慈禧外紀

一冊二元二角

清代軼聞

四冊一元八角

可

作

清

史

觀

可

作

小

說

讀



藍尼杜那克爲巴黎之公家秘密偵探。身瘦峭。四肢纖短。年四十許。面色溫潤無皺紋。似獨得駐顏之術。平時周旋於社會。恆以假面故。雖日日溷跡於巴黎。而面容乃朝夕迭更。卒無人識其真相。彼之寓所無街名。無門號。蓋卜居一廢屋中。屋凡四層。絕閣敞。雖外狀凋敝如垂廢之病夫。而其內固完整如故。杜那克居於中間之最高層。其出入之所爲一藥肆之後門。門臨蒙推師尼路。幽僻寡行人。肆主特潑里。精化學。亦偵探中人。爲杜那克助手。其營此也。初非貿易。蓋爲揜飾計。杜那克恆相與辨別藥性。鈎玄析奇。輒鎮日弗輟。

當吾書開敘之始。時方深秋。夕陽既西。暝色漸薄。巴黎全城之禮拜寺。晚鐘乃續續而鳴。鐘聲悠揚。爲微風所盪。紆迴空際。初未遠颺。一若與巴黎有故人之情。戀戀不忍遽別。於時杜那克挾一柔皮之行囊。忽逕叩藥肆之門。襟間飛塵。胷集若新。從遠道歸者。既入。經一甬道。曲折達昇降機所在。乘之而上。機爲杜那克自製。雖構造不中程式。顧亦頗適用。侍者聞機聲。立關扉。延主人入。杜那克去冠。及行囊授之。室中懸瓦斯燈。數事蓋以綠磁之罩。而寫字桌上之油燈。亦以綠綾幕之光。至幽澹。坐甫定。特潑里翩然入。言曰。適間總監傳語。謂有秘事晤商。亟欲見君。而此紙則五分鐘前。由署中（偵探署）遞來者。言次。呈一藍色之紙。裹火漆黏封甚固。杜那克隨手拆閱之。蓋內務部命令書也。中附一箋。爲署長所寓。畧云。

晨間得財政大臣愛姆番勃忒死耗。令人驚駭莫名。謂於昨日星期四之晚。遽卒於耐來耳村苞麗斯。

伯爵夫人之別墅中。茲事變生倉卒。不無可疑之處。且任內虧累。爲數至五百萬法郎。關係尤鉅。今內務大臣特令君專任其事。幸善圖之。

杜那克略讀一過。狀殊閒暇。夷然曰。特潑里。茲事發生。今日午報中。不患無佳材料矣。彼新聞記者。於番勃忒死狀。窮喻曲描。侈爲鋪張。吾於亞靈報中。已見其一斑。今汝試於舊報中。覓關於苞麗斯伯爵夫人（卽嚮稱第洛菱斯克美）之記載。爲吾納諸七號行篋中。以備吾需。特潑里卽爲之部署。事訖。杜那克復曰。吾等明晨當先詣總監處。然後以第二次火車赴耐來耳。今晚宜早息。盍睡休。

翌晨。從卡吐拿特駛來之快車。經行巴黎站時。一紅髮被頂之老者。行步盤散。挈一七號之皮篋。直入二等車中。後隨者爲一少年。儀觀魁偉。服裝類紳士。見者竊疑兩人之不倫。兩人非他。杜那克與助手特潑里也。時車中乘客寥寥。兩人乃沿窗對面而坐。車行。杜那克啓篋出舊報。反覆簡閱。手不停披。似力推報中。立奧特潑里則垂首至臆。沉肅無語。少選。默默作黑甜遊矣。

番勃忒猝斃之消息。自經巴黎政府所聞悉。於一晝夜間。假報紙電信之傳遞。已播騰全國。而聞其事者。靡不咄咄稱奇。顧其所以稱奇之由。吾書乃不能不加以敘述。

數年前。巴黎有第洛菱斯克美者。豔名鵲噪。謂其姿容婀娜。體態窈窕。雖舉巴黎美人。無出其右。一時貴介士夫。爭與晉接。甚至以一靚顏色爲榮。時有富翁凡靈吞者。巴黎盛名之銀行家也。方鰥。頗鍾情於斯。克美。繾綣既久。婚約遂訂。同遊者。咸嘖嘖羨凡靈吞之豔福。然同夢未幾。情緣遽慳。凡靈吞忽構奇疾而卒。

於是數月而後。巴黎交際場中。乃復見凡靈吞夫人之踪跡。嚮之爭逐者流。至是復息。息追隨若附。羶之蟻。而夫人既奄有多金。遂力擴其奢。糜範圍。披錦列綺。炫耀一時。盛宴勝會。中脫不得夫人玉趾。臨蒞者。則相形無歡。衣飾肆中。偶爲夫人所盼。必利市十倍。而皮酒及雪茄之上。復以夫人之像標其牌名。餘如一衣一式。一嘖一笑。自巴黎婦女視之。亦若有繩墨可尋。必競爲倣效。於是風尚所波。盡人爲靡。巴黎繁華之聲譽。乃藉夫人而益著。

無何夫人醮矣。其後夫卽苞麗斯伯爵。伯爵善經營。曾設鐵廠於美洲。操奇贏積資。殆數百萬。旣婚。伉儷綦篤。相與度蜜月於耐來耳村。村去巴黎可百餘里。風景殊佳。中有廢園一。伯爵以賤值購得之。葺之使新。以爲別墅。而此村野寂寞之廢園。遂一變而爲藏嬌之金屋。顧歡娛未久。伯爵乃遽踵凡靈吞之故轍。亦遭疾以殞。

苞麗斯伯爵旣歿。時人對於伯爵夫人之行事。乃不能無所詆疑。夫人亦銷聲匿跡。深自蹈晦。一年間。歌場舞館中。不復見驚鴻之影。然歷時旣久。人漸澹忘。夫人遂更作出山之雲。徵逐放浪。視前尤豪。窮奢極靡。揮霍萬金。無吝色。而紈袴年少。爲殊色所媚。復趨之若鶩。當其時。財政大臣愛姆番勃忒。忽與夫人相交接。曠愛滋深。番勃忒年少英俊。負奇才。學識淹博。無倫初任報館編輯。旣而進身爲議員。於議院中。力主弊制革新之說。正論衍衍。無所偏阿。衆肆其言。因果遷至。揆席至是。忽戀戀於伯夫人。劇場舞館。形影不離。識者咸爲之惴惴。而番勃忒初未置意。當星期一。或謂見番勃忒偕伯爵夫人。乘汽車馳驟於賽馬場左右。爲狀殊得。次晚復遇之於梅荔餐館。相與讌談甚歡。而不謂星期五晨間。遽得番勃忒噩耗。謂

於星期四之晚。得急症。殞於苞麗斯伯爵夫人別墅中。其時杜那克方以事羈龍墩。乃拍電促之歸。歸時即得特潑里之報告。承命偵察其事。次晨杜那克往謁巡警總監。乃告以耐來耳村警長之報告。謂死者於星期四。造謁夫人。及晚留宿別墅中。而翌日之晨。侍者培脫朗入候時。視之已殮。察其尸。無異狀。惟盛服如故。似殮殞時。已泯知覺。而爲此事之左證者。厥有五人。一即侍者培脫朗。次爲庵人剛立。又次爲牧師禿納梯。此外則女傭瑪利及醫生辟瘡。而醫生尤力決尸骸中。並無痕傷及受毒之處。其所以致死者。或爲一種急症。云杜那克既得崖略。始偕特潑里以第二次火車行。迨車抵耐來耳村時。已停午。兩人乃止。一旅館中就館中。午膳畢。杜那克立往晤村中警長。乃知番勃忒屍骸。已爲其家屬移昇巴黎矣。杜那克忽忽返寓。令特潑里於傍晚時。備一小車。候用。已乃發篋。取應用物。實囊中。隨詢別墅所在。信步行去。去村一里許。有小山。村人呼之曰海地。繞麓有澗。流聲瀾瀾。晝夜弗輟。踰山而過。景物幽蒨。苞麗斯伯爵別墅在焉。杜那克緩行久之。直陟小山之巔。俯闕綠疇。葱翠悅人。間以田家之茅茨。參差雜列。天趣盎然而稍一縱目。則所謂苞麗斯別墅者。亦隱隱入望。墅極廣袤。四圍格以短墉。正中爲一方形之草圃。樹木扶疎。敷陰絕廣。圃左則夏屋渠渠然。夫人居宅也。杜那克探懷出望遠鏡。矚之。忽見一婦人披白色晚服。方蹠躩於圃中樹蔭之下。一男子侍側。相與攀話。尋即同行入室。須臾遂渺。杜那克亦收鏡下山。徐步歸村。自計此行足鑿所望。於心滋適。蓋夫人獨居墅中。初不聞有生客。此男子又胡自而來。若謂隸僕之屬。狀又不類。然則此男子詎與夫人有秘密之行耶。念時適經禮拜寺過。見一牧師裝束之老者。鬚髮蒼白。坐於寺前石磴之上。口噙菸斗。煙霧縷縷。颺空而繞。杜那克私念證人中有牧師禿納梯者。得毋

卽屬其人。因趨近語之曰：丈非長老禿納梯耶？牧師去口中菸斗，仰首笑曰：然。老朽一村牧師耳，不足當長老之稱。言時狀至撝謙。復曰：客何自來？蓋少駐足，因虛石磴之半。杜那克遂相坐縱談。語至洽，既而乘機叩以番勃忒死狀。牧師瞪目曰：茲事客豈未聞耶？杜那克曰：然。吾殊未知。牧師因縷觀曰：昨日清晨，吾方進早殮，侍者培脫朗于于然來，謂吾曰：財政大臣番勃忒，突卒於苞麗斯別墅中。汝趣往視之。吾聞而大愕。乃詢曰：渠以何病死者？培脫朗抗聲曰：急症耳。語氣至嚴冷儼若深咎吾之多事者。無已，駕小車從之行道中。橡蔭交錯，空翠爽肌。已而車停，一女傭啓門引之入。見石屋巋然上鐫，撒克女神之像，雅緻有古意。蓋此園自歸苞麗斯伯爵後，時加增葺，今已嶄然一新。遂相將登樓，入一廣華之臥室，則彼盛名鼎鼎之財政家，乃赫然呈露。方斜偃榻上，首微左側，御晚服，襯以白色之背心，爲狀至美。顧吾爲牧師，在例必加以檢驗。因近前曳其屍而頸，領忽脫，矚之。蓋衣雖完整，而頸後之領鈕，乃獨無之。初意或遺之地，間就室中遍覓，卒不可得。吾大疑，然終不審此鈕何從而失。爾時死者之領，直欲脫項而出，不得已解吾領上骨鈕扣之。客試思以一村牧師之骨鈕，乃附加於貴人之體，長眠地下，詎非此鈕之幸耶？

陽光既西，樹影乃漸引而長。徐徐渡草圃而過，墅前橡樹紛植，歸鴉滿集，其巔鞞轡格磔，若訴長日之契闊。而當此鳥聲啁啾中，乃雜有鱗鱗之車聲。則杜那克方駕一驢車，繞麓向苞麗斯別墅進。既至，下車款關。一女傭自內出，上下視杜那克，傲然曰：夫人屏客弗見，請廻車。杜那克不語，出白紙抽筆作數字，授之曰：試呈若主人，弗稍蹇滯。女傭略一躊躇，應命去。尋復出，言曰：請麥歇進。見因趨步取車上皮篋，前行爲導。杜那克從之，遵小徑蜿蜒而行。俄而至石屋，兩人歷階而昇，階以花紋石爲之，可十餘級。仰望斜陽一

抹猶留。天末作。蕙芰色。窗間玻璃。受其返光。煜煜呈異彩。眩目欲眩。而屋頂法蘭西古式國旗。方矗立。空際婆娑作舞。既而達廳事。女傭旋退。杜那克緩步而前。覺廳至曠。遂陽光不能直透。燭臺之上。已徧然。蠟炬風來。光乃飄瞥不定。四壁張古畫。數事色微黝。闇而器具陳設。類皆前世紀物。非近製也。正中置安樂椅一。苞麗斯伯爵夫人。斜倚其上。金絲之髮髻。作螺螄形。覆壓額際。白色晚衣。肩胸盡袒。膚色乃晶瑩如玉。而項間鑽石串。復閃爍作光。以助其豔。杜那克神爲之奪。斂步不前。夫人遽回首視杜那克。灰黑之眸子。發光至銳。利若足燭人肺腑。嬌聲言曰。麥歇請入。此來詎必不得已耶。杜那克行稍近。鞠躬言曰。鄙人承命而來。殊欲得番勃忒死狀。政府中於彼之逝。良惋惜也。夫人艷然曰。此胡與吾事。寧不可嗤。言時唇角微露乾笑。復曰。豈番勃忒之死。有所蓄疑於吾耶。然愚妄甚矣。且此間何能任君輩自由出入。而君句語至此。頓止。目光疾注杜那克之面。杜那克乘間曰。夫人前此固曾識吾。今能更憶否耶。夫人默然良久。搖首曰。麥歇誤矣。吾殊未憶有此。杜那克亟答曰。夫人恕吾。鄙人於六年前。實遇夫人於萬內之愛司攀旅館。爾時夫人稱第洛菱斯克美也。夫人露不安之色。冷然曰。麥歇操何業。能以姓氏見告否。杜那克曰。鄙人方供職於巴黎秘密偵探署。若吾名稱。殊不一定。然憶前此遇夫人時。似名福爾耳。夫人突應曰。福爾耳。句語次至。震懾繼復。嬌爲鎮靜之聲。曰。然麥歇。今來果何求。杜那克曰。若能得番勃忒死狀足矣。夫人闔目曰。君以何法得之。杜那克聳肩曰。鄙人願少駐此間。幸夫人恕其狂謬。夫人忽斂容曰。君留此耶。妄哉。杜那克更鞠躬曰。幸夫人弗拒。不則往巴黎耳。夫人不語。默注杜那克。有頃。疾引手掣椅上白磁之鈴。女傭瑪利立入。夫人謂之曰。趣遣培脫朗來。客將留宿也。瑪利既去。兩人各垂首無語。須臾。一男僕

岸然入。軀偉而廣。臍容止滋佳。細審之。蓋即侍夫人於草園中者。夫人俟其前。厲聲言曰。培脫朗。汝且引麥歇往樓上之臥室。俟麥歇易衣竟。再引之就殮。宜加意伺奉。弗躁率也。杜那克覺語音至尖厲。棘耳不禁悚然曰。謝夫人厚惠。惟席間尙有他客否。夫人微微搖首曰。無之。吾獨居也。杜那克遂鞠躬而出。培脫朗乃導之登樓。至一華美之臥室。一如牧師所言。時已曛暮。雖窗間尙有餘光。但殊隱約。培脫朗先入。以手近門際。撥電燈之機。令明。始見室之中央。設一銅桿之臥榻。高爽而寬。蒙以白羅之帳。路易十四時式也。沿窗有椅桌。上列書報之屬。輕塵滿之。培脫朗忽於榻端闢一門。曰。麥歇。此爲溷室。杜那克領之。隨即矚目其人。覺其儀態舉止。絕不類隸僕之流。且手足矯捷。於行獵騎擊等技。必所熟練。今喬飾若厮役者。僞也。然而一經偵探家精銳之目光。事且立敗。猶之蠢驢蒙虎鞞。而自豪。卒不能逃狐狼之目也。

少頃。杜那克突然詢曰。汝非法蘭西人耶。培脫朗答曰。然。唉。拉散司產也。語時。狀至倨藐。似深斥此問之非。而欲與之抗禮者。杜那克擇椅而坐。出懷中紙菸。且吸。且言曰。此間以何時晚殮。培脫朗曰。常例以七時四十五分。今方七時。爲候尙早。杜那克曰。吾殊願暫憩於此。汝可自行。培脫朗曰。然則吾爲將麥歇皮篋來。因稍稍鞠躬而出。杜那克俟其去久。亟離椅起。趨榻驗之。乃無所異。復以手四拊牆壁。既又啓門。察浴盆。綜計約三分鐘。事畢。遂歸坐如前狀。頃之。聞足音已登。然上樓。培脫朗右手提皮篋。健步入室。額間汗珠淋漓。如荷重負。杜那克默念是。淺淺者。何至累力若此。且目光矚矚。兇醜逼人。知且有異。顧杜那克初亦爲備。蓋夫人既知此來。爲偵其秘密。又烏甘俯首聽禽。必籌所以對抗之策。雖其策維何。初不能預料。亦惟有堅其定力。徐待機發。今培脫朗容色遽異。知變且立生。因隨手取雜誌一卷。佯爲翻閱。培脫朗

安篋於榻。乞鑰發之。當杜那克授鑰時。目睫下垂。偽為注意於書。一手置衣袋中。力握短鎗。以備不虞。培脫朗發篋出晚服及襯衫領襪之屬。雜陳榻上。乃回身詢曰。麥歇浴乎。杜那克點首應之。而目光仍未稍



時取鈕視之。式與常鈕無異。惟色白似銀質。乃續曰。汝惠吾。吾深感汝。第吾滋不悅。銀製之鈕。若汝領上之銅鈕。則吾甚悅。愛汝曷以此鈕易之。培脫朗神色立變。殷紅之唇漸作灰白色。嗣乃力遏恐怖之狀。答

舉培脫朗轉身入浴室。閱一分鐘。旋出右手之指。駢疊似有所挾。就榻翻檢得襯衫及領。突自指縫中出一鈕。潛為扣屬。杜那克見狀。仍若無覺。徐起行。趣門際。出不意。闔扉鑰之。既乃迴身向榻。許以一手撚鬚。言曰。汝非以領鈕贈吾耶。培脫朗瞿然而震。兩目直注。杜那克期期不能措一辭。久之。言曰。吾句以麥歇領上無鈕。因私以吾鈕扣之。杜那克曰。佳哉。汝乃惠吾。以此言

曰。麥歇果不悅者。請以見還。吾將另取銅鈕呈之。杜那克含笑曰。然則汝亦不悅此鈕矣。詎番勃忒臨。殂之鈕亦類此耶。言際取鈕置掌中示之。培脫朗猛奮身攫掌中之鈕。力犇思遁。顧門鑰不得關。乃以背舐門。立迴身面杜那克。弩目聳肩。狀獍如彪。口中嚙鬚。然似方詈咀。杜那克初不動容。霽色言曰。汝毋恐。弗思以力逞。茲事之解決亦至易。惟在汝。句語未終。電燈遽熄。室中黝黯如漆。杜那克大驚。急蹙身伏地。間以伺動靜。於時聲息都杳。兩人各力制其呼吸。令弗作聲。杜那克乃運其目光力辨暗中之物。見近窗之隈。顯一幽綠之光。隱隱如燐。火然度其距離。約六七碼。杜那克自忖。此光必發自領鈕。當培脫朗爭奪時。倉卒未爲所得。乃流落於彼。蓋吾驗此鈕似含有燐質也。思擬間。陡覺一黑影橫互而前。地間亦微微作聲。似鼠行。光乃倏然滅。杜那克亟匍匐從之。迨近。縱身扼其人。而額上突爲物所格。痛絕幾暈。立退伏不稍動。二分鐘後。痛始稍減。傾耳聽之。闕寂無聞。意此時兇徒或已潛避。心至懊喪。振衣而起。躡足至窗。許忽見數武以外微光一綫。復迎面而來。蓋培脫朗既獲此鈕。樂乃不翅初未念此鈕能發光而爲之揜護也。杜那克慎爲審度。猛撲而前。一手招其喉。令弗聲。一手出一圓形之石塊。以兩指揉之。使屑。急按於培脫朗口鼻間。俄而空氣辛烈。氤氳室中。戟鼻欲噦。而培脫朗頹然僵矣。杜那克遂扳電燈使明。拾鈕細審。知鈕質係蘭特姆。此物爲醉麻劑中最烈之品。凡人血液中苟爲此物所沾染。於數小時間。知覺立泯。以之制人之命。實視一切殺人器爲優。因探其衣囊。得一鉛質之小盒。察其形似用以置鈕者。遂納鈕藏諸懷中。復周搜其身。無所得。乃反繫兩臂。繫諸榻桿。而彼驚悍如獅。狠毒如蝮。之培脫朗。至是乃木木無動。任之擺弄。事藏杜那克汗被輔頰。爲狀殊罷。忽聞浴盆中水聲。方澌澌而流。因卽解衣就浴。浴已。覺腹

餒思嚼。出時錶視之。正七時四十五分。乃忽忽納衣於篋。熄燈鑰門而行。

杜那克既抵餐室。夫人已先至。笑鑿迓之。入坐。杜那克於桌之他端。言曰。吾意麥歇必嚮適。培脫朗當不致媠嫚尊客。杜那克應曰。謝夫人。渠誠惠吾言已。把棧執匕。恣意飲啖。蓋杜那克此時爲樂已極。以絕短之時間。而破此巨案。中心愉快。誠不能不自爲慶幸。頃之飢餓稍殺。胃納亦遲。乃仰首視夫人。覺姘容。媠光至足。動人而明。慧之雙眸。則直注己面。似方辨察己之顏色。有無變異者。杜那克佯爲無覺。乃相與攀話。經常之事。夫人亦長於口給。娓娓應對。不稍濡滯。而桌上珍肴名酒。臚陳幾滿。夫人懇勸進。狀至懇敦。少須席罷。瑪利進捲菸。菸細而長。一端裹以金色之紙。爲味彌永。波斯產也。夫人亦取其一。引火吸之。言曰。麥歇此來果不虛否。番勃忒之死狀。當獲其端倪矣。杜那克曰。否。夫人盛情款客。禮意殷渥。鄙人方私幸得引夫人爲友。又烏敢自尋煩惱。以取憎厭。夫人聞言大笑。若深幸其謀之售者。因曰。麥歇乃引吾爲友。良感顧交。期至促。明日麥歇死矣。杜那克竊笑久之。答曰。胡速。乃爾夫人微翁。其睫曰。吾亦不願若是之速。則友誼庶可廢續。杜那克不答。駢兩指。彈去菸上灰燼。旣忽。突然詢曰。夫人於蘭特姆之質性。亦頗研究否。夫人皇然曰。蘭特姆耶……杜那克急應曰。然。吾聞夫人富金。故能多得此物。信耶。夫人雙眉頓蹙。曲其左腕。置胸臆間。低聲曰。君何爲詢吾。以此。杜那克曰。吾好化學。於此物。曾加剖驗。然值昂而不易得。惟醫士奧司勞克。嘗以之醫人。吾聞夫人亦累嚮彼人。購得之。夫人面容驟變。手中捲菸。不期而墜。眸子矍矍。露異光。如受獵之狐。杜那克復曰。顧世人徒知蘭特姆具醉麻之作用。初不知能致人之命。且爲力至神。死後絕無纖毫之毒證。以留間隙。昔有牙醫某。以蘭特姆嵌置牙心中。陷其仇家。越一晝夜而

仇家歿。衆疑之。令醫士反覆剖驗。至十餘次。卒未獲受毒之迹。兆獄不得直。及後。牙醫於醉中自洩。始置法焉。夫人多經驗。此理必熟審也。言至此。覺夫人嚙齒作聲。酥胸間吐噏之勢。漸次加促。因續曰。設以之。殫成領鈕。加於脊梁間。則傳染尤易。取効亦速。夫人力搓兩手。直欲失聲而嘯。杜那克隨出鉛盒之鈕。置桌上曰。非類此耶。夫人立躍而起。桌幾爲覆。顛聲呼曰。培脫朗。杜那克從容曰。渠尙偃臥未省。恐不能應夫人之召。夫人目注杜那克久之。廢然倒椅間。慘默無語。一如以癘疲之舵工。駛舟於驚風駭浪中。無一線希望者。杜那克乃徐徐曰。夫人恕吾鄙人。乃擾清輿。然此來實爲五百萬法郎。計今旣得有歸宿於職。已盡。夫人曷速治裝。吾等行矣。夫人望白之面。至是已無可變易。嚶然曰。何往耶。杜那克曰。巴黎耳。

(完)

詩選

春暮懷梧生二首

徐世昌

大珠山○外○雨○絲○煙○水○溟○濛○棹○去○遲○潮○落○平○灘○歸○雁○遠○
懷○人○多○在○晚○晴○時○

沈○陰○淺○霧○嫩○寒○加○人○去○鞦韆○影○半○斜○春○晚○樓○臺○消○息○斷○
淡○煙○微○雨○病○梨○花○

次韵和仲琴贈行

徐世昌

酒○能○深○勸○詩○能○酬○黃○葉○青○山○未○解○愁○落○日○寒○鴉○盤○不○定○
為○誰○飛○去○為○誰○留○

張叟樓贈石答之以詩

徐世昌

攜○來○海○上○一○拳○石○好○伴○山○中○雙○隱○樓○夜○半○雲○興○作○雷○雨○
人○間○亦○自○有○潛○蚪○

社會小說

金錢與愛情與

(行)

(發)

(局)

(書)

(明)

(文)

小 本 小 說

十種合購者祇售大洋一元 附贈 布匣

小社 說會 鬪 富 奇 談	小奇 說情 血 巾 案	小奇 說情 黃 金 劫	小言 說情 水 底 鴛 鴦	小偵 說探 吳 田 雪 冤 記	小札 說記 殘 夢 齋 隨 筆	小愛 說國 碧 玻 璃	小社 說會 花 蠹	小哀 說情 桃 源 慘 獄	小幻 說想 魂 游 記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角二分	價洋一角	一角四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五分	一角四分	一角四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售)

(代)

(局)

(書)

(華)

(中)

社會小說 金錢歟愛情歟

Bury M. Ayres 著

大拙山人 彭年 尚譯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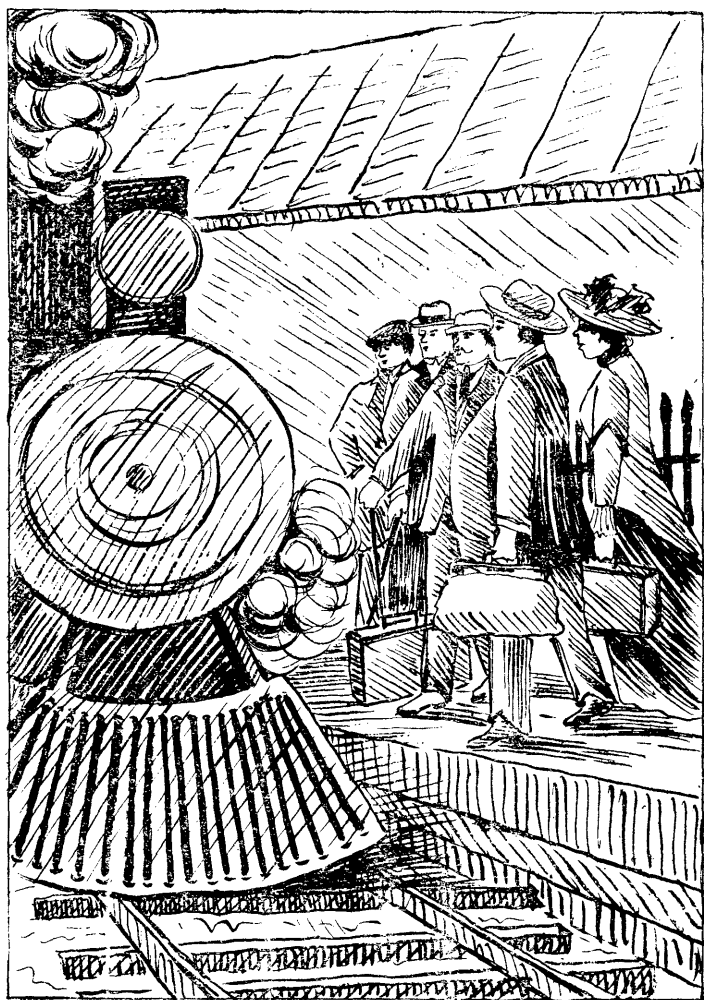
雷綠莉隨其夫亞伯陸特立於車站月臺之上。時微風習習。臺上亦空洞無物。雷綠莉沉思不語。默念其夫將往巴黎。約有兩星期之勾留。預計此十四日中。已在家若何排遣。

亞伯陸特者。軀幹魁梧。貌修潔。一望即知重衛生之英人。雷綠莉則腰肢嫋嫋。弱不勝衣。顏亦作灰白色。彼二人訂婚以後。人多疑之。皆以亞伯陸特識雷綠莉爲異事。直至今日。彼等婚姻已閱三月。人之疑團依然未破也。

初亞伯陸特本與馬利亞克魯絲訂有婚約。後因愛雷綠莉之故。遂棄馬利亞。馬利亞在此半鄉半城之地。雖可稱爲美人。然比之雷綠莉。究覺弗如。馬利亞又孑然一身耳。僅有一教父。當亞伯陸特與雷綠莉結婚時。人多爲之不平。遂勸其往美洲親戚處一遊。比其返時。其教父亦死。

茲者亞伯陸特有至要之事。將赴巴黎。是以雷綠莉送之。雷綠莉立於月臺正凝想間。俄聞汽笛催人。乃走近亞伯陸特之側。亞伯陸特適以目視極美之金時計。此時計乃彼所贈者。亞伯陸特以婉愛之聲曰。再會。再會。復俯身與之接吻。幾與兄妹無異。雷綠莉亦曰。再會。旋欲言又止。亞伯陸特上車。坐於頭等之地位。啓其窗。伸首於窗外。謂雷綠莉曰。予此去。實只兩星期之耽。閣雷綠莉曰。恐不止此。予願同汝行也。亞伯陸特笑曰。此度忙甚。將來再攜汝同去可耳。雷綠莉答之曰。可。汽笛又鳴。鳴作極銳之聲。火車已蠕。

蠕動離此月臺矣。雷綠莉復向前追曰：汝勿忘我。倘鱗鴻甚便，寄我數行。汝願意否？火車行漸速，有夫役牽雷綠莉之臂，大聲言曰：汝尚立於彼處耶？亞伯陸特亦在車中答曰：予抵巴黎，卽有平安報汝。汝勿念



雷綠莉仍呆立如木偶。見火車如風馳電掣，覺有滿腔心事未語。其夫又思未與其夫接吻，再轉盼間，火車已杳無踪影。

遂擬回家。剛行至月臺之邊際，有一人由後追至，曰：請恕予。雷綠莉回眸視之，見其人貌黝黑，如常在炎熱之日光中者。問曰：馬利亞之家尚住於此否？雷綠莉聞馬利亞三字，面驟紅。緣曾聞馬利亞及亞伯陸特之事故也。沉思良久，始勉強言曰：是也。

彼仍住於此。予聞人云，密司馬利亞前往美洲。此時想已回矣。黑人曰：信乎？汝識彼耶？雷綠莉曰：予固識之。黑人曰：馬利亞不與人訂有婚約乎？其人名亞伯陸特，予之友也。彼曾有信告予。雷綠莉曰：彼二人婚

事早已中止。黑人作驚訝狀曰：中止歟？恐未必然也。果爾。亞伯陸特豈非瘋漢耶？彼前寄予之信，字裏行間，若至快樂者。雷綠莉曰：實已中止。且在前數月之間，黑人曰：汝不信予言歟？彼之信，尚存予處。予敢自誓。彼等尚未中止。雷綠莉不悅，大聲呼曰：彼等誠廢約矣。亞伯陸特今已娶我。語畢，又自悔不應以此告之。於是半晌無語。黑人乃以目端相其上下。雷綠莉知黑人心，必以己與馬利亞相比較。即匆匆離去。月臺忽見地上有一信，拾起視之，信面載亞伯陸特姓名及地址，以為係其夫所遺，遂持之歸。不一時，經過無數之街市，即抵門首矣。入門後，徑至臥室，解衣脫帽，旋又憶所拾之信，先在街中走時，則持之於手。此時置於一首飾之案上。案之四周，有首飾極多，取觀之，乃一舊信耳。係數月前愛弟溫所書。愛弟溫者，亦雷綠莉舊相識也。曾向彼求婚而未之許者，其信云：

予親愛之亞伯陸特，予接汝信，知汝將棄馬利亞而婚幼小之雷綠莉矣。予之老友，予百思不得其解。汝豈以雷綠莉之父多金耶？果爾，則真令人齒冷。須知愛富憎貧，喜新厭故，皆好男兒所不為。予之老友，汝宜再三思之。予無狀，知開罪予友，雖然，仍希老友不以予言為河漢也。汝之誠實友人，愛弟溫上。雷綠莉閱畢，心滋不樂，即欹枕而臥。少選，似銀之鐘鏗然作響，旋有一侍婢登樓，叩其門曰：夫人飯已安矣。雷綠莉起身，硬如僵，且非常之冷，四肢皆震顫，乃燃其房中之燈，就一大長鏡照之，見己面，幾無人色。遂易粗外衫，下樓用膳。食時，為狀至可憐，如各物皆不能下咽。因心中思潮往復之故，既思愛弟溫幼時，曾將其囊中之錢買糖果給己成人之後，待己仁愛，更與長兄無異。復思亞伯陸特之娶己，不過以己之多金，非真有愛於己。思至此，氣上冲，不可遏，乃將刀又置下，以椅向後一推，即起立呼婢曰：瑪義，予不思。

食予尙未饑也。便走入會客室內。

此室極華美。四面皆可通風。其陳設之物。皆彼所揀擇者。乃在其中。獨步如蟻。旋磨上。頗呈杌隉之態。意謂亞伯陸特在家。即可問其真意。然又遠在他方。尙須候十四日。十四夜。縱以函詢。亦恐無益。正焦急之際。頓覺寒氣來襲。遂出室。向右行。忽撞入一人。懷抱之內。視之。愛弟溫也。愛弟溫輕握其腕。曰。予未傷汝。否。予甚恐傷汝也。予令瑪義先容。彼不允。是以予徑入。語次。見雷綠莉之面。有一種可怖之色。又驚問曰。汝何事耶。亟牽之入會客室。閉其門。將彼置於一椅上。已則立其側。雷綠莉欲答所問。彷彿滿腔愁緒。無從說起。僅以首伏於愛弟溫之臂。痛哭。愛弟溫見其爲狀。若此。亦不解何故。惟緊握其手。憂慮之色。亦猝然見於面。雷綠莉忽收其淚。曰。請汝恕予。予度此漫漫長夜。真無聊賴也。予恨予一人……愛弟溫曰。亞伯陸特現往巴黎。汝之岑寂。自不言可喻。其語聲極和藹。雷綠莉復拭淚。以手拂其髮。於後曰。予今日下午。送彼上車。彼云。須越兩星期。始作歸計。予不知將以何法送此長日也。語已。又微笑。若有羞意。愛弟溫曰。消磨此十四日。亦甚易。予現有一新馬車。予二人可同乘出遊。汝如願意。明日十一鐘時。予卽來相約。並可在外用膳。至夕陽西下。再緩緩歸來。豈不度過一日乎。至後日。定可接巴黎之信矣。後又作安慰之語。無算。若成年之人。對於一不快樂之小兒。卒使其破涕爲笑。始辭去。

雷綠莉自愛弟溫去後。遂亟亟登樓。入己之臥室。又將所拾之信。反覆展視。以前之憂愁。似消去。強半是夜睡極安適。至天明始醒。猶憶夢中馬利亞與亞伯陸特同在一方也。晨起梳洗畢。愛弟溫至。扶之入車中。告以馭車之法。復恐雷綠莉思量舊事。又故絮絮不休。俄經過無數之地。忽至一歇足處。雷綠莉見昨

日之黑人與馬利亞並肩而立。兩頰驟緋紅。深悔不應將嫁亞伯陸特之事。告之想黑人已轉告馬利亞矣。頗不樂。是日同愛弟溫遊至傍晚始回。然因黑人之故。芳心終不釋然。愛弟溫送彼至門外階級上。與之道再會。見其有不豫之色。急曰。我親愛之雷綠莉何事耶。雷綠莉搖其首。卽入其屋。

次日晨起。聞郵差至。遽下樓。見有緘札數事。皆人之寄己者也。然獨無自巴黎來者。乃回至樓上。心中若一大石橫瓦。其中少選郵差。又送一明信片來。視之一面爲法國跳舞女子之像。一面卽亞伯陸特手筆。僅云平安。抵巴黎。非常忙碌。雷綠莉閱竟。擲諸火焚之。以爲丈夫愛其妻子。未有不寫一詳細之函。以免其妻之盼望者。今亞伯陸特僅以一明信片給己。於是愛之之心更歸澌滅。而且怒甚。遂自語曰。予今亦不懼矣。乃由電話請愛弟溫來。導彼出遊。不一時。愛弟溫至。見雷綠莉一反昨日之態度。欣欣然有喜色。並喃喃自語云。將圖一己之快樂。愛弟溫曰。亞伯陸特有信否。雷綠莉笑曰。予僅得彼一明信片耳。於是二人復出遊一日。至第三日。亞伯陸特有一信來。信云。

予親愛之雷綠莉。予願汝安好。並盼汝以一紙書來慰予。懸系予在此事。如蜩集將延。展數日。恐兩星期不能摒擋。乃事也。亞伯陸特書。

雷綠莉將信撕作片片碎。且怒曰。彼之以信給予者。不過欲多延數日。仍不報。越三日。又有一電至。電云。汝不復予信。汝病耶。

雷綠莉以電遞愛弟溫閱視。愛弟溫曰。汝何以不給彼信。雷綠莉曰。予又何事。必須給彼。予實無語可說也。乃覆一電云。

予安適亦忙甚無暇握管。

以實在而論雷綠莉自亞伯陸特去後實無一分鐘在家日與愛弟溫出遊以度快樂之日光脫一時不與愛弟溫俱則心滋不悅時光易逝忽倏兩星期已畢亞伯陸特又有一明信片至雷綠莉閱過卽付愛弟溫片上書云。

予在此如坐愁城希汝保重汝可愛之身予聞人云汝近同愛弟溫爲友然乎否乎。

愛弟溫謂雷綠莉曰彼曉舌者究何人耶不識吹皺一池春水干彼底事雷綠莉聳其香肩是時所著乃夜間之服較白日尤爲美麗頸上與肩之上肉肥白如瓠髮鬆似飛蓬兩目亦閃閃有光答曰彼知之甚善予亦不諱予將以函告彼愛弟溫曰果爾亞伯陸特歸必速矣汝亦可以驩樂也雷綠莉皺其眉曰恐不爾爾愛弟溫曰何耶雷綠莉曰予不能與汝出遊也愛弟溫曰然則與予同遊爲較樂乎雷綠莉曰此自然之理於是二人又談良久雷綠莉忽憶有音樂會入場券數張猝然曰予等再出一遊可乎語畢卽嫣然一笑愛弟溫答曰可遂同去至時音樂會正開場立場外一分鐘許卽有侍者導之入一廳堂座中之客幾滿侍者乃指二椅令彼等坐時有一婦人唱愛情之歌音調淒婉當歌聲起時廳堂之中萬聲俱寂歌曰。

汝不愛予兮昨夜仍愛予有人若論予心兮如石之不可轉而候汝之愛情予知汝必心回意折而以愛情給予兮故予不伸手而向他人。

愛弟溫側其身視雷綠莉之面見其一雙秋波正注於歌者知彼靈犀一點已赴巴黎矣雷綠莉見愛弟

溫視己亦轉首視之。及第一調將畢。雷綠莉曰。予倦矣。愛弟溫即起立曰。予等之車不復在此。可雇一車去。二人遂出廳堂。在彼等所坐後數層椅上。有一婦人。當彼等出時。頗注視。又與其同伴喁喁私語。此婦人即馬利亞也。二人出後。便雇一車。時雨正霏。霖路滑如油。車輪旋轉。無一絲聲息。雷綠莉坐於車中。身向後倚。闔其目。因聞歌中之語。彷彿爲己寫照己之心事。遂如機被撥。故念亞伯陸特不置。又想與亞伯陸特成婚之夕。兩人甜蜜之風味。幾忘愛弟溫之在其側也。

愛弟溫坐於其旁。以手置兩膝之間。亦思所作之事。大屬非是。己乃臧否人物之人。竟與他人之婦。深夜同遊。將何以免人之清議乎。乃自怨自艾者。再將窗帟拭去。窗上之雨。遂向外視。見轟礮之路。爲雨所溼。街頭黃色之電燈。雨灑其上。幾似愁人之目含淚未乾。正凝神間。車忽傾。幸爲一木所支。然愛弟溫向前一仆。其額已將窗之玻璃擊碎。須臾支車之木亦倒。愛弟溫臥於車箱中。大聲呼曰。雷綠莉。雷綠莉。時雷綠莉亦仆。愛弟溫遂握雷綠莉之手。而抱於臂上。曰。汝傷乎。予則未傷也。倘予尋得車門……俄有一人啓其門。扶彼等出。問曰。汝等傷乎。此車乃撞於一燈架之上。愛弟溫出。仍以手抱雷綠莉。覺有血流於面際。乃由衣中出手巾拭之。有人問曰。先生傷歟。雷綠莉亦作恐怖之狀。問曰。愛弟溫。汝傷乎。愛弟溫答曰。不過額上略有微創耳。又有數人導之至一藥肆。洗其面。以裹創布裹之。愛弟溫視雷綠莉一笑。於是又雇一車去。愛弟溫囑御者徐徐行。不必求速。恐又作前車覆也。

車行時。愛弟溫以手圍雷綠莉。雷綠莉之身震顛不已。忽大哭曰。汝幾殞命矣。愛弟溫曰。何至如汝言之重。當車傾時。卽有木支柱。縱無此木。亦不過稍危險耳。雷綠莉仍涕泣不止。愛弟溫以手撫其脣曰。癡人。

歎予尙未殞命。汝卽煩惱。若是萬一。予眞因傷而死。汝又如何少選。車至亞伯陸特之門。愛弟温扶雷綠莉入。乃將所遇之事告瑪義。並囑其善爲伺應。復以白蘭地酒少許飲雷綠莉。抱之至一躺椅上。遂起身欲去。雷綠莉淚眼盈盈。現極慘之狀。曰：汝欲去。汝眞忍心人也。竟拋予一人。在此乎。愛弟温握其手曰：汝試思予乃一男子。在此實多未便。今晚俱受驚矣。亦宜各自安息。況自亞伯陸特去後。予等俱在一處。汝思彼不回家。究何意耶。且汝等結婚不過三月耳。汝須信予之言。以一緘給彼。雷綠莉哭曰：予實不願再面若人之面。亦不願再耳。其名愛弟温。鬆其手。又欲去。雷綠莉更大聲哭曰：汝不告予乎。汝眞愛予。汝言果眞。請卽攜予同去。若不然。是不愛予也。汝不予愛。予尙望何人愛耶。愛弟温時以目他視。兩手插於衣袋之內。忽又折回。曲其腰抱雷綠莉於臂。曰：予愛汝。予非常愛汝。乃與雷綠莉之髮接吻。復與其面。其手接吻。雷綠莉忽又憶及歌中之語。遂將愛弟温推開。且哭且言曰：去去。

(二)

愛弟温去後。雷綠莉徐徐至其牀上。展其錦被。良久始睡熟。至次日醒時。朝暉照紗窗矣。侍婢瑪義捧茶入。並持一信。信面黏有巴黎之郵票。雷綠莉以信置於被上。不欲汲汲啓視。恐閱後又增煩惱也。直將衣著畢。始發緘伸紙。其詞云。

親愛之雷綠莉。自別以來。已閱三星期矣。此三星期中。汝無一信寄予。何忽然也。予聞人云。自予去後。愛弟温卽爲汝之密友。予非薄情之人。汝亦知之。有素然。汝不將此事向予說明。則不及黃泉。勿相見也。汝之亞伯陸特書。

雷綠莉閱至末數語便大笑。自思以前本欲與愛弟溫結婚。後因亞伯陸特之相愛。故不成爲事實。今既知亞伯陸特非眞愛也。不過爲金錢之媒合而已。且又有此書來。遂決意欲嫁愛弟溫。故非常快樂。預料愛弟溫今日必來。初不計其昨晚回家。想及何事也。

愛弟溫昨日回家。思彼連日與雷綠莉所作之事。且羞且愧。因亞伯陸特己之友也。雷綠莉友人之妻也。與友人之妻。而有愛情。將置友人於何地。又以名譽與愛情相衡量。覺愛情輕。而名譽重。兩者直鴻毛太山之比例。是以決計不再至。雷綠莉處。雷綠莉候一晨早。見其久久不至。遂戴其帽出門。走至一街市轉角處。見馬利亞在焉。貌甚美。以亞伯陸特必仍戀戀於彼也。止其步。牽馬利亞之臂而言曰。予等可談片時乎。馬利亞不知所爲。何事頗驚訝。曰。信乎。時路上寂靜逾恆。幾無一人來往。雷綠莉曰。想汝必以予爲瘋也。密司馬利亞予有一事詢汝。予之夫因何與汝離婚。而與予結婚也。望汝以實告我。其無隱。予二人今亦朋友矣。請趣言之。馬利亞沉思半晌。始聳肩言曰。亞伯陸特一窮措大也。彼負債纍纍。予無力代償。彼知汝父雄於財。故與予脫離關係。語次。又向雷綠莉一視。曰。汝以實詢我。我卽以實告汝。少息。復加一語曰。予已與蘇格里福訂婚約矣。前數星期在車站月臺上與汝談者。即彼也。馬利亞尙欲待雷綠莉之答復。雷綠莉竟徐徐去。且行且思。愈信亞伯陸特之娶己。因金錢也。非愛情也。乃信步仍回其家。急問愛弟溫來否。皆答云。未來。旋卽入其臥室。伏案握管。以答其夫之信。然走筆如飛。似未稍加思索。旣畢。亦不再審視其信云。

來信已奉到。予等之婚姻。實不應結。而結。予將與愛弟溫至他處漫遊。至於予心。仍愛汝也。雷綠莉上。

第

七

集

又書一信。係給其司帳者。將二信貼郵票訖。卽搖鈴喚其侍婢。以信給之曰。汝將此付郵。勿遲。侍婢接信遂去。雷綠莉以目送之。須臾。又由手上取下一約指。此約指係亞伯陸特與彼訂婚之物也。乃置於案上。忽聞廳堂中有愛弟溫語聲。不禁大樂。俄愛弟溫入。閉其門。彼此相視。無語者久之。雷綠莉言曰。汝何珊珊來遲。幾令予盼眼穿矣。愛弟溫曰。予之來爲汝服禮。昨晚予無狀如卑陋人之行爲。予願跪於汝前。乞汝宥恕。雷綠莉泣曰。汝亦不愛予耶。愛弟溫曰。予非不汝愛。然禮不可踰。此數日。予等皆在夢裏。予今已恍然大悟。汝豈尙未醒耶。予記汝幼時尙不若是。雷綠莉曰。予幼時甚樂。卽未嫁亞伯陸特以前。予亦樂予喜與汝共語。予願上帝仍回予於舊日之地位。愛弟溫曰。汝何意耶。汝婚姻以後。自宜更樂。汝嫁亞伯陸特。因彼愛汝也。汝……雷綠莉趨至其前。抱之。目熒熒有光。亟曰。彼棄所愛之女子。而就婚於予。蓋欲予償彼之債耳。彼何曾愛予。且屢屢欺騙予。玩弄予。直言之。以欺詐取我之財。是以汝等亦嘖有煩言也。汝責彼之信。尙存於予處。予證以馬利亞之語。亦與汝信相同。愛弟溫曰。汝嘗言也。予實無此信。亞伯陸特與汝之事。予知之最稔。汝云。彼因汝多金而始娶汝。其實汝尙無錢也。雷綠莉一笑曰。予父乃一富人。彼知予父之錢。必歸於予。豈此等淺顯之事。予亦不能想及耶。予思馬利亞甚美。彼不愛馬利亞。卽不能愛予。愛弟溫握其腕曰。汝之思想全左矣。亞伯陸特之不愛馬利亞者。因汝比馬利亞美也。馬利亞之告汝者。實非由衷而出。汝勿信人之言。人實誑汝。惟予語皆出自肺腑。汝不可不信。知予之心者。只上帝耳。

雷綠莉冷笑。乃由書案內取出一信曰。若汝之言。非給我者。汝何以有此信耶。此信係亞伯陸特遺於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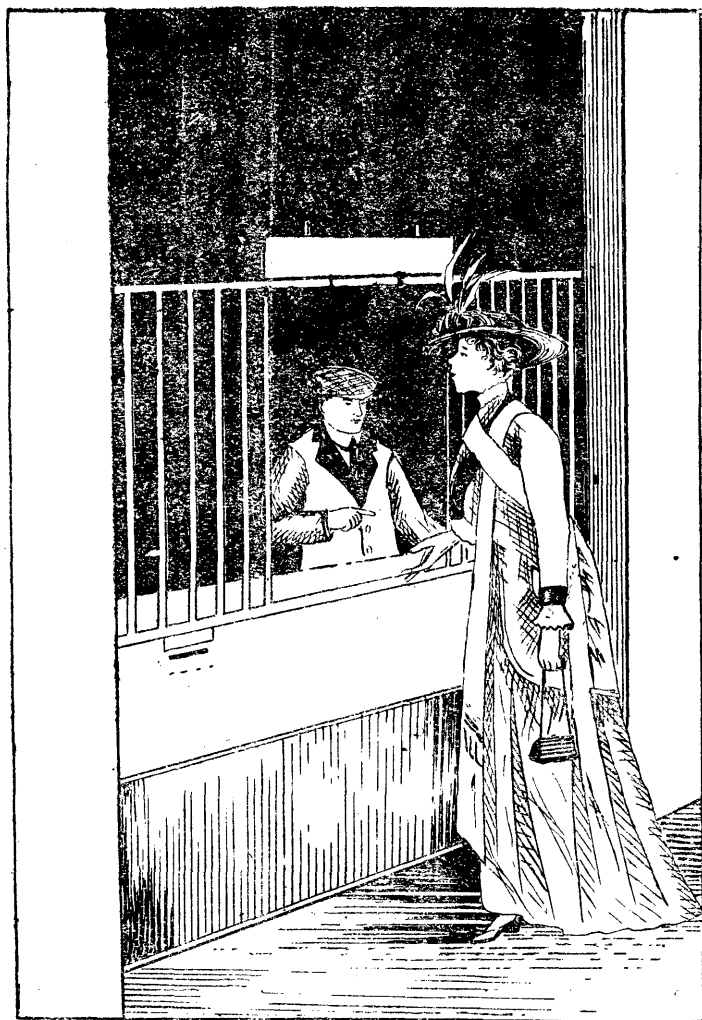
臺上者愛弟溫先視其信面復將信抽出。匆閱一過。卽擲於地上。大笑曰。汝以此爲鐵證。耶。雷綠莉。汝先何不告予。若先告予。予早爲汝以快刀斬亂絲矣。語畢。卽於衣袋內搜出信一束。擇其一遞雷綠莉。曰。汝視此信。昨晚始置於予之身傍。前則置之書案之內。予謝上帝。尙未將此毀壞也。雷綠莉。汝視之。汝不信。予可信。此也。雷綠莉不受愛弟溫強與之。又將己之手握其柔荑。恐其擲諸火爐。或撕碎也。復逼之。展視其信云。

親愛之愛弟溫。昨晚接來信。以好男子相勉。勗老友。歎汝誤會予意矣。予非愛雷綠莉之錢。予實愛彼之貌。彼有錢無錢。與予愛彼之心。毫無關係。至予債臺。雖築無論如何。予必能自了。老友歎。汝須祝予。與雷綠莉早締絲蘿也。此事本不應相告。夫以男子愛一女兒。而告第三之人。豈不愚甚。因汝爲予之老友。故傾吐而出。汝閱後。可拉雜摧燒。不足爲外人道也。亞伯陸特上。

雷綠莉念畢。愛弟溫不視其面。乃步至窗前。以目向外。時雷綠莉之面慘白如紙。若彼之末日。至矣。緣彼一鐘前所給亞伯陸特之信。不過一時負氣之語。茲則悔交集。遙揣亞伯陸特得信後。必不能見。恕縱以信辯之。亦不能使其渙然冰釋。此時又未便告愛弟溫。彷彿身在茫茫大海之中。愛弟溫轉身一瞥。見雷綠莉若重有憂者。躊躇少許。遂去。

雷綠莉走至客堂。喚其侍婢曰。瑪義。予給汝之信。已付郵否。瑪義作驚訝狀曰。夫人。予已投諸郵筒矣。至六句鐘時。郵差卽至彼處。收取。想此其時矣。雷綠莉頷之。遂出門。向本街之下段走去。俄至郵筒之側。便佇立顧盼。擬俟郵差至。向其索回前信。又恐郵差不之許。於是復前行。往此地最近之郵局。意欲求此局。

之。局。長。救。之。時。距。六。點。鐘。只。十。分。鐘。矣。雷。綠。莉。匆。匆。走。如。恐。弗。及。不。移。時。即。至。乃。立。其。櫃。旁。彼。處。有。一。郵。差。正。翻。閱。簿。記。櫃。上。有。信。一。束。雷。綠。莉。正。擬。與。郵。差。語。以。手。扶。櫃。上。不。意。手。旁。有。鑰。匙。一。提。是。時。又。有。一。



人。入。局。門。為。狀。至。困。倦。且。行。且。呼。郵。差。之。名。郵。差。與。之。語。雷。綠。莉。乘。間。取。鑰。匙。於。手。復。奔。至。街。上。心。甚。惶。怯。彷彿。有。無。數。人。之。來。追。者。又。狂。奔。不。但。嬌。喘。不。已。且。足。欲。進。而。趑。趄。未。幾。達。郵。筒。之。地。倚。筒。少。立。而。喘。其。氣。知。為。時。已。迫。亟。以。震。顫。之。指。持。一。匙。就。筒。探。之。不。意。太。小。又。以。一。試。之。復。不。合。再。屢。屢。試。之。終。無。一。合。者。後。僅。剩。一。柄。未。試。彼。非。常。之。懼。不。知。究。合。式。否。忽。聞。足。音。之。然。手。震。顫。不。已。而。足。聲。愈。近。並。為。腐。役。所。拾。置。廳。堂。中。請。恕。予。

雷綠莉視之。非他人。乃瑪義耳。手持一絨。立於電燈之下。雷綠莉趣取信閱視。孰知即己所欲。取回之信也。不禁狂喜。

予又不得不敍愛弟溫矣。愛弟溫自別雷綠莉去後。即發一海底電信。催亞伯陸特歸。亞伯陸特得電。即束裝就道。抵車站時。愛弟溫已候於站旁。彼此相見無言。僅握手爲禮而已。亞伯陸特之貌。似有無限煩惱。二人遂雇一車。車行時。愛弟溫即將雷綠莉近狀。一一告之。但語不涉及己事。至將畢時。又曰。予以電催汝。彼尙不知也。予自昨早。即未與彼相見。所有之事。予已告汝。汝勿庸多疑。可耳。須臾車抵亞伯陸特之門。愛弟溫道再見。便乘車去。

亞伯陸特徐徐上門外之階級。見雷綠莉之臥室內。有燈光射出。遂按叫門之鈴。瑪義啓門。見亞伯陸特歸。呼曰。先生歸來。歟。予見汝甚喜也。夫人自先生去後。時時抱恙。予欲寫信告先生。彼又不許。亞伯陸特不答。乃急急登樓。雷綠莉之門。僅半掩。推其扉入。時雷綠莉躺於火旁。一安樂椅上。亞伯陸特直至其側。俯其腰曰。妻歟。汝無恙歟。雷綠莉初不料其歸也。聞其語。舉首視之。見係其夫。遂長歎。少選。即眠於亞伯陸特之臂上。在雷綠莉之意。欲辯白與愛弟溫之事。並向之服罪。然尙未啓齒。亞伯陸特曰。皆予之過也。予使汝用汝父不幸之錢。又未顯明予愛汝之意。汝一婦人。無怪生種種之幻想。予之過也。復何言焉。語畢。一笑。俯其首。與雷綠莉接吻。又曰。雷綠莉。汝不知我去後。所過爲如何之日。予聞人云。汝鎮日與愛弟溫遊。予知愛弟溫愛汝。予……雷綠莉曰。予不愛彼。予今愛汝。直至死時。無二心也。又繼續言曰。予聞馬利亞云……亞伯陸特亟止之曰。汝勿墮其術中。彼挑撥予二人之惡感耳。彼乃一蠢婦人也。予厭之。故

與○汝○訂○婚○此○已○往○之○事○本○可○不○必○再○提○然○汝○道○及○又○不○得○不○告○汝○也○二○人○坐○於○火○旁○寂○靜○片○時○雷○綠○莉○之○首○則○倚○於○亞○伯○陸○特○之○肩○亞○伯○陸○特○之○手○則○抱○於○雷○綠○莉○之○腰○亞○伯○陸○特○猝○然○問○曰○汝○思○量○何○事○耶○雷○綠○莉○與○亞○伯○陸○特○之○手○接○吻○曰○予○思○汝○歸○來○予○甚○快○樂○也○



(完)

學校小說

化粧之學生

著名大
家小說

林琴南

初著

黑奴顛天錄

全書二冊
價洋九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林著小說夥矣而黑奴顛天錄為其最初著述生平第一得意之作萬本萬徧有口皆碑原本乃美女士斯士活著描寫白人役奴之慘酷無微不至至林君譯譯之苦心則因白人之虐待華工而用以借警我同胞兩兩對照各有深意此為小萬柳堂閱本圈點均吳芝瑛女士所加眉目清醒尤覺明瞭難并美具此書有之矣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八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滑鐵盧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八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拿破侖蹂躪全歐敗于垂成自莫斯科一歷後募兵苦戰利俾瑟逮於滑鐵盧行間尺寸之事譯譯悉屬奇偉以老整約瑟為綱以其妻格西利為點綴而列國之聯兵法人之死殉路易時代貴族之復張教談之再熾一二真正民黨反在閭巷小民描寫尤為盡致此為琴南先生初著典雅名貴固其所長而精神彌滿結構精嚴前茅究勝後勛愛讀林譯者當不河

漢斯言

(丙子三七)

小學
化裝之學生

茗狂譯

耶魯大學。吾美學校中之卓負盛名者。肄業其間者。恆以千計。所造就之英才。不可僂指數。其內容之完美。教務之周密。蓋可不言而喻矣。然有一事。至爲奇特。則學生中新舊之界限。綦嚴。凡新生初入。必受舊生之種種苛待。一若此大學學生之名譽。至爲可寶。初入者。一旦遽得之。宜爲舊生所妬。而新生之受舊生苛待。必至俯首貼耳。不敢倔強而後止。迨後感情漸洽。始趨而入於舊黨中。顧新生之來源。源不絕。於是新舊二黨之爭。亦無時或已。而年少之人。富於思想。故奇情。乃日闢。今試爲諸君述一趣事。以資談助。球蘭阿爾脫末初入耶魯大學時。舊生黨之首領。爲別蘭槐拉哀。爾時球蘭之一舉一動。均爲舊生干涉。稍與之爭。奇辱立加其身。則惟低聲下氣。以忍之。然球蘭夙性高傲。非真能唾面自乾者。持理以爭。時所勿免。故舊生黨。輒視之爲勁敵。恆思所以窘之也。

一日。校課既畢。別蘭槐拉哀。集其同黨於一酒肆中。討論宣戰事。卽席言曰。余親愛之老同學。聆之。今夕余儕當行此訓練之第一步。卽命彼輩跨坐木棍上。荷之而環行蹴球場之四周。更令彼輩以皮酒互擦其面。爲余儕奏得勝之歌。尤宜促之以牙。剔代槳泛舟於池中。則吾黨全勝矣。他一人應曰。是誠趣事。俾彼新生知耶魯大學學生之手段。固不弱者。而彼球蘭阿爾脫末。蠢奴。吾儕尤當重懲之。槐拉哀曰。然彼頗傲然。有舊學生氣概。今晨遇之於園中。爲余所擠。立即報余以冷笑。且顧余曰。余與君非舊識。何見戲耶。噫。似此蠢奴。非制以辣手不可。

此事議決後。球蘭遂受絕大之痛楚。是晚十時。彼方兀坐溫課。忽有舊生數人。突入室中。挾之而出。衣履之爲所毀。無論矣。窘辱乃莫能名狀。舊生固均秉槐拉哀之命而來者。有恃無恐。故欺凌百端。直至無可施技而止。且誠之曰。若苟訴之於管理員者。則後此受罰當更甚於今。茲球蘭經此大創。頗惴惴不敢復與舊生抗。然報復之心。則無時或已。輒思得當一發。私謂槐拉哀雖自命英俊。然終有敗於余手之日也。槐拉哀於戲劇頗有專嗜。心追力摹。匪伊朝夕。未幾。遂有三五舊生。迎合槐拉哀意。組織演劇社。擬於耶穌誕日前一演之。所演者爲一著名喜劇。槐拉哀飾海盜甲。必丹開突。中有唱歌一節。槐拉哀尤沾沾自喜。謂能盡其能事。蓋彼夙擅樂歌。聲能高抗。入雲。作大江東去之調也。一夕社中人方集於劇場練習。球蘭適經其前。因駐足聆之。頗饒雋趣。時舊生中有某生。素與球蘭相善。一見球蘭。卽謂之曰。今夕。凡屬新生。概行拒絕。不准參觀。惟子有異。他人余當導之潛入。球蘭深謝之。卽偕入室。趨暗陬遙望之。則覺演者精神飽滿。意味良永。云當槐拉哀出時。高唱海盜之歌。神情作派。恰到好處。更和之以鏗鏘悅耳之琴聲。洵稱美。俱難并。於是臺下之鼓掌聲。亦轟然雷動矣。球蘭不禁私語曰。是劇良稱傑構。余亦歎爲觀止。益之以此兒。既富天才。化裝尤能曲肖。如蝟之鬚。怖人之服。卽令甲必丹開突親見之。亦爲股弁不已。尤足爲全劇生色不少也。余明夕必以一金半之代價。觀其全豹。球蘭自經舊生凌辱後。槐拉哀更視若無物。嘲謔戲弄。恣所欲爲。而球蘭一不與之較。惟思所以報復之策。此時由劇場中出。爲思益甚。比睡愈不寧。貼非非之想。續續起於腦海中。其靈魂似已舍其軀殼而他往矣。迨至翌晚劇場開演之前。球蘭毅然意決。卽挈新生黨二人同行。比至劇場附近。三人逕入曲巷。向後臺社員出入之處而趨。此事球蘭籌之已

熟。遂引二人至一小門前叩之。門卽應聲闢。蓋門役已預受球蘭之賄也。一見三人入。卽頷首示意。并指迴廊之右。微語曰。余已將彼遷入此室。彼間行事甚便。卽往可也。

時奏樂臺上樂聲大作。觀者擁擠異常。極一時之盛。蓋時將啓幕矣。而場內人人之視線。則咸集於劇臺之上。球蘭亦卽乘此紛擾之時。突入甲必丹開突化裝室中。爾時此蹇運之海盜裝束。方就正於穿衣鏡中。自顧其影。則見其蓬蓬然黑色假髮之上。冠一高豎鷄羽之巨冠。面則隱於虬髯中。鼻及兩頰均塗以紅色。身則御一紅色大衣。袴爲麻布製而短。一黃皮長靴。御於足。腰間懸手槍二。佩刀一。其狀之可怖。足寒蠻人之膽。資本家見之。無論矣。詎對鏡未竟。化裝室之門斗啓。不待其反顧。卽有三人突入。一抱其腰。二執其足。槐拉哀身。遂騰擁空中。英雄無復用武之地矣。方欲大聲呼救。則已有入以白巾塞其口。三人隨卽擒之。而出。大似一海盜成擒也。旣出。則汽車一乘。已預待門外。三人急推之入。並左右持之。以防其逸。又恐有援者至。勿敢久滯。卽疾馳疾馳。司機者得命便發。此時化裝之海盜。嗚嗚吡吡。之威。全失。不復能展其好身手。惟作手勢以哀求。球蘭等非特置之不顧。且頻肆其嘲謔。車入大路後。卽逕向鐵道車站而行。已而球蘭爲去其塞口之巾。謂之曰。汝今日亦愚如孺子。爲余儕所乘矣。敢問尙能凌辱新生否。余儕。新生資格尙淺。尙望號稱前輩者。不吝見教也。新生黨一人復曰。若曹之所以厚待余儕者。良至今者。正所以爲報之道。又一人曰。壓倒若一人。卽壓倒舊生之全部也。槐拉哀爲衆所譏。不復能置辯。且其身藉於衆下。不克舒展。乃低聲曰。若曹破壞演劇社之全部矣。今將何往。將置余於何地。苟能聽之反者。則後此惟命是從。不敢復與公等忤。球蘭曰。汝謂余儕易愚耶。須知縱虎歸山。後患匪淺。旣入我手。必不

能遽返耳。苟更言者，巾當再入。若口又一人曰：彼苟刺刺不休，余當藉其首而坐。槐拉哀遂噤口，勿聲。車行甚迅，無何已抵車站。乃轉入停車場中。時適有一車將行，乘者勿多，殊有餘座。新生二人，即曳槐拉哀自車出。掖之行。球蘭則爲之殿。此蹇運之海盜時呼救，顧乃無效。以呼時則彼三人者，必齊作歌聲以亂之也。至站上觀者，雖亦議其服之不衷，然知其爲學校生徒，偶爾遊戲，則亦一笑置之。絕不致詰。四人遂逕登車，入一吸煙室。顧以三人力制一人，不敢稍懈。而此一人者，又服奇異之服，至觸人目，不能不啓旁觀之疑。侍者因詢曰：此人逸自獄中乎？君等力能捕之否？球蘭答曰：彼形雖駭人，然實弱蟲，勿足爲人害。彼蓋喜爲是裝，用博人笑耳。少頃，車行，槐拉哀惟搖首長歎，冠上高豎之鷄毛亦爲震顛不已。竟下覆於額，彼亦自覺爲狀太怪，欲去其假鬚，顧爲三人所力阻不得。逞即哀懇再四，亦均無效。於是知前之虐人過甚，亦非人所能堪。惟此種報復，亦非正道，未免太惡作劇矣。

車行頃之，站已數止，而三人仍未下。距啓行時，將一旬鐘矣。槐拉哀益悶鬱無聊，私念已既失踪，劇場中不審將呈若何之紛亂，而已之結果，尤難逆料。正沉思間，忽聞球蘭語其友曰：車將止於衛令頓站。余儕當下十二分鐘後，即有車反鈕海問。余儕可乘之以歸也。槐拉哀攬入詢曰：余亦隨汝等同反乎？曰：否。汝不能歸。汝當留宿彼間。槐拉哀曰：村中舍衛令頓女學，別無人家。當此黑夜，令之子身處此荒僻中，實非人道。矧余初未攜錢，又衣此奇異之服……球蘭遽曰：汝言誠是，然寧不審余儕流汝於衛令頓之故乎？汝當知余儕之智，初不減若輩。舊生彼間去鈕海問，約有三十英里之遙。若苟徒步以歸，亦大可增足力也。言時，微露笑容。槐拉哀蓄怒，勿伸憂，乃不可名狀。勉作哀懇之詞曰：余之藐視公等，固爲畢生莫大之

過。惟後此當一惟君命趨奉恐後。即余舊同學。余亦婉勸之。俾與公等和好也。時火車速率漸減。球蘭引目外眺夜景。至爲蕭閒。聞言。即曰。甲必丹之開釋。此其時矣。噫嘻。槐拉哀。此即君安宿之所也。言次。車亦即止。三人遂擁槐拉哀而下。則站上悄然無聲。大黑一片。初不見有人家。惟疏林中隱隱有燈光射出。則發自衛令頓女學寄宿舍也。槐拉哀瞥眼見之。不禁噓氣微歎。思余一男學生。又烏能於黑夜中闖入女學宿舍。則今夕露宿必矣。遂嗒然就一椅而坐。球蘭時反趨至其前。殷勤與之作別。秉態亦至恭。槐拉哀乃怒甚。即舉手猛擊其鼻。新生二人即前擁爲球蘭助。槐拉哀遂突自椅起。奔向其側小徑上而去。球蘭手覆其受創之鼻。曰。可聽之去。彼苟棄靴而行。其捷當逾狡兔。余儕恐勿能及也。今夕往鈕海問者。祇此一車。余儕宜即乘之歸。不可有失。一人曰。余雅欲冷眼一觀其究竟。又一人曰。當此長夜漫漫。地又荒僻。意彼必有趣事發生也。球蘭曰。今日余儕之戲弄彼者。亦足矣。然正其平日凌人太甚之報於余儕。何尤少間。三人已乘車而歸。遙自車窗中外眺。則洞黑如漆。一無所見。彼糾糾然之化裝海盜。已不知何往。度方去。此詭怪之飾。坐於荒野中。長歎耳。若云潛伏行李車而歸。恐無其膽也。

讀者當知槐拉哀有生以來。從未受此橫逆之事。時惟蹲伏田中。緊注車後燈光。握拳透爪而狂詈。而奔時過迅。兩股之皮。受長皮靴之摩擦。已漸破裂。益之以精神上之隱痛苦。乃無倫旋始徐徐行入徑中。願勿能審市集之所在。且即審之。值此宵中。居人都已閉戶。即投宿亦勿有應者。乃默然自撚其鬚。斗思。留此殊有害於己。因拔之。顧黏附殊固。莫能去。苟欲力曳之者。恐鬚根下之表皮。亦將隨之而下耳。維時荒野中萬籟無聲。頃始聞車聲。麟麟破寂而起。隨見燈光閃閃。然迎面來。槐拉哀知有援。至即抖擻前迎之。

則來者爲一村中柴車一鄉人坐其上執鞭徐策其馬比近槐拉哀方欲呼救而鄉人一見其容貌妝飾則大駭力策其馬車遂如飛而去槐拉哀卽嘶聲以呼亦已無及矣心念此機一失後更無望寧余之服誠足怖人皆望望然舍余而去耶第欲易裝一時亦無他服而金錢實爲萬能之物槐拉哀脫攜之者當不患無寄宿地以衛令頓女校學生中有名巨麗坦斯克者槐拉哀最摯愛之意中人也嘗一度訪之於校中知女校附近雖非市集尙有農民數家苟藉錢神之力當不致饜以閉門羹惟此時囊空如洗則此事可置勿論又或所衣爲尋常之服則亦可飾詞迷路逕訪校中女院長并於坦斯克處稍貸數金暫充旅費然自顧怪異若此焉敢過訪思至此大有咫尺天涯之感也時值宵中夜寒殊重朔風又急槐拉哀頗不能任全身皆顫少頃雨復如繩而下於是槐拉哀舍乞援於女校別無他法卽向女校而行旋見燈光自屋中射出知爲教員臥室因逡巡不敢入且思女學生者大半怯弱一見此狀必震怖無狀相驚以爲見鬼無已其逕覓坦斯克乎坦斯克之寄宿舍猶記在二層樓之西北隅距教員室約三十餘邁當因遂躡足而前是時天氣益冷雨仍勿止槐拉哀衣履盡溼重寒徹骨大似雨漬之鷄不復有海盜糾糾之態矣苟此慈善之女學生再不一爲援手者恐無生望也坦斯克則時方在其臥室中立於一大皮箱之前執一華美無倫之青色外衣徐徐摺疊之私語曰余一見此衣又復觸及一事當六月之前嘗衣此而赴一跳舞會時與同舞者爲耶魯大學學生別蘭槐拉哀是次之舞乃至饒興趣永鐫余心顧不晤彼久矣不識其近狀奚似也比收拾既竟忽聞有物觸窗闌然初不注意以爲殆雨雹矣少間聲又作辨之殊不類雹聲不禁大愕遂寧神細聆之則第聞雨聲淅瀝別無他響顧心仍異之膽寒甚而一陣細磚打窗

聲。又復震入耳鼓。乃力鼓其膽。步至窗前。啓而俯首下矚之。則洞黑中似有赤色之物。一團蠕蠕而動。砂石又如飛向窗而集。坦斯克大驚。急欲闔窗。忽隱隱聞有人聲曰。恕余唐突。余別蘭槐拉哀也。今處患難中。姑娘能以雨衣一襲。金十枚。卽自窗中擲出。并溫言慰藉之者。則拜惠靡涯矣。坦斯克聆言。怖稍殺。惟深奇之。則復探首外矚。悄聲曰。聆君音吐。固似相識。此來。意果何居。寧誠爲槐拉哀君乎。余雅難見信也。樓下之人曰。余今日之事實不可以倉猝告人。質言之。余之至此。蓋不得已耳。余亦悟余之所遭。決爲旁人所不解。惟余若能得一逆旅。或其他……女曰。余頗欲一聞其事。不則恕不能從。君請余固欲下。而貸君以金。惟君不正式通謁。余意又安屬曰。此正余之窘處耳。姑娘是否獨居室中。亦有人知余之來否。余苟不乞援於姑娘者。瞬將爲風雨所凌而死矣。女曰。密斯脫槐拉哀。此間別無他人。女侍排排拉花胡蘭頃亦勿在。但卽返室。彼固余之心腹。可勿慮也。今夕教員輩當不復來。校長亦已巡閱竣事。歸其臥室。君能登樓就余。則翦燭清談。爲事大佳。可一聆此事始末矣。槐拉哀曰。登樓或於事無礙乎。深恐玷及清名也。女曰。君勿過慮。排排拉實余之心腹也。日間園丁曾在此整理牆上長春籐。意牆隅猶留有長梯在。君可速覓之。樓下虛無人居。當勿慮爲人所覺。君今方處患難中。余頗欲一盡友朋之誼耳。槐拉哀曰。但有一言當預告。姑娘見余時。且勿駭。余因演劇化裝爲甲必丹開突也。言已。於洞黑中覓梯之所在。坦斯克則往闔外室之門。比反。則一獐厲無匹之海盜已攀窗而入。芳心不禁駭甚。顧不敢聲。第手掩其如水之雙瞳。不復正視。槐拉哀頗欲曳去其鬚。稍減其醜狀。然急切間莫能去。但曰。余確係別蘭槐拉哀。姑娘勿畏。女曰。君貌太兇惡。余觀之股弁甚。亦能一去其鬚否。槐拉哀曰。姑娘試畀余以火酒。此于思于思者。

當可隨手而脫。因爲述舊生演劇。以已與新生有隙。遂爲新生侮弄。流至此間事。女曰。善哉。彼新生之所爲。亦知君於此間曾與一女學生相識否。余今雅不欲君有露宿之苦。余之錢囊。遺諸書室。當往取之。惟



坦斯克當室門而立。揚手作勢。令其急自窗內逸出。顧槐拉哀所御爲一長而且大之靴。殊不靈便。比至窗前方跨一足而出。詎心太急。一不留意。竟將長梯踢去。幸覆於一冬青之上。尙無聲息。然不復可下矣。

余出後。須將室門加鍵。勿使他人出入。言竟。卽飛步而出。槐拉哀乃游目四矚。見壁懸銀製照架。一中所供者。卽此耶魯大學學生別蘭槐拉哀翩翩之影也。當此困苦之時。忽覩是物。知玉人之款款深情。竟屬於己。不禁感激萬狀。而頃間之見待盛誼。尤屬鐫骨銘心。則又勿忍過擾之。思錢一貸得。立去其室。時忽聞小蠻靴囊囊聲起於室外。知坦斯克反矣。方欲出迎之。瞥見

欲從室門走出。則又難逃巡視者之目。而欲自窗躍下。恐不特折足傷股。且喪其生。二人目瞪口呆。正相傍徨。外室門闐然忽啟。坦斯克橫眸急睇。示意令其速匿。旋即半啟其門。探首外矚。則似有婦女之影。姍姍而前。并聞高聲呼曰。余不欲使弱女受驚。今夕有一不相識之人。潛入校中。度必暗藏屋內。余雅欲嚴密一搜。言次。即舉目四顧。坦斯克時仍當門而立。勉言曰。派克夫人有一不相識之人。掩入校中。乎是誠怪事。顧其人安屬。盜歟。抑賊歟。夫人曰。坦斯克姑娘。余意其爲賊。然此搜查之事。爲校長所專掌。余固責無旁貸。坦斯克見槐拉哀仍傍徨無術。未得匿處。乃復曰。派克夫人此賊。或即匿余牀下。夫人亦能爲一搜否。余則膽怯甚。殊勿敢。夫人何不呼守夜者來此。或電召村中警兵。亦可。夫人曰。世間男子多膽怯者。余夫亦個中之一。故余知之尤稔。余則了無所畏。勿論厠內牀下。均欲一搜。時槐拉哀有如癩作。當此急迫之時。兩足仍不稍移。呆如木鷄。坦斯克乃急甚。幾不能與校長款語。則向槐拉哀立處而行。曳而藏之於衣架之後。奈是時架上。僅懸狹而且薄之長裙一襲。似此魁梧之軀。竟不能掩。顧舍此亦別無他術。終視木立室中。勿有所掩者。較勝一籌。而當此間不容髮之時。女侍排排拉拉。胡蘭忽自外忽忽奔入。喘息言曰。余至愛之坦斯克姑娘。亦知之否。今夕以有賊混入。全校紛亂異常。均須搜查。坦斯克第含混應之。復見校長已漸近室門。因念彼果入者。槐拉哀成擒必矣。事一傳揚。顏面安存。不禁惶恐萬狀。而急則智生。即以目詔花胡蘭而遞。以暗示意。似謂苟不誘令校長他往。則事且不了。花胡蘭慧甚。覩狀。即反身向外行。校長時已至門前。坦斯克不敢延之入。惟矯作鎮定與之閒談。并隱作拒絕之詞。曰。在勢。余之臥室中。實不勞夫人搜查。蓋余自晚饑後。即未嘗一離余室。賊又何從入。校長曰。此正難言。余此次搜查。必欲

詳盡無遺。或姑娘適在自修室中而賊卽從臥室窗中竄入潛匿隱處。正未可必。余苟得賊者誓必重創之。不稍寬貸。言次遂與坦斯克近。將舉足入。坦斯克窘甚。膽幾爲碎。此時忽聞有大聲呼者。聲發自樓下。坦斯克心始稍定。意此實余之救星也。隨聞第二聲繼之。校長果露驚皇之色。忽忽反身曰。坦斯克姑娘其母離此室賊已就擒於彼間。余當往視之。言已卽行。有頃槐拉哀始自衣架後盤散而出。其狀至不可思議。蓋海盜之威儀時已不復留遺。竟與鼯鼠相類矣。顫聲言曰。噫嘻。余摯愛之坦斯克姑娘。余四肢皆冷矣。設彼竟入此室。余必不顧生命躍窗而下。當知人處境之難堪。初勿有逾於是時者。女曰。君勿造次。今圍已解。儘有數分鐘足資余輩之籌畫。頃救余輩者卽花胡蘭也。君曾否聞其呼聲。亦欽其智否。槐拉哀曰。校長逼余實甚。余幾出聲欲呼。余今夕滿擬於舞臺上一展其身。手不圖遠流是間。飽受虛驚。但有何法可以外逸。速爲余籌之。女曰。君不聞室外喧呶之聲乎。全校學生悉已從臥室中走出。惟賊是索。外出斷難倖免。而欲起此長梯。則必爲守夜者所見。余決不敢冒此險。今惟俟羣情稍定。再籌善策。槐拉哀曰。脫校長更來。又將何術以處之。余意下躍爲是。女笑曰。觀君外表固糾糾然一海盜也。何皇急不思。乃爾當知躍樓而下卽無生命之危。亦當飽受守夜者之痛毆。正談論間。花胡蘭斗自外入。一見此海盜。獐厲之狀。怖甚。幾將失聲呼。則伏於坦斯克懷中。顫聲曰。卽此人耶。若亦識之否。坦斯克柔聲曰。彼狀雖獐實則一弱蟲耳。卽擊之以羽亦當立仆。今有術援之。外出否。花胡蘭曰。余苟獨自面彼。不識怖將奚若。頃余爲派克夫人所留。不得出。愚之以術。始能來此視汝。槐拉哀卽前致謝意。花胡蘭不答。縱聲狂笑而已。坦斯克曰。派克夫人索賊勿得。必更來此詢汝。設竟入余臥室。此君又無隱身術。事且奈何。言時狀至焦

急尋忽見一衣箱。其積絕巨。恍然曰。敬謝上帝。此箱大足藏身。花胡蘭趣入之於其中。二人遂往啓之。盡出其衣。力曳槐拉哀入。坦斯克腕力絕巨。僅猛力一曳。槐拉哀足卽不穩。跌入箱中去矣。隨納以衣。闔而微露其罅。以通空氣焉。既竟。坦斯克心始畧安。語花胡蘭曰。彼名別蘭槐拉哀。耶魯大學之舊生也。今夕爲新生所誘。乃至是。惟箱中不宜久處。當更思遣去之法。花胡蘭未及答。聞門外履聲又起。急出視之。則派克夫人已喘息而入。言曰。花胡蘭若果何見。乃怪聲狂呼。擾亂全校人心耶。花胡蘭曰。派克夫人。余所見一黑影耳。不知人歟。鬼歟。夫人曰。此間安得有鬼。汝殆目眩。今且恕汝。後更如此者。不汝赦矣。坦斯克曰。夫人搜查已遍否。夫人曰。頃得守夜者之報告。云賊已就擒。送往村獄中去矣。坦斯克曰。然則吾輩當可安寢。夫人曰。然。今宵雖受虛驚。然未有所失。良稱幸事。汝箱中貯衣已滿乎。何箱蓋竟聳然。勿能闔。此語一發。主婢二人如受當心之擊。瞪目相視而已。少頃。坦斯克始答曰。然。箱中貯衣已滿。今夕家中又以衣來。暫置此箱。故勿能容。派克夫人聆言。卽步近箱次。二人顏色慘白。蓋勿復能愚之他往矣。夫人且行且語曰。今日汝家中。又以何服至。余雅欲一觀之。夫人夙喜強預人事。加以性復卞急。見坦斯克未有允意。則卽自往啓之。卽於燈光下。取衣一一諦視。二人知事且敗。心膽俱裂。香汗淫淫而下。時槐拉哀知勿能更掩。突然自箱內躍出其狀之獍。視大厲尤甚。夫人瞥眼見之。頓下仆暈矣。二人急前掖之。臥之於睡椅之上。槐拉哀則頽然言曰。此余之過也。夫人受驚而暈。不識有生望否。花胡蘭一探夫人之胸。卽答曰。不久當甦。復顧坦斯克曰。密斯脫槐拉哀。須令暫匿密處。始可彌縫此事。坦斯克曰。余當匿之於廁所中。蓋舍此初無他術也。遂導之入一小室中。引門闔之。隨反臥室。取長裙枕函細幔粗氈等件。拉雜實之於

箱中上復覆之以衣。迨事稍定。與花胡蘭耳語移時。始至夫人次。拯之甦。夫人乃雙波微啓。支身欲起。坦斯克掖之言曰。夫人操勞過度。精神暗損。今夕又飽受虛驚。身遂不克支撐。頃方與余儕款語。不識何因。竟仆也。夫人半閉其目。昏昏然言曰。箱有怪乎。頃見一獍鬼。自箱內躍出。余一追憶。其狀今猶凜凜也。花胡蘭笑曰。有是乎。怪又何自而來者。余儕何一無所覩。而箱亦完好如故。或者夫人目眩。與頃者婢子所見黑影相似。殆非實境也。派克夫人曰。否。余所見非幻。余固目見一亂髮紛披紅衣御體之怪物。自箱內撲出也。坦斯克曰。奇哉。烏有是物。花胡蘭之言或近是。夫人略一沉吟曰。汝等肯代余重搜一過否。此怪爲狀。雖至可怖。然吾已壯膽以待。不患其更現形也。坦斯克曰。諾。立啓箱蓋。將枕函氈毯等件一一取出。夫人見箱積一空。初無獍鬼藏身之處。疑亦遂釋。乃徐徐自榻起。興辭而出曰。余此時疲甚。當電召醫生臨診。汝等可安寢矣。坦斯克曰。祝夫人勿藥。已而槐拉哀自廁中出。悽聲曰。余累汝等極矣。心殊歉然。顧亦非意所料。余今可出乎。坦斯克曰。稍緩。夫人臥室爲汝出時所必經。彼若未睡。一見汝影。必大呼擒怪矣。余儕頃間之計畫。不又悉歸泡影乎。花胡蘭曰。余頃見箱內貯有木棉之衣及圍裙。姑娘汝試思之。是物亦有所需否。坦斯克憬然悟曰。別蘭槐拉哀。解圍有人矣。此爲汝最後唯一之生路。汝旣以飾海盜而幾釀巨禍。可知汝實不宜於此角也。今可改飾一洗衣婦。或能身分適合言時。取衣裙出。擲之槐拉哀前。曰。君先服此。余當爲覓一冠。花胡蘭則攜火酒至。助之洗盥。已而紅色之顏料及如蝟之鬚。已悉去於面。乃復卸去紅衣長靴。取婦人之服服之。槐拉哀貌本不惡。固翩翩美少年也。一改女裝。殊楚楚可人意。卽花胡蘭亦當退避三舍矣。坦斯克復爲取冠冠之。并覆之以極厚之面紗。卸下之服。則爲結束一小裹。俾

攜之手中。笑曰。君頃飾海盜。幾將校長怖死。今既改飾洗衣婦。切勿再盡男子。當知爲道凶也。槐拉哀曰。姑娘勿再戲我。今日之事。可謂奇而創。雖夢亦不及此。余今可出矣。坦斯克曰。錢已取。槐拉哀曰。藏之久矣。三人遂魚貫而出。比至校長室前。門忽閉然啓。校長曼步出。槐拉哀方俯首而過。校長已注視其面。言曰。此婦何氏。坦斯克姑娘。數來是間收衣者。即彼耶。坦斯克木然不知所答。槐拉哀步遽止。發爲尖銳之聲曰。夫



力又弱。須四十五分鐘始達也。校長聞言。略不懷疑。第曰。坦斯克姑娘。汝何不憚勞也。一洗衣婦耳。乃亦親送之。耶。坦斯克曰。非也。彼初來是間。門戶未熟。余倩花胡蘭導之花胡蘭必邀余同行。故牽率至此。校

欲寧家矣。余家距此尚遙。而足來此。余又適以事至前村舅家。舅留余晚餐。故來此甚晏。今急

長領之。遂闔戶而入。三人復行。及將出校。坦斯克尙依依不捨。微語槐拉哀曰。君此去無患乎。槐拉哀曰。無患也。姑娘旣貸之以金矣。有此當不患無寄宿地。一俟天明。即可復反鈕海問。惟今夕重擾姑娘。心殊歉然也。坦斯克雙波溶溶向之。旋復垂首至臆而言曰。君作……槐拉哀遽止之曰。姑娘之惠及。鰕生無微不至。人非草木。寧不知感。凡此深情稠誼。會當思所以爲報。隨前而攬其纖腰。並吻其頰。至再。坦斯克曰。君今後尙仇視新學生否。槐拉哀曰。今日之得受姑娘垂青。微彼輩之力。不至此。余念姑娘尙敢仇視彼輩乎。坦斯克無語久之。始曰。君往矣。遲恐別生枝節。槐拉哀是夕雖飽受虛驚。然得坦斯克如是之深情。垂注則亦易懷喪。而爲愉快。時頗不欲舍之。而行顧爲美人之命。卽亦勿敢違。急應聲健步而出。坦斯克急曰。君宜識之。旣飾浣衣婦。一切舉止宜與劇情相合也。槐拉哀聆言始悟。卽姍姍學步而去。是夕槐拉哀寄宿女校附近之農家。次晨始乘車返鈕海問。而以海盜往者。以浣衣婦歸。無意中演此奇劇。得未曾有。嗣後耶魯大學之校長探知此事。遂出而干涉。務消滅新舊學生之黨見。而學生中之好事者。因筆述之。傳爲趣談。

(完)

上海文匯書局發行

歷史小說
嫁衣記

每冊下多之習

全一冊

新書

每冊下多之習

全一冊

新書

每冊下多之習

全一冊

新書

每冊下多之習

全一冊

新書

每冊下多之習

全一冊

新書

上海文匯書局發行

最新醫書

必攜
婦女人工美容術

全一冊

價洋二角

小兒按年
養育治法
法

全一冊

價洋三角

最新
實習西法鍼灸

全一冊

價洋五角

女子衛生新論

全一冊

價洋三角

長生不老之秘訣

全一冊

價洋三角

歷史小說 嫁衣記 下卷

第十五章 離別

天笑 聽 同譯

自男夫人逝世後。村舍中慘怛悲淒之狀。余亦無事縷述。恐傷讀者之心。勞慈夫人與竇伐兒君。既得男夫人之噩耗。即各自其家。驅車蒞昂童散西兒與兩家少年之關係。兩家亦微有所覺。故今日公夫人不挾亨利竇伐兒君。亦不攜愛度亞。恐散西兒於悲哀哭泣中。見兩少年而慚。有所不安也。勸慰散西兒與侯夫人。俾勿過傷者。勞慈夫人力也。措辦喪事。周旋中禮者。竇伐兒君功也。故墨爾西里家。僅存老弱孤處異國而舉行喪禮之際。無錯亂之象。繫維兩人是賴。男夫人既歿。即由其家卜葬於昂童村之叢林間。葬地乃男夫人生前所自擇。曾邀牧師誦經於此。一切善後事。竇伐兒於將返倫敦之前。皆為散西兒妥辦。纖悉無遺。殷勤懇摯。雖至親無以加特。彼與男夫人生前所訂之計畫。曾未一吐露於散西兒之前。散西兒感其肫誠。屢伸謝忱。且曰。異日借助於先生者。其事良多。願先生不吝教誨焉。侯夫人則與公夫人商酌未來事。第一即歸國事也。侯夫人欲返故國者久矣。特以男夫人堅執未允。以是中止。今男夫人既逝。墨爾西里家益彫零矣。久羈異邦。終非長策。乃重申前議。蓋其家土地財產。悉數入官。之說。侯夫人不甚信之。且以為縱已如是。而彼一返故土。不難設法收復。重整昔日之門楣。為男夫人營葬後之再翌日。侯夫人召散西兒至其寢舍。告以將為歸國之謀。囑其速整行裝。散西兒聞之。驚愕。玉容慘淡。雅不欲一旦離此他去。蓋彼早視昂童為故鄉。矧此小園。彼兒時所遊釣。一花一鳥。俱有精神。小樓又為其母青

燈課女之所。村外有土隆起。環以白花者。其母之所長眠地也。一旦捨此他去。與二十年精神所憑依者。作永久之別。能無恫乎。是以聞侯夫人返國之命。不覺怏怏。然外祖母之命。不敢抗。遂僞爲不明其語意者。侯夫人再三申明其語。知祖母之意。不可回。遂歸寢舍。整頓行李。斯時散西兒方寸之亂。殆與法蘭西之戰雲瀰漫無異。蓋彼自幼爲母鍾愛。一切事皆母任之。習於安逸者久矣。今忽欲令以少年之女。郎料理遷徙事。其紛擾爲何如耶。散西兒之怏然不快。雖若戀其村舍。戀其花園。戀其小樓。戀其母之葬地。而體察散西兒之微隱。則凡此數者。尙非至要。散西兒胸中固有至要者存焉。此至要者。深劄於腦。凡思一物。此至要者。無不與之俱現。此何物耶。嗚呼。卽亨利是也。承外祖母之命。料理行裝。又紛如亂絲。斯時散西兒之悽愴悲感。殊未可以言語形容。百無聊賴。且往園中一遊。以舒胸鬲。時方秋末。朔風將至。一歲中佳麗之景物。自是以往。行將斂藏。園中景物。雖未全謝。而蕭颯之象。已不可掩。花事闌珊。垂垂欲頽。若僂僕以禮散西兒。葉多枯黃。微風拂之。簌簌墮地。又若與散西兒把袂。晤別彫謝光陰。無復有鬱勃生動之象。木落枝禿。則無蒼翠之濃蔭。掩蔽其間。而亦少幽靜曲折之致矣。而林間之鳥。亦不能如向者匿於叢葉之中。作幽渺清遠之聲。第見其跳躍於枝頭。爲狀倉皇。其聲啁啾。若欲急求一藏身之地。以禦冬雪者。散西兒見之。潛然有感。念一身飄泊。頗類繞樹三匝無枝可栖之鳥。寒冬將戾。忽離熟遊之鄉。而返法國。則異日之居處。爲華屋乎。爲茅舍乎。今尙未能預卜。散西兒感慨唏噓。不能自己。而尤所不忍捨者。則此園也。園中一卉一木。一花一籐。散西兒相處若昆弟。相狎若友朋。一旦離此。令此無朝無夕。相親相近之物。渺隔天涯。能無悵悵。自今以往。將使居此村舍者。家有頑劣之童。室無風雅之士。則此間之名花佳樹。

將被摧折而蔓草叢生。蠹螟滋殖。涸不溉而瘠不糞。任其自生自滅。則數年之後。此鬱鬱蒼蒼。紛紅靡綠之景。將歸烏有之鄉。斯園之運命。蓋在不可知之數也。雖返法之後。未嘗無其地之花卉樹木。足以怡心而娛目。然法國之樹。非生長於蔭者也。法國之卉。非手自灌溉而培植者也。法國之花。非十餘年精神所依。領畧其色香。而玩賞其姿態者也。散西兒感往慨來。懊恨頹廢之狀。頗似弱女遠嫁。離親愛之家庭。而入不相識之人羣中也。散西兒徘徊園中。惆悵久之。百無聊賴。遂拾級登樓。入其母之房。房中景象一如男夫人在生之日。無一物失其故位。散西兒入室後。一人蹀躞



其中醞釀以思。神情恍惚。若墮夢境。似覺其母未死。今不過暫時出遊耳。少選即歸。已而驚覺。母果逝矣。不復歸矣。於是大慟。蓋自其母逝後。散西兒入室。悲思已非一次。凡人當奇悲劇哀之際。輒復流淚不已。

是故淚也者。天所設以解人之痛苦者也。然淚與泉同汲之太多。其源必涸。淚涸矣。而哀痛尙無已。無術以解。於是胸間伊鬱。心部脹滿。皇皇求淚而淚不可得。痛鬱不伸。哀結不解。於是腦中遂現恍惚迷離之象。斯時若墮夢境。如聞逝者之聲。如見逝者之形。心神少息。淚乃泉湧矣。散西兒斯時情狀。寧不若是哉。觀物思人目之所觸。無一非悲愴之景。中央所設。卽其母畢命之牀也。牀下有十字架。上刻教主像者。其母臨歿。行懺禮時所置也。桌上磁瓶中所插之百合花。卽其母歿時手中所執者。今亦枯萎零落。與逝者同盡矣。暖爐之上有線袋一。中貯金銀幣數枚。旁有約指二。皆其母病劇時置此。今無有收拾之者。暖爐上有鐘一。具其母勤加拂拭。迨其垂歿。鐘擺適止。至今無有啓其機者。衣桁之上。所委積者。皆其母之衫裳。領巾也。散西兒見之。淚卽破眶而出。凡此各物。固日日在散西兒常見之中。而今則每見一物。恍若其母之聲音笑貌。卽湧現於目前。獨坐母房。嗚咽悲啼。淚落如綆。遂捨是房而出。然戀母之念。至深且摯。當闔門之際。又恍惚覩其母自後送之。母女天性眷戀之忱。不可去也。以是散西兒之欲留村舍中。其情若揭。然侯夫人者。墨爾西里家之尊長也。男夫人逝後。一切家政。當遵侯夫人之命。是行彼欲返國。誰能抗之。散西兒雖留戀不忍去。烏能違外祖母命而獨行其是耶。散西兒知不可強留別謀。所以誌其紀念者。於是往覓畫冊與筆。復至母室。繪室中牀榻。暖爐。櫥箱。衣桁之形狀。及其位置。又圖其室之全形。於是母房之影像。異日一展畫冊。卽得之矣。繪事旣畢。散西兒哀痛之懷。爲之稍釋。更閱數日。行期漸近。散西兒請於侯夫人。欲往母墓。行告別禮。令僕婦爲伴。侯夫人許之。男夫人之葬地。乃英倫新教之公墓也。不封不樹。不立十字架。短垣環繞之中。旣不見隆然特起之土。饅頭亦無表章。逝者姓名。行義之墓。碣過斯地。

者幾不識此處爲公墓矣。蓋新教徒以薄葬爲節用之本。故簡質若是。然男夫人之冢。其制與他家異。小阜隆起。植以時花。冢前立一十字架。架上刻數十字。填以白色。則男夫人之名氏也。冢在公墓之隅。嘉樹數本。蔭覆其上。風景良佳。與他家之一望沙磧。渺無生趣者異。散西兒既至墓地。即跪於其前。一片哀慕之忱。噴湧如潮。念傷哉。吾母無物足以供養之矣。不如移小園中之名花。珍卉。加植冢旁。俾吾母一縷清潔之幽魂。長與百合玫瑰爲伍。飄蕩於香氣氤氳之中。然今則已矣。行將去此。此園與此冢。行將別去。吾又奚能移植花卉。而灌溉培植之。使之長大耶。則亦成爲空想而已。散西兒悲思良久。無可奈何。遂起立取紙筆。圖冢之形。且繪冢旁風景。當繪圖時。亨利之影。斗來腦際。散西兒不自知其何故。數日間。散西兒奔走於其母之喪葬事。思念亨利之忱。因之稍淡。今當繪圖之際。何以又現腦際。且因數日之淡忘。其影較前益刻露。此其理可喻之。以湖水颺風起於湖上。波濤怒湧。臨流者渺然莫覩。其影及夫風平浪恬。物之臨於湖上者。其影纖悉無遁形。并較向者尤清晰。彼散西兒之思念亨利。狀亦猶是也。散西兒方縱筆以繪冢旁風景。忽覺亨利不特現於腦際。且實來此間矣。思念方酣。乃聞微聲起於身後。回首顧之。亨利赫然在焉。散西兒意念中本有是影。故既見之後。了不驚異。二日前亨利曾從姑母至。昂童今則獨來。非謁侯夫人來遊公墓。一瞻男夫人墓也。其瞻墓也。非有感於逝者。乃欲藉此。或一晤散西兒耳。散西兒既見亨利。反覺羞澀。不敢正眸以視。惟伸素腕以表親密。亨利遂堅握之。曰。嗟乎。余至欲爲女士恣哭。然限於朋友之分。未敢逾越。散西兒曰。亨利先生。余今見君至。爲欣悅。亨利偃僕以謝。散西兒又曰。余有一事。累君能爲我効力乎。亨利呼曰。女士有命。萬死所不敢辭。曰。吾儕今將別英倫矣。或閱數歲而重來。

乎抑永不復來此乎今殊未能決定也散西兒語至此哽咽不能成聲淚落如綆繼復續其詞曰余將以吾母墳墓託之先生也亨利曰余心天實鑒之余之愛護此墓殆與女士無異第余恐亦將離英倫事將奈何曰君亦將離此乎曰然曰君赴何地曰余亦將返法蘭西也亨利語時面色頓頰散西兒凝視少年而言曰君亦返法蘭西耶此語甫畢散西兒覺紅暈於面低垂粉頸以手承腮而自語曰君亦返法蘭西耶自發此語散西兒前定之宗旨全變一若未來之身世亦由是而定蓋散西兒胸中頓覺法蘭西爲樂土欣然願往不以外祖母之命爲亂命矣念法蘭西者父母之鄉也英吉利者避難寄居之地也又念昔所聞於母今所聞於亨利及己之所操皆法蘭西語也惟居法蘭西中乃能操是語而無阻又念寄居異邦雖安樂終不免爲流浪之人異鄉雖云樂不如早還家且其母臨歿謂之曰余不能生歸故國甚憾事也散西兒一念及此而昔日不忍捐棄英倫之念已飄瞥出於雲霄之外矣斯時散西兒與亨利默然相對而僕婦立於旁見時已晚暝色將臨促散西兒歸散西兒不得已與亨利握別當其離公墓也回顧亨利見其藉地而坐卽已頃所坐之處也又於墓門旁見一人跨鞍而牽一馬卽亨利之家僮也是則亨利今日昂童之行專爲來謁男夫人之墓乎而散西兒之芳心益深感篆矣

第十六章 起程

散西兒既返村舍知寶伐兒適在侯夫人室遂進見焉兩人於散西兒前雖無一語道及家事然散西兒機警女子也默察顏色已知寶伐兒之來意將送款於華勢佩篤夫人寶伐兒并請侯夫人於歸國之便暫寓倫敦作數日之遊彼家屋舍頗寬願夫人下榻焉侯夫人謝之云若過倫敦當寓勞慈夫人家因彼

先言之矣。然若爲時過促，僅作一二日之留，則擬徑往旅館。屆時當與散西兒一商之。當竇伐兒之臨行也，散西兒覺其愀然有憂色。其憂也不僅離別之感。若深以墨爾西里家失其怙恃爲可慮者。竇伐兒去後，侯夫人與散西兒從容商酌。卽以後日爲起程之期。命散西兒收拾檢點。擇其珍貴而合用者，攜之。其餘粗重不便攜取者，則留於此。請竇伐兒代爲拍賣焉。散西兒聞之，中心滋痛。蓋其母房中之物，未必悉皆細軟。然皆其母手澤之所存。當留作後日之紀念。今概賣却。夫豈情之所安。遂以此意告祖母。侯夫人拒之。以爲凡此傢具，體積大而價值微。攜往法國運費越原價二倍以上，非計也。茲數言詞，堅義卓。散西兒無以難之。然心終不忍。遂云：其母生前所御者衣裳冠履等物，兩革箱足以盡之矣。初不累重也。散西兒述此意時，悽愴悲痛之色，溢於眉宇。侯夫人感其孝心，遂允其請。惟於允諾之後，告以古大家之風尚。廣其識見云：昔日世家大族，有患肺病而死者，其家必盡焚病者所御之冠服衣履。恐後有人服之，病卽中。於是人將傳染不絕也。散西兒謝祖母之曲從，其請欣然微笑，而出行至廊下。侯夫人呼之返，語之曰：物有會爲汝母所用者，萬不可攙入。余箱傳染病至可畏也。嗚呼！蓋六十老人畏死之念，較十六歲之女郎爲尤甚也。散西兒遂登樓入母室，命僕婦取箱篋，繼卽遣之出。閉戶收拾，皆一人任之。以爲與其母之用物親卽與其母之手澤親也。是夜散西兒遂未出母房。每覩一物如見其母，念母逝則悲，繼念其母手澤猶存，尙能與之相親，則喜。散西兒疲不能支，睡魔遂臨。遂不解衣帶而投身於其母之牀上。旣寢，忽念我之念母，上帝當能鑒之。而四圍之物又皆其母平日精神所憑。依使古老相傳鬼神能與人相接，則其母顯靈正其時矣。散西兒遂起跪於十字架前，以禱願。上帝鑒其戀母之忱，遣母魂暫歸與其女作最後

之別禱畢復寢不久卽入睡鄉上帝未嘗因女郎之禱而弛陰陽相隔之理女郎夢中恍惚似覩其母然影像模糊或因思念團結而然耳次日仍鹿鹿治行裝然男夫人遺物之當攜者收拾略盡今散西兒所役役者皆屬己之所有物也兒時玩弄之物纖悉未肯遺棄每覩一物恆追念爾時情狀感往慨來喟歎不已女郎行李中以畫冊爲大宗其酷好繪事蓋可知矣是日之晚檢點甫畢明日卽爲行期矣散西兒與其外祖母不得不捨此寓居十二年之小屋而他去散西兒晨起絕早欲詣園中作最後之別乃雨下如瀑遂不果行攀轅憑欄以觀之而淒涼寂寞之景彌目皆是樹禿枝童落葉滿地其未落者風飄雨泊亦頽然憔悴矣散西兒不勝哀感嗚咽而泣念凡此園中之物皆十餘年朝夕相依之曠友也一旦捨之而去且恐永無重逢之日能無恫乎若在春光明媚之天與之作別則見其枝葉蔚茂心猶稍慰今則蕭瑟落寞生趣索然散西兒又欲往公墓一別其母乃是日雨勢絕盛傾瀉而下無片刻之停散西兒蜷伏室中不能出午後鐘鳴三下所雇之車至矣勞慈夫人家之馭者同時戾止馭者爲之荷物前後相屬散西兒哀痛極矣而侯夫人洋洋如平時彼居風景明秀之村舍中幾二十年而與其地之人之物乃無絲毫之留戀一旦捨去穆然無動於中甚矣其情之恕也而散西兒則見留置之物必摩挲之依戀之對之慨歎繼以悲啼抑若身雖離去而夢魂則仍飛繞昂童也登車之際痛極而暈兩人扶挾之以登昂童之屋寶伐兒所介紹者也故遷出後仍當以鑰交於寶氏大門旣闔散西兒藏鑰於懷不交侯夫人云彼蒞倫敦後當面交此鑰於寶伐兒嗟夫自有此鑰而女郎未來之身世定矣天若姑以此鑰開散西兒之運命者散西兒旣登車命馭者迂道往公墓以謁其母之墓車至墓門而停然雨勢猛驟散西兒不能下遂

癡○然○危○坐○自○車○窗○中○凝○眸○矚○其○母○之○墓○并○矚○其○母○墓○上○之○十○字○架○且○矚○其○母○墓○旁○之○樹○久○不○言○去○侯○夫○人○不○耐○枯○候○勸○其○少○休○告○以○此○處○皆○邱○墓○風○景○慘○怛○不○可○久○留○不○如○行○也○散○西○兒○遂○悲○啼○曰○兒○與○母○別○矣○兒



若○侯○夫○人○與○女○郎○欲○趁○此○舟○以○渡○則○今○晚○當○赴○度○佛○罕○不○可○久○留○此○矣○散○西○兒○欲○走○別○竇○伐○兒○夫○人○然○竇○伐○兒○夫○人○之○居○址○在○域○之○中○央○距○此○至○遠○驅○車○疾○馳○往○返○須○歷○一○小○時○半○侯○夫○人○以○時○間○局○促○尼○其○行○并

與○母○別○矣○馭○者○揚○鞭○驅○車○疾○馳○散○西○兒○遂○投○身○於○車○之○暗○陬○以○黑○帕○蒙○首○緊○閉○其○目○車○停○乃○徐○啓○之○車○所○停○處○爲○一○旅○館○館○名○喬○治○王○入○其○門○見○庭○中○駐○車○一○輛○整○潔○而○光○明○散○西○兒○詢○諸○館○人○云○勞○慈○夫○人○之○車○也○夫○人○今○候○於○女○士○等○預○定○之○房○中○矣○散○西○兒○入○見○之○勞○慈○夫○人○曰○今○晨○遣○姪○亨○利○往○度○佛○罕○探○查○赴○法○輪○船○開○行○之○期○頃○得○亨○利○書○悉○明○晨○卽○有○一○舟○啟○旋○法○蘭○西○

語之曰。汝與竇氏別第郵一短簡足矣。此可憐兒之散。西兒不禁爲之悽然。念竇伐兒夫人爲吾母之摯友。一朝握別情緒萬千。豈一紙書所能達耶。然以外祖母命曷敢違忤。散西兒遂握管作書紙短情長。滿幅皆悽恨。依戀之辭書畢。卽闔之短簡中。雖寥寥數行。而其詞至懇摯。周匝又以村舍之鑰交竇伐兒。并謂此屋爲兒時嬉遊之所。實不能有所忘情。脫能囊有餘蓄。定當收爲己產。以爲紀念。不幸貧窶無力購此。不得已以此鑰奉之。先生願先生悉賣屋中之物。以所得之資歸吾外祖母焉。散西兒旣緘封卽以函與鑰交勞慈夫人。夫人允於明日。以此二者致之竇伐兒家。勞慈夫人知侯夫人將有匱乏之虞。頗多贈餽。侯夫人得此愁懷爲之稍釋。念以此投贈之資益以剩餘之金剛鑽歸國之後卽不能立復故業。尙可勉敷數年衣食之資。是時距登車時益近矣。散西兒渴欲與愛度亞一握手話別。聊盡十餘年兒時交遊之情。而身體不得自由。惆悵奚似。遂至館中隱處。跪地以禱。願過去之慈母諒其心。而恕其罪也。禱畢歸房館人來告。馭者已準備一切矣。散西兒遂從侯夫人登車。時方深宵。夜色迷茫。雨聲淒切。車旁殷勤相送者。僅一勞慈夫人。蒼涼寂寞之況。散西兒當之芳心欲碎矣。夫倫敦爲繁盛之都。會散西兒雖居英國。曾未嘗覽其景物。今乃於淒風愁雨中過之。絕無閑情一探。首於車窗之外。以領略道旁之風景。亦可悲矣。車行良久。覺氣象空曠。兩旁步道（步道者人行之路。非車馬馳驟之大道也）亦易其狀。知車已離市集而入郊野矣。晨鐘方鳴。五下車已達度佛罕。停於一旅館之庭中。散西兒夜中失睡。日車行顛播。無寧定之時。故神昏目眩。倦極微闔其目。至是斗有巨蠟二三枝。熠燿於前。急張目視之。則赫然亨利在焉。蓋亨利知墨爾西里家將至。已候於庭中。散西兒見之。不自禁其心中微躍。乃急垂其蒙面之黑紗。亨利

攜侯夫人手助之下車。繼又執散西兒手。是爲兩人握手之發軔。少年覺所執者柔纖而震顛。憐其怯弱。至於不敢堅握。館中休息之室。亨利已代爲擇定。室中布置井然。散西兒與侯夫人頓忘行役之勞。舟定晨間鐘鳴十下。啓旋。故侯夫人與散西兒尙得從容有數小時之休息。亨利囑兩人勿憂慮輦運行李等事。彼家僕足。以了之。且箱籠筐筴於上車時已束縛妥貼矣。亨利語畢。卽鞠躬禮兩人而退。散西兒遂閉戶靜居一室。困疲欲睡。而神志倏擾。終不能眠。蓋一見亨利似有懊懣之物。根觸於心。而思潮又起。落不定矣。默念亨利不嘗言將返法蘭西乎。彼之此行與吾儕同舟。否此意蘊於心。未敢發諸口。而輾側不能寧睡也。爾時有僕隸以司奔走。有精舍以供憩息。且搬運箱篋。亦有人爲之指揮。散西兒身至逸。而終不能酣然入睡。鄉者則懸懸者別有所牽掛也。蓋散西兒經亨利愛情之灌溉。覺其味至酣美。雖醇酒無以過。故睡魔偶來。驅之使出。不令愛好亨利之忱。間斷於理想中。也是時散西兒時翹其首。以觀日出。時屈指以數鐘點。狀至粟六。且恐失眠。人未叩門。而彼已整裝。整裝既畢。往外祖母室見侯夫人。方擁被而進。湯與平時無異。頗欲一問亨利究竟同行與否。乃張吻欲問。殊難出口。木然癡立者久之。繼覺啓行之時漸近。遂返寢室。而侯夫人雖在行旅。顛沛之中。仍持故習。整裝既竟。盥沐傅粉。修容飾髮。僕婦阿相齊侍旁。助之。若非是。不足以顯貴族之尊嚴者。散西兒臥室之窗。臨街而啟。街之極端。泊舟之石步。在焉。石步旁。大廈之顛。樹一小旗。迎風而顛。風之趨向。可於是覘。散西兒憑檻以觀。是時往來道中之車。頗衆。見一車疾馳而來。散西兒凝眸察之。車至館門而停。散西兒躍然有動於中。念來者非個人耶。及車門啓。躍而出者。果亨利也。心大震急。退入室中。迨亨利挺身昂首。散西兒已不在窗側矣。散西兒兀立室中。一

手按心心躍不已。一手攀窗上之機括，傾耳以聽。聞亨利履聲，戛戛已入廳事矣。聽事在散西兒室，與侯夫人室之前。是時亨利固不敢冒昧入女郎室，而女郎亦不敢入聽事。十分鐘後，亨利振壁間鈴，館中僕婦應聲出。亨利謂之曰：「趣爲我告寓此之夫人，迅準備勿遲緩。」半小時後，舟即行矣。散西兒急出自房中，抗聲應之，忘亨利之語，非對已而發者。曰：「先生儂，今當以此語走告外祖母。」散西兒遂與亨利偃僂爲禮。疾趨過聽事，入侯夫人室。是時侯夫人修飾已畢，諸事皆辦。五分鐘後，即啓門出。散西兒從之。亨利授侯夫人以臂而扶掖之。阿思柏齊亦隨之而出。阿思柏齊者，侯夫人所不可須臾離者也。斯時縈繞於散西兒之腦際者，有一疑問，即亨利僅伴渠輩，至舟側乎？抑與之同行乎？途中亦不敢以此詢亨利。亨利亦絕口不道此事。然兩人之目光，則時有言語。故兩人不語而眸子則相酬酢也。亨利之裝束輕便短窄，固野遊服也。而以此爲旅行服，亦無不可。故斯時亨利之行蹤，散西兒實無術以度之。既達水步，四人相繼下車。方繫一輕艘，卽渡船也。舟子力蕩其槳而輕艘遂直向巨艦而去。既抵艦下，亨利急握侯夫人手扶之，以登。繼又握散西兒手，盡力掖之。然微覺女郎之手震顫，知其有所感。而然亨利亦不無哀憐之心。散西兒既登巨艦之橋，玉軀震搖欲跌。幸其旁筐篋箱籠等物疊成一尖，雕形舟人則覆以油布，用禦雨漬。遂斜倚於行李堆，流日以矚標。題斗見箱篋上有大書，其名與地址者，則亨利之物也。箱上書曰：「是箱乃法蘭西巴黎山諾納亨利子爵之物。」散西兒昂首矚天，向空噓氣。當女郎仰首時，其目光適與少年會爾時女郎心事。亨利若已推而得之，默然有問，乃搖首低語曰：「嗚呼，散西兒，余何忍須臾與君相離乎？」

第十七章 旅行

海濱氣候變動至迅。昨日苦雨而今已晴。朗海天盡處界畫分明。當此時令所不恆有也。旅客皆聚立甲板之上。瀏覽風景而亨利之樂尤甚。蓋天氣佳晴常得。俛傍玉人以伺色笑。脫爲風雨沉晦之日。男女乘客當蜷伏艙房不復面矣。凡散西兒目之所接皆新穎而有味。追溯幼時航海赴英之狀。猶能彷彿憶其大略。爾時居母懷抱之中。躑躅遵岸間窄徑而行。繼見大海汪洋波平若鏡。又見海口中桅檣搖曳蕩漾。若叢樹被風而動。然當散西兒航海赴英之際。年僅三歲。又半所見不甚明晰。今所留諸腦界者有如雲霧之迷茫。可憐散西兒之蟄居村舍。若草木之黏附於地。歷十二年之久。此十二年中所見惟窗外景物耳。故今者見此天風浪浪海水蒼蒼。心目爲之一快矣。自其母故後。見外物而足以發越精神。排遣其喪母之痛者。此其第一次也。亨利則藹然立於旁。散西兒引領而望有所見。必詢諸亨利。亨利亦必竭所知以告女郎。不特激於好奇之心。而然覺亨利之警。歎亦媿媿可聽。故絡繹其辭不已也。斯時散西兒若入新世界。而此新世界之導引者。即亨利也。出陳腐而赴新奇。爲之渡者。即此舟也。是日也。天高氣清。雲霧斂而日光麗。目之所接爲界絕遠。舟出渡佛罕後。兩小時法蘭西土地已隱約現於水平之線。惟其細實甚。僅若一霧帶介於水天間耳。回顧英吉利則山光樹影約略可辨。已而英倫土地漸澹滅於雲霧之中。而法蘭西漸漸開朗矣。散西兒前瞻祖國。後顧英倫。兩者之中各有系戀。旣觸懷舊之念。又發身世之感。爾時心緒紛如矣。晚間鐘鳴七下。舟泊蒲落業。時則夜色蒼茫。侯夫人憶昔日去法時。曾駐此間旅館。旅館主人名雖忘却。然館之地址約略猶能憶之。此街本名王室。繼名山岳。黨今則易名爲政府街矣。海中雖無風波。而侯夫人已困不能支。遂由亨利導散西兒及侯夫人。至昔日所居之旅館。繼又往舟上。照料

墨爾西里家之行李。墨爾西里家出奔英倫艱險之狀。散西兒聞於其母者。屢矣。爾時有旅館主婦名昂勃翁。夫人者。尙義好俠。爲之捍擋行役。且送之下舟。情深意摯。墨爾西里夫人誦其名於散西兒者。可數十次。散西兒年少。穎敏不若其外祖母之健忘。故其名猶能憶之。散西兒既至館。即召館婦。見來者年少。不類向所聞於其母者。因詢之曰。千七百九十二年時。有名昂勃翁夫人者。主持此間館務。君識之乎。不知此昂勃翁夫人。仍居蒲落業中乎。旅館主婦曰。姑娘。余亦名昂勃翁夫人也。姑娘所詢。當爲余姑。吾姑年老。衰病已退。休於家。第每日仍來館中清談排悶。散西兒請與一談。主婦諾之。云。脫有旅客欲與之晤。第預告之。彼即欣然應召。少選亨利來矣。謂以關吏稽查需時。故須於明午。方可檢取行李。散西兒與侯夫人。本期明日行。今因行李稽遲。不得不稍緩。遂定後日晨間起程。然因起程事。侯夫人與其外孫女爭辯頗劇。侯夫人欲專雇輕車。以行。以爲車廂既舒。輪轉又速。而散西兒深知其家況已入窘鄉。所留貯於侯夫人囊中者。爲數至淺。遂竭力諫之。云。家況艱辛。宜從撙節。不如乘公車。旅費較省。公車者。往來巴黎。蒲落業間。專載旅客之車也。旅館主婦兼任公車事務所之總理。聞散西兒言。深然之。竭力懇懇。反覆推論。公車之利便。云。彼可代賃一箱。爲侯夫人等三人容膝之所。廂位寬敞。人居其中。舒泰暢適。與所雇輕車無異。且公車行甚速。亦與輕車速度正相當也。經旅館主婦之勸駕。侯夫人無以難。遂勉允焉。於是館主婦作書致公車事務所。囑於後日晨間之車。爲華勢佩篤侯夫人。墨爾西里散西兒及其僕婦。阿斯柏齊。包定一廂。時則亨利之意旨亦定。彼欲與墨爾西里家同車以行。惟不居此廂中耳。少選老昂勃翁夫人進矣。夫人急行而前。渴欲一觀客爲何如人也。既入室。見中坐一老婦。氣象尊嚴。知爲貴族。一妙齡

女。郎。侍。坐。於。旁。似。爲。貴。夫。人。之。女。或。其。孫。女。方。凝。視。間。而。散。西。兒。張。臂。欲。行。摟。抱。禮。侯。夫。人。急。制。以。目。昂。勃。翁。夫。人。訝。之。此。不。相。識。之。女。郎。何。忽。欲。暱。就。我。耶。因。曰。夫。人。等。呼。喚。老。婦。有。何。見。教。侯。夫。人。曰。夫。人。殆。忘。之。矣。余。爲。華。勢。佩。篤。夫。人。此。乃。墨。爾。西。里。散。西。兒。余。之。外。孫。女。也。昂。勃。翁。夫。人。鞠。躬。爲。禮。顧。彼。仍。茫。不。記。憶。頗。怪。彼。人。何。率。爾。以。名。氏。告。神。色。錯。愕。侯。夫。人。覺。之。曰。吾。輩。昔。日。曾。居。夫。人。之。旅。館。夫。人。殆。忘。之。乎。昂。勃。翁。夫。人。答。曰。夫。人。曾。臨。敝。館。殊。爲。榮。幸。然。夫。人。蒞。止。在。於。何。年。老。婦。昏。髦。不。復。知。矣。散。西。兒。曰。昂。勃。翁。夫。人。吾。輩。昔。日。之。行。踪。夫。人。必。能。憶。之。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某。日。之。晚。有。兩。難。婦。至。此。駕。敝。篷。之。車。服。鄉。人。之。裝。爲。狀。至。狼。狽。其。驅。車。者。名。畢。愛。寶。即。其。佃。人。也。夫。人。猶。憶。之。乎。昂。勃。翁。夫。人。呼。曰。然。然。此。事。余。憶。之。至。悉。來。者。爲。兩。婦。其。年。少。者。懷。抱。一。嬌。娃。年。約。三。四。歲。膚。白。皙。而。貌。嬌。秀。麗。若。安。琪。兒。散。西。兒。微。笑。曰。昂。勃。翁。夫。人。勿。賡。續。其。諛。辭。令。人。滋。惡。矣。老。婦。曰。然。則。此。女。爲。誰。曰。即。余。也。此。任。俠。尙。義。之。老。館。主。婦。歡。躍。曰。嗟。乎。穉。子。昔。所。見。者。即。女。郎。耶。侯。夫。人。爲。之。愕。然。念。彼。一。老。館。主。婦。耳。乃。以。穉。子。稱。勳。閨。家。之。閨。秀。疏。略。甚。矣。侯。夫。人。雖。微。露。不。懌。之。色。而。昂。勃。翁。夫。人。殊。不。之。覺。仍。曰。女。士。恕。吾。健。忘。余。見。女。士。時。年。至。幼。穉。故。今。日。晉。謁。不。復。相。識。矣。散。西。兒。與。之。握。手。以。表。親。暱。於。是。昂。勃。翁。夫。人。環。視。審。顧。若。求。男。夫。人。之。所。在。者。囁。嚅。而。言。曰。姑。娘。等。歸。國。僅。此。三。人。乎。散。西。兒。歔。歔。曰。嗟。乎。語。時。淚。將。隨。之。而。下。昂。勃。翁。夫。人。不。待。辭。畢。已。知。其。意。卽。續。之。曰。出。亡。外。國。其。事。至。慘。風。露。侵。其。身。憂。患。傷。其。心。然。女。士。不。可。過。悲。凡。此。逆。境。皆。天。所。以。鍛。鍊。人。者。女。士。其。順。受。之。侯。夫。人。曰。夫。人。慎。勿。曉。曉。此。言。實。傷。余。心。蓋。令。余。聞。之。而。增。慘。惻。者。莫。茲。事。若。矣。昂。勃。翁。夫。人。曰。願。侯。夫。人。恕。余。妄。言。余。所。以。與。姑。娘。道。及。此。事。者。欲。證。余。未。忘。前。事。也。敢。

問夫人呼喚老婦有事相委乎曰延夫人至此非余意乃余外孫女散西兒意也語至此顧散西兒曰散西兒汝有何意曷不與昂勃翁夫人言之館主婦即請曰姑娘有命余必竭綿力以應之散西兒曰儂請夫人至此了無他意實自心坎中探取數語貢諸夫人以謝昔日援助吾家之勞吾儕終身不忘之大德也今又有一事求助於夫人明晨余欲往海濱憑吊十二年前之遺蹟吾儕航海登舟所由之塹岸窄徑夫人諒知其處能遣一人爲吾導引乎語至此乃顧俟夫人曰特不知吾祖許我否也華勢佩篤夫人答曰昂勃翁夫人所遣伴汝者若果謹厚余亦何憂儘汝暢遊不汝阻也昂勃翁夫人呼曰俟夫人勿慮伴汝令外孫女之責余願親任之得從姑娘之後徜徉於山水之間余之幸也當夫人等出亡之際余幸陪侍倉皇之狀赫然若前日事脫姑娘有所詢問則登舟之地所由之曲徑尙能爲女士指導之命他人往烏能言之親切如余耶此時亨利坐於旁聞昂勃翁夫人語深以此行爲樂遂問曰俟夫人允姪爲姑娘伴同遊海濱乎俟夫人答曰汝往甚善汝好憑吊古蹟此行亦足申汝流連感慨之深情俟夫人恐兩小偕遊墮落情網卽舉手示昂勃翁夫人其意若曰余以兩人付託夫人願夫人留意焉昂勃翁夫人領首報之似深會其意者於是明日遨遊海濱之議遂定是日亨利與散西兒敘談至樂至鐘鳴十一下乃各歸寢晨鐘鳴八下兩人復聚首矣在英倫時兩人間八日乃一見且必有人監察其旁不得一通情愫今則不然兩人親暱之狀雖骨肉無以加而今又有同遊海濱之舉兩人心樂可知矣方鐘鳴六下亨利整妝已畢頗恨光陰馳去何爲若是滯緩竊疑法蘭西時鐘輪機之擺動實緩於英吉利之所製彼之時表亦平日所許爲精確者今則疑因航海而失其速度矣散西兒晨起尤早不必審察時計第以窗間曉

色之迷茫。卜之已知。爲時之早矣。女郎之房。與亨利之房。遙相對。散西兒頻至窗側。掀幕縱目。以窺亨利。然其房之窗。亦垂帷幕。散西兒了無所見。繼而亨利亦揭幕。外望於是亨利之裝束。遂爲女郎所見。知亨利已準備矣。散西兒遂按鈴呼僕婦。問以時刻。僕婦對以僅六點有半耳。散西兒卽命往告昂勃翁夫人。人云一切準備。請其趣來。顧昂勃翁夫人胸無情感之激迫。以爲遨遊海濱。特風雅遊玩事耳。奚事過早。從容應召。其時已在居人盡起之候矣。散西兒不俟昂勃翁夫人至。卽出寢舍。往聽事以候之。見亨利已先在。於是彼輩卽從容談笑。散西兒所欲觀者。昔日登舟處也。昂勃翁夫人以爲今導兩少年士女。不必遵十二年前之故道。此道險窄而迂遠。昔從畢愛寶之請。欲免邏卒弋獲之虞。故取僻境以行。今則時異事變。坦然往遊。奚必繞道。遂定議從蒙透葉大道往。於是三人行盡政府街。折而左。循一平坦之大道。此大道卽與登舟處之塹岸相通者。乘輿作野外遊。自他人視之。至細微不足道。而生長村舍中之女郎。視之。則覺大快。以彼平日之游踪。恆局於一小園之中。一面障以壁。一面隔以誦經室之門。彼所徘徊者。僅此窄狹之小天地耳。則其見聞之狹。可知矣。今之所見大海茫茫。渺無涯際。散西兒斯時之情狀。頗似初脫樊籠之鳥。高翔遠矚。驚喜交集。款步而前。欣然有喜色。目之所接。多前此所未觀。茫然不能舉其名者。念行年十六。而所見至陋。不覺遂生愧心。因此愧作面色。頓頰兩臂。亦遂震顫。爾時女郎適與亨利挾臂而行。故散西兒之震顫。亨利微覺焉。且行且瀏覽景物。忘路之遠近。時三人已離市塵。自英赴法。泊舟之所在焉。散西兒見之不禁緬想英倫村舍之狀況。悲動於中。愴然久之。更行數百步。遂至海濱灘岸。起伏微徑。婉孌卽十二年前登舟處也。海水蒼茫。渺無涯涘。大洋之水。其色深黑。與地中海異。地中海雖廣大。

仍湖耳。其色澄碧。波平若鏡。不以風雨而異。而此則其色黝然。而深其波。軒然而起。浩蕩奇幻。不可逼視。散西兒立海岸。而望感往。慨來悠然。以思初歎。上帝宰物之奇能。繼念人生於世。不過數十寒暑。憂患倍



潤。此即昔日倉皇出走時登舟處也。惟歷年久遠。不能清晰耳。第憶當時居母懷抱之中。海濤衝岸。其聲澎湃。若大洋抑鬱而舒。其呼嘯者。今日故地重經。海水之衝擊如故。而追溯前事。不覺涕淚之隕矣。女郎

其中風露。侵其外勞。生草草若顛倒於夢寐之中。而一旦長逝。則與草木同腐。散西兒不覺悲從中來。淚盈盈下矣。方悽愴瞻望。忽於足旁。覩一曲徑。此即十二年。前風雨之夕。其母抱之。循是以登舟者。女郎觀此。猶堪髣髴。不俟昂勃翁夫人之指導。即舉步而前。亨利恐其失足。滑跌自後。從之以備扶挾。徑曲而窄。僅容一人。兩人行盡。曲徑彌望。皆石卵以海水衝擊。故光澤圓。

兀立淺灘。穆然凝視良久不釋。亨利則立於其旁。散西兒遂倚亨利之臂。間歎曰：美哉水也！浩瀚哉海也！奇妙哉造物也！亨利不答。以手持帽。露頂兀立。爲狀肅敬。如對越上帝。夫大地之上。無往非上帝精神所寓。而兩少年則以爲高高在上者。獨臨於汪洋大海之上。不敢慢也。兩人佇立海濱。可一小時不交片言。攜手相俛。穆然凝思。更不禁悄然有無窮之感。昂勃翁夫人知爲時已晚。當返旅館。遂促兩人歸。兩人留此。竟日思潮起伏。不覺光陰之瞥馳矣。於是三人復取曲徑。躑躅而行。每十步必作一停頓。或反顧以瞻景物。對此海濱。若有無窮之留戀。或僂以拾石卵。擇其光潤而圓瑩鮮明而色錯雜者。納之於懷。以作他日之紀念。兩點鐘後。此日之游已成陳迹。惟石卵數枚。略留遺痕而已。三人返旅館。見侯夫人盛服與律師相對。侯夫人急欲恢復其昔日之故業。而法律有所未諳。故邀律師至館。一商酌之。律師推闡時局。以鼓勵之。云：法國將由民主變君主。巴納伯脫將於三月後卽皇帝位。巴氏爲鞏固王業計。新進舊族兼含並蓄。故舊貴族之投効於新朝者。無不破格錄用。至昔日收沒入官之產。新政府尙未定處置之方。然新邦初締。不憚懸重金顯爵厚祿。以賞有功。以收人心。則前朝貴族既輸誠於新帝。以恢復財產。請政府宜無不允。侯夫人聆律師語。爲之欣慰。至散西兒。則不知政局之變遷。與彼家之盛衰。有何關係。姑妄聽之而已。侯夫人默思以土地廣博。人才輩出。之法蘭西。何以忽受治於一郭思島人（那坡崙郭思島產也）彼僅一炮隊士卒耳。大捷數次。將僭帝號。而法蘭西人讐其兵威。帖然安之前。何慄悍而後何柔馴耶。律師旣去。侯夫人復與亨利縱談此事。亨利之先忠於包本氏者數世矣。故亨利者。心乎故主者也。然亨利春秋方盛。夢想未來之光榮。且於軍學頗有所得。欲大有展於世界。不甘韜隱。効力新朝之念。蓄於

心者甚熾。特不敢宣之於口耳。亨利以爲今之掌握政權者。雖出身微賤。而能伸國威於境外。博希有之光榮。夫成功者。帝疇能譏之。蓋自亨利視之。巴納伯脫之稱。帝雖背正理。然其功業實與古帝王比隆。未可與尋常篡竊者相提並論也。兩人談論略久。亨利欲去。侯夫人留之。邀彼午膳。遂伴散西兒進餐。餐畢時已向晚。散西兒復欲往遊海濱。且求祖母同行。侯夫人意不欲行。云海濱距此甚遠。且躑躅於沙灘。石卵之間。勞德實甚。不慣行路之老人。烏能堪此。遂却之。散西兒拉侯夫人至窗側。指示度佛罕泊舟之石步。而告以海濱離此僅數百步。散西兒與侯夫人強聒不休。侯夫人不忍堅却。以傷其意。遂允之。於是亨利掖侯夫人以行。散西兒前導。阿斯柏齊隨後。每行一步。華勢佩篤。夫人必喃喃然咎道路之崎嶇。既至泊舟之所。復怨羣舟油漆氣味之難堪。迨踐沙灘。又恨海風之慄厲。嗷嗷不休。致同行者爲之不歡。散西兒念祖母性情乖戾。何以與母相反。乃爾遊畢返旅館。侯夫人已困憊不支。急欲歸寢。於是散西兒與亨利暫告別。至明晨六時。卽乘公車以行。次日朝暾初上。侯夫人卽披衣起。然懊恨之態。盎然現於面。以如此早起。奔波實爲有生以來所未有。當時頗悔前日立意之不堅。若雇輕車。則起行之時刻。可以己意定之。或十一點鐘。行或進晨餐。卽行任意變遷。可弗受他人節制矣。爾時吾法風尙已如今日。公車馭者。確守啟行之時刻。不稍假借。鐘鳴六下。侯夫人一切準備。至六點五分。車卽就道。馳向巴黎矣。侯夫人散西兒及阿斯柏齊。坐於車箱。亨利則坐於客車。車過站而停。亨利必至廂中。問夫人等舒適乎。首兩次問候時。見侯夫人狀至愁鬱。問之。云夜眠未適。故若是。至第三次往候。則侯夫人已熟睡矣。車達阿勃費鎮。車人將進晨餐。亨利遂呼侯夫人醒。彼少年人。則坐於車中。未嘗闔眼。亦無悻悻之色。穆然靜覽道旁之風。

景而已。車至薄凡午膳時矣。遂停輪俾乘客進餐。亨利不俟御者之下。卽啓車門。躍立道旁。掖侯夫人。且爲散西兒等導引。於是四人進車站之餐室。亨利爲侯夫人等擇坐位。選肴蔬。往來僕僕。情至殷拳。侯夫人餐畢登車。握亨利之手。以謝其勞。散西兒亦微笑頷首。以示感忱。晚間鐘鳴七下。乘客皆引領西望。遙覩火光燭霄。卽廣大繁盛之巴黎也。散西兒知車入巴黎。必經聖突尼門。且此處有關車必停輪。又知是地爲十二年前侯夫人等幾遭不測處。彼雖在懷抱之中。而伏居一小室中。自治員屢與彼儕相問答。良久而後去。其情形至今猶能憶之也。凝思未畢。車已達聖突尼而停輪矣。散西兒請於外祖母。欲往覽彼家昔日遇難之地。侯夫人許之。惟訝散西兒何爲好以慘怛之景爲遊樂之具。亨利遂請於關吏。云有女郎欲過衛隊之防守線。一覽稽查室之內容。關吏允之。侯夫人不欲下車。散西兒獨與亨利行。直入稽查室。一切陳設未改。舊觀散西兒猶能髣髴識之也。一粗木之桌。折椅數事。皆故舊之物。散西兒初見竇伐兒時。卽從其母坐於折椅之上。面對此粗木之桌。今日一入此室。昔日情狀赫然現於目前。不禁喟歎。願以念竇伐兒故。遂念其妻。及其子。愛度亞。因念愛度亞爲其母所心許。而臨行時。竟未一見。懊恨爲何如耶。斯時散西兒旣痛其母之逝去。復悲愛度亞之未見。哀痛不能自持。淚珠垂垂而下。亨利立於旁。頗爲疑訝。以爲室中僅木桌折椅。不足以供憑吊。何哀痛之深耶。然多愁善悲。散西兒之天性也。關吏檢查畢。馭者攬轡欲行。抗聲以呼散西兒與亨利。兩人復登車。遂疾馳過關。於是散西兒於十二年後復經昔日所歷之聖突尼關。遂入巴黎故都矣。昔日過此散西兒尙爲一雛娃。啼哭而出。今日過此散西兒已茁條爲成人。復垂淚而入。嗟夫。異日散西兒復將出此關。而自此以往。散西兒遂不復生入此關矣。嗚呼。

第十八章 昂柔齊公爵

侯夫人與散西兒既入巴黎。卽僦旅館而休息焉。亨利亦於是館擇一寢舍。初至巴黎之數日。彼人終日聚談。圖復墨爾西里家之故業。侯夫人命人往覓昔日彼家之代理人。代理人者。財產有糾葛。由彼處斷訴訟者也。顧此人逝世久矣。且時異世變。制度紛更。亦無此名目矣。侯夫人不得已。延一律師。以蒲落業律師之語。轉告之。囑其代爲設法。侯夫人出奔異國。不覩巴黎者十二年矣。今日重臨都城之情形。悉變卽昔日之故風遺俗。蕩滅無遺。廬舍街市之規制。衣裳冠履之式樣。與夫士大夫之談論。悉與前異。華勢佩篤。夫人出亡之際。目之所接。皆愁苦陰慘之景。迨至英倫。時聞人談巴黎所演慘劇。以爲巴黎風景必慘淡。巴黎人民且憔悴矣。及今觀之。乃知所料之未確。巴黎安靖繁盛。市民熙暉。商業殷闐。與初革命時迥異。捷報頻聞。士大夫皆趾高氣揚。栩栩然以世界主人自居。慶祝戰捷會。且日有所聞。攻克降附之國人。羣奔走於新皇輦轂之下。以希恩寵。蓋是時巴黎不特爲法蘭西首善之區。且駿驥乎爲歐羅巴全洲之都城矣。流亡異國者。歷年既久。與其地人士相接。馴熟其風俗習尚。久遂與之同化。於祖國情形。反多睽隔。一旦重返故土。猶以去國時之見聞。衡量今日之情形。以爲昔日之民風。猶是今日之民風。庸有當乎。散西兒見今日之巴黎。而愕然驚顧者。其亦以此。法蘭西之政局。民國將變。帝國總理將登帝位矣。國體變更。一切皆已準備。主張民主者相繼引退。而王黨之逃奔於外者。續續歸國。王黨有願輸誠於新皇前。朝貴婦有願効力於新皇后者。巴氏皆優異之。賚以崇階。寵以厚祿。今之時局。正王黨昂首伸眉之時也。亨利既返國。與巴黎中之裘馬少年交遊。此輩皆軍人。與亨利年相若。意氣頗盛。侯夫人亦時從之遊。因

以識其家世。知舊族子弟之投効於新帝國者實繁。有徒蓋亨利新相知之父兄多侯夫人之故交也。亨利漸與此輩少年深相結納。侯夫人亦傾心於此兩人。眩於帝國之光榮。又與仕於新朝之英俊相交接耳。濡目染漸有傾向新朝之意。特未嘗宣之於口耳。兩人之欲輸誠於巴納伯脫也。固同而其意則異。侯夫人結交新貴。欲植其勢力也。植勢力者欲圖故業為散西兒。他日計也。亨利之廣交游求貴顯也。求貴顯者欲為散西兒地也。兩人用意雖殊。而其為散西兒則同。特不知可憐之散西兒對此時局其心理為何如耳。是時巴納伯脫之榮譽已如朝陽初升。法蘭西之士紳無不娓娓談其世系云。巴氏雖來自郭思起自卒伍。然其家世固班班可考。彼為意大利之舊家子。先代卓著名德。其最顯者為拂落昂思之司法官。某立名於十三棋中。試一閱四百年前柔納府之舊志。則其名赫然在焉。巴氏之祖曾膺通侯之封。當包本朝之侵畧。意大利而圖羅馬也。巴納伯脫侯爵曾作書致其統帥。排解之以紓兵燹之禍。此書載在史策。熟掌故者類能言之。然法人之傾向巴氏。不僅在家世之清華。而在其才畧之過人。以此雄才宜躋九五。跡雖近篡而功實足以掩之。不可輕相訾警。而前朝遺臣之感巴氏也尤甚。蓋巴氏以嚴刑峻法待山岳黨。而於包本之裔優容而寬假之。絕不加以屠戮也。亨利與散西兒於切己之事未嘗一語道之。然兩人初次相見。即相契合。而在此六閱月間。在英倫則每星期必一見。在法國則無日不見。兩人之踪跡益密。情誼益深。彼此以身相許。心領神會矣。奚必形諸言語。然後始堅定哉。且彼兩人談論偶涉未來事。不曰余而曰吾儕。亦足以知其志矣。顧兩人婚媾之成否。當視亨利與侯夫人能傾向新朝與否。以為斷亨利家世前已述之。彼無遺產可冀。所冀者伯父之產耳。然伯父以商起家。重商輕士。云苟其姪不營商。

業。彼。決。不。以。財。產。遺。之。而。亨。利。又。烏。肯。與。市。儉。爲。伍。逐。什。一。之。利。故。渠。雖。爲。伯。父。應。繼。承。之。人。而。抱。此。素。志。決。不。能。得。其。遺。產。然。則。當。奮。身。以。求。功。名。耳。而。是。時。奮。迹。功。名。之。途。有。二。曰。軍。事。曰。外。交。然。非。傾。心。新。朝。不。可。散。西。兒。雖。無。志。功。名。然。亦。知。丈。夫。當。乘。時。而。興。巴。氏。旣。爲。天。下。英。雄。所。歸。往。正。男。子。藉。此。以。成。功。業。之。秋。也。深。以。亨。利。翼。贊。新。朝。之。舉。爲。然。侯。夫。人。則。亦。勸。散。西。兒。入。新。皇。后。宮。爲。之。宮。嬪。女。郎。初。以。年。穉。識。短。不。嫻。宮。儀。將。爲。識。者。所。譏。侯。夫。人。固。勸。遂。允。之。亨。利。因。此。事。亦。與。散。西。兒。討。論。者。數。矣。女。郎。旣。違。外。祖。母。之。命。即。往。告。亨。利。狀。至。歡。樂。蓋。自。此。以。往。兩。人。聯。袂。登。朝。共。事。一。主。不。若。昔。日。之。寂。寞。淒。清。矣。亨。利。聞。之。欣。慰。不。置。卽。日。往。訪。擊。友。囑。其。遊。說。於。侯。夫。人。之。前。言。亨。利。與。散。西。兒。意。氣。相。投。今。亨。利。從。軍。於。外。以。事。皇。帝。散。西。兒。奉。職。於。內。以。侍。皇。后。兩。人。之。光。榮。正。足。相。等。以。此。締。姻。至。爲。適。當。也。亨。利。之。友。果。次。日。往。晤。侯。夫。人。以。此。告。之。是。夕。散。西。兒。仍。如。平。日。所。爲。於。將。寢。之。際。往。侯。夫。人。室。與。祖。母。行。摟。抱。禮。祖。母。挽。之。以。手。且。語。之。曰。頃。亨。利。之。友。來。談。汝。事。汝。諒。已。聞。之。汝。以。爲。此。事。與。爾。母。所。許。者。果。孰。勝。乎。散。西。兒。含。淚。而。退。歸。房。恸。哭。若。從。祖。母。之。命。則。背。母。氏。之。約。若。守。母。氏。之。約。又。非。私。心。所。甘。進。退。失。據。故。悲。啼。也。矧。今。日。所。談。婚。事。疇。能。保。其。無。變。効。命。疆。場。固。光。明。磊。落。之。事。然。其。事。至。險。致。身。通。顯。固。屬。易。事。而。遭。不。測。者。亦。未。可。勝。數。以。近。日。戰。事。之。劇。烈。披。堅。執。銳。飲。彈。觸。鋒。而。死。不。足。異。也。亨。利。之。性。情。散。西。兒。深。知。之。彼。乃。勇。往。猛。進。之。好。男。兒。也。決。不。屈。志。辱。身。而。以。夷。險。動。其。心。者。也。見。難。不。避。務。達。其。志。以。此。人。當。前。敵。建。功。易。蹈。險。亦。易。一。旦。亨。利。陣。亡。散。西。兒。之。美。滿。姻。緣。詎。非。飄。警。付。諸。天。空。乎。女。郎。念。此。不。寒。而。慄。此。時。甚。願。亨。利。爲。無。名。之。子。僻。居。村。舍。之。中。夫。婦。鎮。日。相。守。春。秋。佳。日。徜徉。於。山。水。之。間。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其。

樂。為。何。如。耶。兩。日。後。亨。利。戎。裝。采。爛。來。視。散。西。兒。所。御。者。先。鋒。隊。長。之。制。服。也。先。鋒。隊。長。之。官。階。與。他。軍。之。旅。長。相。當。亨。利。初。入。軍。籍。即。得。是。職。亦。云。榮。矣。散。西。兒。旋。亦。入。宮。侍。巴。納。伯。脫。路。易。夫。人。（即那破崙



職。而。散。西。兒。既。得。公。爵。獲。罪。之。耗。知。亨。利。必。退。已。亦。不。願。滯。跡。宮。闈。即。上。辭。呈。於。路。易。夫。人。彼。兩。人。之。辭。職。同。時。舉。行。而。未。嘗。互。商。及。晚。兩。人。相。見。各。以。辭。職。事。告。乃。知。所。見。相。同。兩。人。之。愛。情。自。此。以。往。較。所。謂

皇后約瑟芬也是時那破崙未
即帝位故稱夫人遂以其家
顛沛困苦之狀述之夫人
慈祥愷惻法民無不稱其仁乃
允於正位中宮之後即擢墨爾
西里女士為宮嬪於是兩少年
士女之位置皆定一日清晨巴
黎街市之民奔走相告云昂柔
齊公爵已處死刑將鎗決於芬
山納之溝中矣亨利之得軍職
即由昂柔齊公爵所汲引公爵
既得罪亨利亦不安其位遂辭

富貴功名益寶貴耳。兩人辭職後數日，侯夫人接寶伐兒書，知昂童村舍中所存之器物悉已售去。今以所得之值匯至巴黎，共六千佛郎。此類器物購時用銀九千佛郎，今得原價三分之一，亦云優矣。侯夫人深佩寶伐兒之強幹，且欽其忠直。

第十九章 定意

亨利既辭軍職，不得不另謀位置。於是散西兒亨利及侯夫人終日聚議，往復籌商，窮其思慮之所至，苦不得當。輾轉思維，首定之策最爲穩妥，是策本爲亨利所蔑視，今已無可奈何，不得不勉從之。此卽茄特落潑伯父所定之經商策也。今世商業有二，其資本薄弱者設肆於隘巷之中，形容憔悴，鎮日坐臥其中購物者至竭力與之周旋，討論物價，刺刺不休，歷一小時之久，交易乃成。然所獲者僅一愛瑪（愛瑪法蘭西金幣名）耳。此小商家之情狀也。巨商大賈，長袖善舞，出入於風沙波濤之中，倚舟楫之力，擁資數百萬，流通於名都大邑，販賤鬻貴，操縱全國之金融。王公貴人交相稱羨，與之交游，時挾巨資出而逐利，聲勢之雄不啻大將軍，驅策百萬雄兵，轉戰境外，及其獲利而歸，雖戰勝凱旋，無以擬其榮。是類商人足以嘯傲王侯，資本其士卒也。夥友其僚佐也。航海之舟，渡漠之帳，則其宮室也。上古之蒂利受及中古之比藏柔納亞凡尼西十九世紀之歐洲諸大邦，皆有此魄力。雄偉之商人，此類巨商，尊榮與貴族埒，蓋近世政治之隆，汚民生之豐，瘠教育之進退，皆以財力爲轉移。彼富商巨賈，竟有左右全國之力。宜政府重視之也。亨利今已傾心於商，故盛譽商人，之榮反覆言於散西兒之前，以釋其疑。女郎雖亦從而和之，然當應和之際，聲顫而體震，若有所懼。懼亨利之遠遊也。亨利覺之，告以未來之希望，云略有儲蓄，予悉挾

之航海赴茄特落潑伯父見余必大悅授以事而與之資伯父者擁資千萬之巨商也所授之資雖至薄其數亦當在百五十萬佛郎與二百萬佛郎之間挾此巨資遨遊全球逐什一之利不難立成巨富然後返法與散西兒行婚禮擁巨資攜美婦偕隱與山水明秀之鄉以待時事之平靖迨世變既定然後更入仕途建立功業以博未來之光榮若時局長此假擾則終身不仕與玉人鎮日相厮守以享豔福此樂雖南面王無以易也散西兒聞彼所言氣爲之壯神爲之旺亦不復沮其行矣兩人籌議既決亨利卽定於十一月起程故兩人離別之期尙在三閱月以後自亨利與散西兒觀之則三月之久不啻三稔未嘗不知異日離別之悲苦而以行期緩緩心稍寧帖彼儕之視三月也若有無窮之歲月然兩人度此三月之光陰其情狀則正與懸揣者異第一月光陰固甚遲緩至第二月則稍速矣第三月則光景之迅馳若鷺鷹之振翼疾飛迨三月將畢離別之時已近此兩人復墮悲境念數日前兩人方聯袂登進不可謂非一時之盛不幸事變忽生相將辭退昔日之光榮既如曇花之一瞥而異日事業希望雖豐成否雖不可知正如大海茫茫渺無涯際於是兩人愀然以悲相持流淚顧終身大計寧能以姑息失之遂時以未來之希望事功相策勵用壯其氣且慰愁煩也惟中心所懸懸者則向所預期不能決其必成且恐上天不相雖冒艱險事終不成也侯夫人則無愁無慮仍如曩日之所爲惟高臥盛妝讀書三者而已怡然自得不預外事雖彼兩小日於侯夫人之旁通其款款之深情而侯夫人一不沮遏亦無監察若無所事者然幸亨利與散西兒以神交而不以形交以學問相切磋而不以情欲相感召相愛日深初無汎濫橫溢之虞侯夫人雖不監臨之彼儕仍守身如玉也至定議後之第三月距起程之期漸近亨利欲先往柏利瑪利

（今爲合衆國屬地、昔屬英吉利）然後長行。蓋亨利畧有蓄積、散存各地、其挾至巴黎者、數至莪莪、且耗去已泰半矣。故往英倫屬地、收集存儲之款、且告貸於親朋、以爲異日經商之備。凡志高而質敏者、脫遭厄、運胸中之懊、濃較倍於常人。亨利與散西兒、非所謂志高質敏者耶。所遭困厄、至不堪問矣。兩人之祖位尊而金多、使兩人者、有其祖財產十分之一、已足安坐而食。今遭改革、蕩然無遺。子然貧窶、彼儕試縱目於街市之間、將益生其喟歎矣。蓋馳驟於道中者、皆新朝達官貴人所乘之油壁車也。黝然而黑澤、然而潤、雙馬振鬣疾馳、御者執鞭高踞車中、則倚枕墊手、捲煙顧盼、自雄路人從而指之曰：「某也。」新朝之天潢某也。新皇之股肱、心膂讚歎頌美之聲不絕。卽以若爾人、每歲養馬修車之費、贈之兩人。兩人且不虞衣食之匱乏矣。亨利奚必背井離鄉、遠適異國、與娟娟者子作半載、或一年之別、以逐什一之利、而爲輕別重利之商人哉。兩人自度、身世將不勝今昔之感、而黯然神傷矣。蓋自遭挫折、折覺國內秩序、雖略整於前、而時局之變幻、仍不亞於昔日。巴納伯脫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國威伸於境外矣。然窮兵耀武、以敵四五招、全洲之忌嫉、終有挫敗之一日。全國士大夫之逐逐於功利之場、無論矣。卽號稱篤於前朝、而恪守宗教信條者、亦復震於勢力、迷於祿利、屈節改度。臣事新朝、不復念包本朝之故主矣。世風頹靡、尤可賊懼。亨利據此數端、以測未來之政局、覺國內清平之日、尙遙邈無期。卽經商有獲、亦終於商人而已。奚敢轉入仕途、望彼遷擢哉。亨利念及此、志氣頹敗、惟願閉目靜坐、穆然無動、如隱居修道之士、不欲遠行矣。繼而復轉側不安、以爲獨善其身、固足免禍、而目前貧困、又非振奮有爲、其將何以克之。繼念振奮之中、舍航海經商、外詎絕無他事、可爲哉。默揣所受之教育、與夫所擅之藝術、亦尙足以勝人、何復躊躇。

若此轉輾思維詳審精察覺所擅之藝亦無一足以鉤重利釣膻仕者特以蔭庇散西兒故則雅不可無此二者於是亨利長行之意已決不復有所疑矣夫一人之窮通得喪皆命運有以致之命運者鐵網也其通也鐵網之適張其窮也鐵網之適閉不可強也於是此兩可憐兒復準備蒞落潑之行矣迨起程日定亨利每日晨起必訪散西兒清言娓娓鎮日相聚然離別慘怛之語兩人絕不出之於口以彼此恐惹傷心也一日酣談既畢將別矣兩人微笑相對然形容絕慘胸中含意至多而不敢宣之於口默然凝視者良久散西兒乃問曰亨利君於何時行乎亨利答曰余審之熟矣脫非有一物焉其權力之大超越於余之志願者余決不行曰然則君遠行之舉罷矣蓋若以余爲權力卓越足以變遷君志願者則余決不願君之行亨利問曰此何說也散西兒不答握手引至小十字架之前此十字架即其母房中物散西兒攜以返國者指以示亨利而不語亨利會其意語之曰是架乃令慈臨歿時所注視者余今設誓於十字架前一星期後余行決矣顧余遠遊於外誠無他念惟願早日歸來與汝圖永久之好耿耿此心惟上帝鑒之散西兒曰余誓必待君歸來餘者都不着意若亨利不歸……語至此亨利急以手闔散西兒口不令畢詞恐聞之傷心也兩人遂於十字架前行接吻禮以堅盟誓爾時兩人心地澄然清明全爲高潔之愛情不染塵滓次日亨利與散西兒偕往侯夫人室兩家皆貧困兩少年深知之不欲互相欺飾亨利遂問散西兒所餘資財尙有幾何既知確數乃能爲彼家布置一切作久居巴黎之計故兩人訪侯夫人以問之侯夫人素不理家政今見兩人忽問家資之數心殊厭惡之初頗遊移其辭而兩人請之堅謂不得確數不能籌備一切侯夫人無以難顧又不欲身親繁瑣事遂以鑰授散西兒命啓箱一計銀幣



之數。於是散西兒貯銀之箱檢點之得八千五百佛郎。俟夫人與男夫人之積蓄盡於此矣。以此區區
 撙節用之。僅可支持半載。故亨利之遊。僅可歷六閱月之久。兩人既悉此數。心稍寧貼。蓋亨利者。思慮詳
 密之人也。既確知墨爾西里家
 資財之數。即進忠言於俟夫人
 云。旅館非久居之所。不如賃屋
 數椽。既覺安適。又可省費也。余
 今未行。尙可於起程前數日。遍
 走街市。爲夫人等相宅。及余未
 行之際。選定一宅。余尙可識其
 門徑。深悉房廊之曲折。一旦遠
 遊歸來。余可驅車直抵夫人之
 宅。不待訪問。而後得寧。非快事
 耶。惟俟夫人觀之。覺亨利之說
 後半不甚厠意。至其前半以節
 儉爲依歸。詞堅義卓。不可易也。遂從之。次日亨利爲相宅。相至鷄鳴街之五號。見一屋頗整潔。詢之主人
 租亦不昂。遂爲墨爾西里家賃之。賃宅既定。復囊散西兒辦理遷徙事。住居旅館已閱數月。耗去之數。在

五百佛郎以外。故散西兒自旅館遷往新宅。所餘之資。已不及八千佛郎矣。遷居畢。屋內陳設。皆亨利爲之布置。桌椅器皿。無不各得其數。懸十字架於牀側。陳畫冊於桌上。僕僕往來。勞頓實甚。凡此布置。自侯夫人視之。皆至無關緊要者也。而彼兩人則以爲要務矣。光陰迅疾。距行期愈近。亨利遂乘間問散西兒曰。我去後。卿將以何事爲消遣。散西兒笑答曰。余將繡嫁衣。以排悶也。起程之前一日。亨利購印度細紗衣料一襲。贈之散西兒。備繡衣之用。散西兒既得料。即剪裁之。引針而繡。施功之初。所成者雖僅一花。而思慮周詳。手指靈敏。已可概見。由此花以推全衣。工竣之期。當在一年以外。約其時。亨利必歸來矣。亨利觀散西兒刺繡。輒語清談。娓娓不倦。至夜深始去。次日鐘鳴八下。兩人復聚。是蓋兩人有生以來。最傷心之一日也。即定今晚五下鐘。趁運車往蒲落業。余今不復詳敘。臨別慘狀。夫描繪悱惻悲哀之情。固文章家所有事。然將惹起讀吾書者。無謂之涕淚。余又何忍耶。且臨別時之慘狀。要可推想而知。除祈禱與盟誓之外。亦惟有頻頻接吻而已。總之。是日實爲散西兒喪母以來。最傷心之一日。而鐘鳴。戛戛不敢有一分之猶豫。兩少年胸中。懊恨不言。可喻。頻注目壁上之鐘。以觀時刻。萃畢生之精神。全注於是日。而是日之精神。又若全注於此數時。駢坐絮語。針指四點三刻矣。於是兩人跪於小十字架前。重申前誓。誓畢。卽起時已促矣。亨利卽一躍而出。女郎抗聲呼之。聲至慘惻。亨利不忍不返。於是兩人復申最後之誓。復流最後之淚。復接最後之吻。亨利知不可復留。奮身而去。散西兒斜倚梯欄。凝眸盼之。既無所見。卽趨至窗側。啓窗憑欄。而望以觀亨利之登車。亨利覺之。卽掀其帽。以爲禮。馭者執鞭策馬。運車循鷄鳴街而行。爾時往來之車。頗多。運車擁擠。不得前停頓者。約一杪鐘。亨利復自車廂中伸其身。出昂首以盼散西兒。

且揚其手巾。是時夜色迷茫。遠處景物已不甚清晰。亨利第見窗側一黑影。亦揚其手巾。若遙與之相應者。方欲凝視而車已行矣。亨利仍歛其身。昂首窗外以觀之。迨行盡。鷄鳴街車折其向。亨利乃悶坐流淚。悲不自勝。嗟夫。自此以往。亨利遂與散西兒長別矣。

第二十章 通問

散西兒遙視亨利所乘之車。達鷄鳴街之極端。旋折其向。瞬息不見。遂委身於椅。哀痛幾不省人事矣。十分鐘後。斗聞叩門聲。啓之。知來者乃投遞書函之郵卒也。散西兒急視封面。知爲亨利手筆。喜不自勝。歡呼歸寢。舍不意亨利書來。乃若是其迅也。散西兒啓而讀之。手顫股震。悲喜交集。書雖寥寥數語。而摯情直溢於言表。詞謂吾所愛之散西兒鑒之。余今已達第一車站矣。車轉瞬即行。我今一足纔離馬車。草草撕日記一頁。疾書數行。以郵吾愛我之愛汝。深沉刻摯。歷久不渝。雖當行役。必不能頃刻相忘。余惟竭畢生之精神。思慮以敬愛君。未敢雜以他念。女士鑒之。車將行矣。餘情縷縷。不盡散西兒得亨利書。此其第一次也。反覆讀之。不下十餘次。繼念亨利愛情深摯。皆上天之所以佑我。遂跪於十字架前。以禱是晚。散西兒卽先繪花於嫁衣之上。以備刺繡。女士急欲施工。若此衫之繡。早一日竣。則亨利可早一日歸者。衣上所摹之花式。皆描自畫冊。擇其秀美者。繡諸衫上。故此衫者。散西兒平生繪事之集大成也。繪畫既倦。卽停筆。休憩取亨利之短簡。反覆誦之。醺醺若有至味。至於夜深。繪事乃畢。然後就寢。又以亨利之書置之貼胸。以見親暱。酣睡竟夜。迨醒而夢中景象。彷彿猶能憶之。似與亨利晤敘。似與亨利遊眺。一似亨利常在左右。醒乃知亨利行矣。不禁悵然。但願亨利更來一書。以慰寂寞耳。愁悶竟日。其永若歲。五閱月來。

散西兒不見亨利而獨居孤處者此其第一次也寂寞寡歡展法蘭西地圖於桌靜察亨利循行之途而懸揣其所至之地以資排遣至侯夫人則絕不以亨利之行而有所感觸意態仍如平日彼僅圖一己之安不顧其他亨利之待散西兒也殷勤周摯固與待侯夫人有差顧侯夫人殊不爲憾以爲少年與少年伍親暱理固宜然不足異也夫侯夫人性情淡漠其待亨利也較他人爲勝而欲責以亨利去後之慨慕馳念則殊未可必也故亨利遠行以後悽涼寂寞之景惟散西兒一人當之偶發悲喟之詞亦無一人與之同調且無慰藉之者百無聊賴則閉戶伏匿悄然以悲愁悶之中睽懷逝母則涕泗滂沱繫念遊子則神思飛馳次日鐘鳴九下郵卒叩門而入亨利之第二書至矣散西兒一見封面識其書法急起奪之郵卒竊笑以爲個女郎何急遽乃爾散西兒拆而讀之其詞曰車停片刻余得復與君通問矣余今達阿勃費鎮所居之室卽吾與君自英倫返巴黎時進晨餐於斯者余今所踞之座卽吾擊愛之人昔日之坐位也椅亦猶是旅客皆進午餐而余獨否則方皇皇藉作數行以告吾所親愛之女士嗟乎我自與君別固無時無刻不飛繞玉人左右也我今所經之道卽昔日與女士同行者向者車每停頓余必至車廂問候起居今日車所停處悉與前同而當時情景歷歷可憶惟環顧車中絕無憐愛之人不勝今昔之感耳同車者尙有二人余未嘗與之通一辭其寂寞爲何如耶寂寞之中無以自遣雖不見君面然胸中轆轤上下仍似與君作傾談蓋偶發一意卽懸揣君意以對答之闔目凝神又似君之珊珊其來遲也余之思念鬱結若此余亦自笑其癡想君或不致此也默揣君接讀此函時必在明晨九點鐘願女士閉目以思余之行蹤當明晨九下鐘時余蓋已離阿勃費鎮而達蒲落業之海濱矣已立海濱之上厠足於沙石之

間矣。聽海濤之澎湃，風聲之怒吼，追憶昔日與女士同遊時之狀況，不禁黯然神傷。余所欲告於女士者，千言萬語，連篇累牘，不能盡之一言。以蔽之曰：矐懷女士而已。我中心愛好，雖身有千口，口有千舌，無以道之。余與女士精神相合，意氣相投，四體百骸，皆若與女士相混合，但覺君爲吾體中之一原質。吾心脈每一跳動，必有散西兒三字作迴響。余今復與散西兒別矣，愛情之深淺，於別離況味中辨之。車達蒲落業後，當有數小時之勾留，余必復通書於君，以告旅況。余雖與君日遠，然距歸期亦日近。女士慎勿悒悒，亨利謹啓。散西兒讀此書畢，中心大悅。蓋此書之來，實出女郎意料之外。而書中悱惻肫誠之辭，皆足以表其深沉刻摯之愛情。故女郎誦而樂之也。女郎據此書以推亨利之心，知己固懸懸於亨利，而亨利亦懸懸於己矣。渙然釋然，愁悶爲之稍減。至次日，可憐之散西兒復屈指以計鐘點，以計分刻，盼發自蒲落業之函之速來也。女郎無聊，仍繡嫁衣，以排悶。然當其持針而繡時，又覺驚疑之色，滿現於面。念此衫花枝密布，日日繡之，當歷七八月，乃可竣事。而亨利之行，六閱月後，即可歸來。以此衣應婚禮之用，無乃太緩乎。蒲落業之函，翌日仍不至。至再翌日，晨鐘鳴五下，散西兒已醒啓眸，視鐘針旁，皇無措。偶聞微聲，卽爾震顛，自揣曰：得母亨利之書來乎？如是者，再至鐘鳴九下，蒲落業之函乃真至矣。啓而讀之，其詞曰：吾摯愛之散西兒，女士鑒之。余今達蒲落業矣。所居之室，卽君昔日所居者。心上溫磨，眼前想像，髣髴與君相晤對也。余亦招昂勃翁夫人至室，與之談君事。津津若有至味。我今雖與君睽隔，然實未嘗相離。蓋睽隔者，外貌也。而相接者，精神也。我今一路所經，如理舊書時，時若有君在側。故余之去法，而遠遊也。雖不與君偕，而君之精神實監臨余，不啻與君同遊焉。旅行之中，別無他念，惟願與女士息息以精神相通。余

視女士若天上人其生也。誕降於天。其逝也。魂歸於天。天也者。散西兒來去之途也。故余當旅行無聊之際。時時翹首望天。以寄遐思。思吾女士也。余書至此。館人來告曰。赴英之舟。兩小時後。即起程。故余草畢此函之後。尚有餘暇。往海濱一遊。此海濱。乃吾兩人舊遊紀念地也。汝首經此地。時年甚穉。余不在。第二次。經此。則與余同遊。今則徘徊感慨於其間者。惟余一人而已。美麗哉。此海景也。怡情養性。莫善於此。其浩瀚也。足以開拓胸境。其動蕩也。足以慰人愁悶。其虛靈也。使人生厭。棄人世樂。就天國之念。其廣大無垠也。使人知人類之細微。帝力之雄偉。余願終日坐臥於海濱。以蕩滌胸襟。且思念昔日與女士偕遊之狀。女士之足痕。今尚有留。此沙磧中者。余見之。睠懷之。思將益深矣。余之愛女士也。至深且摯。豈尋常泛泛相悅者所可比擬。余之愛女士也。若春花之向日。若良夜海水之接穹蒼。若萬物之愛真宰。吾兩人今雖暫別。終必有聚首之日。夫身雖死而魂不滅。故愛情穠郁者。雖死仍相合也。此說雖疏。余殊信之。不觀夫天地間之萬物乎。無一物不由諸原質吸引。構成而成者。氤氳之花。香縹緲之浮雲。無一不相糅雜。靈魂者。萬物中之一物也。上帝既與萬物以互相吸引。構成之能力。豈於靈魂而獨靳之。故吾兩人生世。世世靈魂必相融合。圖永久之歡。此可以理斷。而無庸疑者。散西兒。余今與君別。乃暫別耳。異日必有相見之期。惟他日相見。以肉體或以靈魂。則不敢必耳。今日何爲作此慘語。豈心有所不快。抑迷茫於情。而然乎。余誠不自知也。余書至此。舟人來促。余行云。旅客咸登舟。將解纜。余筆不停揮。遂以此書託昂勃翁夫人代投郵筒焉。亨利謹啓。得此函後之第八日。亨利復有書來。此篇所載。皆亨利函牘。故以通問名篇。余今以第四書之辭載之。於此。其辭曰。和風煦拂。暖日空明。余旅況甚樂。君其毋以我爲念。我今已蒞倫。

敦矣。想君聞之。或者平添悵惘。然既與君訂盟立誓矣。烏敢稍匿其情於君前乎。余之至倫敦也。不見勞慈夫人。亦不覩他親戚。蓋皆捨繁華之鄉他去矣。余之親戚半多貧困。即皆在是。亦不能助我以資。在勢



故一落倫敦。即驅車相訪。竭誠以告吾摯愛之散西兒。諒能深悉寶伐兒君之為人。可以意度矣。彼聞余言。慨然允諾。凡巨細之事。悉彼為我辦之。余見寶伐兒先生。以至誠相待。不惜掬胸中之隱微而悉陳之。

不得求助於故舊中。而故舊有一人焉。好義尚俠。有長者風。是人曾効力於吾家。為吾輩忠實之摯友。即亦君之舊相識。而深愛之者也。伊何人耶。即寶伐兒先生也。余無恆產。家況之艱殆與散西兒無異。故余欲告貸於人。其事至艱。捨一片耿耿之誠信外。無物足抵矣。而能深信不疑者。惟此尚義好俠之寶伐兒先生也。余深知渠性情自巴黎起程時。即有求助於彼之意。

遂告以吾兩人愛情。吾兩人地位及吾兩人未來之希望。余辭甫竟。竇伐兒君之夫人。卽顧謂竇伐兒曰。余不恆與汝言。彼兩人相愛至深乎。此語爲余所述。不下二十餘次。而汝尙疑之。今以亨利君之言推之。余當非誣也。由是以觀竇伐兒夫婦致念於吾儕者至矣。平時思念恆縈繞於吾兩人也。縱吾輩不以情事告之。彼亦能推度吾輩之心事矣。竇伐兒先生聞吾言。淚盈於睫。悵然欲哭。少選復哽咽而言曰。亨利先生願君愛之深而護之周。是乃一慈祥而高尚之女郎也。余深敬之。未敢狎視。昔日竊不自度。妄欲以此女配吾子。愛度亞語至此。竇伐兒緊握余手。自彼與余相識後。未嘗行此禮。今乃堅握之。若情不能自已者。繼復續言曰。余愛女郎深不覺辭之煩矣。亨利君既鍾情於彼。當爲彼圖幸福。勿稍與以痛苦。余所望於君者。如是。竇伐兒先生語畢。拭淚導余至辦事室。且行且言曰。吾儕今當討論正事矣。余遂從之行。夫經商以資財爲本。資財集則餘事皆迎刃解矣。而集資一端。其事至艱。貸於人者。僅數千佛郎耳。而事至繁曠。當書文立契。紙當購之於官。當邀公正人爲之保證。契既成。又當錄一副本存之官府。以備異日興訟時之稽核。此皆卓犖大者。其餘詳細節目。則又不勝枚舉矣。然竇伐兒先生辦此至簡爽了。當既至辦事室。卽取素紙一頁。展於桌。大書曰。斯米刺兜納生兩先生惠鑒。余今貸資於吾友山諾亨利子爵。其數爲五萬佛郎。乞兩君以此條爲憑。如數交付可也。書畢簽名於紙之下方。卽授此紙於余。其事畢矣。余遂於是日持條往訪二君。告以今之集資將往茄特落潑。營商業也。二君云。適有運艦將啓旋往昂底。昂底者。南北美洲相交處之半島也。茄特落潑。卽半島中之一邑。君所欲懋遷者。何物耶。余告以貿易非所素習。以何物往。乃能獲利。余實味之。請君等與竇伐兒先生代爲酌之。兩人皆應曰。諾。明日見

寶伐兒先生後必有以報命。余遂返寶伐兒先生處。嗟夫倫敦之野有一物焉。女士久受其覆庇。余亦欲瞻覽以寄遐思。此物卽昂童之村舍也。余遂詢寶伐兒先生。昂童村舍今主人爲誰。彼毅然答曰。村舍主人卽余也。由是觀之。寶伐兒之篤於故舊可知矣。吾愛聞之。諒亦感其誠意矣。彼以瞻念賢母女故。不令此雅靜明敞之村舍。落於不知誰何之手。故出資購之。且餘室中剩餘之陳設品。俾墨爾西里男夫人之靈爽恆得憑式於此。而彼於春秋佳日。亦得挈其妻孥徘徊於別墅之中。蓋一舉而二善備也。然其待君家也。深沉周摯。可謂能盡友道者矣。寶伐兒先生聞余欲往昂童瞻村舍。擬伴余遊。其夫人阻之曰。亨利子爵好獨遊。且昂童之行將憑弔墨爾西里家之遺蹟也。流連必久。感慨必深。君若同行。敗其清興矣。夫人深於愛情。且能曲諒他人中心之隱。故能體會入微。若是寶伐兒先生授余以村舍之鑰。彼家諸人無一相從者。惟以一僕婦爲余導引。此僕婦卽女士家昔日所雇。今効力於寶伐兒家。專司村舍中掃除守規之役者。次日晨卽起行。午後兩點半鐘。達昂童矣。一臨村舍之門。不禁悵然。若有所感。念我初次隨勞慈夫人來時。既不識君之面。又不審君爲何如人。覩此村舍。規制卑隘。頗藐視之。以爲居此者必非大家。及獲見玉人。始悔頃者思想之謬。於是改觀易視。以村舍爲樂國。以君家爲天堂。以女士爲明神。虔敬對之初。不敢存輕褻之念矣。余今以胸中之感觸敬告吾愛余自有生以來。情感之激觸。未有甚於臨此村舍者。余幾欲跪於門前。而親門限。以吻及余將進也。以鑰探鎖。寶手臂震顫。雙股本僵。推門而進。盤旋於遊廊之中。旋入小園。顧盼登臨。惘惘若有所失。園樹枝幹童禿。無花無葉。且無濃蔭。淒涼寂寞。天殆與六閱月前我輩離此時無異。余枯坐於石櫂之上。領略風景。羣鳥跳躍於童幹禿枝之間。鳴聲清脆。可聽。

嗟乎。此飛翔於吾前者。皆吾散西兒之故友也。昔日曾觀其翠羽。聞其和鳴者也。余傾耳靜聽。而雙眸則注於君。昔日臥室之窗上。彷彿疑君仍在此間。時發妄念。曰此玉貌女郎。殆將現於玻璃通明之窗矣。蓋室內之狀。一如前日。余已忘君之不復在此矣。凝思良久。遂捨園而登旋轉之梯。入男夫人之房。跪於昔日懸十字架處。而禱禱吾兩人未來之幸福也。又啓女士之寢門。瞻覽致敬。固未嘗涉足其間。願君毋責以擅入閨闈也。舍中諸地流覽。既遍。不得不捨他去。然遊興未闌。烏有戛然中止。遂更爲憑眺遺蹟之舉。斯行之感慨歎。歎情更深於瀏覽村舍時矣。嗚呼。君其臆度之。斯行何往耶。乃謁令慈夫人之墓也。一入墓道。覺氣象與前大異。樹既叢植。地亦平治。朽枝落葉。絕無委於地者。清潔明秀。不亞小園。非女士之愛友爲之修治整理。惡能若是。當春羣花爛熳。此地風景。殆無異於名園。今雖非其時。而童幹禿枝之間。余尙能識羣樹之類。知此地所植大半花木。皆小園之所有。羣樹盡禿。惟玫瑰之葉。經冬不彫。今擷數葉。納之函中。郵之。吾愛以爲紀念。想因是足動君之孝思也。余之納此葉也。每葉必親之以吻。昭其敬也。願女士得此。亦與之行接吻禮。蓋此爲母夫人墓旁物。見此葉。如見墓中人也。游覽兩地。已歷五六小時之久。在勢不得不歸。余遂於夜色蒼茫之中。返寶伐兒家。至則斯米刺兜納生兩先生。皆先在。是時已鐘鳴八下矣。兩君專精商業。一見即能識之。彼儕深悉吾伯父之名氏。及其行事。蓋伯父巨富也。而行事又磊落。仗爽信義。昭著。交游至廣。故各國之巨商。皆識之。余旅行經商。事皆兩君與寶伐兒先生斟酌定之。余第受成命行事而已。運貨赴美之舟。已泊於水步。舟中執事。皆兩君之友。故艙位之選定。行李之布置。五萬佛郎之藏儲。皆執事員秉兩君之命以行事。而余不親其勞。其幸爲何如耶。此舟明日啓棹。余與吾愛

將益遠矣。此舟名阿難。倍兒其雅馴。不亞於散西兒三字也。余言盡於茲。僅留空白一方。明日若續有所告當書之。於下。要之。余不登舟。此函必不投郵。預待有所續。陳也。亨利之書至此留一空行。其下復書曰。以下所述。皆次日晨間十一點鐘所書。續告君者。晨起。鹿鹿整備。行膝卓犖。數端他人已爲吾代辦。其餘瑣碎事。烏可不身任之乎。此行也。專爲吾兩人幸福計。雖勞瘁。寧敢辭我。每檢一物。未嘗不憶君也。今者天氣晴麗。惠風煦拂。海天相接。處界畫分明。竇伐兒先生及愛度亞送余登舟。渠夫人因事未至。囑其夫代達祝辭。祝我旅行平安也。自余以吾儕之愛情告竇伐兒先生後。彼家情形爲之一變。愛度亞昔與君雖有婚姻之約。然皆母意也。彼固別有所愛。彼之與君願爲相愛之友。朋而不願爲偕老之伉儷。而其父母謹守前約。非君改適。彼儕必不願其子別訂婚約。自余蒞倫敦。彼儕乃知君之別有所眷。而愛度亞之新婚約。遂定數日後。愛度亞將與所眷者行婚禮矣。如願以償。幸哉。愛度亞也。亨利之書。至是復留一空隙。繼復續之曰。正午余登阿難。倍兒無所事。更書數事以告君。舟將解纜矣。不得不與吾可愛之散西兒別矣。斯時余所心醉者。愛度亞及其父之深情厚誼也。彼儕捨其銀行中事。而來伴吾其尊敬吾也不啻英皇喬治矣。舟雖小。然雅與其名稱。構製精堅。既可載客。又可運貨。皆上品。乘客亦多雅士。舟主愛爾蘭人也。名柔納迭。更彼爲我選定一艙。至精潔。舟中第五號室也。余今所居。與君所賃之屋同號矣。斯時舟子奔馳於絃上。或牽繩。或握舵。殆將啟碇矣。一拔錨。舟身將大動。我亦不復能作書矣。不得不與吾所愛之散西兒別矣。如此長行。與其言別。毋寧言訣之當也。今日天晴日麗。同行者以爲首途之日。氣象光昌。卽途中平安之吉兆。皆交相慶也。嗟乎。散西兒。余極欲與君一握手。以申離別之情。而雲山阻隔。不

復能與君面。余之惆悵深矣。當余離蒲落業也。捨法蘭西而去。今離倫敦也。捨歐羅巴而去。行彌遠。而情彌摯矣。余今與散西兒別。不啻與愛情別。不啻與司愛情之女神別。睠戀之情。烏能自己。余書至此。竇伐兒父子已落輕艫。搖曳向海濱而去。余子然獨處。左右無一相識者矣。少選舟卽行。不能更書。則不得不以深沉刻摯之語。結束之曰。吾愛散西兒。銘肝鏤腑。雖死不渝。余自此長行矣。亨利謹啓。

第二十一章 茄特落潑伯父

散西兒讀是函時。距發函時已第四日。亨利早置身於雲水蒼茫之中。不見法蘭西與英吉利土矣。女郎展誦此函。既感其情。又傷其意。胸中思潮如風起雲湧。而於書中訪廬謁墓兩事。尤足動其心。槎觸往事。泣然淚下。念亨利爲飢所驅。遂事遠遊。而局促舟艙之中。又復握管作書。灑灑至千餘言。紆其思念之誠。致其睠戀之懷。用情之摯。孰有逾於斯人乎。女郎以感深而思切。念此情種。今方置身於海天寥廓之間。邈焉寡儔。目之所接者。惟雲霧蒼茫。波濤洶湧而已。女郎讀此函竟。遂對天而禱。禱亨利途中平安也。禱畢。又憶念竇伐兒家矣。念竇氏一家。皆忠厚誠樸。昔居英倫時。所深恃者。而愛度亞又爲童時嬉游之良伴。今彼已別有所眷。而其母尙膠守前約。將以余故。令愛度亞失婚姻自由之樂。余何能安耶。因遂趨至書案之旁。繕一長函。致之竇伐兒夫人。書中皆肺腑誠摯語也。書畢。復引針而繡嫁衣。以此鉅工。非倉卒所能成。故散西兒持以恆心。偶有暇晷。卽復繡之。以資消遣。當知此爲未來莫大之希望。積日累月。以成之。至俟夫人之生涯。則仍循平日之故習。晨起絕晏。終日倚枕讀稗。乘目力微倦。則命他人朗誦而已。靜聽之。鎮日房櫳而不嫌寂寞者。賴有此耳。散西兒罕與之面。惟午飯進餐時。作一二小時之晤敘耳。兩人

性情絕異。散西兒好深思遠慮。而侯夫人惟圖目前之安樂。散西兒情感至深。謙以下人。而侯夫人則優蹇自傲。彼僕婦阿斯柏齊。則黨於侯夫人。阿諛取容。散西兒心竊非之。散西兒每有所事。不以遣彼。即遣彼。亦不能如志。故散西兒室整理器物。灑掃庭除之役。另有一婦任之。此婦名寶落霞。鄰嫗也。每日至散西兒室。整理諸事。侯夫人自返巴黎。頗與故友相聯絡。故所賃之屋。雖陋而門前常停顯者之車。有邀之宴飲者。有促其遊覽者。侯夫人一切堅拒。蓋耽靜惡囂三十年於此矣。往來酬酢。已生厭心。而體又豐略。事奔走。便覺困憊。侯夫人無所事事。鎮日蟄居房中。酣讀小說。散西兒無所事事。除刺繡外。亦惟詳攷地圖。以纖指招之曰。亨利今日殆至某地矣。女郎未嘗不知三個月。中必不能得亨利書。第以渴想之忱。不能自己。一聞叩門聲。即悚然震驚。念得毋亨利有書翰乎。所傳者佳消息乎。抑惡消息乎。迨來者既登堂。而會晤。侯夫人則必傾耳聽其言論。知所談之事。與亨利無預。乃復引針而繡此衫。工至艱鉅。非以精心毅力持之。必不能有成。蓋此衫與常服異。所繡之花。隨向背有凹凸而色尤淡雅。酷類祭葬之服。惟活潑生動。則過之。散西兒每繡一花。必悠然追念童時玩賞花卉之狀。故散西兒繡時。頻舒嬌聲。以呼花名。若爲故友寫照也。一日晨起。散西兒方伏案刺繡。斗聞有人按門鈴。悚然震顫。擾動之狀。此次爲甚。蓋散西兒審其聲。頗爲躁急。知來者必非雅士。殆郵卒也。急趨啓門。果如所料。郵卒授以書。女郎覽其封面。果亨利書也。大悅歡呼。急查郵局所蓋之印。知發自哈佛罕者。散西兒愕然。念亨利今已履何地。何爲起程。六星期後。所遞之函。乃發自哈佛罕耶。豈彼復返法蘭西道經哈佛罕而寄此耶。女郎持函兩手。震顫不敢啓讀。繼見郵卒立於旁。遂付郵資。急返己室。啓而讀之首一行。即大書亨利書。此於海中散西兒見此。一

行。心。稍。寧。貼。知。是。函。乃。亨。利。航。海。中。偶。逢。機。緣。而。發。者。展。箋。於。桌。從。容。讀。之。其。詞。曰。吾。摯。愛。之。散。西。兒。鑒。之。君。盼。吾。函。想。非。一。日。矣。惟。此。茫。茫。大。海。何。處。通。郵。徒。喚。奈。何。而。已。今。日。忽。得。意。外。之。機。緣。與。君。通。函。於。希。望。盡。絕。之。中。得。申。其。款。款。之。情。不。可。謂。非。天。之。默。相。吾。儕。已。今。晨。舟。子。之。司。瞭。望。者。斗。見。一。舟。破。浪。而。來。因。即。報。之。艦。長。當。此。戰。禍。未。熄。之。際。不。可。不。嚴。為。戒。備。於。是。艦。長。與。旅。客。皆。登。望。樓。以。觀。之。數。分。鐘。後。舟。身。全。露。知。來。者。乃。一。商。船。也。是。舟。見。吾。舟。與。之。漸。近。急。鳴。氣。笛。以。免。衝。撞。君。勿。慮。余。中。途。遇。險。天。鑒。君。心。必。不。令。汝。以。我。故。而。憂。愁。悲。惋。也。蓋。頃。所。見。者。為。法。蘭。西。艦。



歸。自。美。赴。哈。佛。罕。者。此。艦。自。紐。約。起。程。舟。行。三。星。期。絕。無。纖。風。艦。長。知。前。途。有。淺。海。今。以。無。風。故。水。將。益。退。長。行。不。已。將。遭。擱。淺。之。虞。故。逗。留。於。中。途。者。數。日。至。是。風。漸。大。乃。復。行。遂。與。吾。舟。遇。艦。長。既。得。彼。艦。之。

報告恐亦擱淺。卽下令停駛。且請彼艦緩行。而以十二噸重之貨物運之。彼艦以浮船身。於是兩艦皆停。余遂得畧書數行。以伸思慕之忱。余之思君也。無間宵旦。亭亭之影。時留於余心目間。寧有棄置之時。此時兩舟相距不及百步。一往北脫比透。一往哈佛罕。對此兩艦。余意若何。君能臆度之乎。余思小船數艘。方往來運貨於兩艦間。余若緣繩梯而下。船攀登彼艦。則十五日後。余可達哈佛罕。次日可與君面矣。然此特余之幻想耳。蓋信如是。則向者準備行李告貸款項。皆屬兒戲。都人士將譏且笑之。以吾爲妄人也。耳。余因是頗咎上帝之贖贖。帝既默相吾儕。曷不令吾儕理想之中。別創一奇妙之策。可不遠行而立偉業乎。須知余本怯於遠行。自君以勇氣鼓之。我意乃堅。遂爾成行。故今日余之不得親散西兒者。散西兒自爲之也。然余今此身在大海之中。而尙能委婉陳書於我所愛好之散西兒。非天之特厚吾儕。烏能若是。余欣喜過望。幾疑吾儕人世而入天國矣。不然何以余欲君一通問。而機緣卽相湊合。耶。嗟夫。人生於世。苦境多而樂事少。而樂事之中。又必有所缺陷。故美滿之福。決非人間世所有。有之。惟天上耳。余今飄流於大海之中。鎮日伏艙中。所藉以消遣者。何事耶。此不可不有以告吾散西兒。余今以此函爲我之報告。願君細細讀之。當可推想及余。然千頭萬緒。一言以蔽之。曰。無時不念及君。而已夜中。乘客例不燃燈。防火患也。余於日暮無所爲。則登桅樓。以望滄海。暮靄蒼然。紅日一輪。匿地平線。而下沉。波濤湧之。其光四射。海水爲赤景象。至爲偉麗。日輪既沒。夜色漸侵。碧海青天。第覺夜氣之清冷。余於萬象森列之中。靜挹夜景。不禁愴然有感。念上帝固無所不能。創造世界。以億萬計。乃一一旋轉而運動之。不亦勞乎。又奚暇垂憐人類之苦楚。而一一應其所請哉。可知人世驚相走告之禍福。亦皆偶然之遭逢。彼蒼絕無容心。

於其間世界。至衆其視。一人之死。生盛衰。若一粒種子。入於萬頃之泥沙。或被蟲齧。或爲鳥啄。彼漠然無知。烏能一一考其生死榮苑。而加以灌溉培植哉。嗟乎。上帝余諄諄上告。而天聽不聞。蒼蒼者。其果有知耶。不然。何以余欲與散西兒相親。而貧困迫之。世變阨之。使吾兩人有不得不離者耶。凡此哀痛之語。皆足以愴君之心。短君之氣。然余爲感情所動。遂不覺悽愴之辭。奔赴筆端。君或哀矜而恕之乎。余於舟中得一友。彼爲此舟之引港員。以衣食故。捨其愛妻而遠遊。亦一可憐人也。余每遊於甲板。輒見斯人仰天歎息。知其心苦矣。余就詢之。則知彼戀其婦。而然也。余遂與彼締交交誼。既深。遂與縱談情事。彼之愛妻名柔尼。而余亦以吾所鍾愛者告之。於是吾散西兒之名。遂入引港員之耳矣。吾兩人之愛情。亦有彼第三者知之矣。斯人雖不學。而溫文爾雅。絕無傲慢習。余得此途中。雅不寂寞。斯人名式茂。愛爾。余欲君知其名者。願君禱告。默呼其名。祈彼兩人別後重逢。早日得聚首也。余今復與散西兒別矣。運貨法蘭西舟將行。余當以此書授彼舟之次長。請其代投於哈佛罕之郵筒焉。散西兒乎。汝其少安。毋躁。脫中途不遇暴風。余於二十日或二十五日後。必可至茄特落潑矣。紙短情長。伏維珍重。亨利謹啓。書後復附細字一行。曰。當祈禱時。慎毋忘式茂。愛爾及柔尼之名。散西兒既讀此函。胸中之感觸。實不可以言語形容。而此書之天外飛來。尤非意料所及。女郎感激。至於極地。珠淚盈睫。口中喃喃。然若似禱告。實則反覆誦諸人之名也。自是以後。散西兒之繡嫁衣。益振奮矣。歲月飄流。散西兒蟄居於雞鳴街之第五號。了無異聞。然自接此意外之書。反惹起散西兒之奢望。得母有類此之函。再臨吾妝閣。乎顧前函之來。乃出於意外之機緣。意外機緣。寧可再得耶。當是時。法蘭西之國體變矣。廢民國而建帝國。巴納伯脫。卽皇帝位。稱尊。

第

七

集

號曰那坡。崙歐洲列國之君震讐其威不敢復申。異議地廣兵強。政修民附。觀帝國初葉之氣象。蓋子孫無窮之業也。其立功新朝爲將帥者皆掇高官膺顯爵。擁厚祿散西兒時於窗中遙觀新朝之達官貴人。戎服輝煌。徽章燦爛。策騎馳驟於通衢。意氣飛揚。不禁慨然而歎曰。使余與亨利當日不復辭職。則吾儕今日之榮顯不亞於馳驟道中者矣。繼念芬山納之溝中昂柔齊公爵碧血之痕。恐猶未滅。則復慨然歎曰。揆以吾人之良心。昔日辭職之舉。固未爲謬也。人生行事當安於心區區虛榮何足慕哉。迨過一月。散西兒盼亨利之書益急。歷一星期又四日。渺無音耗。散西兒旁皇瞻顧。莫知爲計。日長眞等於小年矣。至第五日之晨。忽聞門鈴大震。狀與昔者送書時同。散西兒心躍不能止。急趨啓門。果得亨利書。其詞曰。吾所愛之散西兒鑒之。余不欲以浮泛之語上瀆諸聽。今所第一告君者。頑軀無恙。旅況安善而已。長途跋涉。今始達茄特落潑。途中安順。其間惟以風力太微。略頓行程。然數日後。卽復其常。至暴風則自啓旋。以達彼岸。歷時雖久。未嘗遇之。此乃旅行者之福。差足告慰於念我者。旣蒞茄特落潑。卽訪伯父。伯父仇爽誠直人也。性情雖僻。不失爲長者。相見之後。知余有志經商。掀髯大悅。激賞獎慰。譽不絕口。卽宣言余爲繼嗣人。以伯父之富而余得承其業。不可謂非厚幸矣。然天下事利害相半。承伯父寵愛。固余之幸。而返國之期將稍稽遲。伯父見余後愛余之情至深。至摯。不忍與余卽離。云非居此兩月。必不任余歸。余初思拒之以爲與其離君而久滯此間。不若棄遺產而歸就君也。旣思欲銷售沿途採辦五萬佛郎之貨物。亦非閱兩月之久不能畢事。且阿難倍兒之艦長告余。售盡裝來之貨。而易以新者。其事亦以兩月爲至短。余不得已。遂遵伯父命。作兩月之勾留。明晨有舟赴法。余將近。況拉雜書此。以告吾愛。嗚呼。散西兒。余身

雖在此而神則無時不縈繞於左右。余之情懷豈人間言語文字所能形容。余自見伯父即告以訂婚事。彼初聞女士非商家女頗不懌。繼聞君賢而多藝且有殊色乃始欣慰。吾伯父舊貴族也未嘗不愛貴族。家女其所以遁於商者激於世變而然非其本性。吾儕當哀其遇而諒其心也。此間蟲鳥繁殖草木茂盛。多目所未覩者。余雖饑驅寒迫而來此而目之所接每多平生未見之物亦足以慰此寂寥矣。俯觀海濤洶湧而澎湃仰察天光清明而蔚藍。余因是歎天地之大大造之萬能而恨不能攜卿來此同賞此間景物也。惟對此巨碩之草木余固愛玩之矣。使余感觸則未也。使余感觸者莫玫瑰花若近日遊於郊野偶見此花如有奇思直襲余心。蓋此花爲昂童村舍中所植。昔日與卿遊玩時時領略其色香故每見是花輒令我迴想當日事而追念莫倫。且及昂童之村舍與夫夫人之墓。嗟夫天地間靈動之物孰有過於思想者乎。一杪鐘耳能行千八百海里。余觀此玫瑰神即越大洋而與君駢肩坐於小園之石櫺上。若與卿共玩玫瑰百合牽牛諸花之麗。又若覩汝播食於地羣鳥跳舞啄食之樂。凡此幻想兜上心來余亦不自知也。第覺今日胸境大開希望洋溢生趣盎然所見之物皆若與我以怡悅。庭花園樹皆若有媚我之意。昔日疑慮一日都捐。余悒鬱深矣。今日心地頓寬呼吸亦舒。何爲其然。余亦不自知也。余今欲長言詠歎以表吾意。願以胸中之意悉盡於前數書中。今不能更贅一辭矣。自今以往吾兩人之愛情當相見以心而不必更拘拘於文字。余書至此伯父入吾室邀余往觀彼所經營之植物園。余謝以函牘繁勞而彼意甚堅謂異日皆汝業也。烏可不覩其大略。余不得已允之。今將輟筆而與君作一二小時之別。君其少安毋躁。亨利之書於此留一空行。其下復書曰。余今歸自植物園復握管與君談矣。吾胸中之意女士其

第

七

集

知之乎。余樂此間之風景。而欲與君偕老於此也。余將圖昂童村舍之形。繪小園亭臺池沼之位置。且將遍求小園所有之花種。而於伯父邸第之後。誅荆榛。闢草萊。構屋浚池。建亭植木。一如昂童村舍之狀。然後余與卿攜手偕行。徘徊於林墅之間。一似我輩未嘗離昂童者。寧非快事乎。此皆奢願也。償之不易。然余必竭平生之力以赴之。昂童之屋。必現於美洲。而後已。且願上帝默相助我。百順俾此幻想。竟成事實也。余今獨居一室。頗閒靜。自適。故思念之中。若無時不與卿相對。似與君駢肩而行。似與君縱談往事。而歛歛似與君有所樂。而相顧微笑。思深忘形。遂恍惚若有所遇。不覺微舒吾掌。似欲與君相握手。縹緲虛靈中。時覺有君在側也。遞達斯函之舟啓旋後。非閱一月。或六星期之久。必不能與君再通函。蓋赴歐之舟斯時爲最寡也。然更閱六星期。兩月之期將屆。余亦將歸矣。奚通函爲哉。嗚呼。散西兒。試思之。異日余遠渡重洋。過返本國。踐法土。而入巴黎。循雞鳴街。而登五級之階。振君門鈴。而叩君閨闥。握此柔荑。消吾渴念。意愈厚。而情愈摯。其樂爲何如耶。吾爲是懼。懼樂極而痛發也。嗟乎。言有盡。而意無盡。余今又與君告別矣。余辭繁縟。君得毋生厭乎。然余愛卿甚。不覺其辭之複沓也。余今無他願。願卿禱余安歸。故里余之自法赴美也。平安順利。無一忤意。事天之德。我者至矣。然余聞之始。遂利者後。多挫折。余今雖微天幸。然不敢以此自矜。恐始順而終艱也。故願卿竭誠爲余禱。俾余此行善其始。又美其終也。余書至此。方握管凝思。斗似見有彩雲一朵。現於空際。其色純潔。若有神人之車。余不禁悠然有感。雲行緩緩。而其所取之向。則法蘭西也。念余苟能乘雲。駢而遊。不難與君握手矣。凝思片刻。而此雲離我。漸杳徐變。其形若鷹之展翼。疾馳而去。余遂偃僂爲禮。請其轉報平安於卿也。余言盡於此。然余之思念。實無一息。或停。余更

申前說以畢。此函曰：吾愛女士至死不渝。亨利謹啓。此函篇幅至長而散，西兒猶以爲短，反覆讀之。終日不厭，厥後遂能背誦矣。當引針繡衫之際，口中喃喃誦亨利書中語，久之爛熟胸中。復取前數函讀之。於是亨利之函牘無語不鏤於散西兒之腦矣。爾時繡衫之工日進，施工之初先繡下幅之邊，事竣然後及腰，自腰而上，花分兩派，其一密布胸間，其一環繞兩袖，而以背上花枝爲全衫鉅工。結穴之地，時繡衫之工已過半矣。而亨利之歸期當在三四月後，故全衫告成之期必在亨利返法之前。侯夫人亦於散西兒前時探人之音，耗然詞氣落漠，不甚懇切。蓋侯夫人欲以散西兒適亨利也，非與亨利有恩心有所不慊於愛度亞耳。其不快於愛度亞者，非與愛度亞有隙不欲其孫女爲銀行司事之婦耳。非有他也。日月飄流，久無音耗。散西兒憶亨利書中語，知六星期中無舟赴歐，故不甚渴候。迨閱二月，盼望之心漸切。一日晨起，忽聞叩門聲，震躍起視，果郵卒也。覽其封果，亨利函也。其詞曰：吾摯愛之散西兒鑒之。余今將起程歸矣，與吾愛聚首之期不遠矣。遞達此函之舟先我八日行使，吾所乘之舟亦如阿難倍兒之堅敏。而道中無意外之逗留，則余之歸法蘭西也。或與遞函之舟同時，或竟先彼而至，皆意中事耳。余此行且挾巨貲而返，余以所貸之資五萬佛郎沿途採辦物產，至茄特落潑而售之，獲利至豐。其值百者其贏亦百，故五萬佛郎之貸本已悉數存之銀行，囑其匯至英倫，以歸寶氏所餘之五萬佛郎。則余自挾之伯父贈我多貨，值十萬愛瑤，又與我十萬佛郎爲余舉行婚禮之需。此皆伯父之恩也。余今沉浸酣肆於愉快歡樂之中，顛倒不能自持。散西兒其知之耶？余歸心至急，屢詢艦長啓旋之期。果五月八號乎？抑有所變更乎？艦長以行期確定，對惟云：風脫不順，即當改期。然此時風有恆向，艦長所慮諒不至竟成事實。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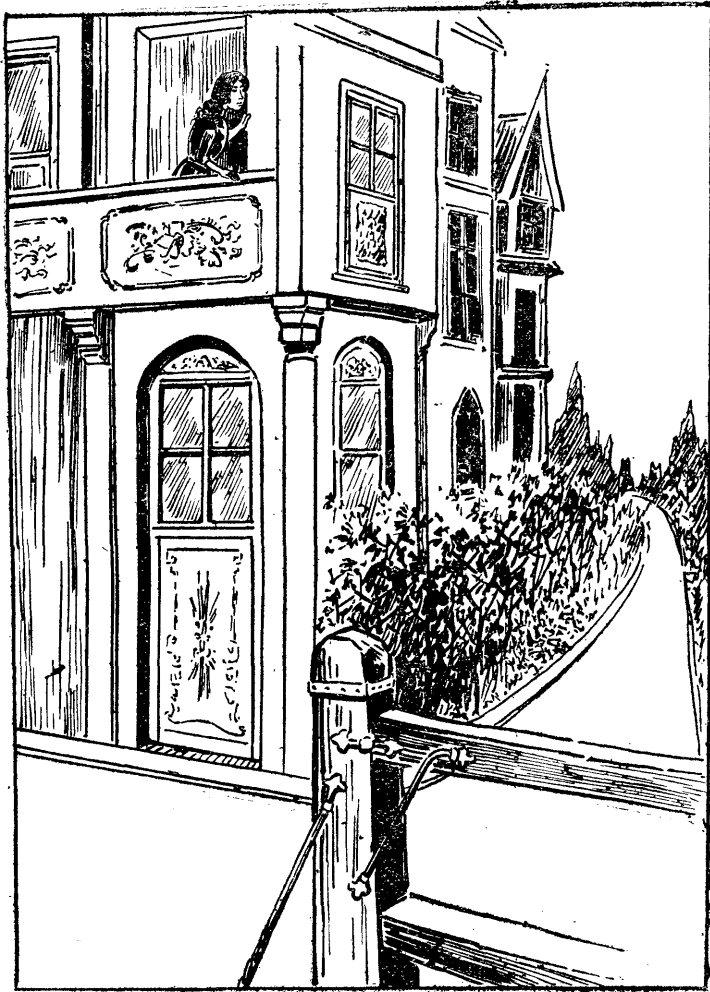
歸之客變易行期。非所樂聞。人情大抵然也。謝天厚賜。余竟能更見吾所摯愛之散西兒矣。自今以往。離別之愁。將飄警散。諸天空。彼此懸懸之念。亦遂渙然冰釋。而據往事以維將來。余雖不肖。尙非天之所棄。其歸也。諒不逢意外之慮。嗚呼。上帝之德廣矣。大矣。矜憐下民。無微不至。然脫非卿虔誠以禱。烏能格彼穹蒼。則既感上帝。又不能不感吾散西兒矣。余尤有一快意事。爲卿告者。即余之新友式茂愛爾。亦將償其夙願也。式茂愛爾者。引港員也。余於前函曾述之。斯人貧窶。與吾儕同。特其志願則狹於吾儕耳。吾儕以數千佛郎爲期望之的。而彼則以數百佛郎爲期望之的。余哀其遇。憐其癡。於情遂假女士之名。贈以千愛瑪。彼得此金。將歸國。與其所愛柔尼行婚禮矣。斯人感余至深。告余曰。賴君之力。得遂夙願。無以圖報。成婚之後。若獲男子。當以亨利名之。若獲女子。當以散西兒名之。以永吾思。此可憐之式茂愛爾。自得千金。亦如余之忽忽歸國矣。今距起程返國之期。僅八日耳。而自余視之。乃若甚久。歸心如箭。枯候八日。絕不能與君漸相接近。其悶損爲何如。耶人之旅行也。或以舟。或以車。其動也。或爲風。或爲汽。其行容。或有遲緩者。然前進一日。必進若干程。而與期望之人。必近若干里。故身雖勞。而心實慰。余願海程增十五日。不願在此閑居八日也。余之發此函也。躊躇者久之。使君之憶念余也。亦若余之憶念君者。則既得此函。必急盼余。至然。余舟或因風向不順。或遭意外。而稽延於中途。至一星期。十五日。或一月之久。知君必將忘餐廢寢。捐百事而懸懸於我矣。余何忍心耶。然屆期。弗至。卿勿憂慮。憂慮足以傷神。而仍不足以縮余之行程。無益於余。而徒傷君神。豈余之所望於君耶。願散西兒潛心平氣靜。以俟之。雖脫有稽遲。終有歸來之日。焦心勞慮。無補也。散西兒。其俟之。余不久。卽趨而前。以與卿握手也。余愛君甚。不覺其辭之贅。

余今復與散西兒別。然其別至暫。良觀在卽矣。亨利謹啓。

第二十二章 嫁衣

散西兒讀此函。竟胸中感觸至深。跪於十字架前。爲亨利祈禱。禱畢。急往侯夫人室。告以行人將歸之佳。耗侯夫人方讀新出版之稗乘。賞其奇幻津津。若有至樂。自彼視之。散西兒用情雖摯。猶不若書中所敘之甚然。聆此消息。彼固深樂之。卽捨書而與散西兒談。謂之曰。吾兒爾母欲以兒適寶伐兒氏。其識至淺。當時汝尙依違。而余則力阻。故吾兒今日之幸福。余與有力也。兒慎毋忘余之大德。散西兒意本愉快。及是而聞侯夫人咎其母擇婿之不當。心頗不懌。故女郎之歸。自侯夫人房也不禁又生悲悽之容。入室卽東向跪以謝上帝福佑亨利之恩。繼復西向跪以求其母在天之靈。宥其違母改適之罪。啓立坐於書案之旁。反覆誦亨利書不下十餘次。然後再繡嫁衣。此可憐兒曾計此衫竣工之日。當在亨利歸來之時。而亨利於八日後卽歸。故欲急成之。俾此衫之成。適在亨利歸來之日也。自初訖終。是衫之繡。共歷九月。不可謂非繡物中之絕大工程矣。散西兒知亨利將歸。而是衫又將告成。繡時雖覺艱苦。而胸中之愉快。乃不可言喻。所繡之花。活潑生動。媚態橫溢。若春花逢雨而怒放。而且成功有望。絢爛奪目。女郎顧而樂之。雖勞不倦也。然散西兒盼亨利之歸情。至殷切。雖日復一日。而自晨至晚。自晚至深宵。皆若悠久。而無窮。迨至深宵而散西兒不得不就眠。然身雖就寢。而心終懸懸。一聞車輪聲。心卽躍然。念亨利曾告我矣。若所乘之舟。堅速如阿難倍兒。或可與所寄之書同日。至法今之車聲。得母亨利來乎。旣而自悔曰。余之盼望亦太急切矣。亨利曾言或因他故。中途稍有稽遲。殊意中事。余當靜候八日。八日之前。卽盼其來。非理。

也。女郎自問自答狀態若癩，雖頗自悔，而愛情深摯之中，不能自克。匪特深宵然，即白晝亦然。有步履聲起於樓下，即趨至梯側觀之。有車馬馳驟聲起於戶外，即躍至窗側察之。終日旁皇絕無寧靜自適之趣。



轉角處乃不見，故今日望其來，仍屬意於此轉角處也。散西兒候至夜色蒼茫，不見亨利之影，轉輾思維，推其爽約之故，曰亨利之行期得毋改乎？途中得毋有不測乎？怏怏若有所失，有如顛蹙於酒深入睡鄉。

翌日如是，再翌日仍如是。以後數日竟無不如是。至第八日而散西兒靜候之期已滿，胸中紛擾尤甚於前數日。未明即起，畢其嫁衣之繡，光怪陸離之繡衫。遂於是時竟其全功。散西兒之度此第八日也，與前數日同而盼望尤切。自午後鐘鳴二下，至晚穆然坐於俯臨街市之窗側，凝望聖亞納海街與鷄鳴街相交之折角處，急盼亨利之車疾馳而至。蓋亨利之去也，車行至

夜色蒼茫。街市昏黑。然是日晴麗。星光下徹。散西兒不敢安寢。終夜坐於窗側。假星辰與路燈之光。俯矚行人。冀亨利之或至。候至天明。亨利未至。而困倦已極。不得不就寢。當時女郎傷行人之不至。淚若雨下。首一着枕。卽入睡。鄉然神不寧。貼睡不酣。適稍有微聲。卽警躍而起。曰：得毋門鈴響乎？散西兒不勝紛擾。則自解以慰。曰：舟行萬里。烏得無停頓？阿難倍兒號稱堅速。然其往來於歐美間也。往往爽約。有遲數日者。有遲一星期者。則其他不如阿難倍兒者。不能按期蒞埠。固亦意中事。矧近數日間。風力絕微。亨利所乘之舟。得毋恐遭擱淺而遲回於中途乎？吾當靜候三日。再定計畫。然三日之久。將以何術排遣乎？於是此可憐之散西兒。復取嫁衣詳審之。見衆花之間。尙有隙地。遂復繡小花數叢。以補其缺一轉瞬間。三日已過。既而四日矣。既而一星期矣。所補之花。又復竣事。亨利越預定之期。已十五日。散西兒不特寂悶且憂慮之心起矣。於是散西兒理想之中。可驚可駭之事。日起。伏迴旋於腦中。念大洋浩瀚。波濤險惡。此間雖平靜。保無有暴風適起於大海中乎？亨利之舟。脫蹈危險。其能幸免乎？散西兒既鎮日愁鬱。以盼亨利之至。夜間更震恐不得安眠。蓋以日間驚駭之念。雖時起於腦際。尙可裁之以義理。迨既入睡。鄉義理之束縛。悉解。於是神魂顛倒。於驚浪駭濤之中。夢中所見。皆現恐怖象矣。散西兒甫一着枕。恍惚似覩其母。又若與亨利晤。聆其言論。有悲悽之狀。似已入幽冥矣。於是相對哀啼。淚盈於頰。悲痛至於極地。遽然驚醒。則空洞仍無所有也。亨利逾約不至。已歷一月之久。散西兒爲排遣愁悶。計仍取嫁衣。反覆察之。見下幅與兩袖間。花已茂密。惟胸背尙疎。遂繡小花於空隙處。散西兒此舉。用以排悶。工程之繁。鉅非所計也。亨利久遊不歸。固足以勞散西兒之思。而此外又有一事。亦足以擾亂散西兒之方寸。卽侯夫人不理家。

政惟圖逸樂也。一日散西兒念及此事。不寒而慄。卽持鑰往啓祕篋。一核銀幣之數。則所存者僅千五百佛郎耳。爲之駭然。念區區此數。何以持久。急趨至侯夫人室。告以資用。將匱。侯夫人怡然不以爲慮。謂之曰。以千五百佛郎。尙可支持三月。或四月。三四月後。亨利尙未歸耶。此殆必無之事也。散西兒啓口欲語。其意若曰。祖母言未嘗不當。然使亨利永不歸來。則將奈何。女郎欲吐是語。而良不忍出諸口。遂噤而止。蓋此實一不祥語也。散西兒念天心仁愛。必不殘酷。若是又念有生以來。所遭不幸多矣。今方眷戀是人。而天又奪之。命運之蹇抑。何若是故。永不歸來之語。散西兒所不忍出之於口者。遂默然返寢。舍因侯夫人語神氣稍壯。自慰曰。亨利之久不歸來。或因事羈滯彼土。或因赴歐之舟行期已改。不得不略緩二者。必居一於是。想行人今必在中途。殆將旁英吉利之海濱矣。殆將至法蘭西矣。不待嫁衣補繡之花。竣事亨利其必歸矣。是時散西兒神氣旺而希望熾。屏除雜慮。專心壹志。以補繡此花。如是者三閱月。嫁衣胸背間之小花。已密布矣。繡衫遂瑰麗不可思議。見者皆謂此衣非尋常婦人所當服。宜獻之利愛斯。或落海脫大教堂爲聖母服焉。散西兒見小花之間尙留微隙。擬繡小花之半。以填之一日晨起。方量度其位置。及其施功之方。而僕婦阿斯伯齊忽推扉而入。阿斯伯齊未嘗至散西兒室。今日忽來。女郎異之。問曰。阿斯伯齊爾來此何爲。得毋祖母有事乎。曰。上帝默佑。夫人安適。頃啓祕篋。銀幣已罄。藏銀之地尙有他處乎。故來此一詢女士也。散西兒聞之。爲之慄然。冷汗流於玉肌。前所慮者。今竟驗矣。答曰。余以此事當與侯夫人面談之。散西兒遂往侯夫人室。愀然告曰。兒前所料者。今竟驗矣。侯夫人愕然問曰。兒言何惜。曰。前所存之千五百佛郎。今已罄矣。而亨利仍未至。曰。噫。吾兒彼將至矣。彼將至矣。曰。當彼未來之際。

吾儕何以爲生。寧可不一謀之。俟夫人遂視其手小指之上。圍一約指。其形橢圓。周綴金剛鑽寶物也。俟夫人凝視良久。歎息言曰。捐此約指。心良不忍。然今亦無可如何矣。散西兒曰。祖母勿悲。所捐者金剛鑽耳。可以金約指代之。俟夫人復長歎。去其約指。授之散西兒。此珍物也。散西兒不敢託之他人。遂自往珠寶肆售之。得價八百佛郎。卽於此款中。分取數十佛郎。購金約指一歸。而呈諸侯夫人焉。自此以往。散西兒不特憂亨利之不歸。且慮生計之不繼。念亨利不歸。余固無術以挽回之。生計不繼。不可不有以圖之。於售約指後之第三日。散西兒以繡衫花樣之稿本。呈之珠寶肆主。請其介紹於繡物肆。願任繪事之勞。藉博微利。以應衣食之需。珠寶肆主忠厚長者也。售約指時。已欽其爲人。故今日就商於彼。珠寶肆主聞女郎語。呼其婦而告之。其婦取畫稿審之。讚賞不絕口。允竭力揄揚於繡物肆。三日後。散西兒繪事之位。置遂定。每日所獲之利多至八佛郎。少亦六佛郎。自是以往。此可憐女。心神稍寧。貼矣。生計艱窘之慮。稍釋。遂復專心壹志。以思亨利。日月遷流。光陰迅馳。遊於美者。仍無音耗。亨利至是。越預定歸來之期。已四閱月矣。散西兒不笑亦不哭。觀其貌。若甚靜穆。攷其實。則悲愴之情。悉蘊於內。藏於心。不復顯於外矣。初聞門鈴響。則顫今則聞鐘鳴。卽顫矣。用心專凝。一聞鈴聲。卽能審來者爲何人。鈴聲振於戶外。卽瞿然興。審其非亨利。則頽然倚於胡牀。終日於繪事外。一以繡嫁衣爲消遣。嫁衣全體皆花鮮有隙地。而散西兒頻求間隙。以繡之。每日必有一新式之花。現於衫上。如是者三閱月。亨利處既無佳音。又無噩耗。三閱月間。散西兒家用所需。悉仰給於侯夫人。約指之值。今則罄矣。幸散西兒能以繪事所獲。支持家用。每星期六。散西兒必以一星期中所繪之稿。交繡物肆。因以取值。所入雖微。每星期亦可得四五十佛郎。散西

兒穎慧過人尤擅繪事每日求此七八佛郎之利其事至易不必竭全力以赴之故每日繪事之餘尙有數小時之閒暇從事於繡所繡者仍嫁衣也散西兒以爲見此繡衫如見亨利之面昔日相愛之情亦躍然現於前矣故全衫雖少空地而散西兒必求其隙以繡之日復一日全衫遂無絲毫之隙至是散西兒瑰麗之嫁時衣乃眞告厥成功矣一日晨起散西兒展衫於膝覆審視咨嗟歎息搖首者再蓋女郎尙欲有所爲而衫上無隙可尋花雖至細微亦不能容故歎息也審視未畢忽聞門鈴大振審其聲知爲郵卒散西兒卽躍起趨門啓而觀之果郵卒也直立戶外手持一函女郎察其封則非亨利手筆乃一公文也其形正方上蓋部印女郎震駭伸手取之低聲問曰此公文何爲來吾慮郵卒曰女士余不知也昨日郵局長召集吾儕而問曰警廳有命傳詢爾曹爾曹中有識黑爾西里女士者乎余應曰數月前余曾遞數函於是女是女所居之處爲鷄鳴街五號局長即書吾言於簿今晨局長授余此函囑余送交女士是函蓋來自海軍部者散西兒愀然言曰嗟乎上帝函中果何言耶郵卒退而言曰女士余願函中所告者皆好消息也散西兒搖首曰爾之所祝恐非事實苟封套上字爲行人手筆余可決是中必有佳音而今則非是郵卒啓門欲行散西兒曰爾其少待余將付爾資郵卒曰敬謝女士此公文也例不取資郵卒遂行散西兒持函歸寢舍震慄不敢卽啓其封良久乃啓而讀之其詞曰柔納迭更督率之商輪名阿難倍兒者於一千八百零五年五月念八日午後三點鐘行至緯線三十二度經線四十二度與阿沙島相近之處副艦長篤末生愛度亞方巡行船上忽有引港員名式茂愛爾者來告曰旅客中有山諾納驀爾亨利子爵其名氏籍貫曾登旅客簿之第九項者今已逝矣於是吾儕邀醫士斯米刺威廉同往檢驗至第五

號。艙。則。陳。尸。赫。然。在。焉。詳。審。容。貌。知。逝。者。果。山。諾。納。亨。利。子。爵。證。人。式。茂。愛。爾。告。曰。山。諾。納。囂。爾。亨。利。子。爵。於。午。後。兩。點。五。十。分。鐘。逝。世。當。其。逝。也。余。曾。圍。之。以。臂。故。審。之。甚。確。吾。儕。欲。證。其。言。之。確。否。卽。以。鏡。置。於。子。爵。口。鼻。之。前。久。而。察。之。則。鏡。仍。明。淨。以。是。知。子。爵。之。呼。吸。已。斷。其。死。已。確。引。港。員。之。言。不。謬。也。吾。儕。復。進。而。求。其。致。死。之。由。於。是。醫。士。斯。米。刺。威。廉。先。生。命。人。攆。尸。至。日。光。透。暢。處。而。詳。攷。之。審。其。肌。膚。察。其。容。顏。刺。膚。出。血。以。顯。微。鏡。窺。之。良。久。乃。得。其。故。因。即。宣。告。曰。據。醫。理。以。推。病。象。山。諾。納。囂。爾。亨。利。子。爵。所。患。者。乃。黃。病。也。黃。病。爲。傷。寒。之。一。種。死。時。膚。呈。黃。色。故。以。黃。病。名。之。亨。利。子。爵。之。病。苗。必。潛。殖。於。旅。居。茄。特。落。潑。之。時。初。無。所。苦。至。三。日。前。乃。微。有。所。覺。是。病。一。發。不。可。收。拾。其。進。行。至。速。雖。欲。醫。治。已。不。可。及。矣。故。亨。利。今。日。雖。逝。其。前。未。嘗。以。病。聞。於。外。也。吾。儕。反。覆。審。視。亨。利。子。爵。之。死。已。無。疑。義。故。與。醫。士。證。人。共。立。此。報。告。書。此。書。成。立。之。年。月。日。時。及。地。點。與。首。節。所。載。者。大。略。相。同。故。不。贅。今。畫。押。於。後。者。爲。艦。長。柔。納。迭。更。副。艦。長。篤。末。生。愛。度。亞。醫。士。斯。米。刺。威。廉。至。引。港。員。式。茂。愛。爾。則。目。不。知。書。不。能。畫。押。故。畫。一。十。字。架。以。代。之。散。西。兒。讀。報。告。書。畢。哀。號。一。聲。身。仆。於。椅。不。省。人。事。矣。

第二十三章 禍難紛乘

散。西。兒。良。久。乃。蘇。微。啓。其。眸。則。見。阿。斯。伯。齊。在。側。手。持。醋。餅。之。口。緊。對。其。鼻。端。灌。酸。氣。於。鼻。孔。促。其。醒。也。當。散。西。兒。哀。號。時。其。聲。抗。烈。直。達。侯。夫。人。室。侯。夫。人。聞。而。異。之。命。僕。婦。至。散。西。兒。寢。舍。一。探。之。坐。候。良。久。阿。斯。伯。齊。杳。然。不。至。侯。夫。人。訝。之。自。赴。散。西。兒。室。察。其。究。竟。兩。人。性。情。絕。異。然。至。是。散。西。兒。亦。不。得。不。以。肫。誠。刻。摯。之。情。對。其。祖。母。矣。乃。卽。投。身。於。懷。嗚。咽。以。泣。以。震。顛。之。玉。臂。呈。此。報。告。書。於。祖。母。焉。滿。腹。希。望。

至是盡成泡影。悲痛慘酷。無以爲生。此時散西兒無他願。惟願一死。以了困苦之餘。生良久。乃哀號曰。兒今惟求一死耳。侯夫人入室見狀。爲之駭然。讀報告書未及半。已悲不自勝。與散西兒相持而泣。侯夫人自讀亨利將離茄特落潑時所發之函。知此溫文爾雅之少年。遠遊經商。竟獲厚利。且承伯父寵贈金至鉅。自是以往。墨爾西里女士當不憂貧乏矣。而已亦得倚孫婿之業。優游自得。以卒餘年。今則已矣。亨利逝矣。金剛鑽且亦竭矣。前所存之款。已纖悉不留矣。歲月駸駸。將何以爲活耶。侯夫人尙未知近三四月間。家中日用。悉仰給於散西兒之繪事。故念及此也。而阿斯伯齊則知之矣。彼以體氣虧弱。爲辭於侯夫人前。屢陳求去之意。云欲退休於鄉。不復能任事者。正以侯夫人家困乏故也。散西兒以失其所愛。而悲侯夫人以失其所恃。而悲。兩人悲雖同。而所以致悲之由。則異。散西兒未能深識祖母之心。以爲祖母憫己之失偶。而悲。感激至深。繼念祖母年高。不可過悲。且其來也。自牀躍起。所御之衣。至薄。久立於此。將中寒而病。遂強自抑制。以慰侯夫人。急命僕婦送歸寢舍。侯夫人既出。散西兒獨坐。凝思念亨利之死。僅知其大畧耳。其詳情未悉也。不可不博訪廣咨。以求此事之本末。報告書既自海軍部發。則海軍部中必有知其詳情者。決往問之。命阿斯伯齊慰護侯夫人。毋令過悲。而已則急以黑紗障面。納報告書於原封中。下樓出門。雇馬車疾馳往海軍部。既至署門。散西兒入門房。以報告書示閹人。而問曰。此書發自何處。閹人曰。此文牘科職也。此函當自彼處發。散西兒遂登樓。入文牘科辦事處。欲與書此報告之科員一談。而人尙未蒞署。散西兒遂坐以候之。少頃。是人至矣。散西兒自暈倒蘇醒後。未嘗流一滴之淚。當其與文牘科員相對縱談也。肅穆凝靜。絕無悲悽之色。科員遂詳述此書之來歷。云此報告書發自柏利摩刺島。

亨利死後。舟中執事。急立報告書。而阿難倍兒適經此島。遂以此書投之郵局焉。并附短簡。致海軍部。其詞曰。山諾納。囂爾。亨利子爵。於千八百零五年五月念八日。卒於阿難倍兒舟上。逝者之親戚。故舊。有居英倫者乎。吾儕不知也。第知其聘妻爲墨爾西里散西兒女士。逝者時與舟中引港員式茂愛爾言之。故吾儕知之耳。散西兒女士聞在巴黎。乞法蘭西政府。以亨利逝世之耗。達之散西兒女士。吾儕今立報告書存之。大部以備查核。并乞另繕一份。遞交散西兒女士。以昭亨利逝世之確散。西兒聞此詳情。心腸摧裂。然雙眸仍無滴淚。女郎淚已竭乎。抑其淚不外瀋。皆內流肝腸中乎。則余無以知之矣。散西兒聞言。默然良久。復問曰。亨利之尸安在。將載歸法國乎。科員曰。旅客或夫役有死於舟上者。例不載尸歸國。投之大海中。斯已耳。斯時散西兒意念中。恍惚若覩波濤洶湧。風聲怒吼之象。而昔日挾亨利臂共遊蒲落業海濱之情景。又隱略現於腦際矣。散西兒遂謝科員之詳告。告辭而出。至是亨利逝世之顛末。已了然於散西兒之胸中矣。惟此時距亨利卒時。歷時頗久。政府何以不即遞達此書於散西兒。則以散西兒所居僻遠。而其名又不顯於社會。無術得其住址也。海軍部一得報告。即以此事。頗未登之政府公報。并囑散西兒親來海軍部。閱報告書。而散西兒不閱。報登載數月。杳無應者。不得已。出此最後之策。下令警廳。命郵局長召集郵卒。詢以墨爾西里散西兒女士之住址。中有一卒。於十八月前。曾遞數函於女士。猶能憶其住址。云鷄鳴街五號。卽女士家也。於是遊子不歸之噩耗。遂由是卒遞達於深閨夢裏矣。散西兒歸自海軍部。登樓將振門鈴。見門未鍵。遂推而入。以爲阿斯伯齊有事往鄰家。故未下鍵。殊不措意。入門後。卽往侯夫人室。侯夫人方仰臥於牀。陷其首於兩枕之間。睡至酣適。散西兒不敢聲。屏息出房。急返寢舍。啓



其祕匣。祕匣者。貯藏亨利書函之具也。悉取諸函。陳之桌上。而展閱之。其中尤警策者。發自蒲落業之一函也。反覆諷誦。久而不厭。是函之辭。曾載於前。茲不復贅。散西兒百讀不厭。喟然歎息曰。可憐哉。亨利也。凡此議論。皆透闢絕倫。今日讀之。尤覺新穎有味。余將與君相契。以靈魂圖永久之好。當女郎慨然歎息之際。忽有呼號聲起。於侯夫人之房中。急起趨出。行至廊中。見阿斯伯齊疾行向己室而來。面色慘白。亦不作聲。散西兒呼曰。何爲忽遽。若是夫人之疾。有變乎。僕婦不答。見女郎至。急返身。散西兒從之。倉皇入外祖母室。侯夫人之首。本在枕上。今則移於牀沿。而其一臂。則垂於牀下。散西兒執其手。而呼曰。吾之外祖母。老夫人。乃覺手冷如冰。散西兒急以臂挾其首。重置枕上。撲抱其身。而驚呼以促其答。侯夫人默然若無聞。撫其體。肌膚皆冷。蓋已長逝矣。嗚呼。侯夫人之殞。乃中

風也。其勢至疾。爲時甚短。阿斯伯齊有所覺。即出告女郎。迨其偕散西兒入房也。夫人之魂已上昇矣。而散西兒猶以爲夫人酣睡也。哀哉。然其死也。無絲毫之痛苦。無片刻之哀號。亦無宛轉悲慘之狀。死之至安樂者也。且自今以往。貯藏已盡。而家境艱窘不堪。回首則侯夫人不可謂非死得其死矣。散西兒自得亨利。噩耗即欲以身殉之。所依違不能決者。以有老祖母在耳。今則脫然無累。得行其志矣。阿斯伯齊見侯夫人已逝。請於散西兒曰。數載相依之老人。一旦奄化。余不勝哀痛。不能一刻留於此。請即放歸田里。女郎方跪於牀側。以禮聞僕婦語。即起往啓銀箱。取幣付傭值。且謝其數年間衛護。夫人之勞。於是女郎召同居之老嫗。即時來女郎室。供灑掃之役者。命其邀是屋主人同辦侯夫人喪葬事。夫散西兒者。純孝人也。性又貞潔。而和柔。故居之人無不憐愛。而稱譽之。既聞其命。咸踴躍効力。樂爲之助。散西兒布置既定。入寢舍。啓櫥取嫁衣。女郎抑制其淚者久矣。今覩嫁衣不復能忍。淚如泉湧。展衫於膝。且觀且泣。衫上之花。遍接以吻。若與之永訣者。繼舉兩臂。振衣仰天而呼曰。亨利亨利。旋折疊之以紗障。面挾衫而出。自付阿斯伯齊傭值後。散西兒之藏金大略盡矣。無力營葬其祖母。不得已挾此衫以求售。先往曾任繪事之繡物肆。散西兒入面肆。主告以來。意并展繡衫於桌。女郎精於繡。而又耗兩年之精神。以爲此。故此衫之工緻。實出常人意慮之外。肆主目眩神震。亟歎賞之。然殊無意購此。曰。此衫至精。價必奇昂。余力薄不能辦。此請女士往他肆求售。余苟遇貴人。亦必爲女士揄揚焉。是日女郎奔走數處。絕無應者。次日即侯夫人之葬期。辦事諸人雖知侯夫人非擁厚資者。然以意度之。必略有薄產。故喪葬之儀。雖不鋪張。亦不過儉。知散西兒款尙未集。當付之款。皆代爲應給。次日葬畢。散西兒仍奔走以求售。屢展其衫。而屢不

售最後至女優番闔提昂家。適有新朝之親王在座。既賞此衫之美。豔又憐女郎之憔悴。遂購是衫。其值卽於是日送至鷄鳴街散西兒。既得三千佛郎。卽邀屋主悉償。昨日代之款。又統計數月房租而盡。付之語之曰。明日余將捨此。他往。君可以此屋賃之他人矣。屋主屢問所往之地。散西兒堅不肯答。次日此可憐兒挾其祕匣出門而去。有識散西兒者。聞耗皆駭然。每宴會跳舞。衆客皆以散西兒事爲談資。其後歷時漸久。散西兒之名漸泯於衆人之口。其後女郎久不歸來。嗟乎巴黎之人亦遂忘之矣。

第二十四章 全書歸宿

此事發生後三閱月。有一堅利之商船。乘風破浪。駛向昂底而去。此舟非他。卽屢見於前數章之阿難倍兒也。此舟於四十日前自倫敦起程。運貨往茄特落潑。風微浪靜。舟行絕穩。是日爲倫敦啓旋後之第四十一日。午後鐘鳴三下。司瞭望之舟子忽呼於桅上曰。陸地見矣。呼聲至銳。全舟之人無不聞之。於是旅客夫役皆振奮興起。走相詢曰。此地何名。近舷諸艙之客皆捨艙而登甲板。引領以望衆人雜遝之中。有一女郎年約十八九。是女行至甲板趨向引港員。引港員見之脫帽鞠躬。狀至恭恪。女郎曰。式茂愛爾。頃聞舟子大呼陸地現於前。其言信乎。引港員答曰。散西兒女士。其言殊信。曰。此地何名。曰。卽阿沙羣島也。女郎聞之忽發峭厲之笑。聲向空凝視。繼顧引港員而問曰。亨利尸體所沉之處。爾能爲我指點之乎。曰。女士舟行至投尸處。余必爲女士言之。曰。吾儕今離彼處尙遠乎。曰。彼此相距約四十海里。曰。然則吾儕當於四小時後。乃可達彼處。曰。然亨利投尸處。乃自英往昂底必經之道也。故舟經彼處。距投尸所不過十步。曰。爾知之審乎。曰。審矣。亨利投尸處在阿沙第一島與第二島相交成角處。今日天氣清明。夜色必

佳。女士慎勿急躁。余必爲女士確指其處。女郎曰：甚善。祈爾於舟達彼處之前半小時，卽來招我。引港員答曰：謹聞命矣。女郎遂偃僂以禮式茂愛爾循梯而下。入第五號艙，閉門不出。女郎離甲板後，約一小時。午膳之鐘大動。旅客絡繹入膳室。散西兒獨不至。女郎登舟後，進餐之際，往往缺席。故女郎不至。旅客殊不厝意。而艦長則知之。命人往詢女郎。欲進餐於房中乎。散西兒辭之。運艦乘風而駛。其行頗速。每一小時約行十海里。距阿沙羣島漸近。衆客膳畢，復集甲板賞玩晚景。視線羣集於遠處之島。約其程可四五海里。是時艦長柔納迭更與一軍官威廉篤末生並肩坐談論頗酣。式茂愛爾雖立於旁而默默無語。若有所思。兩人談論之際，頻流日以盼斯人。且談且移其步，漸與之近。其後兩人遂與引港員對。艦長曰：式茂愛爾頃與爾談話之女郎爲誰。曰：此卽昔日亨利君在時曾與余談及者。曰：非卽散西兒女士耶。曰：然。艦長曰：威廉先生余頃擬是女郎卽散西兒。今而後知吾所料者信矣。語畢復顧引港員而問曰：彼何爲往茄特落潑。式茂愛爾曰：先生知亨利君有一擁資千萬之伯父在彼乎。以意度之，女郎此行殆往會其夫之伯父耳。於是兩人復遊行甲板。且與式茂愛爾談。詳詢女郎家世及其已往之事蹟。興頗酣適。此時夜色漸侵。舟人提茗壺至甲板上分獻衆客。且至第五號艙問散西兒女士欲飲乎。散西兒仍却之。舟行赤道之上。日落至速。鐘鳴八下。四圍已昏闇矣。鐘鳴九下。衆客皆歸艙。留於艙面者僅引港員式茂愛爾及職司警備之軍官威廉篤末生耳。運艦張帆而進。其行至迅。九點鐘又半。涼月一丸照耀於阿沙羣島之後。銀光四徹。寒芒四射。羣島形勢纖悉畢露。爾時距亨利投尸處不遠矣。式茂愛爾者不欺然諾人也。卽往五號室招散西兒。散西兒遂登甲板裝束已更全體皆白面蒙薄紗。若往行婚禮者。取一折椅旁引港

員而坐。式茂愛爾見其服裝爲之駭然。凝眸視之。念深夜中何爲盛服而出。心竊異之。然不敢窮詰。散西兒問曰。式茂愛爾。吾儕將近彼處乎。曰。然。半小時後。吾儕卽至矣。曰。汝識其處乎。曰。余於亨利投尸時。曾假艦長之測量儀。度是處之經緯線。故知之。良確。曰。式茂愛爾。余未嘗詢爾以亨利臨歿之詳情。然余渴欲知其顛末。今旣無事。爾能爲我言之乎。曰。散西兒。女士何爲令余談此悲慘事乎。談之滋傷余心矣。曰。式茂愛爾。譬如爾之柔尼若死其死也。又在遠道。則爾不欲知其臨歿時之狀況乎。有以當時之詳情告者。爾不感激涕零乎。曰。美哉。女士之論也。是則余必感激涕零矣。曰。然則爾不以亨利之死狀告我爾之待我。寧非至慘酷耶。曰。女士旣堅欲聞此。余奚敢辭。口舌之勞。此可憐之亨利君。固余所深愛者。也是人慷慨有俠士風。匪特溫文爾雅已也。歸自茄特落潑之前。贈我三千佛郎。爲我與柔尼締婚之資。故余有今日之愉快者。皆亨利君之賜也。散西兒歎曰。可憐哉。亨利仗義疏財哉。亨利也。曰。一日午後。醫士斯米刺君。檢閱旅客已畢。謂余曰。第五號中之客。殆將病矣。余懸懸不釋。遂暫委引港之任。於一舟子。而親入第五號室。以伴之。且觀動靜。以驗醫士所言之確否。余初入艙。亨利神氣如常。談興頗劇。至晚微覺不適。入夜寒熱乃大作。且神志昏瞶。然昏瞶之中。尙能識余爲何人。且時呼女士之名。以是知神經雖錯亂。固尙念及女士也。散西兒聞此。不覺淚涔涔下。且慘呼曰。天乎。天乎。何乃竟慳我輩一面乎。曰。亨利昏瞶中語。英倫之村舍道小園中之花木。述蒲落業之風景。又言女士方繡嫁衣。嫁衣畢工。已失其偶。以此作吾兩人之葬衣。可耳。散西兒曰。嗟乎。嗟乎。彼所言者。皆實錄也。曰。寒熱初起之際。余卽知其不起。凡病初起。勢卽險惡。罕有能獲救者。矧茲黃病無術可治。患者必無幸矣。黃病類疫。最易傳染。故患此之人。願爲

之護視者實鮮。余遂自奮曰：患難之中，交情乃見。余今不可不表襮。余與亨利之交情矣。遂請於艦長曰：請艦長下令於諸執事中，擇一熟於海道者，往掘舵以代余職。余今往侍亨利君之疾，彼不死，余必不離其側。散西兒聞之，感呼曰：俠義哉！式茂愛爾也。呼時舒其纖手，堅握引港員之臂，而引港員殊不措意。仍續續而述曰：艦長聞余言，頗有難色。云黃病易傳染，爾往視疾，非爾之利。蓋余任職以來，未嘗失事，頗有勤慎之稱。艦長頗重視之，其不即允，余請者愛余也。然余不因艦長而變易，初衷復請曰：艦長慎勿過慮。吾儕今在赤道，下行駛，其事良易。以一童子司導，引事足矣。第凝眸注視柏利摩刺斯已耳。余苟不幸染病而亡，艦長可啓吾篋中貯三千佛郎，卽亨利君所贈煩艦長爲我平分之。以其半與吾老母，其半則贈吾所愛之柔尼。艦長聞而感之曰：壯哉！式茂愛爾此義舉也。余不汝阻，至引港事，余必善爲處置。爾勿過慮。上天鑒爾忠誠，必能福爾。散西兒仰天而歎曰：式茂愛爾復曰：余離亨利君僅半小時耳，而病又銳進。返自艦長室而入艙也。彼不識余爲何人矣。寒熱狂熾，時抗聲而呼曰：余所呼吸者皆火也。人何爲令余吸火口乾渴，頻求飲。然亨利雖困苦，思念女士之忱，不爲之稍衰。余時聞其嚙語曰：散西兒在此。散西兒在此。今有人欲離吾兩人，然吾與散西兒夫婦也。豈他人所能離間哉？散西兒聞之，慘然語曰：式茂愛爾是雖嚙語，然足證其情之肫摯矣。引港員復述曰：夜中寒熱不稍減，病者號呼不寐。余遂述女士事以慰之。亨利雖昏惘，然一聞女士之名，身卽震顛。若深有動於中者，繼索紙筆及墨，意欲作書致女士也。余不敢違其意，授以鉛筆。一亨利勉強握之，疾書數字，卽女士之名也。其下不復能續書矣。投鉛筆與紙而呼曰：火灼吾目，火燃吾喉。爾何爲授我以火？散西兒聆此，急問曰：斯時亨利之痛苦，究作何狀？式茂愛爾答曰：

余不知也。以意度之。彼已失其知識。痛苦雖劇。無所覺矣。蓋惟神志清明者。乃可審痛苦之重輕。彼既昏迷。顛狂。烏能審之。此余之臆說耳。然自謂不謬。終夜病狀。恆如上之所述。每間一小時。醫生必來視疾。或刺以針。或飲以藥。然每來一次。必搖其首。以是知病勢之漸劇也。然余猶作萬一之冀。希及次日之旦。余之冀。希絕矣。蓋天色向明之際。寒熱雖漸退。而生機亦與之俱退也。當寒熱盛熾之時。亨利頗欲躍起。以覓女士。余竭力阻之。僅足相持。迨熱勢已退。余以數指按之。已足制其全體。非余前弱而後強也。亨利將死。其力已竭也。散西兒聆此。慘呼曰。天乎。天乎。上帝其宥我乎。式茂愛爾。談興方酣。聞散西兒語。不求詳解。仍承前而言曰。迨天色大明。亨利愈憊。自是以往。不語亦不動。其間亦有二三次之振臂。余見之。竊欣慰。以爲生機復矣。而不知非也。此乃魂靈脫其體壳之動作耳。至午後三點鐘。亨利忽起。環顧左右。頻呼女士之名。繼乃仆於枕上。亨利死矣。日式茂愛爾後事。若何。曰。女士遵航海章程。客有患傳染病而死者。其喪儀至簡。亨利既逝。余急以鏡置於口鼻之前。詳察之。知呼吸斷矣。遂奔告艦長。曰。事畢矣。亨利死矣。式茂愛爾述至是。散西兒復自語曰。天乎。天乎。上帝其宥我乎。引港員若無所聞。仍述之曰。艦長因語式茂愛爾。斯人既死。爾當與我儕共立報告書。以證明之。書繕就後。爾可卽往任事。以重職守。余答艦長宥我。妄言。余所以爲吾友盡力者。其事尙未畢也。余不在側。誰肯爲可憐之亨利備釣牀。釣牀者。以網爲之。旅客有死於舟中者。舟人裹以釣牀。投之於海。乎斯人。雖患傳染病。固旅客也。豈可一無所裹。卽投於海。待之。若一犬乎。艦長曰。汝言當理。然布置宜速。不可遲緩。余點首示諾。是時夫役旅客以死者。患黃病。皆不敢近。爲亨利辦後事者。僅余一人耳。然其事至簡。少頃卽畢。余遂奔告艦長。曰。事畢矣。亨利君

入釣牀矣。艦長問曰：爾有重物置其足下乎？余答曰：有之。余有廢礮彈二，可爲吾友贈品。艦長曰：善。爾可往扶其尸至甲板。余遂往第五號室，抱亨利之尸，數舟子奉艦長命，板置於甲板。余遂陳尸於板上。艦長



即亨利投尸地也。散西兒曰：君言殊詳。審余感不能忘。女郎語畢，捨引港員轉入大帆。後式茂愛爾歎曰：可憐哉！散西兒女士也。散西兒隔帆而呼曰：式茂愛爾，吾儕既達其處，祈爾早告，慎勿忘之。曰：女士勿慮。

愛爾蘭人也。崇奉基督教爲逝者誦經以禱。禱畢，衆人舉舢側而歛之。尸遂滑而下入海，即沒。亨利臨終之情狀，盡於此矣。散西兒曰：余謹謝式茂愛爾之詳告。吾儕縱談已久，距亨利投尸處當已不遠矣。曰：女士，吾儕將至矣。五分鐘後，吾舟之桅正對島上之大檣樹，即亨利沉尸處也。曰：式茂愛爾，尸自何處投下？曰：自左舷投下。後檣繩索之前，橋梯之後，與吾儕相隔一大帆。

第 七 集

余必謹告式茂愛爾蹲踞自帆下窺女郎之所爲則見散西兒跪而禱約歷五分鐘引港員凝眸視大機樹旣而樓樹與舟上之桅適對遂呼曰此卽亨利投尸處也散西兒應聲答曰亨利余來矣式茂愛爾聆此語畢即聞澎然一聲若有重物落於海中繼聞艦上巡行之軍官呼曰有人落水矣式茂愛爾趨至舷側俯而察之見一白色物旋轉於浪花之中數旋之後已失其踪引港員返立原處哭曰女郎屢求上天赦宥繼又跪舷而禱余初怪之今乃知其意存必死之心矣然阿難倍兒船仍前進不已十八日後遂安抵茄特落潑

(完)

社會小說

如

此

京華

二集下卷

上海文書局發行

(中) (國) (連) (史) (精) (印)

話

詩

清

全書廿冊價洋六元

有清詩學昌明詩人
輩出各以其心得
著為詩話幾於代有
其人人有其書考證
格律推敲章句類實
原原本本確有見地
議論所至不同遊騎
無歸本集自衡陽王
氏蘧齋詩話起至錢
塘袁氏之續詩品止
共得三十五家合之
歷代詩話歷代詩話
續編已成全璧研究
風雅者自當先觀為
快目錄列下

蘧齋詩話	而菴詩話
答萬季芷詩問	詩學纂聞
鈍吟雜錄	蓮坡詩話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說詩碎語
梅村詩話	原詩
寒廳詩話	全唐詩話續編
茗香詩論	一瓢詩話
律詩定體	拜經樓詩話
然鐙記聞	唐音審體
師友詩傳錄	遼詩話
師友詩傳續錄	秋窗隨筆
漁洋詩話	野鴻詩的
古詩平仄論	履園譚詩
趙秋谷所傳聲調譜	說詩管輅
五言詩平仄舉隅	秋星閣詩話
七言詩平仄舉隅	貞一齋詩說
七言詩三昧舉隅	漢詩總說
談龍錄	山靜居詩話
聲調譜	峴傭詩話
聲調譜拾遺	消寒詩話
蠶齋詩話	續詩品
漫堂說詩	補歷代詩話續編一種
	揮塵詩話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小說會 如此京華二集下卷

小鳳

第九回 怒馬嘶風流氓變色 輕車踏麴志士換形

却說燕尾生本是個挾彈走馬的俠少京師逢春秋佳日那些侯門子弟一個個都是錦韉寶鞍在十剎海一帶馳逐角勝初本是貴介練習馳射的意思後來騎射漸廢一班風華少年借着這名目賭酒獵豔起來因這一來人品也漸漸雜了春秋佳日一到斜陽欲下時候噴沫跌隄絡繹道上慢慢的繫在綠楊陰下一匹匹皆是京師名駿那騎馬的也有虬髯虎軀似京東大漢的有縛袴短衣似市上游俠兒的最尊貴的便要算是方大公子這位方大公子與韜庵是同母兄弟性質却截然不同韜庵每天同幾個名士厮混着不是看花小集便是刻燭傳詩是金石刻畫的專家猜詩打鐘的名手要同他講馳馬試劍健兒身手則便謹謝不敏了大公子喚健齋性情却與乃弟成了個反對沒一天不在馬背上坐着要有一天沒馬給他騎却比沒飯吃也難過并且生性好勝不肯讓人但凡見了名馬無論是那一個的總千方百計到手爲止所以方府馬厰內的馬甲於京師健齋每天揀着騎一匹出來要有好馬便也歡然跑上幾趟要沒有好馬時他便據鞍顧盼大有俯視餘子之概這天他騎一匹青海總帶了兩個家人到十剎海一個絕精緻的茶棚下夥計是認識他的忙送過一個狼皮褥子來引他到棚前一張椅上坐了家人自將青海驄籠着立在旁邊他見堤上已有七八匹馬在那裏緩緩溜着那些騎馬的一見他來都翻身下馬迎將上來笑道大公子好興會把這寶馬都牽出來哩健齋微笑不語一個馬夫般的人搶上來道

小人今天同一個南方客人賭着他那匹棗驢是西直門外張雲龍鏢號小黑張的削鐵般四隻蹄子小人那匹青馬纔上了膘怕賭不過他大公子你賞個臉將這寶馬借給小人罷健齋見是馬回子道你同人人家賭却來借我的馬贏了是你的采輸了是我的馬主意倒也好馬回子怏怏的道既這樣說待小人先將青馬試一試不濟事時再來請公子的示罷說完遙指着長堤盡處道公子你看這人來也健齋舉眼看時見遠遠一騎風颭塵滾滾如跳丸飛矢一般轉瞬已到眼前馬上一個英姿颯爽的少年將韁輕輕一扣早已滾鞍下馬向人叢中一笑道那一位馬兄馬回子迎上去道燕先生小子竟斗膽了還沒會過却約着先生來賽馬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們不客套罷原來那來的正是尾生馬回子這次面也不識的請他來賽馬究竟是件甚麼事暫且不表尾生聽了馬回子說話笑了一笑却一眼看見那青海驄驤首揚鬣非常雄駿旁邊又坐着個華貴少年暗暗點了點頭向茶棚中要了塊手巾將臉抹了抹一躍上馬回頭向馬回子一笑道領教了那馬便潑開四蹄向堤上去了馬回子自知青馬萬跑不過他照平常便應該說一聲抱歉托故藏拙了只今天却有個古怪意思在肚裏不管輸贏笑嘻嘻的向茶棚後面牽出那匹青馬一樣翻身上馬那長堤連繞着十剎海一周的馬路約有三里光景他的馬到堤頭時尾生的馬已從那一頭跑將回來看臨近尾生輕輕一兜早已兩馬相並馬回子見了心裏兀自暗暗喝采却不肯露出面上來尾生立馬笑道馬君你那馬的肚帶怕太寬了跑長蹠兒要走鞍呢說着腳不離鐙就馬上翻落半個身軀來替他將肚帶緊了一緊馬回子不覺一驚却也放出手段來道不敢當待小子自己來罷說時也腳不離鐙俯下身子將肚帶摸了摸尾生笑道我們從這兒起到纔在那裏的茶

棚爲止。差不多也有五里多了。只我們兩個人跑着不太寂寞。儘有人在這兒。曷不請他們一起來。頑一回呢。馬回子拍手道：不差。不差。將手一招。七八匹馬便一齊放轡奔來。尾生見那些人都是短縛袴的惡



馬已漸漸支持不住。馬回子的馬與那黑馬頭頸相錯。差不多趕出頭去。不覺大笑道：燕先生再不趕。便要。有。僭。了。尾。生。笑。道。來。了。說。沒。有。完。馬。已。衝。回。子。過。去。回。子。故。意。讓。他。過。去。却。向。尾。生。的。馬。臀。上。狠。命。一。

少便將馬一扣扣後。幾步讓他們鑽在前邊道放轡罷。說沒有完。幾十個馬蹄翻雲踏風而起。先是一匹黑馬搶在前邊。第二便是馬回子那匹青馬。尾生按轡徐行。慢慢的跟着讓羣馬一齊過去。看看第一匹馬離茶棚只有半里多路了。尾生將兩腿一夾。放鬆一轡。那馬長嘶一聲。一束馬尾抖了幾抖。直搶上去。前邊的七八匹馬一掠眼便落在後邊。追到第二匹馬時。那黑

鞭那馬吃着痛苦便直向健齋坐的椅子撞來尾生不防這一來要扣也扣不住唵啣一聲把健齋身旁的桌兒椅兒碗兒盞兒一齊撞倒健齋被怒馬鼻孔中的熱氣一噴把眼鏡濛住了要避也來不及兩雙馬蹄便直踹上來尾生知道闖禍了顧不得危險從馬背上飛將下來提着健齋領根向旁邊一擲大喊一聲搶住嚼口那馬已發了性吃尾生拉住揪起前蹄亂撲尾生狠命凝着全身氣力鎖住了那馬纔長嘶一聲兀然不動馬回子見大功以成霍的跳下馬來扶起健齋道這厮可惡得狠竟撞起大公子來健齋的家人見尾生撞倒了主人早已一邊一個扭住了尾生罵道好大膽的王八在公子面前撒起野來這還了得尾生想這原是自己差的便擺脫了兩人要上去扶健齋却吃馬回子攔住瞪着眼睛冷笑道你好馬已到了還使着死勁的一鞭不是有意要撞人大公子須不是同你有甚麼大仇你這一來多管是受了誰的指使特地來尋事的呢說時舉着手直揪上來滿意健齋說一聲可惡立刻有那些家將并預備下的一班兄弟們一擁而上便不把尾生打個半死也挫折了他數載的威風那知健齋先前見尾生時見他舉止軒昂顧盼甚偉早已合了意如今見他力控奔馬越發羨慕了自己又沒有傷經這一來正好做個由頭來結交他那里肯受馬回子的播弄正色向馬回子道你少發昏罷誰沒見你將這位的馬夾臀一鞭纔起起蹙來我還沒問你你倒尋上別人來哩一壁說一壁笑向尾生道好褻勁要不是足下兄弟便難保了說完又問尊姓大名寓在那裏直把個馬回子弄得吐了舌頭伸不回去自己鑿着爆栗掩氣息鼓帶着一羣黨羽低頭縮頸的去了這兒健齋見尾生既擅神力又富文采越看越愛硬教家將替他拉着馬同到自己家裏說不盡的酒滿金樽香浮玉椀曼歌緩舞綠倚紅偎尾生到此時不覺

歡○然○酬○對○想○平○日○求○而○未○得○者○不○圖○翻○被○馬○回○子○玉○成○了○從○此○推○襟○送○抱○尾○生○的○蹤○跡○沒○一○天○不○在○健○齋○左○右○一○時○衣○服○也○華○麗○了○舉○止○也○闊○綽○了○應○酬○也○圓○到○了○一○班○故○人○像○荆○漁○陽○等○也○日○漸○疏○遠○了○別○人○不○打○緊○只○有○那○荆○漁○陽○是○常○同○尾○生○一○起○平○日○直○心○快○口○全○沒○一○點○城○府○的○如○今○見○尾○生○變○了○一○箇○人○一○般○不○覺○自○己○也○不○信○自○己○起○來○想○難○道○眼○珠○兒○生○在○前○門○石○獅○子○頂○上○去○了○怎○便○認○識○了○這○半○截○英○雄○初○還○含○忍○着○後○來○見○尾○生○與○健○齋○出○必○同○車○入○必○接○席○整○兩○三○個○月○不○到○寺○裏○簡○直○安○心○貼○意○做○大○公○子○門○客○去○了○便○再○也○忍○不○住○發○一○回○狠○將○胸○脯○一○拍○道○戒○甚○麼○鳥○酒○他○的○話○也○值○得○聽○從○此○每○日○大○醉○着○一○天○正○喝○得○醺○醺○在○路○上○撞○忽○見○迎○面○一○輛○汽○車○風○一○般○駛○到○眼○前○便○停○了○車○中○走○下○兩○個○人○來○不○是○尾○生○隨○着○健○齋○還○有○誰○真○是○

氣○節○輕○於○春○柳○絮○ 一○經○吹○拂○便○猖○狂○

第十回 六姨娘作遺產公用 燕尾生以一怒動聽

却○說○漁○陽○見○從○汽○車○上○下○來○的○正○是○燕○尾○生○心○裏○想○今○天○找○到○了○看○他○有○甚○麼○嘴○臉○給○我○便○努○出○眼○珠○挺○起○肚○子○立○在○當○路○專○等○尾○生○來○招○呼○這○原○是○漁○陽○的○不○是○他○自○己○也○不○向○身○上○看○看○穿○些○甚○麼○衣○服○也○值○得○坐○汽○車○的○人○來○招○呼○他○怪○不○得○尾○生○正○眼○也○不○瞧○一○瞧○高○視○闊○步○的○隨○着○健○齋○跑○進○個○漚○釘○獸○環○的○大○門○內○去○了○漁○陽○經○這○一○來○不○覺○像○背○上○澆○了○一○鏟○子○冷○水○般○血○脈○都○氣○得○險○些○兒○停○住○了○停○了○一○回○纔○看○着○大○門○罵○出○聲○來○咬○緊○着○牙○齒○道○看○以○後○罷○我○總○認○得○你○呢○說○着○自○走○開○去○了○且○說○健○齋○尾○生○今○天○所○訪○的○不○是○別○人○是○他○父○執○閣○老○南○海○瞿○傲○秋○先○生○這○位○瞿○閣○老○平○生○沒○有○別○的○奇○才○只○不○發○標○勁○不○計○笑○罵○

不近新人這三個不字的工夫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數歷中外四十餘載儘經過了幾次喪師割地國破家亡之慘他老先生却還是一人之寵萬人之望有人送了他個綽號叫改良長樂老也算是諺不傷雅的了。他與健齋韜庵的父親方大將軍原是至交方大將軍的脾氣是最古怪不過的發起牛性來別人上去包管碰了一鼻子灰下來只有瞿閣老會一陣嬉皮笑臉能將他牛性按住便是韜庵健齋在方大將軍面前是取得兒子資格的講到信用還不及瞿閣老所以他們弟兄有不開交事總拉着閣老去婆媽媽充調停使的這天健齋同尾生匆匆來謁眼見得又有事來煩這位老人家了這時瞿閣老正監督着幾個門客寫生日做壽送往京內各門生故舊的請柬兒一個個按着上年送禮的簿子計算着說這是記名的道尹前兒虧我一封信便補了潮循是有數的肥缺兒應該給他一個請柬的又說那是最沒良心的混帳東西兩三重世誼不算便是前年那得賄縱匪的一事沒我疏通着看他還有腦袋去年的生日他竟好意思送了四幅壽屏八壘紹酒就完了今年還送這些堆不了的東西來叫門子攢上街去說請他自己用着罷正嘖叨着忽聽得院子裏兩個人直笑進來道誰冒犯了老伯又獨自抱怨着哩閣老見進來的正是健齋同尾生不覺老面皮上一紅登時放出憂國憂民的態度來道那裏是抱怨人呢你想國家今日憂患正多內有號寒之蟲外有負嵎之虎我們做官的宵旰憂勤還怕無補國運那些小孩子們燕安鳩毒的勸老夫做起生日來那得不令人聞而歎息咳人心如此天道可知便有我瞿某一人撐持風義怕也難挽狂瀾呢說完頽然在一張醉翁椅上坐了指着兩個椅子給兩人居然有天道茫茫予欲無言之概健齋想這老頭兒多怕又三日沒受炭敬所以發起牢騷來哩閣老停了一回待門

客等把請柬收拾了自去纔轉過顏色來向着尾生道你是讀過書本子的替老夫想想該氣也不該依尾生前日的性氣見了這醜態早拂袖離座大罵而出了此時却也歎了一口氣道士風澆漓於今爲甚



笑道這也值得你老伯說起的前兒家大將軍還說起老伯是人倫之表吩咐姪兒時來親近着多受些教益哩瞿閣老撫掌笑道算了算了老夫不知道你們父子都是天下第一等有心計人提得起放得下

只天下之重寄於老大人一身大將軍方有事於國倚老大人如箠卜還望達觀通變慰蒼生斯人之望呢瞿閣老聽得這幾句話可得着了撚着幾根鼠鬚歎息道老夫呢原也口擊瘡痍不忍高蹈只這班後生小子官還沒做大先學了這一種下流習慣不得不令人聞而歎息呢接着回頭向健齋道昨天承你不忘又送了許多東西來我竟老實不客氣照單全收了健齋

把我當作堆子上泥人般在你們掌上轉着頑的。昨天送那東西來，我早知父子兄弟間又闖了甚麼亂子，將木梢輦上肩來哩。今天果然來了誰來信，你這些話兒有事快說罷，說完忽的變了顏面，將眼睛閉着，抽了袋旱烟兒放出一種堂皇聽受的把勢來。健齋不覺也笑了，尾生暗地向他努嘴兒。健齋纔吞吞吐吐的道：「前天家大將軍又聽了三弟的話了，說姪兒說到這兒便漲紅了臉，說不下去了。」瞿閣老閉着眼睛道：「說你怎樣呢？」健齋囁道：「說六姨娘說到這兒又停了。」瞿閣老道：「六姨娘又怎樣呢？」健齋又囁道：「說燕兒呢？」瞿閣老原是變理陰陽的大臣，聽了不覺將旱烟袋擊着椅背道：「老夫知道了，可是說你同六姨娘搶罇罇兒吃，被燕兒瞧見了，告訴給鞞庵聽了，鞞庵幫着六姨娘說你尊長前無禮上了個彈章。老子動了氣，要把你一頓皮鞭子打個臭爛，麼不要緊，麼不要緊。老夫來使個釜底抽薪的妙策，叫六姨娘代你辯白說那個罇罇原是兩個人互喂着吃完的正嘴對着嘴的當兒，被燕兒瞧見了，悞認是搶不勻狠命的相咬着呢。這一來可不是你沒事了麼？」健齋聽了這一篇天外飛來的話，不覺駭然停了一回，纔掙出一句話來道：「不是這樣的。」瞿閣老睜開眼來道：「不是這樣的，我想不過是這樣的罷了。既不是這樣的，我的妙策用不着了。再來再來，你也須說得明白一點兒。」說時那眼睛又閉了。那旱烟袋又在嘴裏了。健齋要他幫助沒法兒，只得直說出來道：「姪兄弟間原是互相督責慣的。」瞿閣老點頭道：「不差，不是傾軋，是督責好氣象啊。」健齋道：「現在因老人家上了年紀了，保不定一旦歸天，那身後的遺產是應先支配好的。」瞿閣老嘖嘖贊歎道：「謀患未然，虧賢昆仲有這一片孝思，難得難得。」健齋道：「只他老人家却像要自己帶着走的一般，從沒講到這事過一句姪兒便等得有些不耐煩了。」瞿閣老恍然道：「明白了，明白了。」

可是六姨娘同燕兒兩人將來的承襲問題麼那容易得狠老房傳下來的理應歸各房公用這還有甚麼難分配的尾生聽了再也忍不住笑了健齋着急道老伯怎始終纏夾起來瞿閣老睜開眼來道難道又說差了你說你說說時眼睛又閉上了健齋道姪兒想燕兒是六姨娘最寵的六姨娘又是家大將軍最寵的得他兩人吹噓便十成八九所以每日總在他們兩位跟前少展間接的孝思那知三弟眼紅了說我有戾太子幹蠱之嫌老人家聽了那得不動氣昨天定省時見鐵青了面孔一語不發就爲着這個老伯這件事非你莫解的哩瞿閣老一壁聽着一壁搖着頭嘴裏不住說難難尾生明知他又是那毛病發作了便慨然道僕因健齋公子國士之遇原欲竭忠盡能舉公子所不忍施於兄弟者毅然行之徒以公子仁愛不欲因是啓齊秦巢刺之爭故求援手於老大人老大人而終不肯援手者僕一身何足惜將殺身以報公子矣說完霍的立起身來這可把瞿閣老嚇壞了忙將旱烟袋一丟搖搖擺擺的向尾生招手道壯士請坐老夫好容易掙了這幾十年有可以商量的事沒有不商量的好得兄弟不和是有兄弟人家常有的事也算不得大難啊尾生這纔坐了下來却復朗朗道老大人與大將軍爲一人之友而健齋公子有同根之禍若一時排解則與臺臧獲所優爲非所以浼老大人者老大人苟爲大將軍計爲健齋公子計者即不能復爲羣從計是則老大人所知而弗待下士喋喋者也瞿閣老一聽想完了真是箕豆已傷煎太急更從空穴起微風

第十一回 杯酒忘形瞿太傅充說客 密函出袖方公子失親歡

却說瞿閣老被尾生幾句話一激只得撐起肩膀答應了下來但是尾生的行徑究竟太也離奇了著書

第 七 集

的若再糊糊塗塗的過去怕不挨看官的笑罵如今不能不將他的意思略表一回前回不是說尾生在會賢堂救了燕兒以後握手話別不盡繾綣麼自與健齋家走動以後也時時隨着到大將軍府去一眼便見了燕兒一個是白龍魚服艱危謀國之雄一個是銅雀鸞班感恩知己之子自然目招心與借着花間池上徐徐把心事透露出來尾生見他聰明謹慎便把一件很重要的事托了他燕兒被尾生薰陶之後慨然應允從此大將軍同健齋肘腋都伏着兩枝奇兵宮中府中父子兄弟之間越發不安起來這天見瞿閣老已答應了在健齋深感尾生謀己之忠而尾生却別有一種歡喜辭了出來各人都放下了一腔心事少不得要尋些快活了一到明天尾生先慫恿着健齋暗地請了燕兒來把上項告訴了他說瞿閣老今日必到請他從旁幫襯着臨走時尾生另密密切切的向燕兒說了番體己話又從袖中給了他一件東西燕兒毅然應了纔回到府見瞿閣老那副悲天憫人的老臉已在大將軍座上了一見自己便擠緊了老眼一手拉住摩挲着手背道好玉郎何物老奴倚此瓊枝今年幾歲了燕兒勉強回道十七歲哩瞿閣老笑道真糊塗死了前兒不是問過的燕兒笑道大人秉國萬鈞那裏記得起這些瞿閣老笑道算了算了誰不知老夫是個著名飯桶油膩蒙住了腸子或者是有的事若說是秉國萬鈞則有你家大將軍在我算得甚麼呢說時將燕兒那隻玉瑩珠潤的手送到大將軍懷裏道還你罷我怕沒福消受呢大將軍原因燕兒不知到那裏去了正記掛着今既睹鳳姿復諧鶯舌不覺大樂起來吩咐備酌我要同瞿大人小飲哩瞿閣老從沒拒却過的況今天還有別的話要同大將軍說自然老實不客氣的擾他了燕兒因受着尾生囑托今日十二分的殷勤推歡送笑儘替大將軍勸着閣老這位老先生平日是狼謹

憤小心的祇愛喝幾口酒兒在自己家裏時常向家人道我們做大官的應該以勤儉兩字做國民表率所以每天不過燙半角麥燒罷了如今橫豎是喝着別人於自己儉德無損況且名花美酒掩映生姿自然不計杯酌起來飲到半酣猛記起健齋所托的事來登時覺得世界不平無逾此事大將軍的聽受讒言韜庵的侮亂骨肉及健齋的忠不見報免起鶻落般攤上心來又像自己真是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客竟勃然要替方大將軍整頓起家事來燕兒何等乖覺一見他眼色曉得來了便將酒壺擱下只見他向大將軍道大公子呢大將軍恨恨道你不提起這孽障呢瞿閣老假作愕然道這是句甚麼話大將軍指着燕兒道我也懶得說這些你去問他罷燕兒想機會到了便整頓全神含着淺笑容光向着瞿閣老道大公子原也狠孝順的每日十二時總有七八時陪着老人家說話兒近來蹤跡却疏了在大公子呢原也是好意老人家年紀大了偌大的局面精神怕照顧不到所以在外今夜酒明夜酒的同部下諸將聯歡只由三公子眼中看來自然要疑心到別處去了便是一是二的說了出來老人家氣上來了前兒大公子進來請安時還挨着幾腳的呢這一席話看似平常却說得鋒鋌不露流轉自如向健齋頂上輕輕的敲了一下却又一點把柄也沒有瞿閣老今天却專替健齋解圍來的虧他異想天開離了坐次當頭一揖道恭喜恭喜我還不知府上竟有這樁大喜呢這一來倒把大將軍同燕兒兩人都蒙住了瞿閣老却手舞足蹈的隨口亂謔道木高則風摧志高則謗至我不想健齋世兄學問道德竟值得人嫉妬誹謗起來自古懷讒遭謗的像屈原哩賈誼哩那一個不是學問道德了不得的人生子當如孫仲謀何物老嫗得此寧馨老友這是你家龜太傅的積德所以誕降出這天上石麒麟來虧你還恨恨的屈他

做孽障呢。瞿閣老信口開河的說得正滑溜，却忘記了在大將軍面前說健齋的是韜庵，不是自不覺。得大將軍却聽出來了，冷笑道：「然則阿韜兒子居然是上官大夫，令尹子蘭了。瞿閣老一聽，纔知道自己說糟了。把老臉漲紅了，囁道：『這不過是個譬喻罷了。』韜庵世兄人中鸞鳳，天上日星，還有甚麼說的。古人說得好道：『不同不相爲謀。』兩位世兄一個是才高八斗，一個是勇冠三軍，一個是明理辨微之士，一個是暗鳴叱咤之雄，自然一時合不上來。兩只碗，還有些兵兵，何況是兩位人豪呢。老友我勸你裝些癡，聾罷。像我這沒尾巴，獼猴要半個不肖的，還不容易呢。大將軍見他這一種嬉皮笑臉的樣子，不覺一笑，真個把氣平了些。燕兒見這樣子，暗暗佩服。尾生料事如神，想這老頭兒竟有些魔力的，不給他一個利害，赤緊的驅逐他去。永遠不許上門以後的事，便難了。主意已定，仍行了幾巡酒。此時天已上燈，久了。瞿閣老以爲大功告成，要緊明天敲竹槓去，便辭酒力不勝，略用了些乾飯，漱漱口，便辭着出來。燕兒殷勤的提着燈，送了他出去，直看他上了車，纔回轉身來，只見大將軍手裏拿着一張八行書，氣得把眼珠子都努出來了。一疊連聲喊揪，這言行不符的老匹夫，還來衆人嚇呆了，動都不敢動。還是燕兒平日伏侍慣的，趕上去，緩緩的將他扶在個醉翁椅上，又柔聲道：『大將軍可要他還來，只他去遠了，要有甚麼事，明天怕他規避不成。』說時，偷看那八行書，時不覺心中一動。原來是一封瞿閣老給健齋的函，中間有幾句道：『昔吳朝歌藏籬入邸，陳思之寵，遂衰僕與尊翁同處久，輕重之權，十得七八。苟以萬鎰相許，則易爲謀矣。又有幾句道：『聞宮中寵幸無逾六姨與燕兒，足下苟感以至情，略以重利，則浸潤膚受之間，當尤易爲力。』燕兒見了，不覺淚流滿面，跪在大將軍膝前，道：『小奴自邀殊寵，拔司灑掃，燒茶焚香，而外不敢稍希，非

分○今○瞿○某○既○這○樣○說○小○奴○何○敢○置○辯○請○大○將○軍○先○治○小○奴○以○罪○然○後○再○究○瞿○某○以○侮○辱○閨○闈○說○時○止○不○住○眼○淚○直○滴○下○來○却○好○又○滴○在○大○將○軍○的○手○背○上○大○將○軍○見○他○這○春○花○着○雨○秋○水○凝○波○的○嬌○態○早○已○憐○且○不



顛○倒○起○來○既○是○寫○給○我○的○信○怎○又○送○了○大○將○軍○那○裏○去○燕○兒○道○那○倒○錯○怪○了○他○原○是○臨○走○時○遺○落○在○地○上○的○偏○又○被○大○將○軍○檢○了○起○來○要○是○奴○才○不○出○去○送○客○時○說○不○定○還○掩○飾○得○過○呢○健○齋○不○覺○默○然○不○語○尾○生

暇○如○何○肯○恨○又○經○這○幾○點○珍○珠○般○的○清○淚○滴○在○手○背○沁○入○心○頭○不○知○不○覺○扶○了○他○起○來○歎○道○原○沒○你○的○事○你○儘○立○起○來○便○六○姨○也○愚○不○至○此○我○只○向○那○畜○生○算○帳○罷○了○便○一○疊○連○聲○喊○傳○大○公○子○回○上○來○說○大○公○子○已○出○去○了○已○吩○咐○着○待○一○回○來○便○上○這○兒○來○呢○又○是○燕○兒○連○夜○去○通○了○個○信○說○這○般○這○般○現○正○在○火○頭○上○還○是○托○故○迴○避○的○好○健○齋○聽○了○急○得○蹀○足○道○這○老○頭○子○怎○這○樣

道如今只有先揚言着說騎馬攢傷了托病不出避他老人家幾天然後再想別法至於燕兒以後却也不宜多來信上既牽涉了你雖則一時掩飾過了終究不妥還是避些耳目的好其餘自有我在這裏策畫着有煩你的事件時再來通知你健齋燕兒也只得大家應允了真是

一時義利難分別 敵國起於兄弟間

第十二回 鴉片煙中妙計 鴛兒口內佳人

却說健齋托病不出之日卽韜庵預備燃箕煮豆之時他那老師季穆齋原是讀書人中的下流篋片叢裏的俊品韜庵那裏真個要收羅宋版書不過借這名目好引他爲爪牙他也何嘗肯替韜庵仔細鑒別不過借這名目好與關公子聯絡聲氣兩人已密商着多時了想把健齋推倒好據方大將軍產業現在聽得燕尾生已做了健齋謀主自顧左右雖也有幾個謀士都不是燕尾生的敵手便同季穆齋商量着穆齋沈吟道人才呢輦轂之下何求不得只沒甚麼交情的斷不能把這極祕密的事同他共事現在大將軍左右那三五個心腹祕書那一個不是嫻熟韜畧的向他們裏邊籠絡一個燕尾生雖利害究竟只能替大公子畫策不能在大將軍面前浸潤膚受啊韜庵聽了這句話沉吟了一回撫掌道依你說便非梁翼謀不可了穆齋也點頭微笑道翼謀呢原與我同舉經濟特科的論他的文章也不過中等脚色只手段却真有神出鬼沒之妙大將軍近來綜治朝野的政策那一件不是他的主意得此人爲助燕尾生自不禁靴尖一踢了只此人城府太深利己心太重倘不用他勢將被他所用這一着却不可不預備的韜庵坦然道這也顧不得許多了從此韜庵穆齋用全力去拉攏着翼謀不上半月便已黏成一片有一

天翼謀在韜庵家裏打了八圈一千元底的小牌時候晚了。韜庵便留住他吃了飯同躺在一張榻上抽鴉片烟。頑韜庵便兜着圈兒說出請他在大將軍前幫襯自己離間健齋的話來。翼謀不等他完便笑道：「我早知道你的意思了。才華一代的方韜庵何事不可爲而必下交南海匹夫。前天穆齋來達你的殷勤時便料着了。只令尊的性格是你知道的。要仗着空言望他傾心相就。是一萬個做不到的。必須假一件事情去挾持他。令他不能擺脫纔是正當計較。只甚麼事可假以挾持呢。上策太危險。還是用下策的好。韜庵急問何爲上策。翼謀道：「李世民所以獨能得唐高祖愛護者。非以世民爲可愛。乃以彼爲可畏耳。當日入宿隋宮。私幸帝寵有許多不能令天下後世知道的事情。世民獨與其謀。萬一世民怨望吐露出來。還能膈顏稱開國之主麼。更加着重兵在握。羽翼已成。便不令取帝位。世民已力足以自取之。此齊與巢刺所以終不能敵也。今大將軍雖無此意。然苟置諸爐火之上。則以後之事。惟吾所欲了。只事體太大。偶一不慎。禍且立至。故我以爲太險。至於第二策。現在大將軍因一件事非得鉅萬金不可。我自問弄錢的本領。還有弄得到這筆錢時。將來許多事權便好乘機壟斷。再加着你另用方法去日求親。懼怕燕尾生不爲辛毗麼。這第二策功效自然遲一點。却四平八穩。沒一些破綻的。韜庵沉吟了一回道：「將第一第二兩策同時並舉。便怎樣呢。翼謀不覺從烟榻上直躍起來。道：「不圖吾韜庵公子竟有這闊大英卓的見解。梁某不才既遇知己。不能不誓竭綿薄了。說完兩人又密談了一回。翼謀自回去了一到明天。財政部便發生了那立提八百萬元的事情。劉其光因這案也得了個勞績。連戚少甫都拔茅連茹的升起。主事來這也算。是佛天一滴楊枝水。澤遍人間十萬家了。却說劉有光自這一次受堂官青眼後。便充了翼謀的

心腹終日自忙着別種事情財政部倒反不易見他足跡了一天閒着沒事又去看長鶴山了門上的歇了他一眼說公子爺麼他正爲朋友太多了如今連家裏都棄着不要哩有光心裏一動想怎樣會大家



有光聽了這一句話啊呀一聲捧住了頭跳上車說了一百多個快走那馬潑辣辣拉了車便走不多一刻還到自己家裏纔算回過了口氣來拍着胸道好險哪只他們說是要打上門來的堂堂司長公館給

罷正想着有個極俊小厮從中門內轉將出來傳着綠筠夫人的話道總管呢便有個花白鬚子的走將上去問怎樣哩小厮道夫人說你們的限已過了公子還沒還來你們的皮可已不要了如今沒別法說財政部那老劉是長同公子一起的多管被他誘在那些不要臉的地方絆住了你們快挑齊了人打到他那狗窩裏去問他要公子去

人打着說要還人可不是笑話便同戚姑太太商量好了將門前釘着的那塊財政部劉的牌子除了下來另黏了張珊瑚箋寫的秣陵戚寓的門條佈置妥了自己纔偷偷掩掩的出了後門一脚奔到鄭甘棠那裏那鄭甘棠纔買了豬仔回來受着朝廷上賞充方大將軍帳下記室參軍與梁翼謀是一文一武只天生一副下流相做雞鳴狗盜的功臣則有餘充經緯密勿的重臣則不足所以儘他竭慮盡忠左不過是方府裏一個三等門客罷了這天正在私寓裏同縫窮夫人尋着快活門子進來說說財政部劉司長不
 等通報已闖進來了甘棠不知是甚麼事倒也嚇了一跳忙推開縫窮夫人迎將出來只見有光滿臉不快一見自己便指着嚷道好呀你把長鶴山藏到那裏去了自己在家裏樂着却教我來頂缸甘棠茫然道誰藏過長鶴山來誰又找你去頂缸呢有光道好嗎誰不知你同鶴山是天天渾在一起的今天我沒事找他去那門上說不還去幾天了後來又走出個小厮來說要挑選精壯打到我家里去要人虧那小厮是沒見過我的不然多半被他們小雞般抓進去押追原人哩甘棠聽了不覺暗暗好笑自己飽嘗了長家掃帚風味不圖劉有光又要領略那門丁老拳這也被他門殺盡威風了一壁想一壁縐着眉道你也原常同他來往的只不過這幾天忙着別的罷了我又那裏知道他在那裏呢有光見他沒事人一般不覺央告道你也有用我劉某日子的吓何苦來看我爲難呢甘棠沉吟道他走的那幾家我都知道的留得住他的却只有挹芬處沒奈何我便同你去走走罷說完請有光等着自向裏去同縫窮太太扭股糖兒似的扭了一回纔出來同有光坐着一車向挹芬家來那知還沒到門首早見挹芬的搗兒蓬頭鬼臉的將怪眼向街上楞着一見甘棠有光兩人便沒命的跟將上來嘴裏嚷道兩位今天是到我家定的

哩。小婦人這幾天留着這條性命等兩爺的吩咐呢。滿嘴裏不倫不類的亂嚼。甘棠有光見了這怪相聽了這奇語不覺駭然又礙着人家眼睛看這樣子是呼叱不退的只得等車子到了門口硬着頭皮下車道。這不是講話的地方。我們進去說罷。走便走着心裏兀自別別的跳。甘棠瞅了有光一眼暗道。費你的心拉我來受用哩。有光心裏也暗抱怨着甘棠道。你引到我這個地方來。鶴年沒看見先見了這老鶻着實利市哩。兩人懷着鬼胎到了裏邊覺一些人聲也沒有那一庭脩竹自在那裏搖擺也沒人理他。聽得鶻兒在院中說話纔有一個娘姨從牆角中蹙了過來。甘棠止不住問挹芬呢。鶻母冷笑道。兩位爺也不曉得他在那裏麼。這可上了天去哩。甘棠聽得口風不對忙轉過口來裝着吃驚的樣子道。敢是今天出去了沒回來麼。鶻兒道是今天出去到也放心了。可惜是前天去的。纔着急啊。兩位爺想纔從長府來的。敢是長公子請你們來做媒的那也沒有不情願的。真是

纔聞騎鶴亡踪跡。又見青鸞入溟濛。

(二集下卷完)

社會小說

金錢魔力

最新分類尺牘大觀

政界！軍警界！均各依其人之

學界！婦女界！地位身分職業

家庭！及關係之不同

商界！社會！而編纂

(共) 上海

(分) 文明

(七) 書局

(界) 發行

全十二册

價洋一元

(凡) 各省

(三) 中華

(十) 書局

(五) 代售

慶賀類 問病類 唁慰類 餽遺類 道謝類 別離類 懷叙類

通候類 預約類 謀事類 揄揚類 介紹類 保薦類 延聘類

雇用類 謙遜類 辭歇類 請求類 懇託類 允諾類 勸勉類

諮訪類 報告類 詰向類 聲明類 道歉類 訴訟類 籌備類

營業類 轉運類 匯兌類 抵押類 借貸類 錢債類 保險類

社會小說 金錢魔力

天虛我生譯

(一)

一日向晚。天黑如幕。雨點直下。似天公震怒。乃使萬千魔鬼張弓引矢。以射世人。於時曼爾台恩方自托登罕宮街冒雨歸。衣履盡溼。匆匆返其畢立德屋。此屋距通衢可五十步。以磚石雜砌而成。色黯且敞。大類墟墓。雖亦嵌有窗櫺。而駸落不完。雨點每挾風而入。以欺屋中之人。屋外盤梯。亦爲粗石所砌。巉巖如獐鬼之齒。設非圍以鐵欄。行且滑足。而墮。惟曼爾賁居已久。乃成慣習。雖黑夜亦能摸索而上。梯盡卽入一室。蓋此屋之頂。房舍雖多。而曼爾所賃者。僅兩楹耳。一年以前。曼爾固爲富家子。其宅第在屈理司莊。背山面湖。景物至佳。樓閣櫺比。池沼縱橫。草場一片。廣可十畝。樹林繞之。若列屏障。處其中者。人皆目爲神仙。初不料其今日。僦居於此。竟下儕於窳人子也。曼爾入室之後。卽取油燈一盞。燃而置之桌上。室中除此桌外。無多長物。蓋所有傢具。早已售罄。苟非必要。則皆化爲金錢。更由金錢化爲衣食。終而化爲烏有。今其障身之具。復爲盲雨所溼。其窘狀。尤可想見。故挑燈以後。卽卸外衣。張之壁上。以待其乾。部署稍竟。始就案頭。兀坐燈光黯。然照其菜色之面。則見案頭置有一函。上書畢立德屋二十二號房間主人收。封之一角。標有緊要信三字。然曼爾此時。意殊不屬。以爲此等信函。殆爲索逋而來。徒亂人意耳。殊不知此信實挾其一生幸運以俱來。然讀其辭。則又使人駭愕。蓋其文曰。

汝得此信後。願汝暫弗離去。垂汝室中之窗幕。以俟予至。予當與汝畫一良策。惟予此來。實冒萬險。然

爲汝故。予亦不暇自顧其身矣。閱後望卽燬之。毋留痕跡。至囑。

書尾不署名姓。察其字跡。實爲女子手筆。信箋亦頗精美。曼爾啓讀之後。額紋暴起。眉宇緊蹙。反覆諦視。且視且讀。凡數十遍。愈讀愈惑。莫明所指。因念此信當係誤投。然視信面住址。固明明與己者。是又何故。既而乃悟。念己租賃此屋未久。此信殆遞前人。發此信者。猶未悉其遷去耳。惟視信中辭意。似彼兩人。均遭不幸。故其語氣張皇。乃爾思至此。不禁喟然曰。天下之可憐人。抑何多哉。但此發信之人。頃刻必當蒞此。予將如何對付。既又轉念來者必爲女郎。予但告以誤拆。其信當不致以妨害秘密罪。予也。遂亦置之。不復縈念。則仍仰坐椅上。以目注視承塵。用自憫其身世。蓋曼爾所處之境。實已窮極無聊。茫茫後顧。直無希望可言。年來境遇。但與惡運相搏。而惡運輒佔勝利。長此以往。自知去卑田院。殆不遠矣。然以富家子而有今日。在不知者。或將責備曼爾。謂其不治生產。惟讀者當知曼爾之父。勞訥爾。台恩者。實當時之投機家也。其家之富。由此。而其貧亦由此。自經商業失敗而後。台恩氏之財產。遂與勞訥爾之生命。同時告盡。所遺現金。乃不盈曼爾之一握。而屈理司莊所有一切物權。亦爲債主安東尼。惠司麥。沒收而去。鵲巢鳩占。曼爾遂不得不離其故居。賃此兩楹之室。聊爲棲息。凡人出身素豐。則於謀生之術。每多弗諳。亦不獨一曼爾爲然。但其一股父執。交誼尙在。果求噓拂。亦未始不能餬口。特以驕傲性成。弗屑作搖尾乞憐之態。因而愈益困難。處境乃日見其窮促矣。時曼爾方對半明不滅之燈。悄焉自思。終不得一自慰之策。遠聞工廠中。已放汽笛。嗚嗚作聲。而窗外雨聲尤烈。使人煩躁。幾不可耐。乃赴窗。次下其垂幕。顧用力過猛。幕乃應手而墮。則廢然曰。吾運否極矣。凡事輒與願違。冥冥中。殆有鬼物與我爲難。去死恐不遠矣。

言次忽聞門旋作聲門闕現一女郎之身容態妍麗絕類嵌一美人照片於粗劣鏡架之上顧曼爾殊不
錯愕蓋知女郎非探己者但一視其面則又不禁驚為絕豔時女郎已姍姍入室顫聲曰謝上帝竟得安



然抵此言時淚包於睫強自凝
忍乃未下墮即伸其柔荑之手
以近曼爾曼爾亟曰女士訛矣
予非女士所欲見之人也女郎
詫曰予為汝冒險至此汝乃視
予為陌路人耶予固知汝忘予
久矣然予此心耿耿未嘗一日
忘汝豈予為耶憔悴乃致減退
容光遂不識耶曼爾不禁莞然
曰女士實誤認予矣女郎曰哈
佛汝母諱於予前予豈忍禍汝
者惟汝今日公然游行於卡爾
登場予實為汝栗栗危懼設使為予季父所見汝將奈何予之信函汝當已悉噫！奈何猶置案頭弗即
焚燬言次即取桌上之信探入燈罩之內引火使燃立擲於地且握曼爾手曰汝何不遠適異國兩星期

前予見報端揭載。謂汝已遁。汝奈何尙在此間。曼爾聞語如墮五里霧中。而女郎又曰。唯此一着實鑄大錯。蓋汝於六個月後。卽能回復自由。何必越獄設被捕獲。則罪名且加一等。然汝亦毋恐。予猶能爲汝助。今予攜有金錢。汝可速遁。唯汝遁時。須化裝。乃佳。曼爾曰。汝誤矣。予決非此人。蓋予名……女郎曰。哈佛。汝母然。予固知汝必已改易姓名。以欺世人。然又何必欺予。設有負汝處。則汝視予陌路可也。然予信汝。自今以往。終必有振作之一日。以前種種罪過。悉可懺悔。而免予固無日不爲汝祈禱也。嗟夫。汝處獄中。痛苦予固知之。然予痛苦尤甚於汝。今汝出獄之後。忽復棄予。有如敝屣。汝試捫心自問。其將何以自解。汝果棄予。則汝今日何必又至卡爾登場。遲予於門外。曼爾聞語益詫。因曰。謂予至卡爾登場。確也。然予實非遲汝。予蓋欲見密斯特惠司麥……女郎曰。嗟夫。汝豈猶望其人爲汝保障耶。則汝之愚不可及矣。讀者當知。曼爾之往卡爾登場。初意固欲造惠司麥之門。乞其資助。既念惠司麥之爲人。實至剋薄。沒收屈理司莊。雖曰債權。亦足以見其寡恩。如往見之。或反被辱。亦未可知。故至門次。又復徘徊。不願遽入。覺其希望必不得遂。則仍廢然而返。今見女郎愈益誤會。則不得不以直截之辭語之曰。女士。予名實非哈佛。至予犯罪與否。予不自知。特予生平未嘗一入囹圄。殆予面貌偶與女士所謂哈佛者同耳。女郎至是。乃起疑惑。容色亦頓改。旣而曰。予竟誤會乎。然則……言至此。身搖搖如當風之花。幾欲震駭而暈。曼爾不禁惻然。趨前扶之。而女郎力推其臂。囁嚅曰。頃者。予何言哉。予癩發矣。曼爾曰。女士。毋懼。凡汝所言。予必爲汝永守秘密……女郎方欲有言。而室門忽砰然啟。則有一人踉蹌而入。所披大衣。長幾曳地。張皇之態。直不可以名狀。似有死神追躡其後者。女郎一見其人。卽曰。嗟夫。哈佛來格魯其人。乃如不聞疾。

竄入室。立扃其戶。亦不遑顧室中之人。第喘息曰。勿聲。勿呼。予名。噫。汝試聽之。警察果登樓矣。奈何。

(三)

於時室中之人。亦起恐怖。側耳以聽足音。哈佛則蹣伏於室門之後。以指甲深摺糊壁之紙。似欲覓一壁縫。以藏其身者。一分鐘後。聞樓下寂無聲息。喘乃稍定。所謂有人躡其後者。實因恐怖起爲幻像耳。女郎至此。乃始移步欲前。顧又躊躇而止。第向哈佛癡視。似有所疑。蓋哈佛此時面色灰白。目深而口哆。現爲猙獰之貌。轉不似曼爾之溫文爾雅。酷似其平日所習見之哈佛也。有頃哈佛始出聲曰。予殆誤聽。殆未有人躡予之後。言次。慌窘之色。亦稍稍斂。又向女郎曰。瓊英。此何地乎。汝來何作。女郎不卽答。唯凝睇以視曼爾。頃之始向哈佛曰。君且弗問。移時予當告汝。綜言之。予終能爲汝助也。哈佛聞語。則卽伸其頸曰。汝果能爲予助乎。曰然。曰汝豈能脫予於網羅乎。女郎因作誠懇之聲曰。予必能出汝於危難。言次。出其柔荑之手。以就哈佛。續曰。予來此。蓋覓汝也。哈佛詫曰。是何言哉。予實踪汝之後。見汝入此室處。故來覓汝。汝乃謂覓予。一小時前。予在卡爾登場。伺汝。見汝雇一馬車疾馳而去。乃卽追踪汝。後然已無及。比抵此間門外。見汝馬車駐此。詢之閽人。始知汝入二十二號中。予方俟汝出。覺有偵探躡予後。予遂趕先奔入。至今思之。實爲予之幻聽。瓊英。汝當知予出獄以後。已將囚衣棄去。今此所披之大衣。予實非義得之。或者偵探見予此衣。遂蹤予。後耳既而又曰。瓊英。此何人哉。予失言矣。女郎曰。是無傷。此君已允爲予守祕密也。言次。流睇以視曼爾。曼爾乃頷其首。女郎續曰。今日予鑄大錯。此君面貌。乃酷類汝。渠亦徘徊於卡爾登場。予蓋以爲汝也。卽踵其後。因途中不便交談。直至此。見其拾級登樓。予乃尾從其後。抵二十二

第

七

集

號室則其室中有別人在予乃不便進見久待不去予遂仍返予家以函約於夜間來此與汝晝策庸知晤面而後竟非汝也然汝亦復蒞此抑亦巧矣哈佛詫曰吾二人果酷肖乎然則警察苟至或將誤逮此君噫聽之樓下人聲非警察耶曼爾聽之果然則卽熄其燈曰弗聲母累我於是三人俱寂時天色已稍霽雲光射入窗內照澈三人之面俱呈慘怖之色乃各掩入暗陬門外遂聞叩門之聲始而緩繼而急頃之似有兩人喁喁自近而遠一分鐘後履聲已向盤梯而下哈佛至是始低聲曰彼殆疑耳要未能決定予在此間故不敢破關而入言至此復默兩分鐘後哈佛又出聲曰吾苦不名一錢耳果有貌似予者替予入獄在渠不過略失百餘日之自由能得多金亦何樂而不爲語次退縮數武似恐有人掌其頰者及見無人反對則又續言曰吾有一千鎊足矣卽二千鎊亦予所願女郎低聲曰哈佛汝癩作耶何作此嚙語哈佛曰以予思之此事實爲彼人之良好機會惜吾旣無金錢又與彼人未嘗素識則此一事實爲妄想然而得此機會良非偶然汝苟能爲予助其事或可圖也女郎曰汝毋妄言哈佛曰吾知彼人實能信汝但得汝一言足矣言次伸手以握瓊英之臂不虞誤觸桌上之燈羞然一聲燈乃墮地而門外已有出聲曰固不出予所料室中實有人在同時叩門之聲作矣且呼曰趣啓而關哈佛惶急不知所措瓊英則曰壯而膽毋恐而門外人聲益厲呼曰更一分鐘不啓關者實爲違抗命令吾人破關入矣哈佛曰汝聽之門外實有兩人瓊英曰汝竟束手無策乎曰唯有兩策一自後窗躍下然此窗距地可六十尺果躍下者必跌斃一即請求此人替予此時曼爾方自籌畫念此一事誠一良好之機會予在此間蟄居亦無樂趣可言抑且積逋纍纍欲避無臺如果替其入獄則一舉而有數得要亦何樂而不爲則卽慨然向女

耶曰女士之意果欲予允之否歟女郎曰先生有此高義耶言次不禁以柔荑之手撫曼爾之肩曰果能之者則出獄之後予當以三千金鎊爲先生壽先生亦能信予乎第爲時已促諾否即須答予此時叩門之聲大震蓋門外之人方以足尖蹴門直欲破之而入然門頗堅卒無恙曼爾乃毅然曰予固信女士者哈佛見其允則曰今予祕密落汝手中汝能爲予保守乎曼爾曰能之又曰噫門外何忽寂靜殆往取斧鑿耶哈佛曰今吾二人之衣似當互易曼爾曰然遂導哈佛至隔室更衣哈佛以驚悸故幾於不能舉步曼爾乃扶之行瓊英則仍佇立室中曼爾既易哈佛之衣出語瓊英曰渠今留予寢室中矣汝在此室亦殊不妥汝盍匿此櫥中言次啟其櫥門令瓊英入且曰今予當啓予戶庶免毆辱但如被其識破則非予過予當不負其責噫別矣言次握瓊英之手瓊英亦與握手爲別曰汝誠勇敢言已即自闔其櫥門時門上斧鑿之聲已大作曼爾即出自啓其鎖門甫闔即有兩人牽其臂一爲偵探一爲警察曼爾昂然曰母然吾從汝儕行可也兩人齊聲曰囚犯今汝尙思逸乎言次立械其手曼爾亦不抗拒一任警察擁之下樓及門已有馬車一輛遲於門外燈光直刺曼爾之眼警察即擁之入車闔其車門至是曼爾勇敢之氣頓餒而其思慮又如潮湧而起覺此車門一闔此身已入牢籠前途禍福亦正未可預料蓋哈佛拘役之期雖只六月今乃加以越獄之罪正不知對簿之時作何判決也既又念及三千金鎊代價亦不爲不多此去獄中實可視爲一種工作雖勞苦亦不過半載一年從此可與窮鄉長辭則又何樂而不爲由此一念曼爾遂亦安之曼爾行後哈佛即頂其名仍寓畢立德屋頂室內瓊英則已自去數小時後忽有人遞一簡至封面書受信人爲曼爾台恩收且標有至急字樣哈佛至此始悉替己者之名姓則自語曰噫吾

固疑其爲曼爾台恩也。是無怪其面貌酷肖予矣。語既。卽擅拆書函而讀。辭曰。奉予主人密斯特安東尼。惠司麥之命。以書促君願君速至卡爾登場。蓋主人病已瀕危。命在旦夕。謂君此來實於前途得失大有關係。幸毋濡滯。極姆斯孟哥爾白。

(三)

哈佛視信上之字。一似含笑影軒軒而舞。不禁喜極而呼曰。嘻。曼爾台恩。汝直以三千金鎊賣其自由。并賣其前途之幸福矣。函中所謂前途得失。吾意惠司麥必將以其財產授之耳。既而又自笑曰。咄。安有此等事。吾聞曼爾台恩。除以屈理司莊抵押於惠司麥外。並無別項膠葛。而惠司麥亦已早有成竹。其財產必屬其姪女瓊英。決無外人承受之理。然而病危見召。此中亦未始無因以勢度之。彼老人者。或將以瓊英托其爲保護人耶。然則於吾事實有大害。雖然。今日之事實爲天相予者。曼爾既入獄。則予不妨竟冒其名應召而往。特是老人與孟哥爾均素識予。一旦識破爲予。則不但於事無濟。或不免報告警察。且復被逮。則將奈何。言念及此。因卽決意不往。扯其來信。擲之於地。既又轉念。能識予者。不過三人。其一卽其姪女瓊英。瓊英愛予。決不揭破予。實此可無慮。其二則爲孟哥爾。其人殊陰鷲。寡言笑。爲惠司麥所親信之人。凡有秘密。悉以告之。則予兩人面貌相似。渠必知之。且哈佛於越獄後。復被逮捕。此事亦已無人不知。則予之往。渠亦必不致疑。其三卽惠司麥。彼與曼爾台恩固曾一面。彼其心中。亦知曼爾面貌與予實肖。則予縱坐其榻前。要亦不致疑予。且凡人當彌留之際。神志必已昏瞶。又安能辨爲予哉。哈佛至是意乃遂決。二十分鐘後。哈佛來格魯者。竟冒曼爾台恩造惠司麥之廬矣。入時。卽遇極姆斯孟哥爾。蓋孟

哥爾者。卽惠司麥之僕也。深得主人歡。故惠司麥倚之如左右手。曩在屈理司莊時。固與哈佛數數相見。今見哈佛自稱爲曼爾台恩。不禁起爲疑詫。因曰。先生卽曼爾台恩乎。然則主人遲君久矣。請於應接室中略俟。容予入報主人。言次遂入。哈佛見孟哥爾弗疑。不禁竊自慰曰。彼孟哥爾者。殆於曩日熟聞惠司麥言。謂曼爾與予貌實相肖。故今見予。乃得無疑。然予視其兩睛突出。乃露奇光陰鷲之氣。咄咄逼人。實使予不能不望而生畏。於時孟哥爾已復出。肅哈佛入入時。哈佛因懷內忤心。乃翼翼跳動。乃抵惠司麥臥室門次。瓊英適匆匆出。慘白之面。迄未少退。及見哈佛。面上立泛死色。顫聲曰。噫。汝何來哉。哈佛乃大窘。然孟哥爾已屢言曰。密斯特曼爾台恩。乃奉主人之命。邀之至者。言次。卽導哈佛入室。至病人榻次。卽有看護婦向之微語曰。君與主人談時。幸稍留意。當知主人病劇。不宜令之煩躁也。時榻上臥一老人。灰色之髮。蓬蓬如蝟。臥褥之上。乃設雙枕。一以枕其後腦。一則枕其肩窩。老人方閉目。聞人聲。則微啟其眼。簾旣而復合。默然不聲。如是者凡十數次。哈佛不耐。乃向老人曰。丈招予。至抑有何事。老人乃瞪其無光之眸子。模糊語之曰。汝識之。汝須慎防。彼與汝面貌互肖。人乃疑汝。二人爲孿生。實則汝與彼爲同母異父兄弟。彼姓來格魯。卽汝母前夫之子也。唯汝母在日。極守秘密。直至汝父棄世之後。其前夫之子曰哈佛。來格魯者。卽自國外奔至。向予調查汝父母遺產。予始識之。當時予頗愛重其人。蓋其性情柔順。初不如汝之意氣自用。故能得予歡心。予頗欲以姪女字之。詎忽不知自愛。竟犯竊盜之罪。捉將官裏。廉恥喪盡。故予亦頗自悔。悔無知人之明。今予已置此人於度外矣。言次復瞪其倦眼。作注意之態。曰。汝聽之。汝阿兄必有出獄之一日。汝須慎防。又曰。吾當告汝一事。當予接收屈理司莊時。予滿欲助汝一臂。汝實不

應負氣而出。今予……言至此忽斷。哈佛促之曰：丈趣言之。老人乃若斷若續曰：今予邀汝至此，非有他事。蓋汝本為富人，不應淪落至此。今予本此未昧之天良，將以鉅款屬汝。其數殆一萬噫！決不僅止一萬。



嚙不禁大失所望。觀老人狀，似有鬼物繞其左右。故殼觶之狀，乃類就屠之羊。久之始復振作。其精神曰：吾恨汝不早識我瓊英。否則吾必為汝介紹娶瓊英。蓋予所有財產將以盡付瓊英。而予所有秘密亦擬

殆數十萬也。汝識之論理，予當獨享其利。特予未嘗取一辨士。蓋有四十七頭之陰犬守之。此四十七頭之犬見人則狂吠，能使人身血管中血凝為冰塊。蓋此四十七頭之犬實獍鬼之化身也。凡人欲於此土窖之中，染指分文者，無不立時死亡。較之向地獄中求食，尤難。嗟夫！仁慈之上帝，汝聽之言時，老人氣喘不克再續。全身又復戰栗。哈佛以老人之言去題愈遠，疑為病。

悉數告之。瓊英汝娶瓊英之後，則屈理司莊仍……老人言至此，又不克續。哈佛促之曰：「仍如何？」老人曰：「汝問吾以哈佛事乎？」密斯特台恩汝須慎防，蓋哈佛者惡徒也。哈佛曰：「此吾知之，惟丈所云財產事猶未明告予也。」老人曰：「噫，適才吾猶未嘗告汝乎？」哈佛曰：「然，窖金之處，丈果知之乎？」老人曰：「知之，實有三路。其一，卽自陰犬洞入此洞，深可千尺，莫測其窮。其一則爲老教堂內之土窖，窖在聖敢爾德墳墓之下。惟此二路實同陷穽，汝寧餓死勿入。汝果往者，彼必嚙破汝喉，言次引手向空亂揮，似眼前有鬼者。哈佛觀狀，毛髮爲戴，惟視老人似尙有言，思不於此時促之盡言。若至神志昏瞶，則且永無見告時矣。因附其耳際，曰：「陰犬洞與聖敢爾德墳墓，予已聞之，除此而外尙有何路可入？」願丈告予一字足矣。」老人喘息曰：「吁，汝問烏登可也？」曰：「烏登耶？」曰：「然，汝問老烏登推克可矣。」哈佛乃舉陰犬洞，聖敢爾德墳，烏登推克，默誦久之。老人則瞪其眸子，灼灼向哈佛，而視哈佛不禁惶悚。而老人已出聲曰：「噫！汝乃哈佛來格魯也。」汝惡徒，老人言時，神氣至清，哈佛令老人勿聲，而老人掙扎欲起，哈佛推之使倒，老人仍連聲曰：「汝乃哈佛來格魯，汝惡徒，外面之人趣來助吾。」哈佛大窘，乃立引手以扼老人之喉，老人之聲頓止。於時忽有躡履之聲起於哈佛身後，迴首視之，則孟哥爾也。哈佛力縮其手，囁嚅曰：「密斯特惠司麥將易簣矣。」孟哥爾藹然曰：「然乎？然則吾當趣人至哈佛覺孟哥爾，雖甚和藹，顧其雙睛睽睽，實含陰鷲之氣，則又不禁駭然。」

(四)

時當薄暮，瓊英方徘徊於屈理司莊蔬圃之中，檣籬掩映於密葉中，露其嬌面，類絕白柰之花，當風吐豔，幽靚如展圖畫，彼蓋遲其情人。哈佛來格魯也，讀者當知此時距老人安東尼惠司麥去世之日已閱兩

第

七

集

月老人死後。瓊英即遷入屈理司莊。其卡爾登場之屋。則已空閉。蔬圃門外。爲油綠之麥田。雜以芳草。深可沒踝。田之中央。有小徑一。田中本無徑。經人踐踏。遂成蹊。徑去此可里許。則爲山峯峭壁。其外則濱海矣。每當薄暮時。有一二帆影。往來於落照之中。風景乃幽禱無倫。瓊英於兩月以來。欲與哈佛會者數矣。然卒有所不敢。故至今日始約之來。無何遙見一人影。自小徑中。于而前。望見籬落之內。罅一白衣女郎。則亟距躍而前。及門。則兩人已握手矣。哈佛曰。汝拒予。迄已兩月。何幸今日復約。予至。予實感汝之情。瓊英曰。當予季父彌留之時。實邀此莊之舊主人。至。詎彼不至。而汝至。何耶。予於曼爾台恩。雖未嘗識其人。然耳其名。已熟。且聞其貌。與汝酷似。然乎。哈佛曰。曼爾台恩與予。實爲同母異父兄弟。蓋予母曾嫁勞訥爾台恩。遂生曼爾。予則生長外國。初不知勞訥爾心中。亦有予否。綜言之。勞訥爾在日。未嘗一顧予也。曼爾之人。初亦不識。直至替予入獄之後。接汝季父來書。予乃始知其人。瓊英詫曰。噫！前夕之人。即爲曼爾台恩歟。然則今在……言至此。語乃不續。哈佛續之曰。然今在獄中矣。瓊英曰。彼爲汝故……哈佛笑曰。否。彼爲金錢耳。豈爲予哉。瓊英意殊不然。遂默久之。始曰。此事吾人實鑄大錯。不應累彼至此。平心而論。亟當爲之設法。脫彼於累。哈佛曰。汝意欲予自首耶。噫。汝聽之。麥田中。窸窣有聲。殆有人隱伏其間。欲捕予者。乞汝母再提。此今日予應汝召而至。汝盍容予入園小坐。瓊英頷之。特其芳心中。方有所思。雅不願與挽臂同行。故讓哈佛先進。既入園。瓊英始悄然曰。嗟夫。今予始知汝之狡獪。哈佛曰。恕予曼爾。既爲予代。則予暫爲曼爾之代。亦爲事理之平。且汝季父書中。謂將與曼爾以利益。則予爲曼爾利益計。又何能不往。故予甘冒不韙。問心不可謂不忠於吾弟。惟汝季父所言。殊無關於緊要。除閒談外。悉涉囁語。

且言猶未盡而汝季父即作長眠之人。唯此予亦不能無悔。悔吾此行爲虛耳。瓊英默然無語久之。乃曰：予今知之矣。今汝可去。哈佛曰：去亦可。唯予此去實不名一錢。但予歸來之時或能鑄一黃金之屋用以貯汝。使汝信予非無能者。言次舉目以視瓊英。而瓊英則方嬌立日晷臺側。注目於罌粟花上。蓋當其時夕陽已隱。天末餘光映射玻璃窗之上。作金碧色。復自玻璃窗上折其光影。照映於罌粟花叢。顏色乃益瑰麗。然瓊英之心又不屬於花也。芳心之中亦不自知作何感想。而哈佛見瓊英不語。則又續曰：屆時予果輦金歸者。汝能許予兩人情愛如疇昔乎。瓊英聞語。但以指爪細招罌粟花瓣。默不置答。於時颼風一陣。倏自海濱吹來。天色乃漸暗。而樓窗上之回光亦隱。哈佛復以婉語詢之。瓊英始出聲曰：吾亦無所不慊於汝。惟念曼爾旣爲汝弟。何忍使之在縲縲中哉。哈佛憤然曰：彼之往也。實爲金錢。彼心方以爲樂。汝奚爲之戚戚。汝但俟其出獄之後。給以代價可耳。瓊英汝勿再言此言之徒傷吾二人情愛。吾更願汝許我。我今出門。果能輦鉅金歸者。汝必與予愛好如初。勿使予失所望。瓊英曰：此實大難。汝至何時。乃始有此一日。哈佛曰：此可弗必過慮。凡人祇須遇有機緣。不難驟躋於富域。予之將來。或且出汝意料之外。未可知也。瓊英莊容曰：然則汝且好自爲之。惟汝此去不必爲予。蓋予儘能自給。初不仰賴汝之供給也。凡人立業須自勤勞。耐苦中得來。幸毋以僥倖得之。哈佛曰：汝言良是。敢不銘篆。願上帝福汝別矣。遂別瓊英。逕出蔬圃之門。沿麥田小徑而行。涉彼山崗。則舉其手杖作噓聲曰：嘻！瓊英。汝謂金錢須自勤勞耐苦得之。此語殆未可以一例設。惠司麥之言非嚙予之富。直轉瞬間事耳。行半里許。迴顧屈理司莊相距已遠。而時已入暮。料無有人能見其影。遂又折回。至小徑之轉角處而止。是處有古塔一座。矗立雲表。蓋卽聖

敢爾德教堂也。塔周繞以矮垣。垣下草深沒膝而黃色之花雜開其間。垣磚尙整而堂廡已坍敗無完蓋。歷四百年於茲矣。門閉闐寂如鬼域。一二蝙蝠飛舞塔頂。海風拂草微微作響。此外絕無聲息。哈佛至此遂踰垣而入。趨至教堂之北隅。得石階自階而下。凡六級。卽得一門。門爲橡木所製。門上鐵釘無數。且有鎖。扃焉。此門卽通土窖。哈佛自得惠司麥臨死遺言以來。至此已數四。迹獲此門之後。乃以黏土覆取門鎖之形。配製其匙。至是遂向身畔探取所配之匙。並出蠟燃火以小鏟改製良久始啓而入。得一隧道中鋪石板。暨石柱。哈佛且行且視。則見石上青苔纍纍。陰氣森然。移時有一絕大之蜘蛛。自其足底而過。則不禁不寒而栗。久之果得聖敢爾德墳墓所在。遂止步。見石棺之上刻有老人之像。手捧聖經。目瞪。向聖經而視。喜色盎於其面。栩栩欲生。惟視棺蓋突出一端。似經有人推動之者。哈佛因念此處豈有人先吾而至耶。亟趨至彼端視之。則此石棺之蓋果已經人推移。乃思惠司麥三路之言。此路已爲人所知矣。不禁大憤。又自隙縫窺之。則覺黝暗無倫。深乃不可測度。而霉蒸之氣蓬蓬自縫隙冒出。中人欲嘔。手中燃蠟亦爲冷風所熄。乃復探囊取火。重燃其燭。以手障之。向下窺探。則見其中實係空洞。無物。所謂墳墓者。特假設耳。更細察之。則此土窖中固有長梯一具。極欲捱身而入。忽憶惠司麥之遺言。謂此兩路實爲陷穽。中有四十七頭鬼物。則又不禁自餒。方躊躇間。石棺隙裏忽發一種尖銳之聲。哈佛乃大駭。第覺遍身毛髮一。一都豎。心膽亦幾碎裂。

(五)

哈佛亟自鎮定。卽欲奪步而出。而尖銳之聲益厲。似有鬼物將從棺隙中躍出者。哈佛大驚。亡命疾奔。詎

足底爲苔蘚所滑。遂仆手中。之燭亦熄。途徑乃不辨。引手摸索。得棺。上石板。竭力推之。使闔。顧仍屹然不動。則又狂奔。觸及石柱。乃復踣於時。尖銳之聲。益近似已躍出棺外。哈佛乃駭絕。而暈迷惘中。突聞有人驚呼曰。噫！哈佛……哈佛視之。果有一人。手一燈。挺然立其前面。色慘怖。與己相類。細視之下。實識其人。衝口呼曰。孟哥爾。孟哥爾乃置燈於地。氣喘如吳牛。既而曰。地下乃爲鼠穴。鼠之大者。與貓埒。飢不得食。見予。卽奮齒欲噬。予遂不得出。哈佛曰。汝來何作。孟哥爾置弗答。卽取地上鐵棍。以撬棺。蓋使脗合如初。乃顧哈佛曰。哈佛實告汝。予之來。意正與汝同。哈佛見其直呼己名。則不禁大頰。孟哥爾又曰。哈佛能相助爲理。則兩得其益。否則汝試自撫其顛。視此鐵棍。孰堅。言時。氣洶洶然。一反其平時陰鷲而爲凶悍。且作瘳笑曰。凡予主人與汝言者。予實聞之。哈佛乃曰。汝惡徒。乃敢竊聽吾儕言乎。特老人所言。窖藏等事。盡屬囁語。未可信耳。孟哥爾嗤然曰。予所聞者。猶不止此。蓋老人尙有言曰。汝乃哈佛來格魯。汝惡徒。凡此數語。至今猶在予耳鼓中也。哈佛曰。唯此益徵老人之言爲囁。孟哥爾笑曰。然則我呼汝爲哈佛。汝奚爲頰。哈佛語塞。而孟哥爾又曰。無論汝爲哈佛。抑爲曼爾。台恩。予可不問。今予與汝言之。汝之來意。旣與予同。則予不妨引汝爲同志。今予探得此墓。其下實塞絕不通。舍此以外。惟有再探陰犬洞矣。據故老相傳。謂洞中有神犬。四十七頭。無睛無毛。凶悍無倫。洞處山谷之間。旣狹且深。人入洞中。未及半里。卽不敢再入。故此寶藏。至今尙在。而吾主人知之。尤詳。汝果能爲予助。則得寶藏之後。吾二人當共有之。汝意以爲如何。哈佛此時神志已清。聞語。乃自籌思。以爲孟哥爾不過疑己爲哈佛。非曼爾台恩耳。初未證實。則己又何必懼彼。設允其請。則反授人以柄。於己不利。卽得金之後。悉爲其乾沒。亦且無如之何。因

第

七

集

岸然曰。咄。惡奴。汝乃欲分吾產耶。汝速去休。毋溷乃公事。須知乃公遇事。弗庸有人干與。孟哥爾哂曰。我問汝孰殺吾主人者。哈佛頓變其色。而孟哥爾已逼之曰。孰扼吾主人之咽喉。致死實告。子殺吾主人者。卽汝耳。哈佛曰。汝言盡妄。孰不知汝主人久病而死。汝狗乃敢噬我。孟哥爾嗤之以鼻。曰。汝誠便給哉。此事今可弗論。徐當舉以告吾主人之姪女。哈佛聞語。額汗乃涔涔而下。強言曰。汝果舉此以告瓊英。則渠亦必謂汝譏言。麾之門外可立待也。孟哥爾曰。容或如此。然其胸中必不盡忘。予言異日。曼爾台恩出世。知其底蘊。一爲證明。則渠必置汝於度外。汝其重思之。哈佛拭其額上之汗。期期不能措一辭。孟哥爾曰。綜言之。汝獲鉅金之後。我必當得一半。哈佛曰。汝言何指。指指寶藏也。哈佛曰。此事大難。前人覓之一世。不能得其分文。今吾人步其後塵。豈能保其必得。孟哥爾歛然曰。否。今吾人所得門路。實較前人爲多。老人不云乎。汝問烏登推克。必能告汝。然則吾人祇須覓得烏登推克其人。要不必定入陰犬洞也。且予所望。非奢祇須分得一半。而汝則獲鉅金之後。尙有一美麗之女郎。並屬於汝。汝其思之。

(六)

曼爾台恩自外步入。畢立德屋。扶欄登盤梯而上。至一室外。出其匙。啓戶而入。卽闔戶。則見室中陳設。一如曩時。略無移動。惟稍帶霉蒸之氣而已。方其入室之時。前塵影事。歷歷如在目前。疇昔之夜。初被警探拘去。以一無辜之人。忽焉入獄。而與犯人爲伍。爲狀乃大類夢。今被釋。則似惡夢遽醒。乃不禁爽然自笑。惟房租久欠。主人何肯虛室以待。及詢之。乃知積欠房金。已由女郎擔任付訖。心頗感之。特予今日出獄。不待刑期之滿。要非女郎所及料者。讀者當知曼爾被逮以去。至今返舍之日。爲時才不過數月耳。蓋

曼爾入獄未幾。卽患病呻吟牀上。輒發嚙語。官中乃始疑爲誤拘。而管獄之役卒。同牢之犯人。曼爾亦俱不相識。合以前後情節。益見其誤。深恐爲長官所知。乃俟病愈之後。卽爲請求假釋。出獄以卸其責。故曼爾在獄日期。才不過刑期二分之一耳。此時曼爾方在室中。獨居深念。擬作一函以告瓊英。顧又遲疑未決。方念間。忽聞門外叩門之聲。曼爾以爲瓊英至矣。亟啟其戶。戶啓而曼爾大赧。蓋來者爲一男子。曩時屈理司莊之故僕。囂司也。囂司見曼爾。卽肅然曰。主人今有一信。爲予莊中之新主人。囑予上之主人者。曼爾接信視之。立呈得色。蓋視封面筆跡。知出前夕女郎之手。啓而視之。則有三千金鎊支票。一紙署名爲瓊英。惠司麥並附一簡。時曼爾已忘囂司在其左右。卽取簡而讀。讀已。乃始豁然貫通。知前夕之女郎。卽安東尼惠司麥之姪女。而越獄之犯人。哈佛來格魯者。卽爲自己之同母異父兄也。惟書中不言老人臨死時。以函招曼爾事。故曼爾於哈佛冒名一節。至今猶未知也。末段則謂累君犧牲一切。三千金鎊。初不足以報酬。唯君欲面予。亦殊弗必。蓋君來甚危險也。至於前事洩漏與否。權操之君。要之君誠豪俠之人。終能保守勿洩。而予之心頭亦無時或忘君也。曼爾閱既。忽呈詫色。念彼瓊英今日居然爲屈理司莊之主人矣。是尙不足爲異。惟哈佛來格魯與己爲異父弟兄。初殊不料。此人乃犯竊盜之罪。則其品行可知。奈何以此安琪兒化身之女郎。竟與社會所唾棄之人伍哉。且不惜其金錢。甘以三千鎊爲之。斡旋則彼兩人愛情其濃厚。爲何如。思至此。不禁擊案起曰。可憐哉。女郎。忽見囂司鶴立其旁。則又自悔失言。因作節辭曰。囂司。此信爲密司惠司麥付汝者歟。曰然。一小時前。密司令人召予。命予遞與主人者。曼爾因念已甫出獄。而女郎已知消息。抑何靈通。渠殆預賄獄卒。故得報告甚速。然則女郎誠深心人也。又向囂

司曰。汝在屈理司莊。仍供惠司麥府中之役乎。曰否。自老主人惠司麥故世之後。予卽辭去。言時神色至爲不寧。曼爾曰。密司惠司麥其人似絕和婉。當非斥退汝者。曰然。惟予實有所開罪於主人者。言時弄其手中之冠。似欲覓得一策。以拒曼爾之窮詰。苦索不得。則俯身拾地上碎紙。曼爾曰。此何紙。曰遺棄之碎紙耳。曼爾接而視之。詫呼曰。此紙何在吾室。汝亦識爲何人手筆乎。曰似出孟哥爾手。曰孟哥爾何人。曰彼爲密斯特惠司麥親信之僕人。主人下世。卽被密司惠司麥擯出門外。曼爾視碎紙之上。有速來……於君前途得失大有關係……數字不禁疑詫。旣而曰。此紙今可置弗問。囂司汝亦有捲煙乎。囂司欣然曰。有之。言次探懷出盒。以奉曼爾。曼爾取其一支。燃之。狂吸。囂司見主人吸其煙。面上立呈光寵之色。胸中則思此小主人可憐。似已數月不得吸煙。則其遭際之不幸可知。曼爾且吸且言曰。佳哉。汝煙特汝何以辭去。屈理司莊囂司汝知世界之上名勝古蹟。雖多要無過於屈理司莊。憶予十五齡時與汝同遊於陰犬洞。費燭炬至一鎊。汝猶憶之乎。噫。汝何作。蓋囂司故落其冠於地。僕身拾取其冠。置小主人言不答。曼爾乃曰。汝於近來亦嘗入陰犬洞乎。其中有四十七頭陰犬之說。確歟。曰否。予未嘗一入此。予可設誓者。曼爾笑曰。不入則不入耳。何用誓。唯汝貿然辭去。屈理司莊汝何蠢蠢乃爾。當知密司瓊英者。賢主人也。囂司曰。予之辭去。亦有原因。蓋予卽欲首途往坎拿大耳。曼爾曰。汝於何時成行。曰於明日自利物浦乘開別克號往也。曼爾曰。亦有何人與汝同行。曰予一人而已。曼爾徐徐曰。吾意必有一人爲汝伴侶。囂司曰。無之。孰肯與予同行。曼爾曰。其人非他。蓋卽予也。囂司汝再給予捲煙一支。又曰。予與汝同行。此予於五秒鐘前所決定者。自茲以往。吾二人視爲朋侶。互相勗勉。當知今日予非汝主人矣。吾二人各當振

刷精神以圖事業。汝意云何。囂司聞語。面色忽漲爲紅。忽泛爲白。不能措答一辭。久之始囁嚅曰。密斯特台恩。予何人。乃敢與主人爲伴侶乎。曼爾笑曰。聆汝言。汝乃弗喜與予偕乎。曰否。曰然則吾二人當互握手。以堅此約。汝可先赴利物浦候予。明日即同乘開別克號首途。今予當赴屈理司莊。與密司瓊英。作十分鐘之話別。自茲以往。予長與汝同處。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別矣。囂司囂司遂告別而出。

數小時後。曼爾已離畢立德屋。身在小舟之中。泛於北海之濱。則見海畔。峯巒重疊。狀如美人新沐。而浪花四濺。空鮮之氣。撲人眉宇。以視獄中生活。直不可以道里計矣。海鳥三數。時時傍舷而飛。似與曼爾久狎。啾啾似有告語。海面泡沫忽滅。忽現雲影。下映如展琉璃之席。曼爾此時直覺。已身處於天然畫圖中矣。既登陸。乃自語曰。嘻。吾身已出地獄。重覩天日矣。以往之事。比之一場噩夢。自明日始。吾躬當在茫無涯際之大西洋中矣。惟於英國實有兩塊磁石。吸予一爲屈理司莊。一爲女郎瓊英。前者爲予故居。後者爲予新友。今當與此二者作最後之告別。予心殊不能無傷耳。讀者當知。今曼爾所經處。本其舊遊熟地。於時海潮方升。汨汨之聲。直追其後。預計前途。有一低窪之處。潮升時。水必沒踝。行抵山麓。水深當已三尺。故遂不由正路。逕取間道。攀石以登。十分鐘後。覺已疲憊不支。蓋曼爾此着。殊不自量。當其入獄之後。即染沈疴。至今猶未復原。故其矯健。乃迥不如曩日。此時山脚之水。已愈湧愈高。潮聲澎湃。股爲之栗。無已。仍力攀山壁。節節而上。額汗涔涔。兩膝亦復軟顫。無何得一平崗。遂一躍而上。其地有一山洞。哈呀凸出。可五六尺。海風吹入洞口。乃發奇異之回聲。曼爾至此。已疲憊不堪。遂憇洞口側。偶見洞口。棄有殘燭。

甚多。因念吾已多年不入此洞。今有殘燭。度必有人曾探其極。遂起好奇之心。擇其最長之一枝。燃之而入。行十數碼。洞乃陡狹。僅能容身。曼爾擦身以入。則忽開展。且有支路甚多。曼爾稔知每一支路。必通隧道。遂任擇一路而行。其中鍾乳。纍纍下掛。幾及人頂。尖利如刃。既抵一處。洞忽下削。深乃不可測度。從無一人能窮之者。曼爾曩時與囂司同遊此洞。嘗繫一繩。冒險下絕。以燭窺之。則見其下。似有土窖。即故老相傳爲伯爵洞者是也。謂有陰犬四十七頭。守此土窖。故又名之曰陰犬洞。曼爾因自語曰。此中究竟有無奇異之犬。吾必有日一窮其極。言次。忽聞怪聲。發自洞內。霎時無數怪聲。連續不輟。曼爾毛髮爲戴。退立數武。曰。怪哉。何來此聲。此時洞內之聲益厲。曼爾顛然曰。此豈陰犬之吠聲歟。聽之又類牛喘。自遠而近。將及洞口。則卽以手障燭。退立數武。以覘其異。於時果見有物。飛奔而出。視之。乃獠犬也。徧身浴血。口張。舌出。巉巉之齒。盡露於外。一犬既出一犬繼之。曼爾乃大駭。亡命出奔。而陰犬已追逐其後。一犬且向其頂。直撲曼爾。亟張兩手。擲燭而逃。偶一失足。不意竟自峭壁下墮。海水擁之。身輕乃如一葦。直飄流而去。不知所之。

(七)

屈理司莊之前。草場一片嫩綠。可愛如展翦絨之毯。直抵湖濱。沿湖榆樹。千百綠陰。鬱爲碧海。禽占爲歌舞之場。似與莊主競其樂趣。草場之一隅。則有女牆一帶。高不三尺。沿牆疊石爲架。上置盆花。無數。其中央則有古松一樹。大可數圍。繁枝密葉。如張華蓋。乃不能望見其頂。松陰之下。置有籐製之榻。坐其上者。乃一雙少年男女。時方喁喁而語。少年曰。予所述者。已盡於此。唯予心中。乃益詫其怪誕。不經。蓋予所

見明明爲犬。一犬且直向予撲。予遂墮入深淵。漂流出海。苟非漁船救予起者。則予已早化爲異物矣。女郎曰。曩予季父。固言陰犬洞實爲陷穽。君奈何冒此重險。今將息已數星期矣。君腦筋中之恐怖。能稍安



乎。曰。然。謝君數星期中。賴君調護。予心實至感。且歉然。因冒此一險。乃得於屈理司。莊小住。經旬。亦未始非予福也。言次。凝睇以視女郎之面。女郎則方遊目於草地之上。見有白鴿數頭。方覓草間之蟲。用以果腹。南來之風。時復挾其盆花之氣。撲人鼻觀。松枝亦臨風飄展。起爲微妙之濤聲。二人乃默然久之。於時有一園丁。方持小翦。整理其盆中之花。意態亦頗暇豫。曼爾乃

特汝情人。哈佛來格魯者。今猶在此間乎。此語出園丁忽昂首曰。噫！既而曰。玫瑰刺創予手矣。而瓊英已接言曰。渠已遠適異國。不知所之。唯渠自言不久將獲一種可驚之勝利。然予以爲殆夢。耳。蓋凡人涉世。惟圖僥倖。而不於勤勞中覓生活者。雖執鞭之士。亦難能矣。曼爾曰。此語亦不盡然。吾聞哈佛在獄中時。亦頗能耐勞苦。獄官令其在花園中作工。渠力實能兼人。職是之故。遂疎其防。乃得逃逸。然此已往之事。今可弗論。予不過信其亦能任勞耳。瓊英喟然無言。曼爾又曰。君與哈佛果有婚約乎。瓊英曰。雖無成約。然予之心實已屬彼久矣。曼爾曰。然則終有踐約之一日矣。惟予有一忠告。夫使哈佛愛汝。果出於肫摯。則汝自當守其初心。否則汝之前途。殆不可不以慎。曼爾言至此。園丁忽迴其首。曼爾覺凝視其人。狀態實至詭異。鼻架顏色。玻璃之鏡面。作灰色。髭茸幾掩其頰。時仍俯首理其盆花。如故。乃低語瓊英曰。此人爲誰。觀彼狀。似在竊聽。吾人談話。瓊英曰。此人卽繼囂司職者。汝可勿疑。既而又曰。吾人盍散步湖濱。曼爾曰。佳。遂與同行。行次又曰。以吾人之目光察之。則哈佛實無振刷之一日。蓋此人品性已習下流。不可救藥。予非有所不嫌於彼。特爲汝計。則覺此人實非所偶。瓊英曰。汝毋言之。令予心傷。惟予思之。其人亦非生成劣性。特爲境遇所迫。乃致鋌而走險。凡人於窮極無聊之際。見利而忘義者。實比比也。哈佛此去。或能洗心革面。亦未可知。曼爾慨然曰。諺有之。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吾恐其重貽君之後憂也。瓊英乃慍見曰。汝語吾實厭聞。卽吾前途果不幸者。亦無干於汝事。奈何喋喋。問人情愛。曼爾不禁內忤。因曰。予誠唐突。願君恕予。瓊英乃稍霽其色。行抵榆樹之下。少駐其足。瓊英曰。予今憶及一事。當予季父彌留之時。曾有信函招汝。汝亦知之否乎。曼爾曰。知之。蓋有一破碎之紙。遺予室中。中有速來……於汝

前途得失大有關係云云。惟予未嘗見其全文。以予思之。汝季父與予。除沒收予祖產外。實無何等關係。殆至瀕死。猶欲行使其最後之債權耳。此信到時。諒予已先入獄。當爲哈佛所接。瓊英曰。然。哈佛接此信後。深恐與君前途有關。故渠冒名而往。渠意如有產業歸汝。不妨代君接受。俟君歸時。轉以奉君。此亦渠之一片好心也。曼爾曰。渠竟冒予名往乎。其結果若何。瓊英笑曰。結果實無可言。哈佛謂老人神志已瞶。但有嚙語。乃竟不辨一字。要之實無關乎得失。曼爾曰。汝亦信其言乎。瓊英不答。但視湖中景物。意殊不屬。曼爾於時斜陽映入湖底。波光乃泛金碧。曼爾則於波中見一女郎之影。衣白綃之衣。胸前綴紅玫瑰。一。端美麗。乃無其倫。時有一雙鳧雁。方自煙波深處游泳。而前見此二人。則即延其長頸。睨睨而呼。而瓊英此時則方修蛾緊蹙。似不欲曼爾重提往事者。曼爾覩女郎狀。覺其胸懷之中。似爲哈佛故。寧犧牲一切。亦所弗恤。不禁起一種敬愛之心。衝口呼女郎名曰。瓊英。願上帝福汝。汝之行爲。無不令予起敬。而汝之情。高意真。尤爲世人所弗能及。女郎聞曼爾直呼其名。猶不深詫。惟視曼爾言時。聲顫而氣促。眼角之中。直含一種顛倒之意。則不禁紅暈於頰。力避其瞬。而曼爾已踞於其前。曰。瓊英。吾敬愛汝。直無可以言語形容也。瓊英面色立泛紅白。朱脣顫動。幾不能措一辭。則以手掖之起。而曼爾仍踞其前。曰。瓊英。前日之夕。吾寧犧牲自由者。特爲汝故。汝亦知之否乎。瓊英乃莊容曰。起耳。予豈慣見此態者。汝果敬我不當。褻我。若言愛我。則我敬謝盛意。夫以一女子身。豈能受泛愛者哉。曼爾見其辭色莊嚴。則轉自覺赧然。即拂衣而起。曰。嗟夫。予心豈有他哉。予所重於君者。特以神聖之愛情耳。雖然。愛情之爲物。有類珍寶。飾諸美人之身。則稱委諸藩溷。則且失其光彩。瓊英曰。嗟夫。汝言誠當然。吾以爲愛情之爲物。實有類於靈魂。

第

七

集

靈魂既附軀殼除死而後卽無改易之一日故予非不感汝之情特惜相見已晚而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則汝之言實爲疣贅蓋予良心交戰已非一日念彼哈佛實予終身所企望之人卽有罪惡予惟有乘予之誠爲之懺悔祈禱并予其人以自新之機若夫見異思遷忽焉蠲棄則非予所忍爲亦非予所屑爲或者其人竟流下而忘返卒以種種罪惡喪其身者則吾期望乃絕而吾人扶助之義務亦盡彼其之時或再與君相見未可知也然使有人居心圖我而竟仇殺吾哈佛者則吾亦必手刃其人誓不與共汝其識之曼爾聞語不禁咋舌者再旣而曰本予良心而言則哈佛者實妄人也汝嫁彼必遺後悔無疑瓊英曰後悔與否予願俟諸將來曼爾曰人生幾何吾終願汝勿以寶貴之愛情擲諸虛牝並犧牲汝一生幸福也瓊英不答引首他顧悄然自去曼爾則仍癡立湖濱注視湖中鳧雁游泳自樂而湖濱之百合花含苞欲放一似笑人之癡者則喟然曰可憐哉女郎汝爲愛情之聖亦爲愛情之魔不惜以寶貴之愛情屬彼荒儉之哈佛寧不使普天下人皆爲爾鬱鬱無歡也言次似覺有人蹀躞而前疑爲瓊英復至迴首視之則園丁也園丁乃近曼爾肅然曰先生居此莊久今予欲問先生一事料先生必知之願以見告曼爾曰趣言之毋刺刺取人厭園丁乃曰先生亦知此間有烏登推克其人乎曼爾曰汝欲訪其人乎曰然曰然則終汝之世亦無能見之一日當知烏登推克者實爲丹麥巨神之號其言實荒誕不經謂此神葬於愛西奴洞中其鬚之多可蔽大理石桌故此草場中央之巨松亦有人謚之曰烏登推克蓋以松毛之多肖其髭也園丁聞語立呈得意之色曰謹謝先生遂舉手爲禮肅然而退曼爾視其舉動不禁微詫竊念此人行動何乃酷似一人特不能憶其酷似何人耳

夜午矣。芒脫號郵船。方顛簸於大西洋風浪之中。船客乃不得安睡。曼爾亦爲顛醒。則伸一手以撥電燈。機括光乃立射滿室。照見艙中對面榻上。囂司方以兩臂作枕。仰面而臥。因見曼爾啓燈。卽歛然起曰。主人將何作。曼爾艱然曰。咄！吾已屢屢詔汝。吾儕兩人當爲朋侶。而汝至今猶呼予爲主人。母亦可厭。船身傾側至此。予身乃轉轉而轉。倘陳死人於此船中。吾恐其亦不能享長眠之福矣。言次。則聞風聲愈猛。窗楹咸呼嘯作聲。因曰。如此巨風。力能拔樹。屈理司莊之古松。勢將倒矣。囂司駭然曰。若果倒者。奈何。曼爾笑曰。倒則莊主人且得一年之薪炭。或且可以營一屋舍。囂司曰。汝意以爲利止此耶。實告汝。此樹實爲錢樹。予之辭職而去。實爲此樹。蓋予不待主人之許可。竟已取得金圓無數。曼爾曰。噫。汝癩發矣。抑夢囈耶。囂司曰。確也。予當證明予言。言次。探手自其榻下。出帆布袋曰。此中所貯皆金錢也。吾於松樹之下。見一巨箱。箱之寬廣可及此艙之半。箱中滿貯金幣。予但拾罅縫中漏出者。蓋已不可勝數。言次。則啓袋口。以示曼爾。則纍纍者。果金幣也。檢一二枚察之。實爲二百年前之物。決非贗製。惟聆囂司言辭。鶻突。因曰。汝果自何處得之者。囂司曰。簡言之。則自土窖中得之。相傳此種金幣。實汝祖先於內亂窖藏者。然外人但有此說。初無一人覓得其窖。而予竟於無意中得之。蓋一日者。予架長梯以登松樹之上。剪伐其枯枝。偶見茂葉之中。乃有松鼠出入。予擬捉之。遂窮其顛。則見樹之中幹實空。予因大異。試探身而入。則覺其中似有梯級。偶一不慎。竟墮及底。乃得地穴。中懸鐵梯。似已鏽爛。予又緣梯而下。得一隧道。既而得一巨箱。箱板已裂。漏出金幣滿地。予遂盡量取得若干。攀緣而出。直至今日。亦無一人知者。曼爾曰。汝得寶

第

七

集

藏之時。何不卽以告予。囂司曰。予之初意。本欲告汝。但有兩事爲難。予果告人。人必疑予。殆已取得不少。若或追究。則不但得者卽失。甚或加以竊盜之罪。亦未可知。再則當彼之時。屈理司莊已歸惠司麥。所有惠司麥者。陰險小人也。告汝之後。惠司麥豈肯認爲汝有。則汝眼見此鉅金。不獲享用。汝之失望。將奚若。故予弗願告汝。亦弗願以告惠司麥也。曼爾曰。汝所得之隧道。與聖敢爾德教堂塋墓。及陰犬洞相溝通乎。囂司曰。是則吾不知矣。曼爾自思。惠司麥臨死之時。曾以信函招我。或者惠司麥生前。亦已獲得寶藏所在。且知實爲台恩氏之產業。平時取之無盡。殆已鑿其所欲。故至臨死。而天良發現。乃邀予往。將以寶藏所在。祕密告予。亦未可知。然據瓊英言。哈佛實冒予名而往。老人果以此事告之否耶。特以屈理司莊之園丁。突然問予。烏登推克一事。證之。則老人祕密。必已宣告無疑。思至此。不禁大憤曰。囂司。汝何弗早與予言。今已償吾事矣。囂司曰。否。舍予與君外。實無第三人知。曼爾曰。默而口。予方籌畫一事。汝乃嘖嘖擾予。言次。又復默念園丁狀態。忽自悟曰。噫！此人必爲哈佛化裝無疑。當渠問予。烏登推克時。予乃未知其用意。竟據實告。是不啻指一黃金之穴。而以祕鑰付其手也。以時度之。此時或已着手掘取。渠果獲此寶藏。則渠必爲富翁。而瓊英且必踐其初約。以嬪哈佛。嗟夫。囂司。汝償吾事甚矣。今吾身在舟中。抵坎拿大。爲程尙有四日。復自坎拿大折回。則一來一往。須費一星期之時。日是則吾人抵英之時。彼已盡發所藏。而與瓊英攜手赴教堂結婚矣。嗟夫。囂司。今予將乘風而歸。歎抑投身入海。洄而返歎。汝能催眠術者。則先驅我靈魂。以赴屈理司莊。然而亦無益也。且奈何。

(九)

板屋一楹。背海濱而立。啓窗南望。可見聖敢爾德教堂之頂。於時天已入暮。狂風怒吼。海水泡沫直衝進岸。可半里許。而大雨傾盆。如瀉瀑布。號嘈之聲。亦幾不辨。爲潮爲雨。屋中有人。時方碌碌進行一事。桌上置繩圈椎鑿。以及手提之燈。兩手則方裝一手槍。實彈已關。其保險之機括。納於袴袋之中。披窄小緊鈕之大衣。繩圈椎鑿。一一納諸大衣袋中。冠橡皮之兜。僅露兩眼。移時啓扉外望。則天黑如墨。風雨正肆。其虐則復闔其板扉。以日注視雨漬模糊之玻窗。曰。佳哉。今夕之天氣。廿分鐘後。可行吾事矣。讀吾書者至此。當知此人。卽屈理司莊新進之園丁。名爲囂司之繼續人。實卽哈佛來格魯之化身也。哈佛之充作園丁。實由孟哥爾主謀。蓋孟哥爾既爲瓊英所屏斥。而哈佛又爲瓊英責以勤勞耐苦。立業之後。始許其歸。二人遂無滷入屈理司莊之機會。嗣聞囂司辭職。久無替人。瓊英以三徑就荒。方覓園丁爲之整理。遂憇哈佛。化裝自薦於莊主。哈佛於獄中曾習此役。使充園丁一職。實至稱也。乃以赭石塗面。化裝爲野老。而往。瓊英亦不躬自召見。卽令供職園中。故曼爾與瓊英所言一切。渠固耳聞而目擊之也。當二人喁喁時。哈佛固已怒不可遏。惟欲自曼爾口中。探得烏登推克所在。不得不力自遏制。及至詢得烏登推克。實爲園中古松。遂乃日加考察。察知樹幹中空。探身而下。果得地穴。穴中懸鏽爛之鐵梯。梯下卽爲隧道。惟有一重障礙。卽獲得寶藏之後。孟哥爾欲強分其半。故雖探得烏登推克之後。仍祕弗以告孟哥爾。然孟哥爾實頗疑之。遂日夕監察其行動。以致哈佛無下手之機。三星期前。孟哥爾忽離去。哈佛意甚得。惟天公惡作劇。每當入暮。星月必較往常爲明。故仍不能着手。今夕風雨交作。哈佛乃知時機至矣。蹀躞既久。出視時計。則過夜午已三十分。遂復以手自探所藏各物。一一無誤。攜手槍者。蓋恐此中亦有陰犬守之也。

第

七

集

於時雨陣已息。而天色益復昏黑。卽攜手燈而出。此屋本莊主人給囂司居者。今則爲其後任哈佛之化裝室矣。哈佛出戶。卽躡足而行。先抵蔬圃。此圃蓋卽瓊英當日以勤勞耐苦勉哈佛之處。時過午夜。哈佛乃猶攜其椎鑿往治園藝。亦可謂勤勞耐苦甚矣。兩分鐘後。已抵古松之下。卽出繩索。繫松幹之上。已乃緣繩而下。及抵洞口。卽捫身而入。見鐵梯已鏽。乃仍接繩下。直抵隧道之口。卽向右入。其中潮溼。無倫所鋪石板。苔蘚厚可數寸。行數武。除黴菌之外。一無所覩。遂復折而向左。無何。足尖忽觸一物。幾踣。舉燈燭之。不禁瞠目失喜。蓋有巨箱兩具。觸其眼簾也。箱以橡木製成。堅乃如石。惟一箱已有裂縫。金錢滿地。散爲榆筴。哈佛覩此。不禁口張舌橋。幾無所措其手足。忽聞巨聲隆隆。幾震而仆。以爲地窖崩矣。則力奔洞口。顧無異徵。則又自笑曰。嘻。大雨方作。此雷聲耳。予何膽怯。乃爾乃復距躍而前。先向裂縫窺之。則見金幣纍纍。直不可以數計。則大喜曰。予運佳哉。從今不患貧矣。更視一箱。則有巨鎖嚴扃。不可得啓。乃出椎鑿碎其蓋。視之。則箱中盡爲金銀器皿。年代久遠。色乃盡黝。類爲鏤刻精緻之碗碟瓶罍燭臺香盒之屬。乃竊歎曰。得此富敵國矣。吾將何以消受。言時。瞥見相距十碼之處。有一雪白之人。首搖搖而動。離地不過尺許。哈佛乃大駭。呼吸亦頓止。而此人頭已復蠕蠕而前。哈佛亟欲逃避。而其人已歛然。起立。手攜一燈。照哈佛曰。噫！汝耶。哈佛亦銳聲曰。噫！孟哥爾。而孟哥爾已斥之曰。狗。汝乃瞞予。竟先至此。及見眼前兩巨箱。則亟改其語氣曰。此中卽珍寶乎。哈佛曰。然。孟哥爾曰。幸哉。竟告成功。又曰。此箱之中。乃滿貯金圓乎。哈佛曰。自底至頂。滿貯無隙。孟哥爾乃踞箱次。向之癡視。金光熠熠。睛乃突出。齒亦盡露。涎沫之長。幾於及地。復將其衣袖探手箱內。兜金幣而洒。光乃四射。琳琅之聲。清脆悅耳。厥狀如兒童之得玩。

具蓋已樂不可支矣。復視彼箱，見爲器皿，卽取一盆，擦其衣角，擦去塵垢，光乃燦然射目，則欣然曰：年代雖久，然而無傷，吾二人得此一生享用不盡矣。語次，迴視哈佛，則見哈佛目瞪，向己面露兇殘，一手槍方握手中，孟哥爾大窘，知其生命不能與金錢並存矣，則卽改其態度，脅肩諂笑曰：密斯特來格，魯吾賀汝，汝誠有福，予當收回曩日之約，蓋此珍寶，旣爲汝一人探得，則權利亦應歸汝一人。語旣，再視哈佛，則哈佛已以手槍匿其袴袋之中，孟哥爾乃始起立，復詔笑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今吾二人盍各舉其來路，汝試先以告予，可乎？哈佛乃指洞口之繩，復舉入時情形告之。孟哥爾曰：然則予自陰犬洞至此，爲途迂矣。彼間隧道，乃愈入而愈狹，予乃製成炸藥兩捲，言次，出一捲以示哈佛曰：適間予卽用此一捲，以闢其路，十分鐘前，汝必聞有巨聲，洞旣炸裂，予遂匍匐至此。見汝予始大詫，以爲鬼也。及今思之，亦殊可笑。蓋吾二人機會不期俱在此一夕也。然予來時初非易，海水暴漲，幾沒其洞，視我衣履泥垢，可知予之歷盡艱險矣。吾人不相見者已數日矣。此數日中，予日在探險，先是予欲試驗陰犬洞與聖敢爾德墳墓中土窖，果溝通否？予乃捕犬四頭，令之自陰犬洞入，予乃守望各處，以待其出。詎至二十四小時後，犬仍由進洞而出，而汝弟曼爾適過洞口，誤爲陰犬，竟致驚竄，失足墮淵，幾罹滅頂，亦足嗚噓。蓋予所放之犬及其出時，實已皮破血出，身無完膚，殆至狹處，擦身石上，受傷所致。此三星期前事也。哈佛聞孟哥爾提及曼爾，卽曰：汝母再言曼爾，言之令人憤憤。孟哥爾曰：君已得其勝利矣，復何懼於曼爾？今吾人曷一握手，更圖善後之事。哈佛以手探其袴袋中手槍，不與之握。孟哥爾乃知哈佛心中，必欲除己，則又詔笑曰：予將來實有助汝之處，當知此一大宗寶藏，一時運出，寧弗惹人注目，必須陸續輸運，熔成小塊，運赴國

外始佳。然而運此三巨箱之手續。要非一人一手所能勝任。哈佛曰。兩箱耳。安得有有三。孟哥爾曰。予之來處。尚有一箱。較此為巨。其中所貯。實較此兩箱為多。言時。孟哥爾舉燈以窺洞口之繩。哈佛則移其步。趨



緣鐵梯而奔。用力過猛。梯斷。哈佛遂仆。則見火星熠熠。如死神之目對己。而視欲躍起。踐之。則火線已僅二寸。而相距之地。可十碼也。知必無幸。則唯狂號痛哭。以求上帝福我。時孟哥爾已。猱升樹頂。方欲踏枝。

向孟哥爾來路。探視其箱。孟哥爾曰。進五十步。得矣。哈佛遂僂身而進。孟哥爾即出炸藥。引火於線。潛置地上。立即奔向洞口。攀繩而出。哈佛既進。不見有箱。返身出。則孟哥爾已杳。陡見地上。火星四濺。則知孟哥爾必以炸藥轟己矣。乃大駭。欲趣而前。斷其火線。則覺為途較遠。不如奔出洞口為近。遂奔。及抵洞口。則孟哥爾已在洞外。拽取其繩。擬攆身掣其一端。顧已無及。則

而下突見有人挑燈遠來懼爲所禽則不得不踉伏以待顧其人行乃甚緩久久不前而地窖之藥線已盡第聞轟然一聲樹根竟拔地而起孟哥爾直自半空下墜壓於巨松之下遂與穴中之哈佛同歸於盡屈理司莊之人聞此巨聲悉自夢中驚起瓊英亦冒雨而出曼爾即從其後蓋曼爾方自坎拿大歸即夤夜以訪瓊英告以囂司所述之事將於明日一探究竟也比至園中則見古松已倒地穴暴露金錢血肉狼藉滿地乃大駭審視壓斃之屍識爲孟哥爾顧屍體尙完殊不解血肉之由來發其穴中碎石始得哈佛之顛瓊英不禁慟絕而曼爾此時心注寶藏亦不暇復顧瓊英立踞於地曰謝上帝今吾富矣瓊英量醒見曼爾踞於其旁以爲曼爾向之求婚也則力抱其頸俯而吻之曰吾愛吾今嫁汝矣

天虛我生曰金錢之魔力竟若是其甚歟哈佛以竊盜犯罪其原因爲金錢也曼爾以無辜之身替人入獄其目的爲金錢也其母之改嫁則以台恩氏固有金錢者也而台恩氏以投機事業富亦以投機事業敗是金錢爲之祟也惠司麥以行使債權沒收其摯友之產是金錢助其虐也孟哥爾與哈佛卒爲金錢而死是尤顯受其害殊無足怪所可怪者曼爾固愛瓊英及見金錢而後竟置瓊英之量於不顧而瓊英固爲愛情之聖夙不願移愛於曼爾者及見金錢亦即改其初心則知凡天下之言愛情者亦莫不以金錢爲前提也書中之人殆無一人不爲金錢所左右就衆短而取其一長則囂司不忘故主肯舉祕密以告要當推爲金錢界中之明星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囂司其庶幾乎

(完)

詩

話

筠碧集詩話

愈○蔭○甫○有○掃○晴○娘○詩○題○甚○纖○細○而○詩○筆○倜○儻○平○實○吐○屬
 雋○妙○詩○爲○五○律○曰○婷○婷○復○嫋○嫋○屋○角○與○牆○陰○大○有○臨○風
 態○從○無○行○雨○心○執○箕○原○爾○職○擁○篲○爲○誰○臨○仙○袂○飄○飄○舉
 疑○聞○環○佩○音○其○二○曰○却○笑○癡○兒○女○庭○前○祝○再○三○陰○霾○期
 盡○掃○瓜○果○願○分○甘○急○雨○仍○跳○白○長○空○未○蔚○藍○千○金○珍○敵
 帝○與○我○有○同○慚

新編 叢書 目錄

慘情小說
姤情記

四六

小慘情
妬情記

第一章

時方三月春風策策然挾紫羅蘭花香飄拂山中柔荑之花凌風而搖風初自東來既乃轉爲西南海中濤聲亦隱約可聞小羔被此大地和煦之氣踊躍於母羊之次爲狀彌樂陽春淑景蓋可入畫矣一日爲來復六日有少年拉的末者偕其友人茄愛培拉梅作郊外之遊預計是日須行二十五里始返至拉的末所居瑟萊山中二人方在盛年脚力亦健初不以長行爲苦且行且縱譚樂而忘倦二人在昔固爲書院中同學風雨一堂情誼倍切今闊別兩年矣拉的末負笈海外刻苦力作培拉梅則肆力於新聞事業不去倫敦一步茲得少暇遂訪拉的末下榻其居擬於數日中遍遊鄉村用以自怡是時二人同行樂譚滋悅尋及社會主義頗多論列培拉梅舉聖經中語語拉的末曰愛金錢即爲萬惡之根拉的末曰吾殊不謂然天下惟嫉妬一事始爲萬惡之根譬之吾欲得金一意須較鄰家爲多嫉妬之心至是立萌而天下窮兇極惡之事遂亦假之以行培拉梅曰子言良然特吾意他日社會主義風行以後當無此事試思萬類平等尙何所用其嫉妬拉的末微哂曰平等二字豈易言者用腦之人所得自當較用力者爲厚脫使平等實非公道且人類中尙有勤惰之分勤者孜孜力作惰者無所事事若言平等勢必令勤者糜其血汗得食以食惰者是何可者不特此也男女情愛之間亦有嫉妬苟有二社會學家同悅一女則將奈何培拉梅曰子言洞中窳窳吾無言矣天下情愛中之嫉妬爲勢尤烈平等二字自烏足遏其狂燄卽有

高唱平等之社會學家。恐亦弗能舉其所愛之人。授之情敵也。二人行行而前。已至鏗脫之境。去拉的末所居。可十二英里。會有小山。巋立於前。因摳衣同登。下瞰山谷。迤長如巨蟒。夕陽窺人於櫺林。橡林之後。絳若火。齊目光所及。鮮見屋宇。但有一二茅舍。隱隱現於綠陰叢中。山坡叢生碧草。上與山脊相黏。合山脊多樹。與草色相映。綠乃無垠。山下空地多植蓮馨之花。尤有燕蔬。燦然作金色。拉的末縱眺野景。顧謂培拉梅曰。吾輩去家遠矣。然夜中有月。無事急急也。培拉梅舉手遙指曰。恐夜月未生。山雨欲來耳。拉的末迴眸注於西南。果見陣雲如山。密籠天末。不久必有大雨傾盆而下。因急謂培拉梅曰。吾友趣來。此間初無避雨之地。法當他避。今且循此徑而下。或能得屋。二人遂循小徑。嚮山谷而下。谷中但有間道。狹如羊腸。亂草怒生。印遍輪蹄之跡。夾道爲斜坡。多棉木及野薔薇。顧尙不得善地。可以避雨。已而培拉梅忽揚聲呼曰。彼間有屋。吾見之矣。方呼時。已有雨意。空氣漸溼。且冷斜陽疾下。尙作怒赤。迨既西匿。而雨片亦掠面而至。二人所見之屋。乃在一高地之上。周以樹木。亂綠成帷。二人越石度澗。力奔而往。甫及屋前。一小徑中。雨已大集。方至半徑。斗聞有聲起於後。似呼先生返視。見一頰白之叟。亦趣小徑中來。顧步履絕滯。一若不以雨爲意者。身上衣一織布之衣。衣材頗粗。足乘馬之靴。冠一布冠。尋亦疾奔。追二人既及。喘息不已。喘少止。始發吻言曰。老朽行久。初不見一人影。敢問二先生亦嘗見吾妻否。願二先生作答。并恕老朽唐突之罪。拉的末微笑曰。吾初未見。即語吾以狀。恐亦無以爲答。叟曰。老朽苟述其狀者。先生容或知之。吾妻一美婦人也。長身玉立。亭亭如仙子。明眸蔚藍。雲髮燦若黃金。彼衣何衣。容吾思之。嘻。得之矣。所衣似作藍色冠。一小草冠。老朽固知彼取此道來。茲以久久弗見。故頗焦急。敢問二先生適從何來。

能為老朽告乎。拉的末遙指山徑曰：吾輩適從彼間來。雨急矣。今擬往彼屋中暫避。先生亦以同行為得。暴此雨中。殊非計也。叟展鬢作苦笑曰：是固吾居。特吾平昔初不僦居此中。故屋以內空空如也。今先生



意欲入內避雨。老朽實至歡迎。鑰匙或亦在是。容吾檢之。於是三人岔息而前。啓外門而入。屋大小適中。爽塏宜人。第以年久失修。觀瞻少損。前部有園。并花房一。三人循園徑行。至於屋前。叟即探手懷中。覓取鑰匙。培拉梅忽指門曰：門方未鍵。不須鑰也。叟視門果然。則齟齬作驚呼曰：斯誠奇矣。數日前老朽嘗來。是明明扁而去。今門忽去。扁是必有變意者。吾妻方在屋中正

復難必渠固亦佩有一鑰匙者。拉的末曰：尊夫人或亦入內避雨。何賊怪為。叟曰：先生之言良然。是固意中事。今吾輩入矣。遂張其扉。肅二人先入。已亦入。二人入時。見一廳事。左右有門二。如常制。後部有梯上

達樓心一甬道在梯下過。通至庖。三人入一右室。室大小亦適中。有窗數扇。窗格均外突。窗下設座。絕廣。壁紙都作櫻色。有小壁則作深絳。叟顧謂二人曰。是爲吾輩之餐室。地小而佳。良可人意。老朽棄此他適。心輒邑鬱。惟吾至愛之兒。實殤於是。後此吾輩皆疑此間有鬼。足生人怖。因決他徙。別謀栖止。緣死人之居。夙爲老朽所深惡也。拉的末曰。是滋難言。卽吾人賃居人屋。亦安知前此屋中不嘗死人。必出資自建。庶可免耳。叟曰。然故老朽一去是屋。卽別營一椽。是屋老矣。年必加以修葺。本亦古代別墅。往事已不可考。脫有不祥之空氣。騰諸其中。居者必被其禍。二人但頷之以首。默無一語。視此老人似爲一神經過敏之人。杌隉多動。無復靜時。寂然有頃。忽又揚聲呼曰。然吾妻安在。奈何弗見。或在塔樓之上。容往視之。憑樓四望。佳景都能收入眼底也。語旣。卽引二人出室。蹀足登樓。梯斜而窄。轉角處尤不便人行。登其顛。得小扉四。其一方闢入其中。又得一梯。斜窄尤甚。叟曰。二先生苟願一登此梯者。可入佳境。言已。又登。二人從之。梯頂初無餘地。逕入一巨室。三面有窗。均鑲頗黎。承塵甚低。窗則甚高。故窗檻距承塵僅十二英寸。縱觀此室爲狀。頗類船室。惟窗作長方之形。與船室之圓窗差異。窗外佳景紛呈。固足動目。惟此三人入室之後。乃無暇加以一覽。以足方逾闕。呼聲已繼起。而老人之聲更爲慘厲。三人植立門次。木然如癡。蓋見室心有一少婦。偃臥於地。首半仰向門。秀髮似雲。委於香肩之上。髮光照眼。燦然如黃金絲也。

第二章

斯時老人又大呼曰。噫。是吾妻也。拉的末曰。夫人量絕矣。法當少寬其衣。言時。一躍至於窗前。啓窗以納清氣。而風片乃挾雨絲。同入門。受風闐然而闐。培拉梅亟曰。曷扶之起。眠諸座上。遂助拉的末扶少婦起。

置於窗下廣座之上。老人皇急萬狀。不知所計。但自扼其腕。喃喃呼曰。嗟夫。吾妻。嗟夫。吾妻。拉的末俯視。見有白朗吟詩集一卷。遺落於地。即拾之。起則見卷開未闔。上有鉛筆字迹。時亦不暇細視。委之座上。亟展少婦領衣。舒其呼吸。復與培拉梅力擦其冰冷之纖手。顧栗六良久。婦初不一動。一似生氣已絕。無復生理。拉的末見狀。亦頗皇急。立以首寘其酥胸之次。繼捫其心。試其躍動與否。末復出一時計。向其櫻脣。顧此頗黎。上乃不障纖翳。一仍其舊。老人至是。即悲聲呼曰。已而已。而吾妻死矣。此屋實爲死人之屋。今又死。吾愛妻。拉的末徐起。以手把叟臂。悄然言曰。先生母過傷心。尙宜力自寬慰。一考此中實狀。先生亦知尊闔平日。或有心疾乎。吾觀茲事之來。似頗突兀。初方安坐讀書。繼忽覺痛。因一躍而起。書落而人亦仆。撫其尸身。方冷。去死殆不及數小時也。叟嗚咽曰。吾妻平日體至健全。初無心疾。繼又悲聲問曰。君觀彼果已死耶。吾意或爲暈絕。或則中風。今茲法當往召醫者。俾圖挽救。拉的末曰。然當召醫生。惟鄙意先生亦宜爲尊闔治理身後之事。以吾觀之。厥狀弗類中風。敢問尊闔平日。亦有此症否耶。叟曰。當吾與彼相識時。初不聞彼患此中風之症。今吾固亦知彼已死。無復疑義。嗟夫。吾可憐之苔娜。以何因緣。招此橫逆。吾觀此狀。大類爲人謀殺。與中風不類也。拉的末及培拉梅聞語。皆臆。不期呼曰。是謀殺耶。是謀殺耶。叟慘默。無語。拉的末急曰。先生殆有所疑乎。尊闔之仇人爲誰。先生亦知之否。叟仍弗答。培拉梅俛其身。以視死者之面。雖已慘白如紙。而美乃無鬻度。其生時必爲一出塵絕世之姝。足以傾倒一時者。觀其身上。初無創痕。且衣裳整頓。似亦無用武抵抗之事。培拉梅審視移時。發吻言曰。是又弗類謀殺。謀殺安得有是。拉的末俯觀地上。豔尸仰視老人。慘惻之面。又問曰。先生疑爲誰者。叟曰。老朽固有所疑。吾輩姑拭。

目。以。觀。其。後。上。帝。須。知。老。朽。之。心。雅。不。欲。以。揣。測。陷。人。於。罪。罟。也。今。且。往。延。醫。生。培。拉。梅。目。觀。美。人。慘。死。心。良。弗。忍。頗。欲。有。所。自。效。因。噉。應。曰。吾。當。往。惟。須。延。何。人。尚。乞。見。告。叟。曰。君。可。往。延。伏。爾。斯。醫。士。渠。懸。壺。村。中。名。頗。藉。藉。君。循。門。外。小。徑。行。即。可。入。村。懇。彼。趣。來。勿。事。遷。延。須。知。此。時。一。分。鐘。之。光。陰。亦。可。寶。也。培。拉。梅。既。去。拉。的。末。則。輕。拊。老。人。之。肩。柔。聲。謂。之。曰。先。生。曷。入。他。室。少。息。茲。事。突。如。其。來。刺。激。過。甚。醫。生。來。時。當。告。彼。以。狀。吾。頗。欲。覓。取。白。蘭。地。以。飲。先。生。先。生。其。力。自。振。作。徒。悲。無。益。也。叟。曰。謝。君。厚。意。特。老。朽。欲。離。此。他。去。語。既。遽。踣。於。死。者。之。次。視。其。如。花。之。面。捫。心。把。脈。備。極。鹿。鹿。復。以。頰。貼。其。愛。妻。慘。白。之。脣。試。其。呼。吸。繼。又。把。其。柔。荑。親。之。弗。已。已。而。仰。首。謂。拉。的。末。曰。君。其。視。之。吾。妻。不。甚。美。耶。吾。之。視。若。至。寶。初。非。無。因。渠。實。爲。吾。目。中。之。光。心。中。之。血。吾。今。失。此。目。光。心。血。何。以。爲。生。且。似。此。美。人。亦。當。爲。舉。世。所。同。悼。他。姑。弗。論。但。觀。其。手。肌。理。瑩。如。玉。雪。何。可。多。得。而。十。指。纖。纖。直。類。春。葱。即。其。雙。趺。亦。復。美。甚。以。比。銀。鼠。之。足。正。極。相。肖。天。下。詩。人。都。善。描。寫。美。人。試。問。如。此。人。天。絕。豔。之。人。其。能。於。詩。中。見。之。耶。吾。妻。居。恆。亦。頗。好。詩。與。吾。之。嗜好。差。異。每。值。花。朝。月。夜。吾。輒。聞。其。吟。詩。之。聲。嚶。嚶。如。啼。鶯。也。拉。的。末。曰。尊。闈。好。詩。吾。亦。見。之。矣。今。日。午。后。方。讀。白。朗。吟。詩。遂。自。座。上。取。詩。集。起。諦。視。其。開。卷。處。爲。一。吾。最。後。之。公。爵。夫。人。一。詩。上。有。二。句。誌。以。鉛。筆。之。線。其。語。曰。一。翳。彼。美。之。芳。心。兮。何。易。動。而。善。變。一。拉。的。末。繼。誦。數。過。且。誦。且。思。已。乃。立。蹙。其。額。若。有。所。得。而。彼。老。人。則。尚。長。踣。於。愛。妻。之。次。狀。如。癩。人。是。時。暮。色。已。起。室。中。黝。黯。乃。益。覺。其。陰。森。怖。人。拉。的。末。顧。謂。老。人。曰。先。生。亦。嘗。疑。及。此。事。或。爲。嫉。妬。而。起。乎。尊。闈。綺。年。玉。貌。不。無。欽。慕。之。人。不。審。當。年。出。閣。時。是。否。屏。他。人。而。適。先。生。吾。發。此。問。初。非。無。故。尚。乞。先。生。信。吾。老。人。聞。語。似。震。顏。色。微。變。顧。轉。瞬。又。復。

其舊悄然問曰：君何由知之？吾今須俟醫生來，後察其致死之由。雅弗欲信，口雌黃入人罪，脫吾言，不幸而中吾妻，果爲人謀殺者，則吾必立執其人付諸有司，決不輕爲彼恕。默爾而息，其人固極聰明，既擅科學，復工詩歌，然竭其才智，恐亦弗能愚吾。吾當誘致其人，如張機以捕鼯鼠，視彼達練之偵探，相形正復不弱。拉的末聞語，逆知此案中頗有奇趣，大可着手一試。平昔固嘗從一大偵探研究偵探之術，深有心得，一旦付諸實行，或有成功之望。因卽許彼老人，謂此案果爲謀殺案者，當盡力相助，以期迹得罪人。繼則取詩集起，又曰：此卷或能助吾當保存之。老人聳肩言曰：吾弗知也。此書固吾妻物，前此似亦得諸彼人者。彼二人時復絮絮道此萬惡之詩集，并謂彼二人友誼實爲智慧之交，詎意如花美眷，卽亦斷送於此。天乎！天乎！是不將令人癩作耶？居頃之，培拉梅已偕醫生至。老人長跽如故，號呼不已。拉的末意至弗耐，則憑窗以眺夜景。醫生攜其摩托車燈，匆匆登樓入室。時卽朗聲言曰：密司脫哀德華士，是何事者？吾聞此耗，心滋於邑。夫人果患何症？容吾視之。豈君輩咸謂無復希望耶？拉的末答曰：然。吾心頗覺省省。醫生僕而視死者，爲狀至專，已仍搖首作微聲曰：已矣已矣。渠之死，似已歷三四句鐘之久。密司脫哀德華士願君見告。夫人平日有心疾否？夫人每日上樓下樓時，步履甚急，嘗覺痛楚否？有時亦嘗見其唇吻泛作藍色否？夫人對君嘗有所懾否？君對夫人嘗有所疑否？斯時哀德華士神志已少復，卽作答曰：渠於平日夙無心疾，吾意今茲之死，必爲人所謀殺。伏爾斯君其審察之。醫生聞此謀殺二字，亦頗驚駭，立揚聲呼曰：嗟夫！上帝是果謀殺耶？時見哀德華士方背立，則瞬目向拉的末，及培拉梅以指自彈其額，意謂老人狂也。尋復言曰：孰則謀殺密昔司哀德華士者？似此佳人，安有仇敵？是爲謀財而起，則容或有之。然

諸君已得謀殺迹兆耶。哀德華士曰。吾初未得迹兆。不審是否。爲謀財而起。伏爾斯然。君所言亦殊悖於常理。天下惟佳人始有仇敵。而此仇恨之根。亦往往與情根同生。君詎謂天下情人。遂能永無齟齬之事耶。言時格格而笑。厥聲乃如怪鴟。令人聞之。皆爲悚然。伏爾斯立曰。密司脫哀德華士。君勿但憑臆測。發爲不經之言。吾輩務當先事察視。始能知其實狀。吾今擬以電話召古爾哈姆敦警察。至緣此先生亦謂此中似有不可思議之事。尙宜丐助於警署。警察未至之前。吾輩先事準備。君意如何。亦贊成否。哀德華士曰。何不贊成之有。然使警察加以察勘。恐亦無補於事。試問若輩何知者。唯吾一人能探此事。達克透今曷以君車載拙荆歸乎。伏爾斯曰。密司脫哀德華士。君其少安毋躁。吾輩當守此原狀。俟警察至。爲時弗久。卽能至此。察視後。立以吾車載夫人歸。似亦未晚。願君延此片刻。容忍以待。哀德華士無語。於是四人遂就摩托燈下。悄然而坐。斯時爲狀。淒寂逾恆。所處之地。既在一空屋塔樓之上。且有一死美人。橫陳於地。芳魂一縷。若猶依戀。未去。彼老人者。似已半癩。口中喃喃自語。如泣如訴。時復把其冰冷之玉手。并摩其委地之雲髮。視彼豔尸。彷彿亦簌簌而動。伏爾斯及培拉梅處。此都覺微震。惟拉的末神經較爲強韌。故乃夷然不以爲意。迨聞門外小徑中。摩托車聲。則皆大悅。知警察至矣。

第二章

警察察勘之後。初無所得。案中疑雲。疊疊乃愈騰而愈密。哀德華士絕口不以所疑告人。人第謂此案未破之前。不欲輕意歸罪於人。或固問之。則立曰。吾何知者。死者既不能張口告吾。吾又胡能告之。諸君吾輩姑靜焉。俟之可也。警察聞此模稜之語。亦無如何。而觀哀德華士爲狀。已類癩作拉的末。低聲謂伏爾

斯曰。君尙宜進以銀漢鹽。以鎮彼心。聽彼長此如是。殊非計也。今吾尙有所問。願君見告。此老人平日獨居耶。伏爾斯曰。與其夫人同居。自二年前。一子後。家中遂無他人。惟此一夫一婦。同度時光。二人結褵猶未久。而夫人年事亦較哀君少數歲。今且去此。置此弗論。君及君友曷偕哀君同步歸其寓所。吾則以摩托車載夫人行。吾車窄。弗能容多人也。拉的末曰。固當爾爾。吾意今夕卽伴哀君同處。度此一宵。竊謂哀君亦頗欲吾輩爲伴。君意如何。二人方起。哀德華士立仰其首曰。二君弗去。乞爲吾伴。吾實弗能獨處。家中坐守。吾妻設如是者。不及且明。必且癩發。吾與二君雖素昧生平。然二君遇吾。已同良友。脫更憐其遭際。允如所請者。則吾感且不朽矣。培拉梅曰。君勿戚戚。吾輩必不他適。君有所命。匪敢不從。維時雨已霽。溼雲盡散。滿月如珪。透其清光於雲外。塔樓巋然。籠於明月光中。淑景媚人。令人戀戀不忍遽去。哀德華士所居。去此可二里許。此二里中路。乃峯確弗平。三人彳亍良久。始至其處。屋外觀頗闊。大類鄉紳之居。門前有蔭道。夾道植菩提之樹。樹上無葉。但餘秃枝。蔭道盡處。又有一石砌之徑。徑逶迤直達屋前。屋以紅磚製。四面有弓形之窗。突出於外。屋頂之上。建有花房。綜觀全宅。崇閎極矣。既至屋前。哀德華士卽探囊出鑰。啓關而入。一婢迎於門。言曰。主人歸耶。吾輩久佇。主人及夫人不歸。惶悚萬狀。不審何事。乃淹留於外。至於如是之久。今主人欲進膳耶。菜肴準備已久。更不歸者。且不能食矣。哀德華士神志似弗屬。悄然言曰。馬麗爾。趣備膳。吾當進食。摩托尙未歸耶。語次少止。已而又曰。馬麗爾。主婦今夕遇一意外之事。一語甫發。乃格格然。弗能復作他語。但以雙手掩面。僵坐椅中。一時百憂內。嘔咽不已。馬麗色變。顛聲問拉的末曰。夫人死耶。拉的末曰。爲狀殊類。今爾趣爲夫人準備臥內。斯須歸矣。五分鐘後。摩托車已

至共昇哀德華士夫人遺蛻入伏爾斯知已無能爲興辭而去。臨行告拉的末謂歸後當飭人將銀漢鹽。至以進哀德華士。然哀德華士此時已頗鎮靜。席間款待二客亦至殷渥。而狂態亦畢。露弗能少掩拉的。末且語且視其人爲之微喟。哀德華士者茶商也。向在雪蘭營茶業頗有所獲。四十歲時以病歸國。後此。遂杜門息影。樂其餘年。長日無所事事。則治園藝及木刻自遣。四年前始成婚。舉一子。未及周晬而殤。哀德華士頗悲。顧亦無如何也。生平不好美術。獨嗜木刻。少時讀書不多。故居恆每疾書籍如仇。家中惟有園藝之書及雜誌各數卷。然亦屬之夫人。初非彼物。席次哀德華士黯然言曰。吾妻雖女子。身實則書生也。觀其嗜書。乃如性命。吾今略道吾妻之事。願二君勿以爲絮絮。今茲惟有縱譚。始能少忘吾憂。不語則思緒立至。終必至於癩發。萬難倖免。吾今但願縱譚。并願二君垂聽。脫二君沈沈欲睡者。則大悖吾意矣。二人點首。傾聽其語。是夕天寒。室中方然爐火。三人同坐紅皮圈椅中。爲狀滋適。室隅有古鐘。作聲亦恬靜。幾令人不信樓上乃有陳尸者。哀德華士少默尋。又言曰。吾於五年以前薜荅荅娜於倫敦。以吾視之。荅荅娜實爲天下至美之人。於是吾遂立着情絲。弗能自脫。實告二君。吾身雖非天上天使。而前此守身如玉。初未一近婦人。今見荅荅娜。乃至不能忘情。然欲得彼爲偶。亦非易事。良以傾心於彼者多也。幸吾矢志弗渝。好事終諧。而默體個儂之意。亦至喜。吾個儂有父爲畫家。去世僅年餘。吾苟道其名氏。二君容或知之。個儂亦以老父之故。平日頗與畫家文人相往還。顧其交遊多爲吾所不喜。緣吾初非此道中人。故不能融洽。此等人爲數甚夥。均與女善。中有二人意致尤密。其一爲畫家。有王家美術會員銜。似頗負名於時。特不解人情。有類初生之犢。自問吾力尙足勝之。其一爲文士。聰明絕特。精於科學。舉凡皮製布製。

之書靡所不窺。女每好與語，娓娓不倦。吾屬耳於側，惘然弗解。二人情意綿密，則益焦急欲死。其人
 不特聰明，且亦美於丰姿。蓮花之面，乃如好女。而雙眸流盼，尤足蠱惑婦人。苔娜之垂青於彼，固亦意中
 之事。然吾初不自餒力，與鏖戰於情場之中。卒之天宥，吾衷爭得勝着，而美眷如花，遂歸吾有矣。先是，吾
 嘗探諸他人，謂彼二人既至，相悅胡不訂婚？後始知彼人有妻，方在瘋人院中。故一時不能自由，求婚於
 女。吾得此佳音，因益力疾進行，長得厮守。女側弗離，跬步時復示意於女。達吾誠款，至於乞得一諾而止。
 女之愛吾，雖不深，擊顧亦喜。吾了無厭惡之意，結褵以後，同居榆樹別業。夫婦間融融洩洩，亦至相得。彼
 事發之空屋，即前此之別業也。吾於鎮中亦有一邸，吾妻每好往居於彼，俾得近其老父，而與彼人時亦
 相見。吾見渠輩為學問上之切磋，則亦聽之。吾二人尋舉一子，愛之甚，至詎意未及一年，即殞。其生，吾妻
 悲極，幾於癩作。時作惶怖之狀，若見鬼魅。時則喃喃而語，似發狂囈。吾即於斯時，知其中情。吾嘗聞其所
 語，纖屑靡遺。據渠自言，至愛彼人。未嫁時，屢屢相約出亡，願以中心遲疑，弗能遽決。今日曰：諾。明日則又
 反汗。如是久久，終未成行。會於斯時，吾適向渠求婚，渠計無復之，因即以身相許。渠之所以許吾者，非愛
 吾也。將借此階梯，為彼二人他日地耳。吾既洞其中情，心至抑塞，顧亦無可如何。後此二人時且密會於
 林中，不令吾知。吾妻亦於狂囈中，偶洩其事。吾始知之。彼人之意，似欲誘致吾妻同走海外。相會已二三
 次，尙未議決。吾聞語，則大駭。俟吾妻神志清時，進以規勸，并乞垂念亡子，勿再見彼狂且。吾妻心大動，立
 允吾請。後此即恪守其言，不復見彼人。一面但掬其忠誠，向吾以迄於今。嗟夫，嗟夫，今吾妻死矣。哀德華
 士言至是，即變然而起，環走室中，繼又喃喃言曰：吾妻果以何而死？一經偵探，察驗當能知之。苟偵探亦

無所得者則吾決拚此餘生從事於此誓必爲吾妻復仇而後已是時哀德華士爲狀乃類一檻中之猛獸張牙舞爪令人震懾時則佇步弗行仰首作沈思狀而雙眸灼爍四射亦與狂易爲近默然不聲者有頃則又言曰總之吾妻之美實



子惻隱之心立動因哭而許吾與彼人絕彼人憤極無復忌憚卽冒大不韙而死吾妻用洩其憤彼固聰明故能不留痕跡使人見之疑爲暴卒度彼初衷亦殊不忍下此焚琴煮鶴之手段卒以妬火中燒弗能

爲非福惟其美甚傾心者遂多而禍水之源卽亦由是而開彼人之愛吾妻既極熱中吾妻秉性和易自亦弗能加以峻却後此之密會度亦迫乎萬不得已吾妻心尤愷惻生平未嘗死一蠅蚋時見惡丐亦復嫣然作倩笑吾知彼人之得與吾妻密會必先動其惻隱之心故吾亦利用此策以亡子爲言勸勿更見彼人自陷於泥淖吾妻一聞亡

自○過○私○念○已○既○不○能○得○此○如○花○則○亦○不○願○爲○他○人○所○得○此○念○一○起○而○吾○妻○死○矣○語○已○顫○顫○然○至○於○窗○前○舉○帷○外○窺○則○曙○光○已○微○透○哀○德○華○士○述○其○事○竟○似○吐○骨○骸○仰○天○噫○氣○狂○態○盡○泯○卽○顧○二○人○曰○吾○實○爲○一○自○私○自○利○之○惡○魔○乃○使○二○君○損○此○一○夜○之○眠○今○吾○語○盡○矣○二○君○法○當○少○息○此○間○及○客○室○中○均○可○假○寐○卽○吾○亦○當○平○心○靜○氣○就○睡○鄉○中○築○忘○憂○館○也○拉○的○末○曰○君○曷○少○進○威○斯○克○及○蘇○打○哀○德○华○士○首○肯○拉○的○末○卽○斟○酒○三○杯○潛○傾○銀○浪○鹽○少○許○於○一○杯○中○取○以○授○哀○德○华○士○哀○德○华○士○先○是○固○不○欲○進○今○則○弗○覺○飲○之○立○盡○須臾○三○人○遂○皆○酣○睡○

第四章

哀○德○华○士○僦○居○鎮○外○有○類○隱○遯○生○平○既○無○戚○黨○而○朋○友○亦○寡○茲○事○既○發○初○無○慰○問○之○人○拉○的○末○及○培○拉○梅○憐○其○孤○寂○不○忍○舍○之○遽○去○因○允○暫○留○其○家○以○俟○驗○尸○者○至○驗○後○則○亦○一○無○所○得○據○伏○爾○斯○言○似○係○心○疾○尋○有○名○醫○自○倫○敦○至○意○亦○與○伏○爾○斯○畧○同○哀○德○华○士○聞○語○嗤○之○以○鼻○卽○以○其○中○心○所○疑○白○之○二○醫○并○力○請○二○醫○出○其○夫○人○之○胃○屬○一○化○學○專○家○加○以○分○析○伏○爾○斯○因○謂○拉○的○末○曰○此○君○神○志○亂○矣○吾○與○達○克○透○海○爾○特○均○言○心○疾○焉○得○有○誤○試○觀○夫○人○竟○體○既○無○傷○痕○又○無○受○毒○之○徵○謂○爲○謀○殺○孰○則○信○之○吾○意○此○君○實○以○中○心○懷○妬○遂○爾○生○此○幻○想○然○事○關○人○命○非○可○信○口○雌○黃○入○人○於○罪○者○尙○宜○力○防○其○口○俾○不○滋○事○實○告○君○彼○曩○嘗○久○客○雪○蘭○患○日○射○之○病○故○今○一○罹○重○憂○腦○筋○立○勞○吾○人○既○爲○彼○友○當○加○以○防○範○也○越○日○彼○化○學○家○已○以○報○告○至○則○謂○胃○中○確○有○毒○藥○厥○性○甚○猛○此○藥○來○自○東○方○故○知○之○者○鮮○僅○須○一○小○粒○已○足○致○人○死○命○死○亦○甚○速○爲○時○不○及○一○小○時○死○後○又○無○痕○迹○暴○露○於○外○人○而○受○毒○第○覺○痛○楚○眩○暈○絕○類○心○疾○非○專○門○名○醫○弗○能○得○其○

徵候。然此下毒之人。及其所以下毒之故。則尚在不可知之數。哀德華士。至是不能復耐。因立以其所疑之人。白之於衆。謂卽兇手。此人於科學界上。夙負盛名。前此嘗刊其所著科學之書。廉價出售。銷行至數萬冊。讀者稱之。今茲一聞此案。與彼有連。則皆大愕。拉的末亦震。緣平日亦嘗讀其著作。且於卷首。屢屢見其小影。偶一回想。尙在心目。其人年可四十許。貌至奇巖。驚人。口際無髭。修雍絕周。至揣其狀。貌似非易入情網之人。然視其小影。固亦不足爲憑。是時英國社會。聞此卓絕一時之科學名家。卽爲謀殺案中。之兇手。無不爲之大震。間有多人。則咸斥爲無稽。而哀德華士家之侍婢。乃忽得一鐵證。足以證實彼科學家之罪。蓋於哀德華士夫人被害之日。馬麗晨興掃除。忽於夫人寫字桌畔之廢紙籠中。得碎紙無數。似夫人先是嘗裂一書於此者。是晨頗溫。繡閣中初未然火。故乃不投諸爐。取而裂之。馬麗一見。好奇之心。立動。因一一拾之。起意將綴合爲一。觀此書中。果作何語。案既發。則立出此無數碎紙。呈之主人。栗六良久。始得綴成。則果爲彼科學家哈得來戈敦氏書也。紙片雖少。遺缺而字尙歷歷可辨。卽於是日午后。約哀德華士夫人相見於榆樹別業。是日午后。哀德華士本欲作勃拉姆萊之行。故夫人許彼所請。前往踐約。以爲哀德華士。既他適。必可守此祕密。初不意藥性驟發。卒乃死於別業中也。至此毒藥由何而入。尙屬疑問。衆論紛紛。莫衷一是。哀德華士則語人曰。是必由糖果中入也。吾妻平昔固嗜甜食。如諸古聿等物。往往不去其口。吾輩居鎮中時。戈敦每至。必以糖食相餽。個中內以毒藥。孰則知之。吾性不嗜糖。故屏不進。彼心慎密。來時必以色紙裹其有毒之糖。以爲標誌。有時彼亦同食。則卽取此毒糖。以授吾妻。彼爲科學專家。知毒藥自諗。且彼亦嘗專著一書。縱論歐羅巴洲中古時代之毒藥。今者下毒殺人。自是易

如反掌。吾意英倫全土之研究毒藥者當以此人爲三折肱矣。拉的末曰：彼知毒藥深，因以毒藥殺人。然而事卒發覺，身被嫌疑，實亦爲其毒藥知識所誤。哀德華士曰：天下聰明之人固常爲聰明誤，其一生惟是事雖發覺，其人尙不可得。吾國警吏滋不足恃，恐終爲彼兔脫耳。警署中人既知哈得來戈敦爲嫌疑之犯，因立至其寓所逮捕其人。至則戈敦已杳，自事發以後，初未一歸。據其臧獲言，主人臨行時，自言作殯村之遊。此遊需時幾日，尙未可必，或數日即歸，或則淹留少久。苟未能即歸者，當以人來取行李。於是攜一行囊而出。囊中但爲一二需要之品，初不多攜什物。後即以車往却林克洛司車站，而踪跡遂杳。是日爲來復六日，適當基督復活節之前，一來復，故旅客絕夥，闌車都滿。此人購票何往，實已無從探檢。舉其狀貌叩人，皆云未遇。而鏗脫村中之人，讀書者少，故戈敦所著書上之小影，初未前見。即遇其人，亦不之識。培拉梅曰：吾意彼或竄往法蘭西矣。此間去奧冰頓弗遠，至彼即能附車往福爾克司冬。夤夜他去，特吾怪彼奚爲匆匆而去。受人以柄，既爲聰明之人，則當出之以沈着。拉的末曰：挺頸以俟，刃至終亦不保其頭顱。然吾輩尙須加以討論。戈敦之行，是否以謀殺哀德華士夫人，故畏罪而逃。培拉梅曰：兇手決爲戈敦，已無疑義。拉的末曰：天下事怪幻百出，滋難懸揣。爾以爲無復疑義者，孰知其中適有疑義。吾於斯事尙不敢遽加論斷。緣哀德華士夫人，性既柔婉，貌又曼麗，則於哀德華士戈敦二氏以外，安知不有第三人在。培拉梅曰：然則爾以彼爲梅薩玲娜同流矣。（按梅薩玲娜爲古羅馬帝刻老丟司之后，生平以多夫著者。）拉的末曰：否，天下固有此等婦人，生平初不專愛一人，巧笑美盼，盡人可與，則傾倒於羅裙之下者，自亦不止一人。彼既不愛哀德華士，而愛戈敦，則或分其愛戈敦之情，以愛他人，亦屬意中之

事以吾度之。夫人或爲此人所挾持。心滋怫鬱。此人亦以夫人棄己。他嫁恨之。次骨於是。醞釀日深。卒乃出於仇殺。脫吾言而中。則吾人尙不能決以戈敦爲兇手也。培拉梅作弗耐狀曰。爾今乃以理想構一罪人。可謂別開生面。果吾人但憑理想以處此案者。則以哀德華士爲罪人。亦無不可。拉的末曰。固亦可也。今者此案尙在五里霧中。莫能得其真相。他日水落石出。哀德華士或即罪人。亦殊難必。培拉梅曰。天下事固無一定。往往出人意表。此案中吾及達克透或即罪人。亦難必耳。拉的末曰。爾勿施此譏彈。令人難堪。爾於此案決不相涉。固無可疑。至彼哀德華士戈敦及達克透。實在嫌疑之列。吾人今亦無事妄測。須俟弋獲戈敦以後。始克知之。培拉梅曰。然無論如何。戈敦之嫌疑實已無可洗刷。彼非以書致哀德華士。夫人約於彼日。午后相見。耶拉的末曰。事固有之。然哀德華士夫人果踐約與否。尙未可知。前此夫人嘗許哀德華士不復與彼人相見。吾人胡能驟以食言之罪加諸夫人。且彼空屋之中。亦無踪跡。足以證實彼人之嘗至。而二人之相會。又無一人目擊其狀。故戈敦是否罪人。不可驟加定斷。須知哀德華士之爲人心偏而多疑。歸罪於情敵。亦固其所。惟吾人不可盡信其言。拭目以俟他日可也。爾時拉的末已歸其寓。而心尙縈於哀德華士夫人謀殺之案。培拉梅小作句留。即興辭歸鎮。時則新聞紙上日載此案。已積累而生倦。後遂不復道及其事。漸次付諸淡忘。哈得來戈敦亦不知所往。百方刺探。卒無迹兆。培拉梅初猶念念。願以人事叢睦。尋亦置之腦海。深處幾無哀德華士夫人餘影矣。

第五章

三來復後。培拉梅忽得拉的末一簡。寥寥作數字曰。一下來復六。乞再過吾。吾得一念。願爲子言之。一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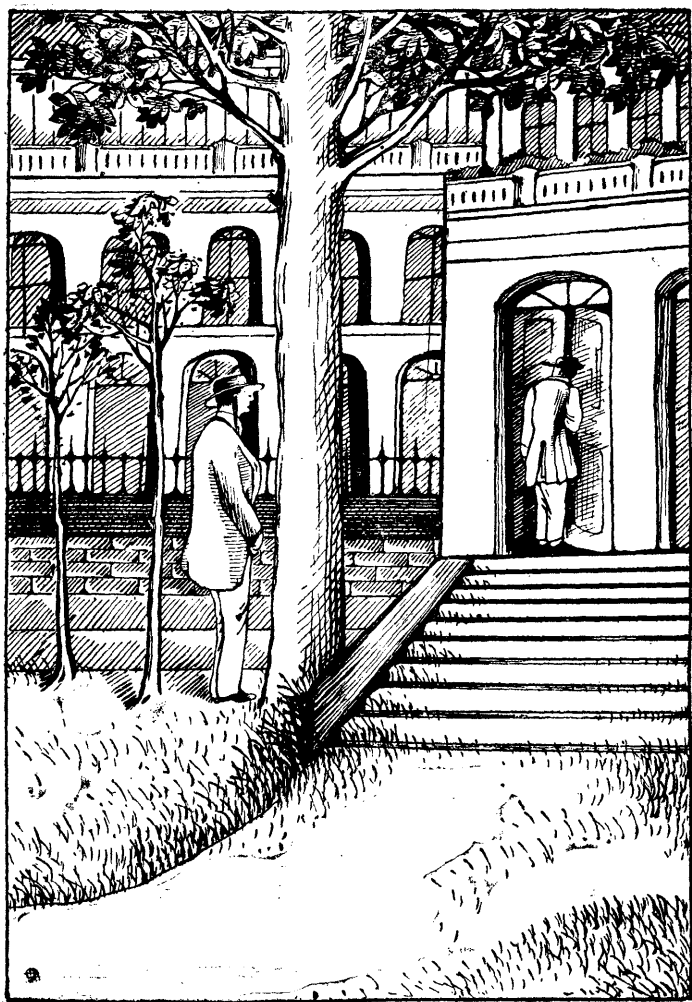
拉梅讀簡。初不揣知其知友之所謂。一念者。乃有涉於楸樹別業中謀殺之案。良以拉的末之心性。爲彼所夙知。性至好動。不專一事。弗論艱苦困難。梗塞其前。皆願出而一試。培拉梅亦嘗數數爲彼所勦。與聞其事。今得此簡。以爲此君故態萌矣。不審此念云何。是否可行。設勦吾同往南北極探險者。則實弗能應命。彼或擬購廢地多畝。以爲畜牧之用。則此事易舉。自當助彼一臂。維時適多暇晷。因以電致拉的末。謂當於下來復五日晚間至。滿擬此次之行。止作兩日之淹留。以一夕聽彼道其一念。兩日助彼實行。屆日遂以火車往。下車時。卽見拉的末。已相待於月臺之上。遂聯轡同行。越山歸去。途中培拉梅與之閑談。因問曰。比來爾亦聞哀德華士家消息耶。拉的末曰。哀德華士病矣。其病實由神經奮激所致。今從醫生言。首塗作喀那來島之遊。特不審此遊能否有裨於彼。培拉梅曰。哀德華士之患此病。固無足怪。吾觀其狀。自類一神經奮激之人。想哀德華士夫人在日。與之同處。當已備嘗熱惱。然哀德華士既愛夫人。以誠則夫人之愛彼。當亦不薄。此時設見彼竟以神經奮激而病者。且心碎耳語。至是意至惻然。拉的末曰。哀德華士之激擾弗寧。吾固一望而知之。想其起因。必由於雪蘭日射之症。彼達克透伏爾斯之言。正未爲謬耳。惟哈得來戈敦迄今尙無迹兆。此案終難大白。培拉梅曰。彼去英倫遠矣。今或變名易服。僑居異邦。世界至大。又安從而跡之。特吾意彼既聰明。不當出此下策。一旦歸來。將何以自渝。拉的末曰。他日彼或歸來。固自佳事。培拉梅曰。邇來爾得何消息。能飭吾聽聞否。拉的末曰。無他消息。第聞楸樹別業中。近有鬼魅滋足。聳人培拉梅笑曰。乃有鬼耶。想此鬼必爲一白衣美人。卽當日陳尸塔樓上之哀德華士夫人也。拉的末曰。吾初未之見。茲事實聞之人者。其人有女。一夕以家人病。往延達克透伏爾斯。行經楸樹別業。

之門斗覺。目前有異。弗能復前。卒乃駢極。奔越而歸。據此女言。爾時尙有一狗。隨行亦若。陡受異感。毛髮皆立。狺狺然狂。嗥弗已。意必鬼物臨前。故乃有是。培拉梅曰。滋事殊怪。願吾頗疑。此女或以不願往。延醫生中道。引歸。故發此譎言。自文其過。不審他人之過。榆樹別業者。亦有所覺。有所見。否拉的末曰。有之。嘗有一小厮。以其主人忘一包。裹於達克透許。日暮往取。亦經榆樹別業。取道長徑。顧至達克透寓。所時色乃暴變。竟體皆大顛。叩其故。則謂行經別業。斗見果園中有白光蕩漾。弗已。此光滋異。實與燈光不類。培拉梅曰。此鄉之人。固多迷信。吾人但以一笑置之可矣。想爾書中之所謂一念者。當無與於鬼拉的末曰。吾之一念。適由鬼起。彼蚩蚩者之言。固不可信。然吾以爲吾人正可乘此時機。一探別業中之神祕。或能得哀德華士夫人暴死之故。亦未可知。培拉梅曰。是爲偵探家事。行之維艱。然爾或樂爲之者。吾當立從爾行。此中有無神祕。吾人尙一無所知。所知者。夫人中毒而死。毒爲其情人所下。內於糖果之中。而此情人。已不知所往。又不知其果否有罪。此空屋。前此嘗由警署中人嚴檢之乎。拉的末曰。當已檢之。吾人此往。自不能必有所得。特於上星期中。吾忽萌此一念。因欲得爾爲助。戲爲偵探。哀德華士之意。或不謂然。然吾可得鑰匙。則亦不妨一試。緣此間郵局中人。徇哀德華士之請。代爲招租別業。故別業之鑰匙。郵局中亦有其一。吾二人卽僞爲賃戶。往取此鑰。至別業中。加以嚴檢。爾果贊成吾事者。明日行矣。培拉梅平昔固與拉的末敦睦如手足。拉的末每有所事。輒復樂贊其成。因欣諾。詰朝遂行。天氣旣佳。景色亦幽媚。可人。途中遊目。騁懷樂而忘倦。二人出時。曙光甫透。卽飽餐而行。時方陽春。林中新葉。齊抽。彌望皆碧。矮樹叢叢。駢列成長。行上映。四月間。蔚藍之天。厥狀乃類綠玉之帶。山脊上。雜生金雀花。無數。燦若黃金。白

蝴蝶翻飛其上。意態蕭閒。無倫蜜蜂。螢螢亦出入於花間。培拉梅觀。斯佳景。乃視彼柳樹。別業爲畏途。脫須兩三小時。廁身其中。在勢實至難堪。顧念彼間有花園。尙覺差強人意。園中有蘋果及桃李等樹。樹下野花生紅。酣欲然而萬樹新綠。亦已成陰。故別業爲狀。已不若當日哀德華士夫人死時。乃呈荒涼蕭條之象。二人先取道入村。至郵局中。僞爲賃戶。向索別業鑰匙。長此郵局者。爲一婦人。好長譚。媿媿不倦。時局中初無他人。拉的末因故挑之。縱譚已則倚身於櫃上。側耳而聽。此女局長之言曰。茲事大足怖人。言之亦覺慄慄。吾意密司脫哀德華士。今欲招人賃居其屋。滋非易事。吾固不欲發爲荒唐之言。聳人聽聞。然以吾所聞實至可怖。恐入居其中者。且膽裂而出耳。拉的末曰。是何謂也。彼別業中。殆有鬼耶。果有鬼者。吾乃益欲一居其地。以吾生平未嘗見鬼。頗以一見爲快。其事如何。願得而聞之。女局長曰。吾初未見鬼。天下果有鬼否。亦殊不敢下一斷語。大抵人之見鬼。多由於一念微處。即此一念。已足使人膽裂。然密昔司堪恩之女愛瑪。所遇實至可駭。彼方經別業門外。即覺幽靈離立於前。驚悸亡魂。而歸此女。夙以誠實聞。當不以譚言欺人。而其同行之狗。亦忽毛戴。且作狂吠。人狗界殊或不致通同作弊。吾生平無膽。恇怯殊甚。設亦遇此幽靈者。且大叫而逃耳。拉的末曰。爾時天已闇。耶果已闇者。又胡能見狗之毛戴。至其狂吠。或以見一狸奴。而然荷天尙未闇則……女局長立曰。比來夜中爲狀。君當知之。天容每不甚闇。亦不甚明。別業門前。適有冬青篩影於地。在勢或亦弗能辨物。特世人固亦有以感覺爲目者。但恃感覺已足。洞觀萬物。則此女耶。覺其狗之毛戴。容或有之。且受驚者不止。此女尙有一供人奔走之小厮。見鬼火於別業果園之中。天下童稚固好造事。而作弄。顧殊不能必此小厮亦屬此流。設爲吾者。必不願入居。

此屋。今君既欲研究鬼學。人地自至。相宜。況密司脫哀德華士亦願廉其賃資。不事多索也。拉的末曰。密司脫哀德華士即以彼女郎及孺子見鬼以後。故抑其賃資耶。女局長曰否。彼初未告吾。溯自夫人逝後。吾乃未嘗見彼一面。彼以賃事見託。本在事發以前。惟兩月以來。初無一人過問者。而密司脫哀德華士亦以悼亡過切。致罹重症。今方揚帆作海遊。不審能否霍然而愈。彼之歸來。當在二二月後。賃屋之事。須俟彼歸時定之。惟鑰匙在此。君可前往一觀。言既。即出一鑰授拉的末。拉的末受之。顧猶遲遲弗去。遽發吻言曰。吾今尙有一語相問。乞有以見答。密司脫哀德華士爲人如何。此間之人亦喜彼否。女局長曰。密司脫哀德華士爲人良不惡。頗爲此間人士所稱道。惟神經少亂。秉性少怪僻。而心則愷惻仁慈。不忍傷一蠅。納夫人美甚。玉貌豔若天仙。吾於圖畫中亦未之見。性藹吉和。易近人。盡人均能觀其倩笑。聆其溫語。卽其年事亦少。與密司脫哀德華士相去甚遠。苟於嫁後。卜居市鎮中者。必能傾動一時。而爲交際社會之花冠。然寂處是問。則如名葩挺生於幽谷之中。孤芳自賞。不爲人見。有時雖亦一往倫敦。胸卽歸來。聞密司脫哀德華士藏有夫人小影。謂爲出於一名畫家之手。畫中人面直同天上仙姿。嗟夫。夫人果天假以年。現身於社會上者。將見世界衆生一一爲之顛倒耳。凡此諸語。初無關於宏旨。吾語卽於是結束矣。拉的末曰。謝夫人語。吾以詳。并以鑰匙見假。吾往觀後。當卽奉趙。二人出至街上。立憶彼女局長所言之小影。此小影懸於哀德華士新居之客室中。頰痕眼波。美乃無匹。而笑容嫣然。亦復栩栩如生。哀德華士自夫人死後。則輒裹足不入此室。良以似此美人。今乃不復屬彼。付諸不見。尙可自聊見之。則且癩作也。培拉梅憶及此畫。連類而及郵局中女局長之言。中心益覺悶悶。雅不願入彼別業。惟於四月間陽光

之下。外觀尙不蕭寥。因仍從拉的末後。循徑而進。既至門前。培拉梅立止。揚聲言曰。拉的末。願爾恕吾。吾不願入。良以一入其中。則驚心動魄之回想。且立至我姑。留此園中吸菸。自遣以俟爾。拉的末笑曰。老友。吾固知爾夙昔不能受驚。留



此園中吸菸。自亦佳事。須臾。吾且立出。與爾同行。今茲之來。固未必卽能發其神祕。第以一時好奇。必欲一觀。始已。爾俟此。吾且入。爾或飢者。可出饋。齋食之。語既卽出。鑰啓門。門閉然而闕。培拉梅舉眸。卽見客室。及樓梯。不期爲之微顫。恍惚中。似見哀德華士夫人。猶陳尸於塔樓之上。黃金之髮。半委香肩。而梨花之面。亦赫然在眼。因立廻其首。

以觀園中爛熳之景。是時已屆餐時。培拉梅以道行久。已覺腹餒。顧尙支屬弗食。將俟拉的末出後。同食於綠陰垂枝之下。則皇恐立祛。且多樂趣。因而矚園中風物。用忘其飢。園作欹斜勢。自山頂斜下。達於山

第

七

集

谷周以高垣。環植果樹。惟昔時玫瑰多株。已移植於新園之中。其他瑤草琪葩。亦多裝點新園。故此間景色。已遠不逮前此之美。園中心有小池一。池上有管。水自管中上涌。濺濺如飛瀑。近池有亭。冑以耐冬之花。中有木椅。供人小坐。培拉梅卽入坐其中。吸菸少息。自亭中外眺。能見鄉村景物。頗極幽蒨之致。因念倫敦囂且塵上。令人弗耐。設能卜居山阿。杜門息影。則竹籬茅舍。亦饒佳趣。培拉梅且坐且思。至於久久。尙弗見拉的末出。心頗私訝。弗已。而寸心縈漾。又及所攜裏中餽饋之上。因亟起立。環園散步。尋越桂籬一帶。躡躡而入果園。此果園似較花園爲佳。內有草地。雜生櫻草及雁來紅。又有小穴無數。則燕蔬怒茁其中。堅果之短樹。微颺其纓。乃如老人撚髯。適爾而笑。尤有水仙叢叢。隨在皆是。微颺掠草而過。宛若美人。千百聯臂跳舞。細覽滿園芳菲。都是賞心而悅目。培拉梅遊觀移時。卽擇一花木陰翳處。悄然而坐。仍以雪茄力制其飢。而雙眸則專注於前門。以須拉的末出門。次有紫丁香花一枝。尙含苞未放。而冰蕊臨風。盈盈欲笑。培拉梅見花。乃追憶及於兒時。每值芳辰。嬉園中。亦輒見紫丁香。一枝含葩。葉與此正復相同。念至是心。乃不期大動。於是又流目四矚。視此滿園花草。競其妍麗。而心中忽復念及哀德華士夫。人私念哀德華士營此名園。殆亦藉以博玉人之歡。詎意好事不常。遽遭橫死。嫣紅姹紫。似方與春日接吻。而美人黃土。已弗能復見。卽紫丁香花。妙香馥馥。亦弗能達諸重泉。以悅死者。培拉梅俯仰低徊。慷慨無已。方垂睫注地。斗見左近一小穴。中花已半萎。似曾經人踐踏者。兀坐無聊。因起立一視。其狀行未數武。忽覺足下有物。頗堅。視之。弗見。探手長草中。捫之。則得銀菸合一紙。菸數枝。尙實其中。合內外初無字迹。不審屬於誰氏。而觀其外狀。則似遺此已歷多日。嘗數經驟雨沾漑者。培拉梅私忖。此合或爲哀德華

士之物來時。偶遺於此。顧哀德華士。平昔初不吸菸。似又非是。然則不屬哀德華士夫人。即屬他人。培拉梅諦視良久。一無所得。惟念他日利賴。此合或有裨於謀殺之案。今入吾手。不可謂非幸事。因弄合齧屑而笑。於意甚得。

第六章

當是時。拉的末忽排闥而入果園。振吭呼曰。哈羅培拉梅。爾殆盡食吾之饌。饌乎。今爾息此杲杲陽光之。中固自佳事。吾自塔樓之頂。檢至地窖之底。粟六許久。初無所見。特吾目的既達。意亦彌足。嘻。爾手中何物者。語時。以手指培拉梅所持銀合。培拉梅曰。吾爲偵探。較爾爲佳。爾不觀吾所得之物。非能於案中得一線索。耶拉的末取合於手。且視且曰。是未可知。特不審此合之主人。果爲誰氏。哀德華士平昔初不吸菸。決非彼物。或屬之夫人。亦殊難。必然吾尙有揣測。姑妄言之。安知此合非兇手之物。脫逃時遺落於是者。吾輩法當什襲珍藏。以觀其後。即此紙菸亦宜加以解析。俾能知其有毒與否。斯時二人均已飢甚。因出饌。饌同食。拉的末問曰。爾何由得此菸合。培拉梅曰。吾以瞥見左近一小穴中。花似有異。起立往觀。乃得合於草間。語既。即指穴示拉的末。拉的末立拋食而起。至此小穴之次。細審泥土及枯花之根。并檢其四周之叢草。遽歡然言曰。爾得合以傲吾。吾今亦有所得矣。遂自草中探手而出。手中執一巨鋤。鋤半鏽黃泥。亦黏着其上。似園丁種花之後。拋棄於此。草長。即爲所掩。拉的末又曰。去今未久。似嘗有人墾掘於此。惟其人亦太疎忽。奈何遺鋤而去。培拉梅今吾二人曷亦一爲園丁。視此小穴中果種何名葩也。培拉梅曰。趣進饌。饌奚事爲此。無謂之事。此穴中但有枯花。舍是何有者。拉的末曰。或此菸合之主人。方在其

第

七

集

下培拉梅躍起曰。爾忽疑及此着。亦屬不經。以吾度之。萬無此事。設爾必欲掘尸者。則吾且立去。爾有所疑。尙宜告之。警署中人。令渠輩探之。否則恐吾二人均被累也。拉的末微笑曰。吾輩所得無多。何事告彼。警署中人。吾亦固知此小穴之下。但有草根花子。然而其下。或有他物。亦未可必。爾可行。吾當一觀其究竟。言次。遂褫其衣。下鋤力。掘如是久久。雖罷弗顧。掘愈深。精神亦愈奮。已乃見一皮鞞及一袴角。培拉梅縱聲呼曰。是滋可怖。吾實弗能更留於是。拉的末。爾勿目吾爲懦夫。須知個人之勇氣。自亦有限。吾行矣。拉的末曰。然則爾趣爲吾召村中警察至。并延達克透伏爾斯。吾當起此全尸。俟彼二人。培拉梅遂返身立逃。循徑狂奔。至於達克透伏爾斯許。時達克透適將出診。聞其狀。則立從培拉梅行。二人方往警署。斗見一警吏。乘自由車過。因止之。三人同行。返至別業。培拉梅心有所懾。逡巡不敢入園。既入。則見拉的末已藏其事。一尸陳於小穴之次。年事可四十許。衣藍色薄絨之衣。泥痕已滿。漬其上面。目不可猝辨。但見其髮作黑色。頰輔間濯濯然。修雍似頗周。至拉的末細審其狀。絕類前此所見。哈得來戈敦小影伏爾斯視尸。莊容言曰。茲事一發。吾友哀德華士且被嫌疑矣。吾固知彼中狂久。已失其常度。密司脫拉的末。然君於斯案。胡忽生疑。吾人皆知兇手爲哈得來戈敦也。拉的末曰。吾則以爲非。是故人言。均不之信。而疑哀德華士之心。則日深一日。君猶憶事發時。地上遺一白朗吟詩集。耶吾意爾時。夫人必以詩自遣。俟其情人來會。而集中一吾最後之公爵夫人。一詩平昔殆爲哀德華士所注意。此詩本言一男子以妬殺其情婦。語極激烈。其上警句。俱以鉛筆爲誌。殆亦出於哀德華士之手。吾意夫人臨死。哀德華士或嘗當彼一讀此詩。以爲死刑判決之書。蓋妬火中燒。直同狂易矣。密司脫伏爾斯須知。男子之妬實較女子爲

尤烈枉法殺人。都非所恤。即去一敵。尙復未足。在彼目中。盡人皆爲情敵。以爲今日一人。雖死。安知其妻明日不曠他人。此心一萌。殺機遂動。而哀德華士夫人。卒亦不免於死傷哉。夫人竟以多情自殞。其生矣。



伏爾斯曰。夫人貌既娟好。性尤穎慧。偶彼癩人。實非天下公道之事。拉的末曰。然當日夫人以身相許。本出於萬不得已之苦衷。心既別有所屬。胡能加以強迫。特哀德華士亦滋可憐。非爲情愛嫉妬所役。使何至冒此不韙。警吏吾今卽以此尸屬君。願君善視之。警吏目光立燦。私念尸既屬吾。卽可據爲己功。行見不日遷擢一躍而爲倫敦城中警察總監矣。念至是大悅。因歡

然言曰。先生今後可以諸事盡屬之吾。吾於斯事尙須謝先生相助。先生手腕敏捷。料事如神。洵非常人也。拉的末置之不答。出見培拉梅。培拉梅顏色微白。發吻問曰。彼果何由而死。拉的末曰。吾尙未之知。當

屬伏爾斯加以檢驗。以吾測之。似由頭腦受擊而死。今且勿加妄測。姑觀其後。爾曷從吾行。少進威斯克及蘇打水。且此別業之鑰。亦須交還郵局也。培拉梅曰。哀德華士既被嫌疑。則抵推納立夫時。不將被逮耶。吾觀彼亦太不解事。乃致自陷於死地。試思埋彼尸體。入地僅二尺。則爲人發覺。固自易。拉的末曰。此事發覺。適足以已。哀德華士之苦。惟於不發覺時。乃使彼心神弗能寧貼。天下罪人之心。理奇妙不可方物。爾苟一讀俄國名小說家道司托伊夫司甘氏之「罪與罰」一書者。當知之也。然吾於斯案。亦頗憐哀德華士。彼固愛其夫人。而又不不得不殺。想彼精神上所受之痛苦。當較死刑爲尤酷。吾願他日案情大白之後。勿以刑僂施諸其身。但幽諸瘋人院中。其餘生足矣。培拉梅曰。嗟夫。吾友。吾今始知爾前此「天下惟嫉妬一事始爲萬惡之根」二語爲非謬也。二人同步而歸。各有所思。因皆沈默不語。培拉梅中心尤惻怛。弗能自己。每見黃金之髮。輒復憶及哀德華士夫人。竟體爲之微顫。如中寒也。

第七章

拉的末每日閱新聞紙。輒在向晚時。緣去城中過遠。頗覺弗便。會有一火車站之擔夫居於鄰近。入晚歸就晚餐。卽爲拉的末將新聞紙至。其人名湯姆遜。富識見。好劇談。拉的末視之如朋友。每遇輒抵掌與語。當榆樹別業中發見尸體之翌日。湯姆遜自火車站歸。以新聞紙授拉的末曰。先生。今日日本埠新聞欄中。載一至有興味之事。適者站長嘗與一紳士道及此事。謂有一尸體發見於榆樹別業果園之中。相其面貌。似卽當時無端失踪之科學先生。此等新聞。至足動人觀聽。而事關謀殺之案。讀之尤津津有味也。拉的末漠然曰。爾言良是。言時。卽展紙讀之。竊盼己名勿列其中。俾可不負責任。讀之果然。蓋彼村中警吏

已發見尸體之事引爲彼功且自詡其偵探之術殊不亞於歇洛克福爾摩斯拉的未讀一過匿笑不已。湯姆遜微搖其首喟然言曰似此驚心動魄之事後此正無窮極吾殊弗解天下男子奚爲逐逐於婦人之後惟此蛾眉螓首乃造無限之罪惡吾與先生均有靈悟當不致爲彼女色所蠱庸人自擾聽之可也。語既且歎且笑而去拉的末卽亦蹀足入其室處時培拉梅方拈筆作記似將爲明日新聞紙之材料者其記曰「達克透伏爾斯已檢驗死者得其傷處傷在太陽穴似受手杖或馬鞭猛擊所致死者何人不可猝辨惟於襯衣之角見其縮書之名字則固赫然哈得來戈敦也檢其身上初無書札名片等物懷中有金錢安然未動不審是否哀德華士殺彼之後故去其信物俾他日事發時令人不知其爲誰氏或則哈得來戈敦來時未攜名片此中疑雲疊積莫可究詰惟官中殆已出有逮單通緝哀德華士彼果首塗往推納立夫者則登陸時必且捉將官裏去矣」拉的末既入室初不顧培拉梅但檢視其新聞紙狀至着意已忽失聲而呼培拉梅立仰首問曰何謂也拉的末曰爾其聽之「昨日午后有汽舟曰「阿爾西亞」者抵推納立夫船主培爾君報告官中謂搭客中忽有一人失踪其人爲密司脫乾姆司哀德華士居於鏗脫府之古爾哈姆頓附近此行特受醫生之囑浮海養病中途似患神經之病爲狀滋怪祇以其初無驚人之舉故亦不加監視搭客輩最後見彼時乃在舟抵推納立夫之前一夜十一句鐘意必於夜半蹈海而死舟既抵埠卽有偵探數人俟碼頭上謂以著名科學家密司脫哈得來戈敦謀殺之案來逮嫌疑犯密司脫哀德華士者且所受嫌疑不止此事其妻苔娜哀德華士似亦爲彼所殺此案卽在數來復前女尸發見於空屋塔樓之上爾時哀德華士確指戈敦爲兇手語頗鑿鑿人以戈敦失踪亦多信

之官中嚴緝其人久久不得迨至昨日午后而其尸體乃亦暴露其詳情本報已別有記載茲不復贅培拉梅聽已猝然言曰然則彼已逃罪矣斯時培拉梅心中亦不自知其爲喜爲戚念及哀德華士以頌白之叟一旦爲官中所獲必且縲首於縊架不得善終念至是惻隱之心立生而塔樓豔尸已於腦中搆成圖繪反映及於眼簾歷歷如昨則立覺哀德華士罪大惡極萬死不足蔽辜拉的末曰吾於斯事初無所戚吾固好獵一以滿載而歸爲至樂然見禽鳥不飲吾彈一一安然而去吾亦引爲樂事不以爲忤今茲吾之所悒悒者則以哀德華士一死此案之真相亦晦此中尙有數端頗欲知之哀德華士何由得此東方之毒藥殺人之謀是否畜之已久彼又如何使其夫人飲鴆是否出以強迫凡此諸端均極重要脫能聽彼自述其事寧不甚佳惜哀德華士死矣越數日培拉梅復返倫敦忽有一裹自海外來投止於拉的末之門發之則哀德華士遺書也書曰

『拉的末吾友足下斯時已爲吾最後之時須與世人了却一切債務矣君亦爲吾債主理合報償吾所負君之債則爲感激嗟夫拉的末爾日事發之際吾心實至難堪幸賴君及君友培拉梅婉辭相慰得以少少寧貼吾生寥寂一無戚友胸臆中萬念如潮無可告語今姑告之吾友用自懺悔嘗聞人能懺悔即可安其靈魂吾今去死已邇自亦不得不爲靈魂一計其後來君有心人幸諦聽焉君亦欲知當日殺吾愛妻苔娜者誰乎非哈得來戈敦亦非他人彼之橫死實出吾手嗟夫拉的末吾妻過美亦非彼福而爲之夫者遂亦彌覺其困吾友知吾幸勿日吾爲癩吾固亦自知老醜不足儷彼屢欲絕裾而去以讓年少多情之人顧一見其倩笑嫣然決心乃卽立換私念吾而一行則此倩笑不

能復觀吾心匪石胡能不妬彼詩人白朗吟會當知吾心耳
彼二人之密約吾固知之當彼人書至時吾輩方進晨餐吾妻讀已立匿其書顧其春風之面烏能逃
吾雙眸吾但一視其顏色似即洞見其芳心知彼二人情絲已絕復續吾妻且將自食前言往面彼人
二人相愛既擊終必出於偕亡以吾一人之力胡從加以防範今卽不從彼人同行他日恐亦弗能長
爲吾有蓋吾妻仁厚逾分心復易動人有所請未嘗峻却也

是日一時進午餐竟吾妻易新衣婢約如好花橫波流盼益形其媚臨行告吾謂將遍遊森林非至薄
暮不歸吾僞爲無知立縱之行迨彼旣出則遙躡其後是日吾本欲以馬出遊故方衣乘馬之衣并挾
馬鞭倥偬而出行未幾卽見吾妻折入長徑知彼必往楸樹別業面其情人其地吾固不常往爲彼所
夙知且別業中閔深篠辟隨地可匿以爲情人幽會密約之地實至不惡吾于而前怒弗能遏腦府
中若有萬炬熊熊而行可半小時始至別業引眸四矚不見人影尋聞語聲出自果園吾妻聲如夜
鶯嚙嚙可聽吾聞聲怒乃益滋因翔步而入果園狀如癩發時則二人方坐綠樾之下並頭絮語彼人
則把吾妻玉手意態頗極綢繆吾怒極虎躍而前即以鞭柄力扑彼人之顛彼人受扑則立蹶吾妻見
狀賊極而呼籲以聲抑弗揚莫能外達吾則橫鞭兀立縱聲磔磔而笑繼卽顧謂吾妻曰爾曷從吾入
屋吾有語語爾吾妻忽鎮靜悄然從吾入同步登樓至於塔樓之上入室時斗見吾妻方攜白朗吟詩
集因展卷以一吾最後之公爵夫人一詩讀之吾妻初不多語但作簡賅之言維時吾已狂易不欲
復聞惟告彼謂戈敦雖死吾事尙未已必見爾與彼同死於心始足言已則肩彼於室中匆促寧家入

書室取毒藥一小罇。藥性至烈。能殺十七人。於一分鐘間。吾曩在雪蘭。嘗以事助一醫生。醫生德。吾以此相貽。後此藏之篋中。用爲紀念。而今則可爲吾用矣。吾愛吾妻。雅不欲覩其慘死之狀。進此毒藥。既足致其死命。而瓊花璧月之姿。亦可不減其色。既登塔樓。卽以毒進吾妻。泰然就飲。如啜醇醪。緣其情人已死。生趣亦泯。脫能相從於地下。在彼實爲至樂。吾目送其死。復取白朗吟詩讀之。吾妻初無痛苦。奄然而逝。是時尙未入晚。吾卽復入果園。得鋤掘巨穴。以瘞彼人之尸。私計春草方長。一時當不致暴露。吾且以殺妻之罪。委之彼身。粟六良久。始藏其事。出至徑中。忽遇雨。遂得與君及君友遇。後事君自知之。無俟吾人喋喋矣。

今吾死時已屆。與君永訣矣。似此良宵。死亦甚佳。冰丸一輪。方朗照於海上。行送吾一縷幽魂。去此人世。而阿非利加野花之馨。似亦襲吾鼻。觀曉菱。必第沁入心脾。昨日之夕。嘗見吾妻微步甲板。金絲之髮。飄拂於明月光中。似尙裊其柔絲。勾吾心魂。吾今死矣。想彼方在天堂安樂園中。呈其倩笑。以媚天使也。

嗟夫。拉的末。吾初未痛。知覺尙在。脫猶儉生人世。不卽死者。則或不能免耳。別矣。吾友願君。晚安。乾姆司哀德華士上。』

(完)

苦情小說

孤

鷓

淚

史

學 校 適 用 各 種 習 字 帖 目 錄

顏真卿雙鶴銘帖	黃自元臨華林園集詩帖	董其昌神道碑帖	顏真卿習字帖	王仁堪習字帖	劉石庵習字帖	顏真卿爭坐位銘帖	蘇東坡滿江紅詞帖
歐陽詢九成宮帖	曾國藩竹遊記帖	以上行書	歐陽詢皇甫君碑帖	張文襄公習字帖	鄭板橋漁家樂帖	蘇軾醉翁亭記帖	柳公權玄秘塔帖
褚遂良公孫傳贊帖	李鴻章刪公神道碑帖	陸潤庠習字帖	柳公權玄秘塔帖	陸潤庠習字帖	張季直 <small>文峰塔院石闕銘帖</small>	黃山谷幽蘭賦帖	蘇軾醉翁亭記帖
趙孟頫春堂記帖	敬客王居士塙塔銘帖	以上大楷	黃山谷幽蘭賦帖	張季直 <small>文峰塔院石闕銘帖</small>	以上大楷	趙孟頫觀音殿記帖	黃山谷幽蘭賦帖
趙孟頫觀音殿記帖	鍾可大靈飛經帖	祝枝山習字帖	趙孟頫充國頌帖	祝枝山習字帖	董其昌習字帖	趙孟頫福神觀記帖	趙孟頫福神觀記帖
趙孟頫福神觀記帖	董其昌曹娥碑帖	董其昌習字帖	趙孟頫福神觀記帖	董其昌曹娥碑帖	馮其昌勤政勵學箴帖	趙孟頫福神觀記帖	趙孟頫福神觀記帖
馮其昌勤政勵學箴帖	馮閣學臨書譜帖	馮閣學臨書譜帖	馮其昌勤政勵學箴帖	馮閣學臨書譜帖	劉春霖大唐聖教序帖	馮其昌勤政勵學箴帖	馮其昌勤政勵學箴帖
成親王竹枝詞帖	劉春霖大唐聖教序帖	劉春霖大唐聖教序帖	成親王竹枝詞帖	劉春霖大唐聖教序帖	劉石庵習字帖	成親王竹枝詞帖	成親王竹枝詞帖
成親王歸去來辭帖	劉石庵習字帖	馮譽驥李孟龍墓誌銘帖	成親王歸去來辭帖	劉石庵習字帖	馮譽驥李孟龍墓誌銘帖	成親王歸去來辭帖	成親王歸去來辭帖
姚孟起塙塔銘帖	馮譽驥李孟龍墓誌銘帖	成親王羣仙高會賦帖	姚孟起塙塔銘帖	馮譽驥李孟龍墓誌銘帖	成親王羣仙高會賦帖	姚孟起塙塔銘帖	姚孟起塙塔銘帖
何紹基習字帖	以上小楷	以上小楷	何紹基習字帖	以上小楷	以上小楷	何紹基習字帖	何紹基習字帖
何紹基前後赤壁賦帖	王羲之斷碑帖	黃山谷習字帖	何紹基前後赤壁賦帖	王羲之斷碑帖	黃山谷習字帖	何紹基前後赤壁賦帖	何紹基前後赤壁賦帖
黃自元臨九成宮帖	黃山谷習字帖	米南宮天馬賦帖	黃自元臨九成宮帖	黃山谷習字帖	米南宮天馬賦帖	黃自元臨九成宮帖	黃自元臨九成宮帖
黃自元臨陶慕表帖	米南宮天馬賦帖	米南宮天馬賦帖	黃自元臨陶慕表帖	米南宮天馬賦帖	米南宮天馬賦帖	黃自元臨陶慕表帖	黃自元臨陶慕表帖
黃自元臨皇甫君碑帖	米南宮天馬賦帖	米南宮天馬賦帖	黃自元臨皇甫君碑帖	米南宮天馬賦帖	米南宮天馬賦帖	黃自元臨皇甫君碑帖	黃自元臨皇甫君碑帖

上海文海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孤雛淚史綴言

外史氏曰吾族以丁口繁殖度越澄球各國之上惟民情而愚地廣而曠力食艱則子身走海隅求人爲奴其居留之民與其子女亦黃馘槁項奄奄若斃說者謂今世界物競烈鬩弱種之民皆異日之人奴耳馬牛耳聞者深痛其言而說者猶謂凡吾神明之裔智力勿增渾渾以終其生美洲黑民之事其已事矣嗚呼其言之深切可痛如此余聆其言思其狀痛心極矣體肉因之瑟瑟而顫時余僑寓海上賃人一廛而棲居停畜一婢囚首赤足勿類人形主婦無聊中嘗日撻以自遣竹肉清脆益以詬諱號慟之聲若鞠囚公堂然著者環顧斗室因而咄咄勿怡或蹀躞竟日余無以名名之曰自殺政策嗟乎中國女子文明軌迹亦云突飛矣一唱平權繼求參政亦欲趨幸福之極端爭天賦之權利顧余冥冥以思朱門華屋中都有挺身待死之孤囚日償皮肉之債而腴削挫折以死者比比也尤有可異者凌蔑折辱者非其樹敵之男子而爲陰柔美質之同類甚至曾受詩書教育者亦竟不免有此甚矣習俗之移人也顧吾每讀外國小說社會男女陰險很毒之狀無憚瑣瑣而敘俾身當其事者觀之或足因慚鏡而自戢而中國奴婢奄然毒棒之下者無慮千百萬人而風災水旱兵燹苛捐益令毛羽未燥之雛驅卽絕地有痛心無窮已耳大凡能吏捆載歸者求起居之適罔勿盛畜人奴以自豪彼等夫人又幼受家庭教育習見懲婢之酷漠然無動於心猶詡詡然以爲峻法嚴刑齊家中必不可少噫嘻流毒相沿則亦殘忍謬誤而已矣尤有痛者人奴之需要旣殷有時甲地乙地供求未能均平則蟻媒營營往往買賤賣貴轉移間弋重金若稗販貨物然甚至大家名媛視之掌珠不啻者亦誘掠其人走天涯奸人造孽所得幾何而慈母縈懷甚

至○哭○泣○思○子○而○死○伊○可○哀○也○著○者○生○平○喜○弄○楮○墨○學○爲○小○說○家○言○又○喜○描○寫○社○會○瑣○瑣○之○狀○惟○筆○墨○蕪○陋○落○想○勿○佳○嘗○數○旬○無○所○得○得○亦○竟○毀○然○而○再○四○思○維○此○苦○情○小○說○斷○斷○不○可○以○不○作○以○此○書○半○皆○事○實○書○中○石○氏○姊○妹○鬱○氏○婦○人○皆○實○有○其○人○石○氏○先○此○又○爲○余○鄰○嘗○過○余○家○後○又○幸○遇○鬱○氏○瑣○瑣○詢○問○故○能○言○之○詳○盡○如○此○雖○辭○冗○所○不○憚○也○書○中○鬱○氏○云○無○母○之○兒○勿○過○摧○殘○汝○亦○有○子○女○者○嗟○乎○嗟○乎○此○誠○藹○然○仁○者○之○言○安○得○揭○槩○是○言○爲○當○世○孤○雛○呼○籲○請○命○也○著○者○識○



第一章

民和歲稔之年。月圓花好之夕。華堂宴啓。絳蠟輝騰。賓從雲屯。而霧集冠蓋。塞涂釵裙。入座噫嘻。盛哉此。非某省之官僚行署耶。此中達官曰蔣氏。字曰劍崖。主是邦有年矣。泛應曲當。復與紳士洽能吏也。以太夫人七秩大慶。張筵署中大宴。賓僚僚屬體蔣意。按名鳩金。徵百戲。排日獻藝。爲太夫人壽。時有劉四麻子者。率領燕喜班。售藝江湖間。男女伶童歌舞而外。尤工走繩舞刀之術。盛名噪一時。已受滬上某園主之聘矣。道出省垣。同僚聞其事。要致幕下。此中人方以陳陳之百戲爲可厭。燕喜至極歡迎之。提調某傳太夫人令設宴。退思堂俾奏技於庭。臺辦公行署某巨紳故第也。崇宏美麗。面堂建舞臺。規模極佳。但畧小耳。夜則電炬朗照。若綴葡萄。清歌妙舞。恍遊鈞天。太夫人暨女賓隨侍者。坐中座。蔽以珠箔。餘爲普通賓僚之席。班有女伶。榛兒者尤嬌穉。可憐花繡袴。襖短後打腿。足登虎頭之鞋。絨線被四周作流蘇狀。顧頂蠱小。辮三五枚。紅繩翹然若蜻蜓之集柳梢。身輕似燕。走繩舞刀。匪不能。婦女見者色以駭。至危險處。賞金作蚨飛。非賞其術之工也。不忍之念油然而起。翼斥金錢稍解。倒懸之厄耳。然而班主誠很心。因以爲利。所以摧殘之者。無勿至。至令倒鉤孩足於鐵綫上。二手反垂墜。二幼孩若提燈。或令肥婦人臥案上。挺股翹足。屈身若矩形。復取木梯置纖趾上。婦體不自持。無風且顫。班主呼榛兒至。身旁指梯令登。呼曰。好孩子。速上。速上。榛兒有難色。強迫而後。可抱置案上。孩履婦腹。攀股登梯。平步及頂。徐仰面視臺頂。張

第

七

集

兩手自抱其顛。翹其身。作角弓反張狀。面仰。胷突。身益彎。曲急。反手執梯柱。穿其頭。顛自其第二梯孔。而出。二足遂離梯。而上。向復穿足。出第三梯孔。轉折。靈動。魚翔。蝦遊。不足喻其敏活。惟小梯危撼。大似風擺殘荷。搖搖無定。幸而及地。觀客噤。嘿。駭。且汗。屬班主受厚賜。謝賞。訖。偕女郎。從容下。蕭閒欣喜。若無事人。然特據同伴言。冒險試驗。失誤之事。在所不免。去年某月。因輪缸之戲。稍一不慎。某孩。因以受傷。死可慘也。○（輪缸戲者。置小兒於適可容身之瓦缸中。婦人臥案上。轟其雙趾。輪缸爲戲。孩臥其中。轉側不定。有時雙足挺聳。巨缸上下如擲球。力亦大矣。）

夜深劇終。衆賓有陸續行者。太夫人見狀。不怡。入室不顧座。且久。虛座有婦人。鬱氏者。與蔣婦爲密友。無家庭朋友親戚姊妹。垂老不嫁。塊然一畸零人也。主蔣氏有年矣。鬱爲人儉嗇。而居積私財。日以豐纖。腰薄面肌膚白。皙人見之者。若三十許老美人。實則忽忽半百行就木矣。覩諸伶演戲狀。時掩面傷心。歎曰。可憐。榛兒。既下臺。召以來。前賜之尊酒。及果點。問其年。曰。十齡耳。鬱執榛兒手。端詳其人。至再至三。問彼父母。今安在。及姓名。家世。皆搖首云。不知。鬱更傷歎。因其漂泊無母。字曰。可憐之。雜言時。聲頗顛。清淚盈盈。滴榛兒手背上。而悲苦。潛泣。幾不可仰。闔座女賓見狀者。罔勿。胎。聘。謂鬱氏。仁慈宜善。爲他人悲也。鬱更令人召班主。贈以重金。諄諄切屬云。無母之兒。勿過摧殘。汝亦有子女者。宜善留地。步復贈女郎。以食物。次取續命縷。親加頸上。且曰。余祝汝福爲汝祓不祥耳。女賓承鬱旨。多有贈予夜戲。既罷。衆賓咸告辭。而石氏二姊妹。以遠處郭外。遂留蔣氏家。既入上房。舉適間事。以詢鬱云。何傷感。至是而蔣婦固知鬱氏身世者。漫謂彼亦傷心人耳。二石選事再三。請益願聞往事。鬱不得已。遂翦燭。西窗爲二女述幼年不

幸事而滔滔之詞輒共滔滔之淚以俱流譚言冗長且互數夕不止也



母肘下探首母懷假索母乳母大笑余亦大笑笑聲高且震五屋母呼余名曰阿美以愛余故復更余名為阿米此二名余母意到之時任意而呼一愛余美一憐余小阿米云者言如米之小耳以余戀母宜有

鬱氏云嗟乎余自有智識即淪悲境若余者誠畸零悲苦人也綜計余之一生夙夙無依伴侶至鮮伴余者但有悲苦耳余生有涯而悲苦無涯而今而後余之悲苦將必永永繼續無有窮期有齋入窀穸已耳憶余孩提之時余幸有母余之母氏貌極美麗而性又婉淑而余之居室又潔淨而幽雅非余言誇也方余牙牙學語時扶席而行戲嬉母側母見余必啓笑顏時或依

第一章

家庭之樂但家庭之樂甚覺有限以余母善病經年累月沾滯枕席之日爲多未免令余寡歡且余家中人口至鮮阿母以外僅婢子及姆姆而姆姆健非長眠如阿母也余母慮余奔五尺之帶縛余腰脊並牀闌上任何行動不越圓周余時感束縛之苦往往力撼母身乞母速起使健步奔走若姆姆偕余行動寧不大妙母謂余痛在首非能轉側也余大震眼波汪然涕或隕母覺余悲則謂阿母勿爾余無痛汝爲余摩之則爲功甚易余自此每舉手爲母摩痛處母痛似末減余後知母言僞耳蓋母痛未減而轉劇母又謂阿母須知余痛在心無藥療噫阿母可憐轉眼將成無母兒母憐阿母目死且不瞑余聆母言或解或不解母時憐余束縛苦則呼姆姆將去門外觀行人余用是頗以爲樂時以憶阿母故力促姆姆歸謂阿母痛首待余摩也

余母時謂余阿母之父一旦來家汝母之疾行霍然矣余詢阿母余父作何狀母笑謂癡妮子案間非汝父耶余大愕母遂示余以照像余視爲一少年目矍矍有威光余謂阿母兒甚畏彼人勿願來吾家母謂阿母安知者汝父心理愛阿母若性命汝生數月汝父日抱汝愛汝無勿至時時挈汝遊名區惜汝鮮知識否則汝之樂且無藝余遐思似此事果有之母又謂阿母甘飴阿母之父果至者必且以飴來自是以後余冀余父歸家意至懸懸門鈴偶動余必低聲詢問云姆姆適間擊鈴者何人得非余父耶姆無言一室淒清至幽寂而可怖尤有小婢一人曰蓮兒頭蓬然赤其雙趺每有言必以舌抵齶口既吃字字皆鄉音必意會而得其解吾母聆彼言時或失笑而婢子言勿多蓋彼中心營營但以竊食爲務亦無飢飽之度有時飯後食芋可盡一器彼所喜者爲偕余出遊或向主母陳乞蓋謂姑娘久蟄法宜疏散而

鞠遊主母或竟許與以錢幣使購食物彼之樂倍余也顧余甚勿願偕蓮兒彼縱云長僅高余一頭耳而彼不自量儼欲抱余以遊行余以腰纖因其兩臂力擠痛遂若折矣是婢體復不潔有時夜睡之中蛻螂來遊剝其外膚至於叫痛而醒可笑也尤有竊食遺溺種種惡習作事又至懶姆姆嘗盛詈之謂賤婢可恨不良之品性備汝一人之身汝思姑娘高貴豈若爾者時促余母懲婢母歎曰婢子亦人類棄家庭父母而就余亦足傷矣余安忍責之然姆姆口縱直而心不曲初無背主懲婢事因之蓮兒處余家若隸幘幘也

余有祖姨陸氏者嘗來余家年高策杖而精神勿衰清健而善譚閱歷既廣聞見遂多所至喜演說偶爲余母述數十年前種種見聞余最樂聽之以祖姨語言至有層次而多條理無論委巷瑣聞家庭細事偶爾追敘必係年月或敘某某必詳其人之姓氏里居及其職業性情甚至狀貌年齡無憚瑣瑣而敘余每傾聽若遇其人於舉目之間余遂大樂不支而祖姨譚資得自小說遊歷者各半因之虛實亦互見次則洪楊屠戮之慘刀光劍影歷歷如繪余聞其言嘗魄動心驚甚至隅坐遐思聲息俱渺有時則述江洋大盜拳勇義俠或女子劍仙往往愈出愈奇飛行絕迹不可思議余牽祖姨裾憚其詞竭必令續續而言而祖姨撫余顙嘗曰癡妮子女等母女安居坐食有生以來未嘗一遇艱危誠太平世界清福人矣阿美之母鮮衣美食安坐而愁歎汝又安知汝母與余皆從艱難困苦中磨練而出因得隨遇而安心思易足良以亂世人民每有不如太平鷄犬之歎第凡人心理放僻邪侈每隨驕淫逸樂以俱來嘗見世家大族身分高則意氣亦盛至如流離顛沛貴賤之階級既泯愛羣之念不期油然而生喪亂既平世祿豪侈之家

有翻然一變其素行者由此言之則干戈擾攘誠引人爲善之機矣憶祖姨自奉頗儉又甚惜物喜食蔬果愛潔而早起祖姨謂余清潔早起惜物勤能女子之能事畢矣彼甚愛余母祖姨謂余年老矣縱有子女而余心則僅愛汝並汝之雛惟汝不幸誤汝之終身余至爲汝憐之至汝之終身汝自誤之亦汝之母誤之汝誠自悲但余更爲汝悲之以汝茲者嘗自悲而悲汝之雛而余則悲汝且悲汝之雛且因悲汝而更悲余之曩年余之悲誠無紀極矣余母聆言嘗凝涕而不語而祖姨則撫余而視余母續續言曰余年老目且瞑顧余年有限而汝等之悲將無限余死不遠以余愛汝余縱入窀穸亦念念以汝爲可悲勿能爲汝釋其念慮也祖姨言時指蓮兒謂余母曰嗟乎珠奴此一塊肉誠蠢蠢者汝苟冥冥以思或足爲汝心愛者前車之鑒則悲苦不幸豈堪逆臆方來耶時至今日鬱氏門祚寒微衰薄一至於此汝更多病遺產又薄仇汝者多助汝者鮮余至爲汝危之言次母與祖姨卽相持痛哭余年幼不自知其所以然卽知之亦不自知其言之可悲也惟蓮兒身世祖母曾爲余言之蓮兒之母爲一蠢蠢婦人服役一士紳家旣辭傭遂私生此雛士紳憚妻勿自承傭婦憚夫亦不敢挈之歸家遂以廉值售之祖姨祖姨憎其蠢遂以贈之余母惟余統前後二事而觀嘗百思而不得其解嗟乎風雨漂搖之慘固有局外之人言之諄諄痛切而當局之人聽之藐藐者事後思之益覺不幸可憐耳

憶余幼穉之年有一阿兄嘗與余聚處能敬母而愛余但是人非阿兄也爲中表兄之疏遠者其姓陳小字曰安安安安多兄弟彼行三眉目秀雅尤能得人憐憶余五齡時安安年八歲也余祖姨以余母隻獨時驅安安來余家使伴余戲嬉蓋余祖姨固甚愛余此外則厚愛安安嘗欲乞取其人寄爲余母之子而

彼家勿欲然祖姨以彼家多男又奚爲而不可幾欲作斷斷之爭此可笑也後此祖姨嘗出其多金衣食
 安安又令居己家不聽還苟索其人則對其使者每作申申之詈而人皆笑之究之人家多子得失往往
 不系於懷來且以推食解衣愛雅之誠亦至可感又以祖姨爲人語言性質往往戇直常人無敢犯之則
 亦聽之而已常人每謂祖姨雖戇惟宅心公正待人溫厚有古風縱受詈罵亦往往而甘心余每家居無
 聊盼祖姨之來有同望歲蓋祖姨每至必挈安安以俱來或經旬半月口不言去有時心潮忽至命駕過
 行往往朝不待夕性質如此亦不可解而余以伶仃孤苦中忽得安安爲余小伴心中之樂殆難言喻祖
 姨以厚愛安安故飾其全身若貴遊公子姨又盛飾余使無軒輊余處清寂之家庭中兒童遊戲之事不
 可多得且亦別無種種意外之希望質言之并不知社會兒童有種種樂事也惟余無聊每親玩其或有
 風景着色之畫片窺鏡而觀至於竟夕不止顧余縱樂此畫片而余之目的則在娛母苟有佳片必呼母
 同觀熒熒燭淚沾摹殆滿時推母身卽曰母乎此畫佳也有一老人釣魚此魚大也乃穿其鉤母乎此采
 茶圖也綠樹中女工無數母乎彼婦乃赤其足母乎此何物耶噫嘻此山羊也母乎此小羔乃戀其母母
 乎狼來矣母乎此兒可愛嘻其笑口狀若寶寶母聆余言唯唯不迭撫余顙亦不休惟余母此際意乃甚
 悲以余夜深嗜睡乃爲余母愁歎而醒乃弄其畫余母固知余非嗜畫將解余母之憂而余母之悲更悒
 悒而不可制此時母女相對無所爲慰而淒苦益覺難堪母不得已必曰阿米汝無弄可以睡矣明日汝
 父且至將不喜汝遲眠之人然余聞是言者屢矣始信而終疑之迨後則如東風之過馬耳矣
 嗟余自念境狀若是亦可憐矣無聊中每盼祖姨及安安至彼二人至余二人往往無因而樂蓋母見祖

姨而樂。余戀安而樂。說笑嘩然而婢而媪。罔勿樂而安安。每攜玩具。至爲余言其使用法。蓋玩具中都。有兩人相戲者。如簡單之棋局。及骰子骨牌等。余二人每津津玩之。深夜人靜。尙不肯止。蓋二人相處。忽忽數年。余腦力亦漸進。時余已長成七齡矣。

祖姨生平頗達觀。信佛而不佞。僧嘗曰。世間因果皆緣。人爲自種。其因卽自食。其果人方以處境爲苦。不知正惟種因苦。斯食果苦耳。又如少年男女。萬萬不可誤墮情海。以情海茫茫。實天壤間至苦之一境。嘗見誤墮情海者。非以悲苦哭泣爲生涯。卽以自殺夭折爲收局。則種因不良之誤也。祖姨言至多。余勿省記。省記者。但此耳。然當日措辭固不如是。事後思維。或當如是耳。余年穉固不知有男女之情。而祖姨述故事。則每每及之。收局往往而不良。若爲吾母寫照。然姨自言能前知一夕。忽悄然謂余母與汝聚首之日。亦僅矣。母駭而問。故云。將以冬間適壻。鄉壻遠爲程。且千里也。余詢其何故。甘跋涉。彼云。余年老以遠遊爲適。且謂余將以明年八月死。彼間復謂余母。汝勿悲。人死若蛻耳。生前無惡。則身死之後。魂靈亦安寧足悲哉。惟余母輒無信。祖姨之言。並厚慰之。而姨之言。一一竟驗。亦理之勿可解者矣。然余聆祖姨言。豈忍聽其去。嘗牽衣頓足痛哭。而留之。姨亦意少動。僞謂余云。余必不去。余縱去。必留安安以伴汝也。

第三章

余等羣居無事中。隨侍余母。無不左右環視。嘖嘖不已。稱贊余母容貌之美。蓋姆姆屢稱余母之美。余與蓮兒亦隨姆姆而嘖嘖。余愛母故。固覺余母之美。惟蓮兒心理不知。若何。余勿可知矣。然質言之。余母者。

實美人也。若眉目若口鼻若膚髮無一勿臻至美之境。余維年幼勿能舉狀。余母之美合而觀之。但覺完全惟一之美人而已。而膚色瑩澤頗肖余之幼時。蓋余母無聊時或袒臂與余較膚色。家人謂母與子膚色肖也。余母且喜聊一解頤。有時余母疾較愈則下牀而蹀躞。或偶易衣傅粉。窺鏡而理其髮。余必揚掌大樂。牽余母往來室中。勿少休。母有時輒授余以詩歌。母前歌余後唱。且行且歌。聲調琅琅。然婢子蓮兒亦每傾耳而出神。且停其淚。殆聲音感人歟。余母歌辭冗以余歌隨母後。能上口無滯。年久事繁。省記者稀。余尙憶歌辭中有數句云。

我所思兮天之涯。我所憶兮地之角。天之涯兮在何方兮。地之角兮渺茫茫兮。渺茫茫兮我心傷兮。形單影隻。怯空房兮。停計罷繡。清晝長兮。思君憶君。十二時中。九迴腸兮。盟山誓海。情難忘兮……

歌聲靡曼。行歌未終。余母往往扶余肩頭而哭。甚哀。更頽然病矣。余母苟病甚。足令余寡歡。以余母子二人相依。若命母苟甚病。余無聊之思。殆難言喻。余念秋窗風雨。梧桐葉落之際。境狀至覺慘厲。時或晶窗以外。叢竹搖風。芭蕉之樹受雨。點作繁聲。余侍余母寢。余母早睡。天未明已夙醒。二目大張。怒而喘息。或竟夜無眠。迨至更漏垂盡。窗外寒鷓經雨而噪。余母此時且大嗽。嗽甚。牀搖。衾中寒風淅淅而入。余每被驚而醒。醒而見母狀。至悲。梗難言。強起。余身握小拳。爲母捶脊。母恐余受寒。必力却。勿許。余欲承母歡。每夕必與小婢互競捶背。事母嘉。余孝必謂阿米手法勝蓮兒。余因大樂。不可支。實則余拳纖勢亦勿猛。余縱兩臂力乏。効力薄弱。何待於言。余念設有一術。足療母病。能令母樂者。縱毀余之一肢。亦慨然無少恤。區區服務。敢告勞哉。

後此余祖姨竟別余母而遠去。余母夙夙益不自聊。此一事余每憶之。憶有一日余起身絕晏。母呼余醒。已午鷄啼矣。然天陰不雨。狀極愁慘。祖姨先一夕在余家閒話。竟夜。余母在側。忽笑忽悲。而余則甚樂。既起身不見祖姨。曰：此以後亦勿更來。越數日。母謂余姨去矣。余乃淒惋欲絕。而余母病體則經秋而益厲。面貌亦陡瘠。血益枯。色益敗。肉益削。有時中夜狂熱。甚至歌哭而醒。淚痕被頰。而下濡枕函。且滿時或昏迷。過甚。執余手號慟。備極淒慘。若將決死者。所言斷續多不可解。號呼中每念雲。名齒切筋。暴其狀。彌慘。余因纖腕被執。劇痛。勿耐。不覺叫失聲。母釋腕。頽然臥矣。被壓余母身下。勿能更蓋。余嗜睡。酣然倒臥。比醒則寒氣侵。飢鼻塞。而膚栗。母嗽盛。作余臆。臆間似聞小婢驚呼聲。則嗽孟中盡縷縷血痕也。嗟乎。余母傷心。若是果何爲哉。後此姆姆謂余云。雲。實余父初約余母共白首。未及成婚。已先育。余余家庭中。人丁本多。蓋余母有母。亦有父。家計亦尙可。母之父死甚蚤。而母之母則甚憐余母也。惟憐余母故事。事任余母性而行。蓋余母無兄弟。無姊妹。蓋姊妹兄弟。夙先余母。而蚤夭。以此故。母之母益重愛余母矣。而余母賢非驕縱者。比顧事有難言者。則余母之母黨姻。姪中有一陸氏。雲。若論葭莩之誼。亦已遠。而又遠而往還之雅。不妨親。而又親。時余外祖母因母家人丁式微矣。伶仃孤苦。中猶有往還之人。不禁愛之之切。視其人若猶子。雖猶子無若是親愛也。而雲。多才。尤有遠大志。昂然若千里之馬。皎然若冲霄之鶴。外祖母愛之甚。每強留。余家。余母亦愛之甚。外祖母蓄贅壻之志。已甚久。而人材勿可得。既見雲。郎實獲此心。夜深人靜。與余母言心事。謂他日雀屏之選。非雲。郎莫屬。雲。郎慧。尤能得余母歡。顧婚姻之事。遲遲勿舉。隱衷。蓋有難言者。雲。郎謂苟非老父爲梗者。紅絲久繫矣。顧雖如此。而余之一身。且應時。

而誕生私生子非禮也。而外祖母且視余若孫。謂姻緣美滿。遲早間耳。雖非禮庸何傷。孩提歲月。余殊懵然。但據姆姆言。言余孝母甚似。余母之孝外祖母。但外祖母年高。因外祖父之死。痛哭傷感。亦不久而逝。世老夫婦。伉儷篤且。以余母之二兄一妹。早逝無存。尤不能無動於衰年。余母自此遂成爲畸零人矣。外祖母死時。余父尙留余家。盡哀戚喪葬之禮。時余墮地已三齡。余父母極愛余。余因母言。孩提時事。每在若有若無間。而吾母傷心。亦以此時爲最。甚計余母十齡以外。不幸之事。已層疊而至。相侵相厄。以至於死。是可哀也。綜計余母有生以來。父死則哭。母死更悲。所可自解者。幸有余父雲。郎爲余母終身。幸託之知心人。而雲郎家中亦有父。非能久居。余家者。阿父嚴電促雲郎歸。當其將歸之頃。余父母二人相抱痛哭。若死別然。凡此情形。姆姆皆目覩之。故能言之。歷歷不爽。雲郎去鴻雁往還。日勿間斷。來書云。何無非言情而已。先是雲郎函來。滔滔言情之後。必綴數語於末幅。謂心中事。擬乘間白。老父俾遲偕老之願。決無相負之理。每信皆然。若照例文章。後此來函。又謂心憚老父嚴。無進言之機會。決先白母。婉轉致辭。越數月。復謂母亦勿敢白。冀求親友中之年長者。婉轉進言耳。

自此書信之來。日益以稀。余母憂慮之念。未免與日俱增。迨後來函語意。更惡。函中并親友進言之策。亦勿齒及。但有一甚可驚痛之事。則函中竟云。阿父欲爲余締姻世交。某某家。彼家富。器具更豐。父意甚堅。一時間恐甚難轉圜。但無論如何。余決不作負心郎。余二人恩愛。豈金錢可動。勢力可懾哉。卿勿悲。余等最後偕老之目的。終當竟達。且余愛阿米。當與卿同。余愛阿米。卽愛卿。卿愛阿米。卽愛余。余等別愈久。愛愈深。阻愈甚。志愈切。余母得書。且驚且痛。且感且泣。日必出書讀數過。每讀必泣。淚灑書上。且滿矣。讀竟。

則折書置袋中未移時則出書更讀甚至字字句句爲姆姆解姆姆謂此何待論名義上縱非夫婦實質上且有子女又安所背之姆言此母心更大慰憂鬱之氣亦大舒謂阿米遺雛誠婚姻上之保障物云

第四章

余自稍有知識之後回憶前情覺余身處童稚中安安而外亦有小友來顧余小友鄰童也女娃一幼子三女娃名鳳珍彼有姊曰珊珊年十二矣負書包爲學生童子書已爛熟棄勿屑讀已能誦幼學及唐詩翹然異恆流品既高貌亦韶秀婷婷然若勿勝衣女郎愛彼妹且甚愛余時抱余而親余吻余俟彼放學歸必張手抱其身實則余年已少長而嬌穉之態仍不改以余母溺愛余余自視常若襁褓中人余笑躍珊珊亦顧余而笑鳳珍見姊氏抱余亦索抱於珊珊珊珊遂大忙余念余與鳳珍友無一次偶忤者鳳珍呼余爲妹妹或呼余爲米米米謂貓也家人以余幼時面團而睛圓非若今日狀狀類貓呼米米當也余呼鳳珍爲姊姊余二人蹤迹勤苟半日勿見必互喚而相覓有時相呼之後故不應諾藏身門次或山石下喚者過輒叫跳而出以爲樂彼此見面則笑不可止實則由今以思此等事亦非甚可笑也鄰童中有一穉兒曰團團與余年相若頗樂與余近余憶其人其顛絕巨行走時體甚搖小辮蟲其頂曲而不直若一新摘之瓜而團兒性耐不甚多言每一舉動多可笑人時俯身地上掘土成池引溝水其中終日營營工作至忙碌久之見彼掘小池若碗大矣浮木片其中狀小舟則大樂不可支呼余令觀若慶祝蘇彝士運河成功者衆咸相視而笑俄一巨石飛來池立平穢水四濺人咸波及衆視作惡者鄰童阿虎也虎年稍長於衆人跳躍而不守分際又恃彼母溺愛往往作惡非爲害人勿恤嗟乎彼母者賤人耳

以作惡起家見富人口甜若蜜又能愁窮以此得挹注又往來大家假託名義代人乞施捨之衣米趙甲李丙狀其人之窮窘富人以彼爲人習於貧苦社會嘗委託而代遍其澤實則空中樓閣並無向彼轉告之窮人或果有之亦仍靳而不予售銀中飽而已

阿虎既因擲石毀大工樂乃無藝揚掌而縱其笑聲笑聲縱哭聲亦起哭者團兒也團兒深沈不常哭哭則無休蓋彼有堅忍心雖時投足勿慎頭顱親巨石上墳若胡桃苟有人與之揉慰者必忍痛而貯其眼淚彼幼聞人言兒哭最恥雖感痛苦寧倒逼眼眶之淚強咽入腹耳茲縱哭知其爲心痛也幸有同伴見慰珊珊覓水洗彼頭面惟團兒眼淚多即不得水亦足漉漉尤有鄰童曰寶寶亦頭大可喜雖與鳳珍年相若已偕珊珊負書包作小學生能搖身自背其神童詩聲琅琅而可聽寶寶勤讀家人咸喜之彼家姓傅昔鄉居特育蠶售絲爲一年來大宗入款鄉人呼蠶曰寶寶忌諱多不敢直稱名也蠶游曰行讀作鼠曰夜遊別稱甚多殊未能悉舉之是兒生年蠶事大佳命曰寶寶亦喜兩名亭之意示不忘耳而寶寶竟體果如蠶肥碩而白皙行路緩蠕蠕而動或狀其白稱曰年糕囡囡以憚先生責讀頗勤實則先生亦有兒肥碩類寶寶故先生縱威嚴亦無忍責寶寶寶寶自幸竟體完全無受先生之一責媚學亦愈力矣團兒哭寶寶進慰之余與鳳珍亦羣起詬阿虎虎慚遁寶寶奮力爲團兒除巨石去水復集衆謂阿虎速汝工耳不見區區小池益深且巨耶團兒笑衆人亦笑余等之樂且無藝

余等惡阿虎阿虎之母余尤憚之余見虎母至必牽姆姆或阿母而大哭神魂恍惚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虎母者人稱爲四嫂余母有時亦稱之爲四嫂實則余母嫂彼尊之也而四嫂見母其禮節在非奴非客

間○余○狀○四○嫂○亦○勿○能○竟○舉○其○惡○但○覺○是○人○頤○而○健○男○子○中○亦○鮮○此○頤○長○之○人○往○往○市○少○食○物○來○候○余○母○疾○呼○余○為○美○姑○娘○偽○致○推○愛○之○意○但○余○每○見○彼○即○已○望○影○而○啼○若○遇○魔○鬼○彼○身○長○衣○藍○布○衣○白○袴○修○長○行○路○



兒○尤○甘○女○娃○怪○居○前○山○九○世○矣○但○有○一○母○一○女○年○雖○長○貌○勿○變○女○亦○有○夫○夫○常○人○耳○每○產○小○妖○綠○耳○紅○髮○

來○余○家○長○羣○兒○之○曹○意○氣○甚○盛○虎○言○大○而○夸○恆○語○猛○獸○妖○怪○狀○以○駭○人○謂○妖○怪○者○狀○為○一○老○婦○喜○食○小○紙○以○睛○突○眼○皮○亦○勿○平○有○時○阿○澄○黃○若○蛇○睛○眼○皮○開○闔○其○薄○若○袂○間○微○予○窺○探○但○覺○彼○之○二○目○之○地○余○見○四○嫂○必○潛○首○余○母○衣○但○食○薄○粥○雖○有○利○齒○甚○無○用○武○堅○能○決○胡○桃○惜○家○貧○無○飯○可○嚼○齒○露○齒○巉○巉○色○盡○白○也○自○言○齒○爾○者○阻○額○矣○余○見○其○人○額○削○而○每○入○母○室○必○揭○門○簾○俯○而○入○不○息○頂○髮○少○髻○子○熨○貼○若○燒○餅○然○御○男○子○舊○履○步○履○平○穩○而○少○聲○之○時○若○步○弓○之○計○地○足○且○勿○纏○

背有巨翅撲撲四飛亦不見其所至蓋妖嗜小兒亦恆自食其所生兒甫生即有山神潛告阿母食兒事
 兒遂先事而遠徙亦有勿及奮飛者則頃刻間已入魔腹爲糜矣怪坐竈飢焚不堪則幻爲尋常婦人形
 往來民家誘小兒亦有食物投人所好實則妖怪衣袋中每有殘食之人指風乾若腊香脆而可口爲平
 時適口之需但怪雖善變縱能幻婦人而足勿能小此亦天帝限制之意使人有所疑懼而戒備亦仁人
 之心也虎言滔滔若實有此事者余懼幾喪膽日防妖怪之來虎又謂怪非但食兒亦甘婦人余自此常
 恐余母子爲怪得不意虎母來余視其人益類怪物驚駭之餘因牽母衣而哭怪又來握余手余哭若死
 四嫂勿安遂別余母去臨去之時怒目切齒回首顧余云美姑娘嬌恣乃爾余非能食汝母子者汝將恃
 哭泣逐余耶余家貧本不應降汝家所以然者以汝之阿母事事煩余而行余以鄰友之誼未忍却之質
 而言之汝母殘廢不能離余而生存汝性傲余見汝他日受苦耳母撫余且慰四嫂嫂遂行自此余夜睡
 中驚跳若狂家人漫謂余疾爲驚風余夢中猶見此怪婦來襲余身往往大哭而醒又夢余立廣漠之野
 母距余遠風吹母衣飄飄若仙已而塵沙陡起余母全體若隱若現至於迷漫益甚時有猛虎嘯聲宏大
 驚人余憚母爲虎得呼母甚慘但無論力呼聲竟勿揚慘怛中忽怪媪又來余大哭亟呼母求救母不余
 應余哭益厲怪媪近余身攫余若小鷄負而走越高山涉大川若無物焉余因別母之慘語難形容余思
 余母甚愛余今者彼之愛兒猝爲妖怪所得狼吞大嚼至并骸骨無存母有知痛心不知若何矣余踞怪
 媪肩頭而哭媪若不聞余號益厲幸余耳畔有呼余名者謂心肝勿慌母在此母在此余辨此聲爲余母
 心乃大慰啓目視之余母方俯首枕上噤噤呼余也余見案上殘燈半明半滅方知此爲夢境心遂釋然

而竟體潮熱。駭汗已透。重綿而出。母大不忍。謂心肝何悲。噫。阿米受驚矣。阿母終身止汝愛物。汝病狂熱。母心不盡碎耶。

余既醒爲母述夢境。母謂孺子勿悲。此境幻耳。阿虎之言誕而無稽。汝安足信。且四嫂者明明。阿虎之母又安能幻身爲妖怪。母後此勿令彼至可耳。

母子言時。天色亦微明。寒鵲既叫。余母之嗽聲亦應聲而起。嗽甚呼痛。余思此必暗中有一鬼物隱持余母之肩。胸病遂難以救藥耳。

凡此所言皆爲余處家庭中九齡以前之事。但顛倒而無序。以余身經顛沛記憶之力驟衰。所能記得者僅此區區。且又不能區別其年代之先後。然余自幸記憶之力不佳。不則迴想從前悲苦宜必更甚耳。余母有時病愈則歡悅不異於常人。時或吟詠。自遣不則焚香寫經。消磨清晝。猶憶有一迴文刺繡之圖。清詞麗句。琅琅而可誦。云將製成而寄余父。但余母嬌慵屢作。屢輟。迄未有成。迨余母逝而物亦星散。伊可痛矣。以余母多哀。嘗因悲歌而停針授余字義。亦鮮常功。至如余母之宗族姻親。寥寥無幾。且不直余母鮮存問者。尤有族兄一人。心至無良。母謂余汝外祖父在日多金。彼時至而愁窮。乞取銀米。今吾家既已式微。棄不一顧。可歎也。阿米誌之。人生世上。非富貴不足自豪也。

第五章

方余母女團居時。富貴之家。至鮮往還。然昔固有之。余母以衰毀多病。故意興至爲寥寂。凡有酬酢。無不力謝其人。且嚴正之紳耆。方以余母之放縱墮節爲大戒。時以醜詆警彼家人。母更抑鬱無歡。因之韜晦。

亦日深然余母縱病而貌仍秀美病中之豔更覺腴麗有鄰嫂陸氏者慣作媒人一月以來常過余家王孫公子時動余母之心余母怒氣上湧特舉大硯力擲其人室中之人無不驚慌失措余當日旁侍震懼之餘不知所可問之姆姆方知大概然此陸氏來已十餘次矣每有絮聒無不失歡而去蓋有一藥肆主人三十斷絃心醉余母之貌務遣說客達配偶之目的措辭亦覺娓娓可聽蓋謂母與雲郎未有正式婚姻之約既已棄舊憐新宜必回心變計似此不入其之狂言來相勸勉母心忿怒宜不可遏母以鬱怒苦思竟成腦病且瘋狂矣自是以後歌泣無時笑啼間作力既健沈痾竟若失余方自慶而孰知家庭不幸之事實自此而開基母護余甚令余二人頃刻無離若有所憚懾者蓋母似前知謂余母子至於今日陷身荆淖之中四周仇敵悉欲張臂而攫余愈思愈懼輒抱持而淒號見人輒拜冀其保全其至渺不相屬之人贈彼重金再三不已屬令往覓吾父謹愿者推多受少猶作任事之想桀黠之徒謂雲郎處天涯距此間且萬里區區旅費半程猶艱矧欲偕之往返耶母信其言往往發篋陳金金盡而繼之飾物或衣服雜具至并日用廉賤之物亦勉強湊數以余母昏狂物價貴賤區分之識力亦泯余時年九齡矣余七齡以後母以余年漸長不可不讀書識字爲後此治家之助時命余卽牀闌執卷請益然余讀未久母輒憚煩亟命余掩卷勿再相溷然余罷讀母又極怒怒余不學向余流淚後以家教無暇則命余從師於鄰塾余心竊喜惟母女相依不可以一刻偶離往往不及一時卽趨召余歸歸亦無語但云心慌意亂命余陪侍如是者屢矣而村學究慧以此非教子之道詞犯余母媪傳言母怒遂輟余讀自是以後母狂益甚無日不在啼笑中猶有歌辭長聲靡曼短韻急促動人心脾令余溢淚不止第歌詞

第

七

集

云何余乃一勿之悉余念家庭不幸至是而極然苟姆姆猶在或有方法以慰主母決不若是之衰颯然而姆姆此際已爲天涯長征之人覓雲耶而就道慰余母者又何人哉先是余母因得余父函姻事停頓不無可慮之處第念余父爲人至溫柔而有情義自維愛情甚堅當無中道之變但以音信久阻無論如何終不能自釋於懷來於是易愛成疑因疑生悔自悔生恨積恨成狂至欲操刀而自殺其軀回首見余遂擲刀而歎

一月前母念余父切有自彼間來者藉藉傳言謂余父已有室婚姻美滿伉儷極篤樂不思蜀久矣何癡望爲母謂言者之妄極不信之而言者鑿鑿謂曾目擊而無譌母大駭使人往探姆亦遣發之一姆去繼姆往者道相望人得母金者或去或不去而母於人之去必有分付之辭千言萬語如對雲耶言也此往返數月中余母瘋狂日以加甚或終日不舉火蓮兒憚飢而懼母逃已無蹤幸有鄰人賢朝夕饋余子母以食母或勿食余亦勿食鄰童憚瘋人涉足余家者益寥寥矣有時團兒寶寶念小友切偶作冒險之探問就余低呼余母蹀躞斗室之內苟見其人必重斥無恤或大聲喝問云汝雲耶子耶傲余胡爲者時或腦筋之中尙憶爲某人某家之兒者必疾出攫兒固詢余父之下落兒聞言無不狂驚速奔若失魂魄或未出門闕卽已哇然而哭有時行急且落其履蓋余母是時疑雲滿腹猶疑雲耶新居離此不遠平日供給必爲新人所貽果若是者安可受之且饌惡尤不宜辱沒若此余苟飢而就食母必起奪謂此中盡毒藥食則死耳遂并盤碗悉掠地上如是數四鄰亦勿供至并無人存問矣

一日余母晨起狀忽清醒卽自錦衾之中力促余起迨余既下牀窺見余母足令余驚疑不置蓋余母已

靚妝容顏美好衣服亦稱體促余沐饋之後爲余梳其髮務令全身華好而美觀懽然謂余云汝父已
 至行入城矣遂召鄰媪往購美饌刀砧之聲震耳而洋洋以余父嗜龍蝦必令購者之人力取務得然時
 令已過購者廢然而歸余母甚怒至於滴淚無權且滴淚且吻余頰務令再去再買思之甚久忽曰汝父
 甚嗜龍裙其市龍裙可然龍裙爲物非易煮者經火候一晝夜母竟無睡而坐守之龍既熟而父仍勿至
 則淒涼不可堪矣然余父在外初無來歸之消息但有妄叫之檐鵲撩亂人心任欺余母賺彼無數苦惱
 愁煩之眼淚此大不可也而余母猶深信之必謂鵲兒靈某事某事昔曾立應不爽非但如此余且有夢
 或爲朋友所絆亦未可定或爲舟車停頓亦未可定言至此則見其容甚戚戚時有胡嫗者來余家代炊爨
 人蠢而言多母強制之傾耳而聞門鈴壹志凝神若狸奴之伺鼠也嗟乎余此時身坐華屋之下悲苦之
 心更較余母爲甚以余母心中猶有鵲語夢兆作其日日無盡之希望而余自思此必余母結想而然蓋
 凡總總預兆初亦信之迨乎屢試不應則亦無動於中顧雖如是余望父歸亦綦切蓋常人無聊中不可
 信之事亦且姑以爲可信而余母悲痛之念則更覺其難堪蓋凡失望之戚相隨於希望之後甘中得苦
 其味倍烈也是時燈昏室暗街柝沈沈亦不知爲何時但以燈心受水則四爆不休如慰悲人於將死之
 頃余以二夕未睡卽高檣上酣然入夢矣余既醒已在某日之下午母臥地上其狀若死余乃取薄被蓋
 之

余此際盼蓮兒不至日冀姆姆來以爲姆姆苟至必有真正之消息載以俱來但姆姆竟已一去杳然事
 越數載方知姆姆已忿而自沈於河蓋姆姆愚忠不能作退一步想也而余母亦徒勞盼望而已

一日○余○母○寢○階○石○上○余○亦○朦○朧○入○夢○外○戶○叩○甚○急○余○力○醒○不○可○得○但○外○間○人○語○則○約○畧○聞○之○母○問○何○人○來○者○謂○將○雲○郎○命○者○母○急○起○啓○戶○戶○啓○來○者○言○與○人○無○殊○惟○多○一○信○物○示○余○母○信○物○非○他○余○父○母○定○情○之○夕○互○換○之○一○玉○佩○使○者○去○余○母○踉○蹌○倒○地○上○

余○睡○醒○不○知○何○時○似○方○下○午○余○摸○索○身○畔○不○見○阿○母○呼○之○不○應○遂○急○出○室○覓○之○余○大○驚○余○察○余○母○臥○血○液○中○玉○佩○之○色○已○成○殷○紅○余○不○知○余○母○之○血○自○何○方○溢○出○察○之○則○口○角○之○間○血○尚○涓○涓○而○溢○額○上○且○有○一○巨○洞○血○深○紫○凝○而○不○流○余○亟○呼○母○不○余○應○余○又○安○知○余○母○竟○死○哉○

鳳○珍○小○友○因○數○日○不○見○余○窺○余○門○隙○中○念○余○切○不○禁○伸○足○而○入○既○見○狀○遂○返○身○報○家○人○於○是○鄰○人○咸○集○僉○謂○此○瘋○狂○自○殺○者○縊○繩○勿○韞○斷○而○墮○地○死○五○臟○崩○內○血○遂○自○口○溢○耳○余○聞○言○若○天○旋○地○轉○一○慟○而○暈○不○知○身○之○在○世○間○

第六章

時○余○昏○惘○迷○離○知○識○盡○泯○數○十○小○時○之○後○余○目○啓○矣○曩○余○醒○時○必○張○手○左○右○以○索○母○繼○之○嬌○呼○母○聞○啼○聲○必○疾○趨○而○前○速○以○溫○言○慰○余○後○此○瘋○狂○之○母○聞○余○啼○聲○亦○必○蓬○髮○被○面○輕○裾○飄○然○張○兩○臂○趨○入○室○中○俯○身○而○親○余○額○余○時○醒○而○嬌○啼○母○竟○勿○至○但○聞○室○外○笑○語○之○聲○甚○衆○身○下○所○藉○者○非○軟○榻○爲○一○木○櫃○牀○無○帳○昂○首○上○視○適○有○一○小○天○窗○倒○光○下○射○有○數○黃○紙○神○符○在○梁○間○蛛○絲○絡○其○上○余○疑○孰○置○余○竈○下○者○因○呼○姆○姆○或○阿○母○無○余○應○也○但○有○詬○詈○而○入○者○耳○熟○而○難○憶○其○人○既○見○則○膽○落○噫○惡○魔○何○竟○來○余○家○余○呼○益○甚○而○四○嫂○者○非○若○前○此○之○善○良○向○余○涓○涓○而○詈○語○頗○迅○速○且○兼○鄉○音○余○茫○然○勿○能○盡○辨○其○詞○似○謂○汝○年○已○長○乃○嬌○啼○

若小兒此間人無憐汝者此非汝家勿能任汝放肆也汝母生時負余款至多利上計利約近千金但留汝累人之一物耗余口糧將安用之且言且驅余出外室令坐一小杌上余胎腫頗甚但勿敢與辨嗟乎余茲已九齡不爲年穉矣然嬌兒戀母久啼笑悲歌往往與赤子無異蓋余母自有阿米以後年年歲歲皆視余若赤子年已長成尙抱余鳴余繞室而行若初生子然余亦力摹小兒啼笑之狀以悅余母甚至一日數次必力就母懷假意索乳或笑或泣爲余母寂寥中之一玩物蓋余母處幽閨中以青春漸去爲憂必令遺雛若渺然襁褓之物於心方慰且以夫婦久睽千萬柔情無所寄託遂一一託諸渺渺之身此可傷也然余在曩時固未有覺事後思量或當如是耳故余年縱少長荏弱不異於孩提且與外界鮮往還更昧世情又以悲母失恃而愴神余之魂魄若不屬余之軀殼也

余坐處在暗中燈光小勿余及也余察彼家人甚多有最老之婦人阿虎祖母也髮似亂麻坐牀喘息搖首蹙額詬兒子勿少休四嫂爲婦在理宜敬其姑而四嫂語言至無擇詆其夫至極地云彼浪蕩豈尙思家非汝媳能餓死久矣時家中童穉則甚樂阿虎之外尤有童娃三一男而二女殆四嫂之母家人諸童以新得玩具而大樂若皮鼓小鈸爲類頗多尤有高頭之馬下綴四輪曳以赤繩往來室中無少休余思此等玩具大類已物特未敢斷定繼見一小兒捧一泥狗而出殘其前一左足余遂決定物皆己家之物以是狗者余至愛之與爲良伴數年矣余憶狗之來歷余淚且盛溢先此余因鄰家畜一西獒小巧而活潑尾修蓬若金魚能通人言名曰花兒余必欲得一犬類此者哭不休母憐余遂盛飾偕余適市中云爲余訪狗久而勿得余恐母勞意稍懈矣忽經市肆有一小犬居玻璃窗內坐觀行人白體而黃斑狀勝花

第

七

集

兒以告母入室辨狀但贗鼎耳母遂爲余購以歸余視犬凹鼻而掀唇目內陷有晶光余喜若狂母名是犬曰望兒謂是犬望日所購翹首作望月狀犬在是望父歸耳余視此犬不啻一最佳之小友時以爲穉弟或已生之兒時時鳴之而走居則木屋藉則新棉置水與食無令缺或對坐與語及夜余必抱狗而眠母時笑余癡第余母亦時愛此犬余苟哭母必謂阿米哭望兒笑汝矣一日阿虎因事恨余潛壞犬足余不怡且數日余自此益覩此不幸之小友而生憐以余鮮兄妹家庭友于之樂但寄諸塊然玩具中亦足傷矣余玩具多皆與余有深交尤有泥製之虎頭以手按之格格作響余往日每弄之以悅狗者時羣兒跳躑大樂不可支循環奏樂至於繞室而行虎睨余頗現椰揄之色勿與余語手小角向余耳畔而吹又弄泥虎格格驕余因母詈跳而去余見此犬瞬爲人棄擲之牀脚之次尾少損面泥剝落似見余而哭余心神恍惚若大難且至然亦無懼似余母或將覓余而來此爲彼家老婦人詔余者老婦人良仁慈言宜可信也余目四矚觸處皆已家物惟檯布之毯易爲牀褥插花之瓶及藏筆之筒植竹箸其中余母牀前本有一金磁之唾盂高僅數寸而精巧絕倫詎知一轉移間已易爲飼鷄之盆可異也時余幻想紛紜母死一節實已忘却但憶母病耳家人坐食時攢余勿齒予余飯一盂菜少許置矮櫬上令余自食但余憶母安能更食遂不食而哭家人大怒謂臨食哭者至不吉幸老婦人仁呶呶慰余並謂汝母當來哭則蹤且阻余聞言立住泣而四嫂則努目而詬余余憚四嫂威至於極地嗟乎四嫂縱一婦人而罪惡滔天幾難擢髮而數里巷羣居者夙有雌虎之目無敢犯其一毫以余孤雛墮彼掌握之中不幸亦可知已余住數日余母勿至則甚念姆姆消息亦竟杳虎母謂余汝家破人亦亡繼自今且仰余衣食而活余

有命。令必順。從無違。不爾者。必投爾於豺虎。縱橫之野。膏猛獸。吻猛獸。張牙待汝。已久。汝死。且爲。俚歷萬劫。無自由。希望也。余聆言。遂憶。夢境。哭失聲。急。強制之。淚已。滔滔。而。溢。勿。可。止。

第七章

一日晨起。一僮人。入衣短衣。博而單。破靴。囊囊手。一摺疊之扇。大幾逾尺。寬四嫂。狼顧而耳。語舉家之人。竊竊傳言。頃刻間。凡諸陳列之物。悉予。韜藏。不留纖痕。虎忽走。謂余某鄉紳。因彼母。匿汝事。將俾。懲。創。決計。匿汝鄉間。耳。虎得消息。竊。詭。靈。敏。遂。潛。告。余。虎。母。怒。賜。彼。巨。掌。虎。遂。逃。

余後。此方知。四嫂得。余實。余叔。署券者。惟余叔。氏犯案。纍纍。官中。方捕其人。無敢。露。面。以。余。母。死。遂。詐。四嫂。以。多。金。任。其。取。子。女。玉。帛。器。用。財。賄。而。有。之。若。交。易。買。賣。然。然。余。產。本。薄。屋。亦。賃。人。而。棲。以。叔。橫。已。蠶食。而。無。餘。而。猶。甘。塊。肉。誠。全。無。心。肝。矣。

轉瞬間。余遂踞。僮人。肩。上。矣。僮人。以。左。肩。承。余。而。於。右。肩。上。插。巨。扇。實。則。秋。氣。厲。扇。安。所。用。聞。人。云。彼。家。計。僅。此。耳。安。得。不。隨。身。而。攜。此。亦。阿。虎。謂。余。者。蓋。僮。人。爲。虎。母。之。弟。亦。有。家。屋。子。女。並。有。薄。田。因。賭。而。喪。其。資。資。盡。斥。田。而。屋。而。女。而。子。四。剝。無。存。遂。售。其。妻。但。每。賭。輒。敗。餘。者。僅。扇。耳。第。此。巨。扇。苟。可。易。金。者。久。已。不。在。肩。頭。矣。僮。負。余。行。絕。駛。平。穩。若。馴。馬。然。若。馬。者。余。固。未。嘗。乘。也。余。此。行。禍。福。置。度。外。久。矣。但。玩。野。景。以。自。遣。行。行。久。之。出。一。巨。石。之。門。大。與。高。余。殊。勿。能。狀。之。既。出。郭。門。余。眼。界。更。大。異。以。余。伏。居。廬。屋。之。內。似。此。野。景。良。生。平。所。未。見。余。見。纍。然。在。望。之。樹。疏。密。長。短。大。約。相。等。樹。多。臃。腫。而。拳。曲。拳。各。抽。條。纖。直。而。修。映。睫。若。疏。簾。遙。望。田。疇。一。碧。無。際。是。時。豆。麥。新。苗。皆。怒。生。田。間。猶。有。遲。割。之。稻。連。阡。接。陌。若。堆。黃。雲。

第

七

集

黃雲碧草間茅屋兩三若疏星之在天車水之盤停而勿轉盤居茅亭之中亭作圓形頂若尖錐凡此小亭皆構之水邊者遙望遠處黃犢成羣嬉戲田野間牛力健而體碩角頗短但墳起若塊狀物而已耳巨而修牛羣聚處恣食水草則樂而自振其尾若慶秋成之不可多得者亦有瘠巨老犍踞蹠喘息未忘雨暘力作之苦至於初生小犢則跳躑若山羊趨就母體嬌聲索乳柔毛蜷潤若蒸汗之兒髮嗟乎余至見犢而羨以犢且有母鄰友尤多若余者誠畸零不幸人哉

僮人負余行多時漸見人家犬見生人汪然吠籬間惟鄉間寸地無勿遍種植物就此籬壁內外瓜豆引蔓綠葉遍綴其上厚逾磚壁犬雖鳴體隱而勿可見後則戢尾噤聲探首入口處余視彼家一茅屋耳而建制若古殿式廣而平屋脊四挑有一磚砌煙突蠹屋頂上屋受煤屑黯舊若墨尤有南瓜之蔓平地徐上沿屋頂且滿第秋瓜再摘實已勿巨至於金黃之花迎曉日中亦纖萎而乏生意枯藤糾結白毛叢生凡此情形余誠歷歷在目觀之勿爽以僮人體本高余踞彼肩行塘路上塘隆若岡屋則沿塘而建擇基甚卑余肩且與屋頂平也屋中婦人方出戶而自晾其衣山花在鬢紅豔欲滴袖博衣單手既高舉玉臂盡露尤有一穉年女郎方共狗語既見余等則促母令觀至於溼衣墮地亦勿更覺余既過門廻首狼顧但見彼等二人向余遙指議論云何勿可知矣

行且前亦有見僮人與語者呼僮人曰阿大詢彼肩頭塊肉何從而得僮人云此余親戚之子家庭勿和寄親眷家耳問者立現怪相徐云阿大阿大汝膽誠巨囹圄待汝久矣官中大板方奇渴思飲人血汝犯案多創懲亦巨詎非痛鞭血脈不舒耶時余三人方入涼亭中大置余石座上出肩扇狂揮若巨鷹振翼

然。繼。更。以。竹。筩。取。涼。茶。伏。首。牛。飲。持。筩。顧。余。余。下。石。座。就。飲。之。色。渾。而。味。厚。余。方。渴。汨。汨。而。飲。勿。辨。其。作。何。味。也。飲。既。迄。同。來。之。鄉。人。亦。敲。石。吸。煙。彼。人。蓄。小。鬚。面。黃。瘦。大。僅。若。拳。語。滑。稽。而。多。風。余。欲。復。述。惜。一。不。之。憶。矣。阿。大。徐。謂。此。無。與。我。事。汝。但。與。四。嫂。言。耳。此。老。聞。言。默。不。一。語。但。力。吸。其。煙。斗。相。煎。且。有。聲。而。吸。不。置。余。辨。狀。知。彼。畏。四。嫂。也。已。而。行。者。且。集。亦。有。樵。夫。負。擔。息。足。亭。中。者。羣。趨。茶。缸。而。飲。老。人。無。語。則。叩。煙。斗。地。上。作。繁。聲。阿。大。力。復。更。負。余。以。行。

是。時。大。肩。井。上。扇。與。余。且。左。右。易。向。顧。余。初。踞。大。肩。大。忽。呼。痛。以。余。囊。中。有。一。物。適。觸。彼。肩。耳。余。因。是。物。復。起。思。家。之。念。嗟。乎。此。一。物。者。一。無。知。之。土。偶。耳。方。余。居。家。時。團。兒。寶。寶。安。安。等。時。來。余。家。作。種。種。遊。戲。事。以。相。娛。安。安。能。尤。長。手。工。能。剪。紙。爲。花。鳥。形。或。削。竹。爲。弓。刀。以。悅。余。余。家。屋。縱。敞。但。多。臺。池。又。有。山。石。山。石。間。有。一。凹。孔。洞。若。深。巖。高。不。逾。尺。深。半。之。但。上。有。拱。門。下。則。砥。平。珊。珊。謂。余。似。此。境。地。大。類。南。山。觀。音。之。岩。蓋。珊。珊。自。幼。共。母。遊。歷。廣。見。聞。而。多。智。識。余。等。至。崇。拜。之。余。等。自。此。遂。名。此。窟。曰。觀。音。岩。珊。珊。又。謂。既。有。殿。基。宜。得。金。身。遂。舉。夙。昔。玩。弄。之。泥。人。承。乏。是。間。但。自。是。後。不。視。爲。泥。人。而。視。爲。泥。神。偶。有。瑣。事。時。卜。禱。之。然。是。物。未。至。石。室。之。先。玩。弄。已。久。且。受。鹽。汗。作。黛。色。矣。殆。黑。神。也。衆。人。每。稱。黑。神。靈。但。此。黑。神。余。殊。未。能。信。任。之。茲。阿。虎。受。團。兒。委。託。屬。私。贈。余。此。朧。擊。之。小。友。念。人。危。難。中。可。感。也。時。共。黑。神。至。者。有。成。人。之。手。套。一。探。其。中。皆。余。等。之。小。玩。具。若。奇。形。五。采。之。石。若。小。海。螺。若。吹。鷄。洋。鐵。小。魚。又。有。玻。璃。瓶。一。形。若。壺。蘆。中。有。星。形。采。色。之。糖。但。已。殘。食。則。益。以。麻。糖。之。屑。虎。授。余。意。頗。珍。重。以。團。團。叮。囑。之。誠。虎。縱。不。德。亦。無。敢。背。之。也。嗟。乎。團。兒。安。知。汝。之。小。友。家。毀。母。亡。已。爲。悠。悠。天。壤。間。至。飄。零。不。幸。之。人。縱。有。玩。具。安。

能愉悅心情憶母思友轉益傷梗而已。

第八章

余自此已降爲一村娃茅屋構造若初見之一家而後屋則增一羊笠屋前端則多一柴亭但此不足名爲柴墩皆地上落葉儲供羊食者余未至若有人候余者有人問云來耶大無語置余榻上余受風頭筋且劇痛嗽亦甚作目昏翳喉間亦大燥衆集觀余朦朧間但覺人頭甚多而已又有女郎近余身執余手而端詳詫曰可憐稚兒受寒病矣何手冷若冰耶余此際但覺筋骨收縮作奇冷冷甚而顫舉家營然遂爲余烹薑茶余念是家之人意至良善流離中勿可多得者因置余一舊榻上榻無褥而有席有一大被壓余身呼息盡阻若沈海底以布衾敗絮堅類鐵石而重逾泰山第余幸重壓以弱體顫風中益難堪耳惜布衾不潔奇臭難言余亦忍受之以余母病時余受寒氣厲病襲余身久而益甚顧余先此望病若望歲以余病母病可未減惟余既病母且因余病而轉甚是豈余所及料者余處四嫂家夜必狂熱灼身無一安眠之夕尤有慘怛之事則余每夕必夢余母浴血而立余前夢中余母現狀實可痛悼第見余母衣黑色單衣袖飄飄然如立狂飈中履但有一亂髮被面血膠殷然結成餅塊之狀被額而下及眉心顧母距余遠與語若勿聞余夢見母恆見余母立一巨石之上翹首遠矚若勿見余者余每次夢境歷歷不爽地猶是地但母身則轉側而無定時見側身望海有時但見背影而天際線上往往幻作奇光若餘霞經天者第海水嘯波浪兼天而湧余復詳窺則余母已立一深池中之巨石上非可近余也余大悲哭不可止水中怪物時出沒絕島左近忽有朱色之龍昂首水中張其血盆之口力啣母衣余遂狂呼而醒醒時

汗被體淚被面而四嫂方作聲而詈余余遂不寐而盛咳至於天明四嫂家人無不竭力惡余矣余首途本在晨間迨近鄉居已卓午矣顛倒亂夢中至因狂熱而昏號心維口宣但念阿母有謂余者謂汝慈顏戀愛之阿母已有人爲汝乞一白楊輕薄之樽實身其中埋之纍纍義塚間矣彼間鬼伴多當無寂寞之慮生死前定悲亦徒然耳然余甚勿信之以余所遇之人無勿誑余者余恙爲時瘧體熱既退則坐當門望青山余當門爲桑圃樹在門外山在樹後余生平未嘗見山此第一次也或果有之但在畫中耳。

是家姓裘有一老人白鬚頰面健而多力自餘三男子二婦人老人之妻媳子也余後知老人豕媳四嫂姑也第馴然有婦人風勿類四嫂之獷悍惟鄉居久遂鮮浮談貌既勿揚因盛飾而增醜紫衣綠裙杜鵑壓鬢而蓮船盈尺尙繡蝴蝶其上顧余而笑驚余膚色之嫩彼方作客歸遂贈余以甘飴余意遂大舒至於感彼而流淚而老婦人亦苦健蓋老人三子咸事田工雖秋成猶未忘後備事彼等趨隴畝非食飯勿歸耳時或路遙事忙則豕媳負長竿餉東菑三日新婦已爲拋露頭面之人殊非城居人家可及耳老人之子伯仲皆多力肌肉絕紫若多力之牛季年十五體勿高狀若十齡之童髮淡黃而稀視若無物眼珠亦深黃膚色憔悴瘦骨盈把余後知彼未成年以勉事田工力趨二兄後遂失力而成勞顧雖如此而二兄忍督工至力設或告勞牛鞭且疾下蓋二兄蠢時以示威弱弟爲能謂農家力作苟多分利坐食之人必有仰屋愁窮之日惟余處彼家備受家人之憐愛憶余初來之一日臥病起坐余母伴嫁之物悉紛紜入彼家之茅廬銷金之箱雲石之案沈檀之椅見者幾勿辨其名稱第此事物既非屬裘亦非屬余

仍四嫂外府耳。裘氏者，但享一分之權利，而待余已不薄。且余寄彼家，尤有來歷不明之嫌。家人因未敢折辱之。余遂於不幸之中，稍獲自由之幸福。而病體亦漸以痊耳。而鄉中空氣佳，亦一主因也。



有不給之勢。非資金融少之累耶。蓋資金融缺，則貸人而耗其厚利。就此租田而種，賃穀已極可觀。往往八口農家，終歲勤劬，至并一錢而勿積。蓋稅重則物貴，例如糶米而易煙酒，售鷄而購油鹽，皆直接蒙不幸。

時余居鄉，病痊體遂漸復。本狀村前後屋左右，時一遊涉，亦有小伴思近。余但氣餒，遙立羞慚，而自鬻其指，惟有一鄰姊文雅。若城人，彼居前村瓦屋中，宜風儀之不同矣。彼家小康，惟有資能置蠶具，無缺地，廣則桑葉多。入款從容，家計遂益積而益厚。就以種田論，彼但置產而收其租，勞逸相視，去苦力遠矣。余觀老人之家，三子一媳，營營終日，而姑媳猶事女工，菜飯薄粥，尙

之損。至於衣服。典贖。耗利。更鉅。此皆老人爲人言者。余志之。輒代感。不幸耳。

女郎狄姓。居是村二世矣。人言彼祖昔有官。棄隱。是鄉女名慧姑。舉動類大家。能誠心憐。余殊感之。往往無因而泣。以彼每詢余家狀況。余未語。冷熱之淚。已被余頰。殆滿。蓋余自居鄉。已無所往。勿用余之感。傷余見雲樹。望天涯。則思親之念。盛起。余非僅念余母。念若余父者。不審處天涯之何方。村外有小溪。溪通舟夜航。經行柔櫓。搖曳聲聲。可聞棹歌。柔曼若余母懷人之歌。靜夜聞聲。益覺感人。難堪。而女郎身世。若與同深。不幸之慨。每向余述。家庭事。蓋彼已引余爲成人良友之列。勿因荏弱。墮落而鄙余。可感也。余名至此。已三易矣。初至四嫂家。名余爲平安。惟余自念阿米之名。余母所錫。余願爲阿米。勿願爲平安也。且余爲阿米。故厚愛阿米。既有平安。何以處阿米矣。意者阿米死而平安生。或平安生而阿米死。若是言之。所謂阿米者。必隨母於廣漠之野。惟平安夢。勿見阿米。質而言之。平安非余耳。彼等或呼平安名。余勿之應。蓋余聞聲而心勿屬。每犯家人之怒。而四嫂猶時時誨余。凡人詢汝何名者。宜自承爲平安。承阿米者。必有大不幸之事。貽汝以戚。余惟唯而已。及既遷居。裴家復更余名爲如意。余念如意之名。似曾有之。余遂苦憶。終日忽悟。是爲余戚婢子名。則汪然出涕。爲之心痛。而不怡。嗟乎。余自襁褓。以至今日。金玉錦繡。高貴無倫。尋常之人。無竟直斥余名者。余母曾言。阿米爲人。不啻爲一寶物。寶物珍貴。甚且無價。可喻今。乃易名而呼。視若無足重輕。失色沮氣。亦已甚矣。然使就余之遭遇。而論。則阿米平安如意。三人者。地位相異。誠若各各而不同。以余今者。且以孤孽不幸之身。易爲平淡無奇之一鄉人。惟余平淡無奇。余心轉戚。以余自幼嗜譽言若肥甘。母知余心。一日間。必製爲相當之譽言。以贈余。余受而樂之。勝

食餌也。顧余今此亦每。復自悲。以余全體殆無一事。足令人喜。金玉錦繡皆與全體。勿附附。余體者。悉敝衣耳。幸有繡履在足。爲余母昔日手製。茲已黯敝。而沾泥安在足。令他人人生其美悅之感。非惟如此。以余病熱連綿。勿休。竟體且作汗臭。使人嚮邇爲難。以汗多蒸蘊。蟲且來居。每蠕蠕而癢。螫人而生慄。先是余與余母甚憚。是物見必恐怖。而啼。余念阿米渺渺之身。爲蟲所叢。母苟有知。不知若何而生憐。顧余母安在。余但噙淚忍悲而已。時余恐怖之心。寧獨蟻蝨。以余臥榻近壁。顧此不足云。壁但名爲籬籬。外爲一羊棚。大羊三。小羔一。羊飢索食。輒曼聲而長鳴。入夜猶然。余遂因此啼聲。幻爲噩夢。但見妖怪無數。來欺余母。余母此時忽人首而羊身。跪求妖怪。作羊鳴不休。有時睡至中夜。羊首竟穿籬孔。而入向余哀鳴。蓋籬孔爲飼食處。當余睡。次余臥其間。足窺星月。田廬雲樹。歷歷在目。有時雲霞詭譎。千態萬狀。變幻不定。凡高山大川。煙雲甲冑之屬。罔勿任意猜詳。維妙維肖。有時駿馬牛羣。奇侈可喜。尤有怪獸。龐然倒影。水中。良以鄉居之人。夙食而早睡。非延客作。輒延三餐。爲兩期。投箸登牀。閉目休息。則呼吸緩而消化自緩。非僅減省膏油而已。惟余幼慧。夜深人靜。與母深談。嘗及燈燼。而勿止。往往更籌再轉。母鳴余眠。始恬然入夢。故余早睡。實不成寐。余初登牀。但耿耿望野。時見奇雲恍惚。幻爲巨人。猙獰面目。一易而爲絕代佳人。黃衣紫裙。飄然若仙。此阿母者。且挈幼孩。孩纖肥。總角在顛。手牽母裾。余思此殆阿米母女耳。風起雲散。境狀復異。大凡暗星之夜。尤可淒怖。雲樹蒼茫。胥呈猛獸之狀。有時纖雲不流。明月在牀。余必盛起。思親之感。以余自幼已誦唐詩。若牀前月光之什。尤爲余母所時指示者。余母曩時必有感念。而然惟余今日視母更悲。故鄉何處。益增切惕之思耳。

余處老人家無因坐食心甚不安時見彼等營營之狀余亦竭力前趨冀分家衆之勞而彼家之人見余相助若怒然不安者必強制余無令妄動謂姑娘體孱風吹且倒豈可強作蠢蠢之事汝食現成飯可耳嗟乎彼家愛余可謂至矣以彼家衆皆悅余柔順而能言以余恐怖之心漸消時露穉子因人之態無論男女皆以爲米姑娘之爲人嬌穉而可憐也余聞言心慰甚

第九章

狄女慧而賢能以線結爲諸手工第余自思余母昔亦工此技技勝狄女而狄女在鄉間鄉之人羣號曰神鍼余殊未敢附和之然此女郎不壽且夭余至痛悼之第女郎之夭亦爲思念情郎而起余思不幸之狀與母等也先是距鄉數里有神祠祠中祀者爲一蠶花娘娘娘娘貌絕美紅袍而跨馬鄉中男女一歲間祀神凡二次春有所祈秋有所報余念一鄉神靈無及娘娘者非惟廟賽是問人家嘗家祀而戶祝尤有印刷品物皆肖娘娘凡爲人家無不張之壁間而祈禱之余承家人厚愛亦得入廟觀劇余大樂且無藝以余多感又善言深得一家長幼歡視余若子女遂相處若家人矣余等適廟以舟行舟爲狀若何余嘗見而憶之至如乘舟行水上此實初次然此所謂舟殊與余理想勿合以是舟實裸然之一物蓬窗門壁皆與舟勿屬鄉人謂此舟夙往來城鄉載穢物因觀劇而輟工顧舟雖穢余亦無憚以余憚舟舟且擯余矣余察狄氏女郎老人新婦胥共此舟而行舟濶而泛良顛播蓋檣搖則左右蕩進行則上下搖而女郎新婦置竹椅舟中坐其上翹然與人殊操舟者卽老人之長子新人之狀紫衣綠裙無異往時山花多鬢幾勿承余坐舟底處二婦人問新人者且餉余以瓜子然余幼時最惡瓜子以是非能齧者

時○余○觀○山○玩○水○樂○乃○無○藝○又○有○善○鳴○之○鳥○窺○人○水○竹○間○鳴○聲○宛○轉○若○聞○人○言○與○欸○乃○之○聲○相○和○答○似○謂○余○等○樂○也○余○乘○舟○頗○以○厝○岸○爲○憂○以○爲○刳○木○之○製○實○勝○陸○處○遠○甚○迨○至○入○廟○觀○劇○余○亦○自○覺○悅○目○第○佳○處○若○何○亦○勿○能○言○惟○女○郎○不○幸○之○事○實○因○此○遭○而○起○以○女○郎○觀○劇○且○三○日○後○聞○人○言○女○悅○一○觀○劇○少○年○思○嫁○而○不○得○遂○抑○鬱○無○聊○嘔○血○以○死○惟○余○去○鄉○別○女○郎○時○女○尙○未○死○而○已○甚○病○女○郎○甚○愛○余○余○豈○願○彼○有○絲○毫○之○病○者○維○余○幼○年○生○活○每○饜○肥○鮮○餅○餌○糖○果○之○屬○母○且○爲○余○特○購○然○而○老○人○之○家○但○嚼○硬○飯○時○或○胡○瓜○麪○食○草○草○一○飽○余○每○臨○食○而○墮○淚○然○余○勿○敢○怨○老○人○以○彼○家○之○人○盡○慈○顏○而○可○感○雖○減○余○食○余○猶○安○之○惟○余○食○是○物○腹○碩○而○消○化○滯○久○且○甚○瀉○瀉○甚○而○感○飢○則○凝○思○食○物○悉○鄉○間○勿○可○得○者○惟○女○郎○解○憐○余○謂○汝○病○久○宜○得○食○物○療○汝○疾○每○有○佳○物○貯○以○貺○余○往○往○長○日○無○聊○中○獲○女○郎○意○外○之○賜○遂○感○深○肺○腑○而○難○言○余○憶○老○人○之○家○尤○有○一○子○在○籍○爲○徵○兵○偶○或○星○期○歸○來○必○家○人○相○聚○而○大○樂○蓋○以○齒○序○之○爲○兵○者○叔○耳○彼○槍○法○精○能○射○獵○得○飛○禽○或○獐○兔○有○所○得○則○家○人○父○子○燔○炙○而○食○猶○憶○一○次○彼○射○獵○得○山○貓○非○獐○非○兔○因○假○定○其○名○爲○山○貓○耳○詎○入○釜○狂○煮○久○而○益○堅○及○至○家○人○坐○嚼○無○不○投○箸○而○哇○以○是○物○奇○臭○良○與○胃○納○不○宜○惟○肌○肉○之○間○甚○蘊○怪○味○則○愈○嚼○而○愈○覺○其○難○堪○至○并○宿○食○泛○濫○無○存○老○人○狂○嘔○至○於○淚○交○頤○頰○而○下○家○人○上○下○無○勿○狂○笑○蓋○以○家○庭○聚○處○雖○甚○貧○苦○亦○可○樂○矣○是○家○有○一○前○鄰○且○住○高○簷○之○瓦○屋○屋○沿○塘○而○建○址○與○塘○平○三○椽○兩○披○縱○勿○華○敞○亦○異○齊○民○屋○主○人○曰○法○金○婁○其○姓○承○祭○而○收○其○祀○產○歲○入○已○綽○然○而○有○餘○第○主○人○常○貧○往○往○爨○火○久○虛○突○煙○勿○揚○法○金○爲○人○微○鬚○金○黃○行○路○絕○濡○滯○衣○博○衣○勿○繫○其○紐○行○則○低○頭○語○言○若○婦○人○第○性○好○博○而○術○勿○精○往○往○新○穀○未○登○來○歲○收○成○亦○已○署○券○與○人○故○祭○田○雖○多○不○得○不○零星○購○米○而○食○法○金○起○絕○晏

苟有囊金。妻女要索。費累。積而勿休。而法金則寧令鏘然可愛之幣。歷博場一周。而後歸。顧久而久之。法金歸而錢幣獨相失。妻女悲駭。法金已閉戶而殮眠。昏曉幾歷。彼仍無動。彼憚妻擾。間嘗裹餼入門。彼妻荏人耳。鄉人以其無能。甚不直之間。賜薄粥。若飲露之秋蟬。寒噤亦可憐矣。

大抵鄉人極迷信。鄰里往還入室高談。必涉神鬼範圍。老人二子且列名田公大帝之御前侍衛。中侍衛階級亦分高下。頭等侍衛必負畫戟及鐵蒺藜。亦孟賁烏獲之選也。力勿勝者往往嘔狂血至死。此但義務性質。以力勿以金。至若緇衣僧尼之衆。則每游說婦女揚菩薩之威靈。第家人男女信神之宗旨。雖非相背。而派別理論則亦各有其是。男子以爲信神在心拜禱。趨公已達媚神之極。故如春賽之日。肩馬鳴娘遊街健男子十六人輪班。三晝夜無怨言。無倦容。神實嘉之。而婦女心理必以佈施爲信佛之極。則以僧佛無別。遂有是誤。村中婦人往往背夫齋僧十家之村。米貴食粥。而僧寮豪邁。至以白飯飼犬。犬飽食且龐大若獅矣。

余後知凡爲裘姓者。恆健碩而多力。卽此屋中老人。年事縱高。尙敵五六健男。而有餘。老人練力器具。形式奇異。若大刀鐵環九節鋼鞭。時一練習。舒老骨。老人以二子勿克承家。視之蔑如也。或逕予斥辱。二子慙爲功。且益烈。女郎謂余裘與尹世仇也。各養其力自衛。而侵入數世以來。大小戰鬪不一見矣。官中無敢問昔裘弱而尹強。子孫纍纍。每死戰鬪。老人崛起。率子弟研精拳法。自是以後。勝多而敗少。第三子充徵兵。亦欲得一射擊傳人爲裘門光耳。女郎又謂彼等械鬪。嘗擇廣場爲之。婦女營營。惟煮飯汲水爲前敵。供糧之助。余因其言。遂憶鄉中子弟日必因練力而遠適。蓋距村數里有廢殿。殿制絕古。必爲歷史上

第

七

集

一紀念物惜言者不詳無能更舉名稱矣蓋殿柱用石而梁則巨柏兵燹之後旁屋盡毀而殿幸獨存裘氏強據殿若私物爲練武場殿懸沙袋無數人處其間左右競擊之沙袋受擊而蕩去更復來回力絕巨往往四向齊來身處其間非眼明手快者必撞身爲糜練力既精則擊人如擊沙袋雖有健男十餘輩左右前後夾攻而至不難顛至十數丈以外凡此情形皆女郎爲余言之蓋老人之生良爲復仇殺敵而生以老人襁褓時老人之父適鬪敗而歸至於咯血滿牀老人之父遂撫是兒幼髮諄諄以復仇爲言祝禱而後死可慘也老人之父死老人之母遂日以父之遺言訓是兒命其名曰大拳以大拳之父死他人亂拳中非拳巨不足望報仇耳女郎又謂老人以狄爲巨家夙敬憚故往往正襟流涕爲女郎言其歷史老人每言嘗自解其衣以刀箭瘢示女郎瘢深黑纍纍殆滿也第老人之父全屍寢室猶爲偶然之事非出死力難望輿屍而歸凡俘敵生存無缺者可以交易其人死或傷者則烈火而焚之二姓祠堂貯石油甚多亦最要之軍實也余聞言且大震第練力之場余未或見但時見廣場之中有圓形之石盤若車輪狀石輪二中徹巨竹健男田事之暇則高舉而舞旋十餘次後筋盡面盡赤矣老人時見而斥辱謂年壯無能家學且失墜則投其煙管從容登場嘗多彼等可十轉氣不喘筋不暴而面轉白余因大異之每舞畢擲盤地上必小部分陷土中石盤之重可知矣

一日余家居聞礮聲轟然家人謂戰事且至力藏余藁柴中後偵者謂武弁過耳非召集之信礮故余居是間幸終不聞械鬪事實則裘氏強尹氏無敢惹者

第十章

余居鄉久。歷夏及秋。茲屆初冬。余甚安之。以路遙。四嫂不常至。故余恐怖心消。母亦不常見。嗟乎。余年縱日長。而余之身。且日縮。狄氏女郎。見余疔瘡。亦甚憐余。彼等謂余殆一盆花。嬌柔已極。乃置之磽瘠之野。雨打日暴。宜其憔悴不榮矣。然余自思。余殆愁苦所煎也。然余今者。且連夕夢。母余有一夕先夢。鷄雛一羣。老鷄護之。粥粥遊稻地中。蒼鷹疾下。攫雛而去。尤有小羔爲野熊所啣。然余殊不甚措意。偶感寒熱。則時見母於睡夢中。有時浴血時。若常人。但每見余而悲繼之。哭泣有一次。余獨行道上。星稀月暗。老樹蓬鬆。似攫人之奇鬼。狂風吹衣。獵獵而戰。山狼野狐。遠近叫嘯。余足軟膽落。道途迷失。幾欲踏地而哭。陡見余母前奔。余疾行幸牽及裾。母入涼亭。回首見余。意頗慘然。謂余云。狼且至此。間勿可居矣。且語且遙指。但狼已來。力啣余身而奔。余母此時似亦無幸。余遂縱聲而號。似已頸折脰斷。嚼余骨脆。然有聲。迨至驚悸而醒。方知熱淚及頸。疑血盜耳。

嗟乎。彼家今者。亦已洞知余之生平。愛余柔和。甚有媳余之意。家中人會議數次矣。而余勿知。迨四嫂來。遂提前議老人之意。欲余匹黃髮瘦身之第四子。而老婦人則愛徵兵之第三子。意見遂不免於齟齬。余當時未十齡耳。而律以童養媳之例。就令待之十年。亦不爲奇。余聞是言。莫解所謂。而老人辨論至激烈。以爲年齡關係。則字四子爲順。而四嫂聞言。則大怒。至於拍案詬辱。謂此余寄養小羔。汝敢竟得者。余亦不更名爲阿虎之母。質言之。豈汝家償汝飯食金耳。余自此復墮一劫。

是間最能憐余者。首推女郎。女郎愛余若穉弟弱妹。女郎謂彼昔有一弱妹。年等於余。聰明而活潑。多感而能言。肥碩可愛。不幸以攫天花死。母氏不幸亦以是年亡。家中居者後母耳。揮霍而偃蹇。非能愛己者。

又詢余何名。余謂阿米耳。女謂阿米之名。余甚寶愛之。平安如意。皆勿能及。余後此仍呼汝。阿米可耳。以此故。余感女。耶益以深。惟女。耶日來且甚。病設在曩日。每見紅樓一角。間有一慈顏慧心之名姬。手鐲鉞而製衣。茲則窗幕深沈。伊人勿見。余心之悲寧有紀極哉。

嗟乎。女郎製者。余衣耳。女視余似弱妹。甚憐余之不幸。愛余且益切。女郎云。阿米可憐。衣敝而勿新。秋氣深。尙衣夏日之對襟衫。腹以寒。致病余甚。爲汝憐之。余知農家愛汝。亦有他兒。曾衣之棉襖。以畀汝。惟汝愛好而高貴。又喜清潔。此等蟣蝨敝衣。諒必非汝所喜。汝又安能衣之。衣此者。且減汝之媚態。余聞女郎言。眼波汪然而出。涕感女郎至極地矣。顧余福薄。余衣未成。女郎已因盛病而輟工。先此女郎爲余言。余爲阿米製衣第一。爲絨繩之衣。袴輕暖而柔軟。於幼穉之體爲宜。色用綠。袴則紅綠衣。紅袴狀若畫圖之兒。非甚可愛耶。又有外衣。則花布而黑其緣。余後此每登畫樓。視女郎手工。女作工。余旁坐。往往歷半日。不言歸。而女郎多聞。又時爲余述掌故。若小兔救母雞。鬪老鷹。事驚心駭魄。余尤樂聞之。

四嫂爭論之。翌日。余母奩具悉辭彼家而行。余每覩物。輒傷心。不置。尤有肥貓伺蝶之圖。黏之衣櫥。旁面余在家時。恆朝夕熟覩之。茲尙附此衣櫥。鄉間女娃愛此名畫。亦欲揭取。而有四嫂見而大怒。至於重創其人。而無恤。

翌日。物既盡去。遂遷。余以行時。則曉日初出。苟觀時計。但六時左右耳。余苟家居。必尙酣然於余母衾中。諧曉夢耳。鄉居久。則亦夙起。惟余遷地之始。若明知此去之無幸者。以前一夕。鼠齧余指。至於數四。不休。竟夜中無貼枕函者。余夙聞母言。凡人有不幸事者。必有種種預兆。令人不寧。余念余今入四嫂掌握。不

幸何待於言嗟乎余別僧人久矣今則復來顧余先此出水火而登祇席殊不能不頌阿大之功余自念汝既出水火登祇席示惠余身矣此祇席余久據而安之豈不大妙欲煩汝數遷奚爲哉四嫂與彼家鬪既止顧阿大云事集耶可行矣余聞言魂魄若喪以余寓此久無論何人皆與之有深感就令舍人論物一棚一石余殊勿忍別去之僧人欲負余遂攀柱而狂哭

鄉間生活余初以爲至苦相處既久則已視若樂國左右鄰居之儔雖去余宅遠然苟見余必握余手而言歡若黃鬚老人之妻尤能節食購飴表其相愛之忱若余所處之新家庭中新婦縱醜至於愛余之誠則無所不用其極然此尤非余所甚戀所念難忘者偃息在牀之女耶耳方在曩日余時涉足紅樓一親是人之色笑迨既臥病懨懨往還之途遂絕往往白晝深長板扉盡闔而女郎繼母尤覺面目嚴重拒人千里之外甚至斥辱頻加犯人體膚而勿恤自余物成行以後亦欲覓此慈愛之人一詢此後之吉凶奚若顧余昨者嘗三入而三拒之余誠無可奈何矣四嫂促余行以余戀裘而遠彼尤有悻悻之色余哭甚厲至於蹲地而號彼遂以言誘余云如意勿哭余已爲汝覓一安樂之所繡衣而肉食勝在汝母家時第余聞言益慄慄而可危僧人力大遂牽余上道行矣

行數武漸近女郎門余因悲從中來過門而哭不覺余聲之厲僧人謂汝聲若秋蟬可聞十里又似狼子夜啼足醒山居之夢余聆言心竊喜以女郎樓居當聞余聲矣果聞小窗呀然開有人窺余余見爲一婢子頗失望顧婢子內顧而女郎已疾出余此時可云未見女郎但見一病婦人槁顏柴首面白若紙黑縐纏頭衣黃衫當檻而立俯視余身向余滔滔而言僧人舉足因以少緩但女郎言輕余并一語亦不可得

聞忽有一絹裹自樓窗中徑擲地上。翩若白鶴之下。樹爲四嫂捷得。啓視之。錢幣纍纍。并有果餌無數。余更昂首不見女郎。彼等促余行。行數十武。忽有喘息而至者。亟止前行之人。回首視之。則又有一巨裹以媵。余嗟乎。此中何有。皆女郎爲余力作之。寒衣耳。婢子謂某某物。皆未成。某物因姑娘臥病。已命余代成矣。言畢匆匆而去。時樓中人方有所言。惟人聲喧嘈。潮擁余去。不可聞矣。

第十一章

寒秋九月。雁羣在空。庭槐挺其瘦枝。大有搖搖欲墜之狀。蓬蒿盈階。荒穢勿治。庭磚漬雨。碎坼殆如龜紋。試窺庭軒以內。亦有客座。第塵埃四揚。積而益厚。至若几案四足。常因朽腐而起不平之感。客座折足。則倚賴自支。或隱壁而自藏。其醜壁間亦有聯屏。但至顛倒無序。三星堂幅。則因雨水淋漓。蝕其下角。而墨痕狼籍。尤覺沿壁幾滿。殆往日書堂也。似此軒庭。人旣勿居。則羣鷄粥粥。假爲延賓。跳舞之室。非但階前地上遺矢狼籍。甚至塵封几案之上。竹影个个。彌望皆然。而霉溼之氣。猶未免中人欲嘔噫。此何地耶。非老訟師蕭某之家庭耶。

訟師之年。在五十以外。彼之心理。豁刻而陰曲。非若所居之屋。猶偶見風日也。第是屋牆高而天井頗狹。就有日色。往往一瞥。卽渺而訟師矜祕。常人罕識其面。第常人苟爲幸福計者。寧勿見訟師之面。爲得以訟師之面。每令人見而勿怡。小兒見訟師者。則無因而大哭。鄉民見訟師者。不數月家毀矣。質言之。訟師者。魔鬼也。訟師已屆于思之年。而鬢勿多。僅掩其脣。但脣亦勿可掩。以訟師之鬢。盛旁而缺中。訟師亦見人而笑笑。則口張而齒露。齒色黃而垢積。殆滿尤有長鼻。端倒句銳。若鷹喙。中有節隆。然而高面縱小而

鼻則甚大時或側坐則勿見訟師但見耳鼻耳亦反張上銳若驢壁影搖搖時爲訟師寫眞實則爲訟師寫眞者其術甚易但句巨鼻及頰骨益以一耳半鬚即得矣小兒劣時於訟師門外作巨鼻榜其門曰大鼻頭先生而大鼻頭先生並因小兒之惡謔而成名鄉人與人鬪勿勝者每謂余寧壽金大鼻頭先生耳往往駭人有奇驗猶憶十年前官中文書亦載大鼻頭先生五字欲拘其人入黑獄幸大鼻通神逃而免茲幸攻訐者稀而大鼻寧隱祕以自全然聞人言大鼻能文章且掇科名惟願以刀筆隱刀筆之利優也大鼻溫文時若科名中人衣紐間懸一象牙小梳時掠其鬚使分兩旁惟眼小若鼠一日且眇醜甚矣風鑑者言是有異相能足衣食無缺白手起家業六十以往富且巨萬而堪輿家言以彼家祖塋方向少偏遂出富而多金之眇帥能不誤擇穴者子孫在世躋清貴膺民社矣第此眇帥亦有生殺之權玩知縣於股掌間老刑幕且憚之至如方今尊貴之法官大鼻無憚視若出殼之雛謂彼等學問淺一試遂蹶耳鄉民苟因判決而嘵嘵大鼻則懲之上控第上控得直鄉民之家往往垂毀蓋大鼻先生非但諳舊律若所謂新法律令者亦深致其研鑽之力洋裝厚籍以檢索頻煩至并皮布之面剝落無存而條文則爛熟矣蓋大鼻能恆自冒牌爲律師登堂抗法官名譽且大震設在星稀月暗之夕鄉人之黠者恆趨大鼻蓋大鼻後戶僅二薄板扉之旁一僮人臥之誠欲入室者一彈指而即得嗟乎余在今日已降身大鼻之家爲一入網之魚矣

先是僮人負余行入一媒媪之宅深黑而少天光榻有老婦方病甚而啞室中溽氣甚穢惡極矣臥病者一婦人蓬首跣足單衣在身疾爲河魚數下牀而遺余但屏息而高坐以受四嫂囑囑處內室越雷池一

步者將重懲而無赦。惟室宇潮暗，秋蚊長喙，螫人至烈。巨體若鷹，偶爲所乘，卽盛感不快。室有聾媪，受四嫂囑，他出矣。余坐久之，體木然，至勿能動。而婦人之腹疾，則益厲。至於呻吟而譖語案上，但見粥一盂，醬瓜少許，而營營之蠅，則叢集無數。去更復來，周歷而食。至於溺身，失足而死，可哀也。余無聊，徐觀蒼蠅生活，以自遣。見其舉足，別後翅更摩，首口戀戀於俱樂部，而勿去。迨至飽食，遠颺來集。余之頭面，余更大惡坐。逾久，屋中陳設均寓目。至再，雖窮居，器物亦勿弱。尤有一內室，輦簾深垂，無能窺其內容。第幽居寂靜中，忽聞兒啼之聲，呱呱然。因大異之，滋以未見其人爲憾。以余雖穉年，而甚愛小兒。苟見玉雪，可念之子，嘗極意調之，必令失笑。而後已。母生之時，以未能抱弟爲恨。茲爲愛兒心，所驅不禁下坑，疾行徐揭，軟簾一窺室內之動靜。

是室陳設若閨闈，鏡臺茗盃，縱橫滿案。見一美婦坐衾中，紉一兒置衾旁。一中年婦則背坐而手活計。但至靜穆，至於墮鍼，亦聞余窺未久。病婦力阻余，余懼亟返。故榻而坐，顧病婦亦不怒，低語余云：勿可窺也。復力搖其手，婦遂臥沈沈入夢矣。

余坐無聊，則舉首觀屋。至於計椽而數，亦忘晷刻幾何矣。忽有入者，其人曰：阿茂年十三，三爲四嫂供奔走。時來鄉間，余久識之。遂投余以巨餅，蓋余至此自朝至於日中，晨已逾午矣。阿茂入病婦復因腹痛而醒，遂懇茂兒市茶水。余是時腹方飢，食餅而大甘。茂至病婦目，余作隱語，余莫解。但聞茂兒云：已問詢十餘家，以年來水災多，鄉間破家者不可紀。沿門求售，價遂大落。有錢之家，久已夙購窮窘者，雖贈亦勿受。米價貴，未能養冗人也。幸四嫂能言掄揚，至無地。有數家意稍動，俟領看耳。

言至此。一年少自外入。儀容俊雅。衣履亦翩翩。萬非華門圭竇人舉動。昂藏迅入內戶。聞言云。醫生來耶。然則藥飲也未。但聞室中之人。啾啾而言。而兒聲復大作。是時老婦人入矣。方易舊衣。欲與病婦言。婦力



指內室婦。遂以新衣入。似聞唯。啾承認聲。實則婦耳聾。聲入心。通可云難之。又難主僕二人。因向彼大聲而言。聞第一字為炭。而炭！炭！炭！之聲相繼。而作。次則為爐為罐。復述出之。而老婦唯唯之聲。亦甚高大。抵重聽之人。與人語。罔勿揚聲。而言。媪亦猶是耳。

時四嫂方偕一男子。至軀幹。修偉布衣。而繡鞋。語則燕聲。視其人。豪奴也。家人起敬。尊曰。趙二

爺。四嫂疾至。急奪余手中殘餅。擲案角。呼余起立。趙僕謂此是耶。詢余姓名。年歲。四嫂代答之。第多誤。至並年歲。諱九為十一。命余行室中。相余跛否。提余髮。察余髡否。余手足。余面。不憚考察。至再至三。以室

第

七

集

暗復牽余手出外室。余怒而少強。微與掙扎。四嫂自後。至力擰余肩肉。余痛甚。時來者欲褫余上衣。余乃恐怖而狂號。顛頓求脫。竟翻几案。但聞四嫂云。此貴家物。毫無暗病。力可保證也。然余此時慘怛已甚。念苟有一法。可以致死。者雖百苦。亦無憚。顧余求死不得。但有狂哭。以哀甚聲。亦勿揚。而病婦顧進。而慰余云。好孩子。勿繼哭。哭則產婦且受驚。而暈汝罪大矣。四嫂怒。余哭。力撻余。余住泣。二爺亦竟去。

余坐久之。日亦垂暮矣。四嫂來妝余粉。附余頰。且爲余點胭脂。眉心兩頰。數凡三。又爲余櫛鬢髮。余心大喜。不禁破涕爲笑。窺鏡。勿已。以余生平愛美好喜脂粉。若性命。而四嫂猶謂余將遷汝於富貴之家。汝得所爲。汝賀也。遂有僮人負余。行久之。歷一人家後戶而入。此境地。余殊勿能忘之。以是地頗幽雅。小溪抱牆外。澌澌而流。緣溪築石闌。復駕小橋。通往來。而柔楊搖風。映水盡碧。亦有高閣紅樓。百葉之窗。臨水而開。樓中佳麗。駢肩而觀。余時秋氣已深。而蟬鳴樹上。猶沙沙。勿少休。若甚惜夕陽之將近者。余等履小橋。達彼岸。歷一甬道而入。甬道修。僮人力疲。遂釋余。巨石上。余見夾道多綠樹。非垂楊高槐也。垂楊亦有之。但勿多。余疑此或廟宇。以亭臺多。遠處且見桅尖。然此非桅。棋杆耳。四嫂者復切切詔余。誘余以小食。謂汝名如意。非阿米也。尤有一節。汝當毋余。非母余者。汝必無幸。汝苟背者。余必碎汝爲齏。言時齒甚切。目甚努。嗟乎。余聆是言。痛心極矣。不期汪然而溢。淚四嫂恨甚。出垢巾力擦。余面余痛甚。遂停淚。而距阿大肩。

是地勝境也。引人而入。愈入而景物且愈勝。第余心憂。至未暇詳辨之。但見夾竹之桃。芙蓉之花。盛開一石池之上。又有木槿。鳳仙之屬。寄人籬下。互鬪容光。惟名花無語。不知其悲喜若何耳。余等是時已入一。

清幽之闔方未入門之始趙二爺立門次延余等入余見幽闔至軒敞中庭廣大列石磴無數盆花堆之有平屋三間玻璃方窗潔淨而透明輕紗爲幔半捲半掩婢子傳言遂召余等入中室有一三十許美人揭門帘自旁室出端詳余執余手詢年齡姓氏四嫂代答之聾媪體乏已息足廊下矣婦人觀畢遂命婢子覓主人屬余等坐待之主人入意甚不悅力搖其首恨恨云噫太太汝不知官中人可購婢耶且揮手且頓足亟云去去去毋溷乃公去！去！去！但問羣人唯唯之聲風馳電驟掣余行矣。

第十一章

余等出四嫂嗷嗷遂詬趙某勿少休而僮人負余則奔走甚疾若亟覓息肩之所者四嫂謂汝急行將安之大被詰則停足不前回顧聾媪且距余數丈外待其至復引之入一人家

是家所居屋在一狹巷中榜其廬曰丁……丁字余素識也而下一字則余莫能舉之余等入門樓則置余地上挈門鈴鈴動而獾吠有一傭婦窺人門孔中但見彼之二日見聾媪則笑而啟門門闢而清光至以天井中有一種花之臺衆綠怡人眼目爲之一爽又有古樹交柯綠陰如畫旁爲一小齋玻璃爲櫺書籍滿其中但聞中庭一人問詢云誰也誰也余等隨媪入有一美婦坐而繡錦屏白綾爲地繁花綴其上嬌豔極矣媪至婦遂掩繡綳下地顧余執余手與衆人閒話婦意頗憐余歎曰可憐哉黃瘦兒食不可得憔悴至此耶顧余等令少坐云俟主人歸一決之僮人竊與四嫂言彼將領此爲義女合意者奇貨可居矣四嫂似言彼家貧恐未必得巨款言次搖其手屬勿多言而主人歸矣余視主人翩然一書生也面白

哲身玉立。夫婦入室竊竊談言。已而議價矣。磋商既妥。待署券而主人則謂余茲款絀。欲得金者。非月底不可。衆錯愕。詢月底去。今幾何日。主人謂今日十三。約十八日耳。且此兒在倉猝中。品性若何。殊難預定。爲妥善計者。亦小住爲宜。僮人徬徨欲待允矣。而四嫂決勿贊成。慮有變也。第主人之心。頗欲得余。余察主人慈。亦勿忍去。此家因依依主人。主母之肘下。示其傾向之殷。主人遂謂余學堂爲教師。非月底薪金勿可得耳。汝等曷爲而亟亟。四嫂勿語。但揮阿大云。去去。遂負余而出門。砰然闔矣。余回首至於不見門牆而止。

後此歷數家皆不合。亦有窮居無俚。若四嫂思買賤而賣貴者。議價不成。則多輕薄醜詆之詞。謂汝淺淺物。欲奇貨居耶。實告汝大水漲。甚時一口之價不及一豬耳。四嫂謂貨物有高下。安得概論哉。

余既所如不合。四嫂遂負余返故巢。故巢卽余初至之四嫂家耳。僮人入門。擲余木榻上。余見童子戲嬉。景狀猶昨。而彼等見余。幾不識。虎見余。則甚表其歡迎之態。嗟乎。悲歡離合。各有情。雖小伴亦同耳。猶有團兒寶寶者。則窺余籬壁。問家人惡之。因障其壁孔。嗟乎。寶寶以汝尊貴無礙之身。余至可羨。而汝不幸之小友。至於今日。已沿門求售。將淪爲奴婢之列。歷萬劫而不得超身。汝又安知哉。汝果有知能。無爲汝之小友同聲一哭哉。

阿虎竊謂余某紳。初仗義欲窮治匿人者。而余母能投函而恫嚇其人。函爲一先生所書。余猶憶之。先生處廟中。授蒙童。無家室。煮飯而自食。時食豆腐及青菜。自執筆。後市酒脯。且三日非甚幸。運耶。虎又謂此先生。余亦讀一年。惟責人至猛。界尺之下。至無情。義余創巨痛亦深。余仇甚矣。自余出館堂。余見先生若

途人然非惟如此。有時且伏暗道擲石子。顧余母倚先生。若書記筆墨之事。每每相煩。苟煩先生者。必有相當之報酬銅幣二三。則最少矣。汝試思此先生者。非與江湖賣卜者生涯等耶。而里巷中煩先生者。不僮一余母。以此故。先生恆因此得食。小輩覓薄醉。惜先生醉而責人。且益多質言之。余鄙先生至極地耳。余有時過廟門。輒斜睨。故以白眼加先生。同學見狀者。無不聳肩搖首。增余之譖。而先生若勿見。而余母猶謂余阿虎放浪。不好學。否則他日巍巍古殿中。龔師位矣。余謂阿母目。睡勿褊淺。阿虎他日有大志。將得巨款。奉阿母。母喜。轉詢余志。余謂余他年。跳術。增則偷之大家耳。然母詬余。余益重言云。阿虎他日偷耳。偷耳。母詬而逐余。余謂余母。非屢偷之他人耶。母怒。益甚。余跳而免。

猶憶一日。母獨行而出。余尾之。母不知也。此一日者。即先生投函恫嚇之一日。先生聆母言。頗有難色。母壽以金師首肯矣。則卸其眼鏡。吸淡巴菰。踱殿前。繞菩薩。可數匝。余思濃煙縷縷中。皆先生之文章。以先生玩濃煙樂。而自掉其首次。則伏案上。颼颼而書。書竟重讀。且讀且解。似云火燒也。母亟搖手。後此函入。而某紳聞以次夕行矣。阿米汝思先生威力不甚大哉。

虎言竟跳而去。余意至愕然。余居此中。往往觸物起感。以余猶有愛好之玩具。已殘廢。擲溝渠矣。四輪之車。輪壞而車裂。乘馬之軍官已亡。其頭馬亦但剩半體。此纍纍之物。苟有知識。或不無撫今昔而生感。顧余馳念未已。復有人來。負余者。噫。彼等誠不憚煩哉。

此一家亦僮人指示者。余先此息足。四嫂家窺余者甚衆。男子婦人皆有之。但多有隱語。至莫解。所謂時余坐室中。方以瓜代飯。而食僮復入室。與四嫂耳語。食未竟。遂負余行入一屋。似旅館。室修廣。鋪位縱橫。

第

七

集

男子三老婦一尤有豔婦二人皆十七八以來帕首布裙而貌則絕美尤有男女童各三人隅坐而食果有一童貌絕美但三四齡噙淚而呼爸爸媽媽若念佛然美食玩具堆檯上皆勿一顧嬌啼之聲淒涼欲絕矣一婦人進慰之謂爸爸即彼人姆媽者我耳而童勿應余等入彼人將飯矣酒肴續續陳案間極豐腆一男子則箕踞而坐執箸而扣槃徐度其歌詞酒既進三男子一老婦團坐而飲美婦徐起執壺而斟余因大異之而上坐男子衣黑色之夾衫金齒巉然顧聾媪云汝來何遲余貨物已齊明日起程往上海趁上水輪船行耳旁坐一男子面圓黑若巨盆而麻斑深巨多逾繁星恣意飲啖勿作一言左坐者面瘦長而白皙極似婦人第消瘦顴削而睛暴後垂黑辮巨而油光髮因新薙作青碧色而短髮則半掩似沙彌復窺全身則元縐衫袴附以綠色之紐條直一人妖耳自餘二男亦均垂辮麻面者辮絕小但伏頂上鮮姿勢三人中似上坐者最有權力面蒼黑年在四十以外而指戒燦燦多至三五枚亦有綠玉指環金碧相間益輝煌而耀日老婦人衣絕博但飄飄而軟綢也首指間亦有金飾是人體肥而酒量則絕佳頃刻間碧薄荷盡三樽矣而二喬把盞則甚恭敬而有禮四嫂等偕余立暗陬不言亦不動足且瘦矣上座男子徐言云何人介紹者儉人似言房東耳因云其人安在余試觀之四嫂遂兢兢牽余行命余呼男子爲父余不之理上坐者執箸斜身從容觀余迄舉樽痛飲漫云余此來冀得三人耳而已有六不識若何消納之惟人尙可汝試言願望若何顧下坐之老婦人已竭力遏制之似云兵多陣且亂羊豕纍纍有何意味哉而四嫂此時甚謙恭但云既至此間價勿奢望十元一齡耳是兒已十二齡按年而計敢有異言哉上坐者聞言因投箸而大笑笑聲磔磔甚似怪鵠瓦屋且震矣口既張而金齒盡顯笑甚則噎食道而

瞻四嫂等猶靜待後文立而勿行是人復嚶笑呼余至前余勿敢前四嫂力推之既近立余身近案旁更牽余手遂云若等試思有十餘齡之童高僅逾案者耶外史氏曰余後見鬱氏身材亦小巧有或種之人身段及長亦勿甚高俗名其人爲矮種則幼年瑣瑣更可想見矣復顧聾媪云噫朋比爲奸汝亦老悖矣餘人鬨和之衆慚慙默無一言而大辯者則謂阿物兒安從得耶麻黑者謂倉猝取得或足爲禍胎而四嫂力陳謂此間長交易決不有誤事但請估値而昇此上品非等閒者上坐笑謂汝勿沾沾勝汝者多且余此來美不勝收實告汝凡人苟有囊金者指顧間集事耳余往來長江爲時至久江七郎之名知者甚多亦亦豪邁署券償金無纖介欠人事然未見有貪心若汝等者謂得一寶可食半年耶果爾者汝術亦未工四嫂逡巡云汝試一言總之交易買賣必有磋磨之地而江七此時但搖首無語因問之但云不合不合復云此幼穉之物最足累人償汝十六金耳四嫂怒力抱余而出喃喃豈不休是時星稀月暗道塗深黑而難行衆行道久而不語但聞履聲囊囊相和答蓋四嫂御男子舊履踏石板而跳動巷深而道狹時有回響行久之四嫂歎息云噫年荒世亂物貴人賤景況大不如前矣人賤豬貴人言當也偷人阿大則仍負余而行蓋彼乘人議價時已匆匆飲薄酒是時意甚得遂云余售小鬼頭幸在三年前留此者轉因年長而驟貶其值仔細思之飯不耗而錢則加多余爲計非甚得耶而四嫂則甚諄之謂天下有售子女於人而轉詡詡自得者汝誠全無心肝矣且汝昧心錢又安在余昨所知汝妻嫁木匠後斧劈未愈又被棒傷弱女阿菊尤磨折勿類人形目眶內陷可憐若瘦山貓汝造孽不淺矣花骨頭究何味耶

四嫂言既悔爲余聞遂默默勿聲阿大則因懷慚而諾諾亦不審天良發現耶行路頗緩但似見其暗中揮淚也

第十三章

衆行暗中各思心事俄隘巷中小扉呀然開二鄉人唯唯而出主人尙滔滔與語既近前則鄉人已去而大鼻先生方張其眇目觀來人以儉人體本高人肩人復瘦長似竹竿此怪物頗爲大鼻注目蓋大鼻有異相以眇小之目觀物暗中至清晰而無誤遂大喝云阿大汝又效黃狼耶此小雛安從得之余爲律師喜雪不平事趨言之無理由不放汝過關矣大聞言足已慄慄而戰幾墮余地上四嫂哂之促阿大行而大鼻更厲聲斥阿大云狗賊敢猖獗行見汝入官中耳四嫂微笑云我謂何人噫汝耶先生必已飯矣大鼻厲聲云余食飯自由無與汝事煩汝問哉四嫂笑云余思先生必飲酒然否大鼻謂有之四嫂復云飲酒必多然否大鼻云有之有之然也然也四嫂笑云然則先生逕醉矣大鼻笑云酒醉心不醉要捉街坊狗四嫂云人人有面面有情得饒人處且饒人後報不盡大鼻云何物異寶余必一觀四嫂云夜深矣無棚人大鼻云何方來何方去衆無語大鼻要遮之阿大遂云覓受主耳大鼻云受主受主遠在千里近在目前入室小坐見貨議價四嫂笑云請無戲言大鼻云生平不打謊語欲如何便如何衆人無奈遂隨入深暗之室蓋後戶入口處有一狹術僅容一身大鼻前導餘悉魚貫而行但此狹術至陂突不平大鼻曰階則升而行曰檻則跨而過曰注意則行濡若蟻遊蓋此間地質隆若高岡亦有窟窿每陷人足形家者言此爲暗龍出地之勢主人爲成形之獨眼龍與陽宅相應設修改風水破矣鄉民往來勤鮮失足者

而主人此間非僅熟遊亦能辨向無失故能相衆人而入室云

大鼻起坐治事之室爲一書齋齋寬廣而形製絕舊亦有精美溫輦之榻但舊壞矣而穿其心猶有一案面積絕巨破書積其上經年累月無稍變易其位置螻蛄蠹魚則託身爲安樂窩猶有間隙則筆筒墨盒古硯水盂茗甌殘缺之酒瓶至併冬帽蚊箠手爐提燈眼鏡之袋凌雜無序胥堆其上旁爲書記之席書記年僅成人已偃僂若老人目近視而眯窺人二縫中苟見人勿多言而治事則甚勤嘗終日伏案下筆颯颯若春蠶之食葉作事有條理每詢陳案一檢卽得大鼻平居嘗踞榻而坐抽煙以自遣然大鼻軀小書城坐擁幾隱其身而煙縷徐起足以察知其人之所在又往往思甚搖膝或上下波動震震無已若犬之剔蚤然鄉民來求大鼻者甚形其戚戚之色而後入入則輕其行步若戢尾之犬自覓客座而坐蓋大鼻交接繁非有特別關係者勿予送迎而鄉民以事求大鼻者入門有先後之殊視其坐位可以目而知之偕朋友來者但以要人入餘悉佇之門外然後輪流而訴其冤抑雖理曲而其鳴聲則甚哀顧鄉人滔滔言者大鼻或始終不攙一語非正文則藐忽而聽之或攙雜與旁人言或索煙茗若無事人至緊要處稍凝神而已訴畢則按號數姓名事由顧書記登之一巨簿上隆隆然付銀幣於書記書記能估銀非上幣皆剔去之然後相其案情之難易屈指預計令其人以翌日或數日至至則訴狀具矣鄉民識趣者或逕白事由於書記可無訴大鼻此書室側門可通臥室繡闥中大鼻之妻女居之大鼻妻女甚少艾而風流非與大鼻稱也此一事姑勿瑣敘是時衆人入書室大鼻洪醉矣以事出奇異輒磔磔而笑因詳觀余面復戴眼鏡而觀則手舞足蹈大笑若狂衆驚異徐詢何故如此而大鼻仍指余笑不已衆復觀余則晨

間脂粉之澤紅白錯亂復受煤汗狀若劇中之丑角衆既見狀亦因之笑不可仰四嫂遂出溼巾爲余力拭使淨且小語云此阿物兒汝勿輕覷其美在骨非待長成不能見之猶之璞中之玉賞識者稀他日尊處二夫人之選非此莫屬喜酒賞封豈可少哉余閱人多當無誤也大鼻厲聲云阿四此雛毛羽未燥汝已捧之而出造孽誠勿淺余得此將安用煮飯耶否否看門耶擔水耶砍柴耶否否否四嫂則云裝煙倒茶捶背剝棗爲用正多惟汝所喜更歷數年掖與同衾矣……言至此但聞內室砰然之聲相間陡作震動心肺衆人懼相視無言者久之

四嫂遂云大……大先生若何解決大鼻手煙管坐而搖膝漫云充公耳四嫂云勿相戲大鼻笑云孰與汝相戲者此不祥物無論投之何人之家汝必後患無窮質言之非我莫屬余念汝等勞償汝手工此十元收去可也四嫂怒欲起去大鼻笑云汝敢攜此出室者余明日候汝等於囹圄中耳衆人懼而無言四嫂復云無論如何終當增益大鼻云一歲一齡荒年中定價也此物殆七齡余已溢量矣汝欲何爲遂拾紙颼颼而書既擲筆迫衆人加押僮人觀之云虛價一百元耶大鼻云此無關緊要四嫂云然則十分之二必不可少久之大鼻復加五元署券成衆人行矣而鬻媪則面色灰敗隅坐而歎息云余已棺星動猶增孽不已今夕售人不如售一麻雀殊不值得陽有官司陰有地獄余無死所矣哭不已大鼻予以小銀幣數枚遂揮淚而出

第十四章

余處大鼻家意至惘然以余自有生以來未有索然無生意似此者若余故居及四嫂鄉人之家皆有小

伴而此獨無之大鼻者舉動怪異良爲人類中僅見之一物往往心有所營無論何事皆非注意當食勿食與語勿聞時因吸煙遺火毀其衣之半可笑也彼體小而衣博行路時幌其兩袖搖曳而生姿嘗觸倒地。下物作巨聲驚余醒夢蓋大鼻嘗終夜無睡構其渺渺之思視余若無物而余之狼狽齷齪亦已勿類人形顧雖如此余殊勿能勿竟夜伴大鼻伴大鼻主母命也余何敢抗之余入門時主母女郎大鼻皆有問余之詞然余意至勿可解余自受趙僕解衣之辱後魂魄幾喪時有求死之念而語言顛倒都與思想不合余視彼家之人亦若鬼物至於大鼻之狀尤爲詭幻時時觀玩變態不一綜言之。一陰刻無情之人而已大鼻思深則視深夜若初更余坐暗陬作其沈沈之夢大鼻偶有需必煩余時有一信號卽以煙管扣余之顛而余夢立醒煙管之斗無論何時其熱若炙余頭顛自此受窘矣亦欲振余清醒之心無令大鼻叩予但不可得。以余非能晏起而遲眠以大鼻妻女苟起身必索飯團嗟乎飯團余名也余甚恥之而勿可以勿承余初入門之頃大鼻挈余入內室面其妻謂夜中得一寶將名夜光而大鼻妻甚怒之謂此賤物耳安足云寶大鼻思有頃遂易余名爲小喬爲招財爲進寶而妻意皆勿懼大鼻之女見余蠕蠕行地上謂此物若一愈病之刺蝟或一黍團大鼻妻遂試呼余爲飯團而余名自此定矣

老人之女曰羅蘭嬌縱而自由又有潔癖遠余若浼主母之年亦少艾老人女非所生也而相處若朋友尤有健媪一司炊煮澆灌之役其氏曰白余疑人間無此姓也余初入門塊然若一廢物而白婦教導之顧余以震悼而失神舉止多乖甚不爲家衆所喜余疾亦甚作尤有一可恥之事余無夕勿溺晨起者余之哭聲縱矣以棒痛每狂叫若豕嗥悲梗溢淚幾嘔余之心肝而出余維一周時中眠睡時鮮加以狂熱

第

七

集

喉乾嗜飲料若長鯨皆致此之由白媪無情面類削瓜晨起入室必顧余榻余每神色喪沮若待決之囚夜坐棒痛頭更潑潑欲裂甚潮熱肺葉盡癢頑痰梗喉苦不得出足又奇冷若投冰箱總之但有百病皆兼余之一身余惟冀死爲樂顧死之一念余萬萬念慮不到者會有鄉人因訟而來察余神色撫余創痕歎曰可憐之丫頭去死不遠矣不如死之爲得復解囊授余銅幣數枚余殊無所用之後亦竟爲白媪探去余自此念念以死爲可樂以余死者可共余母相處以在夢寐之中亦偶見余母但每恍惚而不親又勿能與余言憶余來此之先一日余既蒙種種之朕兆而余母竟遙立掩面悲不可制後則招余以手迴身而行余遂竭力追之此際陰風四起但見黃沙莽莽天地異色極目四顧無一人居至并矮樹青草亦不可見余念余母將至天盡頭耶母距余遠余竭聲號呼風咽余口聲不得出此際有一老人鬚髮皓白衣穀色之單衣逆風而至襟裾四揚操杖擊余眼驟昏黑遂一驚而醒晨起事集遂忘余夢困苦無俚中偶憶前事歷歷在目余方從母爲樂何物老人壞余好事殊恨恨矣曾有數次余因夜睡狂熱袒衣而眠似有促余使醒者確爲余母慈聲若是言之余母靈魂當必去余不遠苟能相從寧不甚樂猶憶有一怪事卽鄉間狄氏女郎余入訟師家後無夕不記念之顧余非僅念狄至若余之小伴凡與余有聚處之雅者余無不一一遙憶之祝其人之平安阿虎平日縱無仁心以見余飄泊轉釋嫌而憐余詆彼母不仁至於極地余念此人亦有良心余母謂余凡人良心初甚紅大年以長而消磨至於年長貪熾赤者以黑是言可念也此諸伴侶時往來余之心頭而女郎疾病則更念念難忘彼贈余衣食錢幣余縱未一享其利而其心則甚可感若女郎者余心中假認爲第二之慈母亦有時通余夢寐此境地大類仙居鳴禽上

下花木扶疏奇葩異卉至勿能舉其名稱女郎處其中挾瑟而歌同隊者其人至多皆豔麗若仙姝尤有垂髻小伴數亦至多悉牽余手依依言歡人各挾一玩具彼等能呼余名歡若平生惜余名勿省記矣彼等責余辭此勿返謂汝遊憇之所蹤迹久疏乃自覓苦惱耶試觀汝之玩具久久無人把玩頗有清冷之感余遂詳審見公園坐椅之上置一采色之怪獸厥尾蓬然甚可愛玩余思此等俱樂部之所母必在是而四矚不得總之顛倒亂夢一夕數起悲喜之狀不一有互相銜接者亦有各不貫串者忽一夕中夢此女郎投海而死然余夢中亦不名之爲海但見蕩蕩大水而已蓋女郎樓居猶昨而危樓四旁波浪滔滔幾欲捲此數椽入怒濤中而去水中怪物形狀不一亦有夜叉魔王及人首蛇身之美婦或吞舟之海牛或有壯士蝦戴其首但見女郎偕一美男凭窗玩海指點言談忽見美男竟幻夜叉青面紅髮血筋綻體擲女郎出樓窗外身若蛺蝶翩翩翻下海可怖極矣而怪物罔勿張口待吞余念愛莫能助心甚痛悼詎越夕而女郎之凶信果至齎此凶信入門者爲是間往來之一鄉人是人目巨而少神光睛突瞳散睫毛盡白人呼爲羊眼阿三寓去裘氏之宅不遠彼家亦有小瓦屋在姚墳左近余識彼彼勿識余也鄉人來以新芋餉訟師遂舉狄女爲譚資云彼昨夕嘔血而亡余遂驚暈久之第鄉人述女郎往事大都穢褻而與實事不符女郎身分亦竟褻瀆殆盡余自此悟人言非可盡信也

嗟乎余以渺渺之身強自支厲苟活人世生趣已盡有時夜坐淒涼不審此地是何世界老人又爲何物是何姓名彼日夕營營者又爲何事此爲何地余爲何名今年幾歲何謂今年今年何月何日何時余多勿解時家中之人無不惡余至於極地憎余穢惡斥令余遠責余奔走又呼余令近顧余自念無能又焉

能執奴僕之役哉。惟有餘此塊肉供彼等之敲扑而已。家人中勿敲扑者，但有訟師書記一人耳。此亦不足專名書記。若人家之雜務大爺，蓋訟師豔妻至尊貴，凌人訟師猶憚之，矧在鈍諾之書記。故書記奔走往往大忙，苟有閨內之命令，無論若何要務，皆將棄擲勿顧。唯唯而聽命，時令采辦化妝品，或花線，甚至再三勿合疲於詬誶之命，亦但怡然無忤，但握指而作聲，此爲彼人習慣。十指中悉一一能發清脆之聲，爲困苦自勞之一助，不則弄其囊中新幣，以爲樂時，或縮頸摩癢，頰際頗有旁若無人之概。有時女郎屬購花線，置小樣玉掌之上，指而與言，而書記視茫至欲入目，而辨若嗅女郎之素手者，女郎盛羞而書記猶未及覺，購飾品時，幾親女郎之頰，往往可笑類此。

第十五章

後此余獲一伴侶矣。此伴侶可倍余年，第勿以余年穉而輕余，蓋老人前妻有二女，妹婉淑而姊驕傲，妹嫁而姊留，或云姊字人而後退婚者，事隱祕勿可知也。余之伴侶隨二小姐歸，寧而來二小姐之美，勿及大小姐，惟性緩而語滯，一望而知爲有福澤者。隨嫁婢曰蓮珊，瘦長而活潑，語言流利，見人則趨承，恐後術若生成者。余思此殆模範丫頭矣，但貌殊不揚，左眼皮皺而上，弔惟以此故，頗形其俏，額上又有一傷痕，蓮珊頗親余，實則蓮珊活動，無論何人皆一一親近之，顧雖如此，而姊妹二人無所不用其辱罵，雖辱罵而蓮珊仍出之以怡順，蓋凡人承顏希旨，卑汗取容，方足生活於奴隸之世界，蓮珊謂余彼七齡至訟師家，摧殘不幸之狀，無殊於余，所以幸不至死者，賴有巧術，稍生惡主之憐心，匪直如此，彼時訟師之家，猶有前妻前妻有鄉婦風，而御下則尙厚，二小姐縱嚴厲而視，乃姊則較寬大矣，因之二小姐出閣時，竭

力運動得達。伴嫁之日的誠可謂不幸中之一大幸事。今此家庭可云凶人集合之。所以余弱息猶羔羊處。虎狼之羣。甚為余憐之。余見蓮珊可喜極矣。彼謂余汝之後禍將必無有紀極。然而禍災之來至難逆。



料以余謹敏而居較佳之境。而猶瀕死者。屢凡人售身為婢子者。良不如自殺之佳。言次指其顛間傷痕以示余。云此為一鐵尺所擊。老訟師因怒余一事。而然流血多。竟至失色。而暈彼言時。余甚戰慄。蓮珊又謂若余者。本可無入訟師之家。余家本小康。以余母戀一少年。余父大忿求訟師。控官懲少年。而訟師責償金。父無以應。遂負余入彼家。詎後此少年亦鬻金訟師。處以

金多案。遂不發復。易人繕狀入。竟曲余父。而直少年。皆訟師力也。父遂以佞幣死。質言之。余視訟師深仇耳。汝試待之。余必為得當之報復。時未至。汝幸祕之。蓮珊復謂訟師為人作惡極矣。猶有附彼者。滋不可

第

七

集

解書記之父亦一老儒以歆訟師業至令助紂而爲虐寧不可異然老人有二子長子學醫次則習訟皆能專於所事人謂二人執業善惡殊途而訟師則謂彼父二者罪惡至混同而無擇又謂凡爲名醫與其徒皆利人之金而殺人設稽冤鬼之籍行見死指下者視死筆下者多也余聞言甚異之惜未克久與蓮珊言以余等爲奴者終日奔走恆鮮暇晷竊竊耳語尤足啓主母之疑主母者貌絕美而很戾舉動每出人意料然蓮珊居此久祕史亦至多蓋主母亦訟師強取之一物其隱痛蓋有難言者惟暴戾恣睢一洩胸中之忿耳余聆蓮珊言愈出愈奇不禁傾聽之切甚至主母呼余余竟罔覺至受批頰之辱嗟乎主母縱辱余余轉爲主母哀之蓋主母初爲前街一餛飩食肆之妻肆主人稍有資而篤於伉儷以軍流非本籍也先是訟師嘗夙興袖鷄子入肆中冲餛飩而食以爲常豔肆主婦調與語若卽若離訟師心動誘以金威以勢而肆主皆無動會有流民劫巨富控狀蝟集鄉居之衆咸被波及鍛鍊周內一紙書坑肆主入獄矣列名者爲鄉人而主謀則訟師甚至贓物確鑿無所口辯蓋鄉人曾受訟師勞且有所挾不得不爲一被動之傀儡而肆主忿莫可遏遂於卽夕縊獄中流民勢力鮮無與昭雪者而地方紳士方以除害安良頌民父母之德無知其冤者肆旣封毀肆主妻因改節爲訟師妻矣主母縱略知訟師惡而鮮實證遂以戾氣很面待訟師此老人遂憚妻至極地揮霍放蕩無敢過問時因惱怒每攬老人胸襟任意推挽之老人謹憚唯唯強笑而已老人自言於世無所憚而憚美妻誠所不意惟愈美斯愈憚之蓋訟師之妻非一味以潑辣拒人者有時回眸巧笑足蕩老人之魂銷垂絕之魂旣迎則拒欲却且前老人遂日陷迷網中莫由振拔之望但覺愛旣不可惡又不能不任此可愛之豔妻事事率性而行質言之婦處優勝

矣。故老人不義之入，悉被嬌妻無名而出。錦衣玉食，無能回美人怏怏之心。老人憂且懼，思所以回美人心者，無所不用其極。第萬事不足，悅美人差足慰心者，揮金耳。老人貯蓄富歲，入亦豐鷄魚地產，復投餽，勿絕顧自美人入室之後，一歲糜費之數，且溢預算數倍而不止。無術支持，遂侵儲積矣。當世以老髦戀紅顏者，鞠躬盡瘁之狀，往往如出一轍。曩以司法獨立之影響，幾敗老人業，而老人見幾，竟降志爲學生，不數月儼談新律矣。然非老人志復古之思，遂不覺如望歲之殷，以老人應事多巧，思曾有人因得罪豪奴，慮不免毀家之禍者，哭泣求老人訴，未竟疾出柴棍力擊之，血被頭面，先令擊鼓鳴冤，更以狀入時縣官。周某素有青天之目，遂因膚受而中計。老人每謂官愈清，計愈得售，要錢不論理，斯不易對付耳。

第十六章

蓮珊謂余彼處是家幾十年，大抵一木一石一門一柱，皆有傷心恐怖之史，存在猶憶。初至是間，淪落悲憤之感，頗與余等時庭中石榴之樹高，未及簷而彼，每日必就彼而曝背，非曝背也，縛樹而受鞭痛甚。跳躑枝葉盡搖，茲余慚見此樹，恨不拔去之。余非僅慚見是樹，而尤慚白媪。白媪心很，若毒蛇聞人言某種毒蛇，喜聞啼哭，既螫人則俯首樹杪，聞人悲泣以爲樂，而白媪舉動甚似之。嘗一日間，非責人不快，必挑怒主母，痛責婢子，而後已。苟讒言不行，必謂蓮珊無樂，汝今日幸欠責耳，嗟乎責扑義務，果如負債償金耶。旁人謂白媪奸鄉鄰女娃，淪誘爲奴者多矣，託身皆不幸，彼但利酬金耳，而訟師之家倚白媪若長城，得便宜行主母事故。余初來之時，以忍心事仇爲可悲，頗嘔強而不馴，懾於白媪威棒之下，英氣遂日枯而日亡。顧雖如此，而苦心轉益堅，先是第一主母心頗坦直，雖甚責余，余勿憾之，但憾白媪迨舊主云亡。

第

集

新主入門。余年亦漸長。而白媪猶時貽余。以不幸。余固知凡新主入門者。必肆虐奴婢。樹示威之。先聲果余。不幸。首當試驗之。衝萬無一術。足爲自免之具。言次。微袒示余背鞭痕。長短烙印。大小皆一。不爽而淚已被頰。而下。蓮珊復謂此種種。以大小姐所賜爲多。汝宜慎之。余聞言。見狀。震悼極矣。不知身之在何許。但兢兢而戰。以余深憚炮烙之苦。憶余一夕。伴主至。更深假寐。而酣俄有一物降。余肩。余受狂痛。而跳痛徹心。肺心驚肉顫。不覺號哭。而大小姐微笑。睨余。方手熾鐵籤。欲刺余。第二鍼。謂爲汝驅睡魔耳。嗟乎。以余全身。蒙纖芥之傷。而猶驚心動魄。慘痛若此。纍纍者。豈能受之。而訟師嘗終日索居。凝神志於寸楮尺牘中。未暇旁驚婢哭。則擾神稍加。訶止。則責打益厲。或更以敗絮作口嚼。俾勿出聲。主母白婦。老人。長女。終日無事。以責婢爲事後。則新主婦忽有身產一怪物。綠耳紅髮。妖怪也。人謂此實厲氣所鍾。甫下地。即扼殺之。新主婦遂無所出。老人本有子。以忤逆不良。遂逐出之。無令入家門。然老人則甚防其來。懼來竊財產。故老人屋中。盛備刀棍。老人有隱憂。非第備賊。亦憚鬼物。鬼物伺老人者。至多。狀亦不一。有縊死者。有刑傷者。每值陰淒之夜。太息而出。作驚人之舉動。或故以聲響。令人聞第。老人雖有所覺。寧忍而不言。家人有見而譁者。老人輒鎮靜。諱言之。余先此亦屢見之。而白媪生有異相。能見鬼。無誤。則更清切。能一。一言之。無誤。所舉動。所住在。若寫真。然余聆蓮珊言。似白媪之目。清明而勿瞬。果有異於常人者。蓮珊又謂老人住屋。爲明太僕故居。屋僅一廳兩廂。尙具模形。餘但石礎而已。然此故第。良與訟師勿屬。但以後嗣衰殘。且多轉徙。有一圻者。賃居其妻。以其餘屋貯磚石。有年矣。而訟師一日。因召圻治故居。無聊時趨與圻言。圻爲人情。而多言。偶觸其機。滔滔不絕。若導山泉。訟師願與言。漸及家庭生活。妻女長幼。飯量。

入款復次則述所居並故屋之歷史及屋主子孫殘闔不振之狀訟師色然喜手煙管徬徨無語如是累日以訟師故居淺促簡陋若下流工黨之宅甚於祕密行動非宜不數月訟師喬遷矣而巧者亦同深其毀室之歎顧訟師強佔人產若是之易人將疑之而訟師且涉訟爲原告人第一着先逼巧者出屋以完我故居爲言蓋訟師與蕭太僕爲同姓而自爲其子孫彼太僕真正之子孫遂力訟與爭顧訟師勝而太僕之子孫敗此一事誠人人所不意者以訟師且能出其真正之證據而太僕之子孫無之證據爲何卽訟師之家譜是家譜隨訴狀而進試一檢點則沿流溯源分支別派則太僕之真正子孫良非訟師莫屬嗟乎訟師爲計之巧至欲賄召刻字匠而竄家譜之前數頁以僞亂真高坐堂皇者方自詡據信史以定信讞南山可改此案難移庸詎知適中奸人巧取之計耶嗟乎嗟乎鬼蜮世界機械百出折獄者豈易言哉

此故第訟師居之實一鬼窟也鬼之形不常見而其形非一家人初不信之至於訟師尤諱莫如深此老人每治夜工白晝閉門或抱頭而睡書記先此或深夜之中清醒危坐伴訟師以余至遂伺隙逃去作沈酣之好夢矣老人每夕公畢必復按書記所書之家帳油鹽米醋斤斤而計有誤一銖一鏰者縱覆按數過而無憚深夜中靜穆極矣幸有珠盤相觸之聲偶破岑寂第訟師思深下子絕緩每不聞聲燈花暈碧舉眼模糊遂寫訟師怪影於敗壁之上長頸削肩搖搖無定而斜月窺窗遂分瘦影爲二一濃一淡一正一斜時已初冬鳩雛驚霜呀呀爭鳴母鳥振翼而鳴之令余家庭之感油然而生而訟師畏鬼遂舉首觀余余坐矮杌之上燈闇勿明必竭力辨認而後得此人治事恆御眼鏡鏡銜鼻上距目至遙約成四十五

第

七

集

度。之。角。訟。師。則。低。首。撐。眸。鏡。睡。之。外。注。其。二。目。射。余。此。二。目。者。一。大。一。小。實。則。大。者。之。目。亦。若。黃。豆。而。睛。光。閃。閃。頗。足。懾。人。余。自。思。此。殆。鬼。也。而。妻。女。盛。飾。可。名。曰。妖。老。人。核。帳。輒。無。因。而。吁。以。大。宗。耗。費。無。術。足。塞。其。漏。卮。不。得。不。縮。其。日。用。範。圍。嗟。余。自。入。訟。師。家。西。風。括。地。猶。御。單。衣。至。如。食。物。大。都。豆。漿。芋。塊。聊。填。腸。胃。而。已。而。老。人。顧。余。猶。時。時。以。耗。其。衣。食。爲。言。以。余。勿。能。感。彼。高。厚。之。恩。爲。可。怪。時。時。詔。余。謂。汝。飯。團。不。入。此。慈。善。之。家。者。久。爲。溝。中。柴。瘠。化。爲。泥。漿。矣。顧。余。既。名。飯。團。久。忘。食。飯。之。味。有。時。且。併。豆。漿。尙。欠。一。飽。而。老。人。嬌。妻。方。時。時。作。爲。暴。殄。天。物。之。舉。珍。羞。共。飯。啓。沿。河。小。窗。續。續。而。傾。魚。鱉。填。溢。至。於。飽。食。而。死。仰。腹。上。浮。淳。淵。勿。流。遂。泛。油。光。甚。至。微。生。之。蟲。繁。衍。生。息。水。色。改。變。盡。作。濃。綠。而。腥。聞。遂。不。可。嚮。邇。矣。主。母。恆。嗜。高。價。之。煙。草。未。及。過。半。旋。卽。棄。擲。老。人。爲。珍。惜。金。錢。之。計。往。往。鞠。躬。檢。拾。取。實。煙。斗。奢。儉。相。異。良。非。可。計。道。里。矣。余。食。物。爲。白。媪。所。司。大。都。是。等。地。產。皆。鄉。人。所。贈。可。無。費。老。人。之。一。錢。而。白。媪。猶。靳。之。憤。予。胃。健。實。則。舉。是。纍。纍。者。潛。供。子。女。需。要。遂。不。得。不。力。減。余。食。耳。以。余。患。溺。復。作。種。種。法。以。困。余。撒。余。牀。上。被。蓐。令。余。裸。臥。木。榻。之。上。顧。余。牀。蓐。良。不。足。謂。爲。衾。茵。茲。遭。懲。創。至。并。敗。絮。一。團。亦。勿。余。親。余。窘。極。矣。尤。有。一。節。則。白。媪。很。心。每。奪。余。食。而。彼。子。女。來。者。且。卽。廚。下。饜。鷄。豚。飽。食。果。腹。咸。有。喜。色。跳。後。戶。而。去。而。余。皮。肉。遂。大。蒙。不。幸。之。戚。第。余。爲。人。受。過。勿。敢。一。辨。若。有。一。人。謂。余。汝。辨。者。將。立。死。矣。余。寧。嘶。號。作。寃。犯。可。笑。者。往。往。殘。炙。無。存。白。媪。先。爲。出。首。告。發。之。人。責。罰。余。者。亦。卽。此。人。余。念。彼。等。適。間。食。之。而。甘。者。不。啻。余。體。之。肉。而。老。人。痛。心。亦。舉。煙。管。加。余。頭。顧。余。時。傷。心。已。極。睡。地。若。死。亦。不。呼。號。尤。有。巨。箝。箝。余。之。嘴。者。痛。苦。幾。徹。心。肺。卽。大。小。姐。也。彼。等。威。力。加。余。幾。欲。翦。余。之。嘴。加。余。額。上。嗟。乎。余。自。有。生。以。來。方。知。爲。婢。之。

苦一至於此。若余家中蓮兒者，母豈責之神仙耳。神仙耳。

恆飢穉子弱不禁秋時，有一鄰婦高氏者，嘗出入主人家，媚主母而乞其殘餘，未嘗不撫余棒，創而憐余。第彼貧窘而憚勢，偶顧余回首出涕而已。以余是時，生命呼吸不絕，若縷震悼所積，憚彼等至極地，往往聞聲見影，瑟瑟而戰，回念孩提歲月，襁褓生涯，若夢幻泡影，恍惚難憶。家中之人，舍斥辱使令外，無顧與余言者。以主人奴厮分際，遠異也。嗟乎，余今此方知凡爲奴厮，亦有固定之等級，例如白媪者，奴中之主。白媪之下，有蓮珊。若余者，分際更在蓮珊之下，猶幸蓮珊爲人勿凌余，而煦余。余至感之情，蓮珊不常至。以主人二女姊妹，異性非能融洽久處也。余察主母之貌似慈藹，而可親，顧時時凌余，並不余恤，甚至心有抑鬱，嘗遷怒而洩其忿，概嘗謂人生不幸，方作女子，若汝者，託身不幸，沈淪奴海中，今此所遇，尙是苦惱開端，以汝面目秀異，若璞中韞玉，必有爲人賞識之日。汝之容貌將隨汝之年齡而增美，惟其如此，前程渺渺，悲傷煩憂，苦惱磨折，胥關其途，以待汝萬無可以避去之一術爲汝計者，不如速死之爲得。余今者自身既已不幸，余殊無暇爲汝憐之，但余苟憐汝，益足增汝他日之不幸。婢子須知，凡以孤雛入困苦之世界，則必塞聰蔽明，若塊然無知之一物，天惡其覆地絕，其載親戚伴侶，一莫汝顧，或者悲梗之心，可以少殺。蓋凡憐汝之人，皆足賺汝之眼淚，而憎汝之人，或轉貽汝以幸福，嗟乎！主母滔滔之辭，余甚莫明其宗旨之所在，而結語之宗旨，則咒余速死耳。余聆主母言，恍若有知，往往凝淚，遐思以爲時至今日，天上地下，已無愛余憐余之人。余誠可以死矣，而奈何不死，以余之靈魂，雖極高貴，而軀殼則賤，千磨百折，猶艱一死，飢食渴飲，慾望不異於常人，遂不能不以口腹仰人。余慚沮極矣，而主母頗有心疾，往往淹滯。

牀。蓐。大。似。無。病。而。呻。而。余。之。雙。拳。遂。不。能。旦。夕。離。主。母。身。爲。主。母。舒。其。筋。骨。余。固。知。主。母。愛。余。將。竭。余。力。而。致。余。命。而。余。竟。不。死。洵。非。主。母。所。及。料。矣。

第十七章

後。此。隆。冬。風。雪。中。家。人。瑾。戶。而。棲。余。身。且。負。敗。絮。余。之。精。神。立。覺。健。旺。挾。纒。之。恩。皆。主。人。之。德。也。惟。余。年。增。而。口。糧。且。減。以。老。人。之。家。人。口。無。因。而。增。料。量。其。事。者。不。得。不。消。息。盈。虛。有。以。衷。多。而。益。寡。先。是。羊。眼。阿。三。時。來。老。人。家。竭。誠。投。餽。亦。欲。恃。以。爲。緩。急。之。助。此。在。一。般。鄉。民。心。理。罔。勿。如。此。凡。稍。有。身。家。者。必。結。城。中。士。紳。非。直。危。難。窺。忿。時。有。所。籲。助。而。已。凡。人。入。城。數。者。鄰。右。仇。家。每。慄。慄。之。例。如。抱。鷄。雛。提。芋。栗。急。焉。奔。馳。息。足。城。闕。中。同。輩。過。者。漫。謂。阿。三。汝。淺。淺。者。欲。易。錢。耶。而。是。人。則。必。唯。唯。否。否。徐。云。贈。人。耳。而。鄰。右。必。竊。駭。之。以。爲。將。攀。輿。援。而。樹。余。以。勁。敵。則。不。可。不。更。求。對。待。之。方。質。言。之。鄉。民。健。訟。而。好。鬪。惟。各。有。倚。恃。遂。成。均。勢。之。局。按。兵。而。不。發。但。棘。地。荆。天。觸。處。無。非。危。機。耳。

一。日。者。余。見。阿。三。毀。家。矣。阿。三。之。婦。情。詞。急。迫。語。言。恍。惚。出。入。老。人。之。家。爲。狀。有。若。瘋。人。良。以。雪。冤。解。忿。甚。非。訟。師。莫。屬。余。默。念。訟。師。爲。業。若。醫。生。至。利。人。之。不。幸。而。人。之。以。事。求。訟。師。者。恆。若。病。人。之。就。醫。凡。有。困。苦。不。憚。瑣。瑣。詳。言。其。實。瑣。瑣。之。辭。皆。與。正。文。無。關。有。增。聽。者。之。煩。惱。而。已。而。阿。三。安。居。樂。業。本。可。無。訟。所。以。無。憚。涉。訟。者。亦。欲。示。人。輿。援。之。深。得。鄉。中。惟。一。之。譽。實。則。阿。三。之。訟。以。心。目。中。有。一。訟。師。在。意。其。受。惠。深。將。樂。得。而。利。用。之。遂。時。以。挑。怒。同。輩。爲。心。此。余。鄉。居。時。所。深。知。者。幸。而。鄰。人。賢。遇。事。容。忍。之。而。阿。三。之。妻。更。非。循。理。之。婦。以。爲。凡。人。住。瓦。屋。者。宜。有。意。氣。若。紳。士。然。時。憎。其。夫。之。懦。而。鄉。人。每。謂。凡。與。人。爭。寧。

割其業產之大部分畀訟棍或酷吏不願調和同輩求息事和實恥耳此屈因阿三之羊踐人田而起釁然苟煩言至而服理鄰右立釋然矣而三言極不遜若謂凡人不識阿三者必甚無幸羊爲阿三豢者可

以走遍天涯而食區區一田豈足深異外史氏曰阿三之言崛強無理可笑極矣而鄉人者此等心理往往充塞而無間阿三不足異以彼能出入訟師家遂視人若無物昔有鄉人因曾入中丞第而搗米與人

鬪輒舉是爲言迨後中丞死而朝代易猶時託餘光以駭人三爲一鬪很之小人年壯而性暴在在足以

賈禍而殺身鬪很流血且有一弱病之鄉人因猛受阿三棍病且殆阿三之妻遂入訟師之門而求計其實

凡人處世斷無因認識醫生而故疏衛生之術者阿三勿思耳且訟師達事理勿以情誼貶交易以涉

慮深面目極嚴冷阿三至是因廢然浩歎恍然於此事之重大以爲非錢勿舉向所云朋友交情者僞耳

僞耳蓋阿三犯事之先殊不知彼人亦有與援者藏鋒不露遂因而誤吞其鉤甚至息事寧人之望亦竟

不可必得匪直如此鄉中鄰居夙惡阿三之專橫亦欲摩拳伸臂因而重踏其人阿三之妻明知大難且

至焚巢毀屋之慘指顧立見平居傲睨驕人無一足語心腹者但力求訟師耳是時一羊二豕首入訟師

之家羊似有知引咎勿已並力爲主人乞哀豕方孕連窠而遷豕子五白質而黑章猶有穀半袋米一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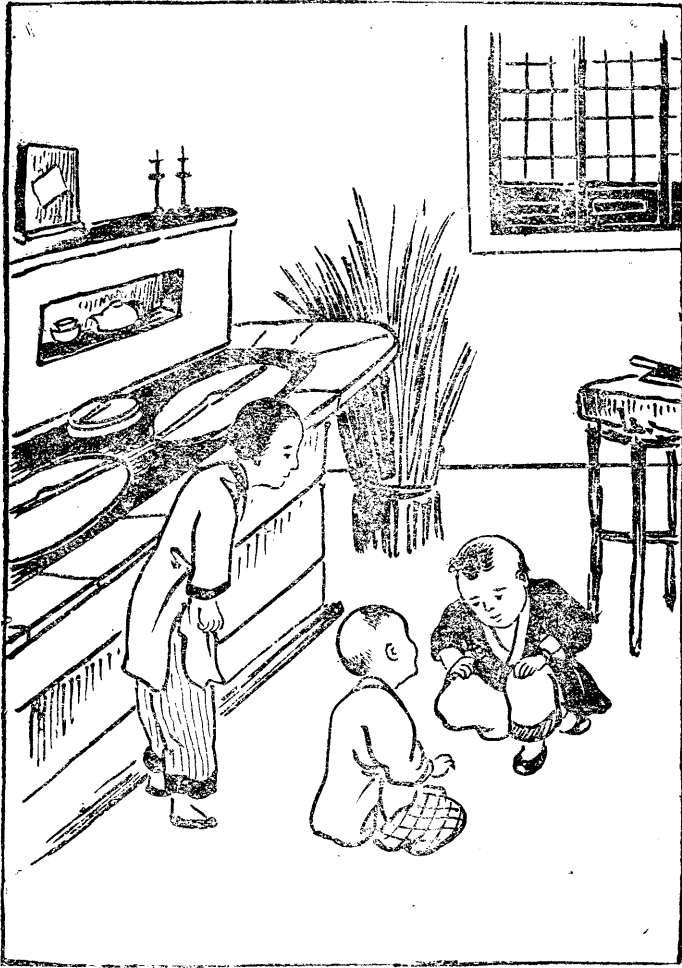
雜糧桑葉糲糲之屬皆爲訟師有而訟師且力却之云此難題著手不得余有要案在躬並無暇爲汝瑣

瑣者計而阿三妻甚憂之謂此著失敗左右仇家將乘余失勢而奪余田凡爲朋友計者宜一殫汝慈悲

老人之力言次且負二雛入門云暫抵五十金俟售屋取贖耳言未竟匆匆竟去去更復來遂謂余夫已

自毀爲傷人倩二舅氏昇入官中矣流血多余將照看之待汝進狀耳復向訟師僕僕稽首揮涕而出

余自是獲二小友竊竊往顧之惟其年皆視余幼男一女一以羞人但處竈下此二雛者彼之父母初甚愛之而老人以添丁之喜未免耗其口糧意至勿悅白媪亦滋以彼等之衣食累人爲可恨頗多瑣瑣之



亦號幸此鬼勿困老人作鬼聲啾啾竟去惟主母去戶遠門亦砰然闔而鬼聲煩冤竟勿止余怖極勿言

詞第余等飲食至與羊豕無擇但口既不適腸亦未必遂充方二雛入門之日猶席地而嬉挈玩具以俱來迨至中夜則閉之竈室寒風侵肌遂思母而悲啼羊啼豕哭繁聲競起老人煩心而投筆徬徨一室甚至抱頭而思而老人之妻及其長女方嬉笑而入演二優伶狀入室戲老人老人見狀初甚笑悅繼且舉手張皇戰慄至無人色以是劇鬼戲也名曰活捉主母若

偷觀老人老人瞪目無言狀至靜穆顛其枯腊之手傾耳益遠余聞聲確以爲鬼也而勿敢言俄有巨物力撲前窗聲勢極猛老人隱燈光盡蔽其窗余自此甚憚鬼往往聞鬼聲見鬼影歷歷不爽有一女鬼出沒山石間面白類紙但鮮眉目一片模糊而已此亦人言余未嘗見之老人縱無懼但深夜起坐恆伴家人然彼等頗不願之有時白媪亦入室一夕老人事畢方弄珠盤計家帳憂心煩慮額盡皺隱約若水紋眉則盛蹙搖首謾謂噫雖量亦可驚麪甚貴曷勿食薄粥但言時留者僅余故無與答者俄主母翩然入含笑凌老人嗟乎主母者老人憚之至於極地以畏鬼故至令主母相親非計也主母入遂坐老人膝執老人鬚施峻罰楮墨煙袋悉墮地上迫老人認條款所需爲一上等之金表老人愚狡辨遜主母吞吐間若承認矣時室中茶鐺啾啾而沸老人長女索余以茗茗進潑其衣女大怒力撞余於壁時余水傷火傷撞傷痛若死

第十八章

余清醒時已易一境有一潔淨之屋藥香滿室身臥輦榻上頭面手臂傷處悉附綿花有一慈婦白巾蒙首衣裙亦全白溫顏語余云汝勿悲此醫院耳虐婢之家以汝死將棄汝於野行路人挈汝至此者求院主施治余等宗旨以博愛濟人爲職志院主歐人耳心儀耶穌與其徒皆愛人如己總之汝主殘刻將食不幸之報而拯汝之人尤不能不感其沒齒之德非是者死道上耳彼夫婦無憚深夜叩門求醫可感也言次聞有步履啓門聲婦云汝恩人入矣余臥而仰視感從中來淚溢勿止噫是人伊何非教習夫婦耶嗟乎茫茫天壤愛余者能有幾人此二善人余嘗一至其家家庭聚處之狀猶歷歷在余目中詎料今日

乃遇其人於死亡絕續之頃。艱苦歷盡之時。乎憶余方入彼家。余之心情如何。茲者時日幾何。余已歷地獄一周。因念彼初愛余。萬不料余有若許磨折。隨身而至。然余受此種種。不能向彼更道一語。但有滄淚而哭。聞有呼余者云。阿米汝勿更悲。苟悲苦者。創必增劇。無術可救矣。汝靜養之。余再看汝可也。言畢闔門而去。彼等夫婦既出。余泣更悲。以余入教習門時。四嫂易余名。余潛告主母。余名阿米耳。而主母勿余忘。余安得勿深感之。

余病臥朦朧中。新創舊痂無尺肌膚。不作奇痛。迨既換藥敷治。則立覺快慰。魂夢亦至恬適。睡夢間恍見一白衣人往來榻間。靜穆不語。至并行步動作。亦鮮聲息。時聞壁間時計的的作響。有時禮拜堂鐘聲。噌吰長鳴。催人祈禱。室宇整潔。穢塵不揚。呼吸皆形暢適。惟余創甚。往往昏暈。偶爾啓目。白衣人時爲余料量湯藥。余慚感無地。亟欲強支。余身無令彼婦奴。余婦大驚。強令余睡。嗟乎。余自墮劫以往。無日勿爲人奴。察言觀色。趨承恐後。但使勞苦。竟日峻罰。勿及余身。已感神靈呵護之德。亦欲竭心力以博勤能之譽。甚至夢寐營營。亦親箕帚巾櫛之役。心力爲之交疲。至如起居生活。倚人而舉。可云萬無是事。自維卑賤。衆惡之身。不足齒於含生。負氣之數。逃責安居。已屬不易之宏恩。猶有煦煦撫余者。甚疑爲一結想所縈之夢境。母謂余觀自在世尊。白衣女身。嘗往來人間救人苦惱。而是人每言必稱上帝。云上帝在天。時以慈悲濟世爲心。余固念上帝世尊實一物耳。

第十九章

春回臘盡。景物增妍。大地陽和。恩煦百物。蜂游蝶浪。沈酣衆卉之間。營營往來狀態。若狂時有小齋三楹。

面南啓窗古梅糾結挺其虬枝擎雲攬月飛舞如生但觀根幹蒼黝閤作鐵色知其歲月久也屋主人出入小齋必偃僕而行否則繁枝紛歧必挑落其冠令至地上良以序齒計年梅花出世之先小主人尙未



外。落。紅。片。片。因。風。入。戶。飄。墮。綳。間。眞。花。假。花。幾。於。疑。似。莫。辨。甚。至。香。肩。華。鬢。之。上。亦。綴。花。片。欲。爲。室。中。美。人。增。妍。蜂。蝶。紛。營。去。輒。更。至。尤。有。一。垂。髻。女。兒。額。堆。小。髻。玉。簪。橫。挑。髻。旁。簪。二。薔。薇。小。花。酣。紅。如。笑。布。素。

具有雛形則此故家喬木甚宜
偃蹇驕人矣小齋幽敞額曰古
梅昏黃月上之夕疏影在窗若
摹畫本而繁柯密幹益覺姿態
如生每屆花時若擎繡繖古香
絕鏤豔玉雕瓊人居其間幾與
蜂蝶同狂是梅精力充滿開落
之後又有二次奇葩相繼出現
茲際花事初闌落英繽紛遂與
朵朵楊花入室而舞琴樽繡榻
狼籍殆滿時有一閨閣名姝坐
而刺繡繁花密葉活色生香窗

第

七

集

之衣整潔如新。有一書本，展之繡紉之前。少婦刺繡時，時顧而口授之。蛺蝶繞室而飛，女兒舉其纖手，欲試捉取。而小蝶性狡，側翅沈身，觸指即遁。但有朵朵楊花，浮沈空氣之中。偶揚纖掌力捉，竟得而楊花性質亦甚狡，猶微風偶揚，往往脫手而去。嗟乎！似此勝概幽居，非余新造之第二家庭耶？猶有搖籃之中，眠一穉兒。兒生數月，但具門齒，已能顧余而笑。或故與調謔，往往吃吃作聲，不可自止。茲者母氏晝長拈針，兒睡母旁，爲態甚酣。落花飛絮時，點兒額。是兒眠睡之中，每無因而自解其頤。余曩聞保氏言兒屆初生之年，夢游仙境，每因喜悅而開顏。余念此事，或者有之。嗟乎！此可愛之穉子，余既弟之，兒之父母，余亦父母之矣。此一著，是否中禮？余固未能知之，但以恩余而言，則二天而已。以余天壤，匱匱之身，猶有煦余於絕續垂死之頃者，非愛余若余之父母者爲道斷不至此。自此余之心中，遂假定此一男一女爲余之第二父母。惟余甚愛余之父母，父棄母亡，余纏綿悱惻，固結孺慕之心。因之無非寄託，一一化爲眼淚而流。中宵淒苦，枕席盡濡。余之父母去，余既杳，余之心中亦欲刻木爲形，搏土作範，肖余父母之狀。一寄余孺慕哭泣之忱，然而人事拘束，至并刻木搏土之願，亦未可以竟償。幸而有假定之父母，足以盡余之纏綿寄余之孺慕。而此父母者，且有聲容有笑貌，視刻木搏土之冥冥無靈者，如何故？余現在之第二父母而余之心中，目中，甚至視之不異於余之第一之父母。而余因對此盡余啼笑悲歌哭泣孺慕之忱，而余之悲苦，幸以或殺而余之淒涼，眼淚悉一一化爲余之啼笑悲歌。余之歡迎喜悅，豈有窮期哉？

尤有可異者，則以余母之貌酷似余之故母，第不知余父之貌亦似余之故父否？此一著，或者因余之結想而至。惟余初更喪亂之時，驟晤余母，即以爲慈祥之容，酷似余之故母。故當其入門之時，即依依余母。

之肘下而不忍去此一異事也余既入門爲人所愛矣而余母余父時端詳余且謂余之容顏甚似曩日家庭之海棠嗟乎海棠在世爲人如何余縱未及見之惟以花喻人則其品概可想抑必爲二夫婦鍾愛之一人以余形似海棠而猶起二夫婦之鍾愛則海棠爲人必更爲二夫婦鍾愛可知

自是以後主母竟名余名爲海棠尤有小狸奴一活潑玲瓏色斑駁若玳瑁亦與海棠同名主人丁姓字懋修畢業師範任小學教師之責嘗孜孜校務昕夕未遑宣力教職辨色卽起丹黃文課則丙夜猶勞惟精力雖疲而怨苦之色不形起居之室縱陋而布置精潔轉因樸茂而可愛飲饌縱非佳品園蔬野薺一經烹製味勝珍錯之上主人多能固無待言而主母爲人尤於學無所不賅凡烹飪針繡育兒種植之事皆精而勤能餘若唱歌奏琴寫信作畫計帳裁縫手工種種技術足以應付萬事而有餘蓋主母非坐食者以刺繡獲多金作家計之抵補又有傭婦一氏曰朱吳人也溫柔而敦厚衣履潔樸貌亦中人作事勤懇循一定之職務而行疑難不決者則請命主母非若白媪之跋扈專斷也媪有一女曰蕙兒十齡矣頭面整潔勿類奴厮能以鐵機織襪工速而佳亦能辨識普通文字余大異之朱傭謂余主人主母以教育兒童爲職志熱心任事人也公立學校月薪頗優支持家計綽有餘裕矣而主人之意每憂遑而未安謂學費鉅將令貧苦向學之輩裹足而失望則簡易學校之組織必不可緩遂斥私蓄設一國民小學同志數人支持之取費極廉貧苦者或竟免其獻納開校未久學生已逾定額後至者已有無所容足之歎地方鄰里雖有頌主人者而主人勞逸之狀遂大異從前矣國民創設之始需款殷繁主母遂斥奩具附益之悉余典售者而猶月耗維持之款惟余頗感主母之德非若是者余與蕙兒讀書識字之希望等之虛

花耳。

余後此家庭聚處家中之人猶時舉當時入門之狀以語余余聞言往往汎瀾不已余當日氣息僅屬已垂斃矣訟師擬置之一茶寮主人之門首將以人命重事罄其家猶幸主人夜歸賄白媪而得余舛余入醫院余念是誠再生之德也而家人復謂彼時汝身棒傷新舊大小至并不可計數手足患凍而龜裂甚至血液膠殷襪已固結若生成履亦穿敝跣乃外伸至如敗絮之衣片片四飛蝨既繁多絮將勿承余將命汝爲丐惟乞食小丐苟有母者亦不若是之狼狽嗟乎汝誠天壤間之不幸兒哉

第二十章

余處新家庭中非直獲衣食安處之幸福而已而主人猶時灌輸余以新智識若地球運行之狀人物生活之原甚至山川草木鳥獸蟲魚皆有新奇巧妙之理余茲聞所未聞樂遂無藝嗟乎主人事忙而余恃寵猶時泥主人述故事甚至一事一物皆欲究其根源主母尤時時授余以書字義有未明者余亦偶以蕙兒爲余師蕙兒學富無憚爲余言也

余母寢處之室爲一小樓啓小窗面鄰廣場綠草如茵夾竹之桃嘗四季盛開籬壁之間吐其紅豔是處卽一初等小學之操場時聞兒童唱歌之聲風琴和之悠揚入耳母謂余此愛國歌爲余夙製不聞中有好男兒好女子等句耶余聞歌手足舞蹈欣喜不禁亦隨此歌聲曼聲而和母喜余慧授余益勤距小樓有古樹一枝幹勿多年久搖落亦鮮蒼勁之致老鴉營巢其上日未向暮巢中小雛已呀呀望母歸老鴉聞聲亦竟振翅飛回余母詔余訟師家庭在此老樹之下余憶老樹下方爲訟師家中庖廚更念鴉尙有

母而廚下二雛爲狀勿審奚若因此徒倚中涉慮頗繁感慨身世至併當日小友一一憶之然余後此幸旦夕間得遇余之故友安安與其團團以余畸零失學之人竟入國民爲初等學生矣校距家庭一間後戶卽鄰操場但勿常啓余時繞前門而行曾有一次無意中竟遇白媪余幾震悼失神而媪竟避余若浼余自有生以來方知家庭學校間固有無限生活之樂樂生之念不禁油然而生而余之師長復啓余無限智識余之靈機遂如枯苗遇潤迅速滋長又如澗泉遏流一經疏別之後清機遂以徐引又因余性多感學校講論時每舉忠孝義烈故事或烏兔寓言爲學生言余每流淚潛泣無論悲喜皆動余心同學男女中性狀不一亦有劣等兒童頑梗難馴者行動每越範圍惟師長教術甚神往往教誡生徒以術不以威徐令其羞愧而自悟久而久之無不力爭上流者猶憶有一童子家庭教育不足爲訓舉動間遂多可議之惡習因匿同學一球祕勿肯言然自某師教誡以後此生羞愧難容遂入教員私室獻球自承涕泣請罪甚至長跪不起先生解慰之遂舉是球宣示學生而同學嘉其改過之勇甚激賞之無退有後言者余感此事亦每揮淚不止也

余入校讀書之始蠢蠢然一無所知余幼年縱略識字流離顛沛拋荒無存矣遂感課讀之困難幸而故友安安時過而授余勤懇指點勿憚至再至三必令余熟習了解而後已然余先此以請益人前爲羞而安安實諒余心初不明言授余但遙坐高吟若溫故書實卽余所授之課也故余進境之佳遂非常人可及

余讀是校爲日頗久年齡亦平增同輩中感情極融洽和悅而友愛戲嬉相共學業相磋顛危相扶兄弟

姊妹無若是友愛也。但有富家兒數人，往往不循理法。校中星期六日，必開辨難會。思想開發，率性而行。極言論之自由，或演講書中故事。山羊田鼠寓言十九，又時設爲問答辨難之辭。但余年幼，見識頗淺，偶有見地，亦羞怯，勿竟其辭。苟衆人視線集余面部，余面慚赤，幾欲逃席而去。班中有趙氏琬、鈺二姊妹及卜同、卜世、二昆、季以聰明口辨，凌鑠同曹，結爲一黨，務揚己而卑人。彼等四人嘗假設疑問，先事預備。迨至登臺發言，臺下之人以其陳義太高，寂然無復報章。於是兄弟姊妹次第陳詞，各炫所長於人，亦有臨事遺忘，格格不吐者。則餘人竊舉暗號贊助之，可笑。往往類此。至如同學多人互植黨派，亦有黨彼姊妹兄弟者。亦有黨助安安者。黨人辨勝，往往拍掌助勢，而安安頗助余憶。有一次討論衛生問題，衆方以爲難相顧愕然，惟余處家庭時，偶有所聞，急起答之，距意彼黨中人頗以越俎爲嫌。卜世卜同亟起駁余，思以強詞奪理，安起辨從容引申，證余說之非誣。以余答案雖是，而語意未完。安安因圓滿余言，余意大抒，同黨中更絀敵而伸，余彼等怒，但甚無可如何。鈺登臺遂發言云：「有一問題在此，請衆解答。衆請其說。鈺凡人何故作婢作婢子者？」云：「人類否？」彼等同黨遂急應云：「婢子賤種，不成人類。人類不成人類，鈺因遊目四盼，徐言云：『學堂貴重之地，學生貴重之人。諸君必不曾爲婢子，問心清白者可以起立表示於人。若爲婢者，吾黨中人可以不必視爲人類。』」時起立者過大半，餘人觀望，亦有續續起身者。安安遂亟排衆而前，登臺發言，極斥趙鈺思想之謬。謂先生平日非盛倡平等主義者耶？某教科書上某頁某課，諸君已忘之耶？且奴隸二字，是人定名詞，非天賦可知。昔日某女士某先生之演說，諸君尙記憶否？人生少時，或有困厄，英雄豪傑有起身微賤者，某某已事諸君，已忘却否？況且人苟賢良，奴隸何傷人？苟墮行高貴，亦

賤言未終，掌聲雷動。自是以後，余感激安安，至於無地。鈺與琬，余鄰也。家計豐遂，習奢靡，出必乘輿，而奴婢成行，賞希旨恐，後因之。性情高貴，視人若無物。同學中惟卜氏多財，因與親之。顧趙等自入校一年，性品已異。從前矣，以主人納寵，妾質美而性傲，放任而喜揮霍。又愛裝飾，疲精神於服御之間。縫工五六人，經年累月工作其家，但使稱體裁衣，苟有分釐之差，卽已棄等。敝屣總之暴殄，舉動每出意料之外。先生每見二子，必起歎息，以爲一星期中學校潛移默化之力，不良之家庭破壞一日而有餘，則甚矣。教育之難言也。

鳥飛兔走，暑往寒來，身居快樂之家庭，悲歌啼笑皆爛漫之天真。飲食興居，悉自由之歲月。特凡人生當恐慌困苦之境，度日每覺如年。至如歡樂羣居百年，幾有一瞬之勢。嗟余入門至此，爲日幾何。第回首驚心，實已裘葛屢更。余亦婷婷漸長矣。余是時已畢業初等小學，自幸讀書甚多，思想智識亦甚新富。而主人主母則宣力愈勤，以教育子弟者。大似樹藝園蔬，舊本既拔，新種旋添，而生徒父兄誠恐額滿見擯，未及招生。預以姓名上之。先生僉謂先生教育以實踐應用爲主，凡小兒得受先生教育者，譬如佳果，接種結實多而且甘。若某某某社會上都能糊口而食，非先生之賜。耶安安家富裕而有志，先余數年畢業初等。茲入高等，且二年矣。能作文字，投余小簡，候余起居。余愧未能答之。余是時已名美姑娘，主人主母亦名余以阿美而不名余爲阿米。以余嬌居深閨，容顏因之煥發。余亦顧影而竊喜。美姑娘實爲譽我之一名詞。余鄰見者亦稱余爲美姑娘。特天下女子苟美者必多嬌羞。余亦以余之美而起余之嬌羞。余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余母亦因余之美好而愛余益深。憶余一夕宵夢，方酣家人驚起，余謂鄰居失慎。

宜警備之。余共母啓後窗遙觀，似訟師家也。時已紅光燭天，火星飛爆，墮余家天井而下。遙望老樹植立火光之中，纖枝細葉毫髮不爽。老鴉經災未能負子出巢，則繞樹飛鳴，淒動心脾。雛鳥在巢，亦各呀呀而啼。是時火勢方熾，而人聲寂靜，爲狀彌慘。而主人此際意頗焦勞，以是屋左近有二學校，不幸而遭燬。燼更望振興，又豈易言！且莘莘學子大半鄰居安危存亡，在在足縈心曲。迨後火勢愈熾，人犬淒號之聲遠近漸起，而黑夜蒼茫，炎炎之勢若在咫尺。俄聞叩門之聲甚急，則均畢業學生來候先生者，尤有年長力大者，欲爲先生負家具珍物置之安全之地。先生婉言謝之，以爲若等既具熱心，曷勿先救學校及護己家，而諸生則謂余等之家距燒點遠，至如母校等處亦已分頭前往搶護矣。良以先生教人時以急公愛羣爲言，以故生徒成年之後，集一救災團，約百餘人，地方久蒙其福，亦有攜喇叭巡往火場者。義勇滋可敬也。火勢愈猛，諸生遂登樓運物置一遠處空地上，家人亦露立其間，詎一轉瞬間，余竟與人相失，白布蒙首，智識盡失。有人負余疾趨，云此家中病人負之逃生者，速讓一路。余身後似有多人呼余名者，余聞甚晰，但勿能答，遂被負出人海。

第二十一章

後此余神志漸覺清醒，余已處一暗室中，極目四顧不見一物，但聞機聲軋軋，水聲汨汨，遙相和答而已。余欲狂呼，空氣被阻，聲浪亦不得出，且繁聲並作，叫亦無聞。余窘極矣，但有蜷伏時，有人啓小竇，擲麪包清水入者，姑一飲啖，聊解飢渴而已。余所處地位頗不明瞭，仔細思考之，似一舟也。水觸機柁歷歷可聞，似在一貨艙之底，空氣惡濁，幾至嘔

量人聲亦極噉。余曩讀書知江洋中有巨舟曰輪船可載千人碩大無匹行駛迅速得毋似此歟。果爲舟者余安能勿悲。以余分分秒秒之時光去。余故居日益以遠。自是以後余之墮落不幸。余又安忍更計亦欲盡余方法得一通信之術。以余危險情狀報告余之家人。然茫茫大海中郵電皆不能發。以余子然之身更無楮墨可得。且奸人得余若何置余此舟。何名往何方去。奸人幾何姓名。狀貌各各奚若。皆不可知。余悶極矣。遂狂呼救命。無余應者。而同艙中忽有哭泣之聲。似婦人也。疑懼間艙頂忽啓。機器鏗鏗巨聲。遂震耳鼓。迅速間復墜數人下。艙亦疾闔。似有一星之火閃閃無定。煙草氣味。暈人欲醉。余呼救命。燈光遽集。余面光度頗烈。目幾勿承。因掩袂避之。是燈遂挂屋頂。有一怪人戴便帽。手煙斗。坐糖桶上。兩顴鵝凸。膚色紫闇。而齒目甚白。回身出利刃。固握。瞬余勿稍瞬。余震悼極矣。因之肺葉瑟瑟。而戰時同艙中婦孺六七人。至肅靜。無言。有酣酣若醉者。有束縛四肢者。有窮窘若丐者。有羅綺滿身者。年視余長幼不一。有一婦人三十以來。面目頗佳。但已憔悴瘦骨。盈把縛袴。而纖趾語類。鬚音謂男子云。很心哉。汝余今方知汝狗彘耳。汝欺余已甚。余願死。汝刀下爲厲鬼。以殲汝。且余年已老。得余安所用於汝。誠無益耳。婦人言時。繫縛其足。席地而坐。男子不答。迴身覓煙盒。實煙斗中。引火更吸。遂啓箝藏刀。以佳果糖食賜諸雛。更以巨裹食物賜婦人。婦是時復向男子乞紙煙。迴面警雛。頗多恫嚇之語。未幾燈熄。酣然入夢矣。余後此已入一人家。主人無名。但有混號曰大流氓。富而多金。門庭甚赫。家有一妻二妾。妾美而妻蠢。妻縱蠢四十以外。猶日以脂粉塗面。頭面指臂金飾。殆滿。甚至牙杖襟表。無勿用金。語言啓口。則金齒。嶮嶮赫然。一金人也。而馭妾極嚴。大流氓之家。非僅多妾。婢亦甚多。以寶字行。婢之數。未能確舉之。以婢入其

家者若貨物然時有上落豪侈極矣蓋婢之出入無定若彼家廚下之鷄流氓食非鷄不歡因購雛而食新舊代謝說者謂流氓畜婢若畜鷄造孽極矣然流氓夫婦轉不虐婢美食安居甚善視之惟擇貌不佳者凌虐之特美婢苟怒主母者撻伐亦甚苛余初至其家甚優容余家人每顧余而評量然余今日更入網羅氣忿難言決意不食而死流氓妻頗慰余余是時若離羣入網之鳥淒苦更甚從前思余義父義母思余同伴同學幾於結想成癡因念訟師妻曩日詔余之辭良確切而不易嗟乎人生世上戀愛二字誠不祥之名詞矣自是以後余塊然之身甚至求死不得以余之一身既爲奸人所得處天之一涯家人念余者必若余之念家人余今日死者死誠無名以余今日本可無死余死而余之幸福竟渺余幸不死幸福雖渺或者異日仍有家人團聚之一日則幸福雖渺而不渺雖然凡人苟存一分希望心者千百千萬之苦惱皆將隨此希望之心而至是時苦惱初及余身者卽纏足一事是也以流氓得婢之後必因人而定其材料若選貨物然蓋流氓以婢起家飲食衣服由是而給思想精妙宜有異於常人矣余之一身若何取材余縱勿知而余入門之第三日已受腐肉折骨之刑束縛之苦日以迫切但以責效既速則爲功亦烈心驚肉顫甚至繞地狂號痛亦甚矣斷脰流血當不若是烈也憶余幼時母愛余無忍損余一肢中更多難畜若犬豕無注意及此者殆至入校讀書更無殘刑以逞之事而茲竟遇之余年長矣骨亦漸硬拗蓮作寸非速死亡耶治余足者爲一婦人以拗蓮馳名凡婦女之被其殘賊者一歲之中不知凡幾其人爲洞庭人凡洞庭婦人多工此技而是婦尤工流氓之家特延之以治羣婢之足者終日營營巡視衆人之雙弓稍有勿整必施手術第是人若喪門弔客之星苟降其人因之哭聲陡起非哭泣求憐也叫則

痛或少抒而是人心腸之硬大類其手聞人號慟若死漠然無動於心然此亦無怪其然例如明器棺槨之肆利人之死而得金輪舟汽車日以強人離別爲事甚至決囚之人磨刀霍霍屠戮生人之後至於飲酒食肉行歌適市而歸業在是中豈屑屑爲他人悲哉

嗟乎余自有知識自有感情余之悲苦不幸亦因之而愈甚此後墮落歷劫之慘亦勿忍爲人一一言之余維彼蒼殘酷摧折弱女亦已至矣既生余矣困余孩提之中始而餉余以悲苦繼則窘余以磨折疾病恐怖益以體罰甚至凌踐折辱至於奄奄一息而死亦可以已矣而又有起死生肉白骨者拯余於存亡絕續之頃啓余知識增余感情賜余以不可多得之幸福而復從而奪之則此感情知識幸福者益足爲構成不幸之大原因而余婷婷之身毫無自全抵抗之能力甚至不異於籠鳥羈囚余亦思乘間逃逸而家人上下備之甚嚴囚余一小屋中時授余吹彈嘔歌俾余爲供人娛樂之一物余痛心極矣余本不願習之惟余繼念苟圖逃者不得更以怨憤之色示人或者備余之心因以少疏特久而久之竟無間隙可乘亦欲舉余之苦況函致家人而筆墨郵票都不可得此間居址爲何家人無與言者閉鎖其間若深山窮谷而已第自此以後余圖逃之心因以愈熾但有極困難之數事一則余但孑然一身不名一錢旅食之費何從而得且余足纖傷勢未愈跬步在在爲艱又安能行乞走天涯耶但念齷齪世界豈能久居否則死耳死牖下不如走天涯也是間制度奇異羣婢無交言者寢食亦都異處余居爲一小樓窗戶悉取木板掩之但留最上之二孔出入門戶恆閉鎖之一日數啓而已一夕中夜深人靜余竟毀窗而逃蓋裂被爲繩縋之以下者然以弓鞣踐榛荊中露溼余襪殆滿心跳體顫迷不得路以荒園四周咸有高而且

第

七

集

大之木。柵列若長城。更無一隙可遁。遠處似有一門。卽而視之。有巨鎖。脚門上鏽滿。其上重幾。莫移。詎意手觸門。練之後。門次有一巨燄。聞聲疾起。視其狀。首蓬若獅。軒前輕後尾短。勁類臘腸。低首嗅余。余因震恐。奔逃。犬追余。後勿釋。且追。且吠。余是時心驚膽落。幾欲狂哭。繞行避之。但榛荆瓦礫中。投足頗難。步履疲。輒如踏棉花。家人聞聲。而集棍棒繩索。攜以俱來。迨旣一攫得。余家人舉燭視余面部。遂云。四號。四號。四號。中物。越出圖遁耳。流氓夫婦力批余頰。更閉余一密室中。

第二十二章

明日。余復易一境。以流氓患。余逃。遂速售。余入者爲一雜戲班。男女老幼人類至多。是班聚集之所在。一齷齪不堪之狹巷中。左右鄰居有買賣。敗絮破網之店。尤有爛銅廢鐵及洋鐵之罐。燒酒之瓶。陳列纍纍。任人而擇。自餘舊貨商人。鄰比爭雄。此殆賊巢也。大凡小偷得物必獻之。是間易銅幣而食。亦有廉價得高貴之物者。居民亦以賊黨爲多。然彼等狡以爲秘密生涯。不宜爲人注目。過往人多則蹤迹易敗。因而隘巷之中。播其穢惡。溝渠勿濬。臭揚遠近。有時日光明媚中。三數學徒力擊敗絮。務令微生之物共野。馬塵埃而遊。顯貴車馬。因以絕迹。而作惡之徒。遂闇無天日矣。嗟乎。余今此方知世間摧殘凌折之苦。非但薄命女兒而已。彼等雜戲班中。以童男童女爲多。各挾其奇材。異能遊公卿。搢紳間。以驚心駭目之術。娛座人。但學之而成。洵非易。易猶有學之而不成者。則因失手不慎。而殘廢疾病。以至於死者。比比也。若是者。彼等謂之癡卵。大凡一人入班。必工數術。身體硬工。必自幼練之。例有五齡之童。挺腹翹身。能令頭顱手足胥集地下之一點。而腹則上凸。滾地而舞。若一團怪物。練習是術者。必立是童於擔桶中。以腰摩

柄漸屈而下。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總之諸術入門之始。必練習身體。若蝦環。蚓曲。柔若無骨。而後可。余年貌美。歌舞而外。復令余習小戲法。娛座客。如加冠進爵。步步高陞之類。復以暇日。令余走繩。嗟乎。余敘述至此。自念。偷生視息。卑賤辱。亦已至矣。惟余轉安之。若素以余幼受教育。知人生世上。苟遇挫折。必宜忍而待時。自殺妄動。皆非所以處艱困也。

後此余奔走四方。非惟逃逸。無望至併通信。訴苦之機會。亦不可得。以彼等因受大流氓之屬。備余極嚴。若待囚犯。又以余能知書。更懼投函。官中揭彼罪惡。余惟守分。免辱而已。憶有六齡之童。貌美而性靈。班主求速效。因強屈其身。用力過分。自此以後。甚至糞便。皆從口鼻而出。余實傷之。憶其人爲余同鄉。余但坐視其死。而不一救。第余當日年幼。而愚未嘗敢以慘殺之事。白之官中。事後思之。猶憤憤也。余共事且數年。每登臺座。客憐余美。爭擲鉅金。無吝色。有時一曲清歌。采聲爲之。四起。嗟乎。余所以忍辱爲此者。亦冀走遍天涯。得晤意中人耳。時余已乘間修函一投。義父一寄。安安屈指頗久。並無來雪。余冤者。余大異之後。亦屢次通函。並不一答。然余縱失望。而心不灰。似有詔余者。以爲汝之意。中人終有與汝相見之一日耳。

余所居。後名四美班。四美者。余實翹楚。猶有纖纖。亦動人憐。餘子碌碌耳。然以余並纖纖。故四美之名。聞遠近。余等在隘巷中所居之室。極進深。然破舊矣。後戶則通河舟。停其間。嘗載全班之人。往來江湖。一歲中。舟居之日多也。後則長江大埠。間嘗徵四美。因登輪而行。以爲常。

一日。余立艙面。倚危闌。玩江景。長天秋水。落日晴霞。雲樹依稀。田廬隱約。風景佳麗。絕類畫圖。俄有拍余

肩者余疑同伴詎回首視之則蓮珊也余大喜欲執手言歡互詢身世余畧述一二諱去現在地位遂詢訟師下落蓮珊微笑袒臂示余余悟此遭必蓮珊報仇而然蓋蓮珊臂上本有一繩語余云讎既報則去之蓋訟師作惡多蓮自謂爲衆人復仇而殺之既殺其人遂焚其居以滅迹耳余歎曰竈下二雛無故遭殃非可憐耶蓮笑云余豈妄殺無辜者已救出矣然余疑蓮珊言誇弱女復仇必非易事言至此蓮因舉手觸舟篷若摧枯朽示余以多力之證據余視篷布固厚逾銀幣堅類鐵石者也余又疑蓮珊以何術至此蓮云蓄志報仇在能堅心耳余復就詢余家庭及安安狀況蓮云失慎之後余亦奔走天涯鄉信久疏矣惟二家之人似均移居也余詢蓮珊往來將何作蓮笑云將有大志不能預爲汝言事後方知耳蓮復詢余行蹤余云奸人誘掠歷劫千萬非一言可盡蓮恐余傷心不欲固詢但云今茲得所耶余因含糊應之嗟乎余心本極高尚固勿願舉余墮落之狀昭示余友也言次有呼蓮珊名者疾應而入窺彼動作匆忙無似余先是問答間亦勿實告蓮珊以登陸之點然而天南地北中數年老友瞥眼卽失所在余之杌隍甯有已時耶

第二十三章

越一夕華堂幽居中余已作登場人物矣時際承平歲富而官淫雜戲班之生涯因之大忙不堪此徵彼召應接不暇一日余方獻藝一行署內珠箔銀燈寶僚滿座旣獻雜技之後纖纖登臺檻車中出一人熊呼與演戲熊飾生女飾旦頗能應節無誤熊人立頂冠揮扇流波送盼頗作媚態座客笑不迭復能坐而自架其足呦呦作聲纖纖手小月琴和之賞金雨集熊疾起踞地狂嗥啣女入臺房幕遂下

時○余○登○場○獻○小○藝○術○以○手○法○敏○捷○采○聲○若○雷○復○嘔○小○曲○繞○梁○裂○石○之○韻○淒○脾○蕩○魄○之○聲○以○余○身○世○可○悲○遂
不○覺○其○聲○音○之○哀○坐○客○聆○余○歌○辭○每○每○無○因○爲○余○舉○袖○搵○淚○也○歌○辭○既○終○班○主○循○例○命○四○美○登○堂○叩○賞○徧
斟○座○人○以○余○嬌○怯○出○臺○至○此○恆○俛○首○至○臆○羞○舉○粉○頸○忽○上○座○一○少○年○停○樽○不○語○顧○余○長○噫○余○大○驚○微○睨○其
人○朱○脣○粉○面○飄○然○不○羣○再○顧○問○座○已○空○矣○主○人○與○少○年○同○席○長○鬚○飄○飄○風○格○峻○雅○極○嘉○余○能○余○等○既○退○班
主○婦○頗○心○喜○坐○而○計○賞○銀○入○一○小○箱○中○值○臺○役○者○急○收○拾○器○械○犬○則○牽○之○兔○則○籠○之○兒○童○則○坐○食○餅○餌○俄
有○入○者○忽○云○禍○事○臨○頭○衆○詢○其○說○但○云○逃○婢○案○發○問○何○人○云○纖○纖○語○未○終○但○聞○拿○下○拿○下○之○聲○四○起○男○子
咸○被○縛○婦○女○亦○輒○禁○余○則○被○召○入○一○內○室○中○

嗟○乎○余○薄○命○女○也○一○生○希○望○至○此○已○結○局○矣○上○座○少○年○非○他○安○安○耳○一○別○五○年○彼○此○長○成○幾○不○相○識○所○以
然○者○以○余○之○心○中○意○中○決○不○疑○安○安○之○在○是○而○安○安○之○心○中○意○中○又○決○不○疑○余○之○在○此○以○余○被○誘○之○後○安
安○欲○得○余○之○心○頗○亟○姑○丈○姚○某○在○政○界○有○勢○力○追○求○頗○嚴○奸○人○懼○僞○言○余○已○死○以○余○衣○履○附○淺○渚○中○一○腐
屍○上○人○據○以○告○教○習○夫○婦○並○安○安○觀○遺○物○痛○哭○不○幸○而○已○茲○余○侑○酒○登○堂○俯○首○至○臆○不○敢○觀○人○惟○座○上○衆
賓○有○見○余○美○低○聲○喝○采○者○安○安○疑○余○貌○若○小○友○益○覺○其○切○試○呼○云○爛○泥○菩○薩○今○安○在○余○聞○言○不○覺○大○震○而
仰○首○蓋○爛○泥○菩○薩○一○名○詞○余○等○幼○時○時○談○論○所○謂○語○不○離○宗○者○也○遂○不○禁○再○擡○余○首○而○少○年○已○杳○尤○有
纖○纖○一○人○確○爲○彼○家○往○年○逃○婢○耳○有○紅○誌○姚○太○夫○人○辨○之○不○爽○遂○窮○治○班○主○無○少○貸○第○余○自○是○以○後○灰○心
失○望○因○之○愈○甚○以○余○夙○昔○願○望○竟○成○空○花○良○以○安○安○既○屆○成○年○已○爲○姚○氏○乘○龍○之○選○此○一○著○萬○不○能○賁○安
安○之○負○心○以○余○既○已○溺○死○沙○灘○今○日○三○尺○短○墳○間○森○森○松○柏○亦○已○遙○望○成○林○矧○余○當○日○亦○無○婚○姻○之○約○豈

得。以。守。貞。待。義。責。望。安。安。哉。安。安。幼。孤。母。氏。劬。勞。撫。之。成。立。余。祖。姨。後。竟。飄。然。遠。適。補。助。遂。渺。而。讀。書。衣。食。之。費。甚。至。一。絲。一。粟。悉。惟。姑。丈。是。賴。此。等。婚。姻。頗。有。專。制。性。質。存。在。無。磋。商。兩。可。之。餘。地。也。且。新。夫。婦。伉。儷。亦。篤。安。安。此。時。頗。有。無。所。處。余。之。憂。惟。余。歷。劫。蒙。難。以。還。厭。世。之。意。頗。深。亦。萬。不。願。以。贅。壻。如。寄。之。身。分。人。枕。席。之。愛。抑。且。優。伶。售。藝。奔。走。江。湖。玷。辱。清。門。亦。已。至。矣。苟。以。孤。孽。微。賤。之。身。陷。人。使。落。情。網。悲。歌。啼。笑。力。拔。不。出。則。罪。孽。深。重。社。會。亦。將。指。摘。其。人。余。幸。逐。年。儲。蓄。賞。賜。積。金。飾。約。得。百。餘。金。決。計。遁。迹。空。門。不。問。世。事。嗟。乎。悲。歡。離。合。人。情。萬。變。惟。思。小。說。戲。文。凡。人。墮。落。不。幸。千。磨。百。折。之。後。苦。盡。甘。來。之。事。頗。多。惟。余。身。世。之。厄。求。之。小。說。戲。文。成。例。頗。鮮。余。年。縱。已。長。成。苦。盡。而。甘。不。至。仔。細。思。之。但。有。無。限。酸。心。而。已。試。思。以。一。淪。落。天。涯。飄。零。纖。在。之。弱。女。子。以。留。貽。此。身。之。故。千。辛。萬。苦。五。毒。三。災。悉。已。備。受。無。遺。一。夕。之。中。幸。遇。情。人。於。明。燈。華。屋。之。下。不。相。持。痛。哭。者。必。非。人。情。然。歌。衫。舞。扇。猶。在。余。躬。一。分。一。秒。之。時。光。余。之。思。想。竟。已。大。變。余。避。安。安。去。華。屋。惟。恐。不。速。余。稍。摒。擋。瑣。事。安。安。方。欲。顧。余。余。託。言。將。顧。班。主。已。飄。然。潛。行。矣。

外。史。氏。曰。余。記。此。事。已。終。綜。計。鬱。氏。一。生。誠。所。謂。畸。零。悲。苦。人。也。鬱。氏。幼。年。九。死。一。生。備。歷。人。生。未。有。之。苦。而。不。卽。一。死。者。誠。如。鬱。氏。所。云。亦。冀。忍。死。須。臾。有。苦。盡。甘。來。之。一。日。耳。特。是。情。人。既。遇。而。大。錯。竟。成。卽。欲。從。容。就。死。未。免。擲。刀。太。息。自。悔。引。頸。之。太。晚。有。慚。疚。悔。恨。以。沒。世。而。已。矣。頗。聞。四。美。解。散。之。後。鬱。遂。逃。入。前。山。一。梅。花。庵。中。安。安。尋。蹤。而。至。若。寶。二。爺。之。向。紫。鵲。姑。娘。竊。竊。引。罪。將。欲。寵。之。並。偶。匹。嫡。之。列。惟。鬱。氏。經。災。歷。劫。之。後。亦。已。世。味。深。嘗。超。然。情。網。之。外。非。若。彼。之。阿。母。癡。情。固。結。迷。戀。不。悟。以。致。苦。恨。怨。悔。而。

死也噫嘻釵裙猶是竟參解脫之禪因果難明願識生前之罪推出窗前明月君自言情坐來地上蒲團
妾惟念佛一塵不染四大皆空思想超逸固有異於常人矣後因不勝家人之擾餽銀米候起居者絡繹



青絲如雲眉長鬢清頰不粉而白唇不朱而丹但額角微削或者幼年蒙難即以此故石氏謂余鬱為人
工小手術金錢手帕頗工變化往往神出鬼沒來去無蹤嘗自娛不輕示人也

山中遂有雲遊天涯之志東西
南北行踪無定是時教習夫婦
方因遊歷世界各國考查學務
尚未歸來而美姑娘昔日某某
同學為大富豪之女哀其志矜
其遇頗助以資壯彼行色猶憶
某年春間南海普陀山上啓建
水陸道場為兩家先人祝福者
實鬱氏盟主也蔣夫人認識鬱
氏即在是年茲此故事忽忽過
去已數十年矣但余遇其人於
遲暮之年猶不能不勞余顧盼

第

七

集

余書至此亦欲將書中所舉數人一一求其下落第石氏以鬱所云僅此未能懸擬之而鬱後此頗韜晦謝世事亦不能爲一辭之贊如題而止存其本真而已余思鬱氏所言大都爲女子不幸而發而尤詳於爲婢之苦但仔細思之鬱氏云云但祇半面文章以余所知妾婦之起身婢子間者大婦待遇尤形酷毒挫折落產以死者尤不可計然則鬱氏此後青燈古殿木魚經卷超然於是非煩惱之外猶是福至心靈促其覺悟者歟世以鬱氏用情始殷終愒爲異者或未能大覺大悟若鬱氏耳嗟乎當世紅顏之厄一至於此幾疑深閨華屋之下腥風血雨之中天日亦將不到第水旱急賑之際亦時慷慨解囊書名入册善惡殊途嘗百思而不得其解要亦繆誤相沿無與糾正而已矣時有大家僕婦偶來余家爲余家人述其見聞者余聆其言更覺鬱鬱不怡吾筆縱竭猶擬再接再厲一狀其人之苦惱嗟乎茫茫人海中衆生煩冤呼籲無門九幽十八獄中此纔忽忽一瞥耳罄竹伐毛寧足盡此紀載哉

(完)

睇響齋聞見錄

睇響齋

全書一冊

附錄三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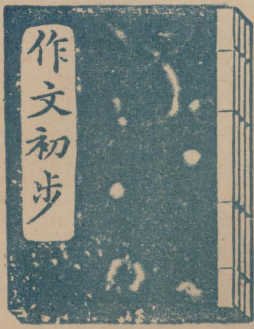
上海文印書局

中華書局



學詩初步

學生用書



作文初步

學詩初步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編於詩之作法由淺入深詳細指導文理畧通者閱之便覺明曉下筆自然成章學界得此人人可達能詩之目的

作文初步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此為初學文者說法極淺易極明白極完密視坊刻之一知半解深淺不倫者有霄壤之別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文書局發行

睇嚮齋聞見錄

陳瀆一

炎熱鬱蒸。使人悶損。偶憶近代宦海佚事。頗有可紀錄者。爰就事實。筆諸於冊。題曰睇嚮齋聞見錄。瀆一不文。深以辭莫達意爲愧。惟所紀皆徵信確切。聊引以自慰耳。丙辰七月。瀆一附言。時客榕城。

余壽平中丞軼事

望江余壽平中丞誠格。清末巡撫湖南。長沙光復之日。懷印一顆。僑裝商人。挈一忠實可靠之老僕。潛遁出城。步經河畔。乘僕他顧。躍身入水。幸水淺未死。僕覺援之起。曰大人若死於此。誠清朝之忠臣。豈忘健存八十歲之封翁耶。然與爲清室之忠臣。母寧作余氏之孝子。中丞聞語。痛哭失聲。遂攜僕搭舟渡洞庭。取道漢皋之滬。賃屋一所。作久居計。其太翁得電告。旋亦抵滬。父子甫相見。中丞卽叩首嗚咽曰。不孝虎口餘生。得覲慈顏。洵萬幸也。僕隨聲曰。大人自湘垣城陷。竟投河自盡。幸逢水淺。得慶更生。卒以親在。誓不復尋短見。翁喟曰。吾兒殉國。忠也。念父。孝也。吾誤吾兒。不得謚文節矣。僕復曰。不爲忠臣。爲孝子。又孰得而非之者。翁聞言。顏頓霽。指僕曰。爾真善辭令。而深明大義。宜爾救護少主人於九死一生也。中丞因亦破涕爲笑。

楊味春觀察遺事

泗縣楊味春觀察。諱士燮。辛丑歲。官巡城御史。一夕輕車減從。巡視街衢。經西城某胡同。適貝勒某。方裸溺於道左。有一極華麗之車。伺應於側。楊公叱曰。何物狂奴。敢如是惡作劇耶。立呼從者答責。此輩素識

某貝勒。懾懦不敢下手。據實稟復。公伴曰。貝勒乃天潢貴胄。豈不知遺溺通衢。有犯禁令。是人必冒充貝勒。以避禍者。當倍撻之。以儆效尤。僕從始置貝勒於地。笞數十下。釋之。貝勒揮淚莫敢言。負痛登車而去。輿論大快。

陳小石曾建築廣廈於杭州之橫河橋。毗連其戚許庚身之住宅。辛亥春。陳夫人自勃海歸寧。觀大門形式陳舊。不足以壯觀瞻。亟糾匠興工修造。官署聞信。以其未依建築規則辦理。認爲違章而干涉之。陳夫人以小石方坐鎮北洋。聲勢煊赫。竟置不理。時公總管全浙警政。得報震怒。嚴飭該管科員察勘。倘不遵法令。則停止工程。陳夫人亦怒不可遏。急電天津。求救於小帥。小石素有季常癖。不敢不從之。遂致電巡撫增子固。囑向公婉商。通融辦法。增接電後。語公不妨稍事變通。公正色曰。徇一人之私情。破壞國家法律。吾不爲也。增不能答。函勸陳宅毋再固執。卒依法辦理。其事乃寢。

沈子培方伯軼事

秀州沈子培方伯曾植。由部曹外簡江西遺缺府。調補南昌首府。在任兩週。政聲卓著。賢太守之稱譽一時。徧布章江。未幾。詔擢安徽提學。旋簡布政。復兼護理巡撫。沈公爲人落拓不羈。服官多年。猶未脫名士氣習。政事而外。日與詩棋爲伴。視接見賓客爲畏途。苟一日無一客至。必喜對左右曰。今朝得自由矣。清末政府方厲行僞立憲。告誡各行省。憲政編查館更奏派館員。分道南北。調查成績。時奉派赴皖者。爲某參議。公與某父同年。且稱知交。故某進謁。禮貌恭肅。言談謹慎。公與暢論時政。月且日。人才滔滔不倦。且言且以手向袴中取虱而捫。旁若無人。一剎那間。案頭上之血斑纍纍。蓋卽所斃之虱之遺跡也。某大令善

詼諧。一日宴同僚於餐館。席次有道及公於大庭廣衆捫虱事者。大令鼓其曼倩之舌。曰不圖古之王猛再見於今日。吾人嗣後當以王猛第二爲培老之徽號。四座軒渠。

張錫鑾之趣史

甲寅秋。日本駐大連灣都督福島中將。奉朝命調升東京衛戍總督。馳車入瀋陽。向我國軍民兩長拜辭。鎮安上將軍張金波。大開筵宴以歡送之。文武官吏。自薦任以上皆列席。濟濟跼跼。相聚一堂。爲歷年來未有之盛會。金波雖列席。獨託疾不飲酒。不食菜。且表示一種痿頓不支之狀態。裝模作樣。若真抱恙者。福島豪飲之餘。起立致詞曰。中日兩國人民。互相親愛久矣。從今後宜益加和好。以敦睦誼。我國人僑居東三省。日盛月增。稍有齟齬。輒生意見。匪獨有礙兩國邦交。亦殊非個人之幸福。希將軍善處之。金波唯唯。旋語譯員曰。爲我告福島總督。謂本將軍固欲有所言。特是扶病相陪。已覺不支。強起演說。勢所不能。幸勿爲過。語畢。雙目灼灼。漸露飢狀。不覺連啖吐司數大塊。福島知其無病呻吟。因笑曰。將軍雖病。食量尙佳。洵非病人所及。謂之無病。亦無不可。金波紅漲於頰。依然裝聾作啞。蓋其託病之原因。實基於先一日喧傳福島將於臨去之際。提出重大問題。向當道開談判。金波派探偵察。復稱確有其事。乃惶懼失色。而請柬已發出。無收回理。舍託疾外。無他術。亦一趣事也。

汪瑞闔之奇遇

汪瑞闔。字頴荀。安徽盱眙縣人。甲午舉於鄉。以兄某聽鼓蘇州。特持墨卷千冊。往爲張羅計。至則下榻觀前廡中。兄將其卷分贈同寅。凡受者皆厚饋。綜計所得。已在毛詩五部之間。頴荀驟獲巨款。遂日與無賴

冶遊。花街柳巷。罔不有其蹤跡。時有私娼。玉寶廿四橋產。旅蘇賣笑。久歷寒暑。口操吳語。極婉轉流利。身材適中。妖冶生成。頡荀一見傾心。酒局連綿。未浹月。已罄其所有。自是玉寶益慙。勸獻媚。兩情歡洽。如漆如膠。其兄聞而責之。頡荀頗不自安。求計於意中人。玉寶微哂曰。是曷難。儂當賃屋爲君居。不較阿兄厲逍遙百倍耶。頡荀曰。斯固吾所欲。奈囊篋已空。何。曰。有儂在。曷憂。遂於香巢鄰近租屋一所。雙宿雙飛。儼然伉儷。久之。漸有播其事於玉寶。素有祕密關係者。故咸相戒。裹足。自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獨富室程某。尙戀戀不忍捨棄。一日酒酣耳熱。戲玉寶曰。小白臉兒。汪六常來耶。曰。雖不時相見。終無特別感情。非若爾我形影不離。程悅曰。小妮子真會灌米湯。余徧體骨頭都鬆矣。繼而曰。速爲我喚汪六來。玉寶覩其醉狀。置不理。程一再催促。甚至大發雷霆。玉寶乃謂大人識此君耶。曰。然。俄頃一翩翩少年至。程指謂玉寶曰。是人即汪六少耶。玉寶笑頷之。程起立長揖曰。久仰盛名。未聆塵教。用特不避同靴之嫌。而行與友共樂之義。今覩先生丰儀。信非凡品。鄙意盍納粟爲官。置身政海。異日豐功偉業。此爲始基。先生有意否。願承教。頡荀以阮囊羞澀。淡於名利。對程曰。經濟一層。可毋慮。弟當代籌措。頡荀再三謝。相持勿解。玉寶拍汪肩曰。程老厚意。良可感。儂知君特未便直言。志固在太守。或觀察耳。汪語塞。程悟意。慨允假巨金。捐納知府。雙方遂議決。程曷爲不惜巨資。交懽一素昧平生之人。其意固在使之遠行作官。不難將玉寶賦諸金屋。獨享溫柔豔福。無復有人分羹。然令智昏。竟未思玉寶鍾情於頡荀。早許以身事之。迨頡荀將北上。引見彼美已撤去標幟。計偕入都矣。程某以人財兩空。悔恨不置云。此事聞諸故友汪君魯懷。即頡荀之堂姪也。

石曼君

石曼君。吳產也。民國紀元自金閨走春明。隸韓家潭之長春班。姿容秀麗。體態輕盈。京劇靡所不習。崑曲尤稱合拍。銅琶鐵板。豪竹京絲。豔名鵲起於京華。生涯鼎盛乎八埠。走馬章臺者。絡繹於其門。海甯陸君潤生。傾倒倍至。將納爲簞室。會以事未果。比時曼君之藝。雖有可觀。然僅恃一烏師之指導。其學力終屬有限。頗欲物色良師。專心研究。以博知己歡心。更期鞏固營業。乃竟天假以緣。有法制局某科員。耳其名。特造訪粧閣。萍水相遇。一見傾心。某亟思覘其技能。顧曼君曰。校書以崑曲負盛名。余渴想已久。今日盍爲我一奏清歌乎。必有以相報也。曼君遂高唱「昔日有個目蓮僧」一段。某俟其畢。舉其謬點。一一指正。曼君驚其語。復感其情。自是於某多方取媚。某亦過從無虛夕。卒將素所擅長之折柳陽關掃花三醉鵲橋游園驚變埋玉慘觀等廿餘齣。次第口授。孜孜不倦。曼君性固聰穎。又樂於承教。未三月。所習皆透澈於胸中。加以天賦好歌喉。故能曲盡抑揚頓挫之妙。崑曲之於今日。固已成廣陵散。習之者鮮。匪獨妓女爲然。曼君以他人所不學之藝。而已學之。以博極大之榮譽。誠爲意想不及。一班士大夫之拜倒石榴裙下。又什九皆視爲難能可貴。故當時號稱湖北三傑之一之小阿鳳。亦未足與比肩。久之。領家視爲奇貨。客有非素稔者。囑曼君拒勿納。而客之怨恨者益夥。一日王某中將。偕友馳車至長春班。曼君於王等之入室。瞥見其狀貌糾糾。疑係丘八太爺之化身。恐遭強暴。授意房侍。僞言出局未歸。王同伴於曼君有一面之識。適出室小解。值曼君以爲甫回班。手招之若勿見也者。某始恍然房侍之誑。以情語中將。王怏怏以去。少頃率健兒七八人。蜂擁而至。搜索良久。卒獲曼君。令跪階下。使卒笞之。曼君受瘡痛不可忍。暈

倒於地。旋蘇。王厲聲叱曰：賤婢爾，操皮肉生涯，無論生張熟魏，理應一律相待，何得憑一己之好惡，以分軒輊？予之責爾者，是成全爾也。言已，率健兒去。曼君以妙年弱質，那堪風雨摧殘，痛定思痛，愈覺來日大難。用是撤消標幟，杜門謝客，誓不再作馮婦。後有見曼君游行市場者，謂已與某少年自由結婚矣。

劉某之軼事

己酉上海道蔡乃煌被參革職，詔以常道劉某調補。劉本袁項城之幕客，由翰苑獎道員，熱中功名，尤醉心滬道。缺屢乞憐於項城，因得其介紹於奕劻。此老以親王之資格，領袖軍機，權傾中外，竇官鬻爵，靡所不爲。來者不拒，視金錢之多寡，定官位之等差。劉以三萬金餽奕劻，復挾銀幣數百，徧遺內侍及閹人。京都門敬例用楮，劉始事鑽營，誤用幣，以分遺所餘，納諸懷。雖纍纍沉重，竟視若無物。閹者得金入報，而引劉坐接待室中。久之，內侍高呼王爺將出，劉聞聲倉惶起，一拂衣，懷中銀幣紛紛墜下，四散於地。劉不忍捨棄，又恐王卽出見，俯首舉雙手以拾之。而花翎又墜地，無已，舍幣拾翎，而整理之。甫竣事，而王已傳令進見，餘金爲閹人所瓜分。劉之出，猶回眸向室中一顧，太息久之。一時都中傳爲笑柄。

曾文正公軼事

太平天國之亂，江西全省慘遭蹂躪，撫建一帶人民之死於鋒刃者，積尸盈野，迨湘軍平復，曾公滌生親臨各郡，撫慰安輯。聞新城縣（今改名黎川）上望街某姓，藏書萬卷，其中古籍琳琅滿目，神往久之。因令城中士紳向與某稔者，致書傳意，招之入郡。兩地相隔，僅九十餘里，乘輿一日可達。越日，某至郡，謁文正於行轅。公與暢談地方善後事宜，歷數小時之久，終乃盛稱其家藏圖書之豐富，表示傾慕之意。某對曰：

先大夫好讀書。搜羅所得。僅及萬卷。大都社會上所經見。即有一二希世之寶。以博覽羣書如欽使。必久已腐目。公曰。君過譽矣。余好學之熱誠。或不亞於尊翁。至余讀書之程度。固甚謏陋也。君能舉書目之概要及價值。以告余否。某實對公曰。如其值以取書可乎。某曰。先人遺囑。善價勿估。方命之愆。所不辭也。公末如何。然求書之念彌殷。乃有令其入幕。襄理文牘之說。並約攜書俱行。意將隨時隨地以瀏覽之。其設計亦良苦矣。又誰知某以高堂不忍遠離。爲隱避之策。公計窮。卒造其廬。盤桓三日。自朝至暮。將所有萬卷書。擇要披閱。興盡稱謝而去。其好學有如此者。

左文襄公軼事

左文襄公宗棠。自比諸葛亮。每於致親友尺素中。自署老亮以自豪。其致劉葭仙中丞蓉一書。一時老眼昏花。將亮誤亮。遂成老亮二字。劉復書云。此亮陳舊。已無亮光。寓意諷之。公得書。觀其詞。怡憬然悟。再書致劉。末云。偶將老亮誤老亮。致勞兄形諸筆墨。孔明豈真目不識丁耶。真氣煞臥龍矣。聞者絕倒。

沈文肅公軼事

沈文肅公葆楨。總制兩江時。上元縣知縣某令以脫逃要犯稟院。公限三日務獲究辦。令以時太促。於事必無濟。懼一官將不保。而計又無所出。旋從幕客之謀。星夜派人下鄉。向民間騙一與犯年齡相等者。詭言縣署缺一差役。即以覓得之人補充。鄉愚攝於官威。不從不可。某甲果相隨至江寧。令即以其人僞託爲已獲之罪犯。謁公陳始末。實則此種詭計。公早有所聞。故不俟其辭畢。拍案叱曰。你不要俛子遮鼻孔。是言係屬閩省土語。以喻不必妄事欺朦之意。令莫能辯。且驚事何由敗露。伏地乞恕罪。公怒益甚。而你

不要篋子遮鼻孔之聲。亦相續不斷。迨氣稍平。揮令使去。立奏於朝。褫職永不敘用。

李文忠公軼事

李合肥總督直隸時。有同鄉某甲詣轅求見。文巡捕入報。合肥曰。余素不識此人。可詢公子輩。或有認識之者。巡捕如命報諸公子。長公子伯行曰。彼自稱同學弟。荒唐怪誕。宜令衛卒逐之。巡捕以語客。客曰。烏是何言。傳相豈忘五十年前塾中同學友耶。巡捕嗤之以鼻。好言勸之去。客仍絮絮不休。述文忠髫齡時代之言行。與其論交之種種事實。若甚得意者。巡捕不耐。正擬遵公子命。呼衛卒逐之。皖人某亦一文巡捕。聞客言大異。自告奮勇。以蘇張自任。亟趣簽押室。稟合肥。一如客言。合肥笑曰。五十年前。余方髫齡。就令有此一友。迄今烏能憶。及安知非假託以誑我耶。乃贈以百金。囑航海南旋。次日。合肥語公子輩。謂昨來之客。確係五十年前之同學友。覩其名。猶恍惚憶之。不接待者。有苦衷在。誠以五十年前之同學。雖少二十年之前。同年極多。苟聞信絡繹北上。余將不勝其擾。防微杜漸。故拒勿納。百金之饋。理應爾也。

彭剛直公軼事

江蘇十二圩有王某。事母至孝。里人咸稱譽之。公巡閱長江水師。恆往來其地。因士紳述其人。謹記之一日清晨。屏去侍從。蹣跚步行。臨其居。蹲踞竹籬側。僞作大解狀。察動靜。適聞其母呼兒曰。兒取溺器來。子應聲而未卽至。母續呼曰。兒速取溺器來。子復應之。而仍未卽至。母怒呼之曰。兒有何事。更急切逾此。故遲遲不前。公意此日常瑣事。尙如此。其他重大問題。不從可知乎。方竊歎名實相副之難。而人言之不可遽信也。起身將行。忽聞其子似已進溺器者。聲低不可辨。旋聞曰。溺器久露戶外。備經風霜冷氣。故兒溫

之以進。免侵肌膚以致病也。公乃大悅。逕扣其扉。詭稱途行經此。渴不獲飲。特來索茶者。與之談。果一性誠純孝之人。始信名不虛傳。既嘉其行。復憐其貧。卽向索文具。書錢帖二千串。蓋以印章。令赴儀棧支取。此棧係淮鹽囤積之所有。某道員專司其事。某不識公書。疑其詐。執而送諸縣。縣令以觀察故。亦未加詳審。笞而後釋之。越日。公再至某居。詢以錢取得未。某訴所遭。放聲大哭。深怨公之誑已。公慚憤交集。偕之入縣署。令見公。惶懼無人色。伏地乞恕罪。公責令倍給之。並以所乘輿送之還。某道員因是撤差調省。

楊文敬公軼事

楊公士驥。出身翰苑。爲司道督撫十餘載。常誡左右曰。行一政。爾曹皆曰善。未可也。用一人。爾曹皆曰賢。未可也。余必熟思而詳審之。故治績尙有可觀。世有以恩怨爲褒貶者。對公頗多詈詞。平心而論。晚清疆吏中。如公之通達政體。不可謂非佼佼者。

公酷嗜劇。每日甫起牀。卽抗聲高歌。嗓音雖極洪亮。而字之尖團不分。且帶江淮土音（公生長淮安）如洪羊洞爲國家一句。公唱若圍各賈（淮音讀爲國家如圍各賈）聞者敢笑而不敢言。公恆云。此誠無可如何。祇得將錯就錯。然月旦伶人。誠獨具卓識。若李吉瑞呂月樵之徒。公偶向人談論及之。至於咬牙嚼齒。曰。牛鳴狗叫。恨不卽斬之。以爲快。

公以中瘋不語薨於位。其弟杏城先生哀之。輓以聯云。千萬間廣廈孤寒。回首歎顏應痛哭。五十載隨肩兄弟。傷心臨別竟無言。

陸鳳石相國軼事

陸鳳石相國潤庠於辛亥之春。乞假回籍掃墓。常登虎邱之阜。顧境怡然。因思西湖之勝。不禁神往。迨祭掃事竣。遂有武林之行。至則駐節楊莊。莊爲楊杏城先生所建築。時其兄味春先生官浙。與相國有師生誼。故奉招相國居焉。相國以書法名天下。人每得其零篇碎簡而寶藏之。是以人之求之者衆。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一日。相國正揮毫。忽擲筆歎曰。余此行爲游覽。六橋三竺。豈爲傭書。索者曷不稍體諒耶。某君曰。大度如相國。是曷不能容。相國笑曰。諺謂宰相肚裏好撐船。予腹殊小。不能容船之游行也。言已大笑。某君亦笑。

袁海觀制軍軼事

袁海觀樹勛。自佐貳起家。歷官至總督。積資二百餘萬。不可謂非富有。然性殊吝嗇。每晨僅啖燒餅數枚。或食肉麵一碗。三餐亦僅兩葷兩素。每對戚友語及家務。猶以日用浩大。難以支持爲辭。其節儉誠可風世。然於子弟之縱情聲色。一擲千金。終不加管束。獨於一己之衣食。則計較錙銖。何也。

樊雲門先生軼事

樊雲門先生增祥。經濟文章。卓然不凡。爲海內人士所傾倒。性喜詼諧。出言成趣。判詞之滑稽。其一也。某君自負能詩。每對先生。朗誦所作。先生俟其語終。嗤之以鼻。曰。尊作多不協韻。且誤用掌故。於他人尙不應如此。矧向余賣弄。尤可不必。某君面紅耳赤。對曰。小子久荒。難免軼出範圍。乞海涵以存體面。先生狂笑曰。田無一草。不得言荒。閣下胸無點墨。猶之田無一草。曷荒之有。遂不歡而散。

岑西林與岑張

崑山岑慎之熾。海豐張堅白鳴岐。均爲岑西林之幕客。並稱二賢。慎之佐西林爲期久。所歷地尤多。舉凡用人行政。靡不參與機密。西林固信之堅而愛之篤。故慎之年邁力衰。猶不忍離左右。惟其人淡於仕進。每遇一保獎案。西林必列其名於首。以示崇德報功之意。如是十餘次。慎之終設詞規避。自是西林愈嘉其志行。其名既未顯。故世人鮮有知者。堅白極醉心仕宦。與慎之適成一反比例。西林開藩粵東。堅白以某大老之介紹。委辦收發。其時僅一諸生。辛丑假歸應鄉試。獲雋。復納粟爲刺史。隨西林抵晉。撫任。以積勞保太守。再保觀察。壬寅西林升授川督。正值蜀中匪勢猖獗。西林稱其才堪大用。奏請賞加卿銜。幫辦軍務。軍機處諸鉅公。僉以堅白年少。不足以當重任。指西林言過其實。僅以道員記名。准其佐理軍政。乙巳西林調督兩粵。堅白隨行。西林復薦於朝。補廣西太平思順道。未履任。權布政司。迨柯巽庵調贛。撫詔以堅白繼任。以一記名道。未半稔驟膺疆寄。雖屬西林提攜所致。殆亦所謂官場中幸運兒耶。

袁項城與楊士驥

戊申項城入贊樞府。於先一月奉召入都。陛見之際。力保魯撫楊士驥。堪繼任北洋。孝欽后從之。德宗亦領首。越日。楊署直督之旨果下。次午。項城於軍機處倡議曰。蓮府爲疆吏中首屈一指之才。宣勤畿輔。治績昭著。署任已屆一週。亟應請旨實授。以張勳勞而固國防。奕劻拍手贊成。世續鹿傳霖本以奕劻之意爲標準。遂亦首肯無異辭。獨張之洞默然。項城知此老崛強。必有意作梗。密書致楊公。囑善自爲計。楊乃緘帖拜其門。以三萬金爲贄敬。南皮利其巨金。且以軍機大臣五人中提議者一。贊成者三。雖欲反對。何能堅持到底。徒結怨於人。遂受其帖及金。立致書項城。略謂前者我公提議。公推蓮府實授直督。既經慶

老暨伯芝兩公先後同意。弟固毫無異辭。次晨遇諸朝。相與撫掌而笑。然經此一番波折。袁楊之感情愈固。結不可解。迨項城罷職回籍。取道津沽。楊公率隊往迎。暢敘而別。當時外間喧傳項城往拜。楊拒不納。實想像之談也。

詩鐘會

辛亥革命軍興。清大僚多避居滬濱。視爲世外桃源。樂不思蜀。素負文名如樊雲門、沈子培、朱古微、易實甫、楊味春、蔚霞、杏城、昆仲、陳伯嚴、梁節齋、沈愛蒼、鄭蘇戡、李梅齋等數十人。各於其私廬輪值設筵。不時歡會。每次以吟哦詩鐘爲唯一之消遣品。羣賢畢至。頗極一時之盛。楊杏城面爭六唱云。天開虎鬪龍爭局。人到鳩心鵲面時。又烏密四唱云。早世楊烏書解讀。辭官李密表陳情。某君雪眉二唱云。沃雪冬郎窺浴後。畫眉張敞定情時。又湖北一唱云。北拒臺高悲項籍。湖心亭古弔蘇髯。閱數月積稿盈尺。巧思精密之作。不勝枚舉。後有人擬之爲遺老消閑會。會幾何時。而領袖羣英之樊樊山。宣言爲飯碗主義。不得已入參政院。餘者或出仕。或遠隱。或彫謝。分子益見零落。斯會遂消滅於無形矣。

世鐸軼事

清禮親王世鐸。年邁昏庸。不識時務。其子姪輩有自歐洲遊歷歸國者。世鐸見面。問之曰。洋鬼子國亦下雪否。諸子姪皆掩口葫蘆對曰。中外同一天地。風霜雨雪一也。世鐸默然。

景豐軼事

景豐爲商部侍郎時。有南洋華僑張某入都。徧謁該部要人。自願報効鉅款。興辦實業。謁景之日。景顧左

右曰。此人係何處人。左右對曰。南洋。景曰。洋鬼子又要出甚麼新鮮主意耶。左右復對曰。此人乃中國人。久居南洋。爲該埠之華僑。景曰。什麼叫作華僑。彼固一洋鬼子耳。揮之使去。卒未與交一言。其昏聩胡塗。有如是者。

端方軼事

梁如浩目不識一丁。但頗擅長外國語言文字。其任蘇松太道時。因某交涉案辦結。馳車赴金陵。謁制軍端午橋。陳述原因。端於此案之始末。已將奏諸朝。出奏稿授梁閱看。梁不敢卻。故作搖首擊節狀。以表示斯文之佳妙。端復戲之曰。不妥處。不妨指正。梁唯唯。及退。端笑不可仰。

那桐軼事

那琴軒桐。在步軍統領任內。有鄉民控戚某劫其孀母。左翼總兵景豐批其稟曰。斷無搶爾孀母之理。一時傳爲笑柄。琴軒每對人語及此。笑謂可作文虎猜。曰。戰皖城。可謂善謔矣。

十八點鐘侍郎

清例於軍機大臣之任用。必選擇尙侍督撫中之才望稍著者。餘雖有東山之譽。臥龍之才。例均不得入選。庚戌二月內閣侍讀學士吳郁生。與貝勒毓朗。尙書徐世昌。同被命入軍機。實開未有之例。攝政王載灃。亦以破除成例。恐滋物議。乃調榮慶於禮部。以吏部左侍郎唐景崇。升授學部尙書。遺缺授吳。依例大員入掌軍機。須開去底缺。故翌日復降旨免吳新職。而吳出入於吏部衙門。爲時僅十有八點鐘。是以都人士呼之爲十八點鐘之侍郎。

六金從九品

某君頭大如斗。目短視。嗜酒而好嫖賭。藉先人遺產。以供其揮霍。久之家產蕩然。有妾名媛媛者。係某於青樓中物色得之。不安於室。恒就比鄰某甲夜合。醜聲四播。屢謀偕遁。以無隙可乘。故未發。某偵知。乃明言於妾曰。汝與某甲陳倉暗度。固已非一日矣。予以體面攸關。隱忍不言。今且悉汝將偕所歡潛逃。予不復能忍。但願汝速離吾門。然非五千金莫辦。汝能如數以償。任汝所之。妾俯首無一辭。密商於甲。甲曰。吾以五千金取汝。若何。媛喜出望外。立持五千金支票歸。向某曰。事諧矣。但取金必出收據。賣妾應寫證書。二者俱備。妾方付款於君。某一照辦。取其金。授以證書收條各一。而媛遂與某甲明目張膽。雙宿雙飛矣。某以所得資。捐納從九品。指分山左。賃大廈以居。每出非輿即馬。久而人面漸熟。而某綽號六金從九品亦愈顯。所謂六金者。即金絲眼鏡。金鑲牙齒。金時計。金戒指。金鈕扣。金烟嘴是也。

增韞軼事

己酉夏。籌辦海軍大臣載洵。薩鎮冰。被命南下。測勘軍港。破題兒第一遭。爲浙之象山。巡撫增子固聞貴胄之蒞止。頗興高采烈。乃挈隨員數人。赴滬迎駕。更隨節使往象山。歸途復經海上。宿旅店。苦岑寂。出門散步於福州路。猶若在官廳之舉動。一步一趨。一趨一步。遂於不知不覺之間。被雉妓一羣蜂擁而前。吳音與江北語。喧嘩不可辨。增氏驚惶失色。狂呼救命。從者應聲踵至。飽雉妓以老拳。方出中丞於重圍之外。而天青緞盤龍馬甲之鈕扣已失去其二矣。

(完)

夢

燕

錄

美 術 郵 片

珂羅版
精製
梅蘭芳艷影

墨色一套十二張
彩色一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價洋六角

彩色銅版
精製
西湖風景

全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彩色銅版
精製
西湖十景

全套十張
價洋三角

彩色銅版
精製
無錫惠泉山風景

全套十二張
價洋四角

彩色珂羅版
精製
海上名花艷影

全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扇 集 大 觀

本局精選明清兩朝

名人如

唐伯虎 祝枝山

沈周 吳寬

文徵明 仇石洲

等書畫扇集約計價

值三萬餘金用珂羅

版精印與原本絲毫

無異誠珍品也

全六十集

價洋六十八元

夢燕錄

納川

都門舊事、可紀者頗夥、時賢鴻著、半出報章陳籍、讀者憾之、暇日仿夢華錄、夢梁錄、大義追述若干條、名夢燕錄、所載皆佚聞瑣事、以爲識小之助、若其疆域建置之沿革、衙署廟宇之名數、則有日下舊聞、宸垣識略等書在、固無須余之覩縷也、

京語謂訛詐爲炸醬、匪人爲混混、故混混多業炸醬、其勢然也、相傳二事、爲炸醬術中美譚、因並記之、貝勒載澂、好冶遊、朝野側目、莫敢誰何、混混王某、思有以折之、一日伺於娼寮、索其價值千金之翡翠搬指、激懼勢孤不敵、即脫與之、迨訴諸內庭、明旨嚴拿、而王逸矣、又御史張觀準、伺察嚴、喜擾民、巡城時、因細故杖混混劉某、劉乃用計劫張去、閉置廢圃小屋中、施以錦繡、食以珍羞、但不給滴水、時當溽暑、室中復燃以火爐、未終日、張已汗出如漿、困苦萬狀、後劉令署銀券一紙、始釋之、張歸、銀已取去、急命人往捕、祇賸破屋而已、

北京舊日無國家銀行、其執銀錢牛耳者、東城則四恆、

恆興、恆利、恆和、恆源、俗呼四大恆

西城則泰元、而泰元尤爲殷實、

四恆尙退避三舍、可異者、泰元乃布肆、雖貿易發達後、仍老屋兩楹、售布如常云、

庚子之役、泰元歇業、四恆去其三、只恆利尙苟喘延殘

庚子以前、在社會最占勢利者、爲各倉之花戶、戶部銀庫之庫兵、其居處服御、闊綽異常、故爲一般人所豔羨、凡男兒好身手、咸思於此兩方面、占一席之地、而其黑幕中勢利之偉大、尤有令人足詫者、如該管大

第

七

集

臣過於認真。彼輩即能買囑御史彈劾。或運動當軸。擯而去之。必令爲其傀儡而後已。與倉庫丁役鼎足者。則爲六部經承。類皆讀書識字。程度較高。而秩肥多金。不讓倉庫。其中尤以吏兵二部爲最優。因有核準天下官吏之權也。自長少白(庚)掌兵部。首倡化私爲公之舉。六部次第仿行。而此輩乃全行裁汰。改爲司員辦事矣。

北京舊日新聞紙。祇京報一種。係用木刻活字排印。其中所載。除每日宮門鈔。尙有可觀。其餘皆前半年之奏摺。所謂破爛朝報。豈止明日黃花而已。辛丑後。英人之北京日報。日人之順天時報。彭翼仲之京話日報等。始漸漸出板。強學會之中外公報。雖在庚子之前。因未久旋禁。都人多不知名。

每年春二月。喇嘛廟有打鬼之典。蓋跳神類也。如城內雍和宮。城外黑寺。黃寺。皆舉行。爲一時盛會。雍和宮者。乃雍正藩邸改建。今人筆記皆載其中。藏有歡喜佛者也。實則歡喜佛乃蒙番習見之品。不爲希奇。宮前最惹人注目者。爲銅獅二。神采之精。色澤之古。無以過之。西人往遊者。咸撮其影而去。而民間謠傳。謂二獅不受西人拍照。每照必獅頭向下。此亦太無普通知識矣。又相傳宮後有隧道一。可通熱河。即承德府。此則今人所罕知。特表出之。

語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亦不盡然。如琴師王玉峰。誠能以絲代肉者也。王玉峰於丙午丁未間。以三絃鳴於京師。摹擬各種聲調。無不逼肖。尤善仿名伶戲劇。如鬚生譚鑫培。老旦龔雲甫。青衣姜妙香。彼時姜改小生。大淨金秀山。皆所擅長。使人閉目聽之。宛似其人奏曲於前。不知其以絲代肉也。余曾親聆之。定絃極高。置碼極低。按指極下。

京師售牛肉者。其叫賣曰。牛肉賸了二斤。蓋舊日有屠牛之禁。每人每日只許售肉二斤。後禁雖弛。其語未改。又售物叫賣。有始終不點題者。如賣柿子云。三大錢兩個。六大錢四個。澀了管換。玩其語氣。並未表明其所賣爲何物也。

夏日售冰水者。以兩銅盃相擊爲號。其物俗名冰盞盃。朝市叢載謂之忒兒當。以其音相近也。乃康南海遊記載埃及售冰水者。以兩銅鉢相擊。與北京殆相似。夫以東西二土。遠隔重洋。而能若合符節。斯誠異矣。

道咸間。京師衣服尙窄。凡舊家所藏者可考自經洪楊之役。鑒於湘淮軍之肥袍大袖。遂一變而尙寬。自庚子後。乃漸成今式。蓋自光緒以前。衣服皆窄而不寬。研究風尙者。不可不知。

每屆嚴冬。繞郭河流。及城內十刹海。皆冰厚數尺。故有冰鞋冰牀之戲。冰鞋之製。與西洋畧同。惟鞋下係單軌。故靈速而難學。冰牀乃平方矮牀。下施以鐵軌。使一人拖之。俟其極速。拖者亦可坐於牀上。牀尙前行不已。西苑三海亦有之。大臣尙有明諭之賜。惟受此榮寵者。須賄其拖牀之內監。否則故意傾跌。或遭滅頂。董東山（邦達）詩云。極目疑飛鶴。翔身類聳鸞。縱橫鵝鶴陣。馳驟雨雲壇。二聯形容如畫。非親見冰嬉者。不知其妙。

海王村售石印書者。舊祇一家。在火神廟內。生涯極冷落。因當日謠傳。謂閱洋板書最傷目力。故相戒裹足。拳匪之亂。凡藏石印書者。謂之洋書。一律焚燬。否則指爲教友證據。而石印書至此乃遭一大厄。北城柏林寺。爲京師第一僧寺。相傳先有柏橋寺。後有北京城。至今南郊道旁有照壁一。卽該寺物也。故

有走馬關山門之謠。不審確否。寺中藏有佛經板片。各省刷印者。年必數起。每印一次。除工價外。須以五百金為方丈壽。可見經部之多。聯軍進京。各部院既為西人駐兵。凡留守各官。皆以柏林寺為辦公之所。是該寺曾居中央政治重要地位也。

舊日京師各門。鷄入城無稅。鷄蛋則有稅。相傳劉石菴(塘)侍高宗夜讌。更深矣。忽聞鷄唱。上曰。鷄無睡乎。劉即下而謝恩。上駭問。劉曰。上免鷄無稅。故謝。北方睡稅同音上不便反汗。遂笑而允之曰。然則鷄蛋有稅可也。

鼓樓在地安門北。極宏偉。其鼓槌用畢。則拋擲樓上。下次仍在。若置於鼓旁。用時則徧覓弗得矣。鐘樓在鼓樓迤北。尤高大。其鐘之尾聲。與北方所念鞋字之音相似。清夜可聞至通州。在京東四十里。

同光間。有絕技八人。為社會歡迎。謂之八大怪。茲記其名於下。子弟書之。隨緣樂口技之百鳥張。名丑之劉趕三。評講西遊記之猴兒安。乞兒數來寶。鼓兒詞之郭東。相聲之窮不怕。什不閑之鬚髻趙。盤槓子之田癩子。

三官廟在東城。終年關閉。無入廟燒香者。相傳明末崇禎帝曾求一籤。籤語不祥。帝怒而貶去三官香火。故京諺有窮三官富關帝之語。余曾戲曰。關帝隨劉張居三官廟。則終年寂寞。另居關帝廟。則非常興盛。此人所以貴乎。獨立也。

京師地名。無奇不有。且有因之成語識者。豈大將怕犯地名耶。有屬虎者。寓扁擔廠。遇事輒不利。往問於人。詢其年歲居址。具告之。人笑曰。君屬虎而寓扁擔廠。其不利宜哉。又有隆姓者。寓趙家樓。或曰。君豈不聞趙家樓拿華雲龍耶。隆曰。此事出稗官。乃無稽之談。況隆龍不同。庸何傷。無何宅妖大作。乃懼而遷去。

二事雖迷信。亦笑柄也。

堪輿家言。北京城形如哪吒。風水最佳。自電線設。哪吒受縛。正陽門災。哪吒無頭。庚子後。改道路。關便門。遷市場。百孔千瘡。破壞無遺。則哪吒死矣。而清社亦隨之以屋。按諸說。近附會。姑存之以備軼聞。

舊日東城多巨商富戶。西城多閥閥顯宦。故諺云。東富西貴。

京師風景。乃在西郊。而西山入剎。林壑猶美。若各種園囿。窮極富麗。究係人力。而非天然。降至廟會市場。不過男女擁擠。車馬馳逐。以云熱鬧。則可謂之風景。則未也。

京師有一種匾額書家。書法佳。否未可知。而商人喜之。凡鋪肆匾額。類出其手。庚子以前。試遊街衢。觸目皆蔣乃勳。李鍾豫。戴彬元。劉恩溥。陸潤庠。壽耆崇勳。所書者。崇會因寫字。為彈劾被議。自遭兵燹。門榜多燬。而華世奎。

王埏。佛尼音布。又嶄然露頭角。其中以王埏所書者尤多。故曰。有字皆為埏。無腔不是譚也。

京中舊諺云。明末修廟。清末修道。又曰。明末無青草。清末無白丁。觀於晚清之建築。馬路鐵路。及名器之濫。抑何吻合。

談 叢

花之寺

京都三官廟中有花之寺。龔定庵曾招公車諸名士。宋于庭。包慎伯。魏默深。端木鶴田。共十四五人於其中。初多不知其地之所在。既而戾止。則綺疏盡拓。湘簾四垂。花之寺綽楔在焉。前後皆鐵梗海棠。境地清華。頗愜幽賞。或詰定庵。蚪戶。銑溪。徐彥伯。澀體。阿掌。雅所不喜。君奈何亦墮此惡趣。答曰。此曾賓谷。蘆言也。羅兩峯。夢前身爲花之寺僧。故賓谷先生爲署此榜額。按宋牧仲。筠廊偶筆。則花之寺實有其地。在青州王漁洋分甘餘話。沂水縣有花之寺。不解其義。張杞園問之土人。云以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窈折。如之字形。故以爲名。周櫟園詩。月明蕭寺夢花之。其嗣君在浚。有花之詞一卷。與商邱所載地名不符。是一是二。恨不起宋王兩公而共質之也。

類編世目

卷之十一

賦天賦三卷 山水風景賦一 事共賦一 卦文賦一 文辭台體賦二 人時

文辭一 極辭賦一 論天賦十二卷 山水風景賦五 事共賦二 人時

山水風景賦十一 山水共合賦一 事共賦三 人時

悲劇熱淚

山水風景賦十一 山水共合賦一 事共賦三 人時 賦天賦三卷 山水風景賦一 事共賦一 卦文賦一 文辭台體賦二 人時 文辭一 極辭賦一 論天賦十二卷 山水風景賦五 事共賦二 人時 賦天賦三卷 山水風景賦一 事共賦一 卦文賦一 文辭台體賦二 人時 文辭一 極辭賦一 論天賦十二卷 山水風景賦五 事共賦二 人時 賦天賦三卷 山水風景賦一 事共賦一 卦文賦一 文辭台體賦二 人時 文辭一 極辭賦一 論天賦十二卷 山水風景賦五 事共賦二 人時

玻璃版畫冊目錄

徐熙百花圖長卷	一套	一元	黃端木孝子尋親圖	一本	一元八角	華新羅寫景山水冊	一本	一元四角
曹大家女箴冊	一本	三元	黃尊古山水冊	一套	六角	馬江香女士花鳥冊	一本	一元
李龍眠白描九歌	一套	八角	黃尊古仿古山水冊	一套	八角	馬江香女士	一本	九角
趙仲穆行楷題辭冊	一本	三角	高澹游山水冊	一套	六角	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一元二角
閻仲彬惠山石隱圖	一本	一元四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本	八角	黃瘦瓢人物冊	一本	一元二角
沈石田靈隱山圖卷	一本	五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本	九角	黃瘦瓢人物花卉山水	一本	一元
沈石田移竹圖	一本	八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套	八角	羅兩峯鬼趣圖	二本	三元二角
文徵明瀟湘八景冊	一本	二元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本	二元四角	蔣鏡琴地支十二屬圖	一本	一元
仇文合璧趙飛	一本	二元	王石谷山水冊	一本	一元四角	邊壽民魚雁花卉圖	一本	一元
仇文合璧西廂記全冊	二本	四元	王石谷山水冊	一本	一元四角	邊壽民蘆雁冊	一本	一元
董文敏秋興八景冊	一本	一元五角	王石谷山水冊	一套	八角	黃小松山水冊	一本	一元二角
董西爽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三元	王麓臺山水冊	一本	一元	戴文節銷寒畫課冊	一套	八角
藍田叔仿古山水冊	一本	一元	王麓臺山水冊	一套	八角	戴文節仿古山水冊	一本	一元二角
石濤畫東坡時序詩冊	一本	二元四角	梅瞿山黃山聖蹟圖冊	一本	一元八角	翁小梅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一元
石濤和尚花果冊	一本	八角	蔣南沙花鳥草蟲	一本	一元六角	王小梅人物冊	一本	一元二角
龔半千山水冊	一本	一元二角	馬扶臚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一元二角	費曉樓仕女冊	一本	一元
呂半隱山水冊	一本	一元				南湖詩意冊	一本	二元

右 ●橫式冊二十種 山水風景冊十一 山水花卉合冊一 花果蟲鳥冊五 人物仕女冊二 ●動物屬冊一 ●縱式冊十二種 山水風景冊九 花鳥冊二 人物冊一 ●放大冊三種 ●山水風景冊一 花卉冊一 仕女冊一 ●文仇合璧冊二種 人物仕女 另冊十一種

(丙小三十一)

劇悲
熱淚

登場人物

杜師克(著名歌劇女優)

卻伐刺(畫師)

司卡白男爵(警視總監)

盜瑞洛

教堂看守人

斯薄萊德(警部長)

沙六納(警部)

獄官

牧羊童

又無言人物

陸倍盼(處刑吏)

大僧正

法官

熱淚

法國薩特原著

卓 呆

書記

士官

軍曹

其他兵卒、警部、貴婦人、貴族、市民、工人等、
每項須若干人、

時代爲一千八百零六年六月

場所在羅馬

第一幕

場所爲聖伏萊寺。

右面爲禮拜堂。左面臺上有畫架與籬等物。

盜瑞洛自左上。身披獄衣。面容憔悴。頭髮蓬亂。形狀慌張。環

視四周。

(盜)他們竟入我圈套。被我逃出來了。不知怎樣
心裏頭還嚇得很。身體也抖着咧。

少頃。始鎮靜。擡頭一望。見聖母之像下。有柱龕。且有聖水之
容器。

(盜)是這柱麼。一定是這柱了。我妹妹實是寫着
「聖母之足下」的。

走近圓柱。於聖母像足下。尋覓鑰匙。一時不易尋得。頗現懊
惱之狀。第二次細尋。方始覓得。甚為歡喜。

(盜)鑰匙到手了。

走至禮拜堂門口。將推門而入。

(盜)這是禮拜堂的門。

忽疑有人追來。大驚。向周圍一望。別無隱避之處。乃以鑰匙
開禮拜堂門而入。次即下鎖。

看守人自中央上。一手握畫筆數枝。向畫架處去。

(看守人)此人頸與肩時動。浸在水中。也是不行。你

看反弄得醜咧。先生你看……

見畫架旁無人。

(看守人)怎麼樣人都沒有。我是總當卻伐刺先

生一心在這裏繪畫的。

見籃。

(看守人)呀。那裏知道還沒有動手咧。

看守人將退。忽聞鐘聲。即跪下誦祈禱文。卻伐刺自左入。見
看守人。

(卻)你做什麼。

(看守人)起立。祈禱着。

卻伐刺至畫架前。取去所遮之布。乃一碧眼黃髮之馬古達
蘭女神像。卻伐刺默然對畫而立。看守人不聞卻語。即回頭
觀看。一見肖像。不禁大驚。

(看守人)呀。奇了。這是什麼肖像。

(卻)目視看守人。何人的肖像。

(看守人)這是近來每天到此地來祈禱的美婦
人。

看守人即跪在聖母像前。

(看守人)是一位很誠心的人。

(卻) 微笑。是的。這女子到此祈禱。非常熱心。也想不到我在旁邊描他的容貌。作為神像的樣本呢。

(看守人) 罪過罪過。

(卻) 別多說。快去取顏料來。

卻即從事繪畫。時時停筆凝視。看守人往來數次。最後以畫筆浸地上水桶中。卻伐刺突然停筆。懷中取出照片。與畫比較觀看。

(卻) 對照竟調和得很奇怪。一面是天際斜陽。一面是枝頭花朵。全然相反。竟能調和。真是奇極。
(看守人) 低聲獨語。竟忘却在神明之前。只是談論女人。

即往汲洗筆之水。

(卻) 美麗極了。這位天上女神之髮。如黃金一般。一雙眼睛如春水綠波。是碧色的。杜師克的眼睛不同。如無月的黑夜。

熱淚

(看守人) 汲水上。竟忘却在神明之前。只是談論女人。

洗畫筆。

(卻) 藝術的力量極強。宛如一種魔術。可將種種美點聚在一種理想上的。我的杜師克。昔日我畫你的美貌時。覺得世界之上。除你之外。沒有別物了。

繼續繪畫。

(看守人) 好色最為卑陋。能將人的魂靈墮入地獄中。那些人又如邪教信徒。當受法王裁判。處他絞罪。燔罪。咳。竟忘却在神明之前。只是談論女人。

以籃移近其旁。將筆插入畫師旁之盞內。

(看守人) 好了好了。先生沒有什麼事了麼。
(卻) 隨便你去罷。

仍繪畫不已。

(看守人)指籃。其中食物很滿。先生是斷食麼。

(卻)不是的。我不想吃。

(看守人)還是吃些的好。

取出鼻烟嗅之。

(看守人)我去了。望你代我將門鎖好。

(卻)你去便了。

(看守人)失敬了。

自中央退。

卻伐刺背對禮拜堂繪畫。

蓋瑞洛以爲寺內無人。即用鑰匙啓門而出。

(卻)聞鑰匙聲。向四面環視。什麼人。

蓋瑞洛見有人。大驚。欲再入禮拜堂。後認定是卻伐刺。即行

近其旁。如獲救護之人。

(盜)你不是卻伐刺麼。上帝差你來救我的。

卻伐刺不知其爲蓋瑞洛。呆立凝視。

(盜)你忘了麼。牢獄生活。竟把我變化得如此利

害麼。

卻伐刺始知是蓋瑞洛。即放去筆。見四下無人。始敢啓口。

(卻)你是蓋瑞洛麼。是將倒的羅馬共和國執政

官麼。

即開左面寺門。

(盜)至卻伐刺前。我剛從聖安岑陸堡逃出來。

(卻)如欲借我之力。不妨直說。

(杜師克)在舞臺後面。卻伐刺。卻伐刺。

(卻)聞杜師克之聲。你快躲起來。不打緊的。我能瞞

過他。

(杜師克)仍在後面。卻伐刺。

(卻)在這裏。

(盜)坐於置畫架之臺邊。我腹中飢餓。疲倦已極。

(卻)以籃與之。其中食物飲料都有。

(盜)謝君。

(卻)推盜向禮拜堂。快些快些。

盜瑞洛入禮拜堂

(杜師克)在舞臺後面。卻伐刺。卻伐刺。卻伐刺。

(卻)假作鎮靜。開左面之門。在此在此。

(杜師克)入門。狀頗驚訝。目視周圍。卻伐刺欲與接吻。杜拒

之。爲何將門鎖着。

(卻)假作淡然之態。看守人叫我鎖的。

(杜)你與什麼人在這裏講話。

(卻)與你。

(杜)你另外與一人講話。我聽得的。那女子在那裏。

(卻)誰啊。

(杜)就是那女子。你所寶貴的女子。我確是聽得的。還聽得他的腳聲咧。

(卻)亂話。

(杜)沒有麼。

(卻)自然沒有。

欲與杜接吻。

(杜)在神前怎能如此。我要祈禱。供些東西在神前咧。

跪於聖母像前。以攝來之花供於神前。熱心祈禱。畫十字架而起身。卻又將下筆。

(杜)你且聽着。我今夜雖有戲。時間却很短。望你在後臺門口等我。然後一同赴別墅去。

(卻)茫然。今夜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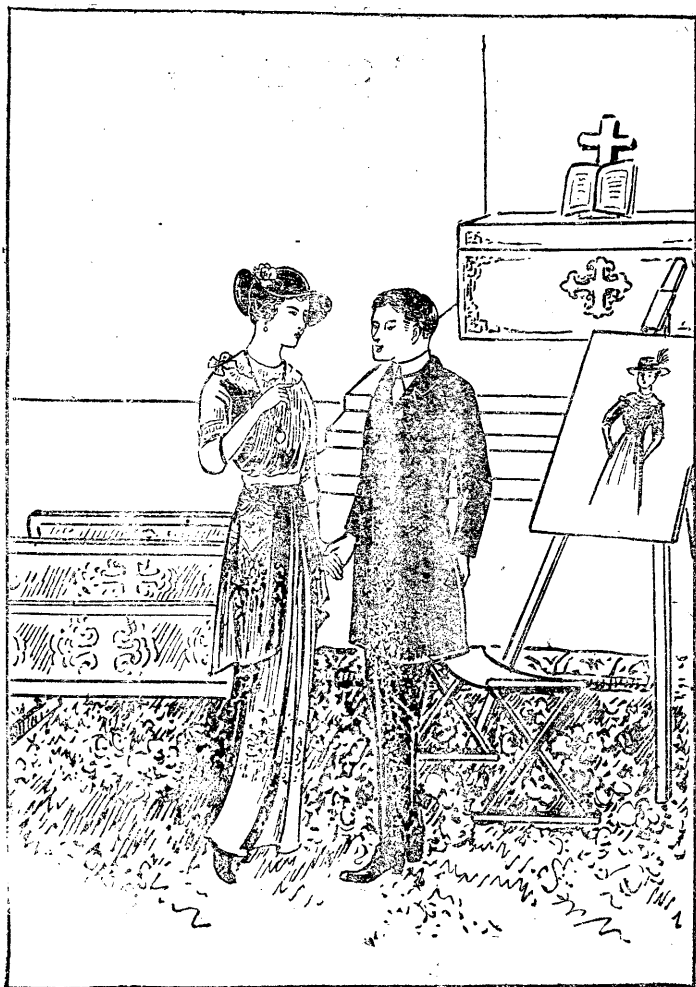
(杜)今夜恰遇月圓。并且種種花上的香氣。散滿在空氣中。實令人神清氣爽。你不願意麼。

近卻伐刺坐臺上。

(卻)是的是的。茫然自失。

(杜)見卻頗冷淡。深訝之。你再說一遍。稍怒。怎麼如此沒精打采的答話。你不是說一到那別墅中。便無愁無慮。能忘却世上一切勞苦。所以常常去的麼。我二人是一對共命之鳥。那邊實是安全。

隱○藏○我○二○人○的○秘○密○巢○那○邊○在○日○暖○風○和○之○日○
 另○有○一○種○趣○味○除○了○我○二○人○外○他○人○實○是○賞○不○



到○的○夜○間○更○如○極○樂○園○從○百○花○中○吹○出○一○陣○香○
 風○送○到○我○們○兩○人○身○上○令○人○意○暖○心○醉○鳥○語○蟲○

聲○沒○有○一○樣○不○足○以○使○我○們○快○樂○
 (卻)你如此一說。我便不能不去了。你實有教人
 戀戀的一種魔力。好了好了。
 今夜一定去。

(杜)那是我喜極了。

杜以頭倒卻伐刺肩上。卻忽退。目視
 禮拜堂門口。

(卻)我要動手畫了。

(杜)你倒忍心。打算驅逐我走
 麼。

(卻)我的正事。不能不做。你也
 曉得的。

(杜)怒而起立。我去了。與卻伐刺遠
 離回頭時。見畫仍復至卻伐刺旁。這

美貌的女子是何人。

(卻)是馬古達蘭女神。你喜歡這女子麼。

(杜)太美麗了。

(卻)微笑。你倒批評得很好。

(杜)你笑着麼。我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這碧眼人的。

(卻)冷然。也不是什麼特別的眼睛。

(杜)忽想及。且慢。至畫旁。是亞德范夫人。

(卻)笑。眼力不錯。

(杜)現嫉妬狀。你見過這女子麼。他愛你。你不愛你。你愛他。他不愛他。

(卻)你誤會了。

(杜)益怒。方纔明明有腳聲。明明有密話聲。你愛了他。把我拋棄麼。

(卻)胡說。

(杜)可恨的畜生。竟被這女子……

(卻)嚴然。我不過昨天見了他一面。他正來此禱告。我不使他瞧見。暗暗的將他寫生罷了。

(杜)那麼你發誓。

(卻)誓也無妨。

(杜)可恨。這一雙俏眼。實是個魔女。

(卻)你去罷。

(杜)你看他這副顏色。真有很恨着我的樣子。

(卻)欲杜離去。別說這種沒意思的話罷。

杜執卻伐刺手。下臺。目仍注視畫不已。

(杜)至卻伐刺近身。好一雙怪眼。

(卻)世上那有你這樣美麗的眼睛。你爲何如此。疑我。你以爲男子心中必有詐僞麼。這都是從你嫉妬上生出來的妄想。

(杜)疑稍釋。以頭抵卻胸口。不管你是虛是實。我總信你。但是畫中之眼。務必改成黑色。

(卻)你可算是個大嫉妬家。

(杜)不知何故。我往往要無緣無故來窘你的。

(卻)所以稱大嫉妬家。

(杜)你肯恕我麼。我很不願傷你的感情。

(卻)你這人真可愛。所作所爲。無一不討人歡喜。就是你生氣也無非是使我愛情增加罷了。

(杜)你這種令我愉快的話。請你多說幾遍。給我聽聽。你若愛我。儘管多說幾遍給我聽聽。

(卻)你這位疑心深的女神。我什麼地方有不愛你之處。都是你自尋煩惱。我的愛你是至死不變。

(杜)我真是太胡鬧了。你看頭髮都亂咧。

(卻)去罷。

(杜)那麼你畫到旁晚停手罷。但是此刻要與你約。無論怎樣信仰極深的女子。只要他是女子。便不問怎麼樣。決不可放他進來。

(卻)與你約定便了。去罷。

(杜)何必如此急急呢。

(卻)不快。又來了。

(杜)投身於卻胸前。前恕我恕。我以頰擦卻之脣。

(卻)在神明之前。怎能如此。

(杜)跪聖母前。神明決不恕我的。起立。復觀畫。那眼睛。務必要把他改黑。

杜乃去。獨留卻。伐刺。想及盎瑞洛。側耳聽杜之足聲已遠。且啓門觀看門外。始回至禮拜堂前。令盎瑞洛出。二人於是握手。

(卻)這杜師克人很正直。不過沒有思慮。所以他當着懺悔之僧侶前。未必能守得住的秘密。因此你的事情。還是不告他的好。

(盎)那麼只有我二人知道。

(卻)是的。那麼你此刻打算怎樣。

(盎)不是逃出國境。定是仍舊躲在這裏本地。我妹妹……

(卻)那亞德范夫人麼。

(盎)是的。他在祭壇下藏着一身女衣服。替我預

備着。慌張觀看周圍。我打算扮做女裝。你以爲怎樣。

(卻)好極。你妹妹如此準備得周到。真是難得。我往往見他暗地裏來此。總疑他與什麼男子密會。那裏曉得特來預備救你。我實錯認了人了。(盜)他從司卡白手中。將我救出來。不知經過了多少危難咧。

(卻)司卡白是個色鬼。表面上做得像個誠實君子。暗底裏無所不爲。殺害人家生命。一點也不知殘忍的。鬍鬚做牧師也是他。做劊子手也是他。我當拚我自己生命。救護你一人。但是只管躊躇不決。天也快夜。躲在這裏。不怕被人家知道麼。

(盜)日間更怕被人瞧見。

(卻)指禮拜堂。這禮拜堂的門外。便是廣庭。有一道路。可通野外。一直走去。就是我的別墅。

(盜)我也曉得。

(卻)這是門上的鑰匙。在日暮之前。我也可來陪你。你快換了你妹妹所藏之衣服去罷。

(盜)取出祭壇下之衣服。不能不穿麼。

(卻)不必穿。路上一定遇不到什麼人的。

(盜)那麼我去了。將去。

(卻)若遇危急之際。可躲在庭中井內。走了一半路。就見一小徑。這是可以通到一個連着土窖的古井的。你躲在那邊。最爲安穩。

忽聞一聲砲響。二人大驚失色。

(盜)此乃堡中之炮。

(卻)曉得你逃去的了。司卡白一定派他的走狗。向四面追你的。

(盜)那麼我去了。

(卻)我也一起去。要叫他們尋覓不到。

(盜)腳聲來了。

(卻)他們來也瞧不見我們咧。

二人從禮拜堂退。看守人大呼而入。

(看守人)卻先生不好了。至畫架前。不見卻伐刺。真是個沒有耳福的人。

唱歌之市民一羣入。

(看守人)唱歌的諸位。這裏來。

(衆)那裏。

(看守人)這裏這裏。

引至聖器前。

(衆)到底是出了什麼事。

(看守人)你們還不曉得麼。蒲祭派脫。那惡人蒲

祭派脫……

(衆)蒲祭派脫便怎樣呢。

(看守人)他大敗了。

(衆)什麼人說的。我們不信。

(看守人)當真當真。各處都知道了。

(衆)若果真如此。確是幸事。

(看守人)今夜要大大的鬧他。一鬧咧。大夜會。提燈會。演劇。還要叫杜師克特別唱歌。你們也預備唱歌。不可胡鬧。快些快些。

(衆)衆人大笑。不聽看守人之言。我們唱歌的薪俸要加倍了。快唱謝恩讚美歌。國王萬歲。國王萬歲。司卡白突然出現於門口。衆人大驚。各默然無話。

(司卡白)爲什麼鬧得如此。這裏是寺院。不是胡鬧的所在。

斯薄萊德及其他警察官隨之入。

(看守人)警視總監閣下。我們不過是快樂罷了。

(司)那麼你們預備唱謝恩讚美歌。

衆人欲任意逃去。看守人止之。

(司)且慢。

(看守人)驚。是。

(司)向斯薄萊德。你把這裏細細搜索一下。

(斯)是。

(司)又吩咐其他警官。你們看守着各處之門。別使

人驚嚇。向看守人。你須正直答我之話。大罪人在一點鐘前。從聖安岑陸堡逃出來。躲在這裏的。

(看守人)呀。

(司)大約還留在此地。叫做亞德范禮拜堂的。在何處。

(看守人)就是這裏。至門處。見門已開。呀。怎麼門開着。這鑰匙是新的。以鑰匙呈上。

(司)這就有眉目了。

二人入禮拜堂。少頃即出。司卡白深有所思。手中執一摺扇。

(司)大大的辦錯了。堡內一放大炮。宛如催罪人逃走。他竟把這摺扇忘掉了。這或者是婦人的贈品。大約這摺扇的主人。定是極美麗的。細觀扇上記號。呀。這是亞德范夫人的。是他的記號。果然是美人之物。

熱淚

細細觀察四面。瞥見畫架。見所繪馬古達蘭女神。實亞德范侯爵夫人。

(司)這畫也是他的肖像。向看守人。此畫什麼人畫的。

(看守人)戰戰兢兢。卻伐刺先生。

(司)他麼。

(看守人)警官攜籃自禮拜堂出呀。這籃。

(司)他麼。他是杜師克的情夫。是嫌疑。不是信徒。

(看守人)觀看籃中。哎。空的了。

(司)始見警官與籃。你說什麼。快說出來。

(看守人)取籃。此物隱藏在禮拜堂中麼。

(司)你認得此物麼。

(看守人)認得的。此乃卻先生的籃。口吃不能續。但是……

(司)你把曉得的事。只管直說。

(看守人) 頗恐怖。我確是擺在這裏的。其中是他午餐的飲食料。是我拏來的。

(司) 他吃了沒有。

(看守人) 搖頭。他不會到禮拜堂內去吃的。他既沒有鑰匙。又是很飽着。不想吃。他也向我說過的。我確擺在這畫架之下。司卡白默然沈思。看守人獨語。上帝勿使我生不良之念。

(司) 獨語。看守人拏來的食物。被盜瑞洛吃去了。此事如見日光。非常明白。

杜師克暗上。至畫架旁。不見卻伐刺。乃向四周尋覓。司卡白見女子入。即隱身入柱後。看守人仍立原處。杜師克將入內。忽又出。

(杜) 我雖沒有遇見他。却令我嫉妬之念。油然而生。至臺上。高聲呼喊。卻伐刺。卻伐刺。

(看守人) 至其旁。你尋卻伐刺先生麼。不知他在那裏。一回兒消滅得無影無踪了。

看守人退。

(杜) 難道是瞞着我做什麼勾當麼。未必如此。他決不會的。

(司) 以指蘸聖水。向杜師克灑之。此時微聞鐘聲。杜師克清淨無垢的。杜師克請你把你清白的手借給我。我的手指。剛在聖水中浸過。望許我一觸君手。(杜) 觸司卡白之指。畫十字架。多謝。

(司) 這世界上再也沒有像你那麼做高尚事業的女子了。你從天上把神聖的快樂帶到世界上來。世界上有了這快樂。宗教纔有生命。

(杜) 沈思良久。一若不聞其語。倒也親熱。

參詣人一羣上。

(司) 信仰深的歌人極少。你是歌劇界的明星。到此地來。也無非屈膝祈禱罷了。

(杜) 稍驚。你說的什麼話。

(司) 你與世間平常的女子。實是不同。指畫像。這

種女子。雖欲模仿馬古達蘭。却到這裏來與情夫密會的。

(杜)起立。什麼。情夫麼。你究竟說些什麼。

(司)示以扇。這又不是畫具。

(杜)接之。原來是一柄摺扇。在那裏尋得的。

(司)在畫架上。

參詣之農人一羣入。

(司)大約突然有參詣人進來。妨礙他們的情話。

女子便慌張逃避。以致失落此扇咧。

(杜)檢扇。有記號留着。噯。是子女的記號。呀。是亞

德范之扇。不出我之所料。

(司)獨語。入圈套了。

(杜)不願有人在旁。且在寺中。竟流淚不止。我恐怕今天

不能相遇。特地來與他聚會。那裏想得到他

竟有這種行為。咳。杜師克。你今夜赴夜會。你還

有什麼趣味麼……

(司)獨語。毒藥漸漸發作起來咧。

又有農夫等上。

(司)杜師克。你爲何如此愁悶。想不到天下竟有

這種惡人。敢害得你這美麗的臉上。垂着淚珠

麼。杜師克。你別憂慮。這一點兒小事。不上算的。

(杜)我並不憂慮。

(司)若能減退你的傷心。我就是拋棄我生命。亦

所不惜。

(杜)如不聞其語。他竟入別的女子之手。我怎麼不

痛心。

(司)獨語。毒藥的效力。很大很大。

(杜)叫我怎麼處呢。

市民二三人入。

(杜)他們一定怕這裏人多。噯。我的別墅。被

他污穢了。我那戀愛的舊巢。被他塗了泥了。

然。是啊。我須把自己之手。去。潔。他。誓。必。把。他。

恢復舊狀。

熱淚

(司)恨。這裏是寺院。怎能說這些話。

(杜)上帝必能恕我。上帝是曉得我哭的原因的。

杜大哭。司卡白勸杜去。送之出門。參詣者齊集場上。司歸。至

禮拜堂門前。斯薄萊德自柱後出。司卡白向渠耳語。斯薄萊

德從之。參詣者待大僧正。或入內。或跪禱。

(司)你們三人乘着馬車。跟杜師克去。看他往什

麼地方去的。

(斯)知道了。在何處覆命。

(司)在法爾納瑞堡會面。

斯薄萊德等退。司卡白冷笑。

(司)杜師克。你的胸中。一定有容我。司卡白之餘地。

大僧正與從者上。瑞士禁衛兵分列兩旁。參詣者亦在左右

觀看。此時有風琴彈奏聲。

(司)杜師克。使你傷心。使你發生嫉妬之念。這司

卡白無非是爲着自己。

一四

大砲一聲。

(司)我這沸騰的胸中。希望很多。你的胸中。可以容這司卡白的餘地也很大。杜師克。

大僧正下跪。爲衆人祝福。經過司卡白前。司卡白狀頗恭敬。

(司)我現在向兩個目的進行。殺死罪人。不是我的重大希望。使那一雙秋波似的眼晴中。放出戀愛的火焰來。乃是我的希望。使這美女靠在我腕上。乃是我的希望。一個人的頭上。斷頭臺。一個人的頭倚在我腕上……

衆人又向高壇處進。全體下跪。司卡白直立不動。

(司)杜師克。我爲了你。情願棄去我一切希望。

(閉幕)

忽生熱烈之信仰。茫然跪下。

第二幕

場所爲法爾納瑞堡內。

臺上爲樓上之司卡白室。正值晚餐。大窗中可以俯視堡內

庭園時刻爲夜間。

司卡白且食且思。時時觀看時辰鐘。心頗不安。

(司)杜師克已中我計。我部下的人。諒必已把二人拘獲了。明天朝晨。就可以見二人吊在斷頭臺上之光景。按呼鈴。沙六納入。杜師克在堡內麼。

(沙)已命人去帶他來咧。

(司)指窗。把他打開。

聞樓下奏樂聲。蓋樓下爲克洛利女王開宴會。招待美刺士將軍也。

(司)獨語。時候已經不早。他們還在等候杜師克來。聽他歌唱。看他舞蹈。咧。向沙六納。你到門口候着。見杜師克到來。對他說。我在此等候。歌舞一完。立刻就來。

沙六納既去。又呼之。歸伏桌上寫信。付沙六納。

(司)把此信給他便了。

沙六納退。

熱淚

(司)杜師克必定來的。他爲了他情夫卻伐刺。必定來的。他爲着卻伐刺。必肯從我的心。忽喜忽悲。戀愛的變化。真是有趣。同一戀愛。與其從他自願來迎合我。反不如我強自動手。興味要多幾倍。咧。譬如世上的人。往往喜歡在月下興嗟。花前沈思。倒算是什麼多情。我很不喜歡。起立。離食桌。我非費了許多心力得來的人。我決不合意。既到了我手中。忽然有些不合。我就要再向別處尋樂。上帝時常把種種的美人賜給我。我能一個個打發他。所以上帝的獎賞。永不間斷的。

沙六納上。

(沙)斯薄萊德到了。

(司)高聲叫他進來。

司卡白仍對食桌而坐。沙六納退。少頃。與斯薄萊德同上。立於中央門口。司卡白且食且問。

(司) 怎樣了。

(斯) 我們那時就跟那女子前去。他往那樹林中的別墅去的。女子一進去。不多一刻就出來。我即與部下爬過圍牆。闖入庭中。

(司) 你們很能幹。

(斯) 把他別墅中搜索一遍。竟沒有什麼發見。

(司) 勃然。那麼盜瑞洛怎樣了。

(斯) 總也找不到。

(司) 大惡人。大魔物。重罪者。殺無赦。殺無赦。

(斯) 但是那畫師倒瞧見的。

(司) 卻伐刺麼。

(斯) 點頭。他一定曉得盜瑞洛躲在何處。他狀態怪異。言語中帶着譏誚。我總有些疑惑。因此把他捕縛了。

(司) 你真會辦事。

司卡白徘徊室內。忽然停步。倚窗諦聽。正聞杜師克在樓下

歌唱。

(斯) 指鄰室。那男子現在在鄰室內。

(司) 忽然想及把罪人帶進來。

斯薄萊德退。

(司) 向沙六納。喚陸倍脫與法官來。仍歸原位。

斯薄萊德及部下引卻伐刺至少頃。陸倍脫法官書記沙六

納亦入。

(卻) 勃然。為何如此亂暴。

(司) 假作殷勤。先生請坐。

(卻) 決然。我先問你。這是什麼理由。

(司) 指椅子。你且坐着。

(卻) 倒也不必。頗恨恨。

(司) 那麼隨便你。凝視卻伐刺。今天有人從牢中逃出來……

司卡白聞杜師克之歌聲。一時心亂。竟將言語停止。

(卻) 呀。是杜師克之聲。

(司)今天有人從牢中逃出來。他是危險的罪人。你也曉得的。

(卻)我一樣也不曉得。

(司)後來此人由你藏在聖伏萊寺中。給他衣服食物。我都有證據的。

(卻)全是謊話。

(司)態度極冷靜。你又把他隱在郊外別墅中。

(卻)我不承認。什麼人捏造出來的。

(司)那正直的看守人。

(卻)這一定另有別情。你的部下。已把別墅搜索過。不是一點也沒有什麼發見麼。

(司)却有你藏着他的證據。

(卻)可惜你的走狗。竟尋不到。

(斯)我們去搜索。他對於我們。一舉一動。冷嘲熱罵。實在難受。

(卻)還大大的被我笑了一陣咧。

(司)憤然起立。這不是戲言的地方。我今向你好言相勸。你懂不懂。還是直言罷。

司卡白又爲歌聲所亂。至窗際諦聽。又向卻伐刺問話。

(司)盎瑞洛在何處。

(卻)我不知道。

(司)你沒有給他吃食物麼。

(卻)並無其事。

(司)給他衣服沒有。

(卻)沒有。

(司)你說未曾藏他在自己別墅中麼。他至今還在那裏咧。

(卻)那有這種事。那有這種事。

(司)忽假作慈善之狀。你且細辨我的說話。你若一味倔強。要違抗我。實是有損無益的。你苟能直說出來。我預備的刑罰。也不加到你的身上來了。你快些從我忠告罷。盎瑞洛究竟在那裏。

(卻)我不知道。

(司)再說一遍。這是我最後的詢問了。蓋瑞洛在何處。

(卻)我不知道。

(斯)好倔強。

杜師克慌張上。至卻伐刺前抱之。

(杜)卻伐刺。你怎麼在此。

(卻)低聲耳語。方纔那邊所見所聞。一切不可說。否則就是你殺我的。

杜師克點頭。

(司)卻伐刺。法官在此等候你的口供。

司卡白命沙六納開拷問室。

(司)向陸倍脫。起初照平日一般嚴重審問。倘若不行。依我的命令辦去。

法官入拷問室。他人俱隨之入。剩司卡白杜師克二人。斯薄

萊德由中央之門退。沙六納閉左面之門。杜師克驚。司卡白

假意殷勤待遇杜師克。使之鎮靜。

(司)我二人把朋友的資格來談話罷。以指指椅。勸杜坐。你也不用驚嚇……

(杜)畧作鎮靜狀。將身坐下。我並不驚。

(司)伏杜之椅背上。那摺扇問題怎麼樣。

(杜)假裝冷淡。那是毫無意思的嫉妬。

(司)亞德范似不在別墅中。

(杜)是啊。除卻伐刺外。沒有第二人。

(司)你以為一定沒有第二人麼。

(杜)我睜着眼睛。只見他一人在別墅中。

(司)當真麼。

(杜)當真一人。

(司)為何如此興奮。他防着說出來。因此很擔心。至拷問室門口。沙六納。他說什麼話。麼。

(沙)現於門口。還沒有說什麼。

(司)高聲。那麼嚴重審問。

沙六納退。

(杜)笑。嚴重也是徒然。

(司)徘徊室內。夫人快明白了。我看還是不費手脚說出來的好。

(杜)冷笑。你只管叫人說。難道撒幾句謊。你也愛聽麼。

(司)說了出來。到底可以叫他少吃些苦。

(杜)驚。什麼少吃些苦。你說的話。什麼意思。那室內做着何事。

(司)實行法律。

(杜)這便怎麼處。

(司)作殘忍冷酷之狀。你的情夫。手足縋着。頭上套着腦箍。每收縮一次。不知要噴出多少熱血咧。

(杜)說謊。那是殘酷的刑具。

忽聞卻伐刺呻吟聲。

(杜)呀。這是他的呻吟聲。怎麼好呢。

(司)你快說。說了可以救他。

(杜)我說我說。你快放他。

(司)至左門處。沙六納把他放鬆。

(沙)現於門旁。一齊放鬆麼。

(司)一齊放鬆。

沙再入拷問室閉門。

(司)把事實講出來。

(杜)讓我見他一見。

(司)不行。

(杜)至門旁。卻伐刺。

(卻)在門內發無力之聲。杜師克。

(杜)他們還使你受苦麼。

(卻)你放心。千萬別說。皮肉受苦。我決不怕。

(司)快說快說。杜師克。

(杜)決然。我一點也不知道。

(司)方纔拷問。還覺不夠。若再不說。儘可更把利

害的刑罰給他看看。至門口。再收得更緊些。

(杜) 置身於門與司卡白之間。不行不行。切不可如此。

(司) 那麼肯說麼

(杜) 不說不說。畜生。你使他受苦。真是惡魔。你實打算殺他麼。

(司) 你倔強也無用。他已在我手中了。笑。

(杜) 畜生。你笑着麼。你見人受苦。自己竟笑着。

(司) 杜師克雖是名優。這種悲劇。恐怕也沒有演過。

杜師克至司卡白身旁。司卡白怒甚。高聲向門內。

(司) 開門開門。把受刑之聲。給這女子聽聽。

門啓。

(卻) 在門內。我一點也不知苦楚。

(司) 向陸倍脫。還須嚴酷些。

(卻) 我也不怕的。

(司) 向杜師克。快說。

(杜) 說什麼。

(司) 快些。

(杜) 我全然不知道。你強要我說謊麼。

(司) 盜瑞洛在何處。

(杜) 不曉得。

(司) 盜瑞洛在何處。快說。你把他藏在那裏的。

(杜) 何必如此窘他。望你恕了罷。

(司) 快說。不用躊躇。他在何處。

(杜) 饒了罷。不要再把他虐待了。卻伐刺呻吟聲又作。我實在忍不住了。

司呼斯薄萊德至。斯推杜師克至拷問室門口。杜一見室內

大驚。

(杜) 狂呼。卻伐刺。請君恕我。我不能再忍耐。要說出來了。

(卻) 苦痛之聲。萬不可說。

(杜) 但是我實再也不能忍耐咧。

(卻)你一點也不知道叫你說出什麼來。
(司)不欲卻伐刺與杜師克談話。乃向斯薄萊德。不許卻伐



以悲哀之聲。向司卡白懇求。司卡白冷然。
(杜)我也沒有得罪你。你為何如此窘我。做出這
種殘酷的舉動來。殘酷啊殘
酷哭。

斯薄萊德跪下。作臘丁語之祈禱。
司卡白利用杜師克哭泣之機會。
至拷問室門口。指揮陸倍脫。再行
用刑審問。卻伐刺大聲呼痛。杜師
克驚起。發乾枯之聲。

(杜)庭中井內。
(司)盎瑞洛在那邊麼。
(杜)是的。
(司)向拷問室。陸倍脫好了。
(沙)出現於門口。他氣絕了。

刺說話。

斯薄萊德入拷問室而即出。杜師克悲傷過度。倒椅子下。次

熱淚

(杜)畜生。快給我看看。
(司)把他帶過來。

第

七

集

以氣絕之。卻伐刺引來。橫長椅上。杜師克至其旁。見其鮮血淋漓。不勝恐怖。即兩手掩目。跪卻伐刺前。且哭且接吻。沙六納法官書記陸倍脫自中央退。司卡白命斯薄萊德及其部下暫留。

(卻) 杜師克。

(杜) 吾愛。

(卻) 你在這裏麼。

(杜) 你吃。苦。了。我必向他們報仇。

(卻) 杜師克。你沒有說出什麼來麼。

(杜) 沒有。

(卻) 當真麼。

(杜) 是的。

(司) 高聲向斯薄萊德。在庭中井內。你快去。

斯薄萊德退。

(卻) 恨恨立起。你反叛我麼。向杜。

向後倒下。

(杜) 竭力扶之。卻伐刺。

(卻) 推開杜師克。可恨的東西。

(杜) 卻伐刺。

沙六納慌張上。

(沙) 不好了。

(司) 驚。什麼事。快說快說。

(沙) 官軍大敗。

(司) 怎樣敗的。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

(沙) 在麥倫古。

(司) 混帳。

(沙) 拿破崙蒲祭派脫。這東西勝了。

(司) 美刺士將軍怎樣咧。

(沙) 美刺士將軍陣亡了。

卻伐刺聞沙六納語大喜。精神即恢復。至司卡白前。

(卻) 大勝。大勝。復仇的魂膽。足以使你頭暈目眩。足以使殘虐的暴吏戰慄。你苟有大義的觀念。

何不磨你的刀去殺你敵人呢。

(杜) 勸卻伐刺，卻伐刺你別多說，須爲你着想，可憐我纔是。

(卻) 你不妨放出你的大聲來，使悲慘的世界上有些生氣。司卡白你這殺人的假面賊，敢破壞人道主義麼。

(司) 冷笑處之。大言不慚，你的腦袋立刻就要離你的身軀，變成一塊泥土了。你這將死的大惡人，斷頭臺等候着你咧。快去罷。快把他拖出去。

沙六納與部下拖卻伐刺行。

(杜) 以全身之力抵抗之。卻伐刺我也同去。

(司) 將死的畜生快去。

(杜) 欲近卻伐刺，沙六納拒之。卻伐刺我也同去。

過司卡白之前欲出。

(司) 攔之。且閉戶。你不可去。

(杜) 我懇求你請你救他。

(司) 要我麼。助你麼。坐食桌旁。將食。好好的晚餐。被他阻礙了良久咧。見杜師克仍立門旁。你爲何如此。只是要去。還是在此坐坐。我們商量商量。究竟用什麼方法救他。你且坐下。我們細談。以手巾揩杯。次斟酒。你先喝一杯酒。提提神。這是西班牙的美酒。請啊。

(杜) 與司卡白相對坐下。要多少呢。

(司) 先乾一杯。什麼要多少。

(杜) 問你價錢。

(司) 笑。我的敵人都說我是金錢可以左右的人。但是在你這種美人之前。我決不願將金錢把我賣去。若對於不能不拋棄我忠實主義的人。我非把金錢以上之物做代價不可。我等待這機會到來。已經長久咧。興奮。唱歌的女神。叫我怎能不愛你呢。我見你忽嘲忽罵。淚珠掛到桃腮之時。憤恨不堪。我見你撲到情夫身上去時。

熱淚

我心中已暗暗對天發誓。誓必將你弄到我的手中來。

兩手張開。至杜師克旁。杜師克正默然靜聽。忽聞此無禮之語。大驚而起。繞至長椅後。欲推門出。

(司) 追之。你已是我手中之物了。

(杜) 逃至窗際。司卡白追來。你若近我。我就跳下樓去自盡。

(司) 冷然。你的身體。可以贖你情夫之罪。此事實有益於卻伐刺。

(杜) 無論遇着什麼事。我杜師克不是輕視自己身體的人。

意欲赴樓下求女王。突然起立。馳至門際。

(司) 早知杜師克之心。我也不來強留你。你自由出去罷。

杜師克欣然欲出。

(司) 可惜你的希望實屬無效。怎樣向女王去求

赦免死罪的犯人呢。一定做不成的。

杜師克驚復坐長椅上。恨恨視司卡白。

(司) 你很恨我麼。

(杜) 大有輕蔑之狀。恨你便怎樣。

(司) 近杜師克。你看我真愛你。愛得你了不得。

(杜) 大怒。惡魔。敢近我麼。

(司) 更與杜師克接近。好好恨到極端。便與愛情相似。

(杜) 惡人。立食桌後。

(司) 追之。你的身體是我的。

(杜) 救命。

隱隱聞鼓聲。二人立定。

(司) 你聽得麼。這鼓聲是送死刑人赴處刑臺去的。你只是躊躇着。就要無法搭救了。你曉得我的部下。準備着怎樣可怕處刑法麼。指窗外。你看正從獄中出來咧。

杜師克大失望。全身顫抖。司卡白近之。

(司)你的情夫下刑之時已到。死不死。全在你一句話。

杜哭倒於長椅上。司卡白立桌旁飲咖啡。

(杜)今日以前。我生活在戀愛與音樂之中。從來沒有一個人敢來窘我的世上困苦之人。往往有人救濟我。一向熱心篤信神明。此刻我陷入悲慘境中。爲何不來搭救我呢。

(司)還是我來罷。

(杜)決然不願意。

(司)光陰如箭。

(杜)跪司卡白前。你看我跪在地上。求你跪在你足下。求你望你允許我的請求。發一點慈悲心罷。

(司)怎奈你生得太美麗。我也難以拒絕。雖是虧本的生意。被你一時情感所惑。只好饒他一命罷。

(杜)不來求你了。起立。你實是禽獸心腸。不來求你了。

叩門聲。

(司)誰。

斯薄萊德慌忙入。

(斯)盜瑞洛雖已捕獲。他服毒死了。

(司)好。把他屍骸擺在獄門旁。還有一人呢。

(斯)那畫師卻伐刺麼。聽憑閣下解決。

(杜)向斯薄萊德。且慢。

(司)向杜師克。怎麼樣。

杜師克點頭。既而想及羞恥。又伏於長椅上哭泣。

(司)向斯薄萊德。那麼……

(杜)如此可以把他立刻放去麼。

(司)那可不行。不能毫無理由將他釋放的。無論什麼人都說他實犯着死罪。指斯薄萊德。我命他去設法罷。

(杜)靠得住麼。

(司)我在你面前發令。你總可以放心了。向斯薄萊德。斯薄萊德將門閉上。

斯薄萊德閉門後。仍至司卡白前。司卡白向斯薄萊德默然凝視。斯薄萊德點頭。似已會悟其意。

(司)我意見已有變動。卻伐刺不把他鎗斃。你且聽着。恰與從前白爾綿利一樣……

(斯)那麼單做作處刑的樣子。

(司)是啊。假做鎗斃。其實是空鎗。只有聲音。並無子彈。與白爾綿利時一樣。懂不懂。

(斯)明白了。

(司)那麼去罷。

(杜)我自己去對他說。行不行。

(司)也好。指杜師克向斯薄萊德。這女子放他到那邊

也不妨。處刑是四點鐘。用力。明白了麼。

(斯)用力。明白了。恰與白爾綿利時一樣。

斯薄萊德退。司卡白立門口。俟其去遠。乃向杜師克。

(司)我如了你的願了。

(杜)還不夠。必須給我們一張護照。使我二人逃

出國境。

(司)當真要離開我麼。

(杜)願今生不歸本國。

(司)那麼也依你罷。即至桌旁簽字。你從那一條道路過去。

(杜)最近的路。

(司)智維德番麼。

(杜)是的。

司卡白續書。杜師克至食桌旁。以司卡白所斟之酒。畧飲少許。見桌上有一小尖刀。乃藏刀於背後。凝視司卡白。司卡白書畢。授與杜師克。

(司)杜師克。你到底是我的了。

杜師克用力刺其胸。司卡白大怒。

(司)可惡。

(杜)這就是杜師克之接吻。

(司)呼吸急迫。救命。好痛啊。欲攔杜師克衣。杜急避之。救

命。

司卡白倒地。

(杜)流了許多血。怎麼還不斷氣。

(司)救命。欲起立。仍倒於長椅上。好痛啊。要死了。

(杜)你被女子弄死了麼。你對着我做些什麼事。

我的話你聽得麼。司卡白屢起屢倒。爲何不回答。

你且看我。司卡白。我是杜師克犧牲了你的血。

可以送你的命。蹲視司卡白顏面。已死了麼。大惡

人。還有氣麼。

司卡白氣絕。

(杜)死了。他既死。我可以饒他咧。

杜師克於食桌上。以水瓶手巾洗指。復至鏡前理髮。忽想及

護照。遍覓不得。乃知握於司卡白手中。即取出。納入懷中。點

蠟燭滅燈。

(杜)羅馬人。今日以後。不用在他足下。顫抖着生

活咧。

以燭二。置司卡白頭之左右。見壁間有十字架。兩手下。跪

置死者身上。遠遠聞鼓聲。幕徐徐下。杜師克起立而出門。徐

閉其門。

(幕全閉)

第三幕

場所爲聖安岑陸堡露臺。

左方有礮臺。礮臺之前有一桌。桌上有方燈大簿墨水瓶等。

旁有二櫬。壁之一部。掛十字架與獻燈。右方面有門。門下

可通樓下。有樓梯。爲出入露臺之要路。伏丁克諾宮聖彼得

寺。背景上隱隱可見。時候爲夜間。天晴有星。牧羊人之歌聲

與羊之鈴聲。自遠而近。自近而遠。次至漸漸消滅。

天將明。寺內曉鐘乍鳴。獄官提燈。至於十字架下。獻燈中及

桌上方燈中。點火。至胸壁處。下望內庭。觀察衛兵已解罪人

來否。遇看守露臺之兵。低聲講話。少頃。一士官率哨兵一隊

第

七

集

至護衛卻伐刺登露臺。哨兵止步。士官伴卻伐刺至礮臺旁。獄官向士官行敬禮。士官授一紙與獄官。獄官檢之。復至桌前。展開簿籍。詢問卻伐刺而記錄。

(獄官)你是叫卻伐刺麼。卻伐刺點頭。你來簽名。卻

伐刺簽名。士官引部下由樓梯下。又聞鐘聲。還有一點鐘。向卻伐刺。幸虧附近有牧師。你要不要。

(卻)這倒不必。我要託你一件事。

(獄官)只要能夠做。

(卻)我有一個很相愛的人。留着。意欲寫一封信給他。你可以允許麼。我身上別無他物。只有這小指環了。以指環取下。你若肯替我將最後之遺言。送至那女子處。這指環就贈你。

(獄官)受指環。令卻伐刺坐桌前。寫罷。

卻伐刺默思良久。先寫數行。想及已往。忽又停筆。

(卻)戀愛之夢。從此永遠消滅了。我此刻失望而死。真是再也沒有比他更可愛的人咧。

掩面哭泣。斯薄萊德引杜師克自樓梯上。士官隨其後。斯薄萊德指示卻伐刺所在。士官命看守兵對於罪人須嚴重注意。即與獄官退。杜師克馳至卻伐刺旁。不發一語。示以護照。卻伐刺驚起。讀護照。

(卻)杜師克。這是你與一個男子的護照。

(杜)你已成自由身體了。

(卻)見護照所簽之名。這是出於司卡白的。目視杜師克。司卡白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慈悲心。

(杜)納護照入懷。已是他的最後了。

(卻)什麼話。

(杜)他要你的生命。要我的愛情。無論我怎樣懇求他。他總不答應。上帝也是如此。無論我怎樣祈禱。總不肯聽。那惡魔聽着鼓聲。反現出笑容來。還說要我從他。我伴作答應。暗暗藏着一柄小刀。等到他寫好護照。就將他胸口一刀。

(卻)你殺了他麼。你那慈悲心極深的人。竟……

(杜)不是爲你。怎肯如此。

(卻)執其手。這嬌滴滴的女子。一雙纖纖玉手。誰想得到。會握着利刃。要人生命的呢。幸虧被你。一刺。從此暴虐壓服了。全靠這可愛的手。

(杜)放手。諸事俱已齊備。示以手提之袋。我已把金錢珠寶收集。命馬車等候着。你喜不喜。現在你假作鎗斃而死。鎗內是不裝子彈的。只有聲音罷了。你一聽得鎗聲。便倒地裝死。俟兵卒們退去後。我們就安全了。一到智維德番。可乘船入海咧。

(卻)二人已是自由身體。

(杜)二人已是自由身體。

(卻)自由身體。

(杜)自由而幸福之身體。你看東方之雲。不啻暗示夜中祕密宇宙靜靜的睡着。

(卻)我由你得着死之刺戟。由你得着無窮愉快。

若沒有你。我在世上有何價值。你是我的寶物。從此不管樂境悲境。我總一一如你之命。

(杜)不問海陸愛情。是二人的重要引路人。平和之神。見我們苦心經營。已允許我二人從此鬢如天上浮雲。兩塊併做一塊。離着世界。飛在空中。自由自在。他人不能干涉。向天空凝着良久。忽環視四周。他們還不來麼。向卻伐刺。別忘了。鎗聲一響。須立刻倒地。

(卻)你放心。我定能做得沒有破綻。

(杜)但是也須當心。不使受傷。與舞臺上演劇一般。倘若我來做。定能與真的絲毫無二。

(卻)從此與一切患難分別。只見幸福愉快了。

(杜)昔日的苦勞。當他一塲春夢。現在的愉快。纔是真的。

士官引一隊肩鎗之兵。由樓梯上。整列於舞臺後。斯薄萊德獄官等繼至。天明。

(杜)把我的接吻來遮你的眼。把我快樂的說話來塞你的耳。

(獄官)時候到了。

近卻伐刺取去其帽子。并取簿籍而退。寺鐘鳴四下。

(卻)沒有事了。

(杜)低聲。切不可忘掉。一聽得鎗聲。即行倒地。

(卻)微笑。你放心。至時。我一定倒下。

(杜)無論怎麼樣。不聽得我的聲音。叫你。你切莫起來。

(卻)知道知道。

(杜)倒下去時。輕些。

(卻)與舞臺上名優。杜師克所演一樣。便了。

(杜)見卻正笑不已。不可笑。

(卻)不笑。如此。好不好。

(杜)好了。

士官令杜師克離開。杜至礮臺後。仍與卻伐刺極近。

(杜)觀察士官舉動。什麼事慢吞吞。現在還要等候什麼。太陽快出來了。

士官以布遮卻伐刺目。卻伐刺笑拒之。費時過久。杜師克頗

心急。

(杜)竟如喜劇一般。為什麼。心中有些着急呢。

士官下令。命兵士準備。

(杜)鎗已準備了。

士官拔指揮刀時。杜師克以手遮口。低聲命卻應鎗聲而倒。

(杜)卻伐刺姿態很好。

士官指揮刀一舉。兵士放鎗。

(杜)快倒。快倒。

見卻倒地。以手作接吻狀。

(杜)這演劇的本領。很佳。

士官檢查卻伐刺身體。次令兵士作一列。與斯薄萊德等同

去。杜師克頗注意彼等之一舉一動。其時卻伐刺已不能忍

身體畧動。

(杜)卻伐刺還不可動。咧。再須靜待一下。

衆人去後。杜至樓梯處。聽足聲已遠。



(杜)一同遠了。

恐衆人復至。向卻伐刺。

熱淚

(杜)懇你再忍耐一下罷。還不能動。咧。復視梯下。不

打緊。咧。起來罷。走近卻伐刺旁。卻伐刺快起來。我

們早些逃罷。以手摸之。起來。啊。卻伐刺穿外衣。呀。大驚。呀。被殺了。卻伐刺被殺了。大哭。你爲什麼會如此。投身於死骸上。我那裏想得到。是如此結果的。悲傷過度。精神已亂。叫我怎麼好。你既死了。我活也無用。抱死骸。你竟被殺了麼。

舞臺下隱隱聞斯薄萊德沙六納及衆人之聲。

(沙)是被刺的。

(斯及兵卒等)司卡白閣下麼。

(沙)自的司卡白閣下。

(杜)卻伐刺叫我怎麼處。

(斯)一定是杜師克刺殺的。

人聲漸近。

(沙及兵卒)莫使這女子逃去。我們在樓梯下警戒着。

杜師克倒死骸上。大哭。舞臺下騷亂異常。斯薄萊德沙六納等均由樓梯上。

(沙)向斯薄萊德。女子在那邊。

(斯)杜師克。我們來替司卡白閣下報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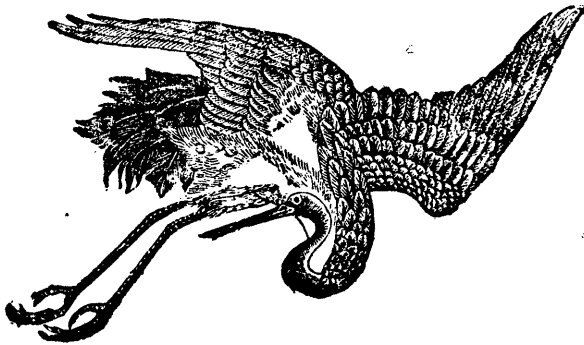
欲擒杜師克。杜師克用力推之。斯薄萊德竟倒於地。杜師克至露臺邊胸壁處。

(杜)我。自。己。能。死。到。天。上。再。與。司。卡。白。晤。面。

向下一躍。沙六納與兵卒急至露臺邊胸壁處向下凝視。斯薄萊德一人立中央。驚慌不已。

(幕急下)

(終)



庫倫旅行日記

日曆記述

谷水... 蘇州... 蘇州...

新...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文... 中... 蘇州... 蘇州...

...

內容

目錄
一、蘇州...
二、蘇州...
三、蘇州...
四、蘇州...
五、蘇州...
六、蘇州...
七、蘇州...
八、蘇州...
九、蘇州...
十、蘇州...

內容
六種

總目

日曆類	稅法類	衛生類	文件類	全書二厚冊
商務類	禮節類	飲食類	字書類	精裝一布匣
旅行類	教育類	交際類	雜類	價洋二元
郵傳類	家務類	文藝類		特價一元二角
				郵費每部二角

●希望種種事業發達者不可不讀此書●

六版 增訂 日用寶鑑

本書為便利社會實用起見故於日用諸要項博採旁蒐應有盡有初版發行頗蒙各界嘉許稱為居家旅行必備之書未及數月再版五次行銷

數萬本局復懸千元之獎徵求各省實地調查所得關於風土人情者尤為詳備故修正以後不但種類加多材料豐富即內容亦事事適用面目一新得此一編可抵他書千百名

曰寶鑑非溢美也

上海
文
明
各
華
中
書
局
發
售

庫倫旅行日記

順德梁掌卿獻宸氏撰

中華民國四年七月十九日 歷陰六月初八日 晝晴夜雨

下午九點四十五分鐘。乘京奉火車。自前門開行。夜一點鐘。抵天津老站。停十分鐘。復行。三點時。傾盆大雨。電閃雷鳴。車中積水寸許。行李亦濕。至翌晨七點鐘。雨猶未已。終夜不克安寢。

二十日 初九日 雨

晨八點鐘。抵北戴河。洋人多有下車就該處以避暑者。十點鐘。抵山海關。車頭汽管入水不能進。修理歷兩時許。下午二點鐘。始達錦州。四點鐘。到溝邦子。六點鐘。到新民府。八點鐘。乃到奉天。厲近站之悅來棧。室廣殼盛。但不適口耳。十一點鐘。歇宿。雨如故。室內臭蟲復多。輾轉不成寐。東方既白。始朦朧睡去。

二十一日 初十日 雨

下午九點鐘。附南滿車開行。於奉天沿鐵道兩傍。多係日人板屋。各站販賣雜物者亦多。日人御料理店。尤觸目皆是。

二十二日 十一日 晴

車抵長春。爲晨之六時半。下車。厲福順棧。八時早膳。十時散步於市。長春有大街三。公園一。而商販店者。以日人爲多。中國雜貨店僅寥寥而已。午後二時登車。九時抵寬城。十一時抵哈爾濱。厲道裏四道街義昌公司。十二時晚膳。三時乃眠。

二十三日十二日早雨晚晴

哈爾濱之街市凡三。一爲秦家崗。火車站在焉。大商賈家。多建樓房。宏麗亦甚。一爲江岸。（卽松花江沿岸）商店麇集。夏日有輪舟往來停泊其間。距秦家崗僅三里許。一爲香房。東清鐵路工程局。卽設於斯。俄國監工居於斯。商店無多。然有公園一。樹密而幽。春夏游人稱盛。距秦家崗約五里餘。值茲歐戰。商務冷淡。華商尤甚。江岸有吉林鐵路交涉局。黑龍江鐵路交涉局。規模宏大。各局每年由東清鐵路公司撥與羌洋五萬元。以充經費。華界距此四里。名傅家甸。大小商戶。千有餘家。華人約有三萬。商務以販運糧米菸酒油豆爲大宗。惟街道隘狹。雨水泥濘。不良於行。房地價格之高。不啻津滬。近大街者。每畝可值二三萬元。奇矣。秋夏間有輪舟通呼蘭河。河每年陰歷四月中開化。九月中封凍也。幣以羌帖。通行中國銀元甚稀。雖黑龍江廣信公司發行錢品紙幣。已成不兌換之券。信用力弱。價亦低。吉林永衡久官錢局之紙幣亦然。此地設有中國殖邊交通三銀行。皆發行紙幣。官署爲濱江道尹。濱江縣知事。巡警局。審判廳。皆吉省轄。余候領免驗行李執照。盤桓一星期。調查商務情形。並訪華俄友人。蓋舊游地也。

二十八日十七日晴

夜半一時。由哈爾濱登車。來站送行者甚衆。余一一與之握別。車中乘客擁擠。二等車只有一房間容華人坐。故已聚有六人之多。常有坐至十餘者。若頭等車。華人更不易插足。往往有買頭等票而被俄人強奪其座。遂往二等車者。強橫無理。莫此爲甚。但通俄語者。或可置身其間。倘遇倔強俄人。亦惟有荷荷而已。

二十九日十八日晴

早八時。車到齊齊哈爾。同車華人。多於此下。余就站上餐室盥洗用點。詢悉赴滿洲里半路之橋已損。由
此裝運石料修築。車停。須候修竣方能行。期則未可預定。十二時午膳後。（用膳須下車就站上餐室。因
無飯車故也。）余往交涉分局。悉余友丁君。已赴江省。該局專員趙君。亦未在局。遂留名刺。復赴市游覽。
是站鐵路分南北兩方。除鐵路應佔之地外。南爲俄界。北爲我界。而華商及在俄界貿易者爲多。棄我就
彼。懼華官捐稅之繁擾。故五時旋於車。七時晚膳既罷。散步於站。是晚熱甚。同車之俄國士女。亦相挈游
行站傍。藉以運動身體。增長消化力。誠衛生之道也。十時始紛上車。余亦回車就寢。仍熱不可耐。開窗納
涼。至十一時方睡去。

三十日十九日晴

晨六時。忽覺車動。意者橋工可竣。車已行爲慰。乃車僅退一軌。卽止。八時興盥漱時。研香見化粧室鏡臺
上。有人遺皮銀包一。余囑其不可移動。遂轉告同車俄人。公同開視。內有二十五元之羌帖數張。另現洋
若干。當交一俄官收藏。俟原主還之。俄頃一俄人突來稱謝。貌甚謙恭。據云此物伊偶然遺失。刻已領回。
因余先爲指示。道不拾遺。深爲欽佩等語。事後始悉此人係俄國教師。挈眷遄返者也。兩時午膳罷。詢悉
該橋因山水暴發。冲塌甚鉅。盡運去之石。拋沉橋底。仍未呈功。大約非候三四日不可。昨今自哈來車。均
以是未進。橋距此處可百三十里。仍熱。在車納悶而已。

三十一日二十日晴

早八時盥洗畢。入餐室。見中國軍官數人。並有華人挈眷在座。想由海參崴乘快車往俄。但未悉何幹。該車亦停於齊齊哈爾站。候橋工竣而前進者。快車較郵車票價增至四倍。亦云鉅矣。嚮午余請子善等先就餐室用膳。蓋人多。遲則無座故也。今日天氣熱甚。渺無風來。悶極。

八月一日二十一日晴

八時興盥洗畢。知黎明四時快車已先往等候。然仍未能過橋。余等所坐之郵車。有一俄人云。今日下午四時。或可開行。因接來電。稱現將修補之路。用車來往壓試。如果無礙。乃可開往。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候至下午三時。猶未見動作。車上搭客皆甚焦灼。有罵管理員之不善者。有謂故意推延。言無信實者。有謂性命關係。不得不格外慎重者。統之凡事。倘平時不先預防。必致臨時手足失措耳。四時車已行。行甚緩。六時始到冲壞鐵橋之處。用木板新築一橋。約長二十丈。寬處僅容行人。並須自攜行李。旋聞站長宣言。各搭客必須魚貫而進。不得爭先恐後。并宜讓婦孺先行。以次頭等搭客等語。繼見搭客紛紛下車。攜男挈女。負箱背篋。狀極怠憊。約候二十分鐘。前行之人已遠。余始下車。尚覺擁擠。接踵磨肩。極屬難行。至三十分鐘。始到板橋。余乃小心翼翼。俯視橋下。潮流澎湃。如海汪洋。少一失足。必遭滅頂。慎行十五分鐘。已過斯橋。遙望來車尚遠。急奔往。遲恐座位被人捷足先登也。八時登車。疲且渴。求水不得。少頃已入黑甜鄉矣。

二日二十二日晴

黎明三時半。聞車聲磷磷。知已開行。六時至扎蘭屯車站。該處甚爲宏壯。且居戶甚多。俄兵林立。樹木森

茂山峯高峻。石壁險巖。頗爲壯觀。車停二十分鐘。始開行。八時半至巴里車站。停十分鐘。由壞橋處至此。車軌兩傍。積水未消。係由外興安嶺山水沖下。勢甚洶洶。倘當時適有車過。危險將不堪設想。九時四十分至芽蘆站。由扎蘭屯站至此。萬山環抱。象極崢嶸。地多沙礫。間有黑土之區。亦可耕耘。奈荒蕪遍地。棄之如遺。甚可惜也。至此身覺微寒。蓋兩面高山對峙。日光不至。雨後濕潤。北風撲面。颯颯振衣。十點十五分鐘。至博克圖站。俄人房屋甚多。有鐵工廠。修理車頭機器。蓋市鎮也。十一點半。過鐵路底洞。約三分鐘。過洞後。由北繞南。向洞上行。約七八里。直行穿入興安嶺洞。歷二十五分鐘。始出洞口。此嶺蜿蜒甚長。或俯或仰。氣象雄偉。草木豐蔚。洵屬美景。一點零五分。到烏諾爾站。一點四十分。到免渡河站。二點三十分。到雅克石站。由扎蘭屯至此。軌道兩傍餘地。青草如茵。雜以野花。紅綠相間。怡情悅目。沿途頗多俄民殖居。架木爲屋。牧豢營謀。頗饒生計。蓋彼西卑利亞一帶。地多沙漠。不宜耕牧。寒苦異常。因而越境遷來。黑龍江邊界者。日益增加。華官不敢過問。溯前清時。禁止漢人在東三省購地移殖。今竟爲俄人侵佔。遍處皆彼國殖民之地。居然代作主人。華人只供奔走。強竇奪主。殊堪浩嘆。三點十分。到札勒木德站。四十分鐘。到恰克站。四點三十分。到海蘭兒站。是站尤屬宏敞。房屋鱗比。七點二十分。到赫勒洪德站。十點到滿洲里站。車卽在此暫停。翌晨開回哈爾濱。由長至此。爲東清鐵路公司所轄。過此則當遵西卑利亞鐵路行矣。

三日二十三日 早晴午雨

早三時起。盥洗畢。黑龍江交涉分局王孝弁。領來宮郁藻。譯印泮清。晤後。卽託其代購車票。呈驗護照。

第

七

集

及領行李等事。(因余已由哈爾濱江省交涉總局局長馬蓋卿致書該局照料)四時即將隨帶之行李衣箱呈關查驗。稅員驗視甚嚴。儻爲新購之物。均須上稅。外國以銀圓書籍軍械烟酒糖等類。禁例尤嚴。五點十四分。由滿洲里開車。時稅關尙登車查驗行李及護照手續煩瑣。應對不易。行路之難。於茲益信。十一點四十五分。到寶來站。該站房屋甚多。一點五十分。到莫敢退站。二點四十五分。到布烈特斯開站。由滿洲里西北行。均俄屬西卑利亞。經過地方。多沙漠瘦瘠之區。不堪耕種。草長亦不暢茂。牧豢者亦須擇其稍沃者爲之。各站打旂手。多係俄婦。想因歐戰。男子或充軍役。故代以婦女也。此地俄人均極謙讓和平。尙具文明氣象。非似哈爾濱海參崴等處之俄人。待我華人之種種輕侮。而令人氣憤不平者。然咎由自取。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該處華僑。多直魯工人。向鮮教育。舉動粗鄙。有以召之。而該處俄人。亦以充軍流犯。及猶太種族爲多。故強橫蔑理之事。不一而足。三點三十一分。到克漢斯克站。停三十分。有餐室。且山川明秀。頗饒佳趣。地土間有種菜麥者。由此往東北壤接阿穆爾鐵路。可通漠沙金廠。六點三十分。到默洛威耶站。七點三十分。到關路親那站。八點二十分。到七都站。

四日二十四日早晴晚雨

早七點到巴達站。甚覺寒冷。身著袂衣。猶覺不勝。八點十五分。到鐸利巴卡站。十點二十分。到別鐸羅福斯基站。有餐室。停十二分鐘。此處稍有種小麥油麥者。樹木茂盛。一望無際。房屋皆木建之。除火車所需燒柴外。枕木電桿。均取給於斯。且日而伐之。其聲不絕也。一點五分。到薩依奇耶窩站。一點三十三分。到柯那迴站。三點。到威路福烏金司克站。俄脚夫搬運行李。甚爲敏捷。余等下車後。卽僱馬車行。約三里許。

到街裏興隆棧歇宿。該棧極形湫隘。牀榻桌椅均不完全。簡陋異常。聞係山西人王姓者所開。下流社會人故愚魯。此埠街道甚寬。房屋亦多。皆以木建。磚樓則甚少。華商寥寥。日商亦只一家。而日人之理髮店濯衣店。亦有數家而已。余至華商公合盛號。欲一調查商務。詎料該號司事均甚愚頑。問非所答。粗鄙爲可哂耳。

五日二十五日晴

上午九時赴輪船碼頭購票登輪。十一時開行。（此處時刻比哈爾濱須遲一點鐘之譜）此河寬約百丈。名舍陵克河。兩岸樹木蒼翠。野花紅黃。河水滔滔。日光相輝映。洵屬壯觀。而高原曠野。河水活潑。且可行船。其樂可知。河魚肥美。且價廉。獲以飫嘗。尊鱸不能專美於前矣。三點到頭站甘蘇林那。有俄客下船。並裝載柴木。九點到第二站夏巴林那。余在船頭散步。眺望山景。頗饒幽趣。回環繞抱。樹木葱鬱。尤爲悅目。

六日二十六日晴

早八時到第三站蘇依。九點遇一輪船。拖一駁船。由恰克圖往烏金司克者。下午一點到第四站舍陵堅斯克。四點半到第五站比麓脫。停輪。上柴木。岸上俄婦女來售牛乳。雞蛋。黃瓜等件。價甚廉。跣足無履。惟衣服尚潔。自哈爾濱至恰克圖。沿途無有售酒者。緣歐戰正急。俄政府命令嚴禁飲酒。如違令者。罰羌帖五百元。所以無敢故犯也。

七日二十七日早雨晚晴

黎明三時半。到恰克圖碼頭。七點下船。僱馬車起行。十點到買賣城。計五十六里。暫寓公合盛茶莊。舖長孫兩三君。人甚開通。辦事明敏。余託其探聽恰城商務。答覆甚詳。是城四週有木柵欄。東西長約半里。南北亦如之。南北有街三。東西街一。舖號多。山西人所設。殷實者五六家。尋常者二十餘家。入口以絲茶布疋爲大宗。出口以金砂鹿茸口蘑麝香皮張爲大宗。俄貨以香牛皮回絨哈喇銅器爲行銷。華商約有二千餘人。工匠尙不在內。柵外有協和市場。均零星肆店。及俄商六七家而已。城內有蒙官一。管理商民事務。現任者姓巴爾且哉。生稍通漢語。而苛待華人。索捐甚重。取締尤嚴。來往商旅。均須呈報。城中有一關帝廟。現正演劇。狀極醜陋。此地亦有商會。但無規則耳。

八日二十八日早雨晚晴

上午往郵局。訪晤局長王文軒先生。探悉該局仍保全舊有。係中國所屬。惟包裹物件。匯兌銀元。尙未實行。寄京津函件。每星期走三次。惟書明由西卑利亞鐵路轉者。則每日發行一次。其電報局已歸俄人掌握。中發華碼電時。甚爲掣肘。密碼更不能行。此處商家以公合盛公合源錦泉湧爲巨擘。每年由此匯往內地者。約有三四百萬元之巨。俄商以什末造伏魚淵光洋行爲最殷實。此處通用俄鈔。中國銀圓。實所罕見。

九日二十九日晴

上午十時乘馬車。往俄界後營子。約八里許。路經前營子。有俄國稅關。查驗甚嚴。中國貨物。無論巨細。均須納稅。後營子俄人房屋甚多。兵營林立。接連兩里。磚樓高築。頗爲壯觀。現值歐戰。雖設常關。無兵駐守。

矣。此處有道勝銀行。西卑利亞商銀行。貸款銀行。國庫銀行。俄商洋貨店甚多。大票莊亦有兩家。街道甚寬敞潔淨。不似買賣城之湫隘塵囂。實相形而見拙也。

十日三十日晴

早七點用膳畢。收拾行李。繕發函件。並至各處辭行。定明晨起程赴庫也。僱妥俄人三馬站車。實不易。有因各車站車皆有車無馬。有馬無人。緣俄國徵兵。由十九歲至四十二歲。均已編赴前敵。留於家者。僅老弱之輩耳。

十一日七月初一日早晴晚雨

上午十時登車起行。下午二時十分。到耶蒲息站。計六十里。在此打尖。（打尖者。用午膳也。）該房主只有一俄婦及一僱媪。其男子已應徵兵往戰地矣。五點起行。八點四十五分。到耶洛河站。計六十里。在蒙人布立特屋炊飯歇宿。該房頗潔淨。同行俄人云。路上如趕不及驛站。則無此等潔廈矣。由恰克圖至此。沿途甚平坦。有山峽。不甚高。河溝亦不甚深。可行汽車。惟未悉前途如何耳。

十二日初二日午晴夜雨

黎明五點即起。略用茶點。八時起程。過耶洛河。有擺渡。係蒙人管理。該河寬約十餘丈。兩岸繫一鐵繩。渡船沿繩而行。頗不費力。一人足爲之。約越十五分鐘。車馬皆已渡過。遇有騎馬蒙人十餘輩。內有蒙官二。戴前清秋帽。五品頂戴。著紅寧綢袂袍。黃色背心。與余交譚。繼取一鼻烟壺。讓余。壺係紅玻璃。製甚粗。嗅其烟味亦劣。似係關東烟葉之粉末。余酬以呂宋烟二支。伊甚感謝。給以火令吸。彼稱謝。謂懷歸以餉老。

父。噫。亦云孝矣。兩點到榛子溝站打尖。計行百二十里。是日頗熱。路亦平坦。有山不高。沿途樹木甚多。地土頗腴。惟未有種植者。抵站後與俄人傾譚。伊痛論彼國政府之利弊。至應如何改良。津津樂道。頗有見地。據云現在歐洲戰事。俄政府受人所愚。列強恐俄之龐大。將來各國均受其制。因此慫恿。列入聯邦戰團。以促其弱。不令嚴守中立。致國民淒楚萬狀。少壯均赴前敵。所留者老幼婦女。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殘忍酷虐。莫此爲甚。每月恩賞家費僅有兩元。何能度日。有地無人耕種。有營業無人經理。窘窮饑饉。可立待也。安得和議有成。俾可恢復生機云云。余所僱馬夫二人。年皆十七。若至十九歲。則須當兵去矣。午膳畢。鐘鳴四下。如趕前站。則無住宿地。卽歇於此。明早再行。此處存有汽車二輛。已損壞而不能行駛者。

十三日初三日

早七時半起行。十二點四十分。到碧豔宮站。計行九十里。在蒙古包打尖。（蒙古包者。蒙人以毛毡爲帳篷而居之。）其包內污穢不堪。器具不潔。因此僅取木柴炊飯。草草膳畢。兩點四十分起程。五點到米海台達班那。山甚高峻。路亦崎嶇。須由山下步行至山巔。凡五里許。甚難行。頑石極多。湍流甚急。望之危險異常。惟山麓石有紅黃色寶光者。或係金鑛之寶藏。惜未及探考。山頂有樹枝堆成高崗。上插紅藍色旗。蒙人到此。須下馬念經。酬謝神佛。以爲僥倖至此。幸賴庇佑平安之意。由此下山。路略好。並無石塊。但別有一路。可繞過此山。須多行七八十里。至七點到哈拉河。河水深而流急。遂在河邊蒙古包歇宿。計行六十里。此包比午間打尖者稍潔。該蒙人頗富。略通俄語。有子女各一。女患喉症。子學誦佛經。備將來爲喇嘛之選。蒙俗以喇嘛爲極尊貴者也。九點用晚膳。均係自己烹爨。用畢。須將餘食與主人。以爲敬意。夜間

余臥於車。因此蒙古包不大。人多炭氣過盛。穢不可耐。但車中夜深甚冷。終宵亦未成寐。

十四日 初四日 晴

早五時。車夫騎馬往哈拉河邊。探試能否穩渡。旋回稱河水高至馬背。須候稍退。或至午間。始可起行。上次伊由庫來。因是河水漲。候至五日。方能渡過。十一時又往觀。悉水已退。此河寬七八丈。深不過二三尺。遂策馬急渡。車中入水寸許。雖早爲預備。行李已畧濕。臨深履薄。勢頗危險。過河時。有一蒙人赤身泗水前來。意欲協助渡河。以爲討賞地步。但車夫已能穩渡。毋勞助力。五點到波羅站。計行六十里。左近之十五里。有華人開設德源湧字號。發賣糧食。自己種地二三十頃。均租自蒙人者。據云現已加租。每畝須銀二兩五錢至三兩之多。倘獲豐收。每畝收麥百二十斤。除工本外。亦不過僅償租價而已。並自設石磨六架。每架用馬兩匹。每日每磨出麵百二十斤。作價出售。以補糜費。甚盼華官早日駕臨。維持商務。始獲恢復生機。蒙人之壓制。於斯可見。是日即在俄商依其那洛耶福房屋歇宿。是屋甚清潔。院落寬大。牀榻完備。比之昨宵所寓之蒙古包。實有天淵之別。傍有一廁亦潔。自買賣城至此。實初見之。詢悉此俄商來時甚窮窘。不數年。已成巨富。距此四十里有金鑛。亦名波羅。有華工千餘人。出金甚旺。左近尚有金鑛兩處。一爲馬蓋台。一爲幹幹柯博。皆爲俄人所開。出金亦旺。其餘別處金鑛亦不少。據云此處冬天來往人甚多。生意極好。夏季則難行。倘不修築道路。則汽車斷難行駛。嘆同蜀道耳。七點用晚膳。十點歇宿。臭蟲甚多。著枕即逐隊而來。擾我清夢。終宵不能成寐。如此淨舍。竟難免此。甚爲怪異。

十五日 初五日 雨

第

七

集

上午九時起行。始則細雨霏霏。寒風颯颯。下午二時繼至。狂風暴雨。雷電交作。不能前進。乃趨蒙古包暫避。三時風雨少息。卽起行。四時到胡哈坡站。計百二十里。在俄人房屋歇宿。此屋係去冬建造者。主人乃夫婦二人。并一小孩。前在古德拉金鑛充司事。稍獲餘資。在此種地牧豢牲畜。此處有俄人兩家。皆事畜牧。兼營逆旅。地方甚潔。據云冬天由左近金鑛來往之人甚多。營業繁盛。並云今午雨時有大牛一頭。突遭雷擊。於是蒙人不敢宰食。而病瘟之牛。反敢食之。彼以爲雷鳴乃上天佛爺動怒。牛有罪。故斃之。世人不宜食也。或云何以冬天無雷鳴。佛爺豈僅夏日動怒耶。伊謂冬天有雪。佛喜。故不怒。噫。蒙人如斯迷信昏庸。毋怪受俄人之愚弄。而不自知也。據華人云。所有向種之地畝。自去年始。蒙人有不許華人耕種。均須交還蒙古地主之議。幸有一晉人。善通蒙文蒙語。面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活佛。懇求照舊佃種。情願加租。倘由此禁絕。則房舍犁具。勢均廢棄。設仍准佃種。地仍蒙有。否則俄來奪之矣。措詞得體。故活佛諾之云。九時晚膳。十時寢息。此屋臭蟲較少。且乏蒼蠅。料能安睡。乃有同行者二人。一則鼾睡如雷。一則時作讕語。紛擾終夜。不克安睡。吁。豈此旅行不許寧睡耶。

十六日 初六日 晴

黎明六時起程。十時到阿拉山站。計六十里。卽在荒野打尖。此處有一泉。由平地噴湧。水極清潔。飲之涼沁心脾。甚爲暢適。山麓松林蒼翠。芳草如茵。設築室以避暑。甚爲適宜。惜蒙人不識地理。竟無在此設帳居住者。彼以是泉係佛爺所用。以石塊高壘一崗。上插紅白布旗。蒙人過此。均下馬羅拜。誦佛號以爲祈福懺悔。余等在此煎茶炊飯。四週觀望。悅目騁懷。倘遇迷信堪輿者。必以爲吉地無疑矣。十二時有半。登

程過一嶺。甚巍峨。亦崎嶇。過此距庫倫不遠矣。余等每當沿途用膳時。有蒙人來窺。類乞丐。不哀求。給以殘食。必雙手跪接。不言謝。卑賤極矣。然行人遇乏糧時。當其食際趨往。彼亦給之不吝。五時到庫倫。東營子。計七十里。暫寓公合全茶莊。庫倫分有三處。共有一二萬華人。連各地鑛工耕種者。約有三三十萬。一爲西庫倫。華商三百餘家。均屬門面生意。類如市場。以零星買賣爲多。有大小街道十餘條。一爲東營子。又稱買賣城。四圍有木柵欄方形。開門凡七。東西各三。南一面積四里。東西街三。南北街一。柵外尙有街道。舖戶亦多。柵內商號。類皆巨賈。專做發莊生意。共有百餘家。前大清銀行在焉。城內有一蒙古衙門。專管商民事務。並有商務總會。由各商號公舉六家管理。一均守舊制。不依內地商會之規例。組織甚頑固也。有關帝廟。城隍廟。呂祖廟。魯班廟。皆逢壽誕出游演戲。甚爲熱鬧。此城距西庫倫十五里。一爲二里半灘。有俄領事署。前道勝銀行在焉。距東營子僅五里。(俄里二里半故名)由二里半灘接連至西庫倫約十里。均爲俄人貿易居所。生意甚大。殖民亦多。商務皆在其掌握。現值歐戰。勢稍殺。今春新由俄國西卑利亞商銀行。分設一銀行。易名蒙古政府銀行。資本百萬盧布。將來即在全蒙發行紙幣。製造銀幣云。我國分設殖邊銀行。必須急起直追。極力注重。否則利權外溢。不堪設想矣。此外尙有河套子。秋夏間活佛在彼居住。春冬則回庫倫大廟。前清理藩院甚宏壯。現爲蒙古外務部衙門。惟現在中俄蒙協約成立。理應取消矣。

(完)



A541 212 0020 7421B

本 社 通 告

徵求小說規例

- 一 本社徵求小說稿不限價格無論譯著如有佳稿一經錄取酬資從豐
 - 一 無論長篇短篇原稿均可奉還惟外埠來稿須掛號郵寄本埠須交明本社得有收條為憑否則遺失不擔責任
 - 一 凡譯稿須將東西文原本一併交下
 - 一 筆記雜文之類亦均歡迎相當酬資惟另星瑣碎者謝絕
 - 一 其餘一切照本局讓與著作物章程辦理
- ### 募集照相片規例
- 一 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氏并有他種技藝軼事
 - 一 風景 乞註名勝及何地有無古跡之類
 - 一 風俗 乞誌事狀及何處風俗
 - 一 古書畫及歐洲名畫 乞誌年代及畫家何人
- 凡此項照相片一經登出當有酬贈如該照片聲明仍須見還者亦可照辦

The Grand Magazine.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五年十月初版
 編輯人 吳門包笑
 發行人 沈芝盤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復芳
 發行所 上海華棋街
 分售處 上海明四馬路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廣告價目表		郵費		冊數		定價
普通	特等	外日	本國	冊	冊	
之四分	地位	國本	本國	一冊	一冊	一元
半面	一期	三	七	半冊	半冊	七角五分
一面	半年	角二分	角五分	二冊	二冊	一元二角
十二元	全年	六角四分	三角	三冊	三冊	一元五角
十八元	地位	一元二角八分	六角	四冊	四冊	二元
二十元	一期		七角	五冊	五冊	二元五角
三十二元	半年		八角	六冊	六冊	三元
五十八元	全年		九角	七冊	七冊	三元五角
三十六元	地位		一元	八冊	八冊	四元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正文前及圖書前圖書中)其餘為普通

上海文書局發行

本書內容

短篇 月下(瘦鷗) 紅葉三生(韻清)
 女史 十人島(毋讎) 黃禍之預言
 (無愁) 車媒(辛木) 疑心生暗鬼
 (無愁) 守財虜之惡果(饒盦) 加
 富爾之妻(寄塵) 苦兒尋兄記(吳
 江冷) 負心郎(揭塵) 盜俠(饒盦)
 (長篇) 綠色人(唐夢瓜) 巫雲夢(觀
 廬) 墜艇聯姻記(裴卿) 質婿(寄
 塵) 南荒雜憶(劍北) 其餘插圖筆
 記遊記詩話文苑弈話等篇日繁多不
 及備載



第五集
出版

本書價目

月出一集
 都十五萬
 言約三百
 面左右價
 洋五角預
 定全年十
 二集五元
 半年六元
 二元七角
 郵費每集
 另加五分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